长眉真人

中国近代武侠小说名著



还珠楼主 著

作者简介

还珠楼主，原名李善基，四川长寿县人，1902年生。中国第一多产作家，武侠小说之王。出身书香世家，曾任编辑、家庭教师及秘书。解放后，任上海天蟾舞台编导。1953年参加总政京戏团。1961年病逝。

内容提要

本书采用倒叙手法，叙述了近三百年最负盛名的武侠前辈长眉真人群师习武，铲妖诛盗的生动曲折故事。描绘了长眉真人在师辈太元真人、樗散子和连山大师以及师友邓隐、申旡垢等人的帮助下，诛大盗、降魔女、计旱怪的生动情节，弘扬了正义必胜、邪恶必败的主题。文笔优美，想象超群，情节跌岩，扣人心弦。

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

中国近代武侠小说名著

长 眉 真 人

还珠楼主 著



辽 沈 书 社

1991 年·沈阳



长眉真人

Changmei Zhenren

还珠楼主 著

辽沈书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) 沈阳市第一印刷厂印刷

字数：300,000 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3⅜ 插页：2
印数：1—26,230
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：徐彻 丁炳麟 版式设计：赵耀今
封面设计：赵多良 责任校对：周全

ISBN 7-80507-074-1/I·37

登记号：(辽)第14号 定价：6.80元

目　录

第一回　举酒酌流光良夜难逢清游如绘　对枰泊野渡神鞭御寇群丑伏诛

这是颍水初秋之夜，夏泛水涨之际。河水已快平岸，两岸垂柳毵毵，碧云满地，大半轮华月，高耀天心。因是月夜，岸上沙明如雪，当地除却岸旁，大片沙土，余者都是田亩。嵩洛一带，民风淳厚俭朴，附近农民，早已入睡，到处静荡荡的，只树阴残蝉，偶然曳声。由月光之下，飞往别枝，深草里面，虫声唧唧，起伏如潮。萤火三五，明灭其间，衬得河上夜月，十分清趣。那一带，本是离偃师东门二十余里的，一处野渡，平常无什舟船停泊，又当夜静无人之际，河面上，水宽浪急。

忽有一只小舟，长仅丈余，上坐两少年，和一掌舵幼童，由上流头，顺水游来。两少年一高一矮，丰神均颇英秀。幼童年约十二三，却生得猿臂蜂腰，面如冠玉，人甚英俊，穿着清华，举止也颇安详。一望而知是个世家子弟，独人儿一手掌舵，临风而立，身旁放着双桨一篙，好似还未用过，一点水渍皆无。那船看去虽小，清洁异常。两少年对坐中舱，正下围棋。棋桌旁边，放着酒菜，各自手拈棋子，不时举杯对饮，拣些酒菜，连酒递与幼童，令同食饮。偶然也回顾说笑，问答几句，神态亲密，好似幼童尊长，却又不拘形迹。幼童独立船后，一面对答，一面饮食，词色甚恭。

那么洪大的急流，船又顺流而下，本应极快，不知怎的，船行甚慢。月夜泛舟，对枰畅饮，看去颇有豪情高致。两少

年谈吐说笑，均极随便．带着几分滑稽，外人决看不出这长幼三人，是什路道。隔了一会，内中一个身材矮小的笑道：“日前途中所遇，那一双夫妇，真个我辈中人，可借匆匆一见，被贼秃一打岔，便自分手。似此人中龙凤，尘海茫茫，不知可能再遇么。”身高的少年答道：“白兄，真人面前，不说假话。我听年前一真大师之言，好似良缘天定，日内就要应验。你想再见的，恐不止这一双夫妇罢。”姓白的答道：“朱老弟说话，老是讨厌。我已看出这兄妹三人，均是异人奇士。他们行踪飘忽，令人莫测；你虽一句戏言，事出无心，如被暗中走来听去，岂不叫人轻视。”姓朱的笑道：“听你口气，足见我说得不差，否则，哪有如此矛盾。你方才之言，仿佛前日一别从此天涯，后会难期，怎又怕人家暗中走来听去。自来英雄难过美人关，休看你平日说得那凶，一旦夙缘遇合，便愿作鸳鸯不羡仙了。凭良心说，你见了那样天人，一毫凡心也未动么？”姓白的还未及答，幼童接口道：“朱师叔，我师父只是爱才，决无他意。”姓朱的把俊眼一瞪笑道：“岳雯，你知道什么，以为你这句话，可讨你师父的好，可知适得其反么，一旦良缘成就，想起你今日之言，不好意思，他再疼你才怪。”岳雯笑道：“不问如何，我师父也不会怪我。”姓白的笑道：“徒儿你不知道，你朱师叔，专门讨厌。自来上梁不正下梁歪，由他说去不要理睬。他自觉无趣，便无话说了。”姓朱的笑道：“白矮兄不要假撇清，我如不是内子命薄，未嫁而死，眷言情好，怆恻平生，由此看破世情，有了山林之志。如在未遇内子以前，遇见这等美若天人，文武全才绝代佳人，也未必便会放过。”话未说完，忽听远远马嘶之声。岳雯忙喊：“师父快听，这马嘶之声，不似寻常，也许前日所遇凌侠女，是他寻来呢。”姓白的答道，你到想得好，那有此事，姓朱的

笑道，可见我说得不差，连你徒弟，俱都代你留心，你还赖呢，话未说完，忽又听岳雯急喊："师父，树后有人。"姓朱的面正对岸，船又无篷，接口笑答："小猴儿，只管掌舵，不用你管。"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船本顺流而下，这时，正走到一丛大树前面，傍岸而行，就在这三人问答之间，忽听飕飕飕，接连好几响，由一株大树后，飞出好几点寒星，同时，姓朱的手正拿着几枚棋子，随手一扬，便回敬过去，只听铮铮铮，又好几声过处，火星飞溅中，敌人暗器全被打落，姓白的方说，小朱真爱糟蹋东西，你把我徒儿这付棋子打残，却要赔呢，随听岸上，有两三人，同声大喝："白谷逸，朱梅，两个鼠辈，少发狂言，这三镖一箭，乃是我弟兄三人的信号，并非真要伤人，有本领的，上岸纳命，莫非还要请我们上船不成。"说时，那马蹄飞驰之声，已由远而近，顺着右岸田垅坡陀之间急驶而来。原来舟中少年，乃嵩洛间两个有名大侠。矮的一个名叫白谷逸，高的一个名叫朱梅，本是总角至交。近数年来，因朱梅聘妻未嫁而亡，双方情爱甚厚，由此看破世情，意欲寻师学道，白谷逸与之志同道合，同隐嵩山绝顶少室峰上，人称嵩山二友。操舟小童岳雯，乃汤阴世族，幼丧父母，也是从小好武，身具神力，人又聪明灵秀，虽未成年，仗着乃兄岳裕精明强干，性又孝友，见兄弟虽然年幼，结客挥金，任侠仗义，不以金钱为重，人却毫不荒唐，彬彬儒雅，所交不是高人，便是名士，料定将来必有成就，不特从不禁止，并还多备金银予取予求，任其随意花用。

去年，岳雯闻说嵩山二友白朱双侠，不特内外功均臻绝顶，更精剑术，亲往寻访，九次才遇，费了不少心思，终以至诚坚毅拜在白谷逸的门下。此时，嵩山二友已近中年，刚

把剑术学成，尚还无什法力。二人天性滑稽，又喜济贫，岳雯拜师以后，决计相随入山。归告兄长，再三哭求，岳裕苦劝不听，终不放心，亲身往见二位异人。一谈之下，大为敬服，如非家有妻儿，二人又固执不收，几乎弟兄二人一同拜师。回去便取了不少金银，专供兄弟侍奉师长，并作济贫之用。岳雯偶然也回家来探望兄长，那船乃是岳家定制。白朱二侠，本领既高，性又疾恶，所树强敌甚多。

岸上三人和另外两同党，均是关中大盗。因有一人为二侠所败，费了三年苦功，炼成两件兵刃暗器，约了弟兄同党同来报仇。惟恐难胜，又把四川青城山金鞭崖旁门剑仙——麻冠道人司太虚，辗转托人请来相助，尚还未到。这日黄昏，无意中闻得仇人月夜泛舟，勾动怒火，忍耐不住。夜饭后商计停当，由颖水下游沿岸寻来。为首弟兄三人，冯泰，冯康，冯强，号称关中三虎。命两盗党，鬼书生张湘臣，神枪小韩信谢浔，共是五人。内中只冯康吃过朱梅苦头，下余均未见过嵩山二友。自恃各有看家本领，不知对头近来学会飞剑，又自恃麻冠道人司太虚的记名弟子，新近学会几样邪法和十三枝飞雷神枪，越发气壮，目中无人。冯氏弟兄，虽见大援未来，敌人名望高大，不是好惹，因谢张二贼直吹大气，又是司太虚门人，带有十二枝神枪，再三力主，冯康想起昔年惨败受辱之事，勾动怒火，便同了来。一见二侠船到，冯康首把新炼暗器，三镖夹一弩，由树后先放冷箭发将出去。不料仇人声色未动，只用几枚棋子便全打落。暗器反撞回来，人还差一点被那铁棋子所伤，不禁又惊又怒。冯强年轻气盛，过信谢浔之言，因闻人言白朱二侠均精水性，那船又小，动手不便，正在叫阵，白谷逸刚笑骂得一声："无知鼠贼。"朱梅低声笑说："白矮子先不要忙，为你挡横的人来了。"

随见一匹白马，上坐一个白衣少女，看去眼熟。月光之下，宛如一团银光，电驰而至，晃眼邻近。众贼党也是该死，明知夜深，荒郊野渡，这般时候怎会有此孤身少女单骑飞驰，马又快得出奇，对面舟中强敌还未打发，忽又妄起色心。内中冯强更是色中饿鬼，见那少女，单人独骑，直朝自己这面沿河骑来，不特没有戒心，反因对方身材秀挺，另具一种美艳丰神，月光之下，观看美人，本比白日要强得多，况又穿着那一身冰纨雾縠和所骑白马。从人到马，通体雪也似白，老远看过去，便觉夺目，再一邻近，越发容光照人，美艳如仙。虽然料定不是常人，色欲蒙心之下，仍误以为江湖卖解女子，或是家居近处略会武功的少女，这等现成便宜那里找去。因同党五人均是能手，对头只是三个，还有一个小孩，目光到处，竟舍众人，抢上前去，方想拦住马头调戏。说好带了上路，稍为倔强便将人擒住，绑向树上，等到打败仇敌，再行掳走。冯康深知对头厉害，口虽说着大话，心胆已是微怯，见兄弟舍了仇敌冒失上前，暗骂畜生，这是什么时候，还想玩婆娘，胜了还好，只一挫败，便加倍倒霉。心中有气，刚喝得一声三弟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冯强与少女，人马相隔只有半箭多地。人才纵起，还未落到马前，张湘臣也是色中饿鬼，在旁看出便宜，口喝三弟，须要春色平分，跟踪纵起。

二贼一先一后，一跃两三丈，还未到地，先是冯强，突然怒吼，但只吼出了一半，身子一歪，刚往旁倒，少女连人带马已迎头窜到。一声娇叱，手中马鞭随手一挥，吧的一声，连肩带背打个正着。冯强本往右倒，河在左边，相隔还有一丈多宽的沙滩，吃少女这一鞭，竟将人兜住没有倒下，再就势一抖，冯强便似断线风筝，在地上连摇晃了两下，忽然随鞭而起，吃少女鞭梢，连身带起，朝左在甩跌出去，扑通一

声，前半身落向水中，只剩一脚，挂在河滩矮树根上，未被急流冲去。张湘臣身在空中，瞥见冯强落地以前，先由小船后舵旁飞来一点寒星，正打中在右边脸上，同时，少女马也赶到，相隔还有两三丈，左手一扬，并未看清是何暗器，恰值冯强受伤张口怒吼，想似被女暗器由口中打进，人便歪倒。自知不妙，心中一惊，忙用手中独门兵刃铁团扇护住面门，同时身往侧闪，以免身在空中无法收势，被敌人打中五官要害。就这身形微偏之际，冯强已被长鞭兜起，打落水中，少女马头，已由身旁对面错过。心还自负，平日练就极好轻功，身已凌空，竟能施展这风扬落花，偏燕穿帘的解数，避开正面来势，还可卸去敌人直劲，就势施展独门三十六手铁团扇，反打伤敌。因是天性好色，百忙中已看出冯强前半身落水，任凭急浪冲刷，不见动转，也未出声，分明已遭惨死，仍不舍先前妄念将人打死。身往下落，反手一铁扇，待向马股打去，准备打断马腿，生擒少女，快了淫欲，再打报仇主意。谁知死星照命，脚才沾地，手中铁扇，刚一用力，吧的一声，被少女回手一长鞭，横扫过来，由后背扫向前胸，打个正着，觉着前胸肋骨，被打断了好几根，当时奇痛攻心，眼前一黑，一声急叫，待用铁扇招架，少女马鞭，也不知何物所制，约有七尺，不算甚长，不知怎的，打在人身，竟比钢铁还坚，这还不说，最厉害是能刚能柔，好似具有灵性，只一打中，身子便被搭紧缠牢，一任奋力挣扎，休想挣脱。张贼本就痛得彻骨钻心，神志昏迷。惊悸忘魂中，再用手中铁团扇一挡，没有挡开，刚暗道一声不好，也和冯强一样，被少女扬鞭一抖，将人兜起。这一次甩得更高，也更显出少女的惊人神力。竟由右侧，相隔河岸两丈多的沙地上，把人兜起，由人马头上越过，甩向河中。事也真巧，冯强原是先被岳雯一粒铁莲子

打中右脚，负痛怒吼，把嘴一张，正赶少女飞马而来，扬手一梅花针，打中咽喉要害，当时惨死，所以只吼了半声。这时，左脚挂在河边矮树桩上，水流太急，本快冲走，张湘臣恰好甩在上面，叭叽一声，矮树立被压折。张贼重创之余，本就难保活命，那再禁得起一甩一压，伤痛昏迷中不见闪避，双目又被树枝扎下，痛急怒吼。还想挣起，再一用力，于是连人带断树，一同坠入河中。

二贼一个已死，一个重伤残废，本就难于求活，再吃几个浪头一打，立随急流冲去。这原是瞬息间事，共总不过两句话的功夫，二贼相继惨死。冯康先只觉着兄弟冒失，强敌当前，如何还起色心，无故惹事，后见张贼也跟了去，又见少女，月光之下美如天人，也自有些心动。觉着现成便宜，人果真美，难怪动心，念头一转，喊了一声便未上前。另一面，舟中强敌也自起立发话，以为一个少女，怎禁得住两个能手夹攻，但盼少时全胜，今夜便可快活。就这微一疏神之际，二贼已相继惨死。冯氏弟兄，做梦也未想到二贼死得这快，少女竟有这高本领。

急怒交加之下，正待上前和少女拚命，忽听哈哈一笑，一条矮小人影，已随笑声飞坠，落向面前。冯康知是嵩山二友中的笑方朔，矮侠白谷逸（此时嵩山二老，只白谷逸身形矮小，矮叟朱梅，是一美少年，后借友人庐舍，转为矮小，方有嵩山二矮之称）。少女马也驰到，立在道旁，按辔旁观，微笑不语，神情颇傲，意似贼党不堪一击，故意留与敌人下手神气。心虽愤怒，因嵩山二友威名远震，来时早就有些胆怯，上场还未出手，又折了两个同党，冯强因是平日过于自恃，酒色淘虚，还可说是骤出不意，中人暗算。张湘臣有名的鬼手书生，不特武功惊人，并还学会一些法术，竟会一件也未用

上，便为少女所杀。目前只靠谢浔一人已和朱梅交手，再要一败，万无生理，不由锐气大挫，那里还敢大意。少女手指白谷逸，正要发话，忽听船上幼童喊道："师父，这类鼠贼，不值你老人家亲自出手，请留一个，给弟子试试新学会的鞭法如何。"跟着，便见一条人影，由小船后纵上岸来，正是掌舵幼童，同时，又听朱梅喝道："小猴儿，只顾跟你师父班门弄斧，这船交给谁呢？"幼童笑答："朱师叔，我船已系好了。"随说，人早飞落当场。冯康人最刁狡，深知这男女二敌人无一好惹，见乃兄初会强敌，不知厉害，已朝白谷逸赶去。眼看动手，起了私心，暗忖今日形势大糟，最好只守不攻，多挨时候，不求有功，先求无过。盼到谢浔得胜固是极妙，否则，先自逃走，等司真人日内赶到，报仇不迟。忙即拿话朝乃兄暗示，令其设词拖延，只守不攻，相机行事。

不料舟中幼童也来为敌，心中有气。那知岳雯已得高明传授，年纪虽轻，本领高强，如何可以轻视。以为区区幼童也敢欺人，不由怒从心起，厉声大喝："无知小狗，也敢……，"底下两字还未出口，吧吧两声，面前人影一晃，已挨了两个大嘴巴。忙想招架，已自无及，当时顺口流血，满嘴牙齿差不多全被打松，疼得两太阳穴直冒金星，眼里都快流出泪来。连忙纵向一旁，定睛一看，正是白谷逸。原来白谷逸，早听朱梅说过，关西三虎冯康最强。败军之将，竟敢来此寻仇，料定必有杀手。再听出黑话暗示口气，有心取巧，本就愤恨，又恐爱徒吃亏，见冯泰指手画脚，说之不已，懒得再听，想把岳雯替下，身形微闪，便纵向冯康身前，一正一反，两个大嘴巴。身法手法，快得出奇，冯康也是绿林中能手，双手并还持有兵刃暗器，竟被打了个满脸双花，，昏头转向，奇痛非常。再看敌人，打定之后仍和没事人一般，笑嘻嘻说道："你

不要忙，把狗嘴里残牙吐了再说，免得咽将下去，梗痛咽喉，不好放屁。”话未说完，岳雯在旁笑道：“师父常说，弟子不会剑术，本领太差，非遇见这类乏货才许试手。好容易来了几个毛贼，上来先被凌姑姑打死两个，朱师叔又把那一个敌住，只剩两个，留一个给弟子试试手也不肯么？”白谷逸方骂小猴儿，那旁不是还有一个么，上来你就用铁莲子打死一贼，剩这两个还和我抢！说时，冯泰原是势成骑虎，再听兄弟用黑话暗中警告，更是情虚；再一回顾，船上敌人已将飞剑放起，将谢浔新发的一道黄光敌住，兄弟又受了伤，越发害怕。本在惊疑，无如敌人太已强傲，上来笑嘻嘻望住自己，毫不理睬，不等话完，只一闪身，便把自己丢下不理，仅凭一双空手，将冯氏三虎中最凶的一个，打得顺嘴流血。自己竟被干在那里，马上少女顿㬢旁观，见敌人言动神情无不滑稽，笑得花枝乱颤，越想越觉难堪。

再听师徒二人这等问答，不由气往上撞，暗忖是福不是祸，关中三虎多年盛名，已然死了一个，尸骨无存，便回去也没脸见人，莫非一个小孩也打不过？谢浔如败，全都难于活命，不如杀他一个够本再说。正要上前，岳雯已答得一声：“弟子遵命，莫叫凌姑姑笑我无用，杀个毛贼，也要师父帮忙。”说罢，不等冯泰发动，先就纵将过来。三虎虽都凶横淫恶，内中大虎冯泰比较粗豪，并还少顾脸面，一见岳雯空手赶来，虽恨不能一刀劈死先行解恨。终觉对方年纪太轻，又是空手，厉声怒喝：“小畜生不拿家伙，难道想和大太爷动拳脚么？”岳雯从容笑道：“无知瞎眼狗贼，既然对敌，强存弱亡，莫非遇见山中豺狼，还教他先拔了牙，再等砍头不成？管什拳脚刀枪，如有本领，只管施为，小爷兵刃暗器全身都是，随时可用，说这废话做什？”冯泰也是该死，因见岳雯穿着一身熟罗

衫裤，腰间悬着一个锦囊，大才两三寸，微有几处凸起，并不象有什暗器在内。双手空着，右手袖口虽然微挽，因是单衣，月光之下也看不出藏有兵刃。闻言虽然大怒，仍自迟疑，二次怒骂："小狗少发狂言，既有兵刃暗器，何不先行取出？虽是你自己找死，免人说我以大凌小，否则，用手也行。"话未说完，岳雯冷笑道："狗强盗！我师父规矩，对敌时，照例让人一步，要我先取兵器，这是你说的，做了怨鬼，不能怪我。"随喊师父，这狗强盗作死，要徒儿先动手呢！白谷逸回头喝道，想打就打，谁来管你？冯泰早就怒火上攻。闻言刚把手中厚背雁翎刀一摆，还想喝骂几句再行砍下。猛听玱的一声，敌人手扬处，两点寒星已由袖口飞出，迎面射来。

仓促之中，还未及看清是何兵刃，因其寒光耀目，来势特快，觉出厉害。百忙中只觉敌人兵器二龙吐须也似，仿佛甚细。意欲闪身一刀，凭着刀沉力猛，将其斩断，或是磕飞。不料刀架上去，铮铮两声，竟被裹住，这才看出敌人的奇怪兵器，前段形如两根，三尺来长，细才如指，上有密鳞倒刺的怪蛇，蛇头亮若银电，寒光射目，后梢藏在袖口以内，先前竟未看出。长蛇出洞，来势绝快，并且逢硬即转，手中钢刀竟被缠紧。虽觉厉害不是寻常，仍妄以为对方是个幼童，决敌不住自己的猛力。又因敌人兵刃后段深藏袖内，心料必是纯铜精制，中有机簧，绑在手腕之上，一发即出。只不知先前隔着一层单衣怎看不出，一见缠紧，自恃力大，忙往回夺，想把敌人手腕就势扯断，谁知上了大当。他这里刚一用劲，敌人先似力气太弱，随同往前，带走了好几步。冯泰还自暗喜，忙用刀一绞，就势朝前扎去，谁知用力虽大，那两条蛇形短鞭，仍缠刀上，并未绞动。对方神力，竟在自己之上。心方

一惊，眼前寒光乱闪，乘着他二次情急夺刀这势，那双头蛇形短鞭，忽然自行解开，一上一下，迎面点到，来势比前更快，又是骤出不意。如若用刀前砍，敌人就被杀死，自己也是不保，落个两败俱伤。当时手忙脚乱，忙即往后纵退时，敌人左手一扬，又是三点寒光连珠打到。连忙横刀去挡，缓得一缓，噗哧两声，一条人影已扑到面前，胸前先被蛇头上两点寒星透胸而入；那三粒连珠铁莲子打得更巧，一粒把右手掌骨打断，负痛丢刀，另两粒一中左眼，一中山根，都是同时打进。头上两粒，并还深嵌入脑，便是铁人也难活命，当时惨死。

冯康先听仇敌那等说法，用舌一舐，果然满口腥咸，牙齿断了两枚，连忙吐出。又见男女二仇敌，一个神奇滑稽，尽情嘲骂，一个好似笑得肚痛，手指幼童夸好，匆促间也未看出别的。敌人动作如飞，一别三年，本领更高，除却全胜，万无逃生之望。那旁朱谢二人，各放飞剑对敌。谢浔已有相形见绌之势，大出意料，失望之余，也自横心，愤急骂道："矮鬼无须猖狂，是好的，三日之后，嵩山少室绝顶，分个高下存亡如何?"白谷逸哈哈笑道："放屁，你们伎俩，我已见过，上次便为这类话，放你逃生，一去三年，不知害了多少人，和良家妇女，今天不过约了一个，略会邪法剑术的，无知妖孽，便敢耀武扬威，真有靠山，自会代你报仇，你是过了这个村，没有那个店，想要借此逃走，简直做梦，再说，你们关西三虎，无恶不作，二虎已死，剩你一只少牙没毛的残废回去，我替你也不好意思，还是定一定神，由我那位朱老弟，先把你约来的帮手除去，再打发你往阎老五那里报道，省得死不甘心，你说多好。"随喊："朱老弟，这类旁门余孽，老逗他玩做什，趁着良月未坠，夜景清丽，还可完那半局残棋，并请

凌侠女，泛舟夜游，探询凌兄梁孟仙踪，不是好么？”

话未说完，冯康便是泥人，也有土性，越想越难过，心中恨毒，暗忖仇人，竟会飞剑，实出意外，今夜不胜必死，这矮贼虽然厉害，未见飞剑出手，也许还未学会，我用三年苦功所炼暗器，也还未用，与其等死，何如试他一试，率性连那贱婢，一齐暗算，报仇再说。心正寻思，微闻少女说道：“狗贼无耻，以为司太虚这贼道，日内便可赶来相助，不知日前，途遇韩仙子，几乎把命送掉，还丢了两件法宝，才得免死，此贼靠得住，想借此一溜了事，白兄的话，一点不差，难得今夜三贼都来，正好一网打尽，免得又去害人。”冯康只当少女自言自语，也未听真，一心拚命，瞥见大虎，已为岳雯所杀，越发怒火上攻。

冯康所炼暗器，除却三镖夹一箭外，另有一种，独门秘制的暗器，名为五毒蜈蚣钩，不用时，附在身上，看去宛如寸许来长，钢片所制，蜈蚣形的鳞片，用时，只消暗中一按机簧，再将双臂一振，立似一窝蜂，由所着密扣紧身之上，纷飞而出，朝敌人飞扑过去。这类暗器，形如鳞片，看去不大，为数甚多，前胸一排，伪装的密扣，和后心五十九朵桃花，更是厉害，一经施为，齐朝敌人猛扑，方圆五丈均在笼罩之下，无论大小，均具奇毒，到了人身，蜈蚣脚上倒须钩刺，立时由分而合，抓紧人的皮肉，只一见血，多好武功的人，也活不满三个时辰，头脸五官，如被打中，固是必死，便是内外功极好的人，吃那前后心五十九朵，形似桃花，和那数十根纽绊打中，上面钢针毒钩，立时舒展开来，有的细如牛毛，有的形如刀片，随着机簧，自行转动，多好气功，也被破去，又是一蓬接一蓬，为数不下千百，方圆好几丈，全在死圈之内，对敌之际，猛然发难，端的防不胜防，厉害无比。如非嵩山

二友，威名太大，冯康又是惊弓之鸟，一开头，先挫了锐气，跟着同党，相继伤亡，心胆已寒，如对旁人，有此利器，早就发难了。这时，因是死中求活，把平日卑怯顾忌，欺软怕硬，专一取巧的心理，一扫而光，不特打算冷不防，将白谷逸杀死，并还妄想连那姓凌的少女，也一起暗算。主意打定，故意喝道："矮鬼，休要发狂，我手中兵刃暗器，还未用过呢，也该叫你知道二太爷的厉害。"说罢，刚把手中纯钢蛾眉刺一扬，猛想起这两个敌人，均极厉害，即便被暗器打中，当时不死，只被追上，仍难活命，先前也曾想到，如何遗忘。无奈话已出口，只得硬着头皮，纵身上前，假作动手，右手钢刺，朝上一晃，就势丢掉，左手所持弩筒，把胸前机簧拉开，紧跟着，双臂前胸，一齐振动，再朝身后一拉，前面数十条，形似蜈蚣，中藏毒钩的暗器，立似暴雨一般，朝敌人飞扑过去，同时，身后五十九朵桃花，也朝少女，连人带马，迎头飞射。这时少女，和白谷逸，相隔不过两丈远近。

冯康早已看准地势，借着发话，闪向二人中间，冷不防，突然发难，月光之下，只见大蓬寒光，正朝二人，当头罩下，猛听一声怪笑，那两蓬寒光，已离男女二人头脸，不过二尺光景。突有一股疾风，由少女身旁古树后飞出，只听呼的一声，忽然反扑回来。冯康因恐白谷逸，内外功均臻绝顶，即使打中，被他一爪抓上，也难活命，更恐敌人，和方才一样，突然发难，不敢隔近，一见数十百条暗器，已朝敌人，当头罩下，对方似未觉察，心中暗喜，唯恐还攻，忙往回纵。忽听脑后风生，回头一看，二三百片寒光花影，不知怎的，忽又反扑过来，已快临头，不禁吓得忘魂皆冒，知道所炼蜈蚣钩，和五毒桃花刺，中上一下，便难活命，先前恨毒敌人，推

恐一发不中，差不多全数发了出去，眼看成功，不料害人不成，反害自身。这暗器奇毒无比，中上之后又痛又痒，又酸又胀，宛如百虫钻心，在骨髓里，乱抓乱咬，直到痛死为止。当时心胆皆寒，忙把身子扑地，就地一滚，想要躲过。谁知所有暗器，竟似有了知觉，随同下落，从头到脚，一齐布满，晃眼便觉痛苦难禁，忍不住，悲声惨号起来。

另一旁，朱梅手指一道白光，也将谢浔所发黄光斩断。谢浔见势不佳，扬手又是一片灰白色的遁光。待要腾空而起，忽听另一少年喝道："这厮决逃不脱，雪妹放心。"同时，便有一股罡气，迎面扑来，遁光立被挡退。不禁大惊，抬头一看，面前飞来一个美少年，和一美妇，暗道不好，未及抵御，一道白光，又由下面电射而上，谢浔刚喊，"诸位饶命，我有话说"，那白光已自飞近。谢浔惊怕忘魂中，把头一低，剑光齐口一绕，由口起，先把大半个人头斩断，紧跟着，环身一绞，连头腰斩成了三段，落向河中。白谷逸收回飞剑，笑道："这厮卖弄口舌，喜说大话，死前还把舌头割去，岂非报应。"少妇回顾冯康身上，满附蜈蚣形鳞片，疼得满地打滚，声如猪嗥，笑道："此贼虽然恶贯满盈，且给他一个痛快，省得听这猪嗥讨厌。"随手一指，一线金光飞将过去，朝头上闪了一下，便自了账。少年男女，便同飞降，姓凌的少女，也自下马走来。岳雯忙上前去，分别拜见。这先后来这三人，均是剑侠一流，两少年夫妇，一名凌浑，一名玉龙女崔五姑，骑马少女，乃是凌浑之妹凌雪鸿。日前曾与白朱二侠，在嵩山少室峰下，无心相遇，谈得甚为投机，不料有一妖僧，与凌浑夫妇为仇，命徒来请，凌氏夫妇，因往赴约。雪鸿事前又往左近山中，去寻前生师长，一同别去，未得畅谈，当夜原奉师命，来寻白朱二人。凌氏夫妇，因与二人投缘，也想结交，本

意去往嵩山相见，无心经过，发现与人争斗，看出敌人，是江洋大盗，只有一人，手发飞剑，与朱梅对敌。雪鸿正在旁观，便同飞降，隐往雪鸿身旁大树之后，凌浑夫妇，早听师父巨山真人说过，本派道法，并非玄门正宗，但与别的左道邪教不同，真人初意，本想自作开山祖师，创立教宗，一则，夙孽未尽，尚须另转一劫，二则，门人只有凌氏夫妇，人数太少，所积外功，也未圆满，好些难题，凌浑便告奋勇，力言弟子愿以虔心毅力，代师父完成善功。真人笑说："徒儿果能如此，我转世以前，必将本门心法，传授与你，并将所得道书，天府秘籍，交你夫妇，同往雪山，闭关修炼，等到炼成出世，先去隐迹风尘，行道济世，仗我所传，和所炼法宝，足够应用。候得机缘到来，立可开创教宗，事情也许还早，但可免步我的后尘，以致徒劳。虽然本门不禁婚嫁，将来天仙无望，散仙岁月，也颇逍遥。我生平只收你夫妻二人为徒，门人无多，由此你便成了开山祖师，我也得以勉修上乘仙业。但此三甲子内，只你夫妻，二人同修，无人相助。你性情又极孤傲，落落寡合，容易树敌，稍为疏忽，便要延误仙业，却是大意不得呢。"

凌浑因自己，本是湘潭世家，弟兄妹三人，长兄早死，幼妹雪鸿，聪明美秀，十二三岁，便有小侠女之称，几次代求师父，收到门下，均未答应，趁着高兴头上，又代请求。真人笑道："非我不允，此女福缘根骨，尚在我师徒之上，这等美质，求之不得，焉有不允之理？无如他本佛门中人，只为夙世情缘未尽，佛家虽重夙世福慧，但与道家不同，累世元真，固是极好，便本生已经婚缘，只参得上乘真谛，当时仍可成道，他那丈夫，和他已是七世爱侣，早在他前转世，又是为他而死，佛家最重因果，必须完成这段姻缘，他那前师，

乃是一位前辈神尼，佛法甚高，不久便要遇合，如拜在我的门下，反到误他道业。”凌浑闻言，只得罢了。果然第二年，雪鸿骑马出游被前世恩师，川边倚天崖龙象庵神尼芬陀，渡到门下。初意师父怜爱，可以披剃，不料芬陀大师，对他虽极钟爱，但不令更换僧装，和师妹花无邪一样，只算是个记名弟子。后经再三苦求，大师方以佛法，回复前生灵智，告以前因。并说：“你不特情缘今生难断，并还有许多杀业未了，将来均须应过，无法避免。为此我只传你防身御敌之法，和你前生所留飞剑，以备在外行道之用。你那丈夫，和你累世情侣，并还均是佛道两门弟子，无如夙孽太重，每次都为一事延误，不会如愿，当他末次，为你遭劫兵解，未死以前，抱头痛哭，说以前诸生，都因生得英俊美艳，一个美男，一个美女，由第一世起，便一见倾心，情缘纠结，不能分解，结果两误，受尽离合悲欢，艰难危害。好容易今生你我同在散仙门下，师恩深厚，许我二人，将所奉使命办完，结为夫妇，有了指望，心方狂喜。不料中途忽生波折，为妖人所暗算，你虽坚执同殉，一则，恩师使命未完，须你继续守护，以免功亏一篑，我更不舍你随我同死，我已受够，转世之后，因你不喜矮子，我必变为又丑又矮的形貌，使你一见，心生厌恶，等到重返师门，悟彻前因，此时双方已均成道，决不致再有夫妻之念，由此结为同道至交，彼此成就，岂不是好，你和他本就情爱深厚。”

一闻此言，悲痛万分，接口哭说：“我蒙你痴爱七世，都为我向道心坚，自私念重，不是百计推搪规避，便是波折横生，中间你为助我脱难，不知受了多少危害，直到今生，我方为你深情热爱所感，决计相从，不似以前那样只管情深爱重，一谈婚嫁，我便顾虑。今见你七世身受，如此惨痛，无

非由我而起，早知今日，还不如早称你的心愿，免你死有遗恨，实对你说，我除胆小顾虑而外，早已心许，不久我向师复命，定必自杀。到下一世，无论你变得多么丑怪，也必报你恩情，使你如愿。即便多受辛苦艰难，延误功行，多转一劫，也非所计。不过，我再前世恩师，今生苦访数十年，始终不曾寻到。万一再世相遇，重返师门，此约虽是必践。但只嫁你半甲子，和你共度完了人世夫妻最幸福的年分，我必削发出家，到时，却休拦我。他虽坚拒，但是深情流露越甚，直到断气，尚抱紧你不放，因中邪毒太重，本来这段情缘，便难解脱，如非夙根深厚，早已坠入迷途，即此已是万分难得，何况心许在先，有此夙约，更非践过不可，如其与之相见，重圆旧梦。但是今生决难成道，必须再转一劫，除非你肯负心背盟，当时虽可免去好些难险危难，成道也快，但是此人，为了前几生，对你痴爱太切，未能如愿。今生为想断念，又把形貌，变得十分矮丑，性情更是偏激古怪，你如嫁他，不特变化他的气质，并可助他，抵御强敌，把许多凶险危难度过，转祸为福，你意如何?”

雪鸿这次转世，前生之事，已全遗忘，只平日无事之时，老觉心中有一最亲最厚的人，不知人在何处。偏生想他不起，追忆童时伴侣，又无此人，本就奇怪。及经佛法指点，悟彻前因，想起这历劫七生的爱侣，和几次生离死别的情况，本就悲从中来，大师便不这等说法，也恨不能，当时把人寻到，抱头痛哭一场，略解前世悲思之苦。又知佛法，最重因果，背盟不特负心，万一为了一念自私，虽得免去一次兵解，但他偏激过甚，树敌又多，难免由此堕入歧途，或为仇敌所害，不论相隔多少年，仍须了这一场公案，纵能避免再嫁，对方一日不成道，任是多高功行，也不能算完结。再如罪恶太多，渡

化更费心力，继一想，休说背盟负心。

就这样盘算利害，也是对他不起，忙向大师跪下，哭告道："弟子现时醒悟，想起前情，悲痛万分，便拚百死，也无负心违约之理，只是罪孽深重，道浅力薄，前途艰危，所望恩师，大发慈悲，多传授一点防身法术，静候转劫之后，再返师门，静参上乘佛法，以求正果。"话未说完，便忍不住，伏在大师怀中，痛哭起来。大师对于雪鸿，本最钟爱，手抚他的秀发，微笑道："徒儿心地，果然光明纯厚，你不负人，人也决不负你。此后你二人，结为夫妇，你虽多转一劫，彼此均有大益，不过，他已仙缘遇合，正习飞剑，还未到相见时期，可自用功，到时，自会命你前往。"雪鸿一知丈夫转世，恨不得当时便寻了去。无如大师，佛法高深，神仪内莹，宝相外宣，自具一种庄严气象，只管万分敬爱亲热，有如爱女之对慈母，不知怎的，不敢分毫琐渎，见话已完，不敢再问，只得退了出来，照旧用功。

经此一来，道心便乱了一些，暗忖，事已定局，反正二三十年，尘世夫妻，终于兵解，不能避免。不知他光景如何，如和我前些日一样，不记前生之事，还好一些。如其夙因未昧，以他那等痴情热爱，多年未见，定必百计寻访，这相思之苦，如何禁受，偏又不敢冒渎大师尊严。每一想起，心便难受，几次想要觑便请问，均为大师庄严气概所慑，没敢开口，大师也从未再提。这日，做完功课，独立对面双杉坪上，正在练剑为戏，忽见两道遁光，在前飞驰，另外两道青烝如长虹经天，在后追逐，先未打算多事，因内中一道遁光，本是并肩同飞，忽然折转，朝自己这面飞来，同时，后追两道青烝，也自临近，同朝当头一道追去。中途离开同伴飞来的一道，已自下降。正指飞剑，上前拦阻，喝问何意。

来人遁光，一闪忽隐，而前却现出一个美貌道姑，未等开口，便先恭身说道："姊姊助我，事完再说详情如何？"雪鸿见道姑所驾遁光，看不出是何来路，年约二十来岁，穿着一身雪也似白的道装，玉貌花容，皓齿嫣然，明艳绝伦，神情又极和善。由不得一见心喜，当时减了敌意，还礼笑问："道友，你那敌人，只追你同伴，并未追你，这里双杉坪，对面倚天崖龙象庵，乃家师清修之所，一向无人敢于在此生事，有话明言，只不叫我违背师规，均可勉效微力。"说时，因见道姑，仍是满脸忧疑之容，不禁生怜，正恐所答的话，使其失望，道姑已慨然答道："来前三日，我蒙一前辈神尼点化，已知道友为人来历，别的无暇细谈，我也决不累你，令师已往嵩山访友，离庵他去，别的无所奉求，只请容我在宝庵中，待上半日，便可免去仇敌纠缠，不知可否？"雪鸿屡生修为，前生法力灵智，已多半回复，自信师父，多年威名，决无一人，敢来侵犯，况是登门骚扰，越看道姑越投缘，笑答："你我虽是初见，看你为人，决不致于累我，只是家师，并未远出，尚须禀告，我也必为先容。道友便有难题，只不为恶犯规，定当效劳如何？"道姑大喜谢诺，同往庵中飞去。

雪鸿见他行时，不住留神，朝左右身后回顾，面有忿急之容。正想见过师父，如允所请，再行盘问来历姓名，人也飞入庵内，刚到殿前，花无邪正由内走出，见面笑问："师父已往嵩山，访看优昙大师。你在对面坪上练剑，可曾见师父飞过这位何人。"三人原是边说边走，雪鸿一听，果如道姑所言，师父已离庵他去，心方奇怪，人已走进殿门，猛瞥见金光一闪，忽听咭的一声怪叫，两条蓝影，正由道姑身后飞起，破空逃去。同时，一片金光祥霞，也由大殿内，师父平日打坐的蒲团上，突然涌现，中现一只亩许大的金手，带着霹雳

风火之声，朝那两条蓝影追去。双方势子，都是比电还快，转眼相继投入高空冻云层中，一闪不见。雪鸿见是师父大旃檀佛法中的，大金刚须弥神掌，照此情势，道姑必非恶人，越发生出好感，先前疑虑，一时全消。

延往禅堂一谈，才知道装少女姓韩，父亲大溟真人韩霄，乃东海落星礁旁门散仙中老前辈，所生子女甚多，全家老少二十余人，均擅邪法。少女出生不久，乃母便遭兵解，因是末生幼女，生得十分美艳灵秀，根骨又是极佳。韩霄对他，最为钟爱，暗忖左道旁门，多无善果。只为僻居东极边界，以前仗着岛上风景灵秀，到处长满瑶草琪花，灵药珍果，散仙岁月，逍遥自在，子女婚嫁，均是互相爱好的。同道中人，平日管束又严，除同门师兄姊，大荒山，无终岭，枯竹老人，和南星原，师姊卢妪而外，休说远适中土，便这以上两处，虽然同在东极辽海，但是中隔十万里流沙落际，程途太远。而这两位师兄姊，法力甚高，脾气十分古怪，加以同门先进，门下无什弟子，常说："本门法力，虽兼诸家之长，终是旁门外道。像我二人这等独自勤修，连门人都不收一个，每隔数十年，并还神游中土，化身济世，到了最末一次天劫，是否能够避免，尚不可知。你夫妻生有那多子女，门徒又众，一任教规多严，也不免于生事。依我二人看法，休说道家千三百年一次的末劫，你躲不过，只恐四九天劫，也难避免，随着因缘时会而来的灾害，更是难防。你如不听良言，将子女门人法宝收回，仍就传以本门心法，早晚遭劫，还有灭门之祸。"

语多难堪，而且每见面，必要教训一顿，实在气愤，逐渐断了来往，满拟照此下去，决可无事，即便天劫将降，凭自己的法力，和岛上阵法抵御，也能免难。起初不曾在意，及

至爱妻偶因钓鳌矶采药，妄恃法力，强夺正教门人新采得的芝实，因而成仇，互相报复。遭了兵解之后，自己又接师兄警告，说四九天劫将临，令其准备，以免形神皆灭，方始心惊，因未注明时日，连费好些心思，只算出年数甚近，别的俱算不出，连向师兄姊，通诚求告，均无回应。不敢怠慢，每日修炼，无暇管束，这般门人子女，本就喜与海外各岛妖邪为伍，近年更乘机勾结，去往中土为恶，屡戒不听，阳奉阴违，先还按规重责，无如天生恶根，习兴性成。虽为此事，清理过一次门户，但是子女多是亲生，杀既不忍，逐出之后，恐更变本加厉，为恶更多。弄巧还把强敌，引上门来。料知枯竹老人说他，运数将终之言已验，事已无可救药。自己或可提前兵解，早晚全数灭亡。既恐爱女，玉石俱焚，与之同尽。又恐染上兄嫂恶习，堕入歧途。

仔细盘算了几日，特将女儿，送往离岛七百里，小东溟山，神仙洞，拜在女散仙野云仙子申无妄门下，加以重托，禁与兄嫂子侄来往。又过些年，韩霄竟仗枯竹老人预示仙机，在天劫将临以前，将所有门人子女，假托闭关，全行遣散。又把平生所炼，三百数十件，至宝奇珍，一半分与子女，一半埋藏海中，准备先期兵解。深知爱女天性孝友，恐其赶来，遭了波及，本不想使之知道。不料韩女，甚得师长怜爱，此十余年中，功力大进。在那散仙，不禁婚嫁，并说他情缘未断，将来非嫁人，不能超劫成道。这时刚刚遇合，也是一位成名的散仙，姓乙名休，本是独身，貌相十分英俊雄伟，人更豪爽诚厚。偶游东极大荒，往访枯竹老人未遇，归途，偶过小东溟，与韩女相遇，不知怎的，一见倾心，二人虽然相识不久，双方已有极深的情爱。这未来爱婿，甚是多情，为了韩女，特由中土，移居小东溟附近，以便日常相见。这一双情

侣，偶往海边游玩，无意中，杀死三条修炼数千年，不知伤害多少水族的恶鲛，救了一群人鱼。将其引往水中鲛窟一看，那特制的水牢内，囚禁着许多奇形怪状，深海所产的鱼介，内中还有一大一小，两只金蛛。依了乙休，这类多是水中精怪，意欲同时除去。韩女天真，见那许多深通灵性的鱼介，有的向其叩头悲啸，声如儿啼；有的竟吐人言，哀鸣求救。不由动了恻隐，固执不允。说这类东西，虽然凶恶，均有灵性，况有救命之恩，我们不来，末一条毒鲛，伤重未死，已然逃回，口喷毒气，要杀他们泄愤，到晚一步，一个也难活命。一个异类，修道这样，颇非容易。好在师传禁制之法，一经施为，如影随形，不论相隔多远，只一违背我的心意，立时周身发火，自焚而死，莫如试他一下。

乙休不忍拂他心意，只得应诺。内中仅少数几条毒蛇海怪犯禁，为神火所杀，形神皆灭。下余本无二志，经此一来，越发害怕。那两只最凶毒的金蛛，韩女喜他灵慧，意欲驯养，已用法宝收去。因多年未回，曾令所收水族，往探父兄家人动静，去的两个，均是修炼多年变化通灵并还能通人语的海怪。到时正值遣散众人之际，隐身窥探，得知细底，立时归报。韩女一听大惊，连师父情人，也未告知，便即赶来。韩霄兵解，本由外人下手，唯恐爱女情急误会，只一出场相助，立败大事，并且时机已迫，挽救更难。心正愁急，爱女忽与对头，相继飞到，连说话的功夫都没有，方觉非糟不可。

谁知对头，法力高强，竟知他的心意，到了洞外，便先叫破，初意只想告诫一场，也不和他对敌，挨到时候，任其遭劫各自走去。韩女见父受辱，大怒出门。敌人忽然改了态度，笑说：“你虽左道中人，平日无什恶迹，只不该收这许多

心性恶劣的门人，子女本赋恶根，再受这般人的引诱，连带为恶，无形中代你造了恶孽。你见天劫将临，好好求我助你兵解，并非不能，你偏暗用鬼计，欺我门人，又恐我不受激，乘我不在，把我小昆仑灵景，毁去好些。留书约我，今日来此，一决胜负，我看透你鬼计，应约而来，本意稍给你吃点苦头，以示惩罚，挨到你劫难将临，各自走去，使你身受惨报。也许你为恶由于无心，生此孝女，不但至性纯厚，并有别的因果，现看在你女儿分上，赐你兵解，并还不用飞剑杀你，免你元神受伤，虽有几个时辰苦痛，决不致于误事，并可为你，减少罪孽，你父女也可借此诀别，你意如何？”

韩霄忙即喝住爱女，下拜称谢。未及开口，对头原是前辈散仙中一位奇人，随说将手一指，面前金光一闪，前额上已钉着一把，长约两寸的金刀，跟着一片明霞闪过，人便无踪。隐闻遥空中喝道：“今日大大便宜了你，少时，你父女二人把话说完，或见劫难将临，有什警兆，可朝空下拜念着我师父合沙道长的名号，伸手朝刀头上，连弹三下，由你爱女，将刀拔去，当时兵解，此宝自会飞回，无须管他，由你女儿，料理身后便了。”韩氏父女想不到因祸得福，抱头痛哭了一场。韩霄本来钟爱幼女，经此一来，自更怜爱，深悔不该把那一半法宝，分与其他子女。便对乃女，垂泪说道：“你那兄嫂俱都非人，将来必遭惨报，日前不合舐犊情深，把我平生法宝，分赐了他们一半，给你留了几件，已另托人转交，下余我均分别深藏两处海底山腹之内。虽经行法封禁，他们早晚必要生心，设法偷盗，得去定必助长凶焰，为恶更甚。乘我尚在，同往取来，一齐赐你，以免他们日后，生出事来，事应慎秘，千万不可泄漏，以免异日群起与你为难。”

第二回　苦忆心盟宝马如龙寻旧侣　突飞神掌佛光满地遁元凶

韩女见老父自从前额钉上一把金刀之后，浑身抖颤，痛苦万分。但一拔去，彼此远隔人天，相逢无日，心中万分悲痛，那还想要什么法宝。再三哭诉，爹爹如能忍痛，使父女多聚片时，固好，否则，请照仙示，先行兵解，以免万一延误，使人提心吊胆。韩霄先还好言劝解，后见爱女不听，竟厉声喝骂说："所藏多是数百年来，费尽心血，收罗积存的前古奇珍，因恐落在不孝儿女手内，拿去为恶，全数赐你，如何违命。"

韩女见老父，忍痛发怒，声音都颤，只得勉强应诺，随同开禁取宝，等到事完，人已不支。韩女又再三哭求，方自诀别。如言行事，金刀刚一飞起，人便尸解倒地。韩女见父亲元神，含笑飞走，毫未受伤，悲喜交集之下，正在痛哭，乙休突然现身，说方才那位仙长，是我二师叔合沙道长，还有一位三师叔，乃终南三煞之师铁鼓仙人周萌，岳父如何可去惹他，差一点没误了大事，当你和他动手时，我因事太难处，未敢现身，深知此老性情不会伤你，正在暗中，向他求告，他便开口饶了岳父。将我和同来师弟，一同唤走，途中严命，事前不许与岳父相见，助你埋好遗体，立即回山。并赐一无字柬帖，到时，自有应验。又说："你兄嫂无一善良，只与相近，必受其害，令我转告，千万留意。另外托我一事，关系他门人未来成败，与你无干。我仍隐形赶回，你父女刚将藏珍取出，来到此地，岳父也自兵解。你那兄嫂，只一得信，定必赶来，我们快些葬完岳父走罢。"

韩女本来，还想把当日之事，向兄嫂侄儿劝告，乙休力阻，葬完乃父，便同回山。果然，韩氏弟兄，不久回岛探看，发现父亲死后遗书，对下余一半，前古奇珍，不提一字，只说，幼女至孝，现已拜师，将来必能成就，你们道路不对，不许来往，以免延误他的修为。深知乃父，最爱幼妹，全都生疑，各往仙人洞，寻韩女探询。事有凑巧，头两次前往，均值韩女奉命他出。遇见乙休，双方言语失和，动起手来，神仙洞主女仙申无妄，乃申无咎之姊，法力行辈均高，向不容人侵扰，韩氏弟兄，第一次为乙休所败，受伤尚轻，第二次连主人也被惊动，大败而归，受创甚重，仇恨越深。韩女回岛得信，好意寻往慰问，不料诸韩不由分说，群起夹攻，立逼献出藏珍。韩女一则奉有父命，不等道成奉命下山，不许向任何人泄漏，既不敢承认，也不敢取用，众寡不支，又因事前立有恶誓，不伤诸韩，不肯轻下杀手。

眼看危急，乙休忽同至友，赤杖仙童阮纠赶到，大败诸韩将其救走。如非韩女力阻，伤亡必不能免，由此仇怨越结越深，诸韩知非二人之敌，到处约人相助。韩女始终不肯为敌，因觉诸韩，太无骨肉之情，心中悲愤，自奉师命，与乙休成婚。随同下山行道，见人只说姓左，真名已隐，同道中人，均称他为韩仙子。新近为了丈夫，与一同门师弟结怨，意欲化解，往寻一人，途遇一前辈隐名神尼，将其唤住，指示玄机，所寻的人，也未找到，因知事无大害，也就放心。归途忽与二兄韩于鸿相遇，此人在诸韩中，人最阴柔险诈，每次动手，均不出场，暗中主谋，每见乃妹，总是满脸笑容，不露丝毫敌意。韩仙子知他鬼诈，无奈双方，从来不曾破脸，加以骨肉之亲，虽恨诸韩无义，仍想感悟。如非事前，神尼指点，几乎受了暗算。明知又是阴谋，无如韩于鸿，再三苦求

分辨，说众兄嫂子侄，现为强敌所败，非他不救，务请前往一看，不便坚拒，只得随往，打算相机行事。

走不多远，便露马脚，韩仙子自然有气，向其责问，不料乃兄，突然变脸，冷不防，用一件法宝，将韩仙子元神禁住。正要强迫同行，忽遇铁鼓仙人门下朱缺商祝，（事见青城十九侠第十七集）因与乙休同门，仗义出手，韩于鸿虽然大败，仍不舍放妹子逃走。强笑说道：“此宝与我心灵相连，你如破去，我兄妹二人，便同归于尽，现在强敌，穷追不舍，如下毒手，任你施为。”韩仙子笑答：“二哥不必如此，所说也是实情，此是父亲昔年所炼归藏幡，我岂不知他的厉害，你那阴谋，已早得知，父亲昔年，并还传我破法，恐你妄用此宝为恶，命我一见，即行破去，无如你每次，均使别人动手，自作好人，从未用过，不便向你开口，方才并非真个受制，前半是想感化，并想看看你平日满口仁义，是真是假，故意受你挟制。后半又因追你那两人，与你妹夫，貌和心违，性情古怪，法力又高，所炼五行真气，厉害无比，固然不会伤我，仍有好些难处，故此随你同逃。既说此言，已无兄妹之情，我决不伤你，只照父命而行便了。”

说罢，手挽灵诀，将幡破去，脱身以后，便照神尼所说，往双杉坪上飞去。韩于鸿来时，便料乃妹，不是易与，除归藏幡外，暗中还有极厉害的邪法，附在韩仙子的身上。韩仙子原本知道，虽仗身有宝衣，所附阴魔，不能侵害，似此追随不舍，早晚仍难免被其乘隙暗算，便照神尼所说，向凌雪鸿求助，同往庵中走去。一进殿门，神尼芬陀预先隐伏的，金刚须弥神手，突然飞起，向那阴魔抓去。此是佛家上乘降魔大法，多厉害的妖人，也难抵敌，料被追上，连那暗中行法主持的同党也无幸免。雪鸿听完前事，越发投机，偶然谈起

乙休日前，在嵩山遇见凌浑夫妇，想起兄嫂，数年未见，师父又在那里。再一想起，师父日前，曾向花无邪，略露口风，说丈夫转世姓白，不久便要相遇，踪迹当在嵩洛一带。本就打算相机探询，不料恩师，突然离去，也未向花无邪留话，反正无事，近日灵智法力，回复多半，恩师本有随时均可下山之言，只为人海茫茫，无处寻踪，打算觑便，问明丈夫下落，究在何处，准备一下山，便寻了去。

主意打定，便问韩仙子何往，韩仙子答以丈夫豪侠正直，过于疾恶，树敌甚多，新近又将终南三煞中的魏稽，于无意之中得罪。算起来，敌人虽非同派，彼此师门，却有极深渊源，此次最好化解，以免双方气盛，各走极端，事情闹大，难于收拾。已为此事奔走十余日．前日才蒙神尼指点，大约暂时可以无事。不料孪生骨肉，中途过见家兄，约人暗算。彼时没想到令师，早已算出，殿中谈有降魔大法，偶然想起先父遗命，将那归藏幡破去。此幡虽是旁门左道，眼前炼有这类法宝，与他同名的，共只三人，以先父所有，为最厉害。此外听说正教中，也有一件法宝，取名归藏，但是功效不同，家兄们所得先父遗珍，以此为最，一旦破去，定必恨我入骨。况又加上同来妖党，连人带阴魔，均为佛法消灭，即便逃遁得快，看那方才情势，所炼阴魔，决保不住。于是二憾归一，早晚之间，定必大举来犯，寻我夫妻为仇，外子素来粗心大意，必须归告，来时原想在宝庵托庇半日，事完再去。不曾想家兄阴谋毒计，同来妖党，始终隐形，不曾露面，如非身穿宝衣，几难幸免。现在事已应验，急于回山，改日再到宝庵，专诚拜谢，并请令师，指示前因如何。

雪鸿原想结伴同行，一听对方，急于回山，便未提起，互相订交而别。送走韩仙子，便向花无邪说，要往嵩山，去寻

师父兄嫂，无邪方才原听师父说过，只未明言，笑答：“恩师行时，原说师姊，飞剑法力，已非寻常，听口气，似想命你下山历练，既想就便往寻兄嫂，只管起身无妨。”雪鸿深知当地，任何妖邪，均不敢犯，近学飞剑法力，足能防身，闻言谢诺，略为嘱咐了几句，便即起身。嵩洛一带，前生虽曾到过，并未久停。又听师父说，丈夫转世之后，形貌大变，已不似当年张绪，前世韦皋，虽然自己照镜顾影，仍是昔年绝世丰神，只更美丽，终恐对面错过。意欲先由伊洛一带找起，最后再往嵩山物色。探询有无形貌矮丑男子，先到西京，找了数日，不见人影。此时江湖上，每有异人往来，民间剑侠异人，常有传闻，虽然这伙人，十有八九，都是绿林中人，和几个寻常豪侠之士，但因辗转传说，添枝加叶，互矜神奇，于是行踪诡异之人，往往得人礼敬。雪鸿虽是孤身少女，人又极美，并未受到欺侮，只寻不到屡生情侣，后由龙门，伊阙，沿路行去。这时，嵩山二友均拜在一位剑仙门下，学成剑术不久，常时往来伊洛，扶危济世，所居虽在少室峰顶，并不常在山中居住。白谷逸因爱岳雯，见他年幼，不愿使其独居苦守，每次出门，都是长幼三人一路，偶然也被岳雯，请往家中，住上几日。

雪鸿一直寻到嵩山，也未发现。仅在五乳峰下茅篷内，遇一老道士，问出三人，常在一起出入，均是义侠之士，内有一人姓白，是个矮子，断定无差，连往少室，寻了两次，均值他出，想在壁上留书，定期相晤，又防万一弄错，更不知丈夫转世之后，性情如何，想了想，还是寻到了人再说。一面托老道士带话，问白谷逸，有一多年未见的女友，可还记得？随即离开，去往附近青林庵中，寻访师父。当地先已去过数次，庵主优昙，也是一位有道神尼，孤身清修，禅关一

闭数十年，地势幽僻，四处森林包没，黑压压不见天日，庵在林中断崖腰上，已是奇险，林中更有许多毒蛇猛兽，从来无人敢进。雪鸿去时，不特师父未来，连主人也在入定，师执前辈，不敢惊动，只在蒲团前，跪祝几句，便退了出来。由此往来青林庵，与少室峰顶，每日住在山洞以内。第三次前往，正想恩师向无虚言，料是途中有事，早晚必到，此次再如未来，先去寻访兄嫂。

及至到庵一看，师父仍然未到，庵主优昙大师，入定才起，见面笑说："此行多受劳苦，你师父还有四日才来，早就算出你要寻他，也许还有话说，等将你寻那人见到，再来正好。"雪鸿在庵中，住了一夜，再三请求大师，指点迷途。大师均说："你此时世缘未尽，预言无用，徒乱人意，似你这样，多生修积，夙根灵慧，休说令师，便我也极爱重。但你杀气太重，夙孽又多，将来险难，自所不免，到时，我必以全力助你便了。"雪鸿大喜拜谢，大师随说："前途有人等你，就此去罢。"雪鸿料知丈夫可以重逢，出门便往少室赶去。刚到山下，便见兄嫂，与人斗剑，忙即上前相助。敌人两僧一道，均是左道妖邪，见敌三人不过，同党已有一人受伤，说了几句狠话，便自飞走。雪鸿随向兄嫂探询，可曾见到一个姓白的矮子，凌浑见他，口气神情，十分注重，答以此来便为寻这三人。妹子单问这姓白的做什，雪鸿推说，前生良友，近始得知，特来寻访。崔五姑笑道："你哥哥此来，也为寻他，因这三人，名满中州，有双侠之称，平日隐迹风尘，滑稽玩世，你哥哥很喜欢他，已然来过一次，均因对方，行踪无定，不曾相遇。"

说罢，因听雪鸿，自离洛阳，过了龙门，便是山行野宿，日吃山粮，以前庵居，又极清苦、坚约去往城镇中，饱餐一

顿。雪鸿因是带发修行，记名弟子，庵居虽极清苦，离庵饮食，却无禁忌，又见兄嫂友爱，情意殷勤，立即谢诺，只还想同往峰上，由凌浑在壁间留字，约晤之后再走。崔五姑知道妹子，人最娴静，对姓白的，竟会如此关切，求见之心甚急，明知人已他去，还想再试一次，与平日行径，迥不相同，越想越怪，强着凌浑，同往峰上，由凌浑留书，写了两行字在外洞壁上，再同下山。崔五姑见丈夫，两次要用遁光飞行，也为雪鸿推说留连山景均未肯应，沿途又在东张西望，似乎寻人神气，越发生疑，当着丈夫，不便询问。一直走到峰下，凌浑连催数次，说天色已晚，再不飞走，便吃不成，方同飞走。

凌浑近二月来，常时往来当地，又救了几次人，内有一人，恰是一个卖酒的，本感救命之恩，钱又给得多，把凌氏夫妻，奉若天神。就在山下不远，虽是荒村野店，仗着主人，早有准备，养着好些肥母鸡，现做也来得及。店主陈三才，望见三人，忙即暗告家人，飞步迎上。知道恩人，不喜俗礼，只说菜备好了，今日天热，店小人多，又当上坐之时，就请恩人，在溪旁树下，石条案上纳凉饮食，我去搬家伙来说时，陈妻也同了儿女，争先拿了杯筷坐椅赶到，说已命人，杀了两只肥鸡，新采下毛豆，辣椒，扁豆，茄子，还有今早摘的大肥桃，与恩人下酒。（这时凌浑，尚是一个翩翩美少年，性情豪迈，举止高华，与蜀山剑侠传中，怪叫化丑怪滑稽，打扮神情，迥不相同）凌浑笑道：“店主东太费事了，再要这等客套，下次如何好来，你把篷下满坐酒客，全都丢下不管，耽误主顾，以后生意，如何做法。”陈氏夫妻，诺诺连声，留下一人守侍，余均走去。

三人均是好量，这一顿酒，一直吃到半夜。凌浑与附近

庙中和尚相识，庙旁又有一座清洁石洞，每来均往借居。五姑约了雪鸿同卧，向其探询，与姓白的，是何渊源，如此关心。雪鸿平日和五姑，情感甚厚，便略露了一点口风。五姑听出是他前生爱侣，劫后重逢，先颇代为心喜，次日约定，分头寻访，最后少室相见。似这样，连寻三日，并用剑遁飞行，往来伊洛一带，向人探询，十九闻名，有的并还见过这人，众口交赞，誉为飞侠，只近日无人见到。三人自想不到白朱二人，是在岳雯家中小住。雪鸿见寻不到，师父日内就来，唯恐不能兼顾，心正悬盼，第四日一早和兄嫂分手，由附近山下起点，往少室峰顶寻去。

午后刚到山下，便见兄嫂，和一少年书生，一个山民打扮的矮子，一个幼童，同立林前说笑，看去十分投缘，心中一动，走上前去。凌浑忙为双方引见，果是所寻之人，名叫白谷逸。凌浑与白朱二人，说得十分投机，见面不久，便想明言来意。五姑因觉妹子天仙化人，人矮无妨，对方偏生得那么矮小丑怪，骨瘦如柴，心中未免有些委屈。妹子未到，又不知他见面之后，心意如何，两次示意丈夫，不令开口。

雪鸿忽然赶来，多生爱侣，毕竟不是寻常，只管形貌大变，前生风度神情，仍然未改，只不过性情偏激，言动中滑稽了些，一经留意，便自认出，双方情深爱重，已历多生。雪鸿知道对方，变得这等丑怪矮小，全是为了自己今生成道，免为情孽所误之故。再见自己未到以前，对方本在放言高论，眉飞色舞，谈笑风生，目中无人之概，见面以后，还在说个不已，及朝自己，看了两眼，不知怎的，忽然把头低下，变了常态，偶然偷觑一眼，目光刚对，立即回收，面上顿现愧容，和前生腼腆神情，完全一样。由此便矜持起来，也全仗一来，才得认出一点迹象，再经仔细观察，前后两生明是一人，除

形貌不同外，连语声都差不多。想起他前生，仙风道骨，玉润朱辉，丰架夷冲，神采照人，休说尘世之中，无此隽流，便神仙中，也少见这等美男子。如今为了自己，把一个具有洁癖，最嫌丑恶的神仙中人，变得这等瘦小枯干，又丑又怪，如非有人指点，早已得知，见面时，胸有成见，格外细心考查，即令途中相遇，也必如他前生所说，便不心生厌恶，望而远避，也决认不出来。最难受是，先还听他因话答话，嘲笑朱梅，说朱梅入山学道，由于心痛聘妻之亡，不似他从小便志切清修，早慕神举。出生以来，从未有过室家之想，固然貌丑，使人生厌，但是食色天性，念在我心，谁管得住等语，及朝自己，多看了两眼，直似换了一人。一见情生，不能自己，料是初见，恐人误会，引起轻视，想不看，又忍不住，自己又正以全神，向其专注。只一抬头，目光必对，连经几次，虽然不敢再看，人已面红耳赤，神态失了常度，越想前生之事越伤心，无如对方夙因已昧，此是屡生痴情，自然流露，断定别无他念。就这样，朱梅当着外人，不便明言，已在暗笑。五姑更是面有不快之容，暗忖当他未悟前因之际，暂时还是不说为妙，好在人已寻到，来日方长，不必忙此一时，正笑问白兄往何处去。

白谷逸见雪鸿，笑言相向，如奉纶音，立时笑答："小徒岳雯，家中祭祖，这次本未同回，方才辗转寻来，说他兄长，为我二人喜饮，托人由山西运来百年陈酒，并置游船，请我二人，乘着中弦秋月，泛舟夜饮，正要同往，便与令兄嫂相遇，畅谈已好些时，贤妹也自寻来，真巧极了，如不嫌弃，后夜请往同饮，作此清游如何？"雪鸿见他，乘机饱餐秀色，暗忖幸我知你前生是谁，否则，另换一人，似此眼馋，我不杀你才怪。刚在点头笑诺，白谷逸忽然笑问道："恕我冒昧，自

见贤妹，好似那里见过，仿佛相识已久，回忆平生，却又想他不起。”雪鸿心中一酸，还未回答，忽听耳旁，有人传声相唤，静心一听，正是师父，令其速往青林庵相见。雪鸿素来对师谨畏，接到传声，立向众人告别，说是恩师相唤，匆匆飞走。

刚去不久，凌白等五人，还在对谈，忽见一妖僧飞来，将凌浑请向一旁，一问来意，正是日前败退的妖僧，约了两个同党，来向凌氏夫妇叫阵，约往对山，比剑斗法。凌浑因和三人初见，不知剑术深浅，别时，只说妖僧约斗，匆匆飞走。白谷逸自见雪鸿，心灵上便起了一种微妙之感，也说不出是何原故，只放对方不下，人去以后，尚在出神。朱梅知他，平日向道心坚，最恶女色，见其突改常态，不由奇怪万分，当着外人，又不便问，心中也在寻思。微一疏忽，凌氏夫妇，说完起身，已先飞走，忘了询问地方，只得罢了。

当下同到岳家，住了一两天，师徒三人，便同载酒泛舟，游于颍水之上，终与仇敌相遇，争斗起来。凌氏夫妇，应约斗法，因对方人多，打成平手，正在两不相下，敌党方面，忽然来一劲敌，同时，凌浑好友，玉洞真人岳韫，也飞来相助，将众妖党打败，并还斩了两个妖僧。跟着谈起妹子的事，才知以前因果，别了岳韫，便顺颍水一路寻来。另一面，雪鸿赶到青林庵，见了两位神尼，颇受嘉勉。芬陀大师，随告以昔年雪鸿未入师门以前，那匹白马，现在庵后，以后用他时少，最好为他代觅一个主人，此马忠义刚烈，上次离开旧主，悲愤异常，如非异人收留，为寻主人，几死虎狼之口。此去如其不舍旧主，暂时留用尚可，但不能久，否则，必为此马，惹出事来，人马俱都不利。雪鸿出身武家，此马原是十六岁，随兄行猎，无意之中发现，因是异种，生长在雪山深谷之内，

费了好些心力，才得驯养，马性灵慧，日行千里，善解人意，雪鸿十分珍爱，每次出门，照例骑上，人马同行。后在川边打箭炉，访一女侠，忽遇前生师长，福至心灵，当时拜师，那马恰被所访女友借去，未在身旁，有时还在想念。闻言大喜，先觉马齿已长，未必仍是当年龙驹。

及往庵后一看，那马竟生得比前还要神骏，通身油光水滑，亮若银雪，更无一根杂毛，尤其是那一对天生龙目，红光闪闪，远射数尺，威猛绝伦，因未羁勒，老远望见主人，便奋蹄扬鬣，昂首骄嘶，如飞驰来，到了面前，朝着主人，摇头摆尾，不住欢跳嘶鸣，亲热非常，身上鞍辔鲜明，均非常物。并还斜插着一根长鞭，上面附一字条，取下一看，原来那马，因在女友家中，久候主人不归，终日悲鸣，忽然挣断马缰，飞驰入山，途遇两狼，仗着异种龙驹，未钉马蹄，足有暗钩，力大通灵，竟将两狼踢个半死。

一会，群狼大至，眼看寡不敌众，幸蒙女侠姜雪君，游山路过，将其救走，马仍悲愤不食，雪君乃苏州洞庭山女仙严媖姆，传衣钵的弟子，用法力将其带回山去，向乃师问明经过，赐了一丸灵药，并对马说："主人现已拜师，尚有好些年，才能相见，此时不能前往，如肯由我暂行留养，他年必使你重归故主，否则，将你送往山中，自待时机。"马本聪明，依了前言。雪君飞剑法力，均非寻常，因奉师命，修积外功，不时往来尘世，又见那马，神骏灵巧，善知人意，常骑出游，一晃十余年，这日听师说起，马主人已奉命下山，意欲亲身往访，就便还马，谁知刚到嵩山，便遇一至交，约往办一要事，必须当时起身，只得把马送往青林庵内，交与神尼，告以还马之事。鞍上长鞭，乃雪君用毒龙筋所制，本是一件宝物，连鞍辔一齐奉赠，以致谢意，并说此鞭如当兵器，能刚

能柔，有好些妙用，除注明用法外，并说神交多年，渴欲一见，何时清暇，请往东洞庭一晤等语，字甚娟秀。

雪鸿看完大喜，取鞭一试，果然有好些妙处，正想回庵，探询未来行道之事，芬陀大师忽然走来，说道："本意此马你未必肯舍，果然人马都是如此依恋，你飞剑法术，均已炼成，此数十年中，由你自主，也无须再回山去，今夜我师徒，便分手了。"雪鸿闻言大惊，跪地哭求。大师笑说："此是夙缘定数，数十年光景，弹指即至，如何这等痴法，就算情孽太深，难于摆脱，或以杀孽太重，也只多个两三甲子，终于重返师门，悲苦作什。"雪鸿知道师父，言出必践，只得拭泪应诺，同去庵中，谈到天晚，又传了一道护神灵符，和本门坐禅之法，传完，大师笑说："此是金刚天龙禅法，你此时尚非佛门弟子，因你日后灾难颇多，破例传授，此去务要勉力修为，自有成就。"雪鸿连日听出前路艰危，心生谨畏，加以依恋师恩，二次悲哭，不舍就走。优昙大师，见他可怜，力言你只不犯师规，任何危害，均可无虑。到了紧要关头，将此玉环一擦，三呼优昙，无论相隔多远，我必赶到，未到以前，此宝先现出一圈佛光，将你护住，决可无虑。本来此时还早，因你累生修为，实非容易，杀孽又多，到处皆敌，多此防身法宝，可少好些危害，在外修积，也放心些。"说罢，便将腰间玉环递过。

雪鸿大喜，拜谢领命，到夜辞别，使骑白马，往颍水沿岸寻去。刚到便遇二贼阻路，先没料姜雪君所赠鲛鞭，那等厉害，因听二贼，口出不逊，心中有气，随手两鞭，便全打死。事后想起，师父说我杀孽甚重，先见二贼，是寻常人。法术飞剑，均未使用，本打算用自炼飞针，打伤来贼，擒住之后，见了白朱二人，问明再说，如何怒火头上，连话都未问，

便下杀手，打头一个，还说一时疏忽，如何又打死一个，恩师知道，岂不怪罪，心中生悔，又看出贼党，只有一个会剑术的，决非白朱三人之敌，便不再动手，立马旁观。

一会，凌氏夫妻赶来，因见五姑，有些不满，便把师意告知，五姑看出妹子，对白谷逸，情分深厚，暗忖："这两人情爱纠缠，已历多生，自不能以貌相美丑，转移心志。自己也是修道人，如何犹存世俗之见。"便和妹子，暗中商计，既然前缘注定，必须了此一段因果，莫如回到湘潭老家，索性按照俗礼成婚。雪鸿也因师父原命，此后数十年，专在人间修积，不令被人看破行藏，全和常人一样，非到万不得已，或者远去海外，跋涉蛮荒，最好连遁光飞行，都不要用。等到夫妻缘尽，功行圆满，也到了兵解转世之期，那时重返师门，不消多年，便成正果等语。平日姑嫂情厚，又非常人，也就不作儿女之态。刚刚商定，日内约了白谷逸，到一无人之处，用师赐灵符，回复灵智，和前生的法力，再行商谈，同返原籍成婚。敌党已被主人杀尽，互相见面，略谈几句，白谷逸便邀凌氏兄妹上船，凌浑早听岳韫说过，良缘数定，含笑应诺。宾主六人，连马同去船上，岳雯忙添杯筷，撤去残棋，洗盏更酌。白朱二人，原因夏泛水激，意欲缓缓游去，曾用禁法，不令船行太快，这时嘉宾来会，越发高兴，意欲把船开往河面最宽之处。刚把禁法撤去，凌浑笑说："这里气势，还嫌不够雄旷，水也太浑，日前经过三湘，见洞庭彭蠡一带，水势正大，二兄如有雅兴，由小弟略施小技，连人带船，飞往洞庭，游上一夜，就便明日请贤师徒，同往寒家故居，小聚些日，尊意如何？"白谷逸首先赞好，嵩山二友，患难至交，一向行止与共，朱梅自无话说。

只觉谷逸，自见雪鸿以来，直似变了一人，这还说是食

色天性，见此天人，由不得想要亲近，最奇是，雪鸿仙侠一流，又是佛门高弟，仙骨珊珊，清丽绝尘，宛如明珠出匣，奇花初胎，光彩照人，自然明艳，这等人品，想要嫁人，便是散仙地仙一流，也必容易，怎会对这么一个矮丑瘦小的人，垂青起来，先还说是彼此谈得投机，不似尘俗中人，有什嫌忌，及至坐定之后，男的固是格外殷勤，女的也是十分关切，对于家世出身，为何入山从师，师友何人，甚至日常起居饮食之微，无不殷殷询问，不厌其详，一双秀目，更不时注定在对方身上，男的先似恐人误会，尚自矜持，后见女的，落落大方，始终笑容满面，渐渐免去拘束，由不得越来越亲近，仿佛多年爱侣，久别重逢，并非一见钟情的神态。正自越想越怪，凌浑说完前言，道声献丑，便去船头，踽步而立，左手掐着法诀，朝前一扬，右手宝剑，朝河中一指，往上一挥，立有一股浪头，托住那船，飞涌而起，凭栏外望，只见一片水云，将船拥住，直上云霄，凌虚御风，往西南方飞去。

第三回 银汉驶孤舟人在镜中船真天上 暗云藏大厉惊逢血影喜遇真仙

时已半夜，月明星稀，碧空澄霁，银河渺渺，玉宇无声，虽然天际高寒，因值夏秋之交，船中诸人，多系道术之士，均不觉冷，船过天风疾驰，时见朵云片片，掠舟而过，其去如飞，俯视大地山河，城郭田野，均在足下，培塿蚁垤，仿佛相同，但都被上一层银霜，凭临下界，极目苍穹，四外茫茫，无边无际，均觉夜景空明，气势壮阔。宾主六人，身在舟中，临风对饮，望月谈心，俱都拍掌称快，赞美不止。朱梅为防罡风凛冽，岳雯年幼，吐纳功夫太浅，难耐寒冷，又升起一

片青光，宛如一个玻璃篷罩，将船罩住。谷逸笑道："凌兄天际行舟，设想新奇，难得有此清游快举，正好令其历练，你偏多事。"朱梅冷笑道："白矮子，你知道什么，凌兄一时高兴，水遁催舟，没想到船乃常木所制，防惊俗眼，飞得又高，真要遇见一阵干天吹堕的罡风，这船禁受得住么？"凌浑接口笑答："委实是我粗心，忘了行法护舟，后见诸兄，放出剑光，便未再说，此时将近洞庭，飞得更高，果然不便撤去。"雪鸿笑道："其实无妨，自从船飞起后，因来时恩师严命，不许炫弄，又不便拦诸位的高兴，早在暗中将船护住，连岳贤侄，也经小妹暗护，故未觉冷，如等哥哥和朱兄想起，船行不久，那头一阵罡风便将他吹碎了。"朱梅听出雪鸿口气偏袒，意更关切，既说船一离水，先将岳雯护住，可见船上的人，也全在他法力暗护之下。

沿途只听罡风浩浩，乱云电飞，身上通没一丝寒意，连船头上马鬃，似都未见摇动，心中暗笑，转对白谷逸道："白矮子，福缘不小，否则徒虽无妨，你那船弟，诚心诚意，随你练剑，什么也未教会，先被罡风吹坏，日后拿什么脸面，见他兄长呢？"谷逸累世所种情根，早就自然发动，因见雪鸿，对他十分关切，神情语气，均与别人不同。正当得意之际，忽听朱梅，拿话暗点，双方友情太深，又喜滑稽，说笑已惯，恐话不受听，引起误会，接口骂道："你莫把我矮子矮子的。仿佛长得矮，是我短处。当我二人订交之时，曾说，我们性情举止，多半相同，此后又是死生患难，仙凡荣辱，均在一起，可惜美中不足，形貌如再长得一样，岂不更妙。自来一句戏言，往往变为真事。我又矮又丑，想变成你这样翩翩少年，自是无望，由美变丑，却是容易，你常拿我取笑，以前又说过那样的话，留神报应，变得和我一样，却打嘴呢。"

朱梅见他说时，面有愤容，再见雪鸿，神色自如，一任自己取笑，丝毫不以为意，看出男的，早入情网，女的也非无意。正想借着嘲笑，试探二人心意，猛瞥见左侧空中，有一大团云雾，云层甚厚，浮悬不动，先未留意，等到船快经过，忽然发现一些散云，被天风吹动，正由左侧飞过，疾如奔马，有的还被风吹散，由大化小，转眼消逝。那大云团，仍似一座云山，矗立空中，不特未见移动，那么猛烈的天风，竟会丝毫不曾变样。众人这时，虽然学道年浅，到底不是外行，料知里面，必有玄虚。雪鸿首先失惊道："那云奇怪，十九有人，在内斗法，此船虽经行法掩蔽，由下方仰望，一片白云，自看不出船和人影。因是前生所习禁法，并非恩师佛门传授，遇见比我们法力高的，便瞒不住，正人相遇，不过笑话两句，如遇左道中人，必来生事，那云相隔，至多一二十里，我们最好就此降落，免得惹事如何。"

话未说完，先是一道殷红如血，长只丈许的光华，急切间，也分不出是邪是正，由云团中，电射而出。本是往东，已飞出数十里远近，忽又掉转，迳朝众人这面飞来。这一来一去，不过霎眼之间，连说话的功夫，都来不及。端的神速异常，众人从未见过。心疑不妙，方自暗中戒备。紧跟着，眼前微微光影一闪，船上本有一片青光笼罩，里外通明，自从光影一闪，只觉血光，无故失踪，船也停住。再定睛一看，上下四外，一片青濛濛，仿佛被无量青色光炁包没，什么也看不见，上空星月，和快要飞近的下方湖光山色，全数不见。舟中诸人，也似乎受了法力禁制，行动不得。

心方惊疑，就这前后转眼之间，忽听耳旁有人说道："你们不必惊慌，虽有妖人为难，有我在此，决可无事，只是不可妄动。少时，便送你们下降，不久当有遇合。"众人闻声，

却不见人，料是遇见前辈仙人，因有妖邪来犯，特意解救，忙即请问仙长姓名，可否赐见，何人无故为难，随听答道："此是我不肖师弟邓隐今夜在此害人，被我赶来将其惊走。因见你们飞船夜游，自恃飞遁神速，意欲就便擒往西昆仑去，我只下手稍迟便无幸理。此人兼有正邪两家之长，新从魔女，得到一部血神经，到处背人祭炼，均为我所阻未得如愿，法力甚高，你们决非其敌，今日不合被他发现，定放不过。少时事完下降，乘他新败，尚未复原的七日之内，凌氏夫妻速往雪山，寻你师长巨山道友。白谷逸、凌雪鸿，七世情缘，今方如愿，本月之内，必须成婚，岳雯不妨带上。到第六日，我往恒山紫盖峰旁水帘洞相待。在我未到以前，许还有事，朱梅也有遇合，可以同行。我面有长眉极易辨认，此外却须留意。当我未到以前，可用这六座旗门作一圈，掷向地上，人藏其内，无论遇见何事，千万不可走开。否则，能出而不能入，休想回去，如被天都明河二老看中，收为弟子，固是福缘不浅。否则，一个不巧，被邓隐行法窥破，跟踪赶来，凶多吉少，就算我能够找到，受他夫妇魔法愚弄，必吃大亏。"随见面前，五色霞光一闪，桌上立时现出六座薄如蝉翼，长只七寸的旗门，拿起一看，内中云烟变灭，光焰隐隐，闪动不停，知是异宝奇珍，惊喜交集。再问，便无回应。

正在向空叩谢，不知怎的，微一迷忽，各自睡去。隔了些时，耳听岳雯急喊师父，方同惊醒一看，天已大亮，船落水中。凌浑认出左面衡山高矗，船落湘水之上，正沿着湘江左岸，缓缓前驶。除旗门外，桌上还多了一封柬帖，大意是说，务照昨夜所说行事，凌氏夫妻起身，更非早不可，否则，难免与对头相遇，不可自恃等语；白朱师徒三人，和凌雪鸿，暂时无妨，第六日午后便是难关，自己能否期前赶到，尚不

可知，事本凶险，无奈非此一举，不能转祸为福；朱梅如将当日遇合错过，更是可惜等语；到时，可将旗门，如法施为，将第三座旗门，对准水帘洞，六门之中，只此晦门，可以出入，余均能出而不能入，千万记住等语。六人看完，均甚惊奇，凌浑因知师父巨山真人，雪山坐关以前曾有第十三年当开关一次，只有个把时辰，因其日期难定，如今守候，又有许多弊害，否则，如能按时入见，彼此均有大益等语。

此事绝秘，师父说完，便令下山修积，洞门也自封闭，并未泄漏，对方如何得知，道行法力与行辈之高，可想而知。哪敢怠慢，看完，向空拜谢，匆匆辞别，朝妹子嘱咐了几句，先行飞走。谷逸看出仙人柬帖，似说自己与雪鸿有累世情缘，虽对雪鸿万分爱好，因在平日，一心向道，从无燕婉之思，又觉对方佛门弟子，法力甚高。自己生得又矮又丑，先前不过一时投机，怎会垂青到我，事出意外，反到呆住，也说不出是惊是喜。正自心乱，低头寻思，猛一抬头，朱梅、岳雯，已往船头，对坐下棋。耳听雪鸿低语道："我二人才隔一世，前因便忘却了么？"闻言惊顾，雪鸿正立身后，嫣然凝睇，注定自己，眉梢眼角，隐蕴深情，玉立亭亭，风华艳绝。心方一荡，忙自镇摄，恭容答道："我蒙雪妹一见知己，刻骨铭肌，不必说了。昨夜救护我们出险，今早留柬指点的那位仙长所说，好似彼此遇合，并非偶然，自恨愚蒙，夙因尽昧。贤妹不是世俗儿女，既出此言，必已洞悉本原，恕我冒昧，不知可能指示么？"雪鸿面上一红，微笑答道："因你转劫以前，为仇人所害，所中邪毒既重，又因过去诸生，多受艰危，苦痛万分，自将灵机禁闭，欲等今生成道之后再行相见，故此前生之事全都茫然，有好些话，我也难为详言，所幸来时，恩师赐有一道灵符，只消佛光一照，便明本来。先想一二日内

遇便施为，后想，我虽不是俗女，同行终觉不便，现将师傅灵符，取出一试，等你明白，再说如何。”谷逸大喜谢诺。雪鸿见船行湘江隐僻之处，两岸荒郊山野，四无人家。

随取灵符，如法施为，一片金霞，罩向谷逸头上，一个寒噤打过，当时明白过来，回忆前生，心如刀割，朝着雪鸿呆看了一看，扑上前去，想要抱头痛哭，忽又缩退回去。雪鸿也是伤心过度，眼含痛泪，刚把双手举起，待要迎上，见他缩退，近前悄问道：“你嫌我么？”谷逸一把拉住雪鸿玉手，凄然说道：“你我深情热爱，岂止地老天荒，只为想起一件心事，此时此地，难于明言，欲等紫盖峰事完之后和你商计。朱贤弟是我唯一好友，这等喜事，必须使其知道。”

说完，正要呼唤，朱梅旁观者清，早看出二人神情有异，再见仙柬，越发明白了多半，故意借着和岳雯下棋，以便男女双方倾吐心事。闻言便和岳雯走进，谷逸便把以前诸生经历说了大概，并令岳雯，改去称谓。朱梅听完大喜，再三道贺．笑问何日成婚，谷逸笑道：“我和雪妹，本非尘世夫妻。今生变形易貌，便恐误他而起，适经佛光一照，好似长了一点智慧．此事我还有个打算，且等躲过紫盖峰这场灾难再说。还有师父在日曾提起过一位前辈仙长，名叫长眉真人，道法高深至于不可思议，对人又极和厚慈祥．已是天仙一流。并说这位老前辈，生具异相，两道长眉，下垂过眼，极容易认，再三命我留意。去年尸解以前，又曾说我二人，得他传授．尚难深造．将来各有遇合，应在今秋。你也在旁，当还记得。这位道长，自称面有长眉，如是这位老前辈，岂非旷世仙缘，我看紫盖峰之行，固是扶持后进。今日船泊湘江、又在衡山之下，也必有什深意在内，依我之见，虽说邓隐法力虽高，看语意至少也要第六日才到，反正无事，何不先往衡山诸峰一

游，就便观查形势，你看如何？”岳雯笑问：“弟子自然随侍，船交何人？”朱梅笑道：“果是仙缘遇合，从此入山，少说也修炼个一二十年，莫非还带船去不成，连条船都舍不得，还修道么。”谷逸笑道：“梅弟你真老实，这猴儿巴不得跟去，因知此行情势凶险，恐我不带，故意如此说法，你当是真的么。”岳雯恭答：“弟子怎敢取巧，实为事在六日之后，师父师叔，均是好量。”还待往下说时，雪鸿插口笑道：“这个你不必忧虑，还有这匹马呢，此事由我安排，你师徒三人，上岸去罢。”岳雯笑道：“弟子先将此马带走如何？”雪鸿见马低嘶，意似不愿，嗔道：“我将此船送交一人就来，当是又丢掉你么，他是我们门人，路上如要骑时，不可倔强。”马才点头，雪鸿随对白朱二人道：“这里离故乡近，恰遇顺风，稍为行法，片时便到，我意欲将船送往家中，就便看望二三亲族，往返不过半日，你们三人可将舟中饮食带些前去，在祝融紫盖两峰等候，日落以前，我必赶到。”谷逸见雪鸿连在舟中吃完上路俱都不肯，深知爱妻性情，拦决不听，只得劝道：“仙人命我们同路，你偏独行，与其这样，还不如我们同去你湘潭家中一行呢？”雪鸿笑道：“你还是前生脾气，我因离乡十余年，久未省墓，侄男女多已成长，早欲往看，未得其便，便我二人婚事，虽有兄长作主，也应禀告先灵，借此回家一行，你去作什？仙机难测，稍纵即逝，船泊衡山脚下，必有用意，不可错过，你们先去山中游玩，随时留心试他一试，我随后就到。共总大半日的光阴，也舍不得离开，早知如此，我也不用灵符，回复你的灵智了。”

谷逸深知爱妻性刚，说到必做，见朱岳二人，已先带马上岸，只得别了雪鸿，纵上岸去，走了几步，回头一看，雪鸿正朝自己，含笑点首。江面甚宽，湘江水碧，野渡无人。船

泊浅岸柳阴之下，形制精雅，酒炉茶灶，茗碗棋枰，杯觞罗列。再立着一个白衣美人，与四周树影岚光，交相辉映，缟衣如雪，仙袂飘飘，宛如天然图画，而画中人的丰神容态，又非笔墨所能描写。方自呆看，不舍离去。雪鸿忽似有什警觉，扬手一挥，一片淡微微的金光，在朝阳光下一闪，船便隐去。再往上流头一看，原来远远现出三五点帆影，正由天水相涵之处出现，顺着浩荡碧波缓缓驶来。江上波涛滚滚，阳光照将上去，闪动起万片金鳞，江宽浪急，壮丽无俦。还待看将下去，忽听朱梅笑呼矮兄还不走么，回顾二人，已回身相待，忙同赶上。所行乃是后山僻径，本非入山正路。白谷逸见岳雯爱极那马，不时采些野果，喂与马吃，前面山形，又极高峻，便令岳雯骑马绕往前山，或是另觅易走途径入山，以免上下不易。岳雯巴不得能够骑马，当下约定，先在祝融峰下相会。

马也不再倔强，其行如飞，往前疾驶。岳雯初骑这等通灵龙驹，高兴非常，又见昨夜打贼的长鞭绕成一圈，只剩数寸长鞭柄挂在马上。因听雪鸿说过此鞭妙用，越发胆壮，暗忖有此宝鞭，便遇山中虎狼，也无危害，师父不愿在此六日之内被人发现行藏，改走小路。我由前山正路进去，即便师父走得快，照此飞驰，也必先到。心正寻思，马已绕向近山一座大村镇中。赶路心急，马又绝尘而驰，晃眼穿过。岳雯人地生疏，因白朱二人，以前来过多次，只照师父所说途向，望着日影，环山驰去。后见沿途大小村镇接连不断，有的还可绕村而过。有的却当正路，非过不可。因其马大人小，跑得太快，所过之处，村众惊呼喧哗，诧为奇事，纷纷指说。心中不耐，暗忖南岳烧香人多，村镇之中已如此大惊小怪，如走朝山正路，被人指说，还在其次，一不留神，伤人怎好。因

在途中，越过两处溪涧，一片断崖，那马上下飞越，如履平地。知道马蹄有钩，长于山行，偶一眼瞥见左侧一条山径，似可深入，便把马头一掉，朝那谷中驶去。谷势向外倾斜，原是山洪出口，常受激流冲涮，地甚清洁，直达衡山深处。二十多里，向无人家，山洪说来就来，并不限于天色晴雨。岳雯自然不知，一见有路，便飞驰进去，入谷以后，见两面危崖壁立，所有石土均作红色，稍低坡陀上，多是水蚀之痕，形如锯齿，残缺不完，地上却干净得和洗过一样，正走之间，忽见那马，昂首长嘶，不住闻嗅，偏头微望，仿佛有什感觉，跑得比前更快，心方奇怪，遥闻轰轰之声，远远传来，先未留意，那条山谷，原是衡山发水时，各处溪流的总汇。后半歧径甚多，犬牙交错，岳雯信马急驰。方恐把路走岔，先闻轰轰之声又起，刚辨出那是水响，马已到了前面转角之上，歧径共是大小四条，形如人手，内有一条最为险仄，恐山路不好走。

正想挑选内中一条较为平整的坡径往上驰去，忽听有人急喊救命，定睛四顾并无人影，来路似在那条崎岖小径之内。暗忖出家人原重修积，断无见死不救之理，这等哭喊，必定遇见蛇虎之类，还是救人要紧。心念一动，便朝小路驰去。原意路必难走，前途如不能过，便舍马步行，救人之后，再回骑马，绕走原路。谁知这四条路，只这小径，不是水道，这一救人，反倒免却一场惊恐，并且小径前半段，看似崎岖，到了中段，略一转折，便可走上平路，只是途径弯环，绕远得多。跑了一段，耳听水声越近，已然响到马后来路，因被小崖挡住，救人之心又切，也未回马查看，那马起初本是边走边叫，神情浮燥，改路以后，便复常态。岳雯不知马性通灵，早已闻出水气，向其报警，见他绕行险径之中，又快又稳，有

时途径只剩一面，宽只二尺，下临绝涧，还有断缺之处，均是一跃而过，轻快非常，笑问道："师母说你通灵，方才有人哭喊求救，你当听见，可能带我寻去么?"

话未说完，目光到处，瞥见前面断崖之上，一石突出，广约丈许，上面卧着一个脚穿草鞋，衣已敝旧的老年道人，身旁树上盘着一条似蟒非蟒，独角红鳞，长约丈许的怪物，知是一条毒蟒，方才求救的定这老道人无疑。不是中了蟒毒，便被吓死，本就激动义愤，再见道人仰卧地上，好似气还未断，正待取出兵器，下马查看，那马跑得正急，忽似受惊，倒退回来，想要转身逃去，见勒不住，知其怕蟒，忙道："有我在此，你不要怕，只是不可走远。"随说，人已纵落，因马退甚快，已离那崖二三十丈，忙取兵刃暗器，随手摘下鞍上长鞭，打开活结。刚一举步，猛觉衣襟被马咬住不放，暗忖那蟒又粗又大，口似血盆，果然厉害，难怪此马害怕，便对马道："你不要拉我，救人要紧，我有这条鞭，怕他作什，快些张口，放我前去，再不放，我要拿鞭打你了。"那马好似无奈，将口松开。岳雯更不回顾，飞步往前赶去。仗着天生异禀，力大身轻，从小练就幼功，根扎得好，近年连经高明指点传授，朱梅又把昔年防身利器双头腾蛇刺，连暗器一起传授，本领颇高，天性义侠。

到了崖前，便往上跑，本意援往突石之上，相好地势，先发暗器，打瞎蟒目，再作计较，哪知崖势曲折，人在下面，没有看清，及至往上一探身，正是道人所卧石崖侧面，也是一片平崖。瞥见那蟒仍盘树上，凶睛睒睒，注定道人头脸，电炬也似，血口张处，不见长信吐吞，却有一圈接一圈的紫色毒气，连串喷出。道人似没有死，仿佛装死神气，想起师父常说，好些猛恶东西，多不喜吃死物，遇时装死，可以脱难，

但不能久，只被看破，仍无生理。此蟒身粗如碗，想必厉害，何不乘其张口喷毒之际，用连珠手法打他头颈双目。

便将左手持鞭，右手一扬，接连五粒钢丸朝蟒打去。那蟒盘据树上，见了人来，神态自若，本无异状，经此一来，立时激怒，身形暴涨好几倍，猛张血口，朝人冲来。岳雯见那五粒钢丸，明似打中，不知怎的，毫未受伤，反倒迎面攻来，身子竟比先前长大了好几倍，宛如朱虹飞射，其疾如电，猛恶非常，知难抵御，慌不迭顺着原路便往下纵，因听头上呼呼风生，料知蟒已追近，情急之下，回手一鞭，往上撩去，百忙中，猛觉手中一紧，虎口生疼，鞭梢似被蟒咬紧，再也拿他不住。同时，微闻有人哼了一声，身已落到崖下，惊顾上面，一条巨大红影，带着那鞭，往后倒退，一闪不见，这才知道厉害，且喜不曾穷追。跑出不远，惊魂乍定，忽想起所失钢丸，已是可惜，那鞭更是师母心爱宝物，为看重我，连马一齐交管，就此失去，何颜见人。尤其那道人，本可诈死脱难，被我将蟒激怒，定必凶多吉少，论情理也不能置身事外，将来山中修炼，不知要遇多少艰难危害，稍遇凶险，这等害怕，还修什道。师父原因自己向道坚诚，百死不辞，才肯收留，这样回去，也与平日心志不符，死生定命。假如那蟒追来，斗他不过，还不是死。想到这里，心胆立壮，便将师父赐时曾有严命，非到万分凶险不许妄用的三才坎离钉取出，左手握剑，再将右手袖口暗藏的腾蛇刺，准备停当，重又上前，这次相准地形，不似先前冒失，又准备和蟒拚命。好歹也将道人救走，把鞭夺回。

特意冒险，先贴崖脚，绕到前崖，离那平崖五六尺的所在，窥探好上面形势，想好退路和下手之法，冷不防双手齐施，突然发难，杀蟒救人，哪知屏气凝神，小心戒备，好容

易一步一步，顺着崖脚坡道，轻轻攀援到了平崖之下，探头一看，好生惊奇，原来那条红鳞独角发威时长达四五丈的怪蟒，已不知去向，事前也未听见一点声影。

道人却仍仰卧石上，双眼微张，仿佛受惊初醒，神志失常，疲乏不堪之状。最可喜是，那条宝鞭落在树下，并未被蟒带走，连忙拾起。近前一看，道人年约四五十岁，貌相清癯，眉毛甚长，稀疏疏垂过眼角，颔下一部长须，根根见肉，衬得人更秀气。笑问道长受惊了么，连问数声，道人方强挣着答道："乖娃儿，那怪物十分猛恶，常人如何能够打他，幸而还有管头，否则，岂不送命。此非善地，今日后山洪水暴发，有三个采药人，因贪两本珍药，为水所困，危险万分，就在你的来路第二条山沟以内，我想救他，又走不动，我看你年纪虽小，倒也胆大多力，你肯扶我去么。"岳雯见道人未死，鞭又失而复得，喜出望外，也未寻思，道人蟒口余生，惊魂乍定，连路都走不动，如何去往水中救人，脱口笑答："老道长好心，弟子情愿效劳，崖下有马，请骑了同去如何？"道人怒道："你这娃儿，不扶我便罢，如何偷懒？我生平从不骑马，你不知道么。"岳雯虽觉道人，强傲无理，心想年老人，多有火气，也许方才惊恐太过，神志失常，何必与他一般见识。又见老道人说完气话，累得直喘，心更不忍，忙陪笑道："弟子不知道长不喜骑马，还望原谅，刚醒不宜生气，扶去就是。"

说罢，伸手便扶，初意自己力大，不过吃了人小的亏，否则，抱也把他抱走，哪知道人身材长瘦，四肢无力，左手拉着岳雯左手，右手按在岳雯头上，半背半扶，往下走去，崖那面虽是一片斜坡，上下不过一两丈，道人走起路来，偏是东倒西歪，忽左忽右，两下高矮相差，用力不匀。岳雯人又忠实纯厚，恐其倾跌，虽在随时留心，道人仍是摇摇欲倒，胆

子又小，稍为歪滑，必怪粗心大意，恶声相向，最难受是，道人指爪，又瘦又长，紧按头上，只一受惊，便被抓得生疼。岳雯先也不耐，后见道人累得喘不上气，心想救人救彻，量大福大，当初拜师，也曾受到好些折磨，全仗毅力坚忍，才得如愿。固然，这道人见条蟒都吓死，不是异人一流，借此磨练心志，也是好的。岳雯也是福至心灵，念头一转，便不再以为意。费了好些心力，累出一身热汗，还受了不少的气，好容易挨到崖下，遥望那马正由前面跑来。道人笑说："马来你就省力了。"随用一手，挟着马头。岳雯知那马，外人不能近身，恐其受伤，忙道："道长，这马抱不得。"道人已一手抱马，一手扶人，往前走去，马竟不曾倔强，反朝道人低声嘶鸣，态甚亲热。心方奇怪，猛一抬头，瞥见道人嘴皮微动，马头侧伸，似在听话神气，心中一动，便留了神，故意问道："方才道长曾说，采药人形势危急，走得这慢能赶上么？"道人气道："娃儿家，知道什么，你听前面水声，不就到了么。"岳雯早听出水声轰轰，四山齐起回应，闻言朝前一看，已离转角不远。暗忖，这条路上，还有好些转角歧径，如何未见，便离先前路口不远，心又一动。

这时，水声越发震耳，等转过崖去一看，不禁吓了一大跳。原来当地，乃三条山洪聚会之处，洪水由后山深处，带了沿途泉流，挟着雷霆万钧之势，澎湃奔腾而来，远望过去，宛如三条极大的银龙，顺着谷径斜坡，向下飞泻，到了会合之处，互相激撞起千层水烟，再往下滚泻，途沿又有不少峰崖怪石，洪水受阻，有的激成大小水柱，有的卷起好些急漩，喷雪飞珠，高涌数丈，途中山石林木，被水冲断，顺流而下的不知多少，中间更挟着大量泥沙，急漩恶浪，滚滚翻花，宛如万马奔腾，密雷聚哄，声势已极骇人，时闻崩崖坠石之声。

跟着，便见房屋般大的断裂崖石，由上流头随水滚落，轰隆砰訇，山摇地动，所过之处，水浪高涌如山，越发使人目眩心惊，震耳欲聋。眼睛一花，仿佛连人带山，都要随流卷去。

再顺道人手指处一看，侧面一条宽约三四丈的崖沟里面，果有老少三人，被困水中，内中一人似已淹死，被人救起，正在控水。原来别的水道均是石崖。独这一条石土夹杂，常年受那山洪冲涮，上面土崖，仍是原样，崖脚一带泥土，早被洪水冲涮出两条深凹。年月一多，越涮越深，底部被水淘空，最深处崖凹，竟达三四丈，高也两丈，上载重量石土自难支持。平时便有大片山崖突然崩坠。这时，再经洪水猛冲，那没有石骨支持之处，一受震撼，整片崩坠，落向水中，先激溅起数丈高的浪花，水路自然受阻，势更猛恶，晃眼又被冲开，由小而大，化为浊流，一路激漩，往下飞泻。等把这堆石土冲开，上流水势，受此阻挡，无形中加了好些猛力。这两面土崖相继崩塌，不止一处，于是水势越来越猛，骇浪如山，浊流奔腾，比另两条山洪，更显惊人。那三个采药人，好似骤遇洪水冲到当地，先抱着一株断桩，急切间无处可避。见树旁崖凹有一土堆，勉强援纵过去，忘了上面土崖前伸，往下一塌，人便埋葬在内。这时，水高两丈，离那土堆不过尺许，离顶又只三四尺，无法起立，先还拼命呼救。后来看出，除却熬到水退，休说无人经过，就有人来，也无法援手。本在相对悲泣，及见二人一马走来，明知无望，又生希冀，跪在土堆之上，哑声哭喊，内一少年更顺土堆边缘走往崖口，战兢兢扶着那株断树，悲声哭喊，道爷相公，只求救我爹爹一命。话未说完，一个浪头打来，漫身而过，连人带树一齐被水卷去。

岳雯见状大惊，喊声不好，自恃从小喜欢游水，颇通水

性，也没顾和道人说话，瞥见浪花落处树已连根拔起，随流而来，水中似有人影一闪。知道那树冲到合流之处，吃上流石土一冲，少年必无生理，心急救人，一个猛子，便往水中刺去。方觉水力奇大，与平日不同，中有污泥，腥秽难闻，心中发慌，依旧奋力逆流上驶，想将那人救下。总算凑巧，树身粗大，根须更多，其行较缓，不似别的小树，晃眼驶过。快要近身，树旁浪花和山一样，猛想起水中救人，最是危险，一个不巧，连救他的人也被带累。心正着急，微闻身后马嘶，回头一看，马已随后跟来，踏波而行，并未沉水，心中惊喜。见少年紧抱树身，已快淹死，既要救人，又恐人马被树撞上，更恐少年昏迷中死力将树抱住，无法分开，一个不巧，连自己也要受害。仗着马能逆流踏波，连忙一把将少年抓住，足登树身，喝一声起，初意少年已死，定必紧抓不放，谁知手才一伸，便容容易易，提了起来。紧跟着，上流头又是一个浪头打到，水力更猛，再也禁受不住，方想要糟，回手一把，抓住马鬃，浪已排山也似，随着树旁急漩横涌过来，恰将断树冲向对岸，人马也被浪头打回原处，就势一跃，便到岸上。

道人连声夸好，随命岳雯往救崖凹二人。岳雯见道人词色甚傲，因水力太猛，虽然有些胆怯，继一想，我会水性，至多随流冲走。出口一带又颇曲折，只要胆大心细，看准地势，水中断石并非不能避免，方才被浪头打回原处，便是明证，况有此马相助，怕他何来。闻言应诺，正待纵马入水，忽听道人喝道："你怕难么，只许人去，马快回来，对面土崖将塌，马怎去得。"岳雯见马本来要走，闻言竟自立定不动，口中连嘶，不住昂头，意似催走，心又一动，再一回顾，道人脸上似正将头微点，口角上微露出一丝笑意。猛想起昨夜众人遇救，和今朝留柬的仙长，师父说是长眉真人，生有两道长眉。

这位道长，不但具有长眉异相，回忆言行动作俱都可疑。尤其那条怪蟒，能大能小，何等猛恶厉害，守伺在旁，并未伤他，忽然失踪；此马何等烈性，师母曾说，外人万难近身，竟听他话，好似熟人一般，岂非怪事，莫非真个仙缘遇合，有意相试，不可错过。

念头一转，恭答弟子遵命，刚往水中窜去，忽听身后笑道："孺子可教，无须去了。"二次回头一看，对崖两人，已伏在道人身前，淹死少年，也自回生。道人不令岳雯开口，先向采药人问道："现在信我的话么。"三人连呼："小人该死，道爷恕罪！"原来三人先与道人相遇，说他面有晦色，最好回家，三人却因谷中崖壁上发现两本珍药，受人之托前往采取，不特不听，反说道人妖言惑众，意欲动武。果然遇见山洪，几乎送命，在崖凹中，受了好些时活罪，九死一生，末了仍仗道人法力，救其出险。连岳雯也是仙法暗助，否则，那猛烈的山洪，如何禁受得住。三人只先少年是岳雯水中救起，下余二人，困在崖凹之内，见崖壁受了洪水冲荡，上面泥土整块崩落，正在心惊胆寒，回醒的一个，望见道人立在对面谷口，想起前事当时醒悟，忙即拜跪求救，猛觉身形一晃，似被大力吸紧，心神一迷，人便到了对崖。他那儿子，恰在此时醒转，俱把道人，认作神仙，跪拜求恕，并谢救命之恩。道人笑说："世上哪有神仙，连我的命还是这娃儿救的呢，不信你问。方才你儿子附在断树上面，落水淹死，这娃儿不知那里来的，水性甚好，肯听我话，带着一匹好马，胆子更大，刚把你的儿子救起，你们已吓昏过去，被水冲来，折向岸上，我连路都走不动，如何救人。"话未说完，对面三四丈高一片土崖，已崩塌下来。采药人闻言，仍是将信将疑，改朝岳雯拜谢。岳雯知仙人不肯显露行藏，只得设词答道："我虽幼童，

素来不说假话，因往山中寻人，走错了路，途遇这位老道长，不知何故卧地不起，命我扶来此地，救三位出险，才得知道，否则，人地生疏，路都不识，怎能效劳呢。”岳雯原因前一人，还可说是自己所救，后两人连怎么过来的都未看出，为恐道人不快，故意这等答法。采药人见岳雯和那白马，都是周身水泥污湿，年纪虽轻，人甚精神，不由不信，忙问小恩人贵姓，因何至此。岳雯还未答话，道人已向岳雯道：“你这娃儿，孤身骑马游山，又不认路，如今闹得周身水湿，还不找个地方洗去。”岳雯会意，忙答：“弟子本意也是如此，请老道长上马如何？”道人怒道：“你这娃儿，怎没耳性，不是早和你说过，我向不骑马么，你走你的，管我做什，你那两个大人还在前途等你一同吃饭呢。”岳雯闻言，猛想起随带食物，除酒以外全在马上，忙即回顾，尚幸不曾污湿，时已不早，师父早起还未吃过东西，不能再延，心想所遇就是长眉真人，师恩深厚，断无见异思迁之理，且喜奉命惟谨，不曾失礼，对方如有深意，早晚必能相遇，何况第六日紫盖峰还来赴约，是否长眉真人，问过师父，必知细底，只是心仍恋恋。

正想凑近身前，请问姓名来历，忽听耳旁低声笑道：“你这娃儿甚好，我便是你所料那人，当着俗人，不便详言，你师长现在祝融峰下，代我转告，你们今晚可宿在水帘洞内，你由小路顺着谷径第三条路口左折，便上正路。如想背人，可由青屏嶂后小径侧走，便可直达祝融峰下，出谷以前，高崖之下有一水潭，可将泥污洗净，自然会干，不要当人礼拜，即速去罢。”岳雯闻言，惊喜过望，平素恭谨，仍想礼别，因见道人面现怒容，只得暗中祝告！弟子遵命，敬求真人今夜光降，感谢不尽。”祝罢，不听回应，转对采药人道：“我从小习武，略知水性，虽帮你一个小忙，事出无心，闹了一身水

泥，如被师长知道，就许责罚，不必多问，我要走了。”

说罢，骑上马背，仍顺小路，往前驰去，寻到水潭，将马背上包裹粮袋取下。本意人马同入水中洗涤，觉着衣履已干，心想衣服被风吹干，鞋已湿透如何干得这快，心中奇怪，脱下一看，全是好好的，和初上身时一样，更无半点泥污之痕，知是真人仙法妙用。本来要走，暗忖真人既将我泥污去净，又叫我洗涤做什。越想越奇怪，细一查看，当地原是后山高处，潭在一座峰崖之下，峰形甚奇，形如一鸟张翼，潭水清深，可以见底，大仅两丈方圆，靠峰一面黑黝黝的，似朝峰脚凹进，别无异处。四顾无人，野草甚深，见马未染污泥，意欲赤身入潭，照真人之言，略洗即去。

夏天衣服，穿脱容易，又精水性，入水以后，觉着那水又清又凉，一时兴起，把头一低，一个猛子，朝下扎去，想要试探潭有多深。谁知潭水太清，上面看去至多三四丈，实则深达十丈以上，如换旁人，早已出水。岳雯天性刚毅，想到必做，两次不曾到底，反更固执，决计探看潭水到底多深，仗着止水，除清冷彻骨而外，水力不大，又以全力，朝下猛冲，竟然如愿。人和水蛇也似，脚上头下，正往下冲，眼看离底不远，猛瞥见壁凹里面，盘着一条红影，定睛一看，正是前见红鳞怪蟒，做一圈蟠在潭底凹进之处，将头昂起，目射凶光，似要作势，迎面窜来。心想蟒在陆地之上已是那等厉害，现在水中更难抵敌，不禁大惊，忙即掉头向上。无如下降之势太猛，多高水性，也敌不住水生之物，况是通灵精怪，身子还未拨转，就这霎眼之间，蟒已由身旁驶过，但未伤人，只拦在上面。将退路阻住，张开血盆大口，不住喷水发威。二次相遇，更觉长大狞恶，看去怕人。岳雯兵刃暗器均在上面，连命都没法拼，先甚惊惶，自料必死，慌不迭重

又退下。那蟒只是盘空不动，也未来追。猛一转念，初遇长眉真人时，蟒便在旁，后被激怒追来，微闻有人，哼了一声，由此不见。真人命来潭中洗涤，又遇此蟒，如非内含深意，照此狞恶神态，只一张口必被吞入腹内，怎么不动，其中必有原因，难道水底还有什奇遇不成。再朝前细看，那蟒看去长大猛恶，只初见时那一窜，猛恶无比，今则神态甚是驯善，并无伤人之意，渐渐心定，率性往潭底崖凹中驶去。

上面天光不能下照，景色昏暗，也未看出内里景物。为了信仰真人心盛，断定不会遇什凶险，冒冒失失往里穿进。初意内里必深是个水洞，谁知竟是空的，只靠进洞口，潭水壁立若墙，一进洞内，四壁全空，地面光明如镜，只洞顶上，悬着许多大小钟乳，映着外面水光，霞辉闪闪，奇丽非常，比洞口高出好几丈。先在外面不曾看出，进时原以全身之力，踹水而入，势子太猛，一下扑空，洞口水墙被人冲破，溅了满地水迹，人也窜出两丈多远。眼看跌向地上，骤出意外，头下脚上，急切间无法收势，自知不妙，方喊得一声哎呀，忙伸双手，想要撑地，免受重伤将头撞破。猛觉迎面飞来一片光华，软绵绵的。挡了一挡，立时就势翻转落向地上。

惊魂乍定，正待查看，忽听对面壁中有一少女说道："师父叫我们交人东西，你看来人这等神气，我们如何见他。"另一少女笑说："这位小师兄，此时至多不过十二三岁，论年纪，单你就比他大两倍，一个未成年的幼童，有什相干，你既不愿，我用宝光把他遮住如何？"岳雯闻言，料知对方必是水中隐居的女仙门下，深悔方才下时未照真人所说连衣洗涤，自惭形秽，连忙跪伏地上，说道："弟子现奉长眉真人之命而来，事前只令洗去泥污，未曾明示，以致失礼，望乞恕罪，容弟子上去换了衣服再来拜见，感谢不尽。"话未说完，又是一片

金霞，迎面飞来。跟着，对面洞门开处，走出两个道装少女，回顾身上已被一片金云包没。

方要叩拜，年长的一个，已先摇手请起，笑道："岳师兄，你我平辈，无须多礼，此是衡山白雀洞底层水洞，家师罗紫烟与令师夫妇，三生旧友，别已多年，前见怪物乃是一条毒龙，被家师无意之中收来，把守水洞，以防左道妖邪，盗取洞中灵药，此龙修炼多年，变化通灵，自知天赋恶质，虽在家师门下，恶根不净，早晚仍要遭劫，再四哭求。日前家师闻说长眉真人近在三湘行道，费了好些心力，寻见真人，跪求两次，才蒙恩允，约定今日中午，在前面崖石之上，先把他口中五十九枚毒牙拔去，再等数日，为他去那恶根。真人行道，一向隐秘，事前原有仙法掩蔽，因见小师兄走来，意欲试你心志，借着有人求救，引往相见，师弟误认真人为蟒所困，连发暗器，那蟒刚拔毒牙，全身酸痛，本在难受，立被触怒，本意也不敢违家师戒条，只想吓你一跳出气。真人却说他禀性难移，意欲还他毒牙，听其自生自灭，此龙早有警兆，自知大难将临，除却真人，谁也不能解救，再四哀求。真人说，小师兄乃他未来徒孙，此子外和内刚，忠诚疾恶，方才将他得罪，如不早为化解，将来必死他的金鳞剑下，本来我可不管，姑念诚求，他曾为你受惊坠崖，几乎受伤，将来又是化怨为德、助你脱难的恩人，也须有个报酬。"

第四回　潭水碧如油玉钥金环呈宝相　桃花红似焰兰珠芝果发奇香

"你主人水洞地底有一藏珍，乃是一把金钥匙和两枚玉环，别人拿去均无用处，你可设法取出，送与此子，我再赐

你一粒灵丹，急速回洞见你主人，自会助你成功。毒龙归告，家师日前早知此事，因这两件藏珍，深居泉眼之下，东西不大，又无宝光上映，家师居此多年，还是日前才听真人说起，只知另有一处宝库，乃前古仙人所留，非此二宝，不能开放，详情仍是不知。此潭泉眼又深又细，为数不下千百，毒龙深入取宝，任情变化，泉眼必为所毁，发生水灾，必须先照真人日前所说，用法宝查看好了藏珍之处，再用仙法，将潭底大小泉眼禁制，使其坚如钢铁。再由毒龙，用他两千年苦功炼成的内丹，化为一股细如人指的丹气，对准那处泉眼直射下去，将二宝裹住，再由家师从旁相助，用真人所赐灵符，破去古仙人的禁制，使那丹气变为实质，缓缓往上吸来，此事甚难，毒龙为想免难，方才以全副心力，随同家师下手，好容易才将二宝，吸出泉眼，元气已有好些损耗，家师料知小师兄少时要来，那两件藏珍，经毒龙丹气一裹，染有奇毒，常人手不能近，取得以后，带往前洞，代你化去毒气，命我姊妹来此守候，果然一会便到。那龙自听真人一说，把师弟敬若天神，既恐走去，又恐二次冒犯，结怨更深，只得抢在前面，横身阻拦，并无他意。师弟只不再怪他，我命他来见如何？”

岳雯忙答：“我初见时，疑是害人毒蟒，后见许多奇处，想起如是恶物，真人怎会容他一起，已早改去前念，况又助我得此奇珍，感谢不遑，焉有恨他之理。”随听上面水响，跟着，便见那龙由水墙中穿入，身已缩小许多，盘在地上，将头连点。岳雯童心未退，见他好玩，又知不会伤人，伸手想摸，少女连忙拦阻，笑说：“小师兄你真胆大，此龙周身均具奇毒，如何摸得。”那龙也早窜向一旁，不住点头。长女随取出一柄，长约两寸，形似戈矛的金钥匙和两枚直径不满二寸

的五角玉环，递与岳雯，笑说："归告白师叔和凌师叔，说昔年隐居太华的老友罗紫烟，现居本山白雀洞，离此不远尚有一处崖洞，终年云雾在下，半山以上，天气十分爽朗，左近风景甚好，颇多灵药，如愿来此结邻，水帘洞事完之后，不妨移玉一谈，愚姊妹尚还有事，相见不远，不在此片时之聚，请自上去，穿衣上路罢。"

岳雯方想询问二女姓名，一片金霞闪处，人先无踪，洞门立闭，还是一个赤身，只得穿过水墙，升出潭上。马正饮水，朝下注视，欢啸不已。岳雯笑问："方才真人似在和你说话，你到此又不肯走，是知道这件事么？"马连点头。岳雯料知关系重大，好生欢喜，穿上衣服，纵辔急驰，不消多时，便越过人行山路，绕向偏僻小径。一路翻山越涧，往前飞驰，眼看前面高峰刺空，正当云起之时，峰腰以上，布满云雾，上半山形，已自不见。见那形势和沿途山形，与师父所说祝融峰，一般无二。知将到达，又得了这好彩头，心中欢喜非常，巴不得当时寻见师父，述说经过。一见这大云雾疑要变大，回头一看，四外大小峰峦，已全沉浸于云烟苍莽之中，只露出一些角尖，仿佛无边云海中，现出好些岛屿，景甚雄奇。人马穿云而行。有时埋入云堆里面，伸手不能辨指，心想来时曾见山径崎岖，两旁还有沟壑，一个失足，人马立成齑粉，方喊那马留意。

忽见一道青光迎面飞来，正是朱梅，见面埋怨道："你这猴儿，怎此时才到，我和你师父，以为你的马快，途中又不会有什么耽搁，至多中午必到祝融峰，久候不至，转是你师母先来，因你年幼灵慧，易被妖邪看中，我和你师父还好一些，你师母想起昔年树敌甚多，江湖上人多认得这匹白马，惟恐因马惹事，更加愁虑。于是我们三人分头寻找。此峰我已

往来数次，现在约定岳庙前面相见。你这半天往哪里去了？”岳雯早把马路折转。二人同骑而谈，闻言慌道：“弟子并未贪玩，还有奇遇，说出来，师叔定必喜欢。”朱梅问故，岳雯随说经过，朱梅大喜道：“想不到昨夜所遇果是长眉真人，真乃大喜之事。此马颇能透视云雾，各自前行，我去寻找他们。”

正说之间，谷逸雪鸿双双穿云飞来，见面拦住朱岳二人，急道：“方才遇见几个怪人，都是美少年，乍看决想不到那是妖邪一流，后在无意之中发现邪法甚高。内有一人，并还说出邓隐是他师父，多日未见，来此寻找。想起长眉真人警告，不敢多事。就这样，还用了金蝉脱壳之计，先假说要往西昆仑访友寻师，跟着冷不防隐形遁走。否则，行藏已被对方看破，差一点就许动手。不问能否抵敌，均是麻烦，岳庙已不能留，恐二人寻去，故此迎来。乘着满山云雾，莫如照真人所说，提前赶往紫盖峰去，以免意外。”朱梅先还不服，欲往窥探，雪鸿力言：“对方兼有正邪两家之长，我在暗中留意，人数既多，隐现无常。朝山幼童少女只被看中，走往身前把手一扬，人便失踪，一会功夫，便听呼儿唤女，急喊寻人之声闹成一片。白兄激于义愤，两次想要动手，均被我拦住。本意看准虚实，一同下手，后来听出邓隐门下，虽知不敌，仍想一试，一会便见内有两个少年朝我冷笑，知被看破。正在暗中戒备，忽听耳旁有人低语，说妖徒邪法厉害，人多势众，你们无须出手。好在暗中有人，守伺监防，那些童男女均已遇救，一个也丢不了。随见先前哭喊的人，忽然住口，急慌慌分朝回路跑去。有人询问儿女寻到也未，有的答说。神仙渡去；有的答说，儿女顽皮，也许偷偷回到原处，现往寻找；有的直未答理，一味急奔，面上悲容已敛。情知所说不假，因那语声虽在耳边，细如蚊蝇，听不出是否昨夜救星和移船留

柬之人。”

朱梅随把岳雯所遇之事一说。二人知道长眉真人为近三百年来最负胜名的前辈仙人，不特法力高强，飞剑神奇。并还得有三部道书和许多法宝飞剑，只等所许三十万善功宏愿完成，便成天仙，只管隐迹风尘，救人济世，常在人间往来游行。但是常人，决看不出丝毫形迹。寻常修道人想要拜他为师的，不知多少，休说不能如愿，想见一面都是万难。想不到竟会如此垂青，昨夜暗助脱难。还说真人素来好善，事出偶然，后来移船留柬，心疑是这位老前辈还不敢定，不料果是。连岳雯也被看中，并还得到两件奇珍和雪鸿前生至交姊妹罗紫烟的下落，不由喜出望外，称幸不已。到了紫盖峰前，将所得宝钥玉环献上，三人当时也未看出有何妙用。料知真人不久必来，暂时藏起。寻到水帘洞外，先觅了一片平崖，对瀑而坐。先候岳雯不来，曾在岳庙前买了些吃的，已然吃过。因岳雯从早起身未进饮食，便将马背食物取下，师徒四人，饮食说笑，并谈起长眉真人出家经过。

原来湖北孝感县，离城十六里，有一善人村。村人十九姓任，聚族而居，中有一家，仍任氏么房。主人任乾，是个博学之士。时当东晋季年，任乾做了两任县令，五十岁上便即归隐。因其平日居官清廉，好客喜施，不特没找一个造孽钱，反把祖遗田产耗去大半。生有四子，长子任孝，宦游已死。次子生时，因值祖母生日，取名任寿，聪明异常，读书十行俱下，过目不忘，但是顽皮也到了极点，生得又瘦又干。任妻周氏，也是世家望族，因嫌任寿顽皮，钟爱幼子。自来知子莫若父，早看出次子刚毅志勇，天性最厚。虽然不得乃母欢心，从无丝毫怨言忤色，只为天性好动，爱管闲事，以致时受责打，其实所行的事，合理的多，并非寻常顽童之比，

为此对他格外钟爱。任妻以为丈夫偏爱，对次子越发厌恶。人情无真是非，家人亲族见任妻不喜次子，再一附和，越发成了众矢之的，交相责难，内有好些均是长辈。任氏诗礼之家，尊卑长幼之分甚严，那冤枉气也不知受了多少，任寿恐父亲知道和母亲生气，受了委屈，从不吐露一字。这年夏天，任寿已十五岁，任乾归田之后，每喜结伴游山，任寿照例随行。这次偏因行时生病，游伴又是任乾师友之交，不能更改，心想老妻虽受人蛊惑，到底亲生之子，又在病中，当能怜爱，游山兴浓，只在暗中嘱咐了几句，便即起身。

谁知第二日，任寿病便全愈，因父亲不在家，母亲耳软，嫂和叔婶多视自己如仇，起初也颇小心，终日独坐书房，门都不出。任妻不爱次子，一半是为任寿淘气惹事，一半也为丈夫爱子太甚，心中不服，老夫妻赌气。及见丈夫走后，任寿除晨昏问安视膳而外，终日苦读，天气太热，老师都告假回家避暑，他独守在书房以内，又当病后体弱之际。想想儿子是自己生的，以前毒打和委实太过，再想次子任受何等重责，从未向丈夫面前说过一句，问时，只有隐瞒，心气一平，便生怜爱，忙走进去，笑说："天气太热，你还是到后园凉爽一会，免得苦读受暑。你不合群，又喜惹事，只不要走出园门便了。"任寿自会说话以来，头一次得到母氏慈爱，喜出望外，几乎流下泪来，连忙笑答："以前儿子不孝，淘气惹事，累娘生气，现在儿年渐长，日前病中醒悟，决计痛改前非，只求娘不生气，任人打骂欺侮，决不计较。"任妻作色道："你不欺人，谁来欺你，各自到后园洗澡乘凉，也该吃夜饭了。"任寿见母面有怒容，不敢再往下说，只得连声应诺，独往后园要水沐浴，换上新衣，独坐荷池柳阴之下纳凉，等吃夜饭。

先没打算出去，坐了一会，闻得园外喧哗之声，走往园

门一看，迎头遇见两个年长侄儿，说是邻村刘家，为争一条河沟，将本村人打伤了好几个。今日双方集众评理，一个不巧，还要发生械斗。任寿早知邻村大户刘家是个恶霸，家中养有不少打手，长子朝中大官，倚势横行，无所不为。平日听人说起便自有气，闻言激于义愤，少年心性顿忘前念，再经人一怂恿，说刘家欺人太甚，事关全村安危，谁也不能置身事外，就不动手，也应前往助威，于是便跟了去。

到后一看，双方聚人甚众，有的还拿着刀枪器械，只等话不投机，一声号令，便即动手，大有剑拔弩张之势。另有数人，似是邻村长老，想要从中说和，无如一方理直气壮，一方倚势凌人，说话强横，正在相持不下。正看得有气，猛觉身后有人拉了自己一下，回头一看，乃是平日最信服的余道人。任寿性虽刚烈，对人却最仁慈，平日惜老怜贫，好行善事，大有父风。乃父深知爱子为人，拿了去也是施舍寒苦，于是无求不允，从不阻止，那道人身材矮小，中等年纪，三年前，由外省来到当地，凭着一双空手，在人家祠堂后面盖了一座小庙，自辟荒地，种了亩许菜园，将就度日，看去十分清苦。村人因他对人谦和，轻不出门，谁也不曾留意。任寿人最机警，年前偶在无意之中发现道人从不举火，所种蔬菜，也似借以掩饰，平日最喜周济寒苦，暗忖庙中并无香火，终年关门，也不与人来往，卖菜所得，还不够他一次济人之用，心中奇怪，便留了神。

始而借故攀谈，渐渐升堂入室。道人自称姓余，没有名字，向无外人入门，因其规避极巧，使人看不出来，村人习久相安，当他有点怪脾气，谁也未作入门之想。任寿原是借着闲谈，随同走入，见他未以婉言拒绝，心中暗喜，入门一看，里面只有一榻一几，四壁萧然，更无长物。方想此人莫

非水火都断不成，道人已先开口道："我知公子义侠好善，现有一为难之事，不知可能相助么?"任寿问故，道人说要十两银子。任寿早看出他好些异处，闻言立允。由此道人时常开口求助，多少不等，事也真巧，每次开口，都是任寿力所能及，并没有太为难的时候。任乾虽知爱子，不会乱用，但是要钱回数太多，又非大富之家，便向爱子询问用途，任寿照实说了。任乾也觉奇怪，暗中打听村人，均说道人素极安分，事已过去，也就不谈。

道人从此却不再开口。日子一久，连任乾也觉奇怪起来，觉着事情太巧，故意命任寿送去几两银子。道人固执不收，笑说："前借银两，原为府上积福免灾，府上现在家景不甚宽裕，等宽裕时再说罢。"这末两句话，原是任乾询问爱子时所说，口气一样，越发奇怪，屡次设词探询，道人口风甚紧，丝毫不露。问他何故不动水火，答说出家人山行野宿，往往跋涉终日，难求一餐，为了觅食艰难，又向神前许过心愿，每日饮食，均在夜间，吃得不多，所以外人均看不见。任寿始终怀疑。另一面，却是越谈越投机。

道人暗中借话示意，说公子不是尘俗中人，最好出家，可免许多孽难。任寿年纪虽轻，对于世情却极淡薄，早认为人生朝露，无什意思，闻言深以为然。只说父母在堂，亲恩未报，且待将来再说。一面却向道人，请教修炼之法。道人有问必答，所说多是打坐吐纳之术，从此也不再劝其出家。一年过去，任寿年已渐长，越看越觉道人气度冲和，眉宇间似有道气，由不得心生敬仰，事之如师，两下也越来越亲近。这次患病甚重，本非短时期可愈，昏迷中，偶然想起道人所传打坐之法，说可却病延年，如法一试，始而心神烦躁，呼吸艰难，及至耐心静坐下去，先用下层功夫，将窍守住，不多

一会，豁然贯通，等到气机流行，走完了一周天，出了一身冷汗，轻快许多，知生效力。再用上层基本功夫，澄神定虑，潜光内视，又坐了两个时辰，病便霍然而愈。暗忖修道竟有这等好处，本想夜来往访，求其深造。

一见道人暗拉自己，料有原故，悄问何事，道人道："公子忧患将临，我今夜恰要离开此间，事前不能化解，公子恐要离家远游，暂时还寻找不到，三年后可往武当山寻我便了。"任寿闻言大惊，忙问："道长法号始终未蒙见示，武当山方圆千里，峰岭甚多，道长仙居何处，如何寻法？"道人笑答："到时你由后山桃花坡进去，只问樗散子，自会有人指点，但是那人生具恶根，夙孽更重。去时，如在望后下旬，我已先在，还好一些，否则，你如早到，他必留你，往他家中下榻，一与接交，便是未来大患，你须留意，你夙报深厚，只此一场冤孽，数虽前定，并非不可避免，人定胜天，全在你随时留意而已。"

任寿还想探询下文，忽听前面喊杀之声，回头一看，械斗已起，本还不想动手，因见对村土豪，打手之外，又有许多武师，埋伏在旁，一声喊打，蜂拥而上。自己这面，虽有一些准备，无奈好武功的不多，上前便被打败。最可恶是，不论妇孺，一路乱打，族人纷纷受伤，本村族长，已被敌人绑吊起来，哭喊之声，惨不忍闻。恶霸父子，一面命人掳抢，一面鞭打族长，迫令服输，不由激动义侠心肠，暗忖此地离家甚近，覆巢之下，例无完卵，与其待人宰割，何如与之一拼，自来擒贼擒王，小贼刘昌，现在对坡指挥徒党，老贼溺爱幼子，任其横行，只将他擒住为质，也许反败为胜。心念一动，正值七八个同村少年败逃下来，连忙拉了一个，假意随众逃窜，避向树林深处，告以机宜，令其速即集合村中壮丁，并

将两个会武功的找来相助，本定人到发难，由后面偷袭，去擒小贼。后在林中偷看，见那老族长誓死不屈，已被打得死去活来，越发激动怒火，不等人到，便悄悄掩将过去。当地原是河这面一片树林，林前有一土坡，小贼手持红旗，勒马坡上，发号施令。因善人村这面已然大败，手下徒党借着追敌，群往村中骚扰。

小贼正在得意洋洋，不料任寿人小胆大，天生神力，自幼好武，身又极轻，虽是无师之学，竟比寻常武师高明得多。小贼又太自恃，手下人均想掳掠金银妇女，全都跑开，只老贼在坡下稻场上率两徒党，拷打敌人。坡上只小贼一人，一见老族长，已快打死，乱离之际，原无王法。心想事已闹大，率性一不作，二不休，杀进村去，手举令旗未及招展，猛觉眼前一花，一个绳圈忽自身后飞来，套向头上，往后一拉，人便坠落马下，原来任寿平日因当地多狼，练就绳圈，百发百中，事有凑巧，来时恰在路上，捡到一根长绳和村人败退时遗留的一把刀，匆匆打成活套，由坡后掩将上去，一下将小贼套紧，拉下马来。

小贼原会武功，见擒他的是个幼童，又惊又怒，方要挣起。任寿孤身一人，未免发慌，上去一刀背，本意威吓，不料用力太猛，将臂打断，因听小贼狂吼。匆忙中不知人已疼晕过去，惟恐敌党惊觉，众寡不敌，情急之下，一见那马随同小贼回身走来，又听村中哭喊之声，已有两处火起，痛恨小贼太甚，想给他吃点苦头，也没细看，纵身一跃，便上马背，拖着小贼入林，顺坡而下。本意到了无人之处绑将起来，藏向隐僻之处，再和老贼理论。谁知那马性烈，小贼右手令旗，不曾丢下，负伤又重，刚疼醒过来，吃人拉住就地一拖，怎能禁受，妄想纵起，无意中把手中令旗刺向马腹，那马受

惊，亡命一般朝前急窜，小贼头颈被绳勒紧，加上伤痛，当时闭气死去。任寿先还不知，见马惊窜，还想多给小贼吃点苦为族长报仇，及至出林，在旷野中跑了一段，想起自己家中不知是何光景，心中一急，忽又想到，小贼娇生惯养，被自己拉住随在马后乱滚，怎能禁受，如若死去，老贼财势甚大，岂不惹下灭村之祸。回头一看，不禁大惊，原来小贼遍体鳞伤，四肢已断，头颈扯出老长，死状甚惨。知道此祸闯得不小，忙中无计，只得把小贼残尸，绑在马上，朝马股钉了一刀背，任其落荒窜去。

想起家中母亲妇孺，忧心如割，正待绕路回探，忽听前面林中狂风大作，走石飞沙，夕阳已隐，满空阴云布满，天黑得似要压到头上。登高一望，村中火光通红，近河人家，多半火起，隐闻喊杀悲号之声，远远传来，自家偏在村南一角，看神气还未波及，老母在家，终是放心不下，偏又杀了贼子，如被仇敌看破，全家性命不保，想了想，恐贼党疑心，不敢回去。正急得跳脚捶胸，猛瞥见前面天空中金蛇一闪，紧跟着，一个震天价的霹雷，一大团烈火自空直下，打向树林前面，风也更大，几乎不能立足。心想此是东南风，正朝贼党这面吹来，火势也许不会蔓延全村，心念才动，遥望村中，已有好些贼党飞跑退出。因值天干地旱，村外遍地苎麻，好些草堆，全都被火引燃，风壮火势，火助风威，只听一片轰轰发发之声，浓烟滚滚，弥漫天空，火和狂涛一般涌到，林木又多，大半具有油质，火浪所过之处，全数蔓延。晃眼之间，临河一带，成了一片火海。贼党反被困入火中，有几个掳有包裹的，不舍丢弃，逃得稍慢，吃身后火浪烟潮，往上一涌，当时被火吞去，倒地便成了焦炭。下余的，逃到河边小桥，未及抢过，忽然一株带有火烟的断树，凭空下堕，落向桥上将

桥点燃，贼党已被烧得焦头烂额，狼狈异常，有几个略知水性，首先跳入河内，勉强渡过，下余被火包围，进退两难，那震天价的霹震，更打个不住。有的因被浓烟迷目，投入火内烧死。有的勉强跳到河边，纵入水内，因水流太急，多半不会水性，正在水中挣命。吃那狂风吹来的断树残枝，挟着大量热沙火星，当头下压，为怕火烧，把头一低，略一挣扎，便随流淌去。看神情好似贼党全胜之际，出了什么变故，跟着反风回火，烧了个片甲无存，暂时虽可无事，小贼还有一子，颇有权势，岂肯干休，料定鲁难未已。

心正忧疑，火势又猛，浓烟夹着好些火星，随风而至，焦臭奇热之气呛鼻难闻，人在河这边，已无法回去，更恐左近草树，被火引燃，忙往前逃。忽见道旁贼马尚在，贼尸不知遗失何处，马缰被树挂住，马正悲嘶强挣。忽想起此时火大，再不乘机逃走，断无幸理，重又将马骑上，落荒而逃。逃到中途，忽降大雨，时早入夜，向民家借住了一夜。次早绕路驰回，见遍地劫灰，焦痕狼藉，火势早灭，共只烧了五家。快要到家，忽遇村中少年拉往一旁，说起昨日贼党，正待杀人放火，洗屠全村，刚点燃了四五家，先是老贼发现小贼人马失踪。同时，余道人突然出现，一言未发，强把族长放下，一任贼党刀棍斫打，既不还手，也未受伤，从容把人救走。贼党是动手的无故自倒，全都吃了大亏，老贼看出不妙，刚发号令，令众速回，道人不见，跟着便起了狂风，贼党闹了个水火既济，十九伤亡。老贼虽得逃回，身受重伤，命必难保。跟着，又闻贼子被杀惨死，悲痛万分，恨我入骨。偏巧，昨夜有一受伤贼党，发现你骑着贼马走过，告知老贼。两村虽相隔数里，边界只隔一条河，全都识得，知道任寿神力武勇，断定贼子，受了暗算，大败之后虽然不敢当时来犯，已命急

足去唤长子回家，为他报仇泄恨。你母亲万分忧急，还不逃走。”

任寿闻言，得知家中平安，宽心大放，将马藏起，别了那人，悄悄由后门掩回家去。刚一进门，任母哭骂了几句，包了一些衣银，令其夜来速逃。任寿闻知道人奇迹，暗命兄弟，去往小庙一看。人已不在，带回一封书信，上写："贼兄气数当尽，村人善良，以后无事，你却在家不得，此时任你所之。三年后武当之约，不可遗忘。”任寿无奈，捱到夜静，哭别母亲家人，孤身上路。本意往洞庭君山一带，寻找父亲，走没两天，便闻人言风声越紧，说贼兄已然赶回，先说屠杀全村报仇，当夜老贼号叫而死。次早，贼兄不知何故，改了主意，说贼父之死由于天灾，只兄弟乃任寿所杀，非报仇不可，别人无干。先往村中搜索，不见人影，虽未骚扰，对于村人所料被火烧死之言，却是不信，如今正往各处，追寻下落。任寿恐被仇人发现，抄着山僻小径，夜间行走，快到洞庭又害了一场大病，仍用坐功，将病治愈。加上沿途耽搁，赶到君山，往寻父亲方外之交水神祠老道士一问，才知乃父前日接到家中急报，已先赶回，才走两天。行时留话，说月前有一异人，再三告诫，不令任寿回去，并说在外流荡不过三年，必有遇合，又留了好些银子，一封书信，托道人转交，和老道士所说大致相同，也是再三叮咛，十五年内，不许回家。任寿孝亲，素不违命，想起慈父钟爱，不舍离开，信上并未怪罪，反说自己智勇可嘉。如何不令回家，年月又是这久，心中奇怪，因书上有违命不孝之言，贼兄好似专寻自己为仇。风声越来越紧，只得中止回家之念，先由三峡入蜀，游完峨嵋青城，又由秦岭终南，转到泰华，最后游完嵩洛，取道豫西，转入武当。

一算日期，已有三年，多历名山大川，交了好些江湖豪侠，武功经人指点，比起以前高明了许多。因在江湖上打听樗散子，虽无人知，照那同样形貌，姓余道人，却听人说是仙侠一流，隐迹风尘，宛如神龙见首不可捉摸，越发心生敬仰，立意拜师，恨不得当时寻到才称心意。好容易捱满三年，也忘了月望前后，一到后山，便往里赶。时当二三月间，入山不远，遥望前面峰峦灵秀，岚光黛泼，方觉景物清丽，与寻常所见不同。转过崖去，眼前一花，前面坡上，现出万树桃花，红白相间，灿若繁霞，坡侧大片碧崖，上悬两条瀑布，一大一小，玉龙倒挂，界破春山，雾涌烟飞，珠喷玉溅，流水汤汤、松风稷稷，泉响松涛，洪细相应，汇为一片繁音天籁，空山无人，落红成阵，日丽风和，时闻好鸟娇鸣，蝶莺群飞，更显得美景如仙，十分幽静。心想此地花光如海，这多桃树，想必是师父所说的桃花坡了。这么清丽的景物，如何不见一人，便顺桃林往前寻去。后山一带本极高峻，来路最险之处，连个樵径都无，桃花坡来路势更峻险，那些桃树，生得密层层的，繁枝交错，结成一片花山，无法通行，此外更无隙地，只桃林尽头，有尺许宽一条路径，下临绝壑，地势外倾，既滑且陡，桃枝向外突伸，离地甚低，必须蛇行鹭伏，始能勉强过去，稍一疏忽，滚坠壑中，粉身碎骨，万无生理。

任寿急于见师，冒着奇险，沿着林边危崖，绕行过去。新雨之后，满地苍苔肥厚，其滑如油，连经几次奇险，几乎滑坠，好容易把里许长一段桃林走完，人已累得周身是汗，遍体泥污，青苔狼藉，想寻溪水洗涤手脸，以防遇人难看。耳听前面水声潺潺，再一注视，前途不远，又现出大片园林，山景本好，加上人工兴建，更是灵妙。正想过去寻人探询，近

前一看，不禁失望，原来中间还隔着那条绝壑，宽约十余丈，便是猿猱也难飞渡。园林中又是悄悄的，只有鹤鹿往来，不见人影，连唤数声未见答应，没奈何只得沿崖寻去。初意桃林如此整洁，必与主人有关，也许尽头处可以相连，谁知越走越远，始终未见相连之处，人却走到一条山谷中去，谷径甚宽，两崖壁立，宛如翠屏对峙，遍地细草蒙茸，崖脚种满草花，五色缤纷，鲜艳夺目，那长一条山谷，竟会不见点尘，仿佛打扫过的一般。暗忖这三年来，历经峨嵋青城，终南太白泰岱衡华，各大名山之胜，多么雄奇清幽之景，也都见过，只管崖壑幽深，气势雄伟，终有荒凉芜秽之处，似此清洁，从未见过，莫非真有仙人寄居不成。心正寻思，鼻端忽闻到一股兰花香，性本爱花，更喜兰梅，因觉空谷幽香，清馨扑鼻，使人神志为清，又想觅路上崖，居高下望，查看前见园林，有无道路，便顺谷径蜿蜒寻去，越走越深，花香也越来越盛，刚觉出闻了花香，心神分外清快爽朗，与寻常兰花，大不相同。

忽听头上有人喝道："你是哪里来的，到此作什？"抬头一看，原来离地十余丈危崖腰上，有一少年，头带铁丝织成的网罩，背插飞抓宝剑，腰繁长索，俯身壁间，正朝下面喝问来意。任寿一心只想早见师父，刚把来意说个大概，少年忽改笑容答道："此事暂且休提，这里有一灵药，结实将成，共生两枚仙果，修道人可抵六甲子修炼之功，常人服后，也享高年，你来得甚巧，正好分你一枚。崖尽头有路可上，崖顶悬有绳梯，稍会武功便可缒下，你既能由桃花坡这面入山，武功想有根基。本来崖上还有好些毒蜂，均被我用火烧死，也许还有一两个，藏在崖缝里面，被他螫上一下，痛苦非常，多少天才好，这还是我配有灵药可医之故，否则休想活命。事前不知你来，我无准备，恰巧蜂窝旁边上月留有一付铁丝网

罩，你可先取到手，防个万一，只头脸不受伤，便好得多。走过蜂窝时，可看一下，那发光的是何宝物，到手只是双的，任何奇珍异宝，也我二人平分，事完再引你寻那位老仙长去。”任寿因听少年语言清朗，那高本领，早就心喜，又听出和樗散子相识，越发高兴，对于法宝灵药，并未十分在意。心想修道人全仗自己修为，无须借助草木之灵，人家费了许多事，如何与他平分，也许有什为难，须人相助。忙即应诺，往上走去。

果然前面崖脚现出一条人工开出来的山径，蜿蜒向上，直达崖顶，途中并有几处洞穴，入口甚小，内广丈许数尺不等，也是人工开成，口外并还悬着铁纱，外有矮树藤蔓，山径上苔藓已早长满，掩蔽之处颇见巧思，不是少年指点，便近前也不易看出。山径到了崖顶，又斜行向下，才到少年所说之处。走了一半，忽然发现崖势内凹，藤阴交互中现出一洞，探头一看，洞宽不过七八尺，深有两丈，但朝上面倾斜，陡峭异常。铁丝网罩便挂在洞口不远矮树之上，想是时久，锈得不堪。忽闻一股甜香由洞内发出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暗影中悬着一个大蜂窝，地上散着不少烧焦的死蜂，正戴头网，想要入内探看，忽见蜂窝后面，光华闪动，刚一走进，便听嗡嗡之声，人也走到蜂窝下面，心疑毒蜂来袭，仍想查明内中，有无法宝，再行退出。因嫌洞中昏暗，便将身带包裹中的火筒取出晃燃，一手拔剑，正要查看，火光到处，见那蜂窝，竟有小屋般大，嗡嗡之声，乃新生出的十几只小蜂，伏在上面，振翅飞鸣，却飞不起，通体墨绿，目射金光，口有红须，形相狞恶，与常蜂不同。猛瞥见一片金霞，由壁间迎面飞来，透身而过，同时壁间金光电闪，现出“龙翔虎跃，长眉再来”八个朱书古篆，一闪即逝。

任寿心想，我因眉毛稀少，乳名眉儿，难道叫我长了眉毛再来。忽听少年在下面高呼道："宝物许藏在蜂窝里面可用宝剑砍他一下试试。内中蜂蜜，也是极珍贵难得的灵药，酿酒尤妙，我也和你平分。"任寿忙答："理当效劳，但这窝太大，能否斫碎，我拿不准，且试一下。"说罢，再一细看，那蜂窝形似一个大莲蓬，孤悬洞顶，离地丈许，上有一柄粗如人臂。因见小蜂尚未成长，不能飞起，以为无害，纵身一剑朝那莲柄斫去，不料用力太猛，应手立断，蜂窝也随洞径往外滚落，吃洞口崖石一挡，分裂两半，蜂蜜甚干，芳香流溢，白如银玉。因少年说是灵药，用剑尖挑了一小块，入口一尝，果然甜香满颊，又割下一块，准备带与少年观看。转身要走，忽觉腿上被针刺了一下，微微有些麻痒，低头一看，正是两只小蜂隔衣朝腿刺了一下，连忙用剑拔掉，因不甚疼，也未留意。见里面并无宝物，便往下走，寻到尽头突崖，果有长索，系在一株老松之上，忙即放下，缒约两丈，便到崖腰少年立处，那地方也是一处崖凹，与前见相同。

少年附身突石之上，一手持刀，一手持一形似喷筒之物，守伺口外，却不进去，回顾任寿下来，便令等在一旁，觅地守候，暂是不可入内。任寿见他只看了自己一眼，口中说话，全神贯注洞内，神情似颇紧张，待有半盏茶时，忽听轰轰之声，由洞中飞出一物，其大如拳，周身墨光闪闪，金碧交映。少年早有戒备，左手喷筒扬处，立有一股火焰朝前射去，那东西冲烟冒火，立朝少年迎面飞来，少年扬手又是一刀，立劈两半，随刀飞堕。任寿见所砍的便是前见毒蜂。少年喜道："大害已除，兄台来得正好，到了里面再谈。"二人一同走进，见里面比上洞更加整洁，净无纤尘，只洞顶上悬着一个蜂窝，但小得多，约有尺许方圆，方才所闻兰花香味，便由洞中发

出，这一邻近，香味反到减少。定睛四顾，并不见花，方要开口，少年已先笑道："灵药尚未成熟，还须少候，不妨先谈一会，兄台贵姓，如何与老仙师相识？"

任寿说了经过，转问对方姓名，才知少年邓隐，先辈东汉世家，因曹氏篡位，愤而不仕，全家入山隐遁，在武当后山寻到一处胜地，风景灵妙，与世隔绝。正打算在山中觅地开垦，第二代上，忽生奇疾，死亡殆尽，末了只剩邓隐一人，生具异禀，自来身轻若燕，神力如虎。这年偶观蛇鸟恶斗，猛触灵机，忽起出世之想，到处寻师未遇。前年发现后山有一异人，幼时曾听祖父说那异人年纪，少说已在百岁以上，童时无知，不曾留意，见他还是以前形貌，心中惊奇，费了不少心力，想要拜师，异人不允，邓隐心志坚毅，百折不回，异人也始终固执，一任诚求，终无用处。去年寒冬大雪，偶往城市采办年货，归途见一疯僧倒卧雪中，仗义救回山内，愈后不别而行，留下一书，才知那是一位神僧，为了夙孽隐迹风尘，并说后山住的是位仙人樗散子，法力之高不可思议，也为功行未完，和两个难题留滞人间。内一难题，便是翠屏峰上藏有两件前古奇珍和另一本灵药，他并不要，而这两样却非出世不可，谁能得到，将灵药服下，带了法宝，前往求见，必蒙传授仙法，收为弟子。因那藏珍之处，有数百年毒蜂盘据，伤人必死，近来才想好法子，将毒蜂除去。幸值任寿寻来，又是仙人未入门的弟子，志同道合，情愿结为兄弟，一同拜师等情。

任寿见少年面罩已然取下，生得猿臂蜂腰，面如冠玉，英姿飒爽，气宇安详，是个英俊美少年。休说这等豪爽慷慨，便那品貌谈吐和那一身武功，先自佩服，正越谈越投机，忽听崖顶金玉交鸣，杂以龙吟之声。少年惊呼不好，法宝快要出

世，请任兄守在这里，只等花香全失，再听波波两声，可将正面洞壁石块搬下，速即入内，便见灵药结实，每人能服一枚，只留一枚与我足矣。说罢匆匆走去。要知长眉真人拜师学道，邓隐巧遇魔女，大闹西昆仑，同炼血神经，双剑斗双丸，长眉真人七渡血神子，许多惊险新奇香艳沉痛情节，请待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　美玉种灵葩倾盖论交求大药　寒光生古洞仙缘巧遇获藏珍

前文任寿，在武当山桃花坡翠屏峰危崖之上，被毒蜂刺了一下，当时未觉甚痛，并未在意。所说宝物也未寻到，只在壁上发现"龙翔虎跃，长眉再来"八个朱书古篆，一瞥即隐。因尝蜂蜜香甜，割了一块，随与邓隐相见，谈起前遇神僧指点，须将灵药采得服食之后，再将那两件法宝得到手内，往见仙人樗散子，方蒙收留等语。

任寿因见邓隐少年英俊，豪侠好义，一见投缘，也没想到这等灵药奇珍，对于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如何肯随便分赠，心正感谢，高兴非常。忽听上面金玉交鸣，杂以龙吟之声，邓隐大惊，说那灵药就在正面崖壁之内，只将当中崖石搬开，便能发现。说罢，匆匆走去，任寿人最忠实，见对方萍水相逢，如此知己，惟恐有失，记准邓隐之言，静守在外，想等花香止住，再行入内，以防冒失误事。等了一会，觉着花香不似先前那等浓郁，依旧清馨扑鼻，闻之神旺，暗想最好等邓隐回来下手采取，以免外行误事。正自寻思，隐闻隆隆之声，崖壁似要崩塌神气，花香忽止，知到时候，喊了两声邓兄，未听回应，唯恐负人之托，也不暇再计危险，急匆匆赶将过去，

顺手一扳，那崖石大只二尺，上面有角突出，嵌在壁间，事前早已看准，并未用力，便自扳开。

内里忽现天光，定睛一看，原来壁中乃是一个广约三丈的井形山洞，出口似在崖顶之上，上小下大，势又后倾，但是井斜而直，阳光正由上面斜射下来，照在中央，成了一圈三尺方圆的白光，映得阖洞通明。再看光照之处，乃是一个三尺大的圆池，深约尺余，无数清泉由池底小眼中雨一般往上冒起，恰兴地面齐平，日光映照上去，宛如无数银丝，滚滚投射。池中心生着一株形似灵芝的奇花，只有两个芝盘，当中挺生养五片兰叶，芝着中心，各生着一朵其形似兰，约有拳大的奇花，兰蕊刚刚舒展开来，花心各现出一枚形似鸡卵，色如红玉的朱果。目光到处，发现底部本有花蒂裹定，由一金茎托住，与朱果一般大小，正往里收，现出红皮，渐渐缩小，似要与茎脱离。因是向道坚诚，不愿借助草木之灵，又以邓隐素昧平生，一见知己，这等珍贵难逢的灵药仙果，共只两枚，竟作平分，于心不安。暗忖人家费了无数心力，如何我享现成，果如所言，每人只服一枚，难道对方便无亲友？分明故意相让，以后既然立志修道，如何占人便宜。因此连邓隐所说，见风即化之言，均未深信。

又见那果，红得可爱，宝光外映，鲜艳非常，隐闻异香沁鼻，与前闻兰花香，又自不同。心正寻思，见那结蒂之处，快要脱落，便用双手，虚笼果上，以防坠落。忽听波的一声，左边一枚朱果，忽然离茎而起，如非事前戒备，几乎滚落地上，拿起一看，通体红如朱砂，鲜艳非常，看去皮薄如纸，吹弹可破。方才打定主意，决将两果同归主人，没想服用，只顾观赏，闻那异香。微一疏神，不料右边那枚相继熟落，猛又听波的一声，想起还有一枚，已自无及，后一枚离茎冲起

时，势子更猛，一下未抓住，再被手指一碰，飞出六七尺，落向地上，跌成粉碎，满地浆汁流溢，方自惊惜。说也奇怪，果汁沾地即干，除满洞芳香而外，影迹皆无，正觉对人不起，除非主人先前定要分赠，少此一枚，必当自己偷吃，岂不难堪。因那灵药化得极快，惟恐手中这枚，一不小心也自失落，又恐果皮薄嫩，万一破碎，无法交待，正自发愁盼望。

忽见邓隐，匆匆跑进，见面笑道："且喜千三百年一开花结果的朱灵仙果，竟被我弟兄得到，如非任兄相助，也许徒劳都不一定，此是九天仙府灵药仙果，内中种子，细如沙粒，不论石土，沾地即入，可惜取出之后，要减一点灵效，否则，觅地种上，照着地气厚薄，每隔两三甲子，便化小树，挺生石缝之中成长，由此每隔些年，结实一次。果作圆形，形如龙眼，虽不似原生这样灵效，服后也可抵得一甲子以上的功力，轻身益气，却病延年，尚在其次。"

随说，随将果接过，先就口边咬破吸去浆汁，再全放入口内。任寿因听果有种子，暗中查看，哪有痕迹可寻。邓隐吃完，用鼻闻嗅了两次，似觉香气太浓，方要询问，任寿已将前事说出。邓隐急得将足连顿叹道："此是小弟一时贪心，闻得上洞双剑交击之声，恰好仁兄在此，意欲两得，又知仁兄，信义君子，此果两枚同服，固然更好，但似仁兄这样人，分服一枚，结为同道，以后彼此皆有益处，坚持分享，便由于此。不料行时匆忙，忘了细说，回来闻得香气奇怪，又恐历时太久，匆匆服下，竟忘询问，早知如此，还不如与任兄分吃这一枚呢。"任寿因对方一番盛意，不便明言心志，笑说："此是小弟福薄命浅，辜负雅爱，邓兄事情，不知完否。"邓隐接口道："你寻那位老仙长，还有些日才回，事虽未完，但非今日能了。现请任兄，去往舍间下榻，以待老仙长回来，前

往拜师如何？”任寿见他面色诚恳，心想古人班荆一晤，顿成知己，人生投契，匪自今始，再如谦谢，不特小气显假，反辜良友盛意。不如承受，倒是英雄本色，念头一转，慨然答道：“小弟流落江湖，有家难归，幸蒙恩师垂青，命我来此寻人询问。又蒙邓兄一见知己，视若兄弟，古人倾盖订交，便成骨肉，先贤高风，至今向往，此后一惟贤主人之命是从，也不再言谢了。”

邓隐闻言大喜，越发殷勤，随将崖石封闭复原，说：“所剩紫芝盘和那几片兰叶，均是灵药，只惜不知制炼采服之法，可待老仙师回山请问再作计较。说罢将面网一同弃掉，陪了任寿，仍由原处走回。将蜂窝上面小蜂，全数用火筒喷杀，连筒弃去，用刀将蜂窝起下，取出蜂蜜，约有六七十斤，正好两大块，砍下山藤系住，将备就的扁担取来挑上。任寿想要代挑，邓隐坚拒，力言任兄此事不惯，小弟生长山中，常时上下攀援，容易得我，任寿只得罢了。

二人随同下山，原来绝壑对面围林，便是邓隐所有。邓氏人丁不旺，父母早亡，邓隐又从前年，便有出世之志，把家中财物，除当地无法移动的田园房舍，留给世仆胡春而外，余全分散下人和周济贫苦，偌大一片田产，只有主仆四人，另两书僮。一是胡春之子胡良，上行下效因见主人好道，也想随同出家，年才十三四，甚是灵慧。到后便问任寿年岁，自称行年十八，比任寿小三个月，两下越谈越投机，当日便结为兄弟。任寿奔走江湖三年，极少遇到这样好居停，见主人礼遇优隆，房舍用具以及饮食之微，无不精美异常，得此良友，又是未来引进之人，也颇高兴。夜饮时，觉着左腿痒痛，比起日间蜂刺时厉害，因尚能忍，也未出口。后来邓隐见他面色不正，只当长途风尘劳苦所致，因那为首主蜂和能飞的，

均已烧死，蜂下小蜂，均不能飞，也全消灭，并未在意，饭后只劝早睡。任寿觉着胸头烦胀，周身发软，神倦欲眠，也就不作客套，随由邓隐陪往别室安卧，招呼殷勤。

任寿睡到半夜，痛醒转来，觉着伤处浮肿痛痒异常，周身火热烦渴难耐，不愿惊动主人，意欲求饮，勉强挣起。见月光斜射，由纱窗透入，正照案上，想起主人走时，备有茶水，意欲取饮，谁知毒气大发，窜满全身，如非先在无意之中吃了一小块蜂蜜，将毒气减去了些，又闻到灵药异香，命都难保。不过，邓隐备有解药，如在初到时毒发，当时看出，便可解救。这一缓发，人又客气，不肯深夜惊动主人，命虽无害，苦痛却是难禁，并还误事不浅，此际人已不支，如何能够行动。勉强挣起，还未下地，猛觉奇痛攻心，麻痒入骨，一个头晕眼花，倒向床前，就此跌昏过去。

直到天明，邓隐备好早点，赶来看望，才得发现，当时把书僮唤来，正在喝骂，怪其夜间如何不来探看。任寿倒卧地上，吃那冷冰冰的山石冻了一夜，也自热退凉生，周身寒噤，惊醒过来。邓隐闻声赶进，愁急说道："昨日曾说蜂毒厉害，怎不留意，被刺又不明言，如今虽有解药，决非短时日内可愈，仙缘虽不致误，恐非一二月内所能如愿，事也艰难多了。那枚朱果，吃了也好，偏又失去，真急人呢。"随说，随命书僮，把人抬向床上安卧，取来解药，半敷半服，说由此时冷时热，便是尽心医治，至少也得月余才能行动。苦痛尚所难免，寒家昔年为受毒蜂之害，几乎灭门，后来先祖巧遇老仙师，配制灵药，才得免害。日间所去三处，谁也不敢走近，自药炼成，人被蜂刺，任多毒重，半盏茶时，便可治愈，为时太久，却是难救。我看任兄，根骨禀赋，不同常人，故未危及生命，否则，休看蜂小，未见天光以前，毒气只有

更重，不过发作较慢，仁兄又吃了一点蜂蜜，未使毒气攻心而已。任寿闻言，感愧交集，因这一来，错过拜师期限，愁急异常。

邓隐见他忧虑，再四宽慰，力言大哥仙缘前定，遇合稍有早晚，必能如愿，无须愁急。任寿自从昨日一见，便听出邓隐语有深意，好似料定自己仙缘，必有遇合，只奇怪师父居此多年，近水楼台，他既志切修为，怎会还未拜师？略一转念，因见主人豪侠义气，对于自己，关切非常，感恩心重，念头一转，便自丢开。由此便在邓家养病，二人亲热情厚，邓隐更几次提起，以后双方荣辱与共，成败进退，全要相同。任寿因听邓隐也是想拜樗散子为师，难得双方志同道合，多此一个同德同心的道义骨肉之交，互相扶持，自然更好。照着相交情义，理应安危祸福，彼此相共，素主力行，以为好在心里，不尚多言，自己又是受恩的人，此时难于表现，闻言点头应是，未接下文。

邓隐情热，先还有些不快，后见任寿，忠实诚厚，外冷内热，口虽不言，关切异常，人更正直强毅，志勇双全，自己言行稍有失检，必以婉言劝诫，不改不止，持躬尤为勤谨，从无丝毫错处，却又不是做作。容貌清异，并不俊美，只是少年老成，丰渠夷冲，平居相对，另具一种庄严雍穆之致，自有威仪，由不得使人望之生敬，才知仙人赏识，不是偶然。平日自负少年英俊，绝顶聪明，文武全才，心志坚强，明是载道之器，仙人偏不肯收，每一想起，心便不平。及见任寿寻来，与神僧指点相合，虽然倾心结纳，觉着对方也非常人，仍不免有瑜不如亮之感，相处一久，这才看出自己虽是良材美质，到底华而不实，好些短处，那似对方，内聪明而外深厚，无论言行动作之微，无不从容中道，自合规矩。气度那么端

凝，自然有威，偏又蔼然可亲，令人于敬畏之中，自生依恋，不由佩服万分，骨肉知交，兼为畏友，把平日豪奢自傲，刚暴任性的气质，无形中改了好些。任寿最爱邓隐聪明才勇，又以同盟义重，巴不得使其成为全才。起初虽是直言无隐，仍恐独子娇惯，父母早亡，一向自大，难免不纳忠言，后见他闻过必改，偶然背己行猎，杀伤太多，终是自陈过失，事后生悔，从不文过饰非，知其天性疾恶嗜杀，而所杀又是山中毒蛇猛兽，害人之物，虽然下手太辣，不是烈山而焚，便是聚族而歼，稍违天地之和，既能认过知悔，也就不再责难。

自己病卧床上，半月不能下地，这日，邓隐说是有人在卧眉峰下，发现前遇神僧疯和尚踪迹，欲往寻访，匆匆走去。任寿先还喜欢，谁知一去三日，不见回转，书僮胡良也被带去，家中只留老仆服待，年老昏庸，答非所问，心正悬念，病势忽渐痊愈，虽未复原，已能行动自如。又等了两天，不见人回，知道义弟近来，情分越厚，尊如师友，每日相对，极少离开，断无一去不归之理，不由愁虑起来，意欲寻往一探。那老仆恰知道路，问明途向，带了兵刃包裹，一早起身。

卧眉峰偏在山南，由翠屏峰危崖越过，要近得多，一试腿脚，似能胜任，便照老仆所说，意欲翻崖而过。刚到崖下，日前所闻兰花香味，忽又迎面袭来。心神又是一爽，暗忖二弟曾说，上洞藏珍，乃是两口宝剑，但他一人势孤，未敢下手，不过神物有主，许在等待大哥，也未可知曾经约定，病愈后，先来探看。还有那本灵药仙草，神僧只令采得朱果之后，将洞壁还原，未说下文。日前往看，封洞石块，竟和洞壁成了一片整的，通体浑成，更无缝隙，深悔那日不曾取走，自己还说灵药全仗小池中的灵泉滋养，移植未必能活，何苦为了一己之私，毁此仙府灵葩，不如由他深藏洞壁之内，以

待有缘等语。此时忽闻花香，难道那日朱果，不曾到口，二弟不知详情，命中该有仙福，二次结实不成。虽然拿定主意以虔心毅力寻求仙业，不假草木之灵，那两口仙剑，关系却极重要。方想就近一探，忽听前闻金玉龙吟之声又起，忙往上洞赶去。入内一看，洞壁依然，完整如初，前悬蜂窝的洞顶，被人砍碎甚多，知是邓隐所为，别无异状。静心一听，那声音又似由下洞，隐隐传来，这一邻近，反到听不真切，忙循声往下寻去，到了下洞，龙吟之声已住。那兰花香味，却一阵跟一阵，由洞中吹来，越想越奇怪。忍不住往洞内走去，才一入门，目光到处，便见洞壁下面，现出一洞，封洞石块，被人移开，与邓隐所说不符，下洞较深，比起上洞，还要黑暗，因有亮光由内透出，看得毕真。还未入门，便觉清馨浓郁，心神越发轻快，刚往壁中走进，香气忽收。

想起邓隐所说，灵药朱果成熟以前，花香必要收敛，恐蹈前失，忙往潭边走去，见那两片芝盘，仍是原样，并未再生朱果，只寄生在灵芝中间的，几片兰叶，挺生着手指粗细，一根玉茎，顶上也开着一朵兰花，但比前日所见要小得多，花瓣也刚舒开，内里结着一枚外有六棱上青下白大约山枣的果实。心想此草寄生在灵芝仙草之上，既然开花结实，先闻异香，又与日前相同，想必也是瑶岛灵药仙果无疑。听二弟说，这类灵药仙草，旷世难逢，二弟如在，还可与他带去，偏又出外未回，既有这等奇遇，何苦糟掉。刚改去前念，想等果熟自落，再行取服，猛发现潭中已无滴水。暗忖上次来时，曾见万千缕灵泉，细如游丝，由潭底喷出，织成一蓬雾网，轻纨也似将灵芝笼住，只露几片兰叶在外，到果成熟，水势稍落，采得朱果以后，水又复原，似有灵性一般。

怎这次水全干涸，再定睛往下一看，不禁又惊又愤，原

来潭心本来明净如玉，通体完整，灵芝连理并生，仿佛根生玉内，兰花便寄生在那一双枝盘之中，亭亭静植，上下浑成，全无缝隙。这时，却被人用刀斧等利器，环着灵芝生根之处，一齐砍碎，凌乱异常，枝茎也碎了一些，浆汁外流，其白如玉。分明有人来此发掘，想把灵芝取走，因事隐秘，外人不知，只料邓隐所为，心正埋怨，二弟怎不听话，背我胡为，这类仙种，如无灵泉滋润，岂能养活，留在原处，以待有缘人来，岂不是好，何苦毁损奇珍，自己并得不到益处。既一想，二弟聪明心细，主意打定，便非办到不可，既然立意移植，现在灵芝生根之所，已被掘碎，看神气不费什事，便可取出，如何半途而废，枝茎近根处，好似擦伤未久。二弟离家，已有五日，莫非往卧眉峰是个托词，瞒了自己，在此下手。双方情逾骨肉，无话不谈，就算此事非我所愿，以他为人，也不会对我行诈，何况上次两枚朱果，为了一时疏忽，不曾同享，至今引为深憾，照情理，也不应有此自私之念。越想越觉可疑，正自不解，忽听丝丝之声，茎上仙果，首先坠落，刚用手接住，滋的一响，由那茎顶结蒂之处，射出一股青气，其激如箭，迎面冲来，当时闻到一股异香，与前闻仿佛相同，觉着头脑清灵，心神越发爽朗，那青气仍在向上喷射不已。最奇是，照准自己头脸射到，随同移动，毫不偏斜，猛触灵机，不顾看那仙果，忙把嘴张开，对准茎顶喷气之处，将花茎轻轻含住，往里呼吸，觉着芳香满颊，通体舒畅，香气已自喷完。

再看手中那枚仙果，宝光外映，青白交辉，十分可爱。知难留存，率性放在口内，连皮吃下，吃完吐核一看，大如雀卵，也是半青半白，但极坚硬，宝玉也似。刚藏入怀内，望着那被人发掘，快要连根拔起的灵芝仙草，心正可惜，忽听

洞外有两人低声悄语，宛如狼嗥，十分刺耳，估量似往洞中走来。任寿人本机智，又在江湖往来三年，越发长了经历，一听人声，便想起当地风景虽好，为了僻处乱山之中，两条出路，俱都奇险难行。又有峰崖遮蔽，休说常人不能走到，便由远处，登高遥望下面景物，已看不见。邓家居此，已三四代，除主人有意延往下榻的人而外，从未见有外人足迹，这两人怎会来此，又往藏有灵芝之处走来。心中惊疑，一看洞中，阳光斜照，因是朝阳，与前见相反，变为里明外暗，洞口仄小，两旁光景昏暗，左边更挺立着一株七八丈高的石笋，形态玲珑，上有不少洞眼，可以藏人。连忙掩将过去。

刚刚藏好，来人已走进前洞，内一人道："师兄，我看今日之事，来得太不凑巧，费了好些心力，刚将封洞石块去掉，闻到花香，你在上面，便大惊小怪起来。我当对头回山，又见芝盘上面，并无朱果，一时失望粗心，未照原计，先破禁法，将灵泉护住，等赶到上面，发觉误会，一同回转，你见灵芝上面的寄生仙草，竟有结实之意，想起昔年所闻，高兴过度，打算连根移植，候到仙果成熟，再行采食，以免留在这里，夜长梦多。我又发现芝盘上面所结朱果，是在日前被人盗去，和你一样，顾虑太多，忘了先破禁法，以为灵泉不能带走，打算连潭心神泥，所结地面，一同掘去，谁知藏芝人戒备严密，禁制重重，潭心神泥，无异一块整玉，比钢铁还坚，连用法宝飞剑，虽将生根之处神泥砍碎，可以连根拔起，潭心前人禁制，也生出妙用，地底灵泉，首先封闭，如将芝盘拔起，见了风日，不久枯槁，无什灵效，先前打算连护根神泥，带着上层所余灵泉，一同带走，已办不到。因看花已将开，闪中果实，小仅如豆，成熟当在一二日内，糟掉可惜，既防对头寻来，又恐无心毁损，没奈何，去寻老怪物

求教。本定分人留守，我去不久，你又被洞中幻影惊逃，等见着老怪物，问知细底，已耽延了一夜，照他所说，前人仙法，神妙无方，最厉害是因人而施，不是有缘的人，入洞非死必伤，休说仙果，连草也得不到一根。他早知此事，相隔又近，不肯来取，便由于此，说我二人痴心妄想，即便连根拔起，也是白费心力，代人送礼，如真不肯死心，定要一试，看在师父面上，也只能就他所知，指示一个大概，详情仍难预言。并说，花香未收以前，万不可以入内，那形似兰花的寄生仙草，所结果实，可抵八百多年修炼之功，比芝盘上朱果灵效更大，连他也无此仙福奇缘，何况我们。到时，千万留意，便那仙果，不能到手，只把兰叶，得到一片，也有许多妙用，极大福缘，不听他话，和方才一样，妄自入内，保得带伤逃走，尚是便宜。想起初来时，除那封洞怪石，禁法难破，神泥过于坚硬，误将灵泉封闭而外，连虚惊也未受到，他却说得那么厉害，有心不听他话，率性将灵泉水眼，用法宝破开，任其引发山洪，取些泉水，连神泥带神草，一齐取走，看是如何。无如老怪物，有名的阎王令，自来毒口，只他一说，无不应验，此时花香未退，万一进去，吃了亏，还要受他埋怨，岂不冤枉，这一寻他，反成进退两难，早知如此，还不如昨夜冒失行事，也许早就到手，都不一定。”

另一人道：“师弟也太性急，方才因受禁法愚弄，曾在上面仔细观查，这里乱山围绕，只一所隐居多年的人家，人也不多，均是凡人，老怪物也说，对头日前回来，待了数日，便自离去，日内未必会回，我们所怕的，就这一个对头。花已结实，又隔了一夜，今午前后，定必成熟，共总个把时辰，你都等待不及？再者，老怪物所说与去年无意中听来的话，好些相同，不似有什玄虚，还是照他所说行事，比较好些。”

任寿听出来这两人，不是善类，正在暗中戒备，侧耳静听，猛由身前石笋洞眼中瞥见一片淡微微银光，在朝阳斜照之下，闪了一下，内中似有一个貌相丑怪瘦矮的道装老妇，朝洞外冷笑，看了一眼，连银光一同隐去。洞外二人，把话说完，停了一停，内一人忽然惊道："你看那朵兰花，似已舒开，按说仙果应该成熟，就被芝盘遮住，也应看出一点形影，怎么花瓣业已倒垂，不见果实，难道被人乘隙盗去不成？"另一人也惊道："果茎被芝草挡住，只见到一两片下垂花瓣，不见花茎，也许果实同被芝草挡住，不去说他。这香味应当说收即收，如何由浓而淡，时有时无，仿佛有股香气，随风飘荡，与方才所闻大不相同，不要上了老怪物的当，令我二人，在外苦等，他却隐形飞入，暗中将果采走，还充好人，他先说兰叶得到一片，福缘不浅，仙果决得不到，此言大是可疑，他是尊长，如作无耻之事，我们也不必客气，可将师父遗留专为对他而练的镇山之宝太阳针准备停当，如被料中，非和他拚命不可，管他是否可靠，进去看了再说。"

前一人答道："师弟不可性暴，事要三思，反正你我守在洞口，只此一条出入之路，洞顶天窗，前人专为摄取日月精华，养此仙草而设，不特禁制重重，如由崖顶查看，踏遍全崖，任你多高法力，也难发现，端的威力绝大，神妙无比，此话并非老怪物一人所说，他除倚老卖老，欺凌我们后辈而外，决不敢犯此奇险，而那两枚太阳针，师父为记老怪物昔年仇恨，并想夺他那件吸星神簪，事绝隐秘，从未用过，炼时并用禁法遮掩，至今尚无人知，不变脸自不肯得罪他，真要以大凌小，如你所说，借此将他法宝夺来，也值一拚，到是我们说话，虽是师传独门潜声匿影之法，毕竟老怪物比我们高明得多，难保不被惊觉，只听出一两句，休说和他对敌，就

骂这老怪物三个字，我们也非吃大亏不可。”

任寿始终不知自己夙根深厚，仙缘前定，一切遇合，早在古仙人的算中，洞中禁制威力尤为神妙，外人妄入，不死必伤，任寿却可往来自如，连那藏身石笋，也是方才出现，上有好些妙用，由内望外，敌人多高法力，也难掩蔽形迹，自己却在敌人眼里，连那石笋，都看不见。因二妖人，守在外面，无法出去，心正不耐，忽听前一人，厉声怒喝：“我们上了当了，此是仙果，采取以后喷出来的香气，还不快些入内。”随见外面，飞进两人，生得一高一矮，貌相俱都丑恶异常，瘦的一个，身细而长，头颈甚粗，走起路来，摇摇摆摆，形态更怪，双双抢到潭前，发现芝盘当中兰花，已然萎谢，只剩那根秃顶花茎，枯柴也似，上有一孔，仿佛灵气已尽，料知被人盗走，连花茎中的灵液，也被吸光，不禁大怒。

瘦的一个切齿说道：“我早料定老怪物的鬼计，故意令我弟兄守候在外，他却隐形入内，将兰实仙果暗中盗去，我们白费许多心力，损失了两件法宝，并还受了点伤，一直提心吊胆，好容易盼到事情可以如愿，却被他捡了现成，这口恶气，如何能消。”矮的一个接口拦道：“师弟就是性暴，事已至此，急怒无用，我们并未眼见，焉知不是别人所为，老怪物铁心辣手，翻脸不认人，师父所留法宝，不曾用过，是否能与一拚，尚自难料。如被听去，马上就是祸事，自来报仇不在早晚，好歹也应把事情辨明之后，再打主意。这等冒失，最易偾事，我们虽然得而复失，那几片兰叶，也有许多灵效，芝盘的根，已被掘松，虽无灵泉滋润，在我们法力禁护之下，带回山去，再寻人设法，能培养起更好，否则，也不致便宜外人。”

瘦的接口怒道：“此事除老怪物而外，无第二人，我决不

与他干休，先将仙草掘起，送回山去，再往寻他，也是一样。”二人话未说完，任寿瞥见前见银光重又出现，光中裹着前见身材矮丑，生具异相的道装老妇，立在二妖人前面，不住冷笑。相去不过丈许，二人竟如未见，心方奇怪，二妖人已由手中发出一片碧光，将芝盘仙草，一齐笼罩，跟着瘦的一个把手一伸，立由手指上，发出五股暗赤光华，环着芝盘四外冲射下去，只听一片铿锵鸣玉之声，那五股红光，好似丈许大一只血手，抓向碧光之外，深插入地，看神气似想将那整本芝草，连根拔起。任寿见那仙草快被妖人盗走，想起邓隐平日之言，心虽愤急，但知不是妖人对手，又看出银光中老妇神态诡异，法力更高，料是妖人所说老怪物，更不好惹，不敢冒失走出。正在为难，潭中玉碎之声越密，瘦妖人全神贯注仙草之上，满面均是喜容。

忽听轰的一声，那两盘灵芝，夹着一丛形似兰叶的仙草，已被妖人血手，连根拔起，方自愤惜，忽又听霹雳大震，一大蓬五色金花，由潭心生根之处，突然涌射上来，纷纷爆炸，满洞霞光电闪，火雨纷飞，晃眼之间，整座崖洞，全被这类五色星花布满，轰隆砰訇之声，震得山摇地动，四壁摇晃，似要崩塌，威势猛恶，从所未见。二妖人大惊欲逃，瘦的一个，因洞口雷火更猛，出路已断，欲往洞顶天井冲去，上未一半，当头一声大震，数十丈金光雷火，突自洞顶，朝下打到。瘦妖人邪法颇高，应变也快，一见金花暴涌，回手一扬，便有一幢血光，连人带仙草，一齐护住，受了点伤，并不甚重。及见那么猛烈的神雷，竟能抵御，心胆立壮，意欲冒着千重雷火，朝上冲逃。不料当顶又是一个大霹雷，突然打将下来，防身血光，立被震散，那手持仙草的一条右臂，也被炸成粉碎。

任寿这才觉出石笋后面，最为安全，并无丝毫火星侵入。

一见妖人，被雷火金光，打落下来，以为芝草，也必同归于尽，心念才动，猛瞥见前见老妇，在银光护身之下，电也似急，斜飞上去，人还未到，先是一道银虹，罩向芝盘之上，内里现出无数墨绿色的冷光星雨，将那芝盘一齐笼住，当顶神雷，恰自上面打下，妖人右臂一断，老妇也自追到，连人带银光，往上一合，恰将芝草接过，大蓬墨绿色的星光，夹着万点银色寒星，周身乱爆，冒着上下夹攻的雷大星花，朝洞顶冲去，晃眼无踪。矮妖人因离水潭较远，一听潭中神雷爆炸，星花上涌，忙即飞遁，一面行法防身。事有凑巧，逃避之处正在石笋前面，不当雷火正路，本未受伤，因见同党当此危急之际，还不舍将那芝草弃去。正在狂呼："卢老前辈所说不虚，快将芝草放下，逃命要紧。"瘦妖人身外白光，已被神雷震散，右臂又断，仗着邪法甚高，本来还不致死，想是恶贯满盈，气数将终，身受重伤，已成残废，还不肯舍去肉体，施展玄功变化，保了元神逃走。

又见老妇现身，将芝草接去，越发急怒攻心，口中大骂，左肩一摇，两道暗绿色针形光华，交尾而出，待朝老妇追去。刚一出现，下面五色星花，往上一涌，上面金光神雷也连珠打下，妖人连声音都未出，便被震成粉碎，连元神一齐消灭。随听上面喝道："无知孽障，此系九天仙府，万年紫芝兰，经一前辈仙人封藏在此，以待有缘，你们如肯照我所说，不起贪心，中心兰叶，照例五片，随采随生，并无妨碍，采得一片，已是仙福，偏不知足，妄想连根拔去，致遭形神皆灭之祸。洞中禁制埋伏，具有无上威力，一经发动，至少须伤一人才罢。否则，多高法力，也难破解。我今此来，并非于中取利，实为这等仙府灵葩，被你们毁去，太已可惜，方才又蒙一老前辈指点，得知此中微妙，特地赶来，乘机取走，送

往云南长春崖无忧洞中培养，以待有缘。你二人同恶相济，本应同死，姑念你还知道一点利害，不似死者狂傲，如听良言，可由前洞飞出，借着洞中埋伏的仙剑兵解，还可保得元神，否则，形神俱灭，连元神也保不住了。”

矮妖人闻言，似知利害，慌不迭跪地哭告，哀求饶命。上面又喝道：“你这孽障，此时已落禁网，危机密布，随处皆是奇险，如何还自迟疑不决，再待片刻，洞中埋伏的紫郢青索，双剑合璧来攻，再想保得残魂兵解，都无望了。”妖人似知无幸，悲声哭喊：“弟子受人之愚，一时无知自投死路，那紫青双剑曾听先师说过，威力绝大，弟子功力浅薄，如何能当，还望老前辈，格外恩怜，救弟子残魂脱险，免被剑光绞散，无法投生。”

还待往下说时，老妇在上接口大喝道：“无知孽障，我既说此言，自能保你元神，前去转世，再如延迟，我便走了。”妖人正在急喊：“弟子遵命！”一道青虹，其亮如电，忽由水潭中心，缓缓飞起。妖人立时面容惨变，正待往那青虹迎去，忽听老妇历声大喝：“青索仙剑，已自出世，乘其威力尚未发挥以前，还不向外逃遁，紫郢一出，便无救了。”妖人好似有什警觉，立时冒着雷火星花，忙望洞外逃遁。猛听一声龙吟，洞口突又现出一道紫光，惊虹电舞，迎头一绞，耳听一声惨嗥，妖人护身妖光首被绞散，尸横就地。同时，那道青虹本在环洞飞舞，势并不快，紫光才一出现，好似有什感应，突然掉头向外，闪得一闪，比电还快，迎将上去，两道宝光，刚合为一体，妖人元神，早化作一条黑影，由颈腔中冲起，往外飞去。青紫二光，追到洞口，忽又退回跟着便听洞外喊道：“任道友，此是前古奇珍，紫青双剑，应该为你所有，否则，洞中禁制重重，先死两人，便是榜样，休说道友，此时多高

法力的人，入洞也难活命，但你不知收剑之法，固然神物有主，无如剑已破禁而出，此时如不收下，落在外人手中，岂不费事。”任寿觉出老妇不是恶人，忙喊：“仙长贵姓，此宝如何收法，还望明示，并求一见。”

老妇还未及答，忽听另一少年口音喝道：“老乞婆无须卖好，此宝本应为他所有，外人怎夺得去。”紧跟着，便听双方喝骂争斗之声，越来越猛。此时洞中，已成火海，只任寿藏处石笋周围无火，紫青双剑，似有灵性，时分时合，往来烈火丛中，虹飞电舞，变化无方，看去厉害非常。心想这么猛烈的雷火，连人都无法冲出，如何收此双剑，本来道婆有心指点，后来那人不知是谁，为何作梗。方想设词询问，劝请双方停战一谈，侧耳一听，破空之声已远，因拿不准这两人的来路邪正，不敢冒失。正在暗中祝告，师父快来，助弟子脱难，得此前古奇珍，那紫青双剑，追逐了一阵，忽然互相纠结，合为一道彩虹，当时暴涨，由外而内，朝那雷火星花环绕上去，连绞两绞，眼前一花，精虹电耀中，雷火忽收，星光全隐，化为一团两寸方圆的五色奇光。荧荧流转，往来飞舞，紫青双虹，也由合而分，二龙戏珠一般，朝那五色宝光追逐不舍，渐渐缩成丈许长短，现出两口剑形。又待了一阵，仍想不出如何取法，偶看面前石笋忽隐，脚底似有亮光闪动，低头一看，石笋不知何故失踪，身前不远，现出一座高才尺许，玲珑峭拔，宝光灿烂的翠峰，回忆方才闻见，猛触灵机，暗忖洞中禁制如此神奇厉害，到处雷火粉飞，剑光电舞，只不伤我，莫非真个有此仙缘遇合，神物该为我有不成？如今石笋不见，现此翠峰，必有原因，死生祸福，均是定数。如若该死，先前早已没命，修道人计什艰难危害，何不就用此峰试上一试。

心念一动，本意想用那峰，朝双剑打去，谁知刚把翠峰拿起，还未细看，那团宝光，首先迎面飞到，心方一慌，宝光近身，忽然一闪不见，峰顶上却多了一粒宝珠，大如龙眼，精芒四射，耀目难睁，同时，紫青双剑，也自飞来，因其来势猛烈，未免心惊，慌不迭把峰放向地上，忙往侧纵。忽听潭底龙吟之声，心疑又有埋伏发动．待了一会，不见有何异状，回顾紫青双剑，已缩成三尺来长，两口宝剑，各把剑尖，对准峰顶，凌空不动。先想上前握那剑柄，因觉宝光强烈，又无剑匣，到手以后，无法收藏，更因龙吟之声，响个不住，恐有变故，未敢造次。过去一看，不禁大喜，原来池中心仙草生根之处，本被妖人砍碎，潭底玉石狼藉，乱糟糟的，灵泉也被破坏，点滴无存，这时忽现出一个大坑，和潭口一般大小，潭底本是神泥所结，其质如玉，不知怎的，全数化去，成了一个井形深洞，一眼望不到底。俯视潭中霞光隐隐．离地丈许，有一玉碑，高只三尺，正由一片金云拥住，缓缓往上升来。碑左右一边一个，插着两个剑匣，上有朱书古篆，虽未看真上写何字，但那剑匣正与所悬双剑形成长短，无不相配。再一想起当日经历和所闻之言，越知仙缘遇合，应在自己身上，双剑也该为己所有，否则，洞中禁制，何等厉害，方才入洞的妖人，不死即伤，那姓卢的道婆，虽得全身而退，形势也颇危险，自己不但安全无事，暗中并还看出好些妙用，可见方才所闻，并非虚话。

连忙跪倒，正在虔心祝告，忽听潭底雷鸣风吼之声，心疑有变，跟着又是一片金霞闪过，定睛一看，玉碑已升出地面，随同风雷过处，潭口也自合拢，成了一片整地，上面停着一座玉碑，风雷之声已止，越发宽心大放，见那剑匣深插碑内，仿佛天然生就，碑形如圭，也与常见不同。不敢冒失

去拔，恭恭敬敬又拜祝了几句，然后起立，朝碑上一看，才知当中朱文古篆，乃是收发仙剑符决，旁边还有几行小字，大意是说，剑乃古仙人遗赠，一名紫郢，一名青索，雌雄二口，可分可合，今日之事，千年前早已算定，到时出世，第一个发现的，便是剑的主人，因是前古奇珍，前主人到手不久，便自成真，无暇重炼，非有极大仙福仙缘，不能妄取，藏珍之处，禁制重重。双剑之外，还有两件法宝，一是方才石笋所化灵翠峰，又名凝碧簪；一是潭心神泥所化神圭，未到出世之时，任何人入洞必死。并说双剑威力神妙，远甚干莫，不是累世修积，具有极大福缘，便巧取豪夺了去，也无意自寻死路，迟早死在剑上。为了双剑罡煞之气未消，本身具有灵性，虽有两件至宝镇压，仍恐藏在地底不能安分，特意就着原来山腹，开出两条剑路和一个大洞，外加仙法阻隔，使其常年在内，追逐击刺，互相恶斗，等把所有禁制攻破，由上洞剑路，自行归巢，罡煞之气减去大半，剑主人也该寻来。

休看此时双剑悬空不动，伸手可取，此是照例恶斗之后，当日又杀了一个妖人，火性刚过，稍为宁息，如其冒失上前，伸手一握剑柄，立时便召杀身之祸。必须把上面三种符篆记熟，按着太清仙法，把本身真气，凝炼归一，记准符诀，手挽诀印，心中默念，一口气把他画完，先将灵诀朝碑一扬，剑匣先离碑而起，取到手后，再用收法朝剑一指，剑便归匣，到时必须镇静，不可胆小害怕。剑一入匣，再按前法，在洞中禁制未全失效以前，略为练习收发，剑便为己所有。如离此洞，无故不可妄用，当剑匣飞起时，碑便缩小，化为一片古玉圭，一接到手，立时抢收双匣。此事全仗手疾眼快，胆大心灵，否则，紫 青双剑，虽被灵翠峰中暗藏的元磁真气吸住，又因方才杀人见血，火气暂退，不去惹他，自然不会飞起伤

人。但一动那剑匣，立生反应，如非灵峰至宝，将其吸紧，不易挣脱，来势比电还快，匣才到手，人已为剑所杀。即或不然，收发稍缓，在未用符诀施为以前，只有一剑自行归匣，再想拔出，便难如愿，故非机警神速不可。

第六回　巧得干莫古篆神碑先示偈　言寻朋好青山碧水远闻歌

任寿看完，才知双剑通灵变化，威力绝大。端的危机一发，方才只稍冒失，未将剑匣寻到，先去取剑，便是凶多吉少，不由惊喜交集。碑文看完，便自隐去，也未写出古仙人的名讳，惟恐符诀又隐，忙即用心默记。记熟之后，想起太清仙法并未学过，但记符诀仍是不行。金霞一闪，朱文忽隐，这等旷世仙缘，自然不舍抛弃。太清仙法，偏又不会，好生为难。后觉为时已久，双剑已在时发奇光，伸缩不停，看神气似要离峰挣起。剑如自行归匣，立成泡影，甚或为剑所伤，都在意中。

万分情急之下，忽想起师父所传气功，虽说是道家扎根基的要诀，未说太清仙法，但是灵效甚多。起初无暇练习，还不知他妙用，后来连用他治愈两次大病，信仰越深。近三年来，日夜用功，不特耳目聪明，体力比前强盛得多，这次中毒奇重，本来万无生理，照邓隐说就是事前仗着闻了灵药异香，吃了一点蜂蜜，即便治愈，人也成了痴呆，再说也不会好得那快。每一谈起，便觉奇怪，前半月因气太弱，听了邓隐的话，不敢运用。日前不耐病卧，邓隐又是一去不归，试一用功，共总两三天的功夫，便能下床行动。今早更觉真气已然凝炼，可以随意运功，碑上所说真气，不知是否相同。时

机难再，稍纵即逝，好容易有此旷世难逢的良机，失之交臂，岂不可惜。此是修道人深山降魔防身的神物利器。人家为求一口好剑，都难于登天，我在一日之间，连得两口，并还有两件法宝可得，立志修道，管什艰难危险。心念一转，更不再计安危。忙把真气凝炼，如法施为，初意未必有效，许还受伤，为了向道心坚，竟把死生祸福置之度外。

譬如以前所习就是太清仙法，冒险下手，谁知仙缘遇合，早已注定，前遇樗散子正是一位前辈地仙，所传坐功，也正是太清仙法的基本功夫。近三年来，再一用功，无形中功力大进，虽还未识微妙，仗着资禀纯厚，定力坚强，明明危机瞬息，一发千钧，稍为失闪，便不免于身首异处，竟能处之泰然，即此定力信心，已立不败之地。

任寿准备停当，做梦也没想到，事情那么容易，刚把诀印一扬，先是碑上一片红光，微微一闪，那碑立时由大而小，化为玉圭，迎面飞来。剑匣也双双飞起，随在圭后，作品字形，似要往两旁斜飞过去，又被那圭吸住神气，飞并不快。任寿始终气定神闲，目光贯注前面，一见神碑化为七寸来长，一柄玉圭，霞光隐隐，迎面飞来，更不怠慢，左手法诀一扬，右手一招，先把玉圭接在手内，百忙中看出圭上似有一种牵引之力，将剑匣吸住，猛触灵机，圭接到手，先不藏起，试将那圭朝左边剑匣一指，圭上忽有一道其亮如电的红光飞出，将匣裹住。耳听身后龙吟之声，也未回顾，忙又掉头，移向右面。另一剑匣，也被红光裹住。心中大喜，相隔又近，往前一探身，刚用右手，把双匣接住，猛觉身后奇亮，回顾紫青双剑，光芒大盛，暴涨了好几倍，正在向外挣扎，伸缩不停，精芒电射，耀眼欲花。知道剑将还匣，时机已迫，忙用收法朝前一指，刚将匣口朝外，紫青双剑，忽似惊虹电射，连挣

两挣，离峰而起，对准自己飞来。

任寿看出玉圭妙用，行法时双手倒换，本是极快，一见飞剑来势纯熟，试用玉圭，朝前一指，红光二次飞起，双剑竟被挡住。经此一来，看出宝光竟能随意伸缩，越发心定。便用实光，指住双剑，任其缓缓飞来，手中剑匣，往上一抬，方觉冷气逼人，毛发皆立，玱玱两声，宝光敛处，剑已入匣。试用手握剑柄，往外微拔，玱的一声龙吟，那青索剑，宛如一道碧电，出匣尺许，拔将出来再看，和常剑差不许多，只是形制奇古，宝光强烈，微一舞动，剑上芒尾，立似灵蛇吐信，闪烁不停，最长时，光芒竟达丈许以上。紫剑也是如此，双剑一柄头作龙形，前有长鼻，一柄上盘青蛇，纠结如绳，试了几次，收发均无异状，并能由心运用，全如人意。后又试出握在手里当兵器，也能一样运用，方自狂喜。忽然想起，此次好些遇合，全由邓隐而来，当初又曾约定，无论是何法宝飞剑，俱都平分，恰好全是双的，再妙没有，只不知他人在何处，如往卧眉峰，寻那神僧，为何至今不见回转。且喜法宝飞剑，巧得到手，何不赶往寻他，大家高兴，也显得弟兄义气。

心念才动，便听壁中风雷又起，四壁摇摇，似要崩塌神气。如换旁人，必以为还有什么奇遇，决不甘心就退。任寿却是知足，虽听风雷之声，与前闻相似，不特未生贪念，反觉得意不可再留。又忙着去寻邓隐，一手拿了翠峰，当时便退了出来。刚出内洞，猛觉身后霞光连闪，似有一股极大力量，由后涌来，再也立足不住，未容回顾，便被逼出外洞，忙往洞侧山径跑去。刚到上面，便听一片隆隆之声响过，紧跟着山崩地裂，一声大震，俯视身后，原洞已然合拢，不禁吃了一惊，暗幸方才未存贪念，否则，岂不封闭在内，活活闷

死。由此多了一层见识，觉着凡事命定，不可强求，该为我有，他人绝夺不去，否则，用尽心机，也是无用。

只顾忙着寻找邓隐，也忘了回转邓家，路上虽曾想起，由早起进洞，时已申酉之交，历时已久。并且当地乃往卧眉峰必由之路，方才洞中雷鸣电舞，那等猛烈的威势，邓隐如回，不会不知，再要听说是往寻他，定必跟踪来寻。一想不会，依旧前行，因服灵药，也忘了饥渴，只觉身轻体健，心神爽快，并未留意，一路飞步前行，走了一段，觉着腹中疼痛，寻一僻处大解，下了许多污秽之物。起来再走，步履越发轻快，渐渐觉出稍为用力一纵，便是好几丈远近，以前虽也能够纵过，却没这样容易，试再加远，也是轻轻一跃，毫不费力，便自飞过，料知药性发动，只大半日的功夫，便平空加了好些本领，越发高兴。本就心急，便飞一般，往前驰去，一路窜山过涧，纵跃攀援。端的捷逾猿鸟，其行如飞。正走在高兴头上，遥望前面，一峰矗立，岚光如带，白云缭绕，横亘山腰，上面嘉木葱茏，形势十分灵秀。细查附近景物，知道卧眉峰已将到达，便照邓家老仆所说，往峰下赶去。快要到达，忽见大溪前横，因值日前大雨之后，山洪暴发，远近山水由此汇流，往老河口流去，所经正是溪面最宽之处，两岸相隔，竟达十余丈。任寿此时，如在平地，并非不能纵过，只为初试身手，始终不知自己能纵多远，又见溪流太猛，奔腾澎湃，声若雷轰，看去声势惊人，拿不准能否纵过，惟恐万一落在水中，好些不便，只得沿着溪流，往上走去，满拟上流地势较仄，谁知溪水环山而流，地势渐高，水面虽然较仄，两边危岸相隔，只有更阔，越发不敢飞渡。因闻邓隐就在峰腰一带寻人，一面沿岸急走，一面留神，往对面查看。

见空山寂寂，四无人踪，时见麋鹿游行，白鹤冲霄，飞

鸣翔集，对岸洞壑玲珑，花树繁茂。侧面崖壁上又挂着两条瀑布，玉龙夭矫，飞舞而下，直坠溪中。俯视下面，水烟溟濛中，飞溅起千重玉雪，亿万银花，越显景物清丽，仙景无殊。瀑布发源之处，已到尽头，峭壁排空，削立百丈，上面苔滑如油，又肥又厚，细查形势，简直无路可上，方悔走错了路。想要回身，猛瞥见对崖唱歌之声，宛如龙吟，与附近泉响松涛互相应和，合成一部极雄浑美妙的音乐，听去十分娱耳。暗忖空山之中，竟有这等豪情高致的人，歌声又是那么雄浑苍凉，必非庸流。

抬头一看，对岸大片松林中，似有一人，口发狂歌，手舞足蹈，正在边唱边走。再一细看，那人竟是一个矮胖和尚，赤着双脚，身穿一件破旧僧衣，又长又大，身后拖着一两尺长，走起路来，连跳带舞，疯疯癫癫，神态十分滑稽。猛想起邓隐所寻神僧，正是一个疯和尚，所发歌声，宛如黄钟大吕，响振林樾，隔老远便觉震耳，好些奇怪，莫非便是此人？再见疯和尚，似要绕林走去，连喊神僧老禅师留步，容弟子过来拜见，均无回应。眼看和尚快要走往松林深处，心正发急，猛一眼，瞥见两岸上下相隔虽有三四十丈，中心壑底长年受那激流冲涮，越淘越深，又是石质，上面水宽，壑底溪流最仄处才只丈余，并且两岸均有斜坡，形势虽陡，凭着当日途中经历，决能随意上下。暗笑自己真蠢，上面虽宽，由下面走，越过溪水，再上对岸，不是一样？空自发急，有什用处。念头一转，立就斜坡急驶而下，越过溪水，再往对崖飞驰，赶进松林。遥望前面，疯和尚正往松林尽头崖壁后转去，为了僧衣长大，拖泥带水，行动似颇迟缓，歌声也刚住不久。

知能追上，忙即赶去，及至转过崖去一看，倏地眼前一

花，神僧不知何往，面前却现出一片奇景。原来崖那面也是一道溪流，春波溶溶，清可见底，水流却不甚急，涨将齐岸。来路这面，沿溪尽是垂杨高柳，对岸满是桃花，比起初来桃花坡所见，还要繁艳。桃林深处，现出一幢精舍，四外繁花环绕，灿若云锦，门前空出一片草地，浅草成茵，整齐如剪，桃林旁边，放着几件坐具，如琴几玉墩、棋桌之类，多是羊脂白玉所制。景物清丽，从来少见，料是山中高士所居。疯和尚又到此不见。

决计过溪，寻那人家一问。溪不甚宽，本可跃过，因觉当地主人，不是庸流，冒昧登门，又是纵将过去，有失敬意，并还近于卖弄。遥望溪水，蜿蜒如带，上流头似有朱栏横跨水上，忙即赶去。到后一看，果是一桥，红栏低亚，十分华美，一头垂柳毵毵，低俘水面，一头通着大片桃林。前见房舍，早被花树挡住，这时重又出现，桥对面并有一条用五色石子砌成的花径，宽约丈许，两旁种满草花，五色缤纷，甚是整齐好看，似与林中精舍相连，略一端详，走过桥去。正顺花林前行，忽见林中飞起一道银光，宛如长虹贯日，破空直上，映着黄昏前的日华，比电还亮，刚到空中，好似发现生人登门，重又掉转，朝自己头上飞来，快要临近，在离地十余丈处，略一盘旋，忽又升空，往东南方飞去，隐闻光中有人笑语之声。

经此一来，越料当地乃仙人所居，更生敬意，暗忖这里既是仙人宫室，当不止飞去这一位，内中必还有人留守，忙把衣冠一整。正待前走，忽见前面花径上，走来一个肩挑花锄的垂髫少女。前头锄柄上挑着一个平底花篮，中有几枝桃花，花朵特大，隐闻异香，花也疏落落的，比起沿途所见桃花不同，看神气好似采花走过，忽见来了生人，面现惊疑之

容。任寿并不因为对方年幼而存轻视，见其立定，朝着自己上下打量，忙即恭身为礼，笑问道："仙姑此是何处，哪位仙长居此，可容尘凡下士，登门拜见么？"任寿出身世家，人又谦和，先见疯和尚和当地灵景，本疑隐有仙人，再见方才那么强烈的剑光，越发认定当地所居定是神仙中人，心有成见，词色分外恭谨。

少女先颇惊奇，及见对方言动谦恭，尊之为仙，由不得笑了起来。任寿见他闻言也不回答，只管憨笑，方觉此女，生得十分娟秀灵慧，怎的问话不答，一味憨笑。忽听桃林深处，另一少女娇呼："二妹，怎还不来，和谁说话，难道这里还有外人来么？"少女闻声回答："姊姊快来，你看这人，是怎么来的。"随见又一垂髫少女由花林中走出，见了任寿，也是面带惊疑之容。前女笑道："大姑刚走，此人想已早到，无论如何，也必看见，就说他能穿入禁地，大姑怎会置之不问，各自飞走，莫非又是那位老人家引来的不成。"后一少女，年似较长，自一见面，便注定任寿腰间所佩双剑和手中法宝，闻言也未回答。任寿来时，原将双剑，挂向腰间，玉圭藏向胸前，只那翠峰高约七寸，约有两寸来粗，无处存放，始终拿在手上。本意山中无人，疯和尚又与邓隐交厚，无关紧要。及见二女注视，想起前听邓隐说，这类前古至宝，在未拜见师父传授用法以前，便得到手，也须小心保藏，不可炫弄，以防宝光剑气上冲霄汉，被外人发现，引起劫夺。二女如此注视，必有原因，同时，再想起方才那道剑光，本已飞走，重又回转，朝自己头上，盘旋了一阵，方始飞去，如是左道妖邪，见自己毫无法力，定必下来，生心谋夺，不会略为观查，便自飞走。

想到这里，又把疑虑去掉，接口问道："二位仙姑，所说

大姑可是方才驾着一道银光飞走的么?”二女闻言似更惊奇,同声问道:“那正是我大姑,你怎认得?”任寿便把前事说了。二女笑道:“原来你是无心至此,和我们邓叔一样,怪不得喊我仙姑呢。”任寿二次请问主人姓名。二女见他始终谦和,词意诚恳,笑答:“此地是我三姑申无垢隐居之所,大姑无妄,二姑无咎,此时还不算是真仙,却也差不许多,因我三姑虽非仙人,大姑说他生就仙骨仙根,将来成就,实在两位姊姊之上,恐其机缘未至,误入旁门。为此用仙法,在武当后山卧眉峰侧,建了一所房舍,令其隐居在此,以待良机,惟防把路走错,只传了一点扎根基的功夫和有限几种防身法术。

三姑最喜桃花,大姑二姑最是爱他,特意在海内外搜寻了好几百株异种,把方圆二百亩内全都种满,你看篮中所采便是仙种,名为长春桃,花开四季,终年不断,每树年结仙桃十二枚,其大如瓜。常人服了,可以长生不老,消灾延寿。四围均用仙法封禁,平日休说桃林,连那溪水也看不见,外人眼里只是一条绝壑,对岸不是怪石如林,便是云雾堆满,什么也看不见。我姊妹一名灵鹃,一名秋雁,是三位姑姑侄女,被二姑由恶人手里救来陪伴三姑,隐居在此,已有数年,除却常时往来本山与大姑交厚的一位老前辈外,从无外人登门。那位老前辈没有名字,自称疯和尚,三位姑姑对他均甚恭敬,这里禁制,也只有他能够随意通行。前数日忽来此地,和三姑见面,先谈甚好,后来不知何故,起了争执,他老人家狂笑而去,三姑似恐得罪,追出呼唤,人已无踪。第二日有一少年男子,并无法力,不知怎会被他越过禁地,走了进来。

三姑原会一些防身法术,见有野男子登门,当是坏人,将其擒住,正待拷问来历,才知对方毫无法力,人又十分和善,悔已无及。三姑擒他时,不知他是来此游山,望见桃花盛开,

和你一样，无心至此，自觉法力不高。大姑二姑，日内未必会来，恐非来人对手，不合小题大做，惶急之下，妄将二姑所留最利害的埋伏发动，等到来人受伤，毫未抗拒，方始警觉，将他放下，人已受了重伤。三姑见他事出无心，游山本是常事，谁见好花好景不爱，无意闲游，又未发现有何阻隔，如何算是错处。再见来人，甚是英俊豪爽，性情强毅，觉着堂堂男子，为少女所欺，不是意思，无故身受重伤，不特毫无怨言，依旧神色自若，并无丝毫怨愤气馁，说完来意，问知误会，道了两句惊扰，便要强行挣扎，负痛走去。三姑越想越不好意思，偏巧大姑所留灵丹，日前又被疯老前辈借去救人，一粒未留，见来人受伤甚重，如何行路，再四挽留他在此养伤。来人先还谦谢，后见三姑意诚，方允暂留。三姑想等大姑二姑到此，将伤治好，再让他走，后来问出来人名叫邓隐，就住本山桃花坡，忠良后裔，隐居本山，已历数世，除不会法术而外，琴棋书画，文武全通，人又正直光明，双方谈得十分投缘，我们也全喊他邓叔。三姑本喜抚琴下棋，邓叔对此两道，恰是专长，因对主人敬重，只管身负伤痛，依然从容说笑，丝毫不显。

今日清早，三姑往他房内，抚琴对谈，无意之中，发现伤势分毫未愈，为陪主人说笑，谈论投机，故作从容，实是勉强苦熬。心正不忍，疯老前辈忽然走来，另赠了两粒丹药，当时治好，便催起身。说是紫青双剑和那两件奇珍，均已出世，不久仙缘遇合，只能照他所说，避开那一层冤孽，地仙仍非无望，说话依旧疯疯癫癫，有头无尾，大意如此。说完，疯老前辈先走。邓叔便向三姑谢别，三姑因想看那几件神物奇珍，又因双方成了朋友，约定日后常来。再听有两个妖人，想盗取翠屏峰崖洞所藏灵药，正好神物出世，以致一死一伤，

归途如不小心，难免相遇。另外还有两个左道妖邪，也是专为盗宝而来，知宝主人乃邓叔好友，尚是凡人，初得到手，不知隐藏，只一随意舞动，宝光上升，被妖邪发现，必来夺取，自己新近学会隐形飞遁之法，意欲亲自行法护送，就便一开眼界。谁知走了两个时辰，大姑忽然飞到，问知前事，好似有气，意欲赶去，刚一出林，便遇疯老前辈，互相谈了些时，先颇争执，后来大姑似被说服，匆匆回来，写了一封信，留与三姑，便自飞走。我姊妹闲着无事，想起仙桃快要成熟，前往查看，还不到采的时候，只采了两枝桃花，刚要回去，便见你来。溪边禁制神妙，仙凡均难飞渡，即便来人能够破禁而入，也必有些警兆，怎会毫无动静，便走了过来，腰间宝剑，和手上拿的翠峰，又与疯老前辈所说剑宝，形式相同，好生奇怪，莫非你便是邓叔新交好友么？”

任寿闻言，才知邓隐在此养伤，主人乃是三位女仙，现已回家，好生心喜，疯和尚既然见到，必蒙指点明路。忙着回去，匆匆把以前得宝经过，告知二女，便要辞别。二女一听，果是紫青双剑主人，全都惊喜，再三挽留，执意要看那法宝飞剑的威力。任寿笑答：“尊姑不说未得传授以前，不宜炫露么。”二女笑说：“这里禁制已全发动，宝光剑杰，决不致于被人发现，略试无妨，我姊妹只想一开眼界，便放你走如何。”任寿意似不信，二女笑答：“一个凡人，怎会得此至宝奇珍，如非疯老前辈有话在先，说你没有法力，决不相信，我们也拿不准你深浅和所说真假，如真凡人，不让我们见识，决回不去，不信，回头再看，就知道了。”

任寿回望，身后白云堆满，来路已成了一片云海，白茫茫上与天接，那还分辨得出道路。心正惊奇，再看前面，二女也自失踪，全身立陷云雾之中。随听二女娇笑道：“任叔莫

怪，你和邓叔是弟兄，我们小辈决不敢于无理，只不过想看此宝威力而已，闻说紫青双剑前古奇剑，一经合璧，多厉害的禁制也难阻挡，只请一试，自能冲过。”任寿不知对方用意，此举是否可行，心中不愿。先和二女好说，只听笑声吃吃，时东时西，一味软磨，说什么也非施展不可。任寿急于回去与邓隐相见，迫于无奈，想了想先问明了途向，为恐紫青双剑罡煞气重，出手伤人，或是毁伤主人灵景。先把玉圭取出，手挽法诀，朝前一指，一股红光刚自飞射而出，前面白云，立被冲破了一条云弄，云烟飞扬中，发现溪水前横，满拟双剑无须取用，只将宝光指定前面，便可冲云而过。心方一喜，不料二女狡狯，内中一个天性又颇刚愎，看出对方心意，一面急呼任叔，不将双剑发出莫要想走，再不取用，受惊莫怪，一面早把当地埋伏一齐发动。任寿正指宝光觅路前行，猛觉眼前一暗，紧跟着风雷水火之声同时大作，四外茫茫，暗如深夜，黑影中现出大蓬雷火，无数金刀，排山倒海，狂涌而来，声势猛恶，甚是惊人。任寿毕竟初次经历这等猛恶的场面，立时情急，更不暇再顾别的，初意二女志在观剑，只要将剑取出，略一演习飞舞，便可脱身。谁知双剑果如所料，在未与心灵相合以前，不脱手还不妨事，一经施为，便非见血不易回收，尤其对方发动禁制，成了敌意，威力更猛。

任寿因听二女口气，非观全豹，不肯罢休，急于脱身，一手又拿着翠峰。双剑不能同时应用，一赌气，率性连法宝带飞剑，全数施为。总算不该闯祸，人又谨细，始终记着玉圭和翠峰均能制那双剑，不曾冒失取用。先用一手持圭，右手腕臂端着翠峰，口中急喊：“二位姑娘，不要逼我，全取出来就是。”四面的雷火金刀来势，便缓了些，匆匆准备停当，如法施为，紫青双剑，立化为两道长虹，飞舞而出，那雷火金

刀，已快涌到面前，吃剑光往外一挡，纷纷消灭。任寿见双剑如此灵效，心中大喜，忙指剑光，往前扫去，本意试验双剑是否能将主人禁制破去。

忽听二女同声惊呼，急喊任叔，快收仙剑，莫伤我们。同时，眼前一亮，金刀无影，雷火全消，连那云雾也同散去，重又现出天光，一轮落山斜阳，正射在大片桃林之中，花光潋滟，映射起无限霞辉，奇丽无俦。目光到处，瞥见二女各纵着一道银色遁光，满林飞逃，紫青双剑，分追在后，相隔已不甚远。剑光所过之处，那万树桃花，稍被剑上芒尾扫中，便成粉碎，一时残花乱落，宛如红雨，映着斜阳，满天飞舞，顿成奇观。不禁大惊，忙以全力回收。一面用宝光，将剑光裹住，不令前进。谁知吃力异常，虽仗玉圭之力，将其制住，也只进势稍缓，仍是追逐不舍，始终收他不回。后来看出二女分头逃走，双剑也分两路追赶，玉圭红光虽也分成两股，光力便弱。二女再如东西飞逃，更是无法照顾，一面忙着回收，口中急呼："二位姑娘，快些合为一路，不可分开，免我照顾不到。我实是初得奇珍，不能由心运用，并非故意。据我所知，此剑颇有灵性，我已看出，逃得愈快，他追得更紧，请你们不要乱逃，设法往我身后绕来，我用灵翠峰，试他一下，或能将其制住，否则，休说伤人，便这满林桃花，为剑光所毁，以后何颜再见主人。"

二女先因事出强求，心疑任寿故意使其难堪，年轻好胜，不由愧愤交集。闻言回顾，见任寿也是手忙脚乱，满脸惶急之容，方始相信，忙照所说，并在一起，向前飞逃。总算双方俱都灵警，双剑威力虽猛，毕竟此举由于二女妄发埋伏，激动剑上罡煞之气，气机相引，所生反应与剑主人心意违背，又被玉圭制住，要差不少威力。任寿先因手持二宝，难于兼顾，

等到二女会合以后，一时救人心切，暗忖此剑，既应为我所有，决不能伤害主人。此时左手持着玉圭，右手须挽诀印，还有一个翠峰，无法分持，一直端在右手腕上，一心三用，也许要差得多，事已危急，与其伤人结怨，何如犯险一拼。心念一动，紫青双剑已被二女引往林中一座小峰之间，三人两剑，走马灯也似，环峰而驰，相隔本差不多，任寿步行，原追二女不上，全仗先前所服灵药，发生灵效，一纵便是十来丈，身轻如燕，才得勉强追随，等把地势看好，环峰赶了三四圈，忙告二女留意，一面运用真气，先把玉圭朝前连指，全力吸紧双剑，强行回收，乘着飞剑去势，稍一停顿，倏地回头，奋身一跃，猛朝二女对面迎去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任寿这一回身，双剑去了禁制，来势自更神速，只一闪，便电也似急，直朝二女身后射到。

幸而任寿拼冒奇险，早有准备，就这回身一纵，转眼之间，右手灵翠峰，早朝双剑掷去，一幢青霞，刚由二女头上飞过，双剑也自迎面飞到。任寿一面手挽剑诀，全力回收，二次又将玉圭宝光发出，想将双剑制住，三方面同时施为，双剑果被那幢青霞吸住，停空而立，依旧剑尖斜指峰顶，渐渐缩小，不能自行飞起。青霞停处离二女身后，虽有两丈来远，但照方才形势，至多瞬息之间，二女必被追上，休想活命。任寿方觉侥幸，不曾伤人，但这双剑威力太大，一发便要见血，万一以后能发而不能收，如何是好。

再看那幢青霞，高达丈六，离地丈许，停空不动，比起洞中所见，要大数十倍，又不知道收小之法，方才原是冒险发出。这大一幢宝光，如何带走。心正为难，二女惊魂乍定，见任寿所用飞剑法宝，如此神妙，俱都欢喜，惊赞不置。任寿心中愁急，又没法说，更恐宝光剑气太强，引来妖邪，急

切间打不起主意，只得先收双剑，看那神峰，能否缩小，再作计较。以为事有定数，该为我有，怎会失去。立把心气沉稳，运用真气，试先收剑。只见精芒电射，伸缩不停，仿佛两边都在争夺，那剑无所适从，竟不能如意收转。任寿初得奇珍，不知此中微妙，只管平日刚毅镇静，到此地步，也自不免发愁，正想再用玉圭一试，忽听耳旁有人低语道："双剑煞气太重，并不妨事，回去照你平日所习坐功，以全神目注此剑，真气吸引，不消多日，便能由心应用，好在收发剑诀，已均通晓，除对敌时，不愿伤人，令其空回，稍为倔强，也易制伏，何况不久便有仙缘遇合，此事无须愁虑。到是你这灵翠峰，乃九天仙府至宝奇珍，不特能大能小，内中并有两仪六合，诸般妙用。此时，一则不好携带，他那妙用，不能全数发挥，不是被他自行飞走，无法寻踪，便被强仇大敌，乘隙夺去，此宝本身虽具灵性，不似紫青双剑，一经前剑主人行法禁制，算准未来，遗赐有缘之人，从此不论新主人法力高低，永远相随。除非本身遭劫，外人决夺不去，不如由我暂借一用，彼此有益。并将峰顶上所藏元磁真气收下，分赋双剑之上，使其以后便遇到两极元磁真气所炼之宝，也不能将它吸住，道友以为如何？"任寿此时仙缘快要遇合，处处福至心灵，加以素来量大知机，一听语音就在耳旁，四顾却不见人，暗忖此人，既有这高法力，如若生心劫夺，何必商量，否则，照着玉圭上古仙人留书，此宝也决不会落向外人手中，乐得大方一些，或者还能交一好友。心念微动，立时转身，把手一拱，笑道："多蒙仙长好意，悉随尊便，只请现出仙容，使弟子稍为领教如何。"

随听耳旁接口答道："道友太谦，樗散子对于道友，尚不肯以师长自命，何况于我。此时此地，不是你我良晤之所，不

久，自会相见，并且这里还有一人要来讨厌，事不宜迟，请道友各自收剑便了。”任寿为了收剑艰难，心正疑虑，闻言姑且二次回收。才一施为，双剑光华，突然暴涨，剑尖上各有一股细如游丝的光线，十分刚劲，直射峰尖，两下互相伸缩，也分不出由何方发出。心中奇怪，未容转念。只听一声轻雷，带着一蓬银色火花，突自峰顶冒起，本是一大蓬，向外激射，才一出现，只闪得一闪，忽分为二，被双剑尖上光线裹住，一闪无踪，剑立缩小回飞，伸手一招，便自投入匣内。同时，一片金云罩向那幢青霞之上，恰将翠峰裹住，连闪几闪，一齐缩小，先往斜刺里花林深处飞去，一闪不见，随听破空之声，穿云而来，宛如流星自空下泻，落地现出一人。

任寿刚看出前见和尚，一道金光，已由右侧涌起，当中好似裹着尺许长，一幢青色霞影，其急如电，带着风雷之声，往东南方密云层中，破空飞去。疯和尚一见，满脸都是愤怒之容，大喝难道我还不知此中因果，要你多管闲事。随说，大袖展处，满地红光，人已不见。再看前头金光，已穿入遥天密云之中，红光后起，流星赶月一般，由后追去，晃眼相继投入云中不见。任寿因疯和尚与邓隐交厚，爱屋及乌，对于借宝人未免怀疑，正在寻思双方来历，忽听耳旁又有人道：“道友不必惊疑，这疯和尚并非恶人，与我弟兄，相识多年，此人为犯清规，现正受师严罚，难犹未满，因他平生最重恩怨，虽在佛门，每喜感情用事，法力又高，往往逆数而行，虽然吃了许多亏，老改不了，这次为感一人助他少受苦难，又在妄想逆天行事，详情我也难为预言，乘他被我同伴明河道友引走，特意和道友略说几句，此是道家千里传声之法，道友累世修积，今生方有成就，无论福缘功力，均在愚弟兄之上。不久拜师，全都学会，只有更高，这两个少女，一善一

恶，将来也有好些因果。我的形声，他们均未见闻，不必向其泄漏。疯和尚能回，不防随意应付，此人除阿私所好外，对你十分看重，决无恶意，恐他追赶明河道友不上，中途警觉，回来向我纠缠，又不便与之翻脸。请朝西北方一看，便见愚弟兄的形貌了，相见当不在远，等将法宝奉还时，再作长谈罢。”

任寿听那语声就在耳边，以为人在近处。正朝左侧寻视，闻言忙照所说抬头一看，果见西北方高空中现出一片霞光，中拥两个老人。都是白发童颜，慈眉善目，颔下各有一部银髯，身材微胖，一个略为高些，手持一根朱红色的拐杖，上挂葫芦，形制古雅。另一个稍矮，腰悬长剑，左手端着那座小翠峰，望去和画上仙人一样。刚看出两老人，在朝自己微笑点头。高的一个把手一挥，一片青色云烟，似风吹过，立同隐去。

二女自从宝剑收回灵峰飞去，本在惊奇，未容询问，疯和尚忽自空中飞堕，才一照面，发现右侧一道金光破空飞走，立即大喝追去。因见任寿低头寻思，面色不定，想起对方法宝飞剑，刚得到手，不合强迫人家演习，致失重宝，差一点没有把小命送掉，再一想起对方失此奇珍，又由于救人心切之故，越想越不好意思，各人红着一张脸，满心盼望疯和尚，能将金霞裹去的灵翠神峰追回，谁也羞于开口，呆在当地。任寿暗中听人说话，均未看出，后来还是任寿把话听完，目送仙人走后，想起许多花树，均被剑光扫碎，残红如雪，满地狼藉，只觉主人回来，不好意思，对于失宝一层，因有仙人密告，并未在意。

侧顾二女，站在一旁，面有愧容，正要开口慰问，一道红光，自空飞堕，正是疯和尚飞回，怒容已敛，笑嘻嘻手指

任寿骂道："你这家伙，真没出息，到手宝贝，又被人巧借了去，本来一人一半，这样便成三条腿，看你如何分人。"任寿闻言，慨然答道："弟子如无邓隐，无此仙缘遇合。又在无意之中，服了灵药仙果，共只多半天，便觉身轻力大，迥异寻常，方才强收飞剑时，竟能追上遁光，可知灵效，即此已出于望外，如何还敢再起贪心。修道须仗自身修为，不在侥幸，便全归诸邓隐，也所心愿。只有一件法宝，被二位老仙借去，说是将来送还，弟子只要那一件便了。"疯和尚哈哈笑道："你果然是好，无怪樗散子夸你，真有一点意思，既然这样，我送你回去如何？"二女在旁，正朝疯僧行礼，忙接口道："老前辈，这位任叔真好，我想三姑少时必回，意欲连老前辈一齐，请到里面，等我三姑回来吃上几杯，再走如何？"疯和尚骂道："放屁，不是你两个淘气，人家早已回家，怎会被天都、明河，两个老不死的赶来，把那最好的一件法宝借去，我还没和你算账呢，以为我疯和尚只有酒吃，便由你们摆布么，今天我老人家偏不吃酒。"二女同声笑道："疯老前辈，如不赏脸，以后再犯馋痨，没地方找酒，休怪我们小气。"疯和尚笑骂道："你两个小鬼，不要高兴，此人将来也是你们克星，到时就知利害了。"任寿原本急于回去，见疯和尚不住和二女说笑，已然答应同行，不好意思再催，只得说道："二位姑娘，我出来时久，恐我兄弟想念，改日还要登门拜访，向三位仙姑领教呢。"话未说完，疯和尚忽然大怒道："你忙着回去，想讨厌么。"任寿见他疯疯癫癫，也未理会。疯和尚也不再理二女，拉了任寿，便往前跑，边走边说道："人家谈得好好的，正在高兴头上，偏要赶回惹厌，这等心急，走起路来，如追我不上，怎么说法。"

任寿见他生得肥头大耳，身材又矮又胖，偏穿着一件又

肥又大的僧衣，拖着两片破烂草鞋，走起路来，绊脚碍手，无论如何也跑不开，如非先前目睹神奇，说好同行，换在寻常，早已谢绝先自上路了，闻言笑答：“除非老禅师不嫌弃浊骨凡胎，携带弟子空中飞行，要是地上步行，自信还能追随。”疯和尚哈哈笑道：“是真的么？”任寿闻言，忽想起对方有道神僧，自来真人不露相，如何能与打赌，忙道：“弟子怎敢放肆，只是急于回去，如蒙携带，无不唯命。”疯和尚笑道：“你这人果然诚实，毫无虚假，照此说法，我到不好意思拿话套你了。你我道路不同，原无相烦之处，只为昔年误犯师规，终年飘流在外，虽有一些法力，只能用来救人，防御灾害，便对仇敌也难使用。饥渴风霜之苦，更是常事，为了行道，隐迹人间。这些年来，受尽灾难危害，以致承了两人的情，无法报答。内中一人，本是有好资质，但他禀赋虽佳，夙孽太重，应在今生，恐难避免。他那事情，将来发生在西昆仑绝顶星宿海后，古刺山黑风窝旁，一座崖洞里面。我知你累世修为，不特根骨福缘，并世无两，为人更具至性厚德，言出必践。此本修道人应为之事，虽然助人脱难，自己也有极大功德，事情固极艰险，只等灵翠神峰二次到手，便可成行，本身决无妨害，我虽不便出面，到时也必以全力暗助，但你答应之后，却是反悔不得，你意如何？”

任寿一听修道人应为之事，以为至多事情艰险，别无他害，对方并允暗中相助，自无不允之理，脱口答道：“既是除恶积善，便无老禅师之命，只要知道，也是义不容辞，弟子遵命，到时必往便了。”疯和尚笑道：“如此甚好，但我这人，最喜信义之士，你已答应于先，到时却不可反悔呢。”任寿平日不轻然诺，话已出口，又始终信仰对方，决无虚语，虽听一再叮咛，匆匆未暇寻思，连答：“弟子怎敢食言。”疯和尚

又道："那借你法宝的两个老人，一名天都，一名明河，并非坏人，只是人太谨慎小心，他想与你结为忘年之交。还宝时闻知此事，恐你涉险，必加劝阻，你却不可听他。"任寿忙着回见邓隐，初意疯和尚必用法力送其起身，比自己走要快得多，及见上路之后，只顾说话，走了一阵，还只过桥两三里路，心正不耐，见他还在絮聒不休，忙笑答道："一言出口，驷马难追，已然应命，任是何人劝阻，也无用处。"话未说完，忽想起方才所见二老，明是神仙中人，便疯和尚也说他不是恶人，只不知那高法力的仙人，如何肯与自己结那忘年之交，方想探询。

疯和尚已哈哈笑道："想不到你如此志诚，也许事情有望，你那二弟邓隐，正与良友谈心，故此想你到迟一点，既然忙着回去，可见为人忠实，毫无私念，早点到达，与此女先见一面，日后便于来往，使他早见奇珍也好。"说罢，把那又肥又大的袍袖，微微一摆。

第七回 对枰试藏珍紫电青霜森剑炁 深宵寻异境清溪明月艳桃花

任寿闻言，知要行法，忙即留神查看。见疯和尚拉了自己，仍是并肩同行，开头并未觉异，人也不曾飞起，依旧步行，走不一会，才看出双方虽是从容缓步，但那迎面来的峰峦林树，开头看去，相隔颇远，不知怎的，一晃便到了面前。再往两侧一看，道旁山石林泉，真似急流奔迅，飞马一般，由两旁倒退下去，快得出奇。心正奇怪，忽听疯和尚笑说到了，各自去罢。任寿闻言，惊望前面，就这回身转盼，晃眼之间，人已行抵邓家园林之外。

再往林中一看；前面两株桃花树下，有一石制方桌，两旁石鼓，上坐邓隐，对坐一个妙龄女子，生得长身玉立，美艳如仙，正在相对下棋，旁边放着几件茗碗零食，女的固是极美，男的也是长眉星目，面如冠玉，衣冠华丽，丰神挺秀。这时，斜阳已快沉西，落日回光，照在这两株桃花树上，人面花光，相对流辉，端的一双璧人，并世无双。暗忖此时此地，本就画图无殊，那里再找这一双神仙美眷去，此女定是申三姑无疑。看二弟神情，对于此女，似有情爱，闻说神仙夫妻同修的颇多，不知此举，于修为上有无妨害，如能夫妻同修，岂非佳话。正代邓隐喜幸，恐进去打岔，妨碍二人清谈，意欲退回，回顾疯僧已不知何往。

正寻思间，微闻少女低语道："林外有人，许是你那位好友回来了罢。"跟着，便听邓隐高呼大哥。知被发现，只得迎上前去。邓隐见任寿，腰挂双剑，惊喜问道："先听老禅师说，大哥已将翠屏峰藏珍得到，高兴已极，因他老人家滑稽玩世，说话疯疯癫癫，又像真，又像假，不曾明言，再问便被骂了几句。虽知大哥才是神物之主，为了希望太切，归后发现上下两洞，均已封闭。先还拿他不准，谁知果然成功，并还将紫芝兰、长春仙草，千三百年才结一次的兰实服去，仙师前年所说，竟应在大哥身上。最奇是小弟对于洞中灵药藏珍，本来略知细底。只为此草，乃九天仙府灵药仙葩，因禀两间清灵之气而生，品最高洁，不沾丝毫泥土尘污，又无种子，只在结实之后，由花茎上喷出一股香气，形如青烟，其香无比。当时无人收下，便随风飘扬，越飞越高，终被罡风吹化。偶然遇到别的灵药仙草神木之类，将其吸住，才得保全，由此寄生其上，始能成长。开花结实，均有定期，必须整整一千三百七十二年，分毫不差。但是仙果成熟，一离花茎，灵气

便消去十之八九，所剩几片兰叶形的仙草，虽是道家炼丹珍品，也须七日之内，连根拔下，放入玉瓶，先用灵泉滋养，另用仙法禁护，才能勉强存活一二年。否则，不久枯萎，灵效全无。小弟一来不知此草生根年月，上次采紫芝朱果时，丝毫看不出他有结实之意，自料福薄命浅，幸蒙大哥福庇，服了一枚朱果，已是万幸，如何再作非分之想。想起大哥那日，心存客气，致误良机，将朱果失去一枚，心正难过，谁知大器晚成，奇福在后，居然有此旷世仙缘。小弟从前年起，曾用无数心机，日夜留意，均无所获。大哥却是水到渠成，不期而遇。可见神物有主，不是福缘浅薄的人，所能妄想呢。”

任寿见邓隐本和女仙对弈，自一见面，目光便注双剑之上，眉飞色舞，说个不完，惟恐女仙怪其简慢，忙笑答道：“这位可是申仙姑么，贤弟怎的心粗，只顾高兴说笑，也忘了和我引见。”少女已早随同起立，站在一旁，望着二人，微笑不语，闻言接口笑道：“妹子申旡垢，任兄怎知贱姓？”任寿未及答话，邓隐已先开口道：“我真荒唐，只顾代大哥欢喜，忘了为双方引见，姊姊不要见怪。”随请归坐，又由左近，搬来石鼓，三人同坐叙谈。任寿恐邓隐不肯多取，当着外人不便争论，先未提议分宝之事。谁知邓隐早听疯和尚暗示，藏珍已被任寿得去，知其决不独占。便申旡垢也听人说过诸宝来历妙用和得主的来历，只不知二人，曾有成约。等送邓隐回家以前，才听说起任寿为人，如何正直长厚，法宝到手，定必分赠等语，虽代邓隐欢喜。但因以前所闻洞中藏珍灵药，另有主人，尚还未到，照所闻口气，决与邓隐无关，还不甚信，便同了来，见壁洞封闭，任寿未归，便借下棋等候，想要见识紫青双剑、灵峰玉圭和宝主人，是何因缘有此奇福巧遇，故此未走。任寿听出邓申二人，早知此事，又正索观，便将玉

主仙剑，同取出来，一面诉说前事，一面分别如法施为，因那双剑罡煞之气太重，先前几乎闯祸伤人，虽蒙异人暗中指教，并知以前所习，便是太清仙法，用以炼剑，不久便能如意施为。不必忙此一时。刚把青索剑拔出半截，诉说他的威力。

不料先垢见那双剑，形制古雅，才一出匣，眼前霍地一亮，碧电也似，寒光逼人，耀眼欲花。又见任寿诚厚义气，果如邓隐所言，心想紫郢好似分与邓隐，不知比这青索如何，一时关心，无意之间，随手拿起，刚一拔剑，任寿正在说话，见先垢将剑拿在手内，本来想拦，因素不善和妇女相处。又想对方已是神仙一流，法力虽未见过，听他侄女所说邓隐被困情形，和自己受迫试剑经过，两个未成年的女儿，已有那高法力，想必无害。否则，对方既早得知藏珍来历，此剑威力妙用，当所深悉，不好意思拦阻，心仍不放，方笑说道："申仙子，此剑威力太大，恐把附近花木毁损可惜，不要全拔出来罢。"话未说完，只听玱的一声龙吟，一道比电还亮的紫光，已离匣而起。先垢万不料此剑如此威猛，手才按住剑柄，便自离匣而出，力大异常，虎口先被震破，鲜血直流。邓隐在旁，见状大惊，急呼大哥，快些收剑！口中说话，瞥见紫光电闪，尚有数寸未全脱出。心上人一手紧握剑匣，一手正以全力强按剑柄，不令离匣飞出，偏又无此神力。人已急得花容惨变，手都发抖，那只粉滴酥搓的右手，又被剑柄震破，鲜血直流，当时心疼万分，更不再计利害安危，情急无计，抢纵前去，双手齐施，连剑带匣，劈手夺过，口中急喊，姊姊还不快丢。说时，早把剑夺过，觉着胸前微微一凉，那剑震动之力，强大异常，料知把握不住，连念头也未容转，耳听心上人在旁急喊，也未听真，早连剑带匣，朝侧面猛甩出去。

同时，耳听任寿，惊呼二弟，底下话未出口，一片红光，已迎面飞来，紧跟着玱的一声，紫郢仙剑，已化为一条紫虹，离匣飞起。剑光刚一暴涨，那股红光，也由身旁，飞迎上去，将剑光裹住。回顾一看，原来任寿，满脸惊惶，手持一片玉圭，由圭尖上，射出一股红光，先将剑光裹住，然后抢上前去，把剑匣拾起，插向腰间，再挽灵诀回收。手扬处，紫光忽然缩小，往匣中投去，玱的一声微响，便自合拢，这原是瞬息间事。任寿正向申旡垢示意之际，猛瞥见紫虹电耀，但未出匣，又值试演青索，走离桌前两三丈，正和邓隐笑说前事，一时疏神，以为旡垢想窥全豹，稍为担心，剑未完全出匣，不愿大惊小怪，贻笑大方，没有十分在意，也未看出旡垢手被震破，乃听男女二人，相继惊呼，邓隐急呼得一声大哥，忽回身纵去。转脸一看，不禁大惊，知道仙剑厉害，休说上身，稍为扫着一点芒尾，或被剑光罩住，也不死必伤，万无幸免。危机一发之间，无法拦阻，百忙中，又瞥见邓隐为救旡垢，双手夺剑，越料凶多吉少，不顾说话，慌不迭，先将玉圭宝光发出，想将剑光裹住，再作计较。

想起来前收剑时的危险，心正惶急，不料这次，双剑未同飞起，威力要差得多，对方只是无心观玩，又无敌意，那剑只为外人动手，生出反应，并无伤人之念，又溅了一点人血，居然一收就回，毫未费事，剑收到手，惊魂略定，方觉侥幸。回头一看，邓隐差不多成了一个血人，自肩臂以下，直齐腹部，鲜血直流，所穿内外衣，也随伤处粉碎了一大片，人已倒在旡垢怀中，痛晕过去。旡垢右手，也是鲜血淋漓，左手扶抱着邓隐，高呼："任兄快来！你二弟为我一时无知，误拔仙剑，恐我受伤，情急心慌，将剑夺去，比时我正强按剑柄，想等任兄助我收剑，不知怎的，心中一慌，没顾得喊大

哥，剑柄一松，我和他恐都凶多吉少，只再勉强支持一两句话的功夫，就我不喊，任兄也必赶到，决可无事。没料他会如此莽撞，又是神力，冷不防将剑夺去，掷向一旁，我虽免去危险，他却被那剑光在胸前稍为扫了一下，总算命不该绝，否则，就不全身粉碎，也必腰斩两段。此时血流太多，幸而日前服过一枚朱果，此是寄生千年紫芝之上，比寻常果树所结，灵效更大，大体虽然无碍，疼痛却是难当，尤其胸前这一片皮肉，几被剑光全数削去。最薄之处，已快透穿脏腑。寻常伤药，至多将血止住，每日行动饮食，仍是奇痛难忍。生饥复原，不留痕迹，决办不到。寒家颇有几种灵药，今日又蒙疯老前辈赠了两丸大小还丹，可惜不在身旁。我意欲将他接往寒家调养，但恐高空风大，适见玉圭尚可防护，拟请借我一用，并烦转告他家，无须惊疑，任兄日内，也请光临，同作小饮，赏花长谈如何？此剑在未拜师、领得传授以前，决不能应用，仍请任兄一同保管为是。”

说时任寿看出旡垢扶抱邓隐，满脸忧惶之容，好似关心已极。邓隐斜倚旡垢怀内，本来满脸痛苦之容，双目紧闭，等说到末两句上，目光微启，口角上似有一丝笑容。忽然醒悟，知道双方天生佳偶，经此数日患难，已种情根。邓隐当日为救心上人，这一冒着奇险，身受重伤，越把芳心感动，又非世俗儿女，无所用其嫌疑。刚把人送回，又要扶往家中调养，男的更是看出心上人对他，一往情深，尽心照拂，不避嫌疑，喜出望外，竟连所负重伤奇痛，全都忘却。心想假如师父不禁婚嫁，仙人如有夫妻似此如花美眷，我便费尽心力，也必设法使其成就。心中寻思，接口笑答：“二弟豪侠尚义，对友情热。我和他萍水相逢，一见投缘，便成生死骨肉之交。藏珍本来因他而得，本意灵峰被人借去，不知何年始得珠还。此

宝原想连紫郢剑，一齐分他，小弟只取青索一剑，防身已足。既这等说，玉圭请仙姊拿去，双剑暂由小弟保藏，日内专程拜访。等他伤好，再传收发运用之法便了。”

旡垢接过玉圭，喜道：“人生最难得者知己。我看贤昆仲，虽是异姓骨肉，这等义气，实在少有。我还有好些话，要对任兄说。三日之后，他伤必愈，也许复原如初都不一定。第四日正值中弦月上，卧眉峰天气一向晴美，仙桃也必成熟，务请任兄，早时光临，同作平原十日之聚，共商日后彼此修为如何？”任寿见邓隐伤势惨重，虽知仙人灵药医治，不致危险，良友关心，终是忧惶。一听旡垢说得这样把稳，心情略放。再看邓隐，正朝自己，偷使眼色。旡垢也似有些明白，面方微红。邓隐忽然微呻，任寿忙凑近前，正要慰问，邓隐仰面朝旡垢看了一眼，忽似有什警觉，面带惊惶，想要挣起，不料伤势太重，血未全止，稍一用力，悲痛难忍，当时冷汗交流，刚忍不住，嗳了一声。

旡垢意似忧急，一面将他抱住，微嗔道：“你此时伤势甚重，非由我护送回去，灵药调养，不能复原，否则，你那伤药多好，愈后纵不残废，也是半身伤痕，多么难看。我已和任兄说好，你我均非世俗男女，事贵从权，你那心意，我也知道，不必作态，我要走了。”邓隐闻言，面上一红，强笑说道：“姊姊待我恩重如山，我也无话可说，恭敬不如从命，方才我陪姊姊在此下棋，不顾下人在旁惹厌，已全遣开，有劳大哥转告他们，无须说我受伤，只说要随申仙姑前往访友，有个把月的耽搁。”任申二人，见他说时，声都疼得发抖，俱都心酸，不等话完，同声劝阻不要开口。旡垢随请任寿传了用法，将玉圭一扬，发出一片红光，将人护住，匆匆说道：“他伤太重，不能久延，只好暂时告别，三日之后，务请任兄临

光，妹子定当扫榻恭候便了。”说罢，取出一道灵符，手挽法诀，往外一扬，立有一片白光，拥了男女二人，一同飞起，破空而去。

刚走不久，书童胡良便自寻来。任寿知他邓家世仆，人甚灵慧，最得主人欢心，并不以寻常奴仆相待，日前卧眉峰之行，邓隐并还将他带去，本心不想告以主人受伤之事，不料胡良并未走远，藏在一旁，全都看见。任寿见他知道，也未多说，转问邓隐卧眉峰经过，和男女双方如何相识。胡良曾听主人说起任寿仙福深厚，不久便有遇合，早就存有深心，当日又见紫青双剑的灵异，越发巴结，便把此行所知，全数说了出来。原来那日邓隐，无意中听一相识多年的采药人来报，说在卧眉峰下发现疯和尚踪迹。邓隐自从发现疯和尚是位神僧，曾经四出寻访，不曾遇上，当地与世隔绝，外人向走不到。只那老年药人所居就在后山口外，每隔些年，定必翻山援崖，往采药草。邓隐见其年老，又是两三年来一次，专采当地一种珍药，孤身来往，行踪隐秘，不使人知，未加阻止。反到随时相助，采药人有时归晚，并在邓家借宿，早就感德，因受邓隐之托，随时都在留心。这日偶往卧眉峰附近经过，发现疯和尚，与邓隐所说形貌装束，一般无二，忙即赶来报信。邓隐一听，便寻了去，卧眉峰在武当后山，以前去过，始而遍寻疯和尚，不见踪迹，因知报信人素无虚言，心终不死，当地又无庙宇人家，主仆二人，先寻崖洞住下。

到了夜间，偶然出洞步月，忽闻花香，似桃非桃，不时随风吹到，仰望银河渺渺，玉宇无声，大半轮明月，已快偏西，清光四射，照得远近山林，光明如昼，知道时已不早。暗忖当日为寻神僧，走了一日山路，身子疲倦，自己还好。书童年幼，已禁不住，为此睡得太早，现已睡足，反正此时也

难入梦，洞又阴冷黑暗，互一商量，便不再睡。回洞取了宝剑和随身小包，借着明月清辉，顺那花香走去。越往前走，花香越浓，越闻越像桃花，暗忖桃花那有这好香味，莫非又有什么灵药仙草出现不成，决计找到才罢。又走了一阵，转入一个山环以内，忽然发现前面一条清溪，对岸万树桃花，正在盛开，月光之下，望将过去，简直成了一片花海，异香馥郁，阵阵吹来。邓隐不似任寿，上来将路走错，早由下流，越过峰前绝壑，此是旧游之地，以前来过几次，只左面绝壑尽头，有一条大瀑布，略可观赏，右面一带，均是童山秃石，乃卧眉峰后最荒凉的所在，不特没有这片桃花，连这溪流也未见过，怎会不到一年功夫，多出这等美景。那桃花香得出奇，又都大树，不是新栽，为数这多，岂非奇事。如说把路走错，不若旧游之地，左边绝壑瀑布，分明和以前所见一样，越想越觉奇怪。

后因对岸花光浓艳，灿若云霞，一心想往观赏，也未仔细推详，见两岸相隔，才一两丈，便令胡良，等在当地，遇事再行招呼，纵身一跃，飞将过去。落地一看，那挑花不下千百株，十九异种，从来未见，先沿花林走了一段，也未回顾身后，走不多远，忽发现花林深处尚有人家，隐闻琴声悠扬，顿触夙好，心想这等清丽美妙之景，明月良宵，花间抚琴，主人必非庸流，更启求友之心。正顺花径朝前走去，琴声忽止，猛一眼瞥见左侧花林内，有三株桃树并列，连理同生，别的桃树均种地上，这三株连理桃花，却种在一座丈许方圆的花坛之上，繁花如焰，荫被亩许，树身也极高大，前闻异香，便由花中发出，这还不奇，最奇是，每株树上，结着两个大桃，竟和八九斤重的西瓜一般大小，芳香扑鼻，闻之心神皆爽。走到树前，观赏了一阵，知是异种。先想连枝

采走，剑刚拔下，忽想起先闻琴声甚美，这里种着许多花树，此桃必是有主之物，如何妄采？心念一动，正待收剑回身，忽听连声娇叱，同喝有贼！知被主人看破，误会偷盗，少年心性，又愧又急，正待纵身出林，与之理论。猛觉眼前一花，一片云光，电也似急，已当头罩下。

邓隐如不倔强也好，只为少年气盛，一听有人喝骂，口出不逊，心中有气，剑又不曾还匣，纵时，宝剑随手舞动，口中大喝："尔等不可无理，听我一言。"仿佛要向对方寻斗神气，及至云光上身，意欲用剑防御，纵得又高了一些，越易使人误会。当时只觉身上一紧，耳听风雷之声四面涌来，才知不妙，想逃无及。当时被人法力禁住，受伤倒地，行动不得。

隔了一会，痛醒转来，微闻少女问答之声。一个说道："都是你大题小做，硬说来人不是寻常。三姑正在抚琴，又听出琴音肃杀，似有不详之兆，以为来了强敌，竟将所有埋伏，一齐发动。谁知擒的竟是凡人，除随身宝剑暗器而外，毫无法力。如今负伤这重，疯和尚日前又把灵丹全数借去，连伤药都没留一粒。三姑人最心软，不愿杀害无辜，急得无法，去往前山寻找疯和尚，也不知能找到不能。听大姑说，今年三姑不能见血，否则，便有好些魔难。此人周身是伤，至今不曾醒转，你看如何是好。"

另一少女气道："只会说现成话，也不想想，由溪对面起，到三姑抚琴之所，共有好几层禁制，由外望内，只是一片荒凉景物，如强进前，只到溪边，我们必定警觉，再一过溪，埋伏立时发动，将其困住。此人连越四层禁制，并还直入仙桃坛。不特通行无阻，我们竟无丝毫警兆，如非三姑觉出琴音有异，命我二人探看，人家把桃采走，甚或深入重地，都不

知道。先以为来人，见了这好地方，定必生心劫夺，据为己有。越想越觉此事可虑，后患无穷，这才禀告三姑，力陈利害。三姑也觉我们势孤力弱，只仗着这几层禁制，又疑前面四层，已被敌人破去，除却全数发动，冷不防，和他一拚外，别无制胜之道。再要被人破去，只得施展灵符飞遁，暂时避祸，已然准备万一不妙，弃家逃走。一时情急，竟把那位疯老前辈忘去，才有此失。此人也真晦气，他一个凡人，不知怎会闯魂一样，走了进来。后来三姑看出他，毫无法力，前面禁制埋伏，仍是原样，人已重伤，照当时形势，如何能怪我急呢。”

前一少女，忽然惊道：“三姑已然回来，也不知找到疯和尚没有，怎还带一小孩同回。”邓隐暗中偷觑，见天已大明，身卧锦茵之上。室甚清洁，净无纤尘，朝阳斜照，满窗壁上，花影横斜，时闻异香。室中陈设，尤为清雅华美，比起自已家中，另具一种高华出尘之致。说话两少女，年约十三四，容貌均极美秀，看去灵慧异常。内中一个一双秀目，精光外映，隐蕴威棱，行动也极轻快，正各回身向外，扬手娇呼：“三姑快来。回忆昨夜经历，主人分明是位女仙，看那法力，何等神妙，二女如何说他，势孤力弱。心念才动，眼前倏地一亮，由门外走进一个年约十八九的白衣少女，那貌相之美，休说是看，连做梦也未想到尘世上会有这等点人，本就貌比花娇，人同玉艳，又穿着一身雪也似白淡装，通身雾縠冰纨，鬓边插着一朵淡红色的桃花，互一陪衬，越显得容华绝世，光艳照人。不禁目眩神摇，把身上的伤痛全忘了一个干净。正待偷看下去，猛想起此是神仙中人，自己不合误人禁地，致蹈危机，蒙他恩怜，代为医治，也许从此能为入幕之宾，可以常见玉人颜色，开头如不庄重，一被看轻，从此再见无期，休

想亲近，甚或被他逐出。身负重伤，如何回去？

同时发现少女目光，已注在他的身上，故意问道："此是何地，我怎得到此。"随说，便要挣起，觉着周身伤痛如折，依然咬牙暗忍，待要起身。少女似不过意，含笑摇手道："尊客昨夜误入禁地，我一时不察，误当恶人，此时伤势颇重，千万行动不得，少安勿躁，只等日内，取来灵药，当时便可复原，否则，多受痛苦，我们心更难安了。"邓隐早听出疯和尚与主人相识，心中暗喜，闻言仍说："素昧平生，不便惊扰，稍为受伤，并无妨害。"一面拼负奇痛，暗用苦肉计，强行坐起，方要开口，似见少女把嘴微努，旁立二女，见邓隐强忍痛苦，想要下地，疼得头上热汗直流，双双抢上前去，内中一个娇叱道："你这人怎不知好歹，我三姑怜你无辜受伤，于心不忍，又想问你怎能毫无动静，越过四层禁制，是否有人指点，还不与我睡下，作死不成。"还待往下说时，女主人微愠道："你请客人卧倒静养，何必多言。"邓隐本心巴不得能够不走，原是故意做作，因素机智灵警，能够忍痛，装得极像，看不出来，再说，也实疼得禁受不住，只得装着无奈由二女扶住，缓缓卧倒，说了一声惭愧，忙又改口称谢，躺在榻上，略为喘息。

女主人随去榻旁椅上坐下，笑问尊客因何至此。邓隐本不想提疯和尚，假说游山至此，无意深入。忽想起少女回时，似见胡良随在门外，便具实奉告，说了来意，转问女主人姓名来历，可是仙人。主人点头微笑，告以姓申名无垢，大姊无妄二姊无咎，均是散仙，自己虽在修为．功力太浅，尚谈不到，因乃姊见无垢深山独居，只有两个侄女陪伴，易受人欺，为此设下隐形禁制，移居数年，均无事故发生，偶然有人来访，均是两姊同道至交。昨夜月明花好，偶然花下弹琴，

忽起商声，跟着，便听大侄女灵鹃来报，说有一人越禁深入，似想偷桃。桃共十二株，乃是仙种，每树只结两枚，十分珍贵。心疑来了劲敌，妄将埋伏发动，等到擒住，才知是个常人，悔已无及，望勿见怪。只是前四重禁制，均极厉害，怎会从容走入，毫无动静。方才回时，曾见书童在寻主人，问知昨夜发现对岸桃花盛开，主人一时心喜，纵将过去，先还看见主人，往林中走进，因溪水太阔，纵不过去，想在附近觅路，刚一转身，忽然云烟四合，伸手不能见指，狂呼主人未应。挨到天明一看，溪水桃花，全都不见，前面乃是一片重山秃崖，主人不知去向，心中惊疑，到处哭喊寻找，均无踪影，也说为寻疯和尚而来，与邓隐所说正对，好生不解。

说完，便令二女取了一些酒果，与邓隐吃了，说疯和尚乃两姊好友，只是言动滑稽，令人莫测，日前来访，要借丹药救人，不容分说，全数取走，须要寻到，才能医好，暂时不免伤痛，还望忍耐原谅，安心静养才好。邓隐自见申无垢，便自倾心，巴不得能借养伤，多留些日。因料对方神仙中人，言行稍为失检，立是祸事，心中只管爱极，表面丝毫不露。力言自己不好，如非见那仙桃大得可爱，曾想采走，后来虽觉有主之物，中止前念，形迹终是可疑，如何能够怪人。并说，家有好友，也在病中，十分悬念，自信服过朱果，体力颇健，一二日内，便不痊愈，也可告辞回去，当时打扰，却是万分难安等语。

申无垢只当邓隐好胜，也未深劝，略谈片时，各自走去。二女原住隔壁房内，夜间痛楚呻吟之声，唤了两声，未听答应，赶去一看，邓隐面色十分苦痛，本就有些过意不去，邓隐忽然惊醒，借着说话问答，再朝二女，竭力一恭维。邓隐少年英俊，出身世家，又具绝顶聪明，善于承颜希旨，话说

出来，刚中带柔，一面把对方说得天上神仙，古今少有，一面暗示自己，为人正直，英雄气概，话说得也恰到好处。二女首与投缘，再向申旡垢一说好话。旡垢出身世家，灵心慧质，仙骨仙根，多才多艺，无所不通，爱花喜饮，更嗜琴棋。先觉邓隐受伤可怜，人又那么英秀谦和，日在苦痛之中，除睡梦中略现痛苦之容而外，平时相对，不特没有丝毫怨意，反觉打扰主人，过意不去情景，对于上面所说几样癖好，不特具有同嗜，并还同是此中能手，各有所长。

次日午后，做完功课，为防伤人烦闷，自己也正无聊，偶往清谈，谈起琴棋二事，居然头头是道。琴筝更是邓氏家传，旡垢大为赞赏，双方越说越投机，旡垢看出邓隐不愿他离开，只一见面，立时喜动颜色。偏生疯和尚老找不到，两姊归期又远，这一成了朋友，越觉愧对。心想病人心烦，自然想人在旁陪伴，何况彼此性情癖好，样样投机，人又那等端正。第四天上，再听邓隐说起，将拜前辈地仙樗散子为师，翠屏峰朱果已被服食，只洞中藏珍尚未寻到，有一好友，名叫任寿，现在家中养伤，只等痊愈，同往搜寻，必能如愿相偿等语。旡垢前两月，曾听两位前辈仙人说起此事，知道未来珍宝主人，具有长眉异相。邓隐是个美男子，虽与所说不符，但知此事十分隐秘，千余年来，均无人知。新近有人在东海发现一座神碑，上有古仙人所留偈语，几经猜详，才知道宝藏武当后山，真实地点，仍无人知，只知内有紫青双剑和那灵药仙草。邓隐一个凡人，如无绝大福缘，怎能将朱果得去，因此又加了好些重视。

双方夙世情孽，本难避免，邓隐当初见时，已觉此人不恶，心生怜惜。那再经得起对方深心巧计，只管爱到极处，始终隐而不露，除谈道论琴，旁及种花下棋诸事，词色始终庄

敬，目不邪视。几天过去，情分渐厚，这才说到心中仰慕，意欲仰攀交游，以后常时来往，终于结为异姓骨肉。旡垢年长一岁，成了姊姊，邓隐固不愿旡垢离开一步，旡垢也由不得具有同感，只要功课一完，立时往晤。到末一天，为了抚琴，无意之中看出邓隐的伤，丝毫未愈，只更加重。为想清谈永日，以前全是强自忍耐，猛想起为日已久，因邓隐不愿自己离开，每日均令两侄女，往前后山穷搜疯和尚下落，至今未见，如非曾服朱果，似此重伤，早成残废。关心情急，不由现于词色，邓隐见状慌道："好姊姊，你对我如此恩深义重，百世难忘，休说误伤不是故意，便死在姊姊手内，也所心甘。你这等愁急，岂不使我痛心。"二人连日相处，形迹亲密，早无嫌忌。这时邓隐斜倚榻上，旡垢为了陪他，并同练那指法，横琴在侧，相隔甚近。邓隐早望着那一双纤纤玉手，春葱也似，粉铸脂凝，柔若无骨，恨不能把握他一下，才称心意，无奈对方，只管笑语从容，神情亲切。但是风度娴雅，容止自然庄静，只管艳光照人，仿佛暗中具有一种正气，使人爱中生敬，不敢丝毫忤犯。

正说着话，偷觑玉人颜色，忽见旡垢听到末几句上，面色微沉，欲言又止，知道方才话失检点，故作未见，反而就势，把手伸过，握住旡垢的玉手，慨然说道："我说此言，姊姊不是世俗女子，当不致于误解。实不相瞒，姊姊天上神仙，无论心性为人，容华气度，均是古今所稀，由不得使人刻骨倾心，敬爱至于无地。但是人生朝露，终归黄土，小弟不才，对于世情，早已如梦初觉。为了向道心坚，家中田业，均已分散贫苦，此时仅有一所园林，准备留赠寒家世仆。只等仙师回山，便请正式收容，披发入山。不料因祸得福，为寻神僧，遇见姊姊，如非受此微伤，小弟浊骨凡胎，怎能与天上

神仙结为骨肉。本是喜出望外，有何伤痛可言。难得姊姊也是志切清修，我也别无他求，只望姊姊视我如弟，将来名山修炼，常共往还，再如机缘巧合，道业相同，道成以后，能得同在一处，常奉颜色，便是万分心愿了。”说时，始终握着先垢玉手未放，一面强摄心神，一面查看玉人喜怒，暗中领略柔肌凉滑之妙。先垢始终神色自若，手也未撤，听完，微笑道：“那夜你被擒时，已受煞火灼伤，连受这几天痛苦，还嫌不够么。”说罢，玉容微变，把手一甩，振衣欲起。

邓隐看出先垢发怒，急得惊魂皆颤，忙即纵身下榻，扑地便拜，刚急喊得一声：“姊姊不要生气。”急切间忘了身负重伤，如非预服朱果，命都不保，如何能用猛力。第二句话还未出口，哎呀一声，便痛晕过去。先垢先还疑他做作，二女恰又奉命寻人未归，负气未理。待了一会，看出人已断气，试揭上衣一看，伤处已然焦黑，皮肉好些腐烂，其状甚惨。想起连日相处情景，再一仰望对面墙上的镜中人影，暗忖自己天生国色，我见尤怜，何况男子，似他这样相处多日，双方形迹如此亲密，始终以礼自防，从无一句戏言，已是难得，为了希图时常相见，竟能强忍痛苦，至于数日之久，可见情深爱重，痴到极点。便是今日吐露心腹，也不过是想将来一同修炼，永为骨肉之交，脱略形迹，常得相见而已，并还说到人生朝露，志切清修，细察所言，实无他念，不过爱极忘形，略为握手，如何便使难堪。他因见我发怒，定疑从此轻视，将与绝交，看那情急纵扑之状，分明此举伤心太甚，连本身利害安危，全未顾及，以致疼死过去。所受重伤，又由我粗心而起，于心何忍。想到这里，心肠一软，回忆连日经历，觉着此人，不论心性言动，学问识见，以及琴棋诸艺，无一不是上品。

越想越生怜悯，四顾无人，只得亲自动手，唤了两声隐弟未应，刚将人捧上榻去，猛觉人已醒转，睁开眼来，不禁气道："原来你是假的。"邓隐本来快醒，耳听玉人呼唤，身被抱起，率性把气屏住，任其抱向床上卧倒，想要就势温存，又恐二次触怒，正自心荡神摇，打不起主意，周身疼痛，已早不在念中，谁知对方也自警觉，不顾周身奇痛，吓得将手连摇，急喊姊姊不要多疑，我是刚醒。先垢此时心情十分矛盾，既觉对方痴得可怜，又觉对方外表老成，实甚狡狯。也说不出是喜是怒，本想发作，一见邓隐面容惨变，情急苦痛之状，心又不忍。自来女子善怀，心肠又软，当双方互种情根，快要倾吐心腹，一面却有顾忌之时，最关紧要是，只不能毅然决然当机立断，任你贞洁烈女，也怕对方一味服低，死缠不已。稍为动念，立堕情网之中，终被绑紧，无法解脱。

先垢此时心情，正复相同，闻言没好气答道："我只当你至诚君子，原来是个假的，装死骗我，多么气人。"邓隐见对方，轻嗔薄怒之中，口角上仍带一丝笑意，和方才冷冰冰的，甩手起立神情，大不相同，知有转机，表面却装着害怕已极，正在连声分辩，忽听门外有人接口道："三姑不要冤枉好人，他才不是装死呢，亏你狠心，人家痛得这个样子，你还气他，我疯和尚先不服气。"二人闻言，全都大喜。跟着走进一人，正是日常盼望的疯和尚。先垢固是盼他早来治伤，便邓隐平日贪与心上人常聚，最好寻他不到，以免伤愈分手。这时也因奇痛难忍，又因对方行事莫测，也许此次犯险，是他暗中主持。否则，主人禁制，何等厉害，一个凡人，怎能从容越过。疯和尚事前又把主人所有灵药全数取走，越想越觉是在暗中撮合，亟欲见人求教。

见他突然走来，不禁喜极，知他滑稽玩世，不喜客套，开

口便喊："师父救我。"疯和尚骂道："没出息的东西，今天痛得厉害，自然想我。如是前两天来，不遭你厌恨么，还不把这丸药吃下去，等痛止住再说，只肯听话，大家全有好处，否则，一个在劫难逃，一个任你根骨多好，没有这一座桥，渡过对岸，守到老死，也休想有什遇合。"说罢，先递过一丸灵药，再把前在申家拿去的两个玉瓶取出，还与先垢道："你姊姊所炼丸药，我已用他不着，原数奉还，一粒不少，内中还加了两粒大小还丹，留备未来之用，不可随便送人。"先垢早看出邓隐所服是一丸小还丹。一听还有一粒大还丹，放在瓶内，知道此是灵药奇珍，最为难求，小还丹不过起死回生，去邪消毒，多猛恶的伤病，服下便可痊愈。大还丹却是道家奇珍，服下一丸，功能脱胎换骨，增益灵智，使人长生不老。不禁大喜，忙即拜谢。

疯和尚笑道："无须谢我，只肯听我的话，包你仙缘不久遇合，成就也快。"先垢见疯和尚和邓隐神情亲切，想起近数日的经历，料定事出有因，便把疯和尚请往外屋密谈。邓隐服药不久，伤痛顿止，侧耳细听，双方先似有什争论，先垢始而坚拒，后竟说服，全听不真。想起涉险经过，和连日所料，心方一荡，再听外屋，语声已止，跟着便听疯和尚拖着两片破草鞋，梯他梯他，往外走去。隔了一会，不见人来，连呼了两声姊姊，也未答应。试一起坐，周身痛苦若失，精神只有更好。再看伤处，已全结疤，残痕累累，宛如龟裂，狼藉全胸，十分丑怪。生性爱好喜洁，心上人更爱干净，自己皮肤，白如玉雪，更无微瑕，忽然变成这等丑态，看神气好些地方，决难复原。心正悉闷，灵鹃忽走进，笑问："邓叔伤好了么，三姑现陪神僧在桃林中饮酒，等你前去，同吃那夜所见长春仙桃，命我来请呢。"

第八回　涤垢浴清波奇艳当前萦绮念　飞花呈丽景香光如海起仙音

邓隐见有人来，忙把衣服放下，口虽喜诺，觉着衣全破碎，污秽不堪，主人家无男丁，无法借换，终日病卧榻上，盖着锦被，还不觉得，似此衣履破碎，伤疤累累，前胸破了一大片，不能遮掩，如何出去见人。不去自是不舍，明知无衣可换，说也无用。正在为难，忽见秋雁捧了一身新衣赶进，笑道："大姊怎的性急，也不想想，邓叔病卧数日，这个样儿，如何能去？"随对邓隐道："此是三姑前日见你衣履破碎，恐愈后无法更换，特令我姊妹赶做了一身，快随我们去往桃林西边红霞溪中自行洗沐，将衣换好。另外一块灵药，乃疯老前辈所赐，命你洗前，将伤疤擦满，待有半盏茶时，再入水洗，包你复原，不留半点痕迹。我家也有这类灵药，但是好得没有他快。听疯老前辈口气，对你十分关心，性又好酒，照例不醉不走。为时尚早，三姑最恨人脏，越干净越好，不要心急。"邓隐闻言，喜出望外，连声应谢，偷觑二女仿佛以目示意，急于更衣洗沐，也未留意。

随着二女由桃林中穿过，到一小溪前面，二女指了途向，各自走去。邓隐见清溪如带，并不甚宽，当地正当溪中部最宽之处，两丈多高一座孤峰，云骨撑空，由水中平地拔起，形势十分陡峭。上面好些大小洞穴，大者如拳，小者如足，无数清泉细流，由这些孔窍中喷射而出，玉溅珠喷，挟着濛濛水烟，往下飞洒，水色碧清，深只四五尺，水底平沙如雪，只峰脚下略长着几从水藻，翠带飘飘，随波摇曳，泉鸣潺潺，声并不洪，与清风击石之声，合为幽籁，自协宫商，甚是娱耳。

峰上下碧苔肥润，一色鲜明，杂以各种红色细花，已极鲜艳。峰旁更有一座小亭，兀立水上，碧瓦朱栏，大仅方丈，另有小桥，与之通连。亭中设着一个白玉短榻，和一珊瑚衣架，上挂一幅轻绡，知是主人沐浴之所。妙在四外桃花，当中一片清泉，那峰好似一根碧玉簪，倒插水内，两头清溪映带，花光倒影，景色幽艳，水中再加上这样一座华美清洁的小亭。再一想起，女主人花晨月夕，清泉试浴情景，心神先已陶醉。四顾无人，忙在岸上，把旧衣全数脱下，裹成一团，弃向桃花树下，敷好灵药待了一会。见那小亭地面，明如晶玉，清光鉴人。恐有遗垢，遭心上人不快，先就溪边，洗净双足，捧了新衣鞋袜，赤脚先往亭内。

望着架上所悬轻绡出神，疑此是心上人平日清泉浴罢，拂拭凝脂之用，意欲先行把玩，还未近前，心头先自怦怦跳动。刚伸手要拿，偶一低头，猛想起对方神仙中人，那位神僧，遇事前知，如何可以生出遐想，再说，这等天人，理应香花供养，永为臣仆，也不应有此亵渎之念，忙把心神强行镇静。想要摒去杂念，无如积想成痴，相思刻骨，又当无人之际，处在这等美妙景地，微一闭眼，便觉心上人的婷婷倩影和沐浴时的秀发披肩，柔肌如雪，活色生香情景，如在目前，满腔情热爱，老是按捺不下，由不得凑近前去，朝那随风披拂的粉色轻绡亲了一下，猛觉脸烧身热，百脉欲沸。忽听疯和尚笑语远远随风吹到，不禁大惊，忙往水中纵下，吃清泉一浸，心身自然清凉了些。暗骂，我真该死，神僧和他现正等我同饮，如何在此胡思乱想，心上人未必知我此时心意，长幼三人，全是少女，也不会被他看见，神僧却瞒不过，定被知道，如何是好。心中惶急，先就水中跪下祝告，求其原恕，并说痴爱无垢，并无邪念，望乞神僧恩怜，只求结为神仙眷属，同

在一起修炼。于愿已足，祝罢起立，既忙着走，恐洗不干净，又无浴巾，不敢再动那块轻绡，只得回往树下，把旧衣撕下一大片，当作浴巾，匆匆洗完，又去瀑布下面，冲洗了一阵，觉得舒畅非常。再看身上伤疤，已成了大片黑皮，微微发痒，顺手一揭，全撕下来，依然细皮白肉，和未受伤一样，大为高兴。忙去亭内，拭干水痕，将发理好，穿上衣履，重又向空拜谢，祝告神僧，请求默佑。

快要起身，目光又扫到那幅轻绡之上，勾起前念，心又一荡，暗忖心上人天上神仙，此后能得常共往还，已是万幸，非分之想，决难梦见，想要一亲玉肌，此生未必有望，这幅轻绡，曾经拂拭全身，似此奇缘，难得遇到，反正不作非分之想，趁此无人，稍为把玩，再亲他一下，略解相思之苦，便神僧知道，不过笑我情痴，当不致于有什变故。念头一转，忙赶近前，打算亲了就走，及至二次拿在手里一看，不禁失望，原来那绡竟是新的，从未用过。方才因是初经奇丽，心荡神移，断定玉人所用，不曾想到，对方虽非尘俗中人，人品何等高华，如何肯把兰汤拭体之物，公诸外客，匆匆亲了一下，正在心情陶醉、得趣之际，天人交战，猛又惊觉，强制情欲，匆匆入水，不特未暇细看，也未敢去取用，不料竟是新的，早知主人备作客用，也不致用那旧衣洗浴，正暗骂自已糊涂。既一想，这块浴巾不用也好，只神僧怜我情痴，不为叫破，心上人必当我误认御用之物，不敢妄动，背后如此，为人可知。想到这里，一看亭中，尚有几个脚印水迹，忙取破衣拧干擦净，方始起身。

照着二女所说，赶到一看，席设桃花深处，心上人玉容微酡，似含薄醉，吃四围花光一映，更增娇艳，低头不语，若有所思，灵鹃秋雁正在分食一枚仙桃，操刀欲切。对面坐着

疯和尚，似已大醉，靠着树干，沉睡方甜，相隔约有三四丈。秋雁忽然回顾，娇呼："三姑，邓叔来了！"先垢竟如未闻，直到邓隐走到席前，想要拜谢，先垢方始微笑拦阻，请同就座。邓隐悄问："姊姊，神僧怎会吃醉，我还未及谢恩，请其赐教呢。"先垢摇手，还未及答，忽听疯和尚梦中喃喃说道："今天奇怪，我酒还未吃，心先醉了，照此量小，以后如何是好。"底下语声便自含糊，只听出几句，似偈非偈的醉话，大意是说：良缘止此，情贵专一，人定胜天，不可自误，底下又听不真。一问先垢所说何语，更连一句也未听出。暗忖听神僧口气，分明良缘前定，休说这等天人，结为夫妇，便得一亲玉肌，百死何恨，怎会情爱不专，心疑神僧暗示玄机，心中狂喜。忙在心中默祝，只求神僧大发慈悲，我与先垢姊姊，果是夙缘，从此努力同修，万劫不二。果然心刚念完，疯和尚又在醉梦中说道："祸福无门，惟人自召，只一失足，形神皆灭，一劫都难，哪有来世。"邓隐越料语有深意，自知心志强毅，女的心性，又极高洁，我固不会变心易节，他也不致为我误了仙业，神僧必是恐我道心不坚，意在警惕，当时也未在意。

先垢心中有事，始终没听出所说何语，知其平日就是这样疯疯癫癫，好些话方才已作长谈便未理会，悄问隐弟："你想什么，给你留了半枚仙桃，稍进饮食，也该走了。"邓隐先还惜别，先垢笑道："不必如此，听神僧说，你那好友任寿，已将藏珍得到，现正想你，快些吃完，由我送你回去，行路较快，就便也可使我见识藏珍威力。"邓隐一听先垢还要亲送，可知方才误会，已全冰释，情非恒泛，由此决可常时往还，不禁狂喜。同时，先垢已将仙桃推过。邓隐见那仙桃装在一个玉盘之内，好似先垢已然吃过，只有一半在内，桌上除主人

自酿的仙桃酒外，酒菜无多，精洁异常。笑道："桃大如瓜，又是仙种，有此半桃，想也饱了。"旡垢笑说："山居无什兼味，隐弟不妨多吃一些。"邓隐答道："我还想向神僧求道，不知可否惊动。"旡垢未答。疯和尚忽然惊醒，怒骂道："没出息的东西，你怕我跟去惹厌么，请还请不到呢。"说罢，奋身而起，一路叫骂，拖着两片破草鞋，穿林而去。

邓隐误以为真，急喊神僧请回，弟子岂敢无礼，一面飞步追去。疯和尚头也未回，看去走并不快，偏是追赶不上，接连几闪，便没了影子。还待四下搜寻，连声求恕，忽见二女追来，说三姑请你回去，吃完好走，疯老前辈向例如此，你追他不上，快回去罢。邓隐无奈，只得同回。旡垢见他面带愁容，笑道："我看你和他交情甚厚，怎会不知他的脾气，当初如何相识？"邓隐便把结识疯和尚经过说了。旡垢笑道："这就莫怪了，此老最重恩怨，我看他对你甚好，决不致于得罪，只管放心，吃完走罢。"邓隐见心上人殷勤欢饮，笑语生春，不忍坚拒。前事似早无干，心更高兴，吃完起身。旡垢令其并肩而立，取出一道灵符，朝空一展，便有一片银光，拥了二人，同时飞起。

到后一洞，才知任寿早起，往卧眉峰未归。书童胡良，本经二女送回，因在途中发生一事，刚到不久，见主人归来，忙即上前拜见。邓隐令往翠屏峰探看，任寿未在。胡良答说："主人受伤第二日，我被申仙姑带到里面，在门外看了一眼，当日便由二位姑娘，送到翠云峰后谷自分手。正要翻山回来，遇一怪老太婆，唤往他的洞内，住了两日，赐一隐身灵符和两粒丹药，吃后可以七日不饥。令在峰旁小洞中等，如见有人，私入主人所去洞内，立将灵符展动。守到昨夜，果见两妖人，去往洞内，忙照所说，将符展动，老太婆忽然飞来，跟

着，便将妖人引走。今早见任大爷由当地经过，忽然折转，走往洞内，两妖人也去而复回。老太婆也赶了来，随听洞中风雷之声，命我速回。午后往看，崖洞已成了一片整的。”

邓隐不信，同了先垢赶往一看，果是一片整崖，只得回转。邓隐还想赶回卧眉峰去，先垢断定任寿必回，令在当地等候。邓隐见先垢肯留，甚是心喜，便将下人，全数遣开，陪在园中对弈。先垢连问疯和尚以前有何话说，邓隐答以起初雪中救人，原是一时仗义，等到发现对方是位有道高僧，第二日便不辞而别，只在行前略示仙机，并留了一封书信，指点拜师之事和翠屏峰灵药藏珍，并未提起别的。日前误犯姊姊禁制，便由寻他不见而起。先垢闻言，也未再提。跟着，任寿回转，邓隐二次受了误伤。先垢见伤太重，知非寻常伤药可愈，重又将人带回家去医治。任寿看出二人十分情厚，颇代邓隐喜欢。又由胡良口中，问知大概，心想先垢两姊均是仙人，方才已见过一位，还有那位神僧，必与师父相识，他们都在卧眉峰隐居来往，如往寻访，不知能否问出师父下落，还有双剑威力如此神奇，如不及早见师传授用法，似此厉害，如何敢用。那两位老仙，令我自炼，也不知能否如意，左就无事，何不用起功来。当夜便照所说，按照以前坐功，运用真气，如法勤习，先还不敢将剑全拔出来，末了试出只要真气凝炼，按照古仙人所留剑诀，用志不分，不特双剑全可制住，收发也可如意，渐渐对着剑尖呼吸，居然试出人剑互相吸引，生出感应，能以真气驾驭。到了第三日夜间，便能由心运用，无须伤人，飞出多远，均可随意收发，随念而至，越发高兴。因青索剑煞气较重，决计把紫郢交与邓隐，自留青索和那灵翠峰。第四日一早，便兴匆匆往卧眉峰赶去。到后一看，灵鹃秋雁一同迎将出来，引了任寿往里走进，说是邓

叔第二日便自伤愈，只前胸肌肉尚未长好，已和好人一样。

任寿心中一放，便同走进。和主人刚一见面，邓隐便把任寿拉向一旁，说起日前到家，刚上完了伤药，大姊旡妄，二姊旡咎，先后飞到，始而互相争论，又把旡垢唤向一旁，谈了一阵。跟着，便由大姊作主，说二人夙世情缘，今生应为夫妇，只问邓隐愿否，邓隐自然喜出望外。本定任寿到后，完姻合卺。昨夜旡垢忽往房内，笑问邓隐："如为寻常夫妇，至多修一散仙，以你我二人的姿质，天仙也非无望，两姊便为此事争论，二人竟说你是我的情孽，将来必至两误。大姊却说，三妹玉骨冰心，生具仙根，虽然有此一段情孽，必能善处，随将我唤去说了。我因怜你情痴太甚，为我两受重伤，日前疯和尚又允力任其难，只要我答应这场婚姻，必以全力助我成道。我知此人，言出必践，更因二姊说话气人，直言双方情投意合，我已心许，二姊无法，才由大姊出来作主。如真爱我，便做一个名色夫妻，同修仙业，彼此都好，否则只有年余恩爱，便要分手多年，这两样我全可依从。但我为人，意志坚决，向无更改，既不容你中途反悔，更不许你到时强留，今日一言，便算定局。好在你那日，已曾说过，能得常共往还，于愿已足。现在虽是名色夫妻，从此仙山同修，永不分离，自比一年零三月，禽处兽爱，要强得多，你意如何？"

邓隐一则爱极旡垢，听出话风，不愿做那实际夫妻。恐其不快，以前的话，又收不回来，心想此女性情温柔，迟早终可感动，果能同效于飞，死都无恨，何况还有散仙之望，事须缓图，何必使其不快。想了想，慨然答道："实不相瞒，自从一见仙容，早已刻骨铭肌，爱逾性命，无如仙凡分隔，不敢作那非分之求。又知姊姊恩怜，全由受伤所致，惟恐伤愈，便要分别，从此天台路远，仙洞云封，休想再见颜色，为此

日夜乞求，宁受伤痛，不愿离开姊姊。后蒙深情垂怜，结为骨肉之交，私心喜慰，梦寐难忘。不料那日痴心太甚，爱极忘形，本是倾吐心腹，谁知姊姊误会，差一点没有把我吓死。直到二次养伤，蒙大姊二姊作主，姊姊以夙缘前定，慨然下嫁。我早心想，能够常见颜色，已是九生之幸，何况神仙美眷，夫妻同修，从此天长地久，永为不贰之臣。我对姊妹，奉若天人，早已由爱生敬，纵然有时情不自禁，只要姊姊面容稍为不快，我便惊惧欲死，如何敢于违背。不过，我对姊姊实是爱极，别的不许，只求平日允我稍为亲爱，应了景儿如何？”先垢笑道：“无怪疯和尚说你没出息，如非那日伤愈，你往溪中沐浴更衣，背人时作出那些丑态，我也不会向你叮咛。话已说定，永无更改，否则，休怪薄情。”

邓隐才知那日沐浴更衣，天人交战情景，心上人竟早得知，强颜笑道：“姊姊冤枉我了，当我未入水前，想起那是姊姊平日沐浴更衣之处，当地景物陈设，又是那么清艳华丽，诚然触动情怀，才一转念，自知不合，便自镇摄心神，不敢再存他念。姊姊神目如电，既悉隐微，我那悬崖勒马以及水中跪祝，想必也都知道。”还待往下说时，先垢笑道：“亏你没羞，我为见你没有浴巾，将二姊海外带来的芙蓉绡，剪了几尺，与你应用，你却误认是我所用，也不想想，我虽非世俗女子，何致把贴身浴巾，供一男子使用？看你始而作尽丑态，后来发现新巾不曾用过，那种失望神情，幸而连日相处，尚谈得来，受伤由我而起，又有疯和尚竭力为你说话，任换一人，早已为我飞剑所杀了。实不相瞒，此间禁制，多是二姊所留，具有好些妙用，除你来那夜，因疯和尚暗助，一时疏忽而外，外人休说深入禁圈以内，只在五十里内，一言一动，均难逃我耳目。你以为暗中默祝，话未出口，我便不知你那

鬼心事么。我因事前疯和尚再三向我苦劝，心想你来时，装得那么老成，反正免不掉这场情孽，不问夫妻真假，终是同梦之人，有何嫌忌。想看你背后对我如何，果然狐狸尾巴全现出来，总算还有几分挽救，果如你初到亭内，那种丑态和存心，再加一个疯和尚苦劝，也不会理你了。”

邓隐被他问得无言可答。见旡垢说时，双颊红晕，面带娇羞，语声轻柔，娱耳醉心，心中爱极又不好意思出口，只得挨坐上前一把搂着细腰，握着纤手，红着一张脸，陪笑道："好姊姊不要说了，从此改过，使其敬甚于爱，把姊姊敬若天神，以观后效，好在未来岁月，还长着呢。”旡垢笑道："爱则有之，敬则未也。”邓隐见旡垢，被自己搂紧，毫未推拒，只觉暖玉温香，宛然入抱，柔肌凉滑，吹气若兰，不由心神皆荡，四肢欲融。一面搂紧，笑道："卿忧亦忧，卿喜亦喜，喜怒声笑，均是深恩，不容我花开并蒂，带结同心，难道心坎儿温存，眼皮上供养，也是不许么。”口中说话，就势想往脸上凑去。旡垢把头微偏，回眸娇嗔道："你这叫是恭敬么，刚一起头，便这样缠人，以后我真替你担心呢。”邓隐连日看出旡垢外和内刚，只能以水磨功夫，至情感动，再闹下去，对方一生戒心，连想稍为亲热，都是艰难。忙即放手，正色说道："我真该死，既然敬爱姊姊，当以姊姊之意为重，如何今日爱极忘形，又自忘却，以后再犯，请姊姊提我一声如何？”旡垢道："事在自己，单我提醒何用，人非太上，孰能忘情，只要能有克己之功，稍为亲热，又有何妨。”邓隐正色答道："本来此时尚未拜师，仙缘遇合，不知何日，理宜清心寡欲，同求仙业，与其图那片时之欢，还是道成以后，永矢双栖，要强万倍。小弟业已知罪，姊姊不必试我，即此朝夕聚首，已出梦想之外，如何还不知足？此时业已悔悟，只请放心便了。”

先垢见他意甚诚恳，心暗喜慰，知次日任寿必来，算是媒人，等行礼正名，将景应过，再在当地同居，静候仙缘遇合。任寿闻言，自是喜慰，虽觉女家两姊应该到场，以为仙人不尚俗礼，也未在意，当日便向男女双方道贺。邓隐忽然惊道："大哥眉毛怎么长出好些，容貌越发清奇，真和画图上仙人一样了。"任寿连日一心炼剑，用志不分，有时虽觉眼角发痒，也未留意，闻言刚想起翠屏峰八字朱文。先垢已递过一面镜子，就手一照，果然双眉长出寸许。心正惊喜，忽听门外疯和尚笑道："你二姑和大姑赌气，一个不来，难道我疯和尚就做不得女家媒人。"

任邓二人，闻声连忙出迎。疯和尚已和秋雁，一同走进。三人均有心事，想要求教，疯和尚笑道："先吃喜酒，到了桌上，再说不迟，我喉急着呢。"先垢正色道："酒食现成，今日之事，全由神僧一人作主，我姊妹三人，几乎为此失和，总算隐弟尚知自爱，话已说定，不愁反悔，即便果如家姊所料，也不致于铸成大错，将来我夫妻如有危难，你却要一力承当，全其始终呢。"疯和尚朝邓隐看了一眼，苦笑道："我也明知事非容易，我和尚既然出头，管此闲事，自无话说，即便是我冤孽，也决不会误你，放心好了。"说罢，又朝邓隐看了一眼。任寿见他双眉微皱，欲言又止，心方奇怪。先垢已然起身拜谢，随请入席，宾主四人，一同起身。席设桃林深处，临溪一间大厅之内，灵鹃、秋雁，早用五色桃花，系上喜彩，里外都是繁花布满，灿若云霞。疯和尚朝二女喝道："好好桃花，被你两个如此摧残，只供一日之欢，何如留在枝头，长久赏玩，你也不怕造孽，待我疯和尚为你们减消这场冤孽吧。"说罢，大声喝道："空山无人，水流花开，还尔真如，大观自在。"喝罢，张口一喷，厅内外所结花屏彩幕上的花朵，忽然连枝

飞起，朝四外桃花树上，冉冉飞去。一时花雨缤纷，锦云潋滟，顿成奇观，晃眼都尽。任寿方觉此举虽然隐蕴无限生机，到底二人头一天喜期，把一片繁华，晃眼化为乌有，如在常人眼里，岂非不祥之兆。偷觑邓隐面容，果带惊疑。先垢却是笑容满面，十分高兴，连赞佛法无边，真乃幸事。疯和尚笑道："你幸我不幸，有什相干，快拿酒来。"邓隐本来觉着扫兴，因见先垢玉靥春生，笑语如珠，高兴非常，全不以此为意，略为动念，也就放开。这一顿酒，直吃到了深夜。疯和尚又在席上，沉沉醉卧。二女因姑娘新婚，暗运巧思，点缀风华，便请任寿陪着疯和尚少坐。

二女同引新人回房，随把手一扬，那千百枝桃花树上，忽然现出无数宫绢花灯，齐放光明，望去灿若繁星，明灯万盏，与花月争妍，繁华富丽，花团锦簇，巧夺天工，耀眼生缬，奇丽壮观，从来未有。二女各在前面撑着一盏宫灯，引导新夫妇同归洞房。先垢只笑骂了一句淘气，便和邓隐起立，由二女前导，穿行灯海花林之中，往新房中走去。云鬟仙裳，在花林中，略一出没，随听细乐之声，笙箫迭奏，响彻水云，幽扬娱耳。任寿方想主人，共是姑侄三人，这满园花灯，还说事先赶造，行法点燃，这细乐之声，少说也有七八人吹奏，从何而来，莫非还有人来道贺不成？正在呆望，侧耳静听，待了些时，忽听疯和尚自言自语道："人世繁华，不过如此，明日终要还他一个干净，痴女娃真个多事。"

任寿回顾疯和尚说完前言，重又呼声震耳。一时无聊，因闻乐声忽止，走向厅前，想看那些花灯何物所制，如此好看。还未出门，便听一声轻雷响过，眼前倏地一暗，立有万片锦云，同自花间涌起。只当禁法触动，忙即退回，觉无异兆，再定睛朝前一看，先前所见上万明灯，已随残云飞舞，同时消

灭，无影无踪，只剩明月桃花，依旧争妍，碧空千里，素魄流光。溪中泉声潺潺，自成音籁，四外静荡荡的，不特方才大片繁华美景，转眼消歇。连方才宾主对谈，良宵喜宴，仿佛均是梦境，回顾座上男女诸人俱都不在，只剩厅中残灯孤悬，冷焰无光。疯和尚伏桌而卧，杯盘狼藉，方才良朋相对，丽影双双，笑语如珠，柔情似水，只于此中依稀留出一点痕迹。回忆前情，猛触灵机，心中一动，若有所悟。

疯和尚忽然醒转，朝着桌上猛拍了一下，哈哈笑道："你醒了么?"任寿忽然大悟，扑地便拜。疯和尚笑道："这个也是多余，快随我走。"说罢，拉了就跑。任寿以为又和那日一样，用缩地移山之法，陆地飞行。谁知并未走远，过桥一转，顺着卧眉峰下，行约小半圈，前面忽现一座崖洞，疯和尚笑道："此中大有佳境，你一人敢进去么。"任寿恭答："神僧令我入洞，必是有意玉成，怎敢违命，但是弟子愚昧无知，此行有何使命，还望明示仙机，以免延误，致负恩意。"疯和尚笑道："自来福缘，多是定数，你那眉毛，现已生长，从此便入佳境。此洞长达数十里，与翠屏峰相通，内中歧路甚多，只照我所说，不要走错，自有遇合。万一遇上什事，难于应付，可将这枚铁环带去，照我所传诀印，口诵六字真言，向空一抛，自生灵效，无论遇见多么奇怪的事，不可害怕。可惜好些话，不能预言，全仗你志诚勇毅，机警胆大和这双剑护身，即便不能尽如人意，怎么也可挽回一半。还有一层，你累世修为，夙根至厚，此番转世，全为前生心愿未了，如论根骨功力，非但目前三清教下，近数百年无此人物，便你未来两位师父，也未必如你。休看此时尚未入门，不久便要青出于蓝。在未遇令师以前，勿须自卑，致为奸恶所诱。此环除供危急防身之用而外，，还可用以鉴别善恶，以后无论遇见任何

人物，你只将环放在眼前，隔环往外一看，便可看出多半，任他多么高明的邪魔外道，也必现出原形。因你福缘深厚，越是法力高强的邪魔，越不敢于伤你，此行如成，功德无量。”随把洞中途径走法，一一说了。

任寿见他说时，十分注重，话也一点不疯。再接过铁环一看，大只寸许，黑黝黝的，并看不出有何奇处。心想眼前便是一位神僧，何不拿他先试一下，心念一动，立时放在眼前，隔环一看，疯和尚形貌未变，只是头上隐隐现出一圈佛光。还待再看下去，疯和尚已大怒道："我叫你去寻老魔头晦气，看我作什。"任寿连忙谢过。疯和尚喝道："此去逢石即住，见血而归，不可心软，自寻烦恼。明日你见邓隐申先垢，休提今夜之事。"说罢，转身就走。

任寿还想请问，疯和尚已不知去向。暗忖神僧行事，令人莫测，所说口气，洞中好似邪魔所居，为何又说我有遇合，修道人管什艰难危险，既命前往，必有用意。便往洞中走进，因是由明入暗，先见洞中沉黑，以为这等黑暗山洞，目光决不能见，谁知所服灵药，早生奇效，不特身轻力健，连目光也有异寻常，竟能暗中视物。起初不曾试过，还不觉得，及至走进，洞中并无亮光，不知怎的，目光到处，全能看见。那洞外观深才两丈，便到尽头，里面怪石纵横，高高下下，甚是难走，又极阴湿污秽，如非有人指点，决想不到里面还有入口，深藏怪石缝中。任寿事前，原经指点，只把入口寻到，便可通行，前半洞径，又险又仄，最狭之处，必须低头侧身，贴崖擦过，上下均有怪石阻路，锋利如刀，走起来，稍不留神，撞在上面，不死必伤，形势奇险，仗着目光敏锐，视暗如明，就这样，仍费了好些事，随时留心，才将前段走完。前途虽较平坦，忽又现出好多歧径，纵横罗列，密如蛛网，稍

不留心，把路走错，不特不会走到地头，并还被困在内，无法走出，都在意中。

任寿见歧路太多，知比前段还险，一面留神，照着疯和尚所说，进三退一，两左一右的走法，加急前进。又行三数里，洞径忽然展开，前面现出又高又大一片广场，共计不下一二百亩。地上石齿森列，长均尺许以上，有的密集如猬。洞顶上悬着无数大小石钟乳，形均尖锐，看去锋利异常。地更崎岖，绝少插脚之处，宛如刀山剑树，上下相对，又似巨灵张口，利齿交错，似欲吞噬，光景越发阴森。更有无数奇峰怪石，兀立暗影之中，看去好似许多恶鬼夜叉，飞舞来扑，吃洞顶倒悬的石钟乳，回光一映，显得当前景物，越发阴森凄厉，看去可怖。任寿也不害怕，一面注视前路，小心戒备，仗着力大身轻，耳目灵敏，先还看准脚底朝前飞驰，后见石齿密布，大小石笋，森若刀剑，无法下足，率性施展轻功，由那形似刀山剑海的石笋尖上，一路纵跃，飞越过去，等把广场走完，知道途程已去了一半。方想神僧除把洞径说得极为详细而外，始终未说此来何事，别时虽说了两句似乎偈语的话，第二句还有一点讲头，头句遇石而止，却是不通，如照所说，方才曾见不少奇石，便这山洞，也是石质，早该停止，此言如何解法。

正寻思间，忽听一声悲叹之声，远远传来。这时已是深更半夜，任寿孤身一人，奔驰暗洞山腹之中，已然走进三十来里，全洞不见一丝天光，景物又是那么阴森奇险，空洞无人，稍有响动，便起回音，只管身轻如燕，似此时上时下，纵跃飞驰，也由不得要发出一些声响。任寿走过那片满布怪石的广场时，便听身后，窸窣乱响，仿佛有什鬼怪，由后追来神气。那兀立在暗影中的怪石，又似恶鬼夜叉，作势欲起，似

要攫人而噬。走着走着，突然发生一两声异响，跟着全洞一齐震撼，远近相应，半晌方息，啾啾唧唧，如闻鬼语。再不，便是道旁洞顶所悬崖石，似要崩坠，迎头下压，刚一走过，忽听惊天价一声大震，轰隆砰訇之声，震耳欲聋，仿佛全洞就要崩塌，将人埋葬在内，四壁也在暗中摇摇欲倒。大惊回顾，原来洞顶所悬石钟乳，或是崖石，断坠了一块，刚落在地上，虽只一二尺大小，因其自高下坠，空洞传声，到处皆起回应，声势越发惊人。任寿初次经历，先颇胆寒心悸，及至走了一大段，见惯无奇，心方宁贴。不料前面又传来这一声悲叹，声并不大，但极凄厉刺耳，当此荒山古洞，孤身犯险深入的，黑暗影里，一任任寿胆勇过人，骤出不意，也由不得毛发皆竖，吃了一惊。想起神僧口气，此洞明有厉害邪魔在内，初来途径不熟，歧径又多，相隔入口，已有三四十里，莫被暗中暴起，受了伤害，此是深山古洞之中，连逃都没法逃，一经遇敌，能胜而不能败，否则，一落下风，便是凶多吉少。

忙把脚步停住，掩在一旁，静心细听，不禁好笑，原来洞中伏有好些暗泉，泉声幽咽。如泣如诉，空洞传音，宛如幽灵怨语，鬼物悲鸣，方才所闻叹息之声，似由此出。暗笑平日自负胆勇刚毅，今日不过处境幽险黑暗，又在山洞之中，行进太深，便觉草木皆兵，疑神疑鬼，可见古人所说，养气至难，吉凶祸福，毫不动心，实非容易。既然受命自天，便有鬼物，能奈我何，以后深山修道，不知要遇多少艰难危害，似此胆小，如何能行？想到这里，心胆立壮，照旧前行。那泉流之声，也越来越近，越听越像人的叹息，听明以后，自更不加理会。又进三数里，道旁歧径，已不再见，前面乃是一条又宽又长又高又大的甬道，沿途所见景物，越发诡异，奇峰怪石，到处都是，有的朵云出地，停空而立，有的飞崖倒

悬，似欲崩堕，暗影中看去，上面还有奇松盘拏，夭娇如龙，佳卉从生，幽兰吐蕊，时闻各种花香，迎面袭来，所有峰崖怪石，无不玲珑峭拔，形势奇秀，虎跃猿升，殊形异态，备诸美妙，各不相同。暗忖山腹之中，竟有这等奇景，可惜洞中光景黑暗，虽仗目光敏锐，均能看到，到底比在光天化日之下，要差天渊。尤其那许多奇花异卉，生在这里，宛如明珠投暗，神物沉渊，休说能得高人雅士矜宠，连日光月华和雨露滋润都得不到，岂非恨事。

再走一段，渐觉景物灵奇，超出想象之外。妙在历时不知经过几千万年的荒山古洞，竟是到处干净净的，连丝毫尘垢劫灰都见不到，连那落叶残花也未发现一片，直似有人长期打扫一样。心方奇怪，猛又闻得一声悲伤叹息之声，竟比先前所闻还要凄厉，好似无主孤魂，沉沦九渊，奇冤惨痛，无可告诉，发为哀鸣，由不得使人闻之心神悸越，若有鬼气扑来。任寿心虽一动，还当泉声呜咽，一时误听所致，由此便留了神，暗把铁环握在手里，右手按着双剑，放缓脚步，又往前走。

忽见前面暗影中，矗立着一座玉石牌坊，共有五座牌楼，十分高大。近前一看，那牌楼形制精工，气象庄严，上有石神宫三个径丈大字横额，沿路行来，虽然光景黑暗，仗着服了灵药，变成一双神目，暗中视物，纤微毕现，远近全能看见。及至走近牌坊，往里一看，竟是暗沉沉的，仿佛内里地甚宽大，只看不出丝毫影迹，比起以前昏夜行路，还要黑暗得多，又不似雾。心正惊疑，忽又听叹息之声，杂以铁锁曳地丁丁之声，越发刺耳，这才听出这些怪声，均由牌坊里面暗影中传来，方才泉声，已早过去、两下虽然有些相同，但决无此凄厉。料知前途必非善地，孤身至此，只凭新得双剑

防身，师还未拜，毫无法力。再想起前半夜，同饮喜酒时，申屠垢和邓隐所说正邪各派来历家数，如何分别，照此形势，如是妖邪盘据，决非寻常，为数也必不在少处，孤身一人，如何抵御？即便吉凶命定，凡百无畏，也须早作准备，已然到此，又无中途退回之理，否则，神僧也不会命我来此犯险。跟看又听牌坊里面，传来妇女悲叹哀泣之声，竟似不止一人。

正在侧耳倾听，猛觉脑后吹来一股阴风，当时机伶伶打了一个冷战，周身汗毛根根倒竖。猛又觉右手一震，紧跟着，玱玱两声龙吟，紫青双剑，同时自行出匣，闪电也似，各冒出尺多长一段。料知有警，连忙纵身回顾，不禁大惊，忙把双剑拔将出来，先把身护住，迎上前去。要知身后是何怪异，以及本书各种重要回目，由此开端，许多香艳新奇，惊险微妙情节，请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　古洞试仙环花貌雪肤皆恶鬼
鲜花埋艳骨血莲翠果拥红珠

任寿受了神僧指教，由卧眉峰旁一个山洞走进，孤身一人在黑暗中，走了三四十里，沿途地势奇险，光景昏黑，仗着一双神目，能在暗中视物，胆子又大，虽在洞中发现许多奇景，一毫也不害怕。正行之间，忽听悲叹之声，十分凄厉，起初误认暗洞泉声，也未在意，跟着前途出现一座极高大的牌坊，上有石神宫三字，里面黄沉沉的，看不出一丝影迹。悲叹之声又起，中间更杂妇女悲泣，与锁链曳地之声。空山古洞之中，孤身深入，已四十里，前途无端现出那等华丽庄严的牌坊，所见已极诡异，突又闻到这等凄厉悲惨的哭声，由不得使人入耳生悸，心神不宁。任寿素极谨细，正在留神查

看，忽听玱玱两声，青紫两道寒光一闪，双剑无故出匣数寸，同时一股阴风由身后扑来，不由机伶伶打了一个冷战，忙即纵身回顾。

原来身后慢悠悠走来一个似人非人的怪物，只有三尺多高，通身灰白，头和身子差不多一般粗细，两条膀臂却是又粗又长，面白如粉，满头白发，长约三寸，根根倒立，刺猬也似，凹鼻掀唇，大口箕张，露出两排白森森的利齿，红睛怒凸，凶光四射，说不出的那么丑怪狞恶，使人于万分厌恶之中，生出一种恐怖之感。看去行动迟缓，沉着一张丑脸，冷冰冰的，由身后缓缓袭来。刚把两臂张开，待要向人扑到，相隔也只一两丈光景，似因双剑出匣，精虹电耀，骤出不意，吃了一惊，已然前进，又往后退神气。处此黑暗阴厉、奇诡可怖之景，先颇害怕，既一想，这东西非鬼即怪，看他形态虽然丑恶，行动却甚迟缓，不似有什伎俩，也许此洞是座古墓，内中僵尸，年久成精，变得这等形态，紫青双剑，神物奇珍，难道还打不过鬼魅僵尸。想到这里，心胆一壮，刚把手中剑柄一按，还未拔出，目光到处，猛瞥见两旁和对面，还有许多魔鬼影子，都是身材高大，神态狞恶，作一大半环形，环绕在怪人身后，张牙舞爪，飞舞而来，为数甚多，时隐时现，也看不出数目多少，随同怪人一起行动，欲前又却，看去可怖已极。任寿虽有双剑随身，事前又听神僧指点，料知虽险无害，毕竟初次经历，见此凶恶异常的鬼魅，也由不得心中有些发慌，一面纵身后退，刚把双剑拔出，还未舞动，就这剑光如虹，刚刚暴长，快要离手飞起之际，隐闻身后鬼哭之声，凄惨异常。同时，觉着身后阴风冷气，猛扑上来，和方才一般景象，前面恶鬼，也凌空浮沉而来，暗道不好。百忙中抽空回顾，原来先前只顾纵避，一时疏忽，忘了身后就是

牌坊，无意之中退了进去。目光到处，发现身后也有四个同样的怪人，嘻着一张阔口血唇，身后各有许多魔鬼影子，正由四面包围上来，因其行动一律，看去迟缓，反更可怕。相隔还在三数丈间，身上毛发，竟会根根倒立，那寒噤一个接一个，只管打个不住，一任自己镇摄心神，把气沉稳，毫无用处，暗忖我并不曾害怕，如何直打冷战，和发疟疾一样？恶鬼太多，四面受敌，不敢将剑发出，先用双手舞剑，刚把身子护住，觉出身上冷战好了许多，头脑重复清明，心神略定，忙大喝道："无知鬼魅，即速 退去，免得送死，否则，我将飞剑发出，尔等连鬼也做不成了。"话未说完，当头五怪人，本来静悄悄的，作出向前飞扑之势，声息毫无，闻言，忽然嗤嗤冷笑，身后那些恶鬼，也相继同发怒吼，声势越发惊人。

任寿自将双剑舞动，所有怪人恶鬼，均似怕那剑光，纷纷退避，相隔十来丈，重又立定发威，似要伺隙而动，谁也不肯后退。任寿看出那些恶鬼，畏惧双剑，看虽狞恶，伎俩不过如此，稍为放了点心，连喝了好几遍，怪人始终不退，嗤笑之声，反而更盛，加上恶鬼怒吼，和后面暗影中鬼哭之声，说不出那种凄厉刺耳。心想长此相持，如何脱身，想了想，便用青索防身，将手一扬，把紫郢剑发出去，剑光如虹，比电还快，随着任寿心意，正朝那许多恶鬼，飞扫上去，猛瞥见人影一晃，当头怪人忽然失踪，剑光过处，那逃避不及的，当时斩断了十好几个，心中一喜，忙指剑光，四下追杀。不料为首五怪人，隐遁神速，剑光一过，重又出现，隐现无常，老是除他不了，许多恶鬼，虽被剑光斩断，有时并还绞碎，黑影连闪，重又合而为一，兀自不退，纷纷暴怒，态更凶猛，鬼啸之声，震撼全洞，由身后传来的男女鬼哭之声，也越发惨厉。这才看出仙剑只能防身，除此有形无质的恶鬼，尚难如

愿。心正惊疑，猛瞥见当头五恶鬼，各把双手一扬，相继隐去，更不再现。再一细看，那些恶鬼，一见剑光飞来，虽急得左闪右避，飞舞悲啸，并非不怕，只是不肯后退，好似身后有人逼迫神气。暗忖照此相持，终非了局，如用双剑护身，往回路冲出重围，逃了回去，并非不能，见了神僧，如何交待。再则，洞中这多恶鬼，如往洞外害人，早有传闻，怎未听人说过，也许本来深藏古墓之内，被自己无意之中，引将出来，此时一逃，定必群起来追，如再引出洞去，不知要害多少人，分明有进无退之势，既然立志学道，初遇鬼魅，便被吓退，岂非笑话。念头一转，胆勇大壮，决计改退为进，率性往牌坊里面杀去，深入重地，好歹也查他一个水落石出才罢。但这为首怪人，关系最大，好似怕那剑光，只要能够杀死，去了首脑，剩下恶鬼，也许较易打发。

心正寻思，如何方能除那怪人，猛闻到接连几声极难听的怪笑。紧跟着，便有一片玄云，黑幕也似，在来路不远出现。初出时；只有数尺方圆的一片黑影，突然暴涨，潮涌而来，前半来路，立被布满，内中并还杂有一条条血也似红，暗赤色的微光，看去十分污秽。紧跟着，便觉一股腥秽之气，迎面扑来，心头立时烦恶欲呕，头脑也有一点昏晕。想起那日卧眉峰二女发动埋伏情景，与此相似，知是邪法禁制，心想卧眉峰那么强烈的风雷和烈火针箭，尚被仙剑斩破，这类邪法妖鬼，能奈我何，也许双剑不曾合壁，威力较差之故，恶鬼不怕，腥秽之气，实在难闻，何不试他一试？好在双剑，光长数丈，威力至大，收发由心，已然试出恶鬼决不敢于近身，怕他何来。一时性起，大喝一声，把手中舞动的青索剑，也发将出去。双剑神物，原有灵性，那片中带血光的妖云，本来已被紫郢仙剑挡住，不曾压到头上，双剑再一合壁，威力

暴增，宛如青紫两道长虹，交尾电射而出，剑光也经任寿全力施为之下，比起先前暴长了好几倍。那片妖云，前头才被剑光绞散了些，立时电也似急，往下退去，一闪不见。四外恶鬼，本是前仆后继，见此强烈剑光，也各吓得纷纷倒退，当时空出了大片地面。剑光照耀之下，再往前后一看，先前那座牌坊，不知怎的，会到了身后，相隔颇远，里面仍是黑沉沉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暗忖方才我只稍为动念，想要杀出重围，人并不曾移动，怎会到了牌坊外面，退向回路。心方不解，又见那些恶鬼，仍然环绕四面，张牙舞爪，欲前又却，口中不住悲鸣怒啸，但比先前，要远得多，明明不敢上前，但又不肯后退。经此一来，心胆更壮，越想越有气，觉着双剑威力，如此神妙，有何可怕，神僧必是算出恶鬼快要出世，特意引我来此除害。这座牌坊，大是可疑，如何牌坊里面，那等阴森黑暗，莫非邪法枢纽便在牌坊之上，何不将他毁去，看是如何，相机行事。心念一动，一面用紫青双剑护身前进，行抵牌坊之下。

正在留神查看，待指剑光，朝上挥去，将其斩断，再作计较。猛觉脚底一虚，身子往下一沉，好似踏在虚浮的软沙上面，眼前似有一片暗赤色光华一闪，仿佛整座地面一齐陷落，堕向无底深渊一般。心方发慌，微闻老人叹息之声远远传来，这才听出，与第一次所闻一般无二，情知凶多吉少，不禁怒喝道：“我任寿堂堂男子，岂惧邪魔鬼魅？是好的，现出原形，与我分个强存弱亡，闹这鬼蜮伎俩，有何用处。”说完，不听回话，晃眼之间，忽然脚踏实地，一点伤也没有受。定睛一看，四外光景昏茫，和初入洞时，所见天然黑暗，又自不同，仿佛平常黄昏日落、天将阴雨那等暗沉沉的天色，前途似有一片微光，按说应该比先前暗洞之中要亮得多，不知

怎的，看去反比方才昏暗，只见一种凄厉荒凉之景，又似孤身一人，独行大漠穷荒，四望黄尘漠漠，日星隐曜，平沙无垠，悲风四起，一眼望过去见不到一点生物，说不出的愁惨凄凉景象。心想事已至此，怕也无用，只不知荒山古洞之中，怎会现出这大一片广漠平野，后来细看，三面都是黄影沉沉，无边无际，只有前面光影昏茫中，好似还有房舍，便朝有光之处走去。先恐变出非常，全神指挥双剑，不令飞远，护身前进。

走了好一阵，见无异兆，试将双剑收回，握在手内，戒备前行。又走了一会，果然发现前途乃是一座形如城堡的小山，双门大开，气象十分雄伟庄严。忽听男女悲泣愁叹之声，连同锁链拖动各种怪声，由内传出，比先前所闻，还要真切，好似内中关着不少男女囚犯，在里面喊冤诉苦，相对悲泣，惨痛非常。心想哭声如此悲惨，多半内里藏有妖人，不知从何处用邪法擒了许多受害的人在内，供他凌虐，以致发出这类临死以前哀鸣。神僧知我志切修为，命我来此解救无辜，反正归路已断，除非大获全胜，除此一害，否则也回不去，我如不能胜任，神僧也不会命我前来，何不拼犯奇险，仗着这两口仙剑，闯将进去，与内中邪魔拼个存亡？如能除去，岂非极大功德？想到这里，不由激动义侠心肠。耳听内里悲号更惨，除锁链镣铐之声而外，并还杂有重石曳地，和鞭打犯人之声。耳不忍闻，更不寻思，手持双剑，便往门内闯进。

刚进门不远，便见前遇为首五怪人，各纵一道灰白色的妖光，往外逃去，由自己身旁飞过，一闪不见。事前不曾留意，怪人去势又快得出奇，等到警觉，忙挥双剑，回身追杀，已无踪影。跟着，又听前途呼冤悲号，心想为首妖孽，想必就这五个矮鬼，看神情对我十分害怕，已经逃走，无法追踪，

莫如先去救人要紧，只要把被难的人救出，多少总能问出一点虚实。想到这里，重又回身，往前寻去。满拟被难人藏处，定必隐秘。门内本是大片广场，雾沉沉和来路所见，差不许多。谁知就这回身转盼之间，竟换了一幅景象，前面仍是一片平地，只有当中一条大路，通往最前面一座小宫城外。那城看去并不甚大，上半有云遮住，依稀分辨出几片雉垛。大道两旁，聚着三四十个少年男女，俱都面容姣好，肤如凝脂，女的个个秀丽，均在青春，男的貌相也颇英俊，但都带着脚镣，身背一条极沉重的锁链，衣不蔽体，那些少女，更是衣衫破碎，只有一两片破布，略遮前阴后股，下面赤着一双玉雪双足，底平指敛，胫跗丰妍，看去温柔细腻，俏生生的瘦怯得使人有柔若无骨之感。最奇是这些少女，虽然衣衫破碎，连那酥胸玉乳一并露出在外，偏是爱好天然，通身上下，清洁非常，仿佛美人新浴之后，粉光致致，不染丝毫尘污，所服苦役，却是令人看了发指，由不得激动义愤。原来大道两旁，一边堆满石块，荆棘丛生，沙砾满地，靠近宫城一带，地皮却是平整，晶莹如玉。这伙少年男女，不知犯何重罪，一面拖着极沉重的锁链脚镣，一面还在作工，有的手持铁锤，将整块大石，击成粉碎，再用双手捧起，放往左近一个大铁锅中，煮成沸浆，再由同伴用铁勺盛起，泼向宫前新修平地之上。左边一片地面，已修成了十之七八，不知为何，又用锤斧铁锹之类，将其掘成大小碎石，再由那些背着沉重锁练的少女，背在身上，走回原处，重行击成石粉，放入铁锅再煮。看神气，好似有意磨折这般少年男女，拆了又修，修了再拆，长年苦痛辛劳，永无休息。男的虽然受苦，因其眉宇精悍，体力健强，一味作苦，连声也不哼，见了人来，也如无睹；女的却是盈盈弱质，难耐劳苦，一面服着苦役，一面悲泣，哀

鸣不已，又都生得那么容光美艳，弱不禁风，受此惨痛活罪，更易动人怜爱。任寿天性义侠，见此惨状，觉着任是多大罪恶的人，也只处死了事，为何这等凌虐残忍。本想发作，忽看出那些少年男女，个个力大身轻，所戴刑具锁链，少说也有二三百斤，看神气为时已久，这等苦痛，竟能长期忍受，已是奇事，尤其终日劳苦力作，沙石横飞，竟会那样干净，不论男女，只有限两人身上现出几条鞭痕血印，似是受过毒打而外，余者都是净如新浴。猛想起此非善地，这般罪人，如是邪法擒摄来的民间少年，不应个个生得这么美丽英俊，休说日常磨折，服此苦役便处在这等形同鬼域的黑暗荒凉可怖之境，吓也吓死，如何还有这等光艳照人的容华？且不理他，仍旧前行。

刚走不几步，那伙少女，见有外人到此，仿佛来了救星，十九停止悲泣，互相以目示意，露出满脸求告之容。及见任寿，置之不理，仍往宫城前走去，似又失望起来，一个个掩面低头，哀声悲哭，此应彼和，便巫峡哀猿，离群失偶，望月悲啼，也无如此凄苦。任寿越听越觉不忍，二次又要回身，向其询问，忽想起神僧赐有一枚铁环，最能分辨善恶，怎会忘了取用，先看这些少年男女，是何来历，怎会无人看管，对于仇人强迫的苦役，丝毫不敢懈怠，那等认真。心念一动，忙取铁环，放在眼前一看，原来那些少年男女，无一生人，十九都和冢中枯骨死人一样，有的胸前脸上腿股等处，已在长肉，上半截仍顶着一个骷髅，白发红睛，瘦骨如柴，偏生东边凸起一块，西边挂着一片，厚薄不匀，零零落落，看去越发丑怪，狞恶非常。有的未长皮肉，却生着一身绿毛，白骨崚嶒，两条长臂不住挥动，双手钢钩也似，态更狞恶。隔环外望，全是僵尸骷髅，恶鬼凶魔，环外看去，男的固是少年

英俊，女的尤其粉铸脂凝，千姣百媚，无一处不动人怜爱。且喜素不好色，不曾上当，本想挥剑上前，又想这般男女魔鬼，俱都身带重刑，被禁在此，仙剑威力神妙，万一和先前所见恶鬼一样，除他不成，反被遁走，岂不又留后患。自来邪正不能并立，这多恶鬼，全被禁住，主人也许是个有道之士，由此反证，不觉减了一些敌意，渴欲一见主人，询问就里，好在有此铁环，对方善恶，一望而知，如有凶险，方才就不受害，对方也早出来为敌，不会这等平静，越想越有理，便往宫前走去。

近前一看，原来那城全是美玉所建，二门大开，门上满是碗大金钉，门高三丈，甚是雄伟庄严，里面好似一座大花园，楼台殿阁甚多，到处金庭玉柱，朱栏翠瓦，光怪陆离，气象万千，只是门外无人防守，里面也是静悄悄的，不见一条人影。心想这等势派，也许神仙宫阙，正要通诚求见，回忆神僧不可自卑之言，方自寻思，心意不定。忽听身后男女悲号，潮成一片，回头一看，原来那些男女恶鬼，似因来人要往宫城中走进，全着了慌，又不敢上前拦阻，一同哭喊，罗拜在地，苦口哀求，悲号起来。内中好些美丽少女，更是跪在那满布沙砾的碎石地上，膝行而前，口中哀鸣不已。任寿听那大意，似说城中神主，性情刚暴，此时正在入定，仙长强行入内，定必发怒为敌，我们均是无主孤魂怨鬼，每日在此服些苦役，希图减少罪孽，常年劳苦，自是难耐。方才为了犯规受刑，不合悲哭愁叹，致将仙长引来，本想用计阻挡，借着幻相，将仙长引往迷神宫去，不料仙长，视若无睹，竟被看破，不曾上套，我们在此，已是千灾百难，受尽磨折，如再走进宫城，惊动神主，必受粉身锉骨之刑，罪孽岂不更大。我也知道仙长，必是无意游山，误入此洞，发现神宫前面牌

坊，过了禁地，致受五神使围攻，他们斗你不过，想将你诱往浮沙狱内困住，此是无底孽海，终年毒焰飞扬，人坠其中，非具极大智慧，无上法力，万难脱身。率性死了又好，偏似我们不死不活，受那无穷苦孽，并和人世一样，照样循环变化，灭而复生，使局中人，历尽离合悲欢，酸甜苦辣，受那无穷危难苦痛，于弹指之间，周而复始，永无休息。而内中世界，又是地棘天荆，到处布满火山剑树，各种惨酷非刑，更须一一亲身尝试，残酷万分，每当有人陷入，五神使必发狂笑，同时，狱中必起哀呻，更有好些奇景现出，当仙长将入伏时，满拟来人决无幸免，在那一发千钧之际，五神使本在鞭打我们，使发悲鸣诱敌，不知怎的，面容突变，仓惶逃去，一切异兆，也未发生，随见仙长，带着宝光飞落甬路之上。五神使神通广大，隐现无常，一经附上人身，便如影随形，任你多高法力，也难解脱。方才并非真败，怎会逃时那等狼狈，此事奇怪，我们也不知是何原故。但是仙长只一入内，我们所受罪孽，实在百倍于此，还望大发慈悲，可怜我们孤魂怨鬼，常年在此受罪，并不害人，何苦为难。那宫城中，只有一位神主，常年管住我们，免得逃出为害。神主是个老人，终日不是打坐便是酣眠，除他以外，只是宫殿华美，并无第二人迹。便那许多宫殿，除神主所居，有限两处，是我们感激神主，为了报恩，由本山腹中发掘出来的宝物制造而成，并非取自人间，下余全是幻景，无甚可看。如非进去不可，我们固是受害奇惨，你也未必有什好处，再将神主触怒，任你多高法力，也是休想回去。

任寿先见这些少女，惟恐自己走进，哭喊追来，音声悲苦令人心恻，尤其那一双粉滴酥搓，白如霜雪的嫩腿，膝行在满布沙砾的荆棘丛中，好似情急太甚，连痛楚也不暇顾，一

个个皮开肉绽，玉腿娇足之上，已是一片殷红，染满血迹，如照往常，见此美艳如花的少女，受此磨折，血泪呼号，神情那等哀艳奇惨，休说任寿，天生侠肠，便是铁石心肠的人，见了也必不忍。心方一动，忽想起方才环中所见，这般少年男女的原形，那是什么雪肤花貌国色天香，俊美少年英雄气概，这类恶鬼邪魔所说的话，如何可信。言语之中又有好些可疑，所说神主，如是真正清修有道之士，怎会不愿外人入见，如因无缘，妨碍清修，便不会容我到此，尤其围攻自己的，也是一群恶鬼，既是他们的门下徒党，又曾想把我引入腹地，可见不是善良。流修道之士一神僧命我来此，如何中半途而废，空手回去，好歹也查他一个水落石出。始而不理，后听群鬼悲号更甚，仿佛自己只一入门，他们便要骨散魂消，不知加重多少倍酷毒遭遇一样，实在惨不忍闻。忍不住回身一看，那伙男女少年，一齐跪在离身不远的，右边沙砾地上，情急悲号之下，已然力竭声嘶，全身乱颤，女的一双明如秋水的妙目，已多半哭肿，仿佛自己此行，关系他们安危太大，危机系于一发，情急万分之状，实在看不下去。暗忖就算这般恶鬼，以前极恶穷凶，似此长期所受苦孽，也足够他消受，果真一入宫城，便要加增他们罪孽，此事还须稍为盘算，否则，也无异于造孽，我何不再用铁环看他一下。随将铁环取出，朝环中往外一看，所有男女恶鬼，正朝自己咬牙切齿，利爪连挥，仿佛痛恨到了极点，意欲得而甘心之状。再由右眼看去，依旧女貌如花，男容似玉，宛转哀鸣，悲痛欲绝，和先前所见，一般无二。当时恍然大悟，重又转身，往里走进。

那些少年男女，本已现出惊喜之容，及见对方回身，重又往里走进，似知绝望，一声怒吼，同时暴怒，厉声大喝："小畜生既然这等心狠，我们与你拚了！"任寿先还以为众怒

难犯，这多恶鬼，既然铤而走险，情急拼命，想要打发，未必容易，忙把双剑一按，准备应敌。回头一看，那些男女魔鬼，竟是张牙舞爪，虚张声势，本就未敢十分迫近，剑光动处，全都吓得纷纷倒退，知其伎俩止此。急于入内，查探细底，也就不再理睬。满拟恶鬼，必不干休，还要追随惹厌，谁知刚一入门，繁喧顿息。回顾身后众恶鬼，已回复了原状，仍在服苦劳作，连先前悲叹之声，俱都停止。

这时任寿还不知道铁环具有隐形妙用，因恰拿在手里，暗忖方才群鬼曾说里面宫廷，好些都是幻境，这大一片地方，只有老神主一人在内，何不就势观查一下。不料铁环刚放在眼前，猛瞥见前面许多宫室，竟似水晶制成，全部均能透视，看去甚深，尽头一座极华丽的宫殿，内一红衣老人，手中端着一个长方形的玉盘，盘中放着厚薄两片，形似血肉，约有七寸见方之物，匆匆由外走进。到一法坛前面，将坛上所立幡幢，略一移动，便有一片血光内过，光中更有无数金刀火焰，似一蓬火花冒起，一闪即隐。跟着，坛中心冒起一朵血莲花。老人将那玉盘血块，藏向花中，莲花立时合拢。老人似觉此举关系重大，先往四外张望，又侧耳听了听，面现喜容，走了下来，将旗幡左右移动，血莲随隐，金刀烈火，又闪了一下，一切回复原状，方始缓步往旁殿走去。任寿见那老人神情诡异，猛触灵机，无意之中，竟将老人动作全数记下。回忆来时神僧之言，仔细盘算，暗忖神僧说此行当有遇合，并有寻老魔头晦气的话，这大一所宫城，怎会只有一人住在里面？沿途所见，全是奇怪恐怖之景，莫非所说魔头，便指老人而言？这里以他为主，看神情平日决无外人登门，就算自己无心来此，也只一个毫无法力的凡人，以对方的法力，决不致于害怕。为何在上法坛以前，神情那等慌张？东张西望，

仿佛作贼心虚，又似藏什重要物品，防人发现之状。照此情势，与对方势派全不相称，看方才恶鬼对他那等害怕，再三哭喊，不令自己走进情形，所用法术和手下五个矮鬼，以及浮沙地狱这些名称，决不是什正经修道之士。所藏之物，好是两大块血肉，偏看得那等慎重，种种都是怪事。且喜千门万户，均可由此一环透视，莫如看准他的来路，背道前往，绕各法坛前面，学他的样，将上面幡幢，如法移动，看那莲花还现不现，那两块鲜红东西是否血肉，有何用处，如此珍贵？心念一动，虽看出对方形迹可疑，不似善类，仍恐观查不真，万一料得不对，将事做错，欲行又止。

正在观望，忽见老人走往西偏殿内，把手一挥，微闻一片哀号悲泣之声，一阵黑风过处，由殿旁甬道小门内，涌出一伙断头折足、五官残废、鸠形鹄面、似人非人、似鬼非鬼的罪囚，男女老少，僧道俗家都有，为数不下一二百个。才一出现，便环跪地上，不住哀号求告，意似以前无知冒犯，已受苦难多年，神主当初曾允，只等所受罪孽一满，便可投生转世。今已多年，除受炼魂之惨，并服苦役而外，一直未和神主见面。今将我等唤出，必是有了生机，还望大发慈悲，宽其既往，一体释放，感恩不尽。”任寿看出那伙人与前见恶鬼不同，无论如何看法，均是原形，料是受害的人，不知何故，被老魔头擒来，在此受罪。左道炼魂之法，曾听说过，最是惨酷，不由气往上撞。经此一来，越发断定老人是那魔头，当时便想赶去。后来试出铁环十分奇怪，自入魔宫以后，不特远近均能透视，如放眼前，连对方说话也能听出，只一拿开，便不闻不见。暗忖老魔先藏之物，必关重要，现在宝环透视之下，不特门户途径全在眼底，连对方动作也是一览无遗。好在老魔只有一人，下余不是受他严刑禁制的恶鬼，便是受害

的人，自己毫无法力，深入重地，制胜艰难，如往法坛将所藏之物先得到手，也许能占上风。还有此坛许是邪法埋伏的枢纽，如能就手破去，也减好些危害。主意打定，仍不放心，又用铁环四下查看。除老魔头外，果无他人，只先前那群被害人涌出的甬道尽头之处，有一广约亩许的地牢，里面囚人，十九被老魔唤出，正在西偏殿内环跪哀号，下余还有十余囚人，多是僧道一流。有的用铁钩钩穿脚心，倒挂梁上，头却冲下，离头五六尺燃着一蓬碧阴阴的怪火，不时向囚人五官七窍之内钻进；有的用尺许长铁钉，把囚人手足作大字形，倒钉墙上；有的仰卧一块大铁板上，由下面冒起数十柄金刀，透身而过，刀尖向上，扎得人刺猬也似，刀尖上更有血焰不时涌起，囚人全身，均被金刀刺穿，再经血焰焚烧，晃眼之间，皮肤全焦，眼看要成灰炭。忽然一阵黑风，由牢顶所悬一架七叶风车上发出，吹向囚人身上，重又复原，再去受那魔火金刀诸般毒刑，看去惨痛已极，觉着地狱变相，也无如此残忍虐毒。心中愤极，决计破了法坛，拼冒奇险，也将这老魔头除去。不忍再看，便将老魔来路避开，仍用铁环观查，由左边觅路前行。为防万一，始终未将铁环取下。

魔宫甚深，正在边走边看，猛发现当中一层极华美的宫殿内有一玉榻，上面停着一具艳尸，赤身露体，一丝不挂，身旁四围，堆满鲜花。那殿先前原曾看见，因玉榻上铺着尺许厚的奇花异卉，四外又有繁花堆满，尸卧其上，被花埋住，不近前不易发现。艳尸年约二十来岁，生得花容月貌，骨肉停匀，柔肌如雪，浓纤合度，安稳闭目，平卧花上。看去似比申先垢还美，再叫四围的花一映，越觉光艳照人，不可逼视。任寿人素刚正，先见赤身美女，不知已死。刚把目光移向别处，忽想起先前所见那些美貌少女，全是恶鬼变相，心疑老

魔又闹悬虚，二次立定观查，才看出那美女虽然艳绝人间，睡相却不似个生人，竟是一具女尸。只不知人死以后，如何还有这等美艳容光。因见艳尸朝天仰卧，丰乳纤腰，粉湾雪股，活色生香，隐微可见，不愿再看下去。先疑有诈，因由环中观查，只是一具艳尸，别无他异，与前见恶鬼不同，也就不暇细想，重又前行。

刚走不远，偶然回顾老魔本坐偏殿，朝着面前环跪的苦囚，含笑问答。一心想破法坛，那环又非对面直看，不能闻声，也未留神查听所说何语。这时，老魔忽似有什警觉，面容骤变，把手一扬，那些囚人忽然同声哀号，纷纷跌倒，就地化作一团团的黑烟，潮水一般往原来甬道中滚去，转瞬都尽。同时，老魔身形一闪，忽化成一条红影，当中裹着一个赤身血人飞起，先往前面飞去。到了先前发脚之处，再往后宫一带飞来，时左时右，神速异常，把来路一带宫室全都走遍。所过之处，扬手便是大蓬中杂亿万金针，比血还红的火焰，狂涛一般随手涌起，将那一带全都布满。见无异兆，一闪收去。再到第二处，也是如此。似这样晃眼之间，便被追近。如非老魔拿不准来人是由何方走近，宫殿又多，沿途扑空，延误时刻，如照那等神速，早被追上。看出是在搜寻自己，来势如此猛恶，也自心惊，暗忖老魔邪法似极厉害，再不见机先行藏避，就许遭他毒手，神僧命我到了危急之时，将环抛起，自有解救，何不试他一下？心念才动，老魔已自追近，只隔一层宫殿，晃眼必被追上，心更发慌。忽然急中生智，一面紧握铁环暗中查看，一面改进为退，绕向前去。觉出双方相隔甚近，老魔竟未发现自己，依旧往后宫一带穷搜过去，渐渐悟出铁环兼有隐形妙用。心神一定，胆又壮起。由此双方和捉迷藏一般。任寿跟在老魔身后，尾随到了末层法

坛前面，方始立定。见老魔似因寻查不出敌人形迹，满脸惶急之容，站在坛前略一呆立，忽然回复原形，仍是一个慈眉善目，满脸笑容，须发如银的红衣老人。跟着张口一喷，立有一圈碧光飞起，大约丈许，悬向坛前，再把手朝上一扬，碧光由浓而淡，内里现出无数人物影迹，和走马灯一般，一幕接一幕，演变下去。

任寿定睛一看，先是一座崖洞，中一长髯道人，长身鹤立，貌相奇伟，望之若仙。旁边一僧一道，一是疯和尚，另一道人，正是日夜想望、急欲拜见的师父樗散子。疯和尚似和师父争论，只听不出说什话语。忽然霞光一闪，由内而外，全数隐去。光影变灭之中，仿佛那入口正是前月取蜂蜜的上洞，也未看真。跟着，便见疯和尚驾着一道红光，往卧眉峰下飞降，还未到地，疯和尚面容忽变，一片金霞涌过，无影无踪。转眼又同了自己在峰旁现身，也是一片金光闪过，略现即隐。底下便是自己入洞经过，直到方才快要取环查看之时，忽然隐去，初入宫城那一段。老魔注视圈中人影，神情十分紧张，及至看到人隐不见，不住口喷碧光，将手连扬，底下更不再现别的影迹。老魔似颇忧惶，满脸愁容，呆了一会，又似想起什事，先朝法坛周围，仔细查看了一阵，忽然一纵血光，往外飞去。这一次去得更快，只一闪，便过了十好几重宫殿。双方恰是一左一右，隔着一座院落，几于对面错过，老魔通未警觉。任寿知道良机一瞬，不可错过，忙往法坛赶去。刚到坛前，老魔似因预兆不佳，心慌意乱，已然飞出老远，忽然想起法坛要加禁制，重又回身追来，也未进门，只在殿外，手挽法诀连指，跟着扬手放出千百柄血焰金刀，将殿门护住，略现即隐。跟着匆匆回飞，所过之处，沿途均有邪法施为。只见烈焰腾涌，刀箭横飞，宛如潮水一般随生随

灭，往前涌去，随同老魔所过之处，一闪不见。知道沿途布满埋伏，归路已断，今日之事，非存即亡，决无善罢，把心一横，胆子更大，更不寻思。遥望老魔已然飞往停艳尸的殿内，双手膜拜，口讲魔咒，似在祝告，神情惶遽已极。无心再看，忙去坛前，一手握住铁环放在左眼之上，一手照着先前所记，将幡幢如法移动。满拟照本画符，未必生效，谁知末一面魔幡刚刚拔起，忽听风雷之声，杂以鬼哭神号，突然大作。紧跟着，大片血光，夹着亿万金刀火箭，突自坛上涌起，迎头扑来，声势猛恶，万难躲避。心中一惊，慌不迭待要拔剑抵御，猛觉手中一震。就这危机一发之间，铁环忽化作一圈佛光，随手飞起，晃眼暴涨，恰将迎面飞来的金刀火焰，一齐挡住，当时消灭。整座法坛，立在佛光笼罩之下。知道宝环发生妙用，已将魔法破去，心中大喜，忙往坛上走去。定睛一看，前见莲花已然涌出地面，只是当中莲瓣，合拢未开。花约五尺方圆，大得出奇，花瓣肥厚，比血还红，近看肥腻腻的，并有一种腥 香之味，恐其有毒，不敢用手去摸。花心中所藏之物，关系重要，先恐惊动老魔，不敢冒失。迟疑了一阵，只得将紫郢剑拔出。本拟将中心花瓣挑开，取那玉盘中所盛形似血肉之物，谁知紫青双剑专破邪法，紫光一闪，莲瓣花心立时分裂，料定那是一件异宝，惟恐砍碎，忙把仙剑收回，已自无及。那朵红莲，在佛光禁制之下，又被剑光一扫，魔法立破，化为一片暗赤深碧的烟雾，转瞬化去，奇腥刺鼻。再看下面，只剩一柄形如翠玉的莲蓬上面，托着一个玉匣，内里殷红如血，入手甚轻，映着佛光一照，上面现出《血神经》三个金书古篆，才知中藏两本道书。以为神僧遇合之言指此，心中一喜。再看那翠玉莲蓬，翠色晶莹，宝光四射，情知又是一件宝物，伸手一拔，却似生了根一般，用

尽全力，也未拔起，又不愿再取仙剑，毁损成物。心正寻思，猛一眼瞥见手中玉匣，光影闪变。定睛一看，原来那道书作正方形，书中许多符篆图形，隐隐可见。书色本就殷红如血，里面更有不少血影闪动，和方才老魔搜寻全宫时，形态一样，才知此是一部魔经，并非正经修道之用。同时，又发现内里好些赤身男女，春嬉如活，越料不是好书。见那玉匣，通体浑成，宛如整玉，便将仙剑二次拔出，朝那玉匣边上，稍为一砍，一片血焰飞过，玉匣中分为二，两本魔经立时出现。伸手一摸，非楮非帛，非麻非丝，不知何物所制，摸去肥腻腻的，直似一片肥肉，十分腻手，但又薄如轻绡，通体透明。薄薄一本，竟有百余页之多，只要定睛注视，全可透视到底。先未留意，揭开两章一看，前半满是符篆诀印，一字不识，后半全是春画，旁边也有古篆数行，全书血红，独此书中男女白如玉雪，活色生香，淫艳非常，不堪入目。一时性起，用手一撕，谁知那么薄的书篇，竟是坚韧非常，一篇也未撕下。不禁有气，拔出仙剑，先朝上册砍去。本意将匣砍碎，剑光过处，轰的一声，飞起一蓬血焰，当顶佛光同时飞堕，往下一压，恰将血焰裹住，仍化作一枚铁环。伸手接过一看，环中忽多了一枚红珠，嵌在里面，宝光四射鲜艳非常。再取下册，正要用剑砍去，忽听有人大喝："道友且慢下手，否则，便有千万生灵遭殃，你不怕造孽么？"抬头一看，正是前见老魔，仍是慈眉善目，白发红颜的老人，气急败坏，立在法坛前面，双手连摇，满脸惊惶之容。

任寿素来谨细，见老魔神态和善，仪表非常，气度十分高华，如非先前曾经见到过他的原形，和恶鬼群囚身受之惨，决想不到此是邪魔一流。因见对方才一出现，先将手一指，由内到外，不下数十层埋伏禁制，突然一齐涌现，再把手一招，

全都收去。似因自己，不曾发难，面色已转从容，含笑抚髯而立，静待自己发话情景。因见对方，未成敌意，所说也不知真假，心方迟疑，老魔又笑道："我知道友受人之愚而来，少安勿燥，贫道虽然无辜受累，因知道友此时未入师门，受人怂恿，全出误会，决无为敌之意。否则道友来时，早已堕入浮沙狱中，任那疯和尚多大神通，想要救你出困，也非容易了。我本算出前因，欲引道友来此，当面明言，使知老朽苦心。可惜本身法力浅薄，只知其一，不能尽悉原委，一时疏忽，好些不曾看出，致有此失，请道友暂释为敌之念，容我一言如何？"

第十回 宝剑破神经黑地狱逃恶鬼 金刀穿玉股红莲花拥艳尸魂

任寿对人接物，最是谦和诚厚，虽然心有成见，因听对方这等说法，始而是伸手不打笑面人，对方以礼来见，不好意思动武，便静心听了下去。老魔初来时，神态还颇惊慌，及见任寿静听不语，知有转机，这时正把双目注定在任寿脸上，满脸俱是诚恳之容。任寿那知老魔乃魔教中第一人物，魔法之高，不可思议，只为得道多年，深知利害，知道任寿仙福深厚，应运而生，关系将来正邪双方生灭存亡之机，不肯自取灭亡，逆天行事。当任寿入洞以前，固无幸理，便是此时，虽因棋低一着，定数所限，以为来者是个凡人，一念轻敌，稍为大意，致被来人制了机先，但要伤害任寿，仍是易如反掌，等到双方目光一对，心神已被摄住好些，由不得使人对他生出好感。任寿先前曾经见到老魔原形，心有成见，闻言心想对方既未存有敌意，事情还在自己，听他说几句有何妨害？并

且此时陷身地窟之中，对方虚实深浅，一概不知。看下来时那等危险，归路已断，即便得胜，能否安然回去，尚不一定。神僧只说了两句偈语，中有遇合，并未令我和人为敌，莫如问明详情，相机行事。此人是否极恶穷凶，地牢中所困囚犯，是人是鬼，全未得知。如是左道妖邪一流，放将出去，也是害人，终以谨慎为是。念头一转，正色答道："你说得不差，方才圆光所现过去事迹，虽不详细，也有几分被你看出。我实奉神僧之命来此，本身虽无法力，但我身有佛门至宝和紫青双剑，又具虔心毅力，向道坚诚，既敢来此，决无畏缩。你只不是邪魔穷凶，对那些恶鬼和所囚的苦人，说出一个道理，我便不与你为难，否则，任你多大神通，也必与你一拼，便为道殉身，也非所计了。"

话未说完，老魔立现欢喜感激之容，接口笑道："道友果不愧是将来一派宗祖，即此宽厚胆勇，已非常人所及，不似寻常正教中人，排除异己，只要对方是个旁门，立时认为十恶不赦，丝毫不计是非，既然容我申诉，再好没有。实不相瞒，老朽本是魔教中的老前辈，得道已逾千年，只为修道年久，深知利害，我教宗法，虽极残忍阴毒，但我平生从未妄害一个好人，休说宫前男女魔鬼，均是极恶穷凶的，妖魂厉魄，老朽为了近年爱女遭劫，越发敬畏天命，恐其出山害人，用无上魔法全数禁制在此，借着新建宫殿，平治道路为由，使其终年服着苦役，不能脱身，看是残酷劳苦，实则还是便宜他们。至于牢中所囚，并非生人，均是一般左道妖邪中的有名人物，为见老朽，对人和善，不为已甚，又藏有两本《血神经》，此是本教奇珍秘笈，左道中人得去，练上九年，立可横行无忌，为所欲为，无论对方多高法力，也难伤他，威力至大。此书共分正副两册，一善一恶，如单习那善的，只管

神通广大，尚不致有害人之念，偏是正反相生，不可偏废，再如习那恶的，却是造孽无穷，便他本身，也须先将自己人皮活剥下来，再用魔针刺体，魔火化炼，至少要受九年苦难，等到全身炼化，成了一条血影，方始成功。对敌时，也无须再用什法宝，只将血影朝对方一扑，立时透身而过，不论多高功力的修道之士，元神立被吸去，使其助长凶焰，那血影顶着对方肉身，再去害人，所伤越多，他的功力凶威，也越强盛，端的厉害非常，阴毒无比，这般左道妖邪，百计千方，来此明偷暗盗，致陷禁网之内。老朽所主持的禁制，共有八十四层之多，内中盈虚消长，生灭变化，也颇微妙，因人而施，来者如非恶人，误听传言，以为那是两本道书，来此盗取，照样可以从容退出，即便暂时受困，到时仍可脱身，如是妖邪淫凶之辈，一落禁网，便堕地牢之中，十九丧命，再按各人为恶大小，气机相感，发生反应，受那无边苦孽，此是本教中以恶制恶的。回头地狱，所有凶魂厉魄，同在一牢，身受酷刑，各不相同，果报分明，丝毫不爽，专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，自作自受，有何冤苦怜悯可言，只有限几个，恶行较轻，或有一善之积，到了孽难受完，仍有一线生机，先是身受刑罚，逐渐减轻，难期一满，无须老朽释放，自行脱出，下余不特永无脱身之望，早晚元气消灭，残魂化尽，边投生俱都无望，如无善恶之分，宫中禁制重重，何等严密。道友便进不来，我先前也是一时疏忽，虽发现人已深入，到处搜寻，毫无影迹，赶往神坛查看，又无异兆，明知来人福缘深厚，不是禁法所能阻止，重又由内而外，下上许多埋伏，以为可以无事，至少来人行动，当时便可查知，不知我那对头法力高强，暗助道友，直到破了法坛，将书取走，我才警觉，已被道友占了机先，将《血神经》正册毁去。其实此书虽是

本教神经秘籍，一则我早精熟，已然无用，再则，此书虽有善恶之分，如被外人得去，仍然遗祸无穷。为了守护此经在此多年，受累不少，并还树了许多左道中的强敌，本心也想将他毁去，无如事既艰险，顾忌太多，加以老朽平生只有一女，爱如掌珠，便是第五层殿内，所停女尸，为了百多年前，老朽偶然他出，有两左道妖人，来此盗书，小女与斗不敌，受了暗算。如非神坛禁制厉害，无法攻破，此书已被盗走，老朽枉费苦心，仍为世人留下大害。幸蒙另一位道友，也为盗那神经，深入此间，恰是二妖人的对头，双方恶斗了两日夜，小女才得保全性命，未被邪法将魂摄去，老朽也自赶回，发动全宫禁制，将二妖人牢困往头回苦内，至今尚受苦孽。那救小女的乃海外散仙，是一美少年，本和小女具有夙缘，先为盗书而来，及见二妖人，惨败被擒，才知禁法厉害，老朽感他相助之德，虽未和他为难，他却知难而退，朝小女看了两眼，问明此书，乃本教秘籍血神经，忽然长叹而去。老朽先不知道双方夙世情孽，人去以后，看出小女改了常度，与平日神情大不相同。默运玄机，细一推算，才知此中因果。小女固是一见钟情，对方也为小女倾倒，偏生来时，奉有师命，不特想盗此书，并还想杀小女，因在途中受一仙人指点，好些顾忌，不敢再留，既不忍对小女下那毒手，又知法力不济，只得仗着一道灵符，匆匆遁走。我知此事，关系未来双方，成败甚大，本想设法化解，谁知夙孽前定。小女情痴太甚，终日悲戚，非嫁对方不可。老朽善劝不听，软硬齐施，均无用处，舐犊情深，没奈何，只得想好主意，委曲求全，和小女约定，任其出山寻人。中间连经许多波折，结果仍是阴错阳差，那少年只和小女见了三次面，正在情热头上，忽因犯了师规，自杀转世。小女到处寻访，始终查看不出投生何地，终

日悲愤，欲以身殉。老朽怜女，又想借此一劫，为双方减去一点灾孽，便如小女之愿，用本教魔法，任其尸解。此法非比寻常，在所许誓愿，未成以前，身受神魔禁制，苦痛万分，只有这部血神经，到时能够救他脱难，否则，人虽回生，神魔永远附体不去，无法分解，身在神魔主持之下，如何有什好事，早晚恶贯满盈，同归于尽，岂不有违本心。当初如非小女先向神魔许愿，无法挽回，老朽也决不会使其冒此奇险，事已至此，才想到他年用这神经，以毒攻毒，只御神魔，使其一同消灭。谁知道友无意中将他破去，幸而所破是那上册，下册尚在。小女非此不救还在其次，最厉害是，再隔三年，小女如不回生，本命真元，便与神魔合为一体，助长凶威，无所不为，此时来去如电，多高法力，均所难制，关系已极重大。老朽痛女心切，自觉身虽魔教，从未为恶，并还常时神游在外行善救人，无端遭此惨祸，定必痛心疾首，以为天道无知，善人难为，定必自恃不死之身，照我魔法，随意所如，彼时造孽多少，实所难言，如蒙道友明察，将那副册神经发还，不特永感大德，无形中使我父女，泯去恶念，也是极大功德，道友如若不信，少时我将小女元神，所受苦难，用法光照将下来，便知真象了。还有道友已然受人愚弄，又恃紫青双剑威力，也许不肯应允，其实老朽修道多年，火性早退，颇明善恶之分，近更不肯操切从事，冒失伤人，否则，老朽已然炼成不死之身，任多厉害的法宝飞剑不能伤我，我这魔宫，你先无法脱身。如其忠言逆耳，不妨先试一下。”

任寿为了深入虎穴，看出情势凶险，只管对方词色谦和，不带丝毫恶意，终有戒心，不知目光被摄，本身真元虽以根骨深厚，又有佛家至宝防身，未受迷惑，心情已然大变。闻言未及回答，老魔话刚说完，忽化作前见红影，朝紫郢剑上

飞扑过去，接连三次，都是透身而过。任寿骤出不意，还疑有变，只为对方来势万分神速，未容动手防御，老魔已由分而合，斩断了三次，刚看出故意卖弄，红影收处，老魔重又复原，笑道："道友你看如何?"说罢，张口一喷，坛前碧光重又出现，一片烟光闪过，内中出现一座神坛，比当时所见要大得多，当中也是一朵红莲花，中坐妙年美女，正是前见艳尸，通身赤裸，盘坐其上，周身钉着许多金针金刀之类，莲花瓣上，更有层层血焰烈火冒起，将少女包围在内，面容惨痛已极，花后立着一个周身灰白、长才三尺的人影，笑嘻嘻手指少女，神态并不甚凶。心疑幻相，忙取铁环向前一看，环中心本来嵌着一粒红珠，无法取出，以为未必能够看见，及至放在眼前，往里一看，仍和先前一样，只见少女坐在无数魔刀之上，刀由腿股间，向上穿出，再化为倒须钩刺，反卷而下，将少女皮肉钩住，上面更有无数飞刀飞叉，频频朝人乱刺，伸缩不已，头脸身上，更扎满了无数金针，人差不多成了刺猬。少女本来容光美艳，望之若仙，环外看去，身受当无如此厉害，及用宝环一看，少女一身细皮嫩肉，已是鲜血淋漓，遍体鳞伤。先看还能咬牙苦熬，这时才看出那是魔鬼掩蔽真形，少女早就忍苦不过，人坐花上，双手向上乱舞乱挡，想避那些刀箭针叉，但是无用，下面更有烈火血焰焚烧，下半身已然烧焦腐烂，正在哀声惨号，神情苦痛已极，令人不忍入目。并听少女急喊："爹爹，女儿为了一念情痴，铸此大错，万不料受此磨折苦难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神魔每日酷刑威逼，说女儿所许愿心，限期将满，如肯降顺，与之合为一体，出去害人为恶，当时便可回生，灾消难满，为所欲为，否则，这罪孽一天比一天厉害，今日又将魔火发动，苦痛更甚，女儿实在禁受不住，望乞爹爹念在父女之情，速

用《血神经》，将神魔制住，使其同时消灭，女儿也得脱难回生，感恩不尽。女儿以前不听良言，现已知悔，我父女不想害人造孽，要那神经何用，何苦为此一书，使女儿多受这三年苦孽，到时，是否为神魔所制，供其役使，并还难定”等语。

任寿刚取铁环查看时，似闻老魔惊噫之声，并未在意，及见少女，身受惨痛，哭诉悲泣之声，凄人心脾，已然生出恻隐。再看少女身后，那条长仅三尺，灰白色的影子，在铁环查看之下，现出真形，竟是一个青面獠牙，白发红睛，貌相狰狞的恶鬼，也是通身赤裸，白骨森森，又高又大，手持一柄钢叉，叉尖上叉着一个血淋淋的人心，咬牙切齿，望着少女，好似愤恨非常，大有得而甘心之状。越看少女越可怜，暗忖老魔所说，果是实情，否则，铁环所照之下，早已分出真假，两下对证，居然不差，自来强盗原有发善心的时候，何况对方得道多年，所说也似真情。否则，仙剑已然试过，并不能伤，我如不允，将此经毁去，老魔心痛爱女，定必铤而走险，论法力，我又不是敌手，对方既然服软，好语相求，并不因我在他掌握之中，恃强相迫，即此一端，已与寻常妖邪不同。再想起神僧原有见血即归之言，并未命我将出书毁去，或是取走，对方既非穷凶极恶一流，何苦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此女痴心受罪，也极可怜，心方一软。还未打定主意，老魔将手一张，碧光忽隐，手上却多了一柄翠玉莲蓬，正是方才所见，托那神经之宝，笑对任寿道：“道友此番总该信我，以老朽的法力，想夺此书，并非不能，只为道友仙骨仙根，福缘深厚，为人甚好，不愿开罪，虽气那疯和尚不过，所说的话，尚有未尽之处，对于道友决不相干，如蒙慨允，将书还我，使小女仗以脱难，只等八十三年，老朽便拚再转一劫，也必取

来奉还，当面消毁，永除祸根。我魔教中人，行事有时难免阴毒，对敌之际，诡诈万端，一为朋友，便无半句虚言，即便中途绝交，也是明来明往。还有上部神经，虽为仙剑所毁，这下部副册，尽是吐纳修炼之术。这柄青玉莲房，便是此书克星，万一有人将书盗去，炼成血神子，有此至宝防身，也不致于受害，今以奉赠，当可见我存心，不知道友肯释疑虑，给小女留此一条生路么。”

任寿见他说时，只管故作从容，面带强笑，实则老泪盈眶，已隐蕴无限惨痛和老年人怜爱儿女的深情。不禁心肠更软，心想神僧事早算定，所说遇合，也许应在这玉莲蓬上。对方处境，如此可怜，并且久隐深山之中，从不出外为恶害人，即便稍失宽纵，为他受过，也比逼使生变要强得多。便笑答道：“我虽蒙恩师收为弟子，此时尚未入门，正邪各派来历行径，均不深知，自然莫测高深，只凭情理论断，以老人家所说而论，实令人有同情之感。我也明知道浅力薄，不是对手，既然犯险来此，自然不成无归，先拼以身殉道，艰危利害，早置度外，既然这等说法，我想如是虚言，决不肯把神经利害照实详言。现遵台命，将这副册送还，青莲至宝，却不敢领，只等将来问过恩师，老人家如真言行如一，非但仰攀交末，我必专诚登门，负荆请罪如何？”老魔笑道：“这个无须，我与道友道路终不相同，虽有一两次见面，也在将来，这柄青玉莲蓬关系重要，老朽拿他无用，留在这里，便宜恶人，还是道友拿去，到时如制那人不住，立可发生灵效，至少也可反客为主，此是本教至宝，内中莲子共是七粒，此时道友尚不会用，我也无暇详言，不久仙缘遇合，自知细底，”随将莲蓬递过。

任寿见他意甚诚恳，暗忖此人虽是邪魔外道，听他所说

并非恶人，可见十步之内必有芳草，无论何派均有好人，也许当初一念之差，误入旁门，本心虽想从善，无奈习染太深，或因环境所迫，骑虎难下，不能自拔之故。三年前，曾听师父闲中说起，不久正教昌明，群邪也日益披猖，将来学道，这类人不知要遇多少，自来渡恶人，即是善念，与其多事杀戮，使仇怨循环，永无休止，何如釜底抽薪，加以渡化，但有分毫可原，便予以改过迁善之路，使其去邪归正，岂不比除恶务尽，反更蔓延，要好得多。心中寻思，早把手中《血神经》递将过去，正想先前所毁正册，上面尽是淫秽之迹，这本副册，不曾细看，好似除符咒篆文而外，每篇都有一个红人影子，书就殷红如血，人影比血还红，意态十分生动，主人虽有一善一恶之言，到底拿他不准，继一想，话已答应，如何反悔？好在不久便拜恩师，此书如照所说，只救他女儿回生，不必说了，万一为此遗害，此是我一时心软，无心之错，那怕多么危险艰难，也必将此书取回毁去，决不使他害一好人。念头还未转完，老朽笑道：“道友这两种存心，足见仙福无量，可惜老朽不久便要闭关，至多尚有一两面，缘分只此，现送道友出洞。烦告疯和尚说老朽虽是旁门魔道，自信法力也非弱者，为救自己爱女，也只釜底抽薪，略尽人事，并不敢逆数而行，问他修炼才得多年，自身还有管头，如何为了一时私惠，便想违天行事，此举只是便宜了老朽。否则，按我教法，这类神经，都有九天神魔，暗中主宰，越是本教中人，越不敢稍为轻视，偏生落在老朽手内，毁既不敢，存又不能，宛如附骨之疽，随时都须小心照看，休说外人得去，祸害无穷，并还危及自身，即便偷学一两章去，也是无穷之患，尤其两部神经，相辅而行，老朽虽曾学过，与神魔灵感相通，好似多增威力，实则为害之烈，一时也说他不完。实不相瞒，

老朽早该成道，为了守此一书，多延了数百年，并还生出许多变故，苦痛万分。小女情孽纠缠，自寻烦恼，也非此副册不能解救，难得他请你来此，待我去此难题，本是极好的事。不过，疯和尚欺人太甚，累我费事，实不甘心，多少也应使他知道一点厉害，敬烦转告，说我教中最重报施，以牙还牙，分毫不爽。明人不作暗事，他那心机终于白用，老朽他年，当在西昆仑绝顶，候他赐教，看是道高还是魔高罢。”任寿见老魔始终词色和善，气宇安详，对人尤为诚恳，及至谈到疯和尚便目射异光，面有愤容，仿佛结怨甚深。心中奇怪，正想探询劝解，老魔忽又笑道：“老朽还是积习难忘，多言何用，我送道友走罢。”

任寿想起地牢中囚犯惨痛可怜，还想劝说两句，请其从轻释放，猛觉一片碧光迎头照下，闪了一闪，耳听老魔暗中说道：“道友勿动，那些凶魂厉魄，难还未满，难得道友有此盛德，老朽以前原曾说过，这般妖孽，除却孽满自尽而外，只有一人能够深入魔宫，能和老朽对谈，并代缓颊。当时全数释放，想是目前群邪该当出世，致令鬼域也多生机，道友虽未明言已知尊意，此时便将他们释放，以副道友仁慈之念。并见老朽囚禁他们，实非得已，这般多是妖邪元神，经此多年囚禁，受尽苦痛，能否改过，回头是岸，尚自难言，万一转世之后，故态复萌，或以元神附在新死人身上，就此还阳，再去行凶害人，均在意中。幸而此时道友，已有成就，法力高强，决非今日之比，能够身任其难么。”话未听完，目光到处，人已到了地牢门外。先前所见群囚，连同身受酷刑的十几个苦囚，似知来了救星，纷纷哀号，匍匐在地，同声哭喊“我们自己孽重，苦难已深，本来永无出头之日，天幸上仙驾临，只向老神主说上一句好话，便可转劫投生，从此洗心革面，决

计改恶从善”等语。有的更说，要拜任寿为师，请求援引。

任寿回顾老魔不见，只在耳旁说话，听那口气，仿佛这般都是极恶穷凶之辈，放并不难，必须具有极大慈悲和极大降魔能力，使其改恶从善。只一违背，立加诛戮，必须能发能收，不能轻举妄动。一则，天性仁慈而又强毅，少年好胜，被对方僵住，心意已被看破，不肯服软改口，再见那般被囚禁的妖魂，血泪模糊，身受奇惨，哀号宛转，直不忍闻，一时仗义，慨然答道：“我年幼无知，虽拜恩师尚未入门，未来之事，自难逆料，果如老人家所言，到时只要法力能够制服妖魂，便请从容释放，任何险阻艰难，我自当之。”随听耳旁笑道：“道友真乃菩萨心肠，前途虽是艰难，断无不成之理，老朽本意多年静修，以前恶习，已全化尽，只此嗔念未能全去，先见道友来势汹汹，虽知运数所限，题内文章，道友只凭两口飞剑和一件受有佛法禁制、我一时不能查见的法宝，别无法力，我便服低，不算丢人。只显大量，但我神坛被毁，心终不无介介，想乘着方才善念，意欲借此难题，试验道友的毅力勇气，不料道友明知事甚艰危，丝毫不以为意，满口答应，既然如此，老朽虽不便公然相助，这般邪魔，气候一成，必先警告，使道友防患未然如何?”任寿还未及答，老魔已转向群邪，厉声喝道：“此是任真人，大发慈悲，怜你们身受惨痛，格外开恩，劝我释放。此去如能放下屠刀，并非无望，再若怙恶不悛，休看真人此时功力尚浅，第一他那紫青双剑便是神物奇珍，威力之大，不可思议。不久，更有仙缘遇合，你们邪法未成，他已奉命下山，由此开创正教，永为一派宗祖，任你邪法多高，也非其敌，吉凶祸福，由你自造。今日姑从宽免，尔等本应沉沦牢内，历尽千劫，永无超生之想，当此千载一时，存亡之机，万勿自误。我现拼耗元气，将牢开放，

即速逃生，转世去罢。”牢内本是烈焰熊熊，血光如潮，金刀火剑，四下横飞，一片愁惨残酷景象，忽然大放光明，一片红光，笼罩全牢，所有刑具刀叉和血光火焰，同时消灭，那些被囚禁的妖魂，当时飞舞而起，欢声雷动，拜伏在地，紧跟着，化为无数黑影，滚滚飞扬，潮水一般向外涌去，一晃不见。老魔终未再现。

任寿觉着身子，倏地一轻，好似和方才一样，凌空腾起，跟着眼前微微一暗，突又清光大来，定睛一看，就这两句话的功夫，人已飞出洞外。这还不奇，最奇是，申先垢所居禁制重重，休说深入，连形影也看不见，昨日约定，以后来往，如若事前不知，不可妄自过溪，须在溪对岸照所传诀印，如法施为，等内里有人来接，方可过去，那么严密厉害的禁制，在魔法护送之下，竟会毫无动静，落向花林深处，只见云白天青，香光如海，已是次日未申之交。想起昨夜经历，宛如隔世，知道新夫妇所居，在东南角上。正要寻去，探询疯和尚在未，忽听林内有两女子说话，先当灵鹃秋雁，在此闲谈。刚一转步，瞥见林内，乃是一座小亭，亭中向外背坐着两个道姑。暗忖当地往来均是仙人一流，不可冒失，还以先见主人为是，忙又退回。耳听内中一个叹道：“大姊说得那么把稳，我总代三妹担心。”另一个答道：“就算疯和尚过于偏私，难道樗散子老前辈的话，也靠不住么。”任寿听出两道姑，乃先垢之姊，先妄，先咎，本来要走，因听提起师父，便停了下来。随听先咎说道：“我闻樗散子就住翠屏峰崖洞之内，莫如我姊妹前往求见，当面请问，终能问出几分。大姊以为如何？”先妄答道：“二妹你真一厢情愿，那座崖洞，外表十分窄小昏黑，内里甚大，本是古仙人修真之所。樗散子前辈仙人，我们冒昧求见，扰他清修已是不合，何况洞中那位原主人辈分

又高，连我们师父见他，均不敢居于平辈，礼貌何等恭敬。我们修道才得几年，以前又只随着恩师拜见过一面，如何为了妹子儿女之私前往求教，还是随时留意，相机而行的好。”

任寿不便听人私语，原是边听边走，渐走渐远，已听不出，对方似未警觉。暗忖初遇邓隐曾往上洞，发现壁上朱文古篆，上有长眉再来之言，以前眉太稀少，父母取名眉儿，自从服了兰实仙果，当日眉毛发痒，次日暴长一两寸，已然垂向眼角之下，成了异相。听二女仙之言，师父就住洞中，我又长了眉毛，莫非此时再去，才能拜见。又想起新夫妇一双璧人，新婚燕尔，定必恩爱。此时到处静悄悄的，不见人影，连两位仙姊，都在亭内闲谈，未往新房，想是故意避开，如何前往惹厌。反正无事，翠屏峰洞壁已然封闭，如有仙缘，必蒙开洞赐见，我和二弟原曾议定，同进同退，谁先拜师都是一样。莫如此时去往翠屏峰前，虔诚祝告，叩关求见，等见到师父，再寻二弟同往，并为先容也是一样，免得入内惊扰人家新婚乐趣。心念一动，为了求进拜师之心太切，对二女仙前半所说竟未留意，又因对方姊妹三人，不同聚会，却来花林隐处密谈，疯和尚必不在此，更不寻思，便往林外走去。

快到溪前，忽想起前面尚有禁制，不能随意出入，恐触埋伏。刚一停步，忽听轻雷之声，起自身后，随同雷声过处，前面烟光杂沓，微一闪变，云雾忽开，现出上次来时所见清溪小桥，越疑主人不愿惊扰，见自己要走有意放行，否则，事情无此巧法。先在林中又走了一大圈，照着旡垢昨日所说，林中不特禁制重重，由心连用，并能查见数十里外的人物往来，自己由外入内，还可说是魔法高强，护送自己，冲禁而入，这

一回身，断无不见之理，以双方交情而论，如无事故，必要挽留，怎会撤禁送行？经此一来，越认定主人此时，必有什事商计，不愿外人在座。心急寻师，更不迟疑，飞步过桥，刚到村岸，回望身后已是云雾满山，连溪水也同隐去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暗笑二弟和我情同骨肉，便先垢也非尘俗女子，如何新婚第二日，便有逐客之意。当时也未理会，只笑了笑，便往翠屏峰驰去。途中想起那枚铁环，看去并不起眼，怎的如此神奇，老魔头那高法力，竟会不曾看出此宝形迹。还有那部魔经，破去以后化成一丸红玉，隔环照样透视，嵌在里面，却取不出，好些怪处。可惜神僧此时不知何往，如能相遇，也可求教，是否就算遇合？这枚红玉，还有何用？手持铁环，边看边走，本意因那铁环，能够透视老远，意欲隔着山石，往里查看，如和魔宫所见一样，到了翠屏峰只用此环一看，便可看出师父是否在内。不料沿途所经峰峦，均是实心，虽然看出一些，还拿不定是否有效。

正一路看过去，先听西北方天边有破空之声，与那日桃林所闻大同小异，仿佛尖锐得多。心中奇怪，铁环始终放在眼前，也忘了向空照看。晃眼之间，两道黄光已自飞近，在头上作一大圈，盘飞了一阵，突似流星下泻落向身旁。任寿灵警机智，先当仙人路过，及见飞近头上，盘飞不已，所驾遁光，又与先垢昨日所说异教中光色相同，便留了心，知道来人，决无好意，也许发现双剑宝光而来。仗着铁环隐身，连忙往旁避开。来人也恰下降，乃是背插长剑妖幡的两个妖道，貌相神情，十分凶恶。才一落地，内一身材瘦长的将幡拔下，朝同党怒道："我方才明见宝气上升，并还贴着山路往前移动，等到此间，如何不见踪迹，又未见他飞起，此事奇怪。近日翠屏峰藏珍又有出世之讯，莫要被一凡人无意之中巧得了去。

既能得到这类奇珍，人必机警，我二人剑光甚强，破空之声老远都能听到，也许被他警觉，不知用什方法，藏将起来，此人既不能飞，无论隐藏逃遁，均不会远。这一带又无什山洞，我们可各分一面，施展搜魂之法，由两头起，往中心会合，休说是个凡人，便是真正道术之士，也必显露形迹，你看如何?”另一妖道还未开口，忽听左近树后有人冷笑，二妖人顿时大怒，各把妖幡一指，发出大股黄烟，连人一同飞将过去。任寿见那邪法也颇厉害，出手大股黄色烟光，中杂无数暗绿色的妖针。前面本有两株大树吃黄色烟光涌将上去，当时炸成粉碎，齐根折断，残枝断叶，满空飞舞。瘦长妖人把手一挥，立似一蓬暴雨，待要随风散去，好似心疑对头藏在树后，当地只此两株大树和一些灌木杂草，意欲全数扫荡，搜寻敌人踪迹。谁知那碎折的大树，本随妖道手指向空吹去，不知怎的，到了空中，竟似被风裹住，成了一幢青灰色的伞盖，悬在二妖人头上，离地十多丈，聚而不散。烟光所到之处，灌木杂草也和断树一样，纷纷碎裂，随风扬起，晃眼之间，成了一片精光，寸草全无，人却不曾发现一个。换了别人，见此猛恶威势，早已逃走。任寿自从魔窟归来，胆子更大，心想那么厉害的神魔，尚且无奈我何，何况这两个妖道。便在铁环隐身之下，手握双剑，立定观看，妖道各指妖幡，发出大量黄烟飞针，分头搜索，及见地面草树已被邪法扫净，人影全无，瘦妖人方说：“我二人的七煞神幡，照例无论人物遇上，便成灰烬，方才笑声就在树后，万无听错之理，怎会寻他不见，这厮不知闹什鬼，早晚擒到，非将他用煞火炸成灰烬，连元神一起摄去，不能消恨。”话未说完，忽又听左近有人笑道：“凭你也配?”任寿听出熟人口音，心方一喜。二妖人已自大怒，一个突然回身，扬手一道黄光，朝那发声之处

飞去。另一个似较高明细心，觉出不是寻常，忙喝："道兄且慢动手，问明再说。"一面飞纵过来。

就这晃眼之间，瘦妖人猛觉身后被人抠了一下，奇病彻骨，周身酸麻，又惊又怒，忙施邪法，将幡连摇，放出大量煞光邪烟，连同飞剑朝身后急飞过去。猛觉眼前一花，迎面飞来一个身材矮胖，穿着一件肥大僧袍的穷和尚，摇头晃脑，笑嘻嘻的，那猛烈的煞火和飞针飞剑，竟一点不怕，也未受伤，似要凭着空手对面抓来神气。这才知道不是好相与，一时情急，竟将左道中五鬼擒拿手施展出，双手一扬，两条手臂突然暴长好几丈，恶狠狠朝前抓去，百忙中觉出敌人并未躲闪，方自快意。猛听一声急叫，同时胸前也挨了一下重的，不禁头晕眼花，口里发甜，两太阳直冒金星，耳听对方喝道："道兄为何对我下此毒手，你疯了么。"定睛一看，原来双手所抱，那是什么穷和尚，竟是同党妖人。原来那同党看出对方法力颇高，形势不妙，意欲借着问话，激令现形，匆匆飞来。不料也是眼前人影一晃，现出一个穷和尚，一言未发，迎面先打了一个大嘴巴，当时半边脸肿起老高，疼痛非常，当时暴怒，忙纵遁光追赶。二妖人相隔原只十数丈，本来转眼便可会合，不知怎的，一个只见穷和尚，疯疯癫癫打了一掌，连纵带跳，往回就跑，怒火头上，并未发现同党踪迹，一个也未想到同党在前，是何光景，瞥见和尚迎面飞来，猛下毒手，朝前便抓，谁知全都弄错。后一妖人正追之间，忽见穷和尚回身后扑，心中恨极，先又吃过苦头，不敢怠慢，也和同党一样，忙施杀手，用千斤大力神掌，朝前打去。人虽打中，自己也被对头抓紧，奇痛彻骨，眼前一花，和尚不见，等到看出是自己人，已全受了重伤。经此一来，全都愤激，怒发如狂，一面忙施邪法，将身护住，背抵背立定，正在同声

咒骂，忽听对面哈哈笑道："无知狗妖道，好好两株树，无故将他毁去，你有什么好处，我佛家最重因果，你们非要看我疯和尚的尊容，且叫你见识见识，受点报应，省得做鬼也不死心。"话未说完，人影一晃，疯和尚突又出现，笑嘻嘻指手画脚，嘲骂不已。

二妖人本是怒极，先恨不得和敌人拚命，及至对方末次出现，猛然想起一个厉害人物，正是这等形貌，不禁大惊，呆得一呆。疯和尚扬手一招，先前悬向空中那些断树残枝所结成的伞盖，突似大云飞堕，朝二人当头压下，其急如电，二妖人看出不妙，想要逃避，已自无及，只听呼的一声，好几丈高大一幢聚而不散的枝叶，已当头罩下，将人埋葬其内。二妖人困在里面，左冲右突，任走何方，均难脱出重围。那些残枝碎叶扎到身上，和针刺一般，万分难耐，泥腥之气，中人欲呕，逼得气透不转，难受已极，不多一会，便闹了个遍体鳞伤，疼痛非常。急得在内连喊神僧饶命，刚一张口，泥沙碎叶，纷纷窜入，越发难耐，狼狈非常。

任寿本想寻疯和尚向其复命，见状大喜，忙喊神僧追将过去。疯和尚人影一闪，忽然不见，回顾二妖人尚在当地，碎叶残枝，满身飞舞，不时听到一两声的哀求，不知何故，冲逃不出，心方奇怪。忽见疯和尚又在一旁出现，并还同了一个道装女子，只见背影没有看清。连忙赶去，这次疯和尚居然未走，忙即下拜，将铁环奉还，说了昨夜魔窟经过。疯和尚将环接过，伸手一指，内嵌红珠便自落下，拿在手里仔细查着，又搓了两搓，还与任寿，冷笑道："老魔竟敢和我叫阵么，可惜我枉用心机，功亏一篑，将来仍须费我不少心力，事尚难定，真个可气。"任寿见他说时，意似烦躁，自知误事，好生惶恐。疯和尚道："此事我早算定，不能怪你，明知你居

心仁厚，我又不曾明言，如何能够怪你。其实那老魔头，法力虽高，只初学那几年，不免为恶，后来自知这等行为，早晚必遭天劫，心生戒惧。不久得到魔教秘籍《血神经》，那魔法练成以后，便成了一条血影，朝人一扑，对方精血元气全被吸去，伤人越多，功力越高。他因不肯为恶，始终未伤一人，初到手时，因这类魔经，得到的人上附神魔，除非具有极高法力，将其毁去，如怕痛苦，或恐造孽，不肯如法修炼，或是看完，仍藏原处，书中神魔立即和人发生感应，只要从头看过一遍，那形似血影的神魔，便如影随形，和这人成了附骨之疽，由此不能解脱。老魔也是一念之善，身在魔教，却喜修积，偶以机缘，在东海底银蝉礁水洞之中，得到一部奇书，上面竟有血神经的来历和各种生克化解妙用，内中并还附有九道灵符，专为练经之用，虽然无须受那九年魔针刺体、剥皮焚身之痛，仍须静坐苦关八十三年，一经行法，身子便和僵尸一样，不能言动，但又不似佛道两家，坐关参禅，走火坐僵情景。这么长的岁月，无时无刻，不在魔头侵扰苦难之中，从早到夜，不是水火风雷，刀砍针刺，便是摘发捋身，受诸苦痛。最厉害是常年酸痛麻痒，似有千百个毛虫，在骨髓中啃咬游行，明知幻景，偏同身受，至于一切可惊可侮的景象，更说他不完。老魔仗着灵符守护心神，居然苦熬，将神经炼成，本身肉体并未葬送，由此成了魔教中第一人物。我先以为他这多年来的静修，当已尽去以前狂傲之习，谁知仍有嗔念。幸而那日和你师父对谈时，他用魔法查看被我三人警觉，详情未必查见，否则还要讨厌。此事不能怪你，无须介意，有好多话，均难明言。你两位师长，现在墨蜂洞内，因你来时违背师命，早来了几天，有些不快，暂时似还不愿见你。这两位师长已近天仙一流，休说是你，多高法力的人，也

休想冲破他的禁制，只有紫青双剑可将洞壁攻开，事在人为，你不防前往，试上一下。铁环我尚有用，这粒红珠，乃上部血神经所化，务要藏好，连你二弟邓隐，也不可使知道。为防万一，方才已用佛法禁制，不到时期，不能发生妙用。可笑老魔夜郎自大，这粒魔教奇珍化碧珠，被我用佛门至宝菩提圈收来，因在事前，此宝有我恩师小诸天诀印在上，老魔枉具神通，竟未看出，无形中制了先机，将来自有应验，你且不去管他，我还有事，各自去罢。”

任寿还要探询如何可以拜见师父和二妖人如何发落，疯和尚人影一晃，便自不见。暗忖前月初来武当，只说三年期满，急于见师，稍为疏忽，忘了月望前后之言，以致欲速不达，吃了许多痛苦，师父反而见怪，双剑虽可破壁入内，此岂待师之道？师父对我似颇期许，此去只以潜心毅力诚求，也许能有指望。心正寻思，因当地离开二妖人被困之所颇远，只顾盘算，也未在意，等到想起两妖人如此凶恶，神僧怎不将他除去，猛觉眼前一暗，耳听身后厉声大喝：“无知小狗，快将翠屏峰所得藏珍献出，饶你不死。”声才入耳，方才所见煞火妖光，已狂涛一般由身后涌来。任寿大惊，情急之下刚把双剑拔出，待要迎敌，猛又听一声娇叱，由侧面峰崖上，长虹也似飞射下一道白光。这时二妖人在残枝碎叶包围之下，受尽苦痛，正在无计可施，哀声求告。疯和尚忽然一闪不见。跟着便见任寿往前追去，腰佩双剑，宝光外映，与方才空中所见一样。死星照命，又动贪念，无奈冲逃不出，正自愤恨惶急，身上猛地一轻，定睛一看，四外残枝断叶已全无踪，只有两株大树立在身后，浓荫婆娑，仍和方才未用邪法毁坏时一般无二。如换别人，好容易死里逃生，对头又是那等神通，就此逃走，何致灭亡。

第十一回　宝剑耀寒辉一道长虹诛丑类　仙云封古洞满山明月拜真人

也是二妖人恶贯满盈，该当伏诛，本来要走，方才佩剑少年尚在前面，心想翠屏峰藏珍，千年神物，如能到手便可横行。闻说疯和尚因犯师规，不许再开杀戒。也许先前无意得罪，被他佛法禁制，罪已受够，再经苦求，已然走去。看这少年与疯和尚并不相识，现成便宜，为何不极。贪心一动，一面行法止痛，一面放出大量煞火飞针，意欲不问青红皂白，先将少年围住，拷问明了取宝情形，共得几件，再行杀死。谁知疯和尚和那同伴现身时，二妖人全未看出旁边峰崖上有一杀星，因料二妖人脱身以后，定与任寿为难，守伺在旁，并未离去。邪法刚一发动，一道长虹已自空飞堕，那白光瀑布也似，中杂亿万银花，仿佛一个大花筒，由崖上往下飞射，来势比电还快，两下才一接触，纷纷爆炸，只听霹雳之声，惊天动地，连妖人和所用邪法异宝，全被裹住。二妖人大惊欲逃，已自无及，吃那亿万银花，往上一裹，一片密雷爆炸声中，全数化为乌有。任寿抬头一看，崖上站定一个白衣道姑，背挂葫芦，腰悬宝剑，身量不高，容貌甚美，又穿着一身雾壳冰绡明净如雪的道装，独立峰腰危崖一株杏花树下。当时晴空一碧，白云片片，红树青山之间，着此一个绝代娉婷的道装美女，便朝霞和雪也无此奇丽。又是那高的法力，由不得心生敬意，忙把仙剑收回，朝上拜谢解围之德。道姑也未飞下，只在崖上还礼笑道："道友无须多礼，我是恨那妖孽可恶，刚脱危机，又要害人，为防妖魂遁走，又留后患，下手稍急，否则，紫青双剑前古奇珍，区区妖邪，如何能与为敌。

本是无心，何谢之有，我尚有事，未暇奉教，好在相见当不在远，改日领教如何?”

任寿方想询问对方姓名，一道银光，已破空而起，往前面飞去，晃眼投入云层之中，不知去向。料是一位女仙，急于见师，也未在意，随往翠屏峰赶去。到后一看，果然上下两洞，都成了一片完整崖壁，苍苔绣合，毫无痕迹可寻。忙朝上洞原址恭敬下拜，虔心祝告，请求恩师，恕其情急见师，无心违命之过。接连几次，均无回应，任寿仍然意志不懈，在洞前长跪了好几个时辰。光阴易过，不觉日落黄昏。自从昨夜吃完喜酒，便入魔窟，这一整天汤水不打牙，无眠无休。上来以为樗散子素来器重自己，又未做错什事，一经求告，便蒙原恕，谁知跪了多半天，毫无一点迹兆，虽幸服过灵药，能耐饥渴劳苦，到底不是好受。偏生跪时匆忙，不曾看好地方，所跪之处，满是沙砾，时候一久，扎得皮骨生疼。先听二女仙之言，疯和尚又是那等说法，断定师父必在里面，另外还有一位仙师，也有收徒之意，不特不肯懈息，反觉师父此举必有深意，越往后越发诚敬。眼看斜日西沉，暮烟四起，初升起的月光，被左近峰峦挡住，上空疏星点点，仿佛太色甚好，下面却是暗沉沉的，空山无人，夜景幽冷。加以峰峦屏例，月光不照，身寄危崖腰上，地势甚仄，旁边还有好些藤树之类，暗影中看去，越显阴森，山风过处，草木萧萧，宛如潮涌。对面绝壁千寻，仙洞云封，一任虔诚祝告，始终不听回应。又跪了些时，夜色渐深，偶然侧顾，发现身旁草地上微有光影，随人闪动，看出双剑宝气外映。猛想起这类神物奇珍，宝光剑气，上冲霄汉，最易引来妖邪，此时夜静更深，我孤身一人，面壁求告，便无宝剑在身，也易遭人疑，为何这等粗心。想到这里，便不再出声，只是心中默祝，哀求

恩师赐见。

约有半个时辰，明月已上中天，月光下照，身旁清阴交错，花影散乱，所有崖壁上的苔藓草花，都似蒙上一层银霜，映月娟娟，迎风摇曳，方觉景物清丽，同是一处地方，比起先前所见，迥不相同。忽听壁中有人低语，心疑师父召见，不禁狂喜，正要出声呼唤，忽听出是邓隐的口音，心中奇怪，再侧耳静心，仔细一听，果是邓隐，连申旡垢也在其内。暗忖今早我往卧眉峰，因见乃姊对谈，以为新婚夫妇定多恩爱，不曾入内探看，怎会同时来此？这么坚厚的崖壁，如非师父允许，岂能入见？想起以前同共进退的前约，心中一喜，二弟两字还未出口，忽听旡垢道："我想师父对大哥，何等器重，如何不令入见，此举必有深意，还是不要冒失的好。"邓隐好似情急关心，接口答道："姊姊你那知道，师伯师父，现在打坐，天明前醒来，便要飞往东海，听那口气，不知何时才得回来。虽然洞中还有一位师伯，到底大哥和师父相处年久，情分既深，并有好些传授，此时不见，岂不自误良机。为此拼担一点责成，豁出师父责罚，也将大哥放进，免得跪在外面，他那紫青双剑，宝光强烈，被妖人走过发现，强夺了去，姊姊以为如何？"旡垢略停了停，答道："我看师父行事，仙机难测，最好听其自然，偏生那几个妖邪，不知藏珍已被大哥得去，特由北海赶来，天明前定必到达。"大哥如何是那两人对手？"邓隐不等话说完，已先接口道，我和大哥曾有盟约，以后安危与共，祸福相同，我蒙神僧指点，幸得师父垂怜，开恩收留，连姊姊也得了许多传授，如令大哥十四年后，再入师门，不特问心难安，他孤身一人，毫无法力，偏又带着这类神物奇珍，一个不巧，不是受人暗算，便被左道妖邪强收为徒，一入旁门，即难自拔。如在此时拜师，一同修练，不

特免去许多危害，还可早日成道。我为弟兄义气，便受多重刑罚，也所甘愿，请姊姊助我一臂，照神僧传，开洞放进来吧。”

任寿本想，师父既不许我入见，便应在外待罪，才是正理，后听邓隐说起，当夜如不拜师，便须十四年后，心中愁急，正打不起主意。忽听殷殷雷鸣之声，仿佛整座洞壁，都在摇撼，跟着，眼前一片霞光闪过，壁上忽现一洞，和初来时所见相同，只尽头处的洞壁已然打开，现出一条甬道，看去又深又长。邓隐申先垢，同由里面迎出，见面急呼，“大哥快些随我进洞。”任寿仍以为邓隐徇私，恐师父见怪，误己误人，还在迟疑，先垢也在旁接口催道：“大哥快些请进，此洞还要复原，方才我已发现北海两妖人，正往这里飞来，晃眼便要到达了。”话未说完，忽听远远天空中起了异声，仿佛两枝响箭，破空冲云而来，飞得甚高，声也不大，只是绵绵不断，劲急异常。邓申二人面上，立现惊异之容。邓隐首先抢前，拉住任寿，急呼大哥，怎的不知利害。人刚拉进，申先垢也着了急，手挽灵诀，往前一扬，一阵风雷过处，光华一闪，洞门立被那破空之声，也飞到了洞前，内中一人发话道：“三位道友，不必惊疑，我二人虽为藏珍而来，因是相隔中土数十万里，行至途中，遇一道友说起此事，才知神物有主，已被任道友得去。我二人别无他念，已闻任道友累世修为，仙福至厚，前途无量，为近千年来第一人物，渴欲一见，如蒙概允，不以旁门下士见轻，总算此行不虚，尊意如何？”

任邓二人方要开口，申先垢首先摇手止住，不令言动，隔洞静听。二人见他面带忧疑之容，心方不解，来人见无回应，冷笑道：“任道友，你将来虽是一派宗祖，此时初得藏珍，功力尚说不到，我二人已修练千年，难道还见不得你，何苦拒

人太甚呢。”说罢，仍无回应，同来一人，厉声怒喝：“本来我们好心好意，因苍虚老儿说得那凶，只想看这厮是个何等人物，那几件藏珍是否果有那大威力，谁知这厮竟不知好歹，我二人得道千年，向例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因无伤人之念，连名姓来历，均未先说，再不开口，我二人的道号，一经说出，便如律令，不容违背，稍一支吾，休说你们几个凡人，连这整座翠屏峰全成粉碎，悔之晚矣。”前一人道：“道友且慢，其实，我们神目如电，休说丈许厚的崖壁，便是高山大海，均能透视，这厮不敢出见，一样看得清楚。不过为了化解将来那场公案，想和这厮对说几句罢了。”话未说完，忽听空中有一女子，接口笑骂道：“无知妖孽，少吹大气，此时谁还不知北海双凶的恶行丑态，你待唬谁。此时太元祖师和樗散子二位前辈仙长，便在洞内，如非神游未归，身有要事，你们恶运也还未终，你早自投罗网此洞才得多深，你都不见，亏你老脸还说什么透视山海，岂非无耻之尤。”说时，二妖人早同暴怒，厉成声大喝，随听轰轰发发，雷电交鸣，杂以天风海涛之声，似向少女夹攻。少女依然说个不休，直到话完，方始冷笑道：“无耻妖孽，你乌烟瘴气，卖弄了这一阵，可能伤我分毫？想和我动手容易，只是洞中两位老前辈，不久就要归来，决不容你放肆，你虽自取灭亡，还道我有心取巧，故意迟延，是好的，我和你到本山月观峰顶上，分个胜负如何？”

任寿听出是方才解围的那位女仙，由不得心中感佩。正想悄问申先垢，可知此女姓名来历，忽听洞外雷鸣风吼之中，内一妖人好似吃了大亏，一声厉啸，响出老远，底下声息全无，知道洞外三人，已全飞走。任寿问知二位师长尚在入定，便向先垢说了前事，并问洞外引走妖人的女仙是否相识。先垢闻言，若有所悟，先朝邓隐看了一眼，转脸说道：“我和你

二弟，今日一早便蒙神僧指点，来此拜谒仙师。先和大哥一样，闭门不纳，后经诚求，神僧又随后赶来，代向二位神师求说，才蒙恩允。师父当时似怪大哥，不该提前入山，与大师伯商计了一阵，虽说要罚大哥再迟十余年，始允入内，但我看那意思甚好。你二弟却着了急，刚巧启闭山洞之法，神僧和家大姊曾经传授，自从大哥一来，他便再三向我絮聒，想要撤禁放入。我见二位师长，对大哥似有深意，始而不允，后因他说之不已，我知他与大哥曾有前约，如使大哥向隅，心必不安，为显他的义气，才把语声透出。心想大哥为人谨厚，决不许他徇私，等我说完，只一推托不敢违背师命，便可作罢。谁知事有凑巧，你二弟早从神僧将撤禁之法学去。我又想起北海双凶十分厉害，大哥一人在外，恐有差池，正在举棋不定，忽由神僧所赐宝镜之中，发现两道极强烈的妖光，破空冲云而来，声势十分惊人，心中一慌，二弟已将大哥，拉了进来。后听那位女道友和双凶说话，已是奇怪，现听大哥一说来时经过，这才想起，二位仙师果有深意。这位女仙，我和他只在日前见过一面，他与家大姊相识多年，姓陈名紫芹，兼有正邪两家之长，只是行事任性，过重感情，不计是非，但他本身，却无恶迹。他师父先是前辈散仙，夫妇同修，门人不禁婚嫁，成道以前，所有男女门人，差不多都是成双配对，独他一人至今仍是云英未嫁，人又极美，法力更高，一般海外散仙和左道旁门中人，向他追求的不知多少，不是受尽闲气，便是为他所杀。近百十年，法力越高，威名更大，群邪称他九天魔女，谁也不敢再去惹他，端的厉害非常。家大姊和他多年至好，曾经问他，令师门下，多是夫妻同修，你守真不字，欲修上乘道业，其志可嘉，但又引逗群邪，肆意杀戮，是何原故？他说："我并不妄想天仙位业，但是过去诸生，

对一良友负心，后来得知对方心地光明，情深义重，事已无法补救，此中含有许多因果和难言之痛。至于所杀妖邪，并非卖弄风情，自去招惹，只为我素不拘小节，所学又杂而不纯，自从恩师转劫，飞升以后，不论何派法术，见了就学，为此还练了不少法宝，除不肯祭炼生魂、害人而外，差不多我都学过。恩师昔年，曾为我用四十九日苦功，推算出好些因果，只等我那前生良友，转世重来，我固不作他念。而他累世修为之余，功力更厚，成就也是极快，更不会再有人世儿女之想，但我不向他交待几句，心实难安，意欲重逢之后，到了时机，陪他修炼些年，等他道成，我再自觅明路。此时行事，虽然不免任性，但是伤心人别有怀抱，为了恨极这类狗男女，想起前恨，连此闻及，只图快意一时，是功是罪，将来再看等语。大姊自然不便深劝。日前我和大姊正在卧眉峰顶闲眺，他忽飞来，满面均是笑容，说是恩师劫后重逢，青莲正果之言，不久将要应验等语。我见他生得柔肌映雪，纤腰约素，丰神绝世，吐气如兰，妙在是肥不露肉，瘦不露骨，仿佛周身上下都是圆的，人是那么美艳，性情又是那么温柔，一口江南语音，非常好听。我因从小便蒙家姊由恶人手内救来山中隐居，见识自是不多，听家姊说，他海内外同道女友，也有不少品貌好的，像他那样，天公特运匠心制造出来，由头到脚，无一不是美秀入骨，恰到好处的美人儿，竟找不出第二个来，我对他真是爱慕到了极处。据我所知，他平日对于男子，只有厌恶，除却对方惑于他的美色，不知进退有意捉弄而外，从不轻易向一男子表示好感。方才听大哥说那情势，分明知道神僧所困妖人，不怀好意，惟恐大哥吃亏，早在暗中守护，并还料定这里有事，尾随至此，累次出力相助，决非无因。方才师父虽不许大哥入内，却说事尚难定，在去

东海以前，如不相见，大哥拜师便在十四年后，话并不曾说准，大有早晚皆可，听其自然之意。此女自视甚高，表面温柔和善，实则胸有成竹，性情坚忍，他和大哥素昧平生，如此关切，与家姊所说他的平日为人，大不相同。大哥如是他前生良友，师父知道这段因果，想借这十四年的光阴，了此一段情缘，岂不为二弟所误。”

任寿接口笑道：“弟妹何出此言，我对世情，早已看破，何况双方素昧平生，此女那高法力，岂能垂青到我，即便果有前缘，我已虔心向道，也不会再有别念。师父道妙通玄，二弟放我进来，未必不在师父算中。不过，事情仓促，二弟热心义气，固有徇私之嫌我不在外待罪，擅自入洞，也有违命之咎。自从拜别师父已逾三年，每日想望宫墙，情切饥渴，方才听说恩师天明后便去东海，即便此时尚在入定，也应前往拜见，跪候训示，请快领我前往参拜如何？”邓隐笑答：“拜师只我一人，弟妹本是自来求教，幸蒙师恩，指示玄机，传了一些道法，并不能算门人，待小弟引大哥前去便了。”随引任寿，往甬道中走去。

光垢追上笑道：“我看二位师长，至少还有个把时辰，才得回醒。我此时越想那位女仙，越觉奇怪，意欲乘此时机，往洞外探看一回，你代我封闭洞门如何？”邓隐拦道：“你去不得，方才那两妖人，来势何等凶恶，万一邪法厉害，陈仙子不是对手，你往观战，岂不吃亏。”光垢嗔道：“你怎如此自私，如非北海双凶，邪法厉害，怕他吃亏，我还不想去呢。如论法力，我固不是妖人对手，一则古神圭，自经大姊指点，用以防身，决可无害。并且大姊二姊，均在家中，等我回音，如有不测，稍一告警，立可来援。我真爱此女，难得有此机会可以亲近，拦我作什。”邓隐见他不快，慌道：“姊姊不要见

怪，依你就是。”先垢朝任寿看了一眼，欲言又止。任寿急于见师，也未理会，随由邓隐，代闭洞门。行时，再三叮咛，此去务要小心。先垢微笑未答。

人去以后，邓隐笑道：“弟妹仙风道骨，秀外慧中，小弟对他敬爱已极，只惜性情稍刚而已。”任寿原知双方约定作一名色夫妻，看出邓隐爱极先垢，未必能守前言，便劝他道：“我看弟妹，外和内刚，向道坚诚，实在难得，二弟有此仙福奇缘，须知人生百年，犹如梦幻，繁华快乐，转眼空花，何况又是神仙中人。据我连日观查，此中必有文章，深望你二人互相敬爱，以后同修仙业，作一神仙美眷，岂不比世俗夫妻强胜万倍。如若只图眼前情好恩爱，不特自误仙业，并使弟妹失志伤心，岂非爱之适以害之，务以千秋道业为重。情关一念，必须勘破才好。”邓隐暗忖，大哥之言，并非无理，无如佳丽当前，又是同衾共枕的人，天长地久，情何以堪。二位师长方才对谈，说起将来第三代门人，有好几对，均是历劫多生的情侣，尤其第二代承继道统的未来教主齐漱溟，便是夫妇同修，可见本门不禁婚嫁，此时爱妻性情固执，尚说不动，等我道法有了根基，使知有恃无恐，再谋好合，也许有望。心正痴想，二人本顺甬道前行，且谈且走。任寿见他沉吟未答，恐其心志不坚，还想劝说几句，忽听远远一声清声。邓隐连忙摇手示意，低声说道：“今早来时，师父也在入定，后听磬声，人便醒转，我们快往参拜。”说罢，一同加急前驰。

那洞深藏山腹之中，内外相隔，约三四里，走完甬道，忽然开朗，现出大片广场。对面一座高约七八丈，形若穹顶的大洞，通体玉质，气象庄严，光明如昼，比起魔宫所见，又是一种光景。到了门前，任寿忙和邓隐跪倒，重又虔诚祝告，

向师请罪。还未说完，两扇玉门，忽然开放，跟着，便见樗散子走来，笑呼徒儿来了也好，难得你三师叔刚由月儿岛回来，福缘不浅，快些随我进见。二人应命起立。

任寿见师父所穿道装，非丝非易，霞光隐隐，与以前所见迥不相同。随到里面一看，内里乃是一座形似宫殿的广堂，中坐一个身材高大、年约七旬、白发红颜的道装老人。师父樗散子，上首陪坐，下首玉墩上坐着一个羽衣星冠，貌相清秀的中年道者，两旁另有十二个小玉墩，上面各坐一人，男女都有，装束不一，内有两人还是僧装，俱都盘膝坐定，和偶像差不多。二人连忙朝上跪拜。樗散子手指中坐老人和下首道者，笑说："此是你大师伯太元真人，此是你三师叔连山大师，当初我弟兄三人，先同在王屋山中修道，无意中得了一部九天元经，尚未炼成，便受群邪围攻，幸一道友援救，移居终南峨嵋两处，不久仙缘遇合，学会太清仙法。因你三师叔和东晋时神僧绝尊者一样，发下宏愿，意欲普渡旁门，使归正果，为此在月儿岛火山之下建立别府，并将数百年苦功所炼至宝，连同百十件前古奇珍，一齐藏在其内，又收了好些旁门徒弟。为此远离中土已有多年，难得今日回来，你们福缘不浅。我弟兄所收门人，只你三师叔最多，但他门下，人品甚杂，将来在外行道，难免相遇，难得有此遇合，以后可少许多危害，可速上前求教。我本定命你准日到来，你偏性急见我，以致生出好些枝节，事已过去，不必说了。我天明便去东海，本来使你暂缓入门，可免许多烦恼，无奈数已前定，难于避免，你二人可向三师叔领了教训，我再将那两部道书，传授你们，此书经我三人，多年勤习，每章注解甚详，以你二人天资，一学即会，不过各人志趣不同，各自用功，无须勉强便了。"中坐太元真人方要开口，下首连山大师忽然笑

道："二师兄行事，太已谨慎，小弟至今仍主人定胜天，我意欲将邓隐带往月儿岛，修炼三年，再令往东海师门待命如何？"樗散子笑道："三弟你莫儿戏，事关本教他年兴衰，如能挽回，固是求之不得，否则，又为二代门人多添烦恼，并还多伤无辜，还是慎重些好。"

太元真人笑道："三弟固是积习难忘，自恃神通，行事每多出人意表，二弟也实过于谨慎，和方才一样，明知任寿夙根深厚，向道坚诚，今生必能成就，仍不放心，欲借前世无意之间所种情孽，便想化解未来之事，徒使门人无辜受苦，在洞外忍着饥渴劳倦，跪了这一整天。如非邓隐徇私放进，北海双凶邪法厉害，诡诈多端，即使有人暗助，彼时三弟尚还未到，虚惊必所不免。事已前定，你我早经推算，终能化险为夷，理应听其自然，担忧作什。"樗散子笑道："大哥话虽如此，但我昔年和三弟一样，发愿太宏，为此延误仙业，连大哥也同受累，至今未成正果。难得徒儿转劫重归，他本大哥门下唯一传人，因我对他钟爱，转劫之先，累次助他脱离。心中感激，当着你面，向我求说，将来重返师门，连我一起拜师。大哥又因功行圆满，不久坐关，无暇传授，强令拜在我的门下，我才力任其难。他转世不久，我便寻去，暗中考查，不特夙根未昧，比起以前诸生，更有进德，这等门人，自是期爱，本意想将他那魔障避去，谁知阴错阳差，他因早来，我也因事迟归，一切全在你我弟兄昔年计算之中。为他将来，所遇艰险太多，只得就着疯和尚再四苦求，意欲釜底抽薪，才有今日之议。按说，此事非无转机，只看局中人到时是否丧心病狂而已，事关本门消长之机，并有道家四九天劫，仙机不能预泄。三弟美意，自然是好，但那两部道书，乃仙府秘籍奇珍，将来峨嵋开府，须拜绿章，奉还九天仙府，当初约

定，由大哥执掌，门人只在洞中勤习，不能带走，除非你只带他人去，三年之后，再令去往东海，或来此洞，重修太清仙法，也是一样。”

连山大师笑问邓隐：“你意如何？”邓隐暗忖，师父自从初见，直到今日，老似带着一种疑虑神情，始而不允入门，后经再四诚求，方允收为记名弟子。这次全靠神僧代为苦求，一面指示机宜，说我以前两生，本是师父门下，为了罪孽太重，连犯师规，本当时应逐出师门，后知罪孽深重，一离师门，不是形神俱灭，便是万劫不复。心中忧惶，在师父洞前跪哭了数十天，后经大师兄代为求恩，只求不离师门，情愿领受飞剑之诛，再去转世。就这样，师父还说罪深孽重，此举实是委曲求全。那大师兄便是任寿前生，最得三位师长器重，本意转世之后重返师门，不料一时受愚，又犯恶行，师父自是大怒，说什么也不再收容。偏巧大师兄也在事前犯规受罚，无心之过本来不致于死，因其平日性情刚毅，向道坚诚，自觉误了师长使命，心中悲愧，当着三位师长，自陈罪状，便行自杀。自己转世在先，无意相逢，认出相貌，知道三位师长，只三师叔收徒最多，大师伯和师父，均只一个门人，为了大师兄太好，三位师长，个个钟爱，期许非常。上次犯规，原是无心之过，自杀时以师长的法力，扬手即可阻止，不知怎的，竟会听其自然，无一拦阻，却将元神收往后洞，隔了好些日子，才由师父，亲送转世，看得十分慎重。昔年师父常说，本门不久便要发扬光大，将来应在转世门人身上。三师叔收徒虽多，十九旁门，又多是逆数而行，用以承继未来道统，决难胜此大任。下余只大师兄和我有望，我偏孽重，累犯师规，几被逐出，可见将来非他不可。于是有意结纳，始而随时救助，后又费了许多心力，引使重返师门。及至二次

犯规，自知前孽未消，今生反更加重，想起师父前言，心胆皆寒。无奈身被逐出，一任跪在洞外，苦苦哀求，终置不理，跪到末一天上，恰有强敌寻仇，猛下毒手。正当危急之际，三师叔忽同大师兄飞来，因愤仇敌，上门敌人又是几个左道妖邪，当时除去。自己却中了邪毒，伤势奇重，正在忍痛求告，师父忽然走出，说今日之事，我早算定，本意你罪孽虽重，到底随我三世，能有今日，也非容易，不愿坐视灭亡，于万分绝望之中，仍想为你多留一线生机，意欲假手妖人，使你受尽苦痛而死，到了万分危急之际，我再出来，将你生魂救走。这样本身元气，虽然损耗，此去转世，修为也非容易，并还要受苦一甲子，再转一劫，方可重返师门，再修仙业。但你前生纠结不解的仇敌魔障，均可避开。不料事前忘了招呼你三师叔，突然飞来救你出险，以致功亏一篑，可见定数难移，人谋无用。如再坚持成见，你必道我不念师徒之情。现有两条路走，一是即日兵解，当时转世，率性拜在海外一位旁门散仙门下，只要心志坚定，不为大恶，在海外熬过八十三年，或者也能避免。否则，便须由我将你封闭后洞地底，依我所传，苦练三百年，等到将来本教昌明，再行转世，仍返师门。比时我已道成飞升，未来师长，也许比你还小一辈，你意如何?”因这两条路均非所愿，重又苦求，力言本来孽重，如何弃正投邪，本为眷念师恩，宁甘百死，不舍违颜，还望师父大发宏恩，宽恕既往，哪怕受尽千灾百难，只求不离师门，于愿已足。

师父闻言，叹了口气，说道:“你既如此哀求，我也不便坚拒，但你记住，转世之后，最好拜在别人门下。万一魔孽难解，仍返师门，当你元贞失去，八十三年期满，便你数尽之日。在此期中，如不伤生害命，也并未非没有转机。事在

人为，各自去罢。”说完随即兵解。神僧说时似有难言之隐，除指点拜师明路而外，再三嘱咐，任寿关系将来最大，对他必须诚敬。好容易师父才允收容，如何又随三师叔往月儿岛去？最可恨是，夙因尽昧，只凭神僧略为指示，余尽茫然，拿不起主意，想了又想，觉着我随师父已历三世，怎么师徒情分终较深些。所习太清仙法，玄门正宗，又和大哥同在一起，正想婉言辞谢。连山大师见他跪在身前，低头沉吟，笑问道，“你不愿随我去么？”邓隐忙答：“师叔深恩成全，弟子感激万分，无如前和任师兄约定，将来修道，同在一起。”底下话未说完，连山大师便摇手止住。朝樗散子对看了一眼，笑对邓隐道：“不去也好，现有灵符两道，交你和你妻申旡垢，遇到危急之时，如法施为，便可脱难。我和你师父师伯，虽然心志略有不同，结果也有迟早难易之分，但都玄门正宗，殊途同归，情分仍是极深。你不愿去，也不勉强，但是你妻申旡垢，乃我至友之女，心性纯厚，根骨极好，你只不负他，以后如有危难，我决不置身事外。月儿岛本是前古火山，经我行法，费了多年心力，修建出一座洞府，常年烈焰飞扬，红光黑烟，上冲霄汉，外观直似一片火海，当中矗立着一根冲天火柱，把附近三千里方圆海面和天空，都映成了暗赤颜色，形势那等险恶。下面又是千寻火窟，无论仙凡，均所难进，来人只能冲破那千丈烈火，直达火穴之下，走进洞去，里面便是一座极华美的宫室。不过烈火之外，更有我所设埋伏禁制，威力绝大，不经我允许，谁也不能擅入一步。我现传你通行火穴之法，以防万一，有人寻你为难，前往逃避，只要到时，能知利害邪正之分，避上些年，立可转危为安。今日之言。关系你未来成败甚大，到时稍一举棋不定，便无幸理，除此八十三年，有限数命而外，休说转世投生，连残魂剩魄，都无

法保全了。”

邓隐闻言，想起疯和尚和以前初遇师父时，所说之言，本就心惊，一面诺诺连声，暗忖自己前生不知造何罪孽，三位师长，才会这等说法，前途艰危，可想而知。自来事在人为，我只拿定主意，从此立志清修，时刻戒慎，永远随定大哥修为，不犯一恶，怎见得前世魔孽，不能避开？师父既肯收我，当然有望，也许因我前生屡犯师规，故意如此，使我知道畏惧，也未可知。可恨夙因已昧，前生的事丝毫想他不起，到底有何罪孽，如此严重。心正寻思，樗散子忽然喝道：“无知孽障，想知你前生之事么，本意等你三年后，灵智回复，自行通晓，既知害怕，使你早点明白也好。”说罢，将手一扬，立有一片金霞，迎面飞来，透身而过，当时机伶伶打了一个冷战，恍然大悟，前两生的经历，立时涌上心头，不禁愧悔交集，忙朝中坐太元真人和樗散子身前，膝行过去，伏在地上，悲声痛哭道：“弟子先见师父，对大师兄交厚，虽然自愧弗如。仍欲奋志虔修，来博师长欢心。自经神光照体，得知前因，才知弟子真个罪孽深重，辜负二位恩师和三师叔的深恩大德，如今悔恨无及。幸蒙二位恩师深恩成全，许其重返师门，此时想起前生罪孽和所树强敌，心胆皆寒。此后惟有追随大师兄，努力虔修，以报委曲求全，格外宽容之德。自来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还望恩师师叔，怜念弟子百死余生，已知悔罪，加以训诲，并将前生法宝飞剑，恩赐发还，俾作防身之用，免受妖邪仇敌暗算，感恩不尽。”

太元真人始终神态庄严，面带笑容，一言未发，闻言笑道：“你师父昔年收你时，原知你魔孽太深，只为见你资质灵慧，心性强毅，一念怜才，几铸大错。你已累他迟却三百年飞升，今生本不许你入门，偏生疯和尚半癫，感你助他脱去

冰冻之厄，再四代你苦求。你师父因你追随已历三世，虽然罪人恶极，前两生已受孽报，只消好些，只那最后魔孽能够躲过，并非无望，你又苦志诚求，加上别的因果，方始勉强应允。所遗法宝飞剑，当初原要毁去，经我收来，此后共只八十余年数限，你那外功修积，甚于内行，必须在此期中，将前生所许善愿完满，才能有望。学完这两部道书，不满三年，便要下山，不必你说，也要发还，将来祸福成败，全在自身。你大师兄虽然无什罪孽，任重道远，胜你百倍，下山行道，也在你之后，人贵自立，任何险阻艰难，均能以定力战胜，倚赖别人，有何用处。你师父天明便往东海，为时无多，我虽不走，因正勤修仙业，入定时多，无暇传授，飞剑法宝均在左边石室之内，无须多言，快向你师父求教去罢。”邓隐含泪应命，跪向樗散子面前，刚哭喊得一声，弟子罪该万死。

第十二回　苦恋双栖多情成孽累　伤心独忧无意入魔宫

樗散子意似伤感，摇手叹道：“人贵力行，不尚多言，此是你最后一次，生死关头，成败在你。此是紫清宝录中册，又名九六元经，学成之后，只能加功勤习，循序渐进，便是天仙也非无望。另外一部少清秘籍，中有降魔防身，诸般妙用，今赐你二人，一同炼习。你妻申光垢，虽非本门弟子，但他是你三位师长好友之女，性行高洁，向道坚诚，方才求我传授请为记名弟子，我已默许。此后许你夫妇，一同修炼，在未下山以前，三年之内，除卧眉峰外，不许离山一步，此书原藏玉匣之内，内有灵符，威力甚大，要带出洞去，便有杀身之祸。为了东海之行，时日太多，我到不久便要封洞坐关，

你们去也无用，为此将你二人灵智回复，只须略为指点，便可照以修炼。随唤任寿近前，也是扬手一片霞光，透身而过。

任寿本来坐在一旁待命，方想二弟弃家学道，人并不恶，师长何故不喜，偏又收他作什。及经神光照体，也全醒悟，因想起师恩深厚，不禁流下泪来。太元真人唤道："徒见不必悲苦，你此时灵智已全回复，前生之事，想起只有烦恼，把他忘记了罢。"任寿前生本是真人嫡传弟子，闻言忙跪过去。真人忽然伸手，朝头上一按，当时觉着心身舒畅，神智越发空灵，前两生所学道法全都复原，经过事迹，却一件也想他不起。樗散子随唤任寿近前，将道书取出，一同传授。刚传完了口诀，忽见一片形如树叶的金光由外面冉冉飞来。真人伸手接过，看了看，往外一扬，金光飞去，一闪不见。连山大师笑道："此女现在洞外待命，唤他进来如何？"樗散子笑说："此时见否，均是一样，好在任邓二徒均可传授，时已不早，三弟和我走罢。"邓隐知道师父此行至少三年，自己前路艰危，能否化险为夷，尚不可知，不禁悲从中来，二次哭喊恩师，弟子尚有下情禀告。樗散子见他意诚，笑道："徒儿既知向上，当可无害，好自修为，到时自有使命。东海有人相待，难于久留，各自往左边石室，一同修炼去罢。"说罢，同了连山大师，齐向太元真人辞别，一同起身。二人方自跪送，眼前倏地一亮，金霞电闪，回顾太元真人双目垂帘，已在座上入定。同时，一片金霞，宛如云幕下垂，刚一到地，眼前又是一暗。再看正面，真人已连坐位，一齐隐去，只两旁男女十二人，仍是端坐如僵。

任寿法力灵智，虽全回复，前生之事已经仙法禁制，全数遗忘。见那十二人宛如僵尸，悄问邓隐："二弟你来在先，可听师父说起，这十二位仙人的辈分来历么。"邓隐先当任寿

和他一样，想起前生许多愧对之处。听神僧说，将来脱难，仅有几希之望，非任寿相助下可，想起惭愧，正恐诘问，闻言，才知任寿前生经历，竟无所知，心中奇怪，以为师父恐大师兄为人正直，日后不好相处，故将前生经历用法力闭住，不令想起。心中略定，忙笑答："这便是你前两生所收十二弟子，比时，你我不过剑侠一流，他们相随多年，见大哥兵解，悲愤欲死。三师叔见他们对师忠义，甚是怜爱，特用玄门妙法，命其自行尸解，将玄关闭住，各自静修。此与寻常打坐不同，人和死了一样，须等将来，师兄成道，他们才得转世重来，师兄怎会忘却，全都不识呢。"任寿答说："方才神光透体时，仿佛想起许多的事，大恩师将我唤到面前，朝我头上按了一下，由此茫无所知，师弟你可知道。"

邓隐心想，论前两生，真对此人不起，难得师父将他记性闭住，等我苦修成道之后，再与明言，必蒙原谅，此时却说不得。想了想，笑答："我也不知底细，仅听神僧向我说过大概罢了。"任寿细朝那些人一看，男女僧道老少都有，果似相识。内有男女二人，并排坐在第七八座上，神态如活，仿佛情分更深。便问邓隐："第七座上道装少年和同座少女，可知名姓？"邓隐答道："别的不知，只知此人姓李，与少女夫妇同修，将来建立教宗，光大本门，便应在这二人身上，师兄他年一教宗祖，小弟望尘莫及，此时说了徒乱人意。师父已行，我们可去西边石室之内，一同用功如何？"任寿不知邓隐心虚，恐怕盘问露出马脚，急于读那道书，方自笑诺。申无垢忽由外面飞进，笑问邓隐："师父对我如何，可允传授。"邓隐笑道："师父已走，行前留话，对你方才所求，已然默许，以后许你往来卧眉峰，和我一同修炼呢。"无垢笑道："我试你的，师父许我来此，随同大哥和你同修，早知道了，你夙

孽甚重，再不用功，老往卧眉峰作什？”邓隐知被识破，脸上一红，便未往下再说。三人随去室内一看，内中几榻用具，无不齐备，并有丹炉药灶之类。旡垢笑道：“这好地方与你修炼，意还不足，看你将来怎好。”邓隐闻言，也未在意，三人当日便在一起练习。邓隐夫妇，也未回家，过了一月，旡垢方始辞回。

邓隐爱极旡垢，因三人同习，旡垢虽另有一间居室，碍着任寿不便说笑亲热，屡在暗中催促旡垢回去，均未获允，见他一走，以为可以追去亲热，好生心喜。第二日，见任寿独自用功，又正入定期间，三人虽在一起，同习道书，限于前生功力和下山行道迟早，造就各不相同，知这一坐，至少三日，立往卧眉峰追去。到后一看，旡垢不在，却留了一封信，大意是说，那日往追陈仙子，遇一前辈女仙，蒙他点化，并代向师父求情，不料早蒙恩允，所学也只紫清室录中间几章，现已学会，当赴陈仙子之约，同往拜师，须要一二年才回。行前如若明言，你必阻止，夫妻相爱，原不在此片时之聚，何况神仙眷属，来日方长，务望自爱等语。邓隐情热，没想到爱妻会不别而行，见信大为失望。一问灵鹃秋雁，答以三姑今早才走，说往东海寻师，别无所知。邓隐只得垂头丧气，怀愤回洞，只说旡垢此行不会就回，始而怨恨非常，心中烦闷。后见任寿进境神速，再一想起前路艰危，起了戒心，天性好胜，又有人比住，没了想头，也就日夜加功，勤习起来。本是美质，再一用功，虽比不上任寿的功力精进，却也不是寻常，尤其对于防身御敌之法，因不久就要下山，格外看重。不消年余，居然把紫清宝录，全数学会。平日无事，又将前生习剑法宝，重行炼过。使与本身元灵相合，全都炼得出神入化，威力大增。任寿上来，便用基本功夫，不求急进，修炼

不久，便将青索剑，分与邓隐一同勤习，也均身剑合一，运用由心。因见邓隐法力日高，前生飞剑法宝又多，无一件不具威力，也颇代他喜欢。邓隐偶然想起，古神圭尚在爱妻手内，如若不去东海，岂不又可多出好些妙用。一算日期，再有半年，便可相见，心中十分盼望。

太元真人自从二人来时入定，一直不曾升坐，任寿眷念师恩，几次通诚求见，均无回应。这日，二人炼完功课，邓隐提议同往山前闲眺，任寿告以二弟三年期满便要下山，师父行时曾说不许远离此洞，必有原因，与其出外惹事，何如就在洞中用功，等弟妹东海回来，同往卧眉峰，畅饮快聚，岂不是好。邓隐笑说："弟妹真个薄情，行时连话都不说一句，师父只不许远离此洞，卧眉峰当可来往，就在洞口闲眺，看我家中是何光景，料无他虑。"任寿忽想起，邓隐自从拜师以来，从未回家去过，那老家人胡全父子甚是忠心，这一年多，不知如何？觉着回去看望一次，理所当然，何况相隔又近。笑道："二弟既是这样，率性回家一次也好。但恐大恩师万一神游归来，无人随侍，二弟一人去罢。"邓隐劝他不听，心想久不回家，回去看看也好，随别任寿，行法开洞，往家中飞去。

刚离翠屏峰飞起，遥望家中，田亩荒芜，园中花木也乱糟糟的，不似以前整齐，心中奇怪。到后一看，到处静悄悄的，哪有人影，连喊胡良，也未答应。正往昔日书房走进，忽由门中冲出两条大狼，迎头扑来。邓隐自不把这类凶狼放在心上，扬手一雷当时打死。入门一看，到处蛛网尘封，分明荒废已久，情知出了变故，忙朝胡全所居寻去，也是门窗不掩，尘土堆积，只在灰尘中发现一信，大意是说，主人同一女仙往卧眉峰医伤，由此不归，过了月余，命子胡良往寻，去了四日，方始归告，说女仙所居，云封雾锁，连地方都找不

到，哭喊了两日，遇一神女收他为徒，令其归告乃父，说等主人回来，请其速往卧眉峰旁古洞之中，叩壁相见，并说主人，现在翠屏峰墨蜂洞内，常人无法走进，必须等其自来等语。既念少主，又想爱子，未满一年，染病在床，这日带病写此一信，欲令长子，去往翠屏峰寻那仙洞，投书一试，主人如见，务望回家一行，并求往卧眉峰，寻那神女，探询乃子胡良下落等情。地上留有一滩鲜血和半条狼腿，看神气这还不曾写完，室中便有了变动，料知老仆正写信间，忽有凶狼掩入，病中无力，虽然砍伤一狼，无如狼来太多，终于送命。想起老仆胡全相随数世，自从有了出家之念，所有佃工下人，全分金银遣散，独他父子三人，固执不去。心想祖宗坟墓在此，须人打扫，便将来修成仙法，回家扫墓，也有一个住处，便把所有田园房舍，全数赐他。虽知当地时有凶狼出没，好在三人均有武功，决不妨事。不料自己走这一年多，他父子三人，死亡殆尽，也不知那神女是谁，为何要见自己。越想凶狼越恨，当时暴怒，随用禁法，朝那死狼一指，狼口便发怒嗥，那狼本由附近山中窜来，不时去往邓家骚扰，搜寻食物，所有牲畜家禽，早被吃光，还想搜索掩腊之类，不料遇见杀星。死狼一嗥，群狼闻声纷纷赶来，为数竟达四十余条。

邓隐一见狼群，断定胡氏父子，均膏狼吻，越发暴怒。恨毒之余，并不当时杀死，只用仙法将狼制住，一个个倒吊树上，再用神火焚烧，活活烧死。本来要走，无意中绕往房后坟地上去，见有一坟新立，前有石碑，上刻义仆胡全之墓，旁有小字，正是爱妻所留，大意是说，这日月下抚琴，又有警兆，心疑有人犯禁，试行法一看，并无异状。偶然想起邓隐拜师之后，不曾回家，老仆胡全父子，人颇忠义，不知光景

如何？赶往探望，到时发现胡全父子二人，均被凶狼咬死，旁边还倒着三条死狼，忙将群狼杀死。死人血水，早被吸尽，喉管已断，无法使其重生。遍寻胡良不见，只得将他父子埋葬，并留石碑为记。邓隐以为爱妻，恐怕自己贪恋美色，误了修为，特意说那假话，其实人并未走，暗骂自己老实，这一年多竟没想到往卧眉峰去，空自相思。惊喜之余，立往卧眉峰赶去，迎头遇见秋雁，笑问姑夫怎的一人回来，没有遇见我三姑么？邓隐问知爱妻已往墨蜂洞，先还不信，后问出先垢已走了两个时辰，正是回家那一阵，不顾多说，忙又回赶。

进洞一看，只任寿独坐用功。料定爱妻故意不见，想起气愤，正在难受。任寿见他面有怒容，忙问何故？邓隐便说如何痴爱先垢，他偏对我薄情，连在一处修为，俱都不肯，并还骗我，连名色夫妻，俱是名存实亡，一面都见不到，要他何用？任寿见他越说越凶，忙拦道："我看弟妹，志行高洁，惟恐误你修为，暂时避你，实是好心，想打长久主意。二弟得此神仙美眷，又蒙师父恩允同修，将来仙山双栖，何等美满，怎的说出这样话来，如被弟妹听去，岂不见怪。"邓隐气道："大哥你只知我神仙美眷，却不知我老是热气换他冷气，即便为好，也应明言，先是不告而去，今日得知所说是假，往卧眉峰探看，还未到达，秋雁便自迎出，说人已来此，恩爱夫妻，怎会连句真话都无，岂不使人寒心。"话未说完，忽听门外笑道："寒心最好，免致两误，我才不骗你呢。"跟着，先垢由外走进，邓隐对于先垢，本是又爱又怕，闻言，又愧又急，红着一张脸，忙分辩道："姊姊只怪我说气话，好在大哥不曾笑我，你可知我这一年多，相思之苦么？"先垢冷冷的说道："我虽不在此，你那言行举动，我全知道。我自东海拜师，才只多半年，便奉师命往救一人，因离家近，往卧眉峰住了

数日。偶往你家探看，发现老仆父子为狼所杀。只书童胡良事前被你未来爱宠收作徒弟，因此才送了这老少二人的性命，我无法使其回生，将他父子埋葬，重回东海。前日奉命回家修炼，并向大恩师请求指点。今日得知大恩师神游归来，前来参拜。行时，发现你正回家，照你诛杀群狼、下手残忍，和你坟前徘徊，一见石碑，当我骗你，立往卧眉峰那等情景，不用你说，我还不想理你呢。”

邓隐见他年余未见，神情反更淡漠，心中一凉，刚叹了一口气，偶一抬头，瞥见旡垢剪水双瞳，正在注视自己，久别重逢，容光越发美艳。由不得重又勾动爱火，方要近前陪话，任寿已先避开。邓隐本善词令，旡垢虽然有些不满，禁不起一阵软语温存，连说好话，也就不愿使其难堪，只得任其亲热抚慰，未加阻止。谁知邓隐情热如火，这等干亲热反更心痒难搔。无奈结婚之前，早已约定，旡垢只管美若天人，偏又是一脸正气，有时稍为亲爱，还要窥伺玉人词色，惟恐触怒，越是爱极，越恐得罪，如何敢存遐想。再说，任寿又在隔室之内，许多不便，最后再三央告，求旡垢不要走开，明日当往卧眉峰畅谈。旡垢胸有成竹，见他猴急，含笑允诺，并说自己此次决不他往，便你不去，我也要来。邓隐只顾和旡垢叙说相思之苦，也未问师长可曾见到，有何吩咐。谈了一阵，旡垢要走，邓隐连留了几次，后说从此常来常往，日日相见，何须在此一时。任寿又催夜课，邓隐方令旡垢别去。由此三人，重在一起修道。

旡垢看出丈夫几次情不自禁，防备更严，始而早来晚去，末了，率性搬来洞内，所居只有一壁之隔。邓隐已问出日前太元真人升座，任寿、旡垢，均曾拜见，奉有恩命。自己一人，独未见到，深知前生孽重，师长不喜，仙府清净之地，休

说不敢胡为，行迹上稍为放荡，均非所宜。又有任寿同在一起，随时警戒。想起前世遭劫，也为言行不检而起，自然不敢大意。几次想请爱妻同回卧眉峰，均未如愿。每日对着天仙化人，无法亲热，渐渐由爱生怨，不时朝旡垢赌气，旡垢各自用功．也未理他，空恨得牙痒痒，无计可施。光阴易过，一晃三年。

这日，樗散子忽然飞回，与太元真人一洞升座。三人前往拜见，均得与勉。樗散子随说："邓隐前生孽重，所许善愿太宏，非此莫解，最好在此一甲子内，使内功外行，同时圆满，日内便须下山修积，最好夫妇同行，不要离开。一面暗示邓隐，照着这三年的修为，防身御魔，已颇够用，只能守定心志，言行如一，前途并非无望。邓隐闻言，也颇警惕，退下来和旡垢说："师恩深厚，终古不忘。以前我爱姊姊太甚，有时情不自禁，事后也颇悔恨，今蒙师训，如梦初觉，决计痛改前非。只是姊姊对我常存戒心，神情冷淡，实在难受，以后同在一起行道，还望姊姊勿念旧恶，只要常见喜容，于愿已足。"旡垢见他词色十分诚恳，也颇心喜，便劝勉了几句。第三日奉命下山，夫妻二人，高高兴兴，走出洞外。因奉师命，此行历时一甲子，随意所如，．无须请命。邓隐再三磨着旡垢，此去便入艰难危险之境，成败利钝，尚所难知，可怜我爱姊姊一场，只同衾共枕，作了一夜假夫妻，始终不得亲近。你那地方此时桃花盛开，香光如海，自来美景难逢。我也不作他念，只求在家住上些日，陪姊姊抚琴吹箫，敲棋煮酒，赏花为乐，略想个把月的清福，就算补我三年前忍受伤痛之苦，不枉夫妻一场。如有言行失检之处，任凭姊姊责罚，便从此不理我，也无话说。

旡垢近年，虽然得有仙传，功力大进，毕竟年轻天真，稚

气犹存，结习难忘，心肠也软。想起丈夫委实痴情热爱，既是夫妇，容他稍为亲热也是应该。加上平居无伴，邓隐所说那几样，均是素来癖好，当时不忍坚拒，只得应了。到家以后，暗中查考，丈夫果是言行如一，只管温存体贴，爱到极处，不似以前，举动俗气。每日赏花饮酒，抚琴下棋之余，功课也从不荒废。本日子一久，情分越深，当地风景，又是那么清丽灵妙，休说邓隐，连自己也不舍得离去。到了所约日期，邓隐贪恋爱妻同乐，再三求告，多留些日，先垢情不可却，也有一点贪玩，心想，丈夫此去不知有多少艰难危险，顺他一点心意，也不为过，于是又留下来。这时，邓隐心情十分矛盾，既恐失去元贞，延误仙业，偏又爱极先垢，不能自制。为防爱妻反目，一面打算用水磨功夫，使其水到渠成，表面不显，内里每日天人交战，一会想到郎才女貌，比翼双栖，同效于飞之乐，心头不住怦怦跳动，恨不能当时便把爱妻抱个满怀，如何如何，爱一个够。及和先垢对面，又为对方正气所摄，休说任性欲为，连想稍微依傍亲热，都要暗伺玉人喜怒，不敢冒失下手。有时想起恨极，暗忖自从此次回家以来，爱妻始终笑语温和，对于自己，也是寓有深情，不知怎的，想得好好，一见人勇气便退，直想不出什么道理。因此日日说走，只不起身，老想今日已过，明日当有机会，到了明日，又是如此，空自失望愤恨，时喜时忧，光阴易过，不觉到了夏天。

先垢天性好洁，时往红霞溪沐浴，因恐丈夫无赖，前往偷看，总是设法掩避。邓隐看出先垢心意，暗忖我和你夫妻一场，不能真个消魂，连这一点眼福都不容我享受，心便有气。再一想起，爱妻清泉戏水，肤如凝脂，玉肌雪映，满布露珠，宛如一朵出水芙蓉，不禁心荡神摇，觉着这等绝代佳

人，但得一夕之欢，虽死何憾。可恨初定情时，不该答应只作名色夫妻，否则，就是一年半的快活，怎么都值，终比徒担虚名，每日神魂颠倒要强得多。恨到极处，决计去和旡垢明言，取消前约。念头才动，猛想起一世人生万劫难，何况屡劫修为，好容易能有今日，固然此时愿作鸳鸯不羡仙，为了爱妻，自毁仙业，均非所计。无奈夙孽太重，前途满布危机，就这样兢兢业业，尚恐难免形神俱灭之忧，再将元贞失去，更无幸理。心中一寒，妄念立止，又想把爱妻从头到脚看一个够，爱一个够，从此再也不作他念。只是平日假装老成，把话说满，无法改口，只管背后想好千言万语，见了人，这类求爱的话仍是一句也说不出来。心想明说不行，只有暗做。

这日夕阳西下，碧空明净，凉风习习，暑气已消，旡垢清泉浴罢，云鬓不整，穿着一件轻罗衣，手持小扇，斜倚匡床之上，目送飞云，指点烟岚花树，更显丽质天生，人世无两。邓隐越看越爱，故意拿话引逗道："姊姊玉洁冰清，柔肌似雪，仿佛一块美玉，通无纤瑕，也从不见有一点香汗，此地天气清和，又不甚热，日常沐浴作什？"旡垢笑道："我生来好洁喜浴，红霞溪又是灵泉，自经二姊仙法布置，峰顶添了喷泉，天热无事，前往冲洗一阵，心身均觉清凉，你不是没有试过，问他作什。"邓隐笑道："你我恩爱夫妻，你偏对我老是多疑，我又爱你不过，惟恐误会，这次回家，言行分外小心，恐有下流想头。你哪一次背我洗浴，我全知道，有时故作午睡，免你为难。我不过是想和你商量，定出洗浴时间，分头往洗，怎又多心起来。"旡垢惟恐丈夫情热，得尺进步，时刻都在留心。闻言还不甚信，又因自己好洁喜浴，每次均要避人，好些不便，意欲就此试探丈夫所说真假，当时

微笑未答。一面留神，暗中查考了几次，有时还故意使他知道，及见丈夫并未打什主意，渐放了心。笑对邓隐道："你如遵守前约，便是地久天长的神仙美眷，纵是名色夫妻，到底同梦之人，由你稍为亲爱，原非不可，无如你们男子，心性不定，你情太热，当道业未成之际，彼此一个把握不住，大错立成，不得不慎之于始，如其爱我，不要只图眼前欢娱，自误千秋大业才好。"邓隐早就想好主意，笑答："是非久而自明，我也无话可说。"先垢原有布置，谁知邓隐深沉，竟未前往窥伺。接连几次过去，先垢见无他意，双方情爱本厚，便去了机心。事有凑巧，灵鹃秋雁两侄女，年幼好动，常往山中打猎，或往城市购买食用之物，不在山中。

这日天气更热，邓隐见二女远出，心中暗喜，故意拖着先垢下棋，不令行法避暑。先垢也是洁癖太深，本来玉肌柔滑，清凉无汗，因被邓隐握了一下手，觉着湿漉漉的，笑说你身上都是汗了，快洗澡去，少时再下，只顾对弈，我也忘了行法去暑。邓隐原是诡计，随口应了两声，先去溪中洗了一个畅，却把宝剑留在当地。洗完回来，先垢知他不会窥伺，也未招呼自往沐浴。邓隐立时跟踪前往，仗着仙法隐身，先垢又无防备，毫未觉查。邓隐早把藏身之处觅好，藏在左近一株桃花树上，暗中朝下偷看。只见先垢，扬手先放起一蓬云幕，将当地方圆数亩的地面，笼罩在内，内外立时隔绝，休说由外望内，便往外看，也是一白茫茫，连花树均见不到一株。暗忖这等仙法，从未见过，不知何处学来，也未听他说起，幸而被他罩在里面，否则，费了多少天的心机，仍是徒劳，岂不冤枉。心正寻思，眼前倏地一亮，原来先垢已将上下衣缓缓去掉，现出一身玉雪肌肤，头上乌云也自披散开来，只见通体玉人也似，不着半点微瑕。因未防人偷看，脱净以

后，先去峰前，凌波而立，站在水上受那清泉冲洗。邓隐平日想象的粉湾雪股已一览无遗，想了多少天，好容易才得饱此眼福，奇艳当前，由不心旌摇摇目眩神移。始而旡垢脱一件，心便跳一下，等到衣履去净，立向水中，吃邻近溪旁几株花树和那碧峰绣崖一陪衬，越发艳绝天人，魂消意夺，人和吃醉了一般，软伏树上，不时闭目胡思乱想，似这样想一阵看一阵，心头不住怦怦跳动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方觉水中人背向自己，有时皓腕徐伸，向上承水，露出腋下秀疏疏的柔毛，前面酥胸玉乳和那消魂之处，全看不见，偶然转侧，也只隐约约，窥见胸前微微隆起，方觉美中不足，不能一观全貌。旡垢毕竟少女娇羞，爱好天然，浴前虽放起一蓬云幕，将当地罩了一个天光不透，洗时，仍然以面向壁，等把秀发冲洗干净，立时沉入水内。邓隐见爱妻入水，身虽旋转，但那一带正在喷泉之下，水烟飞扬，波光浮动，越发看不真切。正想用什方法，掩向亭前，等爱妻出时看他正面，忽听一声清叱，旡垢扬手一片银光，先将全身罩住，什么也看不见，玉体立隐，匆匆飞出水面，怒声喝道："你怎这等下流，日久天长，如何常共相保，我心已寒，还不快走。"说罢，外层云幕，一闪不见，只新放起的那片银光，将小亭罩住。邓隐知被看破，连忙急喊："我为取剑而来，不料一到，便被仙云隔断，恐你多心，未敢开口，意欲候你起身撤禁，偷偷走去，本是夫妻，便我故意如此，也当谅我痴爱之苦，何况事出无心，姊姊如何不近人情，绝人太甚。"旡垢只喝了一声，谁听你的，还不快走。"邓隐知道爱妻盛怒之下，性情又刚，再不听话先走，少时更难挽回，只得怀着满腹愧愤，取了宝剑飞回。还未到门，忽听破空之声，一道银光，已由红霞溪那面飞起，直射高空，一闪不见。气愤头上，先未留意，等到想起旡垢负

气飞走，忙纵遁光，跟踪追去。晴空千里，一碧无际，宇宙茫茫，玉人已杳，哪有一丝隐迹可寻。爱妻平日，虽有东海学道之言，并未明言何处，屡问不答，只说日后自知，如何寻找，越想越有气，心念一冷，也就不再追寻，各自飞回。

先以为旡垢只穿随身衣服，和终日不离的宝囊，尚有两口飞剑，不曾带去，女子心软，日久气消，决不能为此反目。等到当日下午，灵鹃秋雁回来，邓隐先还不好意思明言窥浴致将旡垢气走之事，后因二女和旡垢亲如母女，回家未问三姑何往，方始生疑。次早带愧一说前事，二女笑道："三姑表面和善，性情固执，为想把这段情孽变成美满姻缘，他年同隐仙山，永为神仙美眷，便为姑父放弃天仙位业，也所心愿，为此还和二姑争论，几乎反目。在他心意，以为姑父累世修为，不会不知此中利害，即或情不自禁，只有一人拿定主意，便不致误己误人。姑父昨日虽是无心之举，他终难免生疑，惟恐万一防闲不密，两败俱伤，只好暂时躲开。他对姑父也是情深爱重，人又好胜，恐二姑笑他，不是万不得已，决不会就此断绝，休看负气远走，定必难受万分。我看姑父最好守在家中，静修些日，等道心宁静，杂念不生，不论三姑归否，先自出山修积，不久必能重逢。我姊妹还有一个约会，必须离去，家中无人，还望姑父代为照看。今朝已代姑父备好许多饮食，经过禁制，虽是热天，吃起来仍和新制成的一样。三姑原奉师命，和姑父一齐行道，断无不归之理，只看姑父以后心性修为如何而已。"

邓隐闻言也颇愧悔，忙问你姊妹到何处去，昨日就算是我罪过，现已知悔，此后决定努力前修，全照你三姑心意而行。但是家中无人，我便多好，他也无从知道，如见三姑，还望代我说上几句好话。"灵鹃笑道："暗室亏心，神目如电，何

况双方都是道术之士，不必顾虑，是真是假，三姑自会知道。我姊妹自愿双方和美，不过此行另有去处，能否见到，尚不一定，事在人为，只看能否践言力行而已。”邓隐无话可说，见二女忙进忙出，似有什事光景，始而心绪烦乱，不曾理会，以为当日不会就走。二女口气，似知爱妻下落，还想设词探询。午饭时见酒食分外丰美。笑问何故盛设，二女笑答，“此行耽搁颇久，姑父此去行道，要历多少艰难辛苦，这等酒食恐难常有，我们做小辈的，如何不尽心呢。”

邓隐不知语有深意，心念爱妻，悔恨无及，情绪烦乱，勉强吃了几杯闷酒，想等二女收拾完毕，再与谈说。不料二女先在桌上，只说了几句类乎辞别的话，并无行意。撤去残肴，等了一会，不见人来，忙往探看，哪有人影。越想越觉可疑，以为姑侄三人暗中商定，弃他而去，心更悲愤。细一寻视，二女似只带走随身衣服，先垢双剑尚在，并还发现多了一枚玉玦，嵌在墙上，玉质甚好，透明若晶，行法试探，并无宝光回应，从未见过，也不知有何用处。因爱妻的衣物宝剑，未令二女取走，神气不似断绝，才略放心。邓隐以前虽是色欲蒙心，毕竟累生修为，功力颇深，具有智慧。先还愁闷悲愤，第三日平心静气。前后一想，觉着爱妻不特情深一往，并还一见钟情，才有留居养伤之事，否则，以他性情为人，和那好洁之癖，任换是谁，纵令无心伤人，于心不忍，也决不会早晚陪伴，清谈无忌了。并且为了婚事，连同胞姊妹，也竟疏远，不过是见自己情热太甚，万一把握不住，误了仙业不算，还遭惨祸，因而表面冷淡，如论情爱，除目光远大外，并不在自己之下。前日窥浴之行，十分下流，难怪有气，越想越觉自己不对。又因师命夫妇同时修积，除非自己太使灰心，迟早总要归来，决计立志虔修，等爱妻回来立同出山，不再

留恋由此用起功来。

一晃又是二十来天，眼看夏去秋来。这日夜里，独坐花间，仰视明星莹莹，银河在天，顾影凄凉，苦忆爱妻，猛想起今夜正是七夕，双星佳会，我却影只形单，孤栖在此，已早痛悔前非，不生杂念，每日努力虔修，与前判若两人，也不知爱妻是否得知，当真弃我如遗，没有夫妻之情不成。正在积想成痴，爱极生疑，心中又有怨意。忽听远远有人哭喊："相公你在哪里？"静心一听，正是心爱书童胡良，好似苦寻自己，为禁法所阻，隔溪哭喊，不能过来。心想胡氏父子，人甚忠义，不是弃家学道，胡良失踪，胡全常随自己屠杀山中蛇兽伤了一臂，他父子怎会为狼所杀。胡良虽有神女渡去之言，大哥首说峰旁古洞乃是魔窟，万不能去。爱妻虽未拦阻，但说夫妻能否长久，全在自己，是否离他独行，与另一女子相见，去否在你，听口气好似内中隐伏无限危机。又想神女素昧平生，为何要与自己相见，心生疑忌，更恐爱妻不快，一直也未往寻。胡良忽然来此悲哭，莫非神女果是魔鬼，胡良始而无知受愚，能禁虐待，乘隙逃出，知道自己在此，特来寻访不成。一时急怒，顿忘爱妻平日所说不是夫妻一路不可过溪之言，匆匆起身，撤去禁法。

刚一飞起，便听胡良哭喊救命之声，由近而远，似被对头发觉寻来，将人擒去。知道这类左道妖邪，心毒手狠，最恨门人背叛，只一擒回，必受酷刑，与炼魂之惨，休想活命。不由激动义愤，当时起身循声追去。遥望前面一道碧光，裹着胡良刚飞出不远，忙纵遁光急追。谁知碧光快得出奇，只初出时，胡良人影在光中闪了一闪，微闻悲号之声甚惨，等到发现追去，碧光已自飞远。不禁情急，忙催遁光朝前穷追，谁知越追越远，眼看前面只剩豆大一点光华，宛如流星飞渡，

朝前疾驰。平日钟爱胡良，胡家只这条根，断定凶多吉少。正自急怒，忽见一道红光，宛如正月里的花炮，由前面峰上飞起，碧光似遇劲敌，立时掉头向左，不料红光比电还快，只听一片密雷之声，内中火花纷纷爆炸，化为大片火网，将碧光裹住，往下飞堕，胡良似被红光救走。以为敌人之敌，即我之友，立即赶去。

到后一看，乃是本山的铁莲峰，并未追出多远，红光落在峰腰平崖之上，收势绝快，已早无踪。只一山洞孤悬崖上，气势雄伟，洞门也颇高大整洁。心想此峰旧游之地，此洞尚是初见，怎和人工新开成的一样。红光到此不见，仙人家必隐居在内，碧光邪气甚厚，发红光的既与为敌，决非妖邪。这一来先有了成见，决计入探，认定洞主人是个法力极高的散仙。见洞甚深，前途隐隐有光，微闻胡良向人谢恩，也未听真。看他救人时那等神速，有人登门，断无不知之理，况有胡良在内，决可无虑，便朝有光之处追去。先恐冒失，边走边向主人通诚求见，并唤胡良，均无回应。光也老在前面，偏走不到，一赌气，便纵遁光前飞，晃眼飞入十来里，才到前面发光之处，乃是一片明如晶玉的洞壁。洞无歧路，已到尽头，心正失望，忽听箫管之声，悠扬娱耳，由不得使人心情陶醉。方想是何仙韶，如此好听？忽听胡良低声求告，似说主人就在外面，请其放进。对方悄答放进不难，但你须守住他，不令乱走，否则吃罪不起。说完面前倏地一亮，壁上忽开一洞，立现奇景，由暗入明，只觉到处珠光宝气，霞彩辉煌，便平日假想的天宫，也未必有此华丽。定睛一看，迎面一条极宽大的甬道，两旁火树银花，霞光万道，当中两列粗约好几抱、高达七八丈的黄金宝柱，一直排列到底，金光耀眼，繁霞腾辉，看得人眼花缭乱，也数不清有多少根。尽头

处又是一座圆洞，门前立着几个少年男女，胡良也在其内，似往自己迎来，心方一喜。忽听一声金钟响过，乐声立止，众少年男女好似有什急事，如飞往圆门中赶去。

胡良行前回顾，连打手式，先招后摇，又指了指门内，神情虽甚匆迫，面上满是笑容，虽不知是何用意，料无妨害，忙即赶进。初意飞行神速，晃眼追上，略问几句，令代求见，谁知飞到门内，少年男女已全走光，同时又是一片雷鸣过处。回顾身后洞门已闭，前面又现出一片奇景。地甚广大，四外种满各色奇花，当中有一亩许方圆小池，仿佛整块水晶，中用鬼斧神工修了一个水池，光鉴毛发晶莹如镜，中贮清泉，水深数尺，一碧澄泓，正由花树之间绕过。忽听远远花林中有两少女低声急道："这人怎会冒失走进，主人就要出浴，又无法叫他藏起，如何是好？"随听众少女娇呼师主出浴，尔等回避。循声一看，池前小殿平台之上，有一年约二十左右的女子，缓步而出。心中一惊，忙即藏往池旁树石之后，朝前偷看，见那女子，似比爱妻还要美艳，生得长身玉立，骨肉停匀，身披一件白色轻纱，衣已脱去，大半裸露在外，下面赤着玉雪双足，由台阶上缓步往下走来。当时只觉艳光照眼，心魂欲飞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集分解。

第十三回　一径入魔宫镜殿春生忽惊奇艳　双修多乐事蓬莱路远重话危机

前文邓隐自从翠屏峰和任寿重返师门，先与爱妻申宪垢同在洞中勤修九天玄经。仗着夙根灵慧，进境并不在任寿以下，无如夙孽太重，贪恋美色，几次强劝宪垢同返卧眉峰。宪垢不允，后并借故远游，一去不归。这日往访故居，发现爱

仆胡良失踪，被一神女收去，留有书信，令往寻访，跟着旡垢回来。二人同隐卧眉峰修炼，本来相处甚好，无如邓隐日对爱妻空自垂涎，无法亲近，心中难受。这日想下巧计，乘着暑天旡垢沐浴之时，暗往红霞溪窥看，旡垢见他无赖，知其欲念难净，不特将来有害，妨碍修为，还要误人误己，心中悲愤，一怒而去。次日旡垢侄女灵鹃秋雁，又不辞而别，只在行前略为劝告，暗示如能洗心革面，夫妻仍可团圆，重修仙业。邓隐日久气平，回忆前生和今世因果经历，也颇悔悟，料知爱妻故示绝情激励自己，只得收束身心，用起功来。

一晃多日，功力自有进境，只是旡垢一去不归，心中怀念，相思之极，便生悔恨。这日七夕，独坐花间，仰望明星荧荧，银河在天，想起今夕双星佳会，不由又起风袂云鬟之思，正觉旡垢薄情，中怀怨恨，忽听远远有人急呼："主人何在?"听出心爱书童胡良隔溪呼喊，忙即赶去。瞥见前面天空中，一道碧光，裹着胡良朝前飞驶，快得出奇，情急之下，以为胡良被魔女擒回山去，将受酷刑，顿忘爱妻往日所说，不是夫妻同路，不可过溪之言，急怒交加之下，忙催遁光，朝前穷追。不料碧光神速，越追越远，宛如流星过渡，胡良人影已早无踪。心想胡家只有这条根，这次必是寻找主人私逃出来，被魔女发现擒回，此去凶多吉少。

正自愁急，忽见一蓬红光，宛如正月里的花炮，由前面峰上飞起，中杂密雷之声，无量火花，当空爆炸，化为一片火网，将碧光裹住，往下飞坠。赶到当地，乃是本山铁蓬峰近顶之处的一座山洞，忙即飞进，发现前途有光，飞入十来里，见一洞壁，晶莹如玉，隐闻胡良在内求告，请将自己放进。随听箫管之声，幽扬娱耳，壁间忽现洞门，奇景当前，到处珠光宝气，霞彩辉煌。胡良正同了一伙少年男女，同立前

面圆门之外，正在说笑。跟着又是一声金钟，全数退去。因见胡良行前回顾，连打手式，满面笑容，料无妨害，跟踪追进。

一片雷声响过，身后圆门忽闭，人也走光，前面地域广大，四外种满瑶草琪花，当中有一圆形玉池，中贮清泉，一碧澄泓光鉴毛发，晶莹如镜。正待绕过，忽听少女娇呼“师主出浴，尔等回避”，同时，池前玉殿平台之上，有一年约二十的女子，上下衣已全脱去，下面赤着一双玉足，上身披着一袭白色轻纱，由殿门内轻盈缓步而出，不禁大惊，忙即藏身花树之后。先想主人必是一位有道散仙，自己无心误入禁地，偏巧遇见女主人兰汤试浴之际，如再偷觑春色，岂不更加触怒？本想闭目潜藏，等女主人浴后退往房内，见了胡良问明主人姓名来历，再行求见。看对方这高法力势派，当能谅其不知之罪。先并不想偷看，无如初发现时，虽只惊鸿一瞥，未敢平视，但是骤睹奇艳，觉着对方美如天仙，似比爱妻还要好看，由不得心神一荡，待了一会，忍不住便偷看了一眼。谁知食色天性，邓隐又有夙孽纠缠，便能收束身心，强以道心毅力战胜，尚且不免，当此天人交战之际，稍一疏忽，便受摇动，不能自制。

这头一眼看过，立时眼花缭乱，心神无主，不住怦怦跳动，比起在红霞溪偷窥光垢沐浴时还要厉害得多。原来光垢，虽是天性丽质，一则，平日幽娴端重，不苟言笑，邓隐对他于热爱之中，还存有极大敬意，当地一样花光潋滟，水碧山清，均是天然景色。这里却是人工法力布置而成，四围花光如海，到处玉柱金庭，霞彩辉煌。那沐浴的池塘，又是晶玉所制，所有花树，连同主人服用之物，全都充满繁华香艳景色，相隔老远，便闻到一阵阵的异香，气候又是那等温和，在

在使人陶醉。休说邓隐，转劫不久，道心未净，便是修为多年的修道之士，除非真正玄门正宗，道力坚定，当此奇艳当前，也未必能够自制，瞬息之间，邓隐已临成败关头。两眼看过，再想闭目收心，直比登天还难了。

先是目光到处，见那女子生得长身玉立，骨肉停匀，通体柔肌如雪，浓纤合度。自腿以下连同两条玉臂，一齐裸露在外。上身只披着一片轻纱，粉湾雪股，玉乳酥胸，仍然隐约可睹。雾里看花，更使人多生遐想，容易魂销，何况少女容华与先垢又在伯仲之间，吃四围花光，和那穷极花丽的景物一陪衬，人是那么风华盖代，无论动止转侧，均具无上丰神。看时稍久，转觉此胜于彼，比起先垢浓艳得多，也更风流柔媚。

这时少女已缓步到了池前，俏生生临水而立，一声娇呼，立有两美鬟捧了香露澡豆等沐浴用具，由花林中赶来，好似不曾想到左近藏有生人神气，邓隐料知对方法严，那伙少年男女必和胡良交好，尚未告发，照此情势，只要候到对方浴后回房未被警觉，便可从容求见。事已至此，乐得饱餐秀色，先享眼福，再作计较。真被发现，如蒙相谅，结一腻友，常共往还，固是绝妙。否则，佳人难得，先垢那等薄情，率性藉此激他，相机行事，便无他念，用他去气先垢，也可快意。正在胡思乱想，屏息潜藏，打算暗中偷看下去。眼看少女玉雪双足，已然伸入水内，而又正向自己，满拟轻纱一去，连那销魂之处，也可一览无遗，不料少女忽然左顾身后美鬟，低语了一声，身随侧转，所披轻纱也被美鬟揭去，下半身立同沉入水内。休说正面庐山，连那酥胸玉乳，也全未见，那被溅起来的水珠，在玉背上乱滚而下越显玉肌柔滑之妙。渴望了好一会，只看到一握纤腰，半边雪股，入水以后，更是背

向邓隐，全身只有头部双肩微露在外。波光晃漾中，只见柔腰微动，光影闪乱，更看不真。似这样可望而不可即，局中人自是心痒难搔，神魂欲醉，其势又不能走近前去，看他个饱。

此时邓隐，色心大动，已不再有理智，一心只想少时用什方法，去与玉人亲近。正在心醉神迷之际，忽见一个垂髫美鬟，由斜刺里花林中如飞驶来，过时，侧顾自己，看了一眼，跑到池前朝少女低语了两句，方觉是往告发，事情要糟。想起这等行为实太卑鄙，休说修道的人，便是常人也不应如此轻狂。

少女忽在水中回顾美鬟，嘴皮微动，邓隐见他面无怒容，也未出水，心方略安。忽见少女玉臂微扬，伸手一弹，立有一蓬五色烟丝，朝空飞起，到了头上，反卷而下，一口钟也似，连人带水池一齐笼罩在内。说也奇怪，那么薄如轻绡一幢彩烟，人在里面，由外望内，竟看不出丝毫影迹，只听少女戏水之声，却不见人，也不知自己踪迹是否被其发现。对方如其知而不怒，事大有望，想到这里，正在虚拟少时能够亲近，玉软香温之乐。偶拿先垢与少女比较。猛然回忆前情，想起三位师长，昔日训示，以及前后经历因果，心中一惊，当时醒悟。觉着深山古洞之中，居然有此奇景，看女主人宫室服用，如此华丽，穷极奢侈，正经修道之士，不应这等光景。即以自己而论，对方素昧平生，一个外人，深入禁地，即便法令多严，所用侍婢和胡良多好交情，也不应事前不加阻止，事后又合谋一起代为隐瞒，女主人再要知道此事，不以为忤，甚或故意勾引，使为入幕之宾，要非情理，分明左道妖邪一流。本来孽重，一个失足，立铸大错，自己也曾累生修为，家有爱妻，将来合藉双修，何等美满。如何美色当前便为所惑，

不能自制？

念头一转，同时又想到胡良所说神女和那去处，正与任寿由卧眉峰旁去往魔宫，途向相同，心疑少女便是任寿前遇魔头之女艳尸所化。正自心惊忧疑，越想越觉可虑。忽听一阵轻雷，隆隆响过，眼前倏地一暗，情知不妙，忙运玄功，取出法宝飞剑，待要抵御时，当地已被大片暗影笼罩，四外沉冥，宛如黑夜，所有花树楼台全数失踪，什么也看不见，身外却又无什么异兆，先颇惊慌，打算冲逃出去。

继一想，对方法力甚高，人更美艳无比，虽疑魔女所闹玄虚，到底还拿不定。还有胡良被碧光擒走，明是此女所救，前见红光和洞中景物不带一丝邪气，万一料得不对，稍为冒失，便树强敌，何况无心误入，窥人阴私，曲在自己，不问邪正，于理上先说不过，如何与人动武？还是静以观变，对方如无敌意，固应出见，便是有心为敌，也无不见之理。此时身入重地，未必通行自如，与其冒失树敌，结一强仇，还是少安勿躁。挨到主人现身，见上一面，至多口头认过，求恕不知之罪，好好退出，免动干戈，要强得多。心气一沉，对方的雪肤花貌，绝世丰神，重又涌现眼前，只管深明利害，拿定主意，任他天仙美女，也当虎狼毒蛇看待，不受摇惑。对方的亭亭倩影，不知不觉深印心头，仍恨不能见上一面，问明来历，才称心意。此念一起，无形中，又为情网所陷却不自知，仍以为道力坚定，主意已然打好，见上一面就走，有何妨害。

又待了一些时候，不见动静，后来隐闻暗影中有两少女嗤笑之声，觉着长此相持，对方用意善恶难知，忍不住想要开口。忽又听身旁不远有一少女低声笑说："这人分明是个呆子，师主在此清修数百年，向不许野男子上门，方才都是胡

良太不小心，闭洞稍迟，被他无意中撞了进来。师主出浴，事前不知，无法使其回避，如往告发，胡良必受三斩之刑。想起怪可怜的，我们不合徇私隐瞒，想等师主浴后悄悄放走，不料五姊胆小，觉出事情太大，担当不起，推说刚刚发现有人偷入，以师主往日性情，知必大怒。谁知刚把法宝放起，我正代这人悬心，师主不知怎的，并未发作，只呆了一呆，依旧沐浴，洗完回殿，并不说将来人擒住后宫治罪，也不说放，只命我二人在此主持，便宜行事。我忍不住，问了两句，反到挨骂，说你们自不小心，将入放进，我已数百年未开杀戒，来人事出无知，莫非还要他命。我听出语意缓和，最奇是，胡良刚由妖道手中救了回来，便闯出这样大祸，竟未怪责，与师主平日为人不符。多少年来，幸蒙师主怜爱，连重话均未说过一句，今日为了外人，反受申斥，想起不服。而来人先是一双鬼眼注定师主，恨不能把他生吞下去。又假装正经，把那身旁飞剑法宝取出，我们没有怪他，他反似要动武神气，想起气人。为此守在这里，想看此人有多大本领，无故上门，深入禁地，还不安分，比正主人更要理直气壮，一言未交，便想卖弄伎俩。谁知仍和先前一样，虎头蛇尾，老是举棋不定，亏他脸皮真厚，守在那里，不知胡思乱想什么。如非我们法令太严，不奉师主之令，照例不许先行出手，真恨不能斗他一斗，看他玄门飞剑到底多大威风，敢于如此放肆。”

另一少女接口答道：“四姊何必这大火气，自来不知者不为罪。何况胡良是我们新结拜的小兄弟，人又极好，这呆子是他旧主人，看在他的份上，也应宽容。何况师主又命我们主持，看那意思，并不想和来人一般见识，即便放掉，也无话说。你既嫌他，他又呆头呆脑，不知好歹，率性放走，叫他此时举棋不定，不肯输口，事后生悔，休说师主，连胡良

都难见到一面，岂不也算出气么。”

邓隐毕竟修道多年，历劫数次，先前虽然色欲蒙心，不过一时疏忽，凑睹奇绝，为色所迷。一经警觉，深知主人法力甚高，不论邪正，均非寻常，稍一疏忽，立蹈危机。何况师长同门，爱妻良友，又曾再三告诫，只一回忆，便自惊心，暗中推详对方语气，颇似假手发话少女，有心勾搭，取瑟而歌，分明含有深意，只一开口，便中圈套。自己本觉女主人美绝若仙，比先垢还要可爱，到时一个把握不住，对方如是正经女仙还好，否则，立铸大错，既负师长屡次成全，深恩大德，又负爱妻良友平日劝勉苦心。

念头一转，便把方才想与主人再见一面的心思冷了下来，暗忖对方如是正人，知我无心之失，固不致于见怪。如是左道妖邪，魔女淫娃，更不必说，任你用什方法，我只以不变应万变，放我就走。如再一味软缠勾引，我于置之不理，暂时静候不动，真要历时太久，或用邪法来攻，便仗法宝飞剑之力，强冲出去，也非不能。想到这里，头脑重又清明起来，任凭二女回答，表面装着未闻，暗中留神查听，一面打点脱身方法。

又待了一会，忽听内一少女气道：“这等书呆子，无故私入师主内宫，鬼头鬼脑，就是师主和我们看在胡良分上，不与他一般见识，也应有几句话说，如何装傻卖乖，一言不发，仿佛他还有理似的。这大一个人，连人情世故都不知道，理他作什，趁早逐出洞外，免得留此气人。”另一少女笑道：“你当我们爱留他呢，不过想起师主静修数百年，玉洁冰清，平常野男子，见他一面难如登天，却被这无赖汉从头到脚，精赤赤看了个饱。实在气他不过，打算给他一点苦头，再行逐走。好在师主有命，令我二人主持，即便打成残废，只

不要他的命，也不致于见怪。偏生这厮，一昧装聋装哑，不言不动。格于成例，不能先发，所以挨到此时，这厮如此阴刁狡滑，平白便宜他，把我师主这一身雪肤花貌，一丝不挂，偷看了去，这样不言不逃，我们只干看着，有何法想？时已不早，师主浴后梳妆，想已完毕，再要被他鬼头鬼脑，再偷看上一回，更是冤枉，你既看了生气，逐走也好。”

邓隐听二女两次提到窥浴之事，不禁想起方才女主人兰汤初试，玉体全呈，活色生香，在在使人魂销心醉之景。再一想到，此女美胜天人，通身玉雪也似，这浴后新装，更不知如何仪态万方，艳光照人。心念微动，方才所见玉人裸露的美妙倩影，重又浮上心头。回忆前情，心荡神迷，正涉遐想，猛听一片轻雷过处，眼前电光乱闪，耀目难睁，骤出不意，方自惊疑，眼前倏地一花，当时天悬地转，光影万变，霞彩千重。不知主何吉凶祸福，忙用玄功，身剑合一，待要防御。忽又听身旁两少女，嗤嗤冷笑道：“这点本领，也敢到我三盘宫中卖弄，如非师主开恩，且不容你这呆子，带了整个身子回去呢？”

邓隐此时正当天人交战紧要关头，方才心中倩影刚又想起，知道此去必难再见。以为主人必是一位得道多年的女仙，并非妖邪一流，否则，身已入网，断无轻意放走之理，自己既无他念，得此一个美绝天人的女仙，常共往还，岂非幸事。心中大是不舍，方要开口询问，眼前倏地又是一暗，身上紧了一下，似被一股极大力量裹住，刚刚松开，同时，一阵凉风迎面吹来，再一细看，身已离开原洞，落在峰前旷野之中。

举目四望，残月挂树，启明星耀，东方刚现曙色，一轮朝日已在天边，现出红影，晃眼便要天明，山中气候清凉，又当黎明将近，旭日甫升，晨雾未消，晓烟迷蒙中。吃山风一

吹，心地立转清凉，满腹欲念，为之一消，神智便清醒过来，回忆前尘，无殊梦景。仰望前面不远，铁莲峰宛如一尊巨灵，矗立当地，东方朝阳，已有半轮，升出地面，因有浓雾，看去血球一样，不似往日，霞光万道，满天红霞，那等壮丽，又被峰角挡住了些，立处恰在铁莲峰阴一面，虽是凌晨光景，景物依旧阴森，四外暗沉沉的。暗忖我虽转劫不久，也曾得有正宗传授，何况以前诸生，功力并非寻常，法宝飞剑均具威力，如何任人播弄，弹指之间，便被移出洞外，不论邪正，法力之高，已可相见，幸而先前，不曾冒失，否则，必定凶多吉少。主人自称修道数百年，素无男子登门，无端被自己误入深宫，饱餐秀色，正经修道女仙，固所不容，便是左道旁门受此侮辱，也必不肯放过。听二女之言，好似芳心不定，有意宽容，但又将我逐出，不令相见，是何原故？越想越怪，呆望了一阵，渐渐雾散烟消，日头向上高起，忽想起出来时久，爱妻以前曾有不是夫妻同路，二三年之内不可过溪之言。看神情，胡良必在女仙门下，前后等了这久，并未出见，不知何故。如照爱妻之言，独自离山，颇关重要，且喜无什警兆，胡良已然遇救，又知道自己住的地方，双方均有下落，早晚自会往卧眉峰相见，不必忙此一时，万一爱妻寻回，见我不在，不知为救胡良到此，还当静极思动，不耐枯守，岂不又生误会，仍以早回为是。

随纵遁光，往卧眉峰飞去，还未到达，遥望前面，禁制已然复原。记得昨夜追赶妖人，过溪之时，曾将禁制撤去，匆促之间，并未复原，怎会自行封闭，这类禁制，乃爱妻两位仙姊所传，具有极大威力妙用，外人不能擅入，难道候了这多日，均无音信，刚一走开，爱妻人便自回，平日无事，恰在此时离开，一个不巧，岂不又被见怪。想到这里，心中发

慌，忙往溪前飞降。正待开禁过溪，猛瞥见一青二白，三道遁光，由前面桃花林中冲开禁网，破空而起，看出内中两道正是旡垢两姊，另一道白光，不知何人。料是大姊二姊与友同来，正好打听爱妻下落和归期迟早，偏巧晚到一步，当面错过。遁光神速，斜射高空，一瞥即隐，已无迹可寻，追赶不上，深悔铁莲峰脱困之后，便应归来，不应在彼停留致误良机，事已过去，没奈何，只得开禁而入。过溪几步，便入花林，四望花光，依旧繁艳，花影重重，灿若云霞，鸟声关关，如哢笙簧，和往日独居时一般幽静。暗忖这等灵奇清丽的美景，意中人偏不知何往，如已归来，灵鹃秋雁二女当必同归，早已迎出。

如今行到屋前，悄无人声，可见一个未回，依旧剩我一人受此孤凄苦况。越想心越烦，断定爱妻未回，懒得进去。独个儿在屋前玉墩上坐下，仰望云白天青，花光鸟影，一面想起室迩人遐，算我思存角衾独旦孤栖苦况，一面回忆昨夜经历，实太诡秘，女仙洞中，虽无邪气，照着那等繁华富丽和那享受，也不似什么玄门正宗、修道之士。人的美艳，却是人间所无。念头一转，忽又想到窥浴时所见奇艳，心情又迷恋起来，闭目凝思，心乱如麻，既觉昨夜艳遇之奇，心中恋恋不舍，最可惜是，当时举棋不定，误认对方魔女妖邪，不曾与之对面交谈，一问来历，把一个天仙化人失之交臂。又想到仙缘难再，夙孽太深，眼看八十三年，奇险大劫，转眼便到生死存亡关头，就此努力潜修，尚恐难保，如何见色迷心，又生杂念。想到这里，重生警惕，决计从此小心戒慎，一意修为，务使心如止水，不起微波，免得自误仙业。

正在胡思乱想，猛觉眼前似有一团光影，明灭闪变。心中奇怪，睁眼一看，天上似有一样东西放光。正要回手去摸，

刚一抬头，忽听身后有一女子笑道："祸福无门，惟人自造，善恶成败，只在心念转问之间呢。"声才入耳，便听出是爱妻口音。忙即回顾，果是爱妻申旡垢立在身后，许久不见，容光越加焕发，美艳无伦，只是面有愁容，眉宇之间隐含幽怨，所说的话，于劝诫之中，也含有愁虑之意。不禁惊喜交集，不等话完，情不自禁扑上前去，双手搂住，抱了一个满怀，口刚说得姊姊，你想得我好苦，同时，觉着软玉温香居然入抱，心方一荡。猛想起爱妻此次负气出走，便为自己轻狂而起，如何才一见面，便加搂抱，一个不巧，岂不又遭误会。当时发慌，想要放手，一则心中不舍，又恐放手以后，爱妻二次遁去，见面又难，好生惶急。

想要分说，旡垢意似不以为意，任其温存搂抱，只笑说道："本来我见你不守前约，恐其情爱太热，致误仙业，故意离开你这多天，实在并未走远．每日均在暗中观查你的言动修为，开头数日，虽然背后骂人，毕竟还能耐守，隔了几天，居然用起功来。虽然放了点心，但你夙孽太重，你我既为夫妻，便应同共安危，惟想将来成就，助你免此一场大劫，本心还想再待两月才行相见。今日大姊二姊，同了一女仙陈紫芹前来寻我，说我昨日不该远离，你那魔孽不久恐要应验，时机已迫，为此赶回。你果不见，他三人刚走，你便回转。我看出你眉间隐现煞气，心甚失望，明知事难挽回，但一念到夫妻之情，为时尚早，望仍未绝，不得不勉为其难。后在暗中查看，将大姊所赐宝珠，暗悬你的头上，此珠专能鉴别人的善恶，随同人的心念而放光华。就你闭目寻思之际，此珠时明时晦，已好几次，可知夙孽太重，情性无常，天人交战，难于自制，总算心心念念，仍在求好，并未生出十分邪恶之念。只要时常警惕，遇事小心，常把吉凶存亡之念，放在心

上，也并非全无希望。又是你想我太甚，于心不忍，只得违背二位姊姊指教，提前些日与你相见。本是夫妻，你又情痴心热，如不任你温存抚爱，定必道我薄情。我已想开，好在主意拿定，由你亲热无妨。须知情关一念，已难勘破，多少圣贤仙佛，为其所累，甘受无限痛苦，而不自知。欲关一念，更是生死存亡关头，一朝失足，恨成千古。须知一世人生万劫难，如是常人，人生百年，虽等幻梦，只要两心如一，多积善功，不为恶事。本生男欢女爱，二三十年的光阴，虽然弹指即过，他生仍能复为夫妇，重行享受，也还罢了。你偏不然，生具仙骨，夙根灵慧，向道之念，又复坚诚，本来极好善质。无如以前诸生，为善不终，夙孽太甚，除以极坚强的毅力恒心，于万分危难之中，强行挣扎，脱出重围，上修仙业，方能自保，不致误己误人。否则，便须多害生灵，造下无边罪孽，形销神化，以取灭亡，升天入地，全在你一念之间，好也到了极处，坏也到了极处。我又是局中人之一，照我累世修为和今生道力，又有二位姊姊和诸老前辈，怜我遭遇，随时相助。尤其这次归来，蒙一前辈女仙，深恩传授，任你苦苦纠缠和对头的愚弄迷惑，已不致坠入圈套。你仍危险已极，由此往后，前途遍地荆棘，到处均是火坑，苦志潜修，尚难免不受魔诱，再如心志不定，为色所迷，他年结果，你当深知，我也不忍多言，只望你由此自重，在我二位姊姊法力保护之下，休说昨夜去的所在不能涉足，便是翠屏峰，也不能一人前往，免得一离此间，魔头乘虚而入，那时无人救你，就悔无及了。”

邓隐见他说时，词色悲壮，珠泪莹莹，潸然欲堕，想起自身危机，果是严重，不禁心寒起来。对于先垢，又怜又爱，虽然搂抱未解，只是情好亲热，并无邪念。先垢自然看出，觉

他虽在魔窟待了些时，仗着本门真传，并未十分迷惑，芳心也颇喜慰，又用软语叮咛，劝勉了好几句。邓隐看出爱妻情深一往，并不如己所料，自是喜慰非常。因无垢提起铁莲峰不能再去，并有对头魔法乘虚而入之言，便问昨夜所遇是否任师兄所遇魔头之女艳尸所化，姊姊不曾前往，怎知细底。无垢答以铁莲峰便是魔宫后洞，魔女以前所建宫室，为了情孽纠缠，始终坚持要把邓隐引入魔教，一任老魔再三苦劝，均不肯听。自从任寿走后，老魔施展魔法救其回生，隔不多日，便将胡良收到门下，想把邓隐引去，后来久候不至，卧眉峰禁制神奇，威力又大，无法侵入，这才暗命胡良假作寻访主人，隔溪哭喊，再用邪法装作妖人，将其擒回，中途遇救，却不令主仆相见，引诱邓隐深入魔宫，故现色相，欲加勾引。魔女虽是固执成见，但他自视甚高，不甘俯就。及见邓隐道基深厚，始而为色所迷，忘了利害，眼看上套，忽然警觉，知道情急无用，反而被人看轻，为此欲擒先纵，将其放回。本意想借窥浴问罪，给邓隐吃点苦头，再行放走，不知怎的，发作不出，仍由手下两名有法力的魔女出面示威，用魔教中五行挪移大法，将邓隐移出洞外，先想另施巧计，加以诱惑。因见邓隐徘徊当地，以为尚自迷恋，不舍离开，意欲挨到邓隐发话求见，再命魔女出头勾引。没想到邓隐近来功力大进，神志灵明，入魔未深。天人交战了一阵，想起家中爱妻之言，忽然不顾而去。因见邓隐窥浴时那等迷恋，决不能舍，心中颇为拿稳，自己不曾出手，只命门下魔女暗中窥伺，待机而动。不料突然飞走，骤出不意，再想追赶，已自无及。此时胡良还好，二魔女想必正受非刑毒打也未可知，一面说起魔女平日行为的惨酷。

邓隐闻言，才知利害，不由心胆皆寒，加以心头爱妻久

别重逢，相待十分亲热，任凭恩爱，不由又是感激，又是欢喜，心想得妻如此，休说魔女是我未来凶星，便真个天仙化人，也不如我爱妻十之一二，但愿从此夫妻二人，同修道业，永证仙盟，地久天长，更无乖违，也不负我痴情热爱。越想越觉美满，抱着旡垢只管温存亲爱，不肯撒手。

旡垢此次原受高人指教而来，知道丈夫情孽太重，以前对他太冷，反易激出变故，与其授人以隙，不如凭着柔情蜜意收束他的身心，随时加以激励，守在身侧，寸步不离，使其加重情爱，并以仙业为念，釜底抽薪，或能于危机密布之中将其挽救出来，免为魔女所乘，堕入万劫不复之境。此念以前原曾想到，无如丈夫孽重，对头魔法太高，稍为疏忽，必连自己一齐葬送。丈夫更救不成，心中害怕，不得不随时戒备。后见丈夫不特情热太甚，并还邪念难消，行为卑鄙，当时悲愤已极。虽负气离开，心终难放，便在离峰数十里的山崖之上，带了秋雁灵鹃，随时暗中观查。见丈夫居然悔过，独自潜修，不曾离开一步，进境甚速，心方喜慰。这日偶听秋雁归报，说左近山中有一女异人，在彼修道。前往访看，竟是一位前辈女仙，谈了一阵，经其指教，传了防护心身之法，使其万邪不侵，即便丈夫为魔所诱，合力暗算，也无大害。谁知离开这半日夜间，丈夫已被魔女引走。同时，旡垢二姊和女仙陈紫芹一同飞到，赠了一粒宝珠，并加指点。这才打定主意，改变前策，勉为其难。一见丈夫，果然深明利害，对于自己更是情深爱重。照此情势，只要随时戒备，不要离开，在当地同修二三年，等到任寿功行完满，大家把那九天玄经炼到功候，率性同往东海，拜见三位师长，求示恩命和避免魔扰之策。然后寻一隐僻之地，夫妻同修，或是苦求师长，准其留居仙府之内，或往月儿岛火海，随同三师叔连山大师，在

他无边法力护庇之下，挨满八十三年期限，脱去危机，再出修积善功，抵消前孽，那怕再转一劫，只要丈夫转危为安也非所计，用心端的良苦。

及见邓隐，只管温存热爱，粘在身上不肯放手，忍不住笑道："你固爱我，但是这等缠绵，恐于修为有害呢。"邓隐见爱妻说时微笑嫣然，并无怒意，越发抱紧，涎脸笑道："好姊姊，你那神目如电，必能看出，我虽对你爱极，并无丝毫他念，不过别时太久，以前对我太冷，长日使我失望，想起伤心，容我稍为亲热，补尝以前苦楚，难道你也忍心不许么？"先垢正色说道："只要不存邪念，稍为亲热原属无妨，但须约法三章，第一，夫妻贵能互相敬爱，不宜过分；第二，你那魔孽太重，从此三年之内，不许离我一步，独自过溪更犯大忌，休想我再理你；第三件最关重要，你我前途艰危，非努力修为不能免难，从今日始，每日用功，由我安排，丝毫不可懈怠，只要功力精进，我便任你亲爱，你看如何？"邓隐喜道："好姊姊，你说的都是我心腹的话，谁肯离开你呢，只要姊姊对我好些，虽是空名，也要像个恩爱夫妻，无不可以遵命。何况，同修道业，彼此有益的事呢，我也不想修什天仙，只望天长地久，与姊姊终古永在一起，就心满意足了。"

越说越高兴，不由把手一松，先垢立时翩然而起。邓隐伸手想拉，先垢微嗔道："你真俗人，夫妻相爱，也是适可而止，时已不早，应作功课，头一天就不听话，如以无谓欢娱，致分道心，谁还再理你呢。"邓隐见他带有愠意，所说又极有理，忙陪笑道："姊姊之言有理，怪我不好，改过就是。"先垢笑道："此时多言无益，事在力行，且看你能否践约罢。"邓隐诺诺连声，随去房内一同打坐修炼。由此夫妻二人一同清修，闲来抚琴下棋，赏花对饮，山居岁月，甚是逍遥。邓隐

因见灵鹃秋雁不曾归来，一问宪垢，才知二女已被一位女仙收为弟子，将来各有成就。秋雁也有情孽纠缠，不过事情应在两甲子后等语。

邓隐与爱妻相对，功力又极精进，居然如约，未生丝毫邪念。宪垢觉着前路光明，自是喜慰。初意魔女决不死心，不是暗命胡良，借着寻找主人前来勾引，便是施展邪法暗算，仗着当地禁制神妙，防护严密，只不出去，决可无事，也就听之。谁知候了多日，不见丝毫动静。任寿到来过了两次，见邓隐居然收心，夫妻情爱甚厚，觉出有望，也颇代他喜欢。夫妻二人见魔女久候无音，均以为对方好胜，不甘俯就。好在当地，景物清丽，平日尽多乐事，无须外出，满拟挨过三年，东海见师之后，此时法力已高，即便魔女不肯死心也可无碍，由此安心修炼下去。

光阴易过，一晃三年将近，始终不见丝毫警兆。经此一来，连宪垢也放了心。只有任寿，曾往魔宫听老魔说过，知道双方. 孽缘不易解免，越是这样按兵不动，事越可虑。同时，又想到太元真人自头一年神游回来，曾经现身过一次，略加训勉、传授而外，从此坐关不出，不曾再现法身。师父师叔，更是一去不归，从未来过。独在洞中勤修苦炼，才两年多的功夫，便将一部九天玄经全数炼成，前生所用法宝飞剑，也都相继出现。为防将来遇见强敌，紫郢青索难免合璧并用，为此常寻邓隐交换练习，觉出邓隐天分虽极灵慧，也极用功，功候比起自己仍是不如。尤其那部九天玄经，末三章另有妙用，最关重要。当初原是一部、经仙法妙用，另用仙绢分抄了一部，交与邓隐勤习，先曾背熟，不知怎的，炼到末了三章，竟全忘却。书上字迹，也成空白。再打开自己那本一看，竟发出遗偈留音，说这末三章，邓隐虽非无望，但须三十年

后，将头一关魔劫渡过，才能重炼。今尚非时，不许勉强，更不许带书出洞与之重读。另外暗示邓隐由此便入危机，必须随时戒备，丝毫疏忽不得。

任寿拜聆师命，回忆昔日所闻，心甚忧疑，断定魔女决不死心，发难越晚，事更艰危，惟恐邓隐夫妻日久懈怠。疯和尚一直未来，照他所说，事情万分可虑，自身此时法力虽高，不知怎的，对于邓隐前生之事，因何有此孽冤，竟丝毫想他不起，越想越觉可虑。这日特地施展法力，暗入魔宫，隐形窥探。去时，为防魔头神通广大先有警觉，事前并施法力，颠倒阴阳，使其无法观查，然后隐形前往。到后一看，邓隐所去铁莲峰，魔窟后宫不知何时经过一次极强烈的地震，内里整个坍塌，所说金庭玉柱，花树楼台，因不见一点形迹，连劫后余灰都寻不到一丝痕迹。中空之处，多被地底冒起来的黑水填满。再由卧眉峰旁前年旧洞飞入查探，也和后洞一样，不过沿途多了好些石钟乳，所有洞壁甬道全数坍塌，无路可进。魔宫和老魔所设的几处地狱，以及宫殿园林，有的成了实质，有的布满黑水，一无所有。

暗忖所居相隔只百里左右，似此强烈地震，怎会丝毫不曾警觉？心疑是诈，末了又用穿山之法，地遁入内，到处搜寻，在法宝防身、仙法妙用之下，把魔宫前后左右的山腹，穷搜了两遍，除那占地数十亩经老魔父女多年兴建的园林，好似被人整个搬走，不留一物，看着奇怪而外，用尽心力，观查穷搜，直无遗迹可寻。后用仙法，虔心推算了三日夜，也只算出老魔好似有什顾忌，全家移走，并用魔法将魔宫故址毁灭，引发地泉将其填没，已自无法寻踪，别的全算不出。知道老魔神通虽然广大，颇知敬畏天劫，对于魔女，这段孽缘，原曾力阻，欲加化解，未得如愿。也许看出将来两败俱伤，心

怜爱女，不愿使其同归于尽，为此强迫魔女弃了多年老巢，连魔宫一同移往荒远隐僻之区，埋头不出，想把这八十余年的期限躲过，也未可知。但是事情难料，惟恐对方鬼计，邓隐夫妻因此疏忽，惹出事来，先未告知，连在暗中查看了两三个月，并用仙法试探观查，终无异兆。想起老魔心性，原与别的邪魔妖道不同，以前所料，多半不差，心中略放。

这日又往卧眉峰见邓隐夫妻，功力越发精进，偶然说起此事，均觉奇怪。

第十四回　厉啸划长空彩焰千重消黑眚　清光笼远峤晴霄万里舞胎仙

旡垢早就认为对头魔法甚高，暂时不动来更厉害，似此枯守，虽能暂保一时，对方虚实不知，一旦有事便难防御。就算所居禁制严密，到底事前探出一点敌情，比较好些。由第二年起，早想前往魔窟左近窥探，就便往寻前遇南山隐居的女异人求教，均因邓隐不能同往，留在当地，万一又生枝节，为敌所乘，欲行又止。及听任寿一说，互一商量，不久便往东海见师。魔女如先算出，难免遇上，与其骤出不意，狭路相逢，不如仗着近三年来所炼法力，出外一试，相机应付，分了强弱，再打主意。

好在三人同去，那紫青双剑自经任邓二人合炼之后，威力甚大，师长又有双剑合璧、万邪不侵之言，况又加上二人原有的几件至宝，即便不胜，也无败理。互一商量，连任寿也胆壮起来，当下一同起身，将武当全山一齐游遍。并还故意令邓隐一人在前，任寿和旡垢隐形尾随，终无异兆。南山那位女仙却已他往，只在洞中留下一书。大意是说，邓隐夫

妻近状全都知道，只要心志坚定，勿为情欲所迷，超劫成道，夫妻同修，并非无望，但是三年期满，必往东海拜师。为了前孽太重，邓隐必须内功外行同时并重，打算觅地潜修，躲过这八十三年期限，决所不能，即便获允，本身孽障和前世强敌，也必寻上门来，比时师长均在坐关。内有几个得力好友，也未遇合，反而吃亏，坐听仇敌宰割，反正难逃，不如就此修积，以坚诚毅力，排除那不可避免的艰危，比较好些。事终不可避免，全仗心志纯一，始终不变而已。

邓隐看完，首觉身为男子，又是经历多劫的修道之士，对于一个魔女，如此胆怯，未免丢人，气愤愤说道："大哥姊姊，只管放心。我已拿定主意，与这冤孽一拚，决不受他迷惑。况我仙剑在身，万一真个不可开交，豁出自行兵解，再转一劫，怎么也比为邪魔所诱，遭那形消神灭要强得多。前月勤修九天玄经，发现末三章隐去，现出恩师所留仙示，也曾提起前路虽极艰险，事在人为，玄经末三章乃几种防身诛邪大法，无关修为宏旨。只把近三年来所学，炼到功候，多厉害的魔法，也难伤害，所重只在灵台方寸之间，到时能否克制而已。近些日来，九天玄经全部通晓，邪魔已难伤我，况有这些法宝飞剑防身，功力已非昔比，心志尚堪自信，怕他何来。"

任寿、无垢见他意志激昂，所说也颇有理，再一回忆仙示所说，知道事关定数，除却硬着头皮，去撞难关，别无善策。最关紧要是炼那九天玄经的开头三年，既已渡过。邓隐法力大增，远非昔比，如能守定心志，的确多高邪法，也难奈何。这些日来，实是先有先入之见，好些过虑，当时劝勉了几句，也各把心思放开，一同回去。本来邓隐不满三年，便该下山行道，师长行前，又有东海闭关，去了未必见到之言。任寿又须独自虔修，下山尚早。按说三人俱都不能前去，任

寿一则怀念师恩，又因邓隐孽重如山，大劫难免，心中愁虑。上次太元真人神游归来，曾露口风，说是第三年终当往东海，与两位师长相见。无意之中问出时日，意欲拚担不是，同了邓隐夫妇，前往求见，拜谢师恩，就便代为求恩，探询未来趋避之法。一算时日，太元真人所去之日，正是三年期满的末两天。为此商量，先期赶往，恩师如允进见，固是极好，否则就便瞻拜宫墙，叩谢师恩，一览东海仙府景物也是好的。

回转卧眉峰后，又待了些日，算计时期将近，一同飞往东海，到了仙府左近钓鳌矶下降，先虔诚打坐，用了两日的功，在太元真人到前一日，去往仙府门前跪拜，通诚求见。东海仙府，原是突出海边的一座半岛，一面是海，一面是山，仙府便在山腰之上，地势平坦，略往上斜，前望海天辽阔，波澜浩荡，风景至为壮丽。任邓二人，前生原曾到过，满拟当日子夜，师长必要飞临。由一早起，便跪候在仙府门外，只见仙洞云封，无门可入，全岛静荡荡的，不见一点人影。等到子夜将临，还无动静，心正悬盼，忽见一道金光由东方天际，横海飞来，宛如长虹飞堕，直落洞前。光中现出几位羽衣星冠的道装仙人，太元真人也在其内。方自同声高呼恩师，那金光来势，其疾如电，晃眼射入崖内，除众仙过时，太元真人同了另一少年仙人，朝着下面点头微笑而外，连人数貌相也未看清，便无踪迹。

三人看出群仙就此飞入，料知师长多半不许入见，虽然失望，仍然不舍退走，只管敬心诚意，跪在洞外，祝告不已。心想师长虽然不允赐见，迟早总有恩命，谁也不肯虚此一行。跪到第三日夜间，月明如昼，晴空一碧，海面上天水相涵，随着波涛起伏，闪动起亿万银花，千重玉雪，皓月洪波，比起日间所见景物，更加壮阔清丽。任邓二人，情急见师，始终

目未旁瞬。只光垢一人，所学虽是九天玄经，因非本门弟子，意存谦退，特意跪在二人身后，相隔约两三丈，素性爱花，耽玩风月。见碧空万里，偏地明光，花影迷离，清辉在地，月光之下，照得万里洪波，齐翻银浪，生平未见此景。所跪之处恰又斜对大海，微一举目，全收眼底，由不得多看了两眼。

因见丈夫随同任寿，并跪在仙府前面，连经了三日夜始终不曾松懈，意志十分诚敬，方想丈夫居然心志坚定，照此情势，以他近来所习法力，决非无望。正自欣幸，忽听遥空鹤唳，抬头一看，西南方天际，忽然飞来两双仙鹤，银羽翩跹，映月生辉，在明月碧霄之下，掠着海边，飞鸣而来。刚看出鹤背上坐得有人，猛又瞥见，两道银光由仙府中飞起，直射空际。同时鹤背上人，也扬手发出十来股五色光气，将两道剑光敌住，互相抵紧，时进时退，与寻常斗剑，迥不相同，似这样凌空相持了一阵。忽又听遥空厉啸之声，随见一股黑气，宛如长虹经天，带着那极凄厉的啸声，划空而至。刚看出那黑气十分厉害，立有一道金光，由仙府中飞起，直射空中，将黑气敌住，两下才一接触，便听惊天价一声大震，大蓬金花雷火，忽然当空爆炸，黑气立被击散，黑烟万缕，宛如箭雨，四下飞射。

三人均料先后来了两起敌人，师长正在迎敌，全都同仇敌忾，跃跃欲试。任寿素来持重，心想此时，洞中聚有好些位前辈仙长，敌人来犯，当已前知，竟不开洞，只是分人出战，可知来势利害。自己未奉师命，是否可以出手，尚自难言。因见敌人法力太高，尤其先来两个鹤背上人，所发五色光气，从未见过，迎敌的两道剑光，不曾见人，也不知是哪位师长。知道不可造次，忙运玄功，取出法宝，防备万一，还没想到从旁助战。邓隐一则心高好胜，又以初习九天玄经，意

欲当着师门试验自己功力。因见黑气前端，虽被金光击散，并无退志，但是上来受创，似已落在下风，那鹤背上人，却是劲敌，与两道银光相持不下，有时银光反被迫退。心中有气，也没和任寿商量，扬手便将紫郢仙剑放出。一道紫虹，刚刚出手，朝鹤背上人飞去。

忽听耳旁大喝："徒儿不可无理。"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这句话的功夫，后来那道黑气，本由对面遥天空际，直射过来，其长何止千丈，吃神雷火花猛击，前头已被震散，后面来势反到更急，晃眼之间，那被击散的邪烟，已似暴雨一般，纷纷四射。仙府前面，除三人跪处，好似无形中有什阻力，将其隔断而外，前面不远直达海岸，已被这类黑色烟雾布满，看去直似有质之物，离地十来丈，便结为一片烟幕，浮悬空际，丝丝下垂，紧而不散。后面黑气，一任雷火猛击，依然来之不已，其势反更强盛，眼看那千百丈的黑虹，齐往岛前涌到，已然缩短三分之二。鹤背上人，本来各由手上，发出五股光气，与银光相持，快要迫近仙府前面不远，忽似灵蛇一般，倒退回去。邓隐紫光这一飞起，内中一人忽又回身，发出五股光气；将紫光挡了一下。邓隐方觉力量奇大，猛听师长大声喝止，匆促间，还以为敌人厉害，师父恐怕自己受伤，不许妄动，呆得一呆。五股光气，已二次撤了回去，后面银光，自是向空直追。那两只仙鹤，飞行神速，竟出意料，银翼微一招展，已飞出数十里外，先逃的一只，飞得更远，已快超出黑气来路。两道银光，紧随在后，竟会追他不上。三人见状，心方奇怪，忽听黑气中，有一巨人口音，厉声大喝道："原来鬼计欺人，早晚再寻你们算帐。"说罢，一声长啸，带着原来那股黑烟，朝遥天空处，激射过去。同时，又是惊天动地，一声大震，数十百丈金光雷火，当空爆炸，霹雳之声上彻天阊，

下撼山岳，震得海水群飞，波涛山立，狂风大作，声势惊人。那黑气中段，立被激散，大片妖烟邪雾中，现出十几个形貌丑怪，穿得非僧非道，披发赤足，手持幡幢的男女妖人，各驾着一溜刚被震散的黑烟，正往四下惊窜。

紧跟着，环着当地，忽又现出大半圈五色明霞，将众妖人的去路挡住。先逃两只仙鹤，突然飞回，鹤背上人，双手齐扬，各发出十股光气，似想将前段黑烟挡住。不料黑烟中，又发出数十团绿色火球。两下一撞，霹雳连声，纷纷爆炸，满空妖光横飞，碧萤如雨，月光之下，顿成奇观。前头光气，吃那碧色雷火一挡，微一停顿，等到第二只鹤背上人，骑鹤追上，又发出十股光气，合力追击。后段黑烟，已带着极凄厉的啸声，电也似急，往前遁去。晃眼只剩一溜极细黑影，刺入遥天苍旻杳霭之中，无踪可寻。那两道银光，早在中途回身，朝众妖人夹攻上去，与后一道金光连合，往上一围，当空五色明霞，再往中心收拢，连妖人带黑烟，一齐裹住，合成一个数十丈方圆的彩球，高悬碧海青天之中。跟着三道剑光，一同飞落，彩球里面，便起了风雷之声。

鹤背上人，一个飞走，一个骑鹤回飞，相继落地，共是四位道装仙人，内中一位，正是连山大师。见面便令三人近前，手指鹤背上人说道：“这位便是你师父的 好友铁鼓仙。”上前拜见，笑向对方说道：“邓隐年幼无知，不奉师命，妄自出手，望恕无心冒犯之罪。”那铁鼓仙，生得圆头扁脸，貌相奇古，腰悬革囊，背上挂着一面尺许方圆的铁鼓。闻言朝邓隐先垢看了看，笑道：“他为师长出力，事出无知，岂能怪他。可惜今日功败垂成，只差一瞬，那老妖孽便非入网伏诛不可，定数所限，只能如此。这样到底减少好些凶威，除去他十多个得力徒党，也还值得。请向二位道兄，代为致意，贫道等

尚有要约须赴，彼此有事，事完再相见罢。”连山大师方说：“多谢二位道友相助，改日再当奉看。”一声鹤唳，铁鼓仙已骑鹤飞走，晃眼高出云天，宛如一点银星，凌空飞渡，转瞬无踪。

连山大师随对三人道：“大师兄对于任寿，最是期爱。前年向你示意，说他前夜，将要移居此间，原为有一最厉害的邪魔，潜伏西海，为害多年，近受妖徒麻轩辕怂恿，欲命门下十来个得力妖徒，前往中土，各创教宗，此举不知要害多少生灵。为此约集几位同道至交，设下仙阵，等其入网，再由我和铁鼓仙师兄弟，假装结怨，约在今夜，来此比斗。老怪本来恨我三人入骨，新近我和诸位道友，又常寻他门人晦气，连除去他两个心爱妖徒，仇恨越深。他知我三人难惹，只有铁鼓仙兄弟的五行真气，能敌本门有无形飞剑．因受仙法禁制，颠倒阴阳，误算出我三人，今夜有难，妄想乘隙来攻，猛下毒手，将他收敛地底千万年阴煞寒毒之气，所炼玄阴神幕和大量阴雷珠，来此加害。即便我三人，不为所伤，这一片海岛，连同仙府，也必被阴雷炸成劫灰。他料定老怪，怨毒多年，定必上套。铁鼓仙兄弟，人最爱才，欲令任寿，自行来此，一试机缘，使与相识，以便将来得点照应。行时才算出任寿要带邓隐夫妻同来，此行已徒劳无功．因觉那是门人，当邓隐未为魔诱以前，本着与人为善之意，任其来此，看他福缘如何。倘有遇合，也不枉任寿对他爱护深意，好在有益无损，便由他去。后见邓隐，一身道气，功力大进，更胜前生，尤其此时，心志坚诚，连跪三日，始终不懈。我三人和诸位道友，正在谈他，如非夙孽太重，实是美质，只要长此自爱，人力胜天，原在意中。方才已有几分指望，竟会冒失出手，致将良机失去。同来那位道长，乃铁鼓仙师弟，生

具特性，不肯轻见后辈，只一允见，必有恩赐。甚或身任其难，始终爱护，因此一来，不顾而去，成功之后，未肯飞回。否则，邓隐只和任寿一样，只守不攻，便不致于虚此一行了。今日之事，原有安排，洞前一带，早经仙法禁制，多厉害的邪法，也难侵害。你们已跪洞前三日夜，如真情势凶险，或是要用你们，岂有不先明示之理。事已过去，现奉二位师兄之命，令任寿速回原洞，十四年后，去往峨嵋后山，另开洞府，在内清修。再隔三年，下山行道，比时当有恩命，指示机宜。邓隐由此，便须努力修积，以消夙孽。无垢如愿随行，也无不可，随时却要小心，以防邪魔暗算。此时师长，均在坐关，只我一人，暂时清闲，不久也要陪同二位师兄入定，无暇相见，全仗你们自己修为了。”

三人见另两位仙人，均是羽衣星冠的美少年，方才已同行礼拜见，正想叩问姓名。连山大师接口笑道：“事在人为，无须多问，我还要和前夜来的诸位道友，一同合力，将宝网中所擒妖孽，用乾天真火，消灭形神，免得又去危害生灵。还有老怪的大妖徒麻轩辕，邪法甚高，已得老怪真传，将来必往中土为害，可惜方才被其漏网，可见注定劫运，多高法力，也难事前化解。事情应在任寿师徒身上，他年必须留意，此害如能除去，功德不小。少时还有左道中能手，受老妖孽蛊惑，合力来攻。尔等虽然炼就九天玄经，不致受害，但是他们，人多势众，邪法均高，尔等初出茅庐，羽毛未丰，不问胜败，被他相了面去，前途又多枝节，趁其卷土重来以前，先自离开，可少好些烦扰，即速去罢。”

说罢，未容回问，把手一挥，一片银霞闪过，连山大师和同来二仙，一齐不见。仙府依旧云封，更无动静。三人知道求见无望，同向仙府拜辞。起立一看，海面上波涛汹涌，骇

浪如山，奔腾澎湃，尚未宁息，知是方才那场恶斗和连珠霹雳的余波。仰望天空，仍是云白天青，冰轮高挂，清光广被，夜明如水。那团彩球，已缩成亩许大小，看去薄如轻绡，风吹不动，内里时见碧光人影，明灭闪动。隐闻轻雷之声，密如擂鼓，看出群邪，尚未伏诛，在内施展邪法异宝，向外冲逃。暗忖三师叔曾说，老妖孽还要卷土重来，彩网中的妖徒，尚未消灭，任其浮悬空际，万一强敌来犯，将其救走，如何是好。心正寻思，忽听远远天边，异声大作，似有亿万恶鬼，呼啸潮涌而来。遥望海天相接之处，已现出一线中杂血影的乌金色电光，不住闪动。彩球中群邪，似知来了救星，也在里面，厉声呼啸起来，光影闪变，左冲右突，比前更加激烈。雷声越密，声虽尖锐凄厉，却不甚大，宛如蚊雷聚哄，备极喧哗。正想再看下去，猛又听耳旁，有人急呼："老妖孽已率同党发动罗喉血焰神罡，来此报仇，他虽必败，尔等不可久留，还不快走。"随觉眼前金霞一闪，身便凌空而起，朝相反方飞去，晃眼身子一轻，已飞出数百里外。

因那语声重未听过，料是一位有法力的师门至交，不敢怠慢，各纵遁光，隐形飞起。一面回看，遥望钓鳌矶，仍是明月当空，彩球高悬，静荡荡的。先见血焰乌光，却似狂潮一般，铺天盖地，电驰飞来。眼看离那彩球不远，忽听波的一声大震，球忽中裂，化为一朵亩许大的五色莲光，光芒万道，照耀海天。空中云层吃宝光一映，各幻霞辉。莲花中心，突又涌起一柄莲蓬形的红光，比电还亮，四外环绕着亿万火星，纷纷爆炸，内中裹着十来条黑影，正在里面冲突飞舞，只听大串霹雳之声，中心红光，又复分裂，吃那亿万火星，往上一压，一片霞光闪过，同时消灭，无影无踪。另有二十来道五色光气，一左一右，各长数百丈，由前面斜刺里，电射

过来，直往乌金云光之中，看去宛如二十来道其长无际的彩虹，满空交织。那两只仙鹤，也有彩烝喷出，同朝妖光中猛力击射。钓鳌矶前，又有大片金霞，电驰飞起，挡向前面。

下面岛上，忽现出一个手持金钵盂的老和尚，右手往外微扬，盂中立有数十百朵，清光荧荧，大只如豆，形似如意的灯花，飞舞而起，一同直射妖光之中。四外天空，更有数十百面，大小云旗，突然涌现，微微招展，一时霞光万丈，剑气冲霄，星火激飞，彩虹如电。加上敌人的乌光血焰，把天空星月，一齐遮住，下面却成了光怪陆离，霞彩辉煌的光明世界，合成从来未有的奇观。这原是同时发生，瞬息间事。彩球刚一消灭，敌人似知中计，慌不迭刚往回退，不料上下四外，埋伏一起发动，那五色光气，所射之处，当时便被冲开二十来条光巷，大片金霞，再电驰而前，满空云旗，突又出现，三面合围，威力已是惊人。最厉害是，那数十百朵灯花，到了空中，纷纷爆炸，光并不大，威力更强，满空血焰妖光，挨着便震散了一大片，一任飞遁神速，仍被追上，随同四外夹攻之势，遥闻鬼哭神号，与极凄厉的啸声怒吼，互相应和，宛如潮涌，共只两三句话的功夫，空中妖光血焰，竟消减了十之八九，只剩一线残痕，带着厉声，电也似急，往来路天边遁去，一闪不见。紧跟着，金光云旗，彩虹灯花，也全一闪收去。只有七八道遁光，齐朝洞中飞进。又是月轮高挂，清光大来，天地重返清宁，和先前一样安静。才知空中彩球，乃是诱敌之计。大功已然告成，师长法力，如此高强，自己从此努力潜修，想也能够学步，互相奋勉，把三道遁光，连成一体，朝前同飞。

行经大庾岭上空，旡垢唤住二人笑道：“我们各有前途，大师兄回山静修，要到十四年后才行下山，如以人间岁月来

论，也算是长的了，此间已是大庾岭地界，前途便要分手。本就会稀别远，况我和隐弟，前路何等艰危，隐弟魔孽太重，更不可知万一吉凶难卜，从此一别茫茫，岂非恨事。何不趁此风日晴美，前往名胜之区，择一山水佳处，买些酒食，聊当离筵，痛痛快快，欢聚一半日，再行分手。好在此去便要深入民间，修积外功，烟火之食，我们原来尽断，痛饮一场，也无妨碍，大哥隐弟，以为如何?”邓隐向惟凫垢之言是从，首先赞妙。

任寿闻言，却起思亲之感，暗忖离家年久，虽然未到回家年限，难得有此闲暇，离家才数年，居然炼到飞行绝迹，仙侠一流。父母年高，远违色笑，子职久未尽过，不知如何思念。家中饮食精洁，何不趁此时机，将隐弟夫妇，引往小聚，拼担一点不是，将道家吐纳之功，传与父母，使其体力康强，无灾无病，异日求得灵丹，再回孝敬，纵不能勉修仙业，能得长寿，多享清福，当可如愿。便和邓隐夫妇说了。凫垢连声赞好，邓隐自无话说。

当下三人，便往任寿故乡飞去，飞行神速，到时，天才近午，防惊俗眼，离家数里，择一无人之处，暗中降落，然后同往任家赶去。任寿思念父母，归心似箭，恨不能一步赶到家内，一落地便对邓隐道：“愚兄离家年久，不知家父母，光景如何，匆促之间，也难于款待佳客，愚兄还有好些话，要向家父奉告，只好先行一步了。”说罢，匆匆走去。

凫垢知道任寿，天性纯厚，素来孝友，父子久别，必有许多话说。等人走后，暗告邓隐，缓步前行，好使任家父子，多谈一会，邓隐应了。当地恰是一条小溪，长约四五里，直达任家后园，途向早经任寿指明。时当仲春，到处桃李花开，麦浪翻青，风日十分晴美。凫垢笑说：“想不到乡村之中，也

有这好景色，此溪虽然宽只丈许，你看清波粼粼，游鱼可数，两岸柳丝飘拂，桃花盛开，景物真不恶呢。闻说主人耕读世家，田业颇能自足，常年在此隐居，也享不少清福呢。”邓隐知他性喜游赏，对于桃花，尤有别嗜，笑答：“这里只是鱼米之乡，田家富庶，常人居此，自是不差，如论风景，比起卧眉峰，岂不相差天地。姊姊因爱桃花，见此红桃绿柳，点缀清溪，连类而及，就觉得他好了，其实这里虽然有山有水，不过一片农村，有何妙处。休说像红霞溪那样，云峰挺秀，近岭萦青，花光潋滟，灿若云霞，与此天地悬殊，便卧眉峰前一带，撇开万树桃花不算，便那泉石花树之奇，也非此间所能梦见。姊姊怎说得如此好法？”

旡垢最不愿邓隐提起红霞溪三字，闻言微嗔道：“我说你俗气不是。你只见到繁艳富丽之区，便算美景，岂知造物匠心之妙。你看这里平畴十里，麦浪粼粼，远山凝黛，近岭摇青，牛背横笛，农歌相答。更有小舟三两，打桨往来，清溪之中，水禽翔臬，客与绿波，竹笠茅舍间，时有繁花两三树，点缀春光。不似这流水一湾，桃柳双行，已显得田家景物，另具一种动静相生自然恬适之美，不过不是钝根人，所能领略是了。”邓隐笑答：“此间与卧眉峰，分明境判仙凡，如何相提并论。姊姊不过记仇心盛，老念着我的旧恶，只一提到红霞溪，便即勾动前恨，借题发挥罢了。”

旡垢面上一红，方要答话，忽听马蹄之声，由身后斜刺里，冲将过来，二人正谈得有兴头上，一时分神，忘了回顾。所行溪边一带，正当花树丛生之处，地势甚仄，二人一身法力，自不把一匹马，放在心上。那马恰是途中受惊，性又奇烈，一路横冲直撞，连纵带跳急窜而来，正朝旡垢身后冲到，一时疏忽，几被撞上。容到邓隐回顾，那马和疯了一般，到

了先垢身后，前蹄已然扬起，待要踏下。邓隐妒心奇重，爱极先垢，见马背上人，是个鲜衣华服的少年。不知那马，新骑上背，马性太劣，少年因马借来，不愿伤害，又制它不住。一见放着空处不走，朝人乱冲，误认有意轻薄，不禁怒从心起，将手一扬，连马带人，一齐禁住，悬空钉在当地。正待给那少年，吃点苦头。先垢闻得脑后风生，身形微闪，人已避向一旁。见那马生得又高又大，吃邓隐行法禁住，双蹄扬起，悬空人立，不能下落，因是用力太猛，忽为禁法所制，周身抖战，急得双眼怒突，口鼻间热气，蒸腾如云。马背少年，面有惊惧之容，再一细看，竟与任寿貌相，颇有相似之处。心中一动，忙将禁法解开时。猛瞥见邓隐满脸愤容，手挽法诀，似要施为，不禁大惊，忙喝："隐弟不可造次。"玉手一扬，一面撤去禁制，另用仙法，将马困住，以防惊窜。

少年回复言动之后，觉着身上宛如脱去一串铁箍，虽然复原，痛楚犹存。知是邓隐所为，不禁有气，怒喝："你们哪里来的，用什邪法伤人。我任三相公，向不受人欺侮，是好的各凭真实本领见个高下。"邓隐见少年意态轩昂，目光不住朝自己和先垢身上打量，又生误会，刚要接口连骂，先垢在旁，一听少年性任，越发疑是任寿一家，不等开口，先向邓隐低喝道："隐弟怎的如此冒失，前途茫茫，我真替你担心呢。"随对少年笑道："此是尊马跑得太急，我这兄弟，恐我受伤，致有冒犯，请勿见怪。我们原随一位师兄，来此省亲，他也姓
任名寿，不知可是府上一家么？"少年闻言，惊喜交集道："任寿便是家兄，既然同来，为何不见？"先垢见少年说时，面有痛苦之容，知为邓隐所伤，忙在暗中行法解治，又从囊内，取出两丸丹药递过，笑道："如此说来，不是外人，

你想必是任师兄的令弟三兄任祥了。此是外子邓隐，与令兄同门至好，方才约同来此，拜见伯父伯母。因任师兄急于归省，令愚夫妇，缓行在后。不料此马惊窜，三兄已为隐弟法力所制，现已解去，无知冒犯，心甚不安。现有两丸小还丹，颇有轻身益气，却病延年之效。另外一粒，即以有奉赠三嫂如何？”

任祥大喜接过，笑道：“家兄去后第二年，那位老仙师，曾经来此一行，对家父说，家兄生具仙根夙慧，不似尘世中人，不出数年，便有成就。家母还不甚信。邓兄邓嫂，既有如此法力，家兄想也不是常人。小弟近年习武，略知门径，方才痛楚已止，并无妨害，这类灵丹，旷世难逢，家父母近年，似较往年见老，正好应用。家兄想已到家，请往寒舍一叙罢。”先垢忙道：“三兄孝思可敬，这类小还丹，小妹带有甚多。方才途中，任师兄曾以此次回家匆促，未有灵药奉亲，再须在十四年后，心中愁烦。小妹问知原因，已然赠有十粒，内有两粒，灵效更大，这两丸请三兄自用罢。”

三人原是边说边走，邓隐听出对方任寿之弟，又被先垢埋怨了好几句，心生惭愧，不住在旁陪话，又强着任祥，把小还丹服了一粒。任祥见那劣马，随在身后，一步一趋，驯善异常，好生惊奇，笑说：“此马乃我好友孟棠，新由深山之中擒来，其行如飞，力大无穷，好几丈的山沟，一纵即过，性情猛恶，用尽方法，不能驾驭。今日小弟听了不服，借来乘骑，初上背时还好，等到跑过一阵，忽然惊窜起来。朋友之马，不愿伤它，打算骑到马性过后，再行制伏，不料无心冒犯，事已过去，不必说了。只是此马猛恶无比，见了生人，连踢带咬，竟会这等驯善，又未见二位伸手，划非暗中施什仙法么？”

邓隐笑道："这类禁制小术，不足挂齿，令兄法力，比愚夫妇，强胜十倍，仙根仙福，也更深厚，三兄何不求他传授。"邓隐原是方才误伤了人不好意思，随口敷衍。先垢知道任祥，不是此道中人，恐其认真，向乃兄纠缠，又不便明怪邓隐，只得从旁笑道："人各有志，休说深山修道，苦难甚多，将来修积外功时，更是遍地荆棘，稍一不慎，前功尽弃。何况伯父伯母在堂，师兄昆仲，均是至性过人，大师兄已然出家，三兄再要相随入山。何人侍奉二老，隐弟说话，怎不深思。"邓隐还未及答，忽见一壮汉，沿溪跑来，见了任祥，便即喊道："三相公怎在此地，我们那里不曾寻到，方才大相公，忽然回家。老爷太太，喜欢得了不得，命我们分途寻找，请三相公，快些回去呢。"任祥笑道："我早知道了，归告大相公，说我陪了和他同来的两位尊客，一会就到。只这匹马，无法送去。"邓隐笑说："此马经过禁制，已不是先前那等猛恶性情，便命此人牵去无妨。"任祥闻言大喜，试伸手牵马一试，果然不再倔强，才放了心，随命来人，将马牵往孟家，说此马已经制服，改日再见。壮汉牵马去后，任寿又命书童寻来，三人同知任氏二老。听任寿说，同来这有二友，已设盛筵相款。

一会，同到任家，邓氏夫妇，各以子侄之礼拜见，任父早听爱子说了出家大概，先垢所赠灵丹，也同服下。任寿这次回家，原出预计，到后，发现父母，渐入老境，加以思念爱子，时常多病，虽得先垢，赠了好些灵丹，服药之后，当时奏效，由此对于先垢，友情之外，更加了好些感激不提。邓隐方才误伤任祥，暗向任寿道歉。任寿因其事出无知，听过拉倒。到是任祥，因听邓隐之言，起了出家之想，再三向兄力说，请其传授。任寿告以事无不孝神仙，我离开父母，已

乖子职，一则生有夙根，本非尘世中人，又蒙师长恩怜，好容易才有今日，就这样，心已万分难安，每一想起，便自难过，你只一时高兴，休说父母无人侍奉，山居清苦和修道人种种苦难身受，你决忍耐不住。最好在家，为哥哥兼尽子职。等我将来道成之后，看你为人如何，即便限于福缘，不能助你出家成道，多享高龄，长年康健，当可办到。再能力行善事，修积来生，转世也非无望，岂不比远违父母，作那不可能的想头，强得多么。

任祥孝敬兄长，父母在堂，所说又极有理，无话可答，只得罢了，当时不曾再提。任寿也未把此事，放在心上，以为兄弟听话，已消前念，就此放开。老少六人，欢聚了两日，任寿几次想要起身，均因父母留住，不忍就起。再想到此别，须经十四年，始能再见，尤其父母一听说走，便无欢容，于是进退两难，一连留了七八天，不敢露出行意，心想回山一样修炼，至多师长稍为见怪，莫如就在家中，住上些日，等到父母兄弟，坐工之外，多习一点防身法术，再回山去，也是一样。到第七天上，先垢看出任寿为难，自己也该上路，便在背地，暗告任祥，请其挽劝二老，令任寿早日回山，以便早成仙业。这样暂时虽然离别，但是一人成道，九祖升天，十数年的光阴，一晃即逝，等到道成归来，不特二老全家，均享大福，至少也可却病长生，岂不比暂时聚首，要强得多。一面并令邓隐，从旁代劝，说任寿将来，还要承继道统，光大本门，前途十分艰危，须在这十四年中，炼成道法，才能勉为其难，不能延误。这次回家原是一时就便，本定至多住上一日夜，留了这多日，已与师命相违，再留下去，必更延误。大哥至孝，不舍违颜，请向二老，婉言陈说，最好由二老催其动身，以免误他修为。任祥自从任寿拒令学道，这些日来，

便向邓隐结交，初意将来往寻，请其接引入门。闻言，忙去告知二老，说了前言，任父虽然爱子，一听关系如此重大，一面劝慰老妻，不令再留，一而唤来任寿，催其起身。任寿见父母，虽在催走，心实不舍，慨然说道，儿子奉有师命，虽然必须回山，但也不在此短时日内。现请邓师弟夫妇先走，儿子再在家中，侍奉父母，住上一半月起身，也还不迟。二老听爱子如此说法，以为无害，自是心愿，于是任寿，独自留下，又住了一月，再行起身。

邓隐先垢，作别先行，第二日起身。到了路上，二人商计，无垢觉着邓隐，夙孽太重。初遇任祥时，又看出他性情为人，外和内暴，再四劝勉，说此行须结不少功德，才能减消你的罪孽，不是小善，所能奏功。固然为时尚长，听师长口气，这前半三数十年，关系重要，外功如早一天完满，便早安心一天。人间固多疾苦不平之事，宇宙茫茫，急切间，何处寻访。以前邪魔乘虚而入，不敢与你离开，近日仔细推详，又和大哥，屡次商计，觉出你那夙世冤孽，不是老魔头畏祸，恐受连累，将其强行移往东西昆仑，或是辽海荒僻之区，便是知你此时炼成九天玄经，又有各位师长护庇，不是易与，想炼一种阴毒厉害的魔法异宝，再来寻你，暗下毒手，将人擒去，逐他邪心。暂时尚不致于冒失行事，师长又有再过三十年，才把末三张道书，传授与你的话，可见前半至少三二十年，未必有事，只要你能守定心志，即便魔女发动得早，也必不会受害，否则，师长不会那等说法，事情全仗自身修为，努力奋斗。有我同行，固然较好，也免好些寂寞，无我一路，也无大害。

为了早日完成善功，最好上来分头行事，遇有难题，或是独力难支，再行会合。好在本门千里传声，十分神妙。去

年为防异日夫妻分手，不在一起，万一遇什凶险，互相求援，我曾将二姊所传的阴阳双环，背你炼成，此宝名为观音环，只要照我所传，略一施为，无论相隔千万里，宛如对面说话，清晰可闻。比时我因日期将近，勤于修为，无暇多炼，事前又不愿你知道，以致功候尚差，现将阴环传你，等到日后，阳环炼到功候，再行交换。我意明日起，暂时分手，就此起身。我由西北，你由东南，作一弧形圆圈，飞行各省，遇见人间有什凶灾大难，立用此宝，传声告急，便往会合。

以我们的飞行神速，不消多日，便可绕行一周，由此起，周而复始，日常飞行查看，以中岳嵩山，为我夫妻会合之处。每飞巡一次，如无灾变发生，便再分头，深入民间，各扮着穷人贫女，一面查访人民疾苦，一面借着行医治病为由，暗中救助那些孤寒无告之人。好在二姊昔年为了行善，积有不少金银，足可应用，遇见大的功德，既不致于错过，平日又可随时随地，行那小善，以便集腋成裘，聚沙成塔。就算机缘不巧，不特各师长前辈，见我二人，不辞劳苦艰危，终日修积，丝毫不懈，定必怜我夫妻心志，与处境之难，遇事不肯坐视，加以援救，天心仁慈也必怜鉴，使其化险为安，不比夫妻同路，万一延时误事，强得多么。

第十五回　旅邸夜沉冥玉宇无声明远视　洞庭波浩渺银河倒泻失惊湍

邓隐自不愿离开旡垢，始而力说，我夫妻前途，满是荆棘，二人同路，尚恐力弱，再如分开，势必更孤，即便法宝神妙，接到传声，当时飞来，到底也有好些耽延，所论虽是，人却不可离开。后因旡垢坚持，不知旡垢，近因魔女久无动

静，而这数十年中，必须在外修积，祸变之来，除以道力定力战胜，无法避免。心想对头魔法甚高，一经发难，必非寻常，此与寻常敌人不同。夫妻同路，固然彼此多一帮手，一个不巧，同时落网，连个救星都没有。难得二姊所赐法宝，近已炼成，具有传声照影，聆音查形，诸般妙用，无论相隔多远，不特互可呼应，宛如对面，并还可用此宝，向二位姊姊求救。为此变计，决与邓隐分头修积，时分时合。这么一来，既免错过修积善功的良机，并还可用阳环，观查丈夫行为，随时加以劝诫，看似分开势孤，实则好些益处。主意打定，坚持成见，邓隐虽然不愿，无法相强。

先垢又说，照此飞巡，有事赶往应援，当日便可会合。如其无事，至多一月左右，也必同往嵩山聚首，彼此应以前途为重，只管缠绵不舍，既分道心，又少修积，实是无益有害。邓隐强他不过，只得和先垢婉商，每次飞巡各省，如无什事，便到嵩山少室会合，同往民间行道。这两三月内，必须夫妇同行，你终是个女子，又这等年轻美貌，孤身独行，易启猜疑，这些庸人，有什见识，万一因你长得太美，惹出事来，岂非引人为恶。别的不便尚多，一时也说不完，最好把一年分成四次，每隔两三月，分头往各省，巡行一次，平日仍在一起，彼此方便。

先垢见他说时，十分情切，不忍再为坚拒，点头笑道："照你说来，因有一点容貌，便要引人为恶，我岂不成了祸水，你如非缠定了我，不愿离开，偏有许多话说。"邓隐见他已有允意，笑道："说得容易，你天性喜洁，红尘之中，本就俗恶气重，我们所去之处，又多疾病苦痛，孤寒无告之所，那肮脏你便难耐。那贫妇，你先装他不像，请问一个天仙化人，穿着一身污秽破旧的衣服，称与不称？还有你那绝代容光，宛

如宝玉明珠，自然流照，第一个掩他不住。你又极爱乾净，莫非还在你那玉骨冰肌，花容月貌上面，涂上一些污泥不成？再如飞往西北荒寒贫苦之区，那地方，我前生曾经到过两次，人民多住在土穴地洞之内，贫寒人家，连妇女都衣不蔽体，男子真有长年一丝不挂的。遇到他们，有什灾难疾苦，还未进门，就闻到一股臭秽之气，看你怎禁受得了。"

屶垢微嗔道："莫非为了天性喜洁，就见死不救么？穷人衣服，虽然破旧，一样可以穿得乾净，既然行道修积，志在救人，便多污秽，也只暂时，我已答应同路修积，只管唠叨做什？"当下约定，第二日，便分途起身，二人分手之处，乃安徽境内的九华山。

屶垢因料老魔父女，多半移居东西昆仑，恐邓隐由西北诸省经过，走往黄河上游，与之邻近，容易生事。特令由当地起，巡行东南诸省，先往江浙，越过五岭，再经两广，转道云贵川湘各地，但须避过大雪山和故居武当等处，到了湖口，绕往河南，到嵩山会合，自己经由齐鲁，去往燕云，再由河南山西转道甘凉，绕往秦岭，回返嵩洛，与之相见。邓隐走后，屶垢便将宝环取出，一面寻访民间疾苦和天灾水旱，瘟疫兵荒等天人灾祸；一面暗用法宝，查看邓隐背后行为。见他离开自己以后，对于修为，十分勤奋，除随时想念自己，低头寻思而外，修积善功，也极认真。一开头，便救了好些遇难的人，比时正值三湘间大水，洞庭彭蠡之间，波浪滔天，风涛险恶，每日均有失事舟船。好些地方，田园庐舍，全被洪水冲去，人民流离失所，嗷嗷待哺。有的栖身树杪和屋脊之上，为水所困，淹淹待毙，多被邓隐救起，居然不辞劳苦。心方喜慰，待要赶往相助，不料归途，黄河决口，正被自己遇上，灾情更重。既要行法，引水入海，每日又忙着救那成千

累万的灾民，不特无法分身，连用法宝，查看邓隐动静，俱都无暇。这日，又接邓隐传声，请往湘湖之间相助。自从邓隐，在洞庭湖一带，发现水灾，已两次传声，说是灾情太广，独力难支，请往会合，一同下手，救助灾民脱难。无垢一则是见当地，水已将退，湘湖间人民富庶，鱼米之乡，已有宦府绅耆，出头办赈。被困水内的灾民，多半出险。灾区既不甚广，湖上风浪，虽极猛恶，经邓隐随时行法，往来援救，真正死亡的人，并不甚多。

而河南山西一带，灾情却重，几处决口，都是黄水滔滔，庐舍荡然，灾情要重得多。得信以后，连用传声回复，告以现状紧急，暂时不能分身。已经遇上，谁都不能舍此就彼，最好分头下手，各行其事。好在这类天灾洪水，并无妖邪主持，只要随时留意，细心查看，一面暗用法力，将洪水退去，终可平息。并不须人相助，两次传声，均经回绝。这日又接邓隐传声，说湖中隐有水怪，新近发现，如不除去，湖中风浪，不会平息等语。

先当邓隐思念自己，又因水灾未退，不能分身，设词催行，黄河救灾，事又紧急，仍旧回绝，不能往助。到了晚来，想起前事，试将法宝取出，留意查看。当夜正当月半，遥望洞庭湖上，月明如昼，清辉四射，波平浪静，天水相涵。除幅图广阔，水区广大，滨湖一带，多半浸在水内。好些房舍树木，为水所淹，只岳阳楼和那一圈城郭，孤峙水中，与君山遥遥相对，君山宛如一片翠螺，远浮波心。再看邓隐，在君山洞庭君神祠，朝外广场之上，临水结了一处小法坛，外用仙法掩蔽，和一道人师徒四人，正在坛上，对坐饮酒，别无动静。方想这么好的月色，清光普照微波不兴，夜色如此幽静，怎会有什精怪作祟，分明隐弟想我前去，张大其词。同

时，发现左近芦草中，泊有四条大船，人物多是幻景。邓隐不时手持宝剑用本门隐身法，去往湖边，远近凝望，山脚一带，更是全神贯注，仿佛有什切要之事神气。

暗忖湖上除却水大而外，灾民多已救起，这大一片水面，不见一只舟船停泊，看去并无丝毫警兆，隐弟如何看得这重，连本门最具威力的，太清禁制，俱都施展出来。并在一旁，现出四条大船和人物的幻景，道人师徒，均带邪气，神情鬼祟，决不是什好人，隐弟和他却甚投机，是何原故？如说真有猛恶水怪，不应面带喜容，越想越怪。正想传声询问，何故如此，忽见邓隐和道士，交头接耳，手指湖中，低声谈论。心想已有太清仙法禁制，难道还怕外人听去。心念才动，猛又瞥见，斜刺里天空中，飞来一道青光，看出正教中的飞剑，方料有事。邓隐忽然把手一扬，紫郢仙剑，脱手飞起，电也似急，朝那青光迎去，面上立现急怒之容。青光本在湖水上空飞行，略一盘旋，紫光电驰飞至。立有一个道装少年，飞出光外，一面手指青光应敌，大喝："何方道友，无故为难，何不出来答话。"邓隐藏身法坛之上，也不理睬，一味催动剑光，上前迎敌，朝那青光，进逼不已。少年似知紫光，威力太强，不是敌手，连唤数声，未听答应，怒喝："同是救灾除害，何故量小欺人，后会有期，行再将见。"说罢，将手一招，青光回飞，身剑合一，破空飞去。

邓隐好似气极，人去以后，又指仙剑，穷追老远，如非来人功力尚高，几为所伤。先垢本不放心邓隐为人，料知有事，便不再发话，静心观查下去。一面连用仙法，侧耳细听。只听邓隐气愤愤说道："我们准备好好，差一点为这厮所误，就这样，也恐打草惊蛇呢，今夜许未必成功，你看如何。"道人诡笑答道："道友不必多虑，今夜月华虽好，不到子时，那

东西不会出来，何况我还另有准备，包你成功得手。但你答应我的事情，也须践言呢。”邓隐笑答：“我生平言出心践，你这妖道，为何如此讨嫌。”

道人诡笑不已，越看越似奸邪之徒。暗忖，丈夫夙孽既重，并还具有恶性，两下不知怎会结合一路，决不是什好路道。听口气，颇似有什精怪，潜藏水内，要到半夜，才行出现。现已亥初，何不静候下去，到了子夜，看明再说，于是细心查听下去。邓隐和道人，说罢前言，未再开口，神情却渐紧张起来。正觉水中精怪，无非蛟蜃之类，能有多大气候，就凭一口紫郢剑，当时便可了事，何值小题大做，君山左近，满布埋伏，连方圆百余里的水面，也在仙法禁制之下。

心正寻思，忽见那四条法力幻化的大客船，满载人货酒肉，在君山前面芦苇中开出。船头上并还设有香案，另有老少四道人，装成法师，披发仗剑，分立其上，形貌与坛上道人师徒，一般无二。看情势，仿佛装着行法除妖，诱那怪物出水之状。不多一会，船便开出老远。湖面上仍是平波千里，水天一色，上下一片空明，不见一丝动静，船也停住。一时法器频敲，鼓乐之声大作。跟着，船上抬出好些洗剥净的猪羊。再细一看，原来船上人物，虽是幻相，那些猪羊，却有一半真的，由四条两丈来长的木排载住，仿佛怪物颇有眼力。真假互用，以防惊觉。

再看邓隐，已仗剑立在台口，手掐灵诀，注定湖中，毫不旁瞬，眼看皓月当空，清波无际，宛如一片其大无垠的碧玻璃，当中浸着一团银光，月华皎洁，分外鲜明，方想这么好的明月清波，如飞黄河救灾，不能分身，前往一游，到也快事。猛瞥见停船之处，相隔里许水面上，现出一条黑影，初出现时，宛如一段长大的黑色巨木，粗约两抱，浮沉水中，时

隐时现，刚看出那东西，周身乌鳞，似是蛟龙之类。紧跟着，最前面又现出了一段，有后约有三数十丈长短，尚未现出头尾，怪物已将出水。邓隐仍如未见，却把目光，注定在君山左方，离山十余丈的水内。而怪物现处，和停船所在，又都在禁圈之外，正不知是何用意。怪物出现以后，也不兴风作浪，只在船前里许左近，浮沉涌现，不进不退，似这样，盘旋了一阵。船上所幻法师，均似着忙，将剑乱舞，口诵经咒，手挽法诀，向外连扬。为首一个，更用宝剑，砍下一个猪头，插在剑尖之上，朝前乱舞。鼓乐法器之声，也更紧急。怪物头尾，均沉水内，也未兴风作浪，只是逗留不去。

又隔有半盏茶时，忽听呼隆一声，一个似龙非龙，头具三角的怪物，突自水中冒起，当时湖中波浪，随同怪物起处，涌起一根三四丈高的水柱。怪物前半身，立现水面，单这前段，便有二三十丈长短，后半仍沉水内，刚一出现，便朝那四条大船冲去，其行如飞，晃眼邻近。怪头高昂，一张满布獠牙的铲形血盆大口，已然大开，微一张闭之间，口里所喷出来的水气，和瀑布相似，长达二三十丈，月光之下，其亮如银。船前一带，波涛汹涌，骇浪山立，声势十分惊人，猛恶已极。为首道人，竟和真的一样，装得手忙脚乱，手中灵诀扬处，剑上猪头，便自飞起。吃怪物张口接住，停了前进，昂着前半身，咬着猪头，大嚼起来。后尾也在远方现出，与头作乙字形，浮立水面。单这一头一尾，便似两根一两抱粗，七八丈长的黑柱，挺立水中，那条怪尾，作蒲扇形，看去更大得惊人。这一头一尾，东西相对，连那中间长身，当达七八十丈以上，看去委实惊人。

怪物已然出水发威，船上幻化的法师，全着了忙，各把真猪真牛，用宝剑切成大块，朝怪物口中掷去。怪物每次吃

完，必要喷水发威，等船中猪牛抛起，方始暂停，吃完之后，又复作势前冲，眼看猪牛快要吃完。船前一带，随同怪物头尾摆动之势，洪水暴涨，惊涛山立，形势越来越猛恶。滨湖一带，没有淹完的人家房舍，本来半现水上，吃那惊波急浪，连番猛击，纷纷崩塌，总算内中人已逃散，未伤生命。这等形势之下，邓隐仍和没事人一般，只把目光，注定山脚湖水之内，对于怪物，直如未见。近山数十里的水面，因有禁制隔断，禁圈以外，只管狂涛汹涌，风浪猛恶，圈内依旧清波平匀，宛如明镜。先垢以为君山脚下，定还藏有一个比这个还要厉害的怪物，丈夫为防同恶相济，不易诛戮，但是君山孤立水中，四外并无人家田舍，那诱绊怪物的停船左近，离岸不远，时候一久，洪水高涌，岂不多少也要伤害一些生灵。

心方不解，猛瞥见君山左近水面上，有一团银光，在水面上移动，当是怪物出现。定睛一看，那银光初出现时，约有茶杯大小，贴着水面，不住游行往来，其速如飞。这时，禁圈之内，一片晶明，银光一现，宛如一个其大无比的玻璃翠盘，当中放着一粒夜光明珠，在内滚转，银辉四射，光彩晶莹，顿成奇观。邓隐目光，便随着那团银光，来回乱转，全神贯注其上。隔不一会，银光忽然离水而起，直朝天空皓月射去，当时暴长，精芒流照，与皓月争辉。那东西始终不曾兴风作浪，银光以外，并未现出别的怪物，光华也强而不烈，大片湖面，立时闪动起亿万银鳞，万顷清波，竟被映成一片银海。刚看出那银光是一粒宝珠，心疑怪物所喷内丹，乘着月明之夜，吸取月华。正待运用法宝，朝水中观看，那团银光，已冲霄直上，飞入高空。紧跟着，水面上又现出了一粒，色作纯青，冷滟滟的。在湖面上，电也似急，转了几个大圈，倏地离水而起，流星赶月，直朝先那一团银光，激射上去，晃

眼高出云空。在皓月明辉之下，競吐奇光，精芒四射，清丽无伦。同时，目光到处，发现水底，还隐着一个，形似巨蚪，但只两个半身上下，四片蚌壳，连在一起，大约径丈，仿佛连理并生，植立水中，张嘴向上，只把蚌口微露水外，朝上嘘气，才知这两团宝光，乃是巨蚌所孕内丹宝珠，出吸月华。心想这类东西，并不害人，莫非丈夫起什贪心，放着那么猛恶的水怪，不去除害，却费许多心思，夺取宝珠不成。照此行径，即便连日救人，积了一点善功，有此恶念，也全抵消。心正有气，忽听湖这面，水声如雷。

再往停船之处一看，船上真的猪牛，已快被怪物吃完。怪物本就激怒，再发现那两粒宝珠，流星赶月一般，在皓月明辉之下，上下飞舞，也似馋吻大动，一声怒吼，长尾立时带着数十丈高的狂涛，横扫过来。那四条半真半假的法船，连同残余猪牛，全被打得无影无踪。船上埋伏，立被引发，一串连珠霹雳声中，大片雷火，似暴雨一般，朝怪物打到。怪物骤出不意，长尾立被打断，怪物负痛急怒，似知上当。张口一喷，立有大股黑气，将身护住，朝着君山，箭也似急追去。刚达禁圈边上，邓隐早已准备，把手中灵诀一扬，大片禁网，立时反卷过来，似一口大钟将怪物罩在里面。同时那两粒蚌珠，闻得雷声，也似飞星下泻，前后相继，飞射下来。邓隐没料蚌珠，收得如此神速，不顾先除怪物，慌不迭，扬手先一太乙神雷，照准水中巨蚌打去。蚌口丹气，立被神雷震散。

邓隐和道人师徒，立同飞起。那蚌似知中计，待要转身逃遁，其行绝快，已然逃出老远，快要沉入水内。见那两粒蚪珠，流光四射，因丹气已断，浮沉空中，仇敌突自君山现身，朝上飞起，心又不舍，突然现出水上。巨口一张，呼的

一声巨响，立有大股黑气喷出，想要收珠逃走。就这同时发生，一两句话的功夫，随同怪物和蚪口张处，湖面上立时天昏地暗，星月无光，洪水高涌数十丈，宛如地震海啸，万马奔腾，声势十分猛恶。只剩一青一白两团宝光，在黑影中，分外鲜明。紧跟着又是惊天动地一声大震，数十百丈金光雷火，当空爆炸。青白两团宝光立隐。另有一道紫红，直射水中，大片黑烟浓雾，全被震散，似狂风之卷残云，四下飞扬。转眼清光大来，天地重返光明。只水面上狂涛汹涌，无数大小浪头，水山也似，尚自澎湃奔腾，起伏不已。紫光已被邓隐收回。浪花飞舞中，瞥见山前湖水，红了一大片，内有三四片残破的大蚪壳，正往下沉，尚未到底。细一查看，那连理巨蚪，已被紫郢仙剑，斩成四片。另一面，怪物虽被仙法圈禁湖中。无如邓隐，全神贯注那两粒宝珠，又要杀那巨蚌，急切间，顾不过来。一任怪物，在禁圈以内，狂冲乱窜，急得那一带湖水，波浪滔天，水雾蒸腾。君山这面，天色虽转清明，怪物被困之处，大片水面，却是笼罩着一层暗雾，上与天接，湖水和开了锅的蒸笼一样，上面腥雾如山，下面沸腾之声，密如万雷怒鸣，声势越来越猛。滨湖一带，残余房舍，吃浪头一打，雪崩一般，纷纷坍塌，又被冲涮去了一大片。

邓隐收回紫郢仙剑以后，手里拿着两粒新得的宝珠，好似得意忘形，不住把玩，别的全未放在心上。先垢见状，才知丈夫。费了许多心计人力，竟为得此两粒宝珠，不特贪鄙残忍，连此行何事，均非所计，连日虽然救了一些人命，一念之贪，无形中，又造下好些罪孽。明知湖中有一凶恶无比的水怪，事前不知何故，不先除去。虽然连日大水，临水居民，多半逃散，此时也许还有残余在内，即便一人未伤，这等存心，那怕无心之失，也是罪不可逭。想起师长前言，说

丈夫恶根未净，稍犯本性，便多罪孽，刚行道不多日，已是如此，前途何堪设想。正自悲愤，如非天明前，还要帮助当地官绅，救灾合龙。直恨不能当时飞去，向其质问，何故如此丧心病狂，才离自己不多几天，便忘本来。

忽见道人因邓隐拿着宝珠，不住玩弄，暗朝身后徒弟，连使眼色，满脸鄙视之容。待了一会，诡笑说道："邓道友，你宝珠到手大功告成，可喜可贺。但那恶蛟，尚还未除，即便贫道应得之物，不在道友心上，但那恶蛟，现被法力禁住，先前因想借他阻挡老蚌逃路，又为取他内丹，未下杀手，道友只用仙法，将其圈住，不能脱身。此蛟神通颇大，猛恶异常，急怒逃窜之下，不住发威，狂喷丹气，湖中洪水，平空暴涨了好多丈，如非前面一带，地势较高，整座岳州，早被冲去。你看右侧面，只剩那座岳阳楼，尚在水面之上。附近几座楼亭，也只剩了上面半截，未被水淹。就算少时，将怪物杀死，这二次发动的洪水，少说也要四五日，才能退尽。可是灾区，比前数日，还要广泛。今年收成，已谈不到，更不知要丧失多少身家性命。道友曾说；"专为行道修积而来，照此情势，岂不与道友来时本心违背么?"

邓隐闻言，好似听出对方语带讥嘲，两道剑眉，往上斜飞，两目一瞪，正要发作。目光到处，瞥见水势高涨，随着恶蛟凶威暴发，所激起来的腥雾，已快布满大片湖面。立处法台，本来离水，还有一大段。这时，湖水已顺台前山坡，逐渐涌上，洞庭君祠前面一带，已然见水，全山陆地，越发往里缩小。四望天连水，水连天，只剩一座残城，遥峙暗雾洪流之中，好似想起本身使命，面上立现惊容，口喝："妖道休不知好歹，我已答应在先，难道说了不算，我言必践，再如唠叨，你师徒四人，休想活命。"道人见他发怒，似颇害怕，

连忙强陪笑脸，接口答道："道友不可误会，贫道实因洪水太大，恶蛟凶猛，颇具神通，惟恐道友无心之失，万一湖心水眼，全被冲破，湘湖之间，化为泽国，道友便是法力无边，恐也难于补救。故此提醒一声，快将恶蛟除去，免肇巨灾浩劫，功德不小。"

邓隐已然看出水势暴涨，巨灾将成，心中发慌。一面发话，一面已在行法施为，闻言忍不住怒道："这还不是我一时疏忽，受你之愚，事成之后，我再和你算账。"说时，仙法已自发动，人也飞起。先垢见那道人，形貌凶恶，一身邪气，邓隐走后，只是冷笑，守在台上，并不退走，由腰间取出一个长约数寸的葫芦，手挽法诀，全神贯注前面，似在准备应付。邓隐似因闯了大祸，这次形势，却不冒失，为防恶蛟，铤而走险，上来先以全力，施展太清仙法，暗将四边的水禁住，不令往外泛滥。再将法宝取出，暗放湖内，以作镇压，末了隐形飞起，到了恶蛟头上，突然现身，将上面禁网撤去，引使出水。

恶蛟在禁网笼罩之下，左冲右突，本是急怒交加，末了凶威暴发，狂喷丹气，欲以全力，引发洪水，以为泄愤之计。如非左近人民，不该遭此惨劫，恶蛟被困之处，恰将湖眼避开，早已引发空前浩劫。恶蛟也曾想到，上下四外，均被禁法隔断，敌人除想杀他而外，还有别的深意 逃路只有湖眼一处，既可由此穿通地底逃走，又可借此泄愤。无奈邓隐虽然利令智昏，不曾想到那湖眼要地，无意之中，却被隔断，可望而不可及，于是便以全力，朝侧猛冲。

此时湖水已然高涨，再被邓隐二次施展太清仙法一逼，环着恶蛟，成了一个极大的禁圈，当中洪水，被仙法禁制，不能向外狂涌，便朝上面高涌。恶蛟先未留意，后见被困之处，

湖水继长增高，始终不见仇敌影子，料定敌人必有胜算，制他死命。正自惶急，欲逃无路，忽见上空，有了空隙，如换寻常妖邪，定必冒失冲逃，恶蛟却是凶狡异常，看出敌人这半天，不曾下手，只将他禁在当中，不令脱身，这时忽又网开一面，知道不怀好意。先是故作不知，一味向旁狂冲，不往上空逃遁。等到邓隐现身，忽用声东击西之策，故意装着害怕，猛力朝下狂窜，冷不防掉头向上，箭一般，由禁网空处，朝上窜去，轰的一声，那高约数十百丈的一根水柱，首被带起，势甚神速。

邓隐见恶蛟，朝下狂窜，先已铸错，为防恶蛟情急，自毁丹元，或是震破天灵，变化元神逃走，虽用禁网，将其困住，不特未施全力，反因恶蛟身子长大，禁圈广达三数十里，以便恶蛟能有回旋之地，免其绝望自杀。不料因此发动洪水，自知造孽，心已惶急。又见恶蛟，神通甚大，凶猛非常，如再冲破下层禁网，攻入地底逃往湖眼之内，越发投鼠忌器，再要激发祸变，更难收拾。见此情势，更不敢冒失下手，正在为难，一面手提恶蛟，喝骂引逗。不料竟是以退为进，骤出不意，来势又太猛恶，更须防到弄巧成拙，真个被其乘隙逃走，稍一手脚乱，恶蛟早把全力运足，张口便是一股黑气，中杂数十团，拳大碧光，冷不防朝着邓隐，瀑布也似，迎面喷去。

邓隐原知恶蛟所喷丹气，奇毒无比，腹中内丹。共有二十四粒之多，尤为厉害。先因恶蛟未起时，那被禁圈逼成的洪波，已和水山一样。恶蛟逃时，又暗藏毒计，打着拼命主意，一面把腹中内丹，连那奇毒无比的丹气，全数喷将出来，一面却把湖水带起，准备能逃更好。如真不能脱身，便将内丹震破，加增千百倍的水力，多害生灵，以消恶气。

经此一来，随同恶蛟涌起的洪水，直似一根其大无比的冲天水柱，突然暴涌，来势万分猛恶。邓隐见状，越发惊心，想将紫郢仙剑放出，又恐闯祸更大，微一迟疑，就这应变瞬息之间，恶狡的内丹毒气，已迎面喷到。邓隐虽有法宝防身，没想到如此厉害，稍为疏忽，当时机伶伶打了一个冷战。情知不妙，心中一急，不由怒从心起，大喝妖物敢尔。一面行法护身，强忍奇寒，往旁暂避来势，同时，伸手一指，紫郢剑立化一道紫虹，电掣飞出，迎着恶蛟，拦腰一绞，当时斩为两段。

那被恶蛟带起来的水柱，已然高如山岳，孤峰制天，随同向上急涌，吃仙剑一绕，中分为二，前半蛟身，依旧带着一股奇大无比的水柱，朝上飞窜，后半蛟身，立随下半高山一般的水柱，朝下飞堕。湖上本就波涛汹涌，再吃这大一座水山，突然崩塌，往下一压，惊波怒涌，势更险恶，如非当地四外，有那一圈禁网隔断，全湖的水，不知又要高起多少。

邓隐原想恶蛟长于飞腾变化，想诱他离水之后，冷不防发动仙剑，将头斩断，取那内丹，送人践约。不料误中内丹寒毒，忙着逃避，又急于除害，闹得两头不能兼顾。匆忙之中稍缓瞬息，恶蛟逃势太快，竟将制命之处躲过，身虽斩断，神通犹在，负痛急怒之下，看出敌人厉害，已不再作复仇之想，因先前伤敌心切，内丹喷得太猛，随同邓隐逃处，追出老远。等到百忙中，想起此仇难报，再不见机，吃那紫光一绞，保得元神逃遁，均所不能。一面负痛，朝前急窜，一面掉头向左，就着前飞之势，收那内丹。谁知君山上面，还藏有几个敌人，法宝威力，比眼前敌人，还要厉害。又深知他的底细，早已有了准备，正以全神贯注，相机发难，因在仙法掩蔽之下，除却本门中人，休想看出一点丝毫形迹，恶蛟

如何得知。见邓隐飞遁一旁，看神气虽中内丹毒气，人并未倒，恐其又用飞剑追来，更无幸理。百忙中，正以全力回收时，也是恶贯满盈，该当数尽，就此收丹逃走，在强敌明暗夹攻之下，已难脱身。当此性命呼吸，生死关头，仍未忘了害人之念，一面打着逃走之意，一面仍在妄想，随同所到之处，乱发洪水，伤害生灵泄愤。前半身所带起来的水柱，尚有数十百丈一段，始终不舍抛弃，经此一来，成了一心数用，逃起来，自然又差了一些。

这原是转眼间事，三方动作，俱都神速异常，当恶蛟负伤变计，忙着收丹逃遁之际，那二十四粒，带着大蓬黑色丹气的内丹碧光，刚由左侧，舍了邓隐，改往正面回收。忽似有什吸力，将其裹住，往君山那面飞去。恶蛟因是去向相同，逃得又急，开头还未在意，前进之势，又是绝快，跟着那二十四团碧光，与恶蛟逃路成了直线。只顾流星赶月一般，朝着前面急飞，不似往日收发由心，一呼即回。突然警觉，忙运真气，二次以全力回收。觉出那二十四粒内丹，连那经天长虹一般的丹气，暗中竟有一股极大吸力，将其裹住。同时，闻得身后颤声怒喝："无知妖物，速将丹元献上。"回顾敌人，已指先前那道紫光，电驰追来，这才知道不妙，心一惊。忽又听前面有人呼喝，君山上面，道人师徒四人，同时现身，大喝邓道友，你已中了恶蛟寒毒之气，无须动手，由我师徒，代你除害便了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话未说完，人已飞近。那二十四团碧光和大量丹气，立被道人葫芦中所喷出来一股灰白色光气裹住，相隔恶蛟，不过数十丈远近。恶蛟见状，自是情急，正待向前拚命，数十百丈金光雷火和一道紫色长虹，已由当空飞堕，霹雳横飞之中，恶蛟随身水柱，首被击散，紫虹跟踪

飞到，环身一绞，当时绞成粉碎。恶蛟负痛，再一挣扎，身又长大，残尸碎体，纷纷下坠，洒了满空血雨。大片浓雾，被雷震散，月光重又下照，数百亩方圆一片，湖水全都成了红色。那碧光丹气，早被道人，用葫芦收去。

邓隐好似中毒不轻，面色青暗，周身乱抖，勉强驾着遁光，由后追来，听道人那等说法，怒喝妖道："你想全数独吞，莫怪我狠。"先前道人，对于邓隐，本极恭顺，未动手前，无论邓隐词色好坏，老陪着一张笑脸，这时，不知怎的，变恭为踞，闻言诡笑道："你不必如此强横，先前原曾说好，如由你一人下手，自然平分，此时你身中寒毒，自顾尚且不暇，妖物内丹寒毒更重，如何能收得去。你为一念贪心，已造不少罪孽，再被恶蛟逃走，伤害生灵更多。我怕你法力不济，将妖物放逃，或用你那口宝剑，将妖物内丹斩碎，引发寒瘟，罪上加罪。日后回山，受你师长怪罪，身遭惨杀，好心好意，代你全数收下，如何不知好歹。已得了两粒蚌珠，还不知足，妄想逞强欺人。本来不能放你过去，看在你为此事，忙了好几天，总算不无微劳。我老人家，不愿与你一般见识，加以妖物内丹，十分难得，急于回山祭炼，姑且宽容。你自命玄门正宗，行道济世，自应权衡轻重，如何自私自利，一意孤行：日前你也积有不少善功，因这一念贪心，已发现湖中藏有恶蛟，不去除害，又无多高法力，事前不能预防，为想得此两粒蚌珠，无意之中，造此大孽，如非我老人家，念你年幼无知，事前早有准备，好些多是幻景，方才那么猛恶的洪水，必将江汉之间，方圆三千里内，化为一片洪波，这是多大罪孽。方才灾情，虽多幻景，因我法力无边，连那相隔数千里外的人，虽仗法宝查看，也是真伪互见，看不出内有幻相，你这蠢才，更不必说。目前灾难未成，但这恶蛟，所发洪水，仍

甚猛恶，所幸此次，只是无心之恶，一半又为我所诱，不是本心，不过想你知道一点警诫，以戒下次，在我法力预防之下，并未真个丧失生灵，至多将你目前所积善功抵消，尚无大害。以后在外行道，却须时刻想着今夜教训，免蹈覆辙。须知人生万劫难，况你夙孽甚重，全仗努力修为，丝毫不懈，还未必能够有望，何况这等贪鄙残忍。老蚌固该数尽，尤其近数月来，未成气候，便将那两粒雌雄珠，出来炫弄，招灾惹祸，死固当然，于你何仇何恨，本身又非害人之物，他数百年辛苦，好容易炼成此珠，被你夺去，也就罢了，为何还下毒手，将其惨杀，正经修道之士，可有一人，这等凶残。你前途满布荆棘，来日大难，因你强傲好胜，你那心上人，虽然志行高洁，决看不惯这等行为。好在今夜不曾在场，当不使你难堪，你便看他分上，也须自勉。良言已尽于此，信否在你。这大量洪水，经我暗用法力，三百里内，均在禁圈之内，近湖舟船，也经移往远处，未伤一人一物，此时你再细看，当知水势何等浩大。这等洪水，你虽练会九天玄经，本身功力，当还不够，量你也退他不了。率性由我带走，连黄河的水，一起引送入海，使你夫妻，早日完功相见，虽然因人成事，到底也算不少功德。我不愿显露真形，特意幻化出一个满身邪气，面容刁狡的恶人，使你一望而知，是个左道妖邪，你仍利令智昏，可见贪之为害，好自为之，老夫去了。”

话未说完，先垢由宝环中遥望，环着君山一带，三数百里方圆，已换了一片景象。原来湖滨人家房舍仍和初见时一样，不特未被洪流冲倒，水势反到退了好些。离开湖岸，靠近君山那面，水却涌起数十丈高下，宛如湖面上，浮涌着一座平顶大冰山，夜月已自西斜，月光照将上去，通体晶明，银辉四射，顿成奇观。当道人初发话时，邓隐始而满脸怒容，目

射凶光，怒喝妖道，扬手飞出仙剑。道人也未迎敌，只见紫虹，环身飞舞，道人除身形或前或后，不时微微移动而外，依然说个不休。只那三个徒弟，剑光一起，红光微闪，忽全失踪，道人并未丝毫受伤。

邓隐见状，越发暴怒，又用太乙神雷和随身法宝，向前猛攻，已然无用。听到后来，邓隐伎俩已穷，人也醒悟过来，自将飞剑法宝收回。不知怎的，竟和道人，同落君山之上，看神气，似已听出对方语有深意，法力更高，面带惶愧之容，只仍负气，不肯输口。道人也不理他，从容把话说完，遥望着光垢这面，将头微点，叹息了一声，把手一招，一片红霞闪过，当中禁圈，高如山岳的湖水，忽是银河倒泻，向上逆流，化为一片白光，银虹也似，朝高空中飞去。

只见银光闪闪，映月流辉，带着轰轰发发之声，破空直上，横空穿云而渡，那大一片湖水，不消半盏茶时，竟自去尽，当中水山一消，四面湖水，重又平匀。这一来，连原有的水，也被带走了不少，湖边已现浅滩，临水人家的墙基，也有不少出现。红霞一闪即隐，道人也自不见，那三个徒弟，终未再现。仰望空中，只剩一道银光，宛如龙蛇摆尾，摇曳空中，晃眼穿入东南方密云层内，便无踪影。邓隐连愧带急，已面无人色，呆在当地，仰望高空，做声不得。

第十六回　力挽狂澜巧遇异人飞幻影　心忧前路独寻古庙访真情

光垢见此情景，自然连气带急，心中悲苦。本想发作，细一寻思，道人所说的话，均似含有深意，那法力之高，更是出奇。听口气，不特邓隐，被他随意玩弄，视若童婴，连自

己在数千里外的行动心意，均被看出。所设幻景，竟和真的一般，虽用法宝查看，事前仍未看出。暗忖此人对于邓隐，好似借此警诫，全是善意。那一身邪气，后来不见，果如所言，有心装扮左道妖邪，并非本相。但那行时所施法力，颇似旁门中，倒海移山的家数。尤其那片红霞，深红如血，也不像是真正玄门正宗。照他行为，固非邪恶一流，偏又把那二十四粒恶蛟的内丹，连同那么寒毒的丹气收去做什？越想越怪，推测不出是何来历。丈夫这等心性为人，如何放心？听道人口风，暗示自己，最好装着不知，免其羞恼成怒，更易激发恶性，又是有害。心中难受，懒得再看下去，见天将明，刚将宝环收起，想等事完再看，正想道人，还要来收这大量黄水，也许能够见面，向其探询。忽听邓隐传声，上来便拿话试探，问旡垢现在何处？后来问出旡垢，仍在黄河边上救灾，不曾他往，重又说起洞庭水势已消，还要救济灾民，请旡垢不必往寻，就在当地等候，事完即来相会。

旡垢因奉二姊指教，始终未将宝环妙用，全数传授，知其因听道人之言，疑心自己前往洞庭暗中观查，故用传声询问，不知他那丑态和贪鄙凶残之行，已全看去，想是所中寒毒，尚还未愈，想等愈后来会，回忆前情，故意慰勉了几句。邓隐以为爱妻尚不知情，便放了心。旡垢由此多了一层戒心，觉着丈夫恶根难尽，果如二姊所言，丝毫疏忽不得，决计等黄河水退以后，另谋善策。一面逐处小心，随时劝诫，真要不能挽救，也是无法。悲愤过甚，次早救灾合龙，事情又忙，心想丈夫事情已完，日内必要来会；想起前事，十分痛心，未再取环查看。这一心冷负气，稍为疏忽，暗中又生枝节，如非这次修积善功，上邀天眷，得一前辈仙人垂青，随时加以救助，化险为夷，几为邓隐所误。这且不提，旡垢因听道人

说有引走黄水之言，第二日起，本定帮同当地官绅，用法力合拢，相助堵那决口，一面暗中留意，并向人民暗中打听，有无发现这类道人。

这时，旡垢往来黄河上下游，已有两个多月。始而化装贫女，暗中行善，把昔年变卖家中田业的金银，以及长次二姊，前在人间行道，托人代其营商，专备他年行善之用，所积资财，用法力运往当地，兴办善堂，救助贫苦无衣无食之人。主持的人，虽是旡垢暗中约请出来，以前得过旡垢救命之恩的一些地方上公正绅耆，无如灾区太广，蔓延千里，旡垢孤身女子，貌又绝美，所至之处，不是起死回生，转祸为福，便是挥手万金，毫无吝色，日子一久，终于传说出去，都当他活菩萨看待，后连官府，也被惊动。

旡垢见隐不住，率性出面主持。一面向众声言，身是富家之女，父母双亡，从小好道，发有善愿，因闻黄河水灾，特地变卖家财，来襄善举，自来俭朴，衣饰无华，并非故意乔装，除会一点武功外，并无过人之处，事完却去，无须听信谣言，以免互相传说，捏造神奇，使官府误会妖言，生出事来，使我为善不终，彼此不便。一般人民，均觉旡垢，孤身少女，平日住在几处荒山破庙，和当地士绅所设善棚之内，随身共只一个小包，从不背人。往往同一天内，往来千里之内，办起灾来，无论要用多少银钱，隔上一天，便可筹集，这还说是士绅们，对他信服，易于劝募。最奇是，那刻不容缓的赈粮，说要多少，头天说话，次早便有粮船送来，土人多知地理，旡垢这些粮船，原以仙法催舟，水遁运来，一任掩饰多好，所经之处，不是逆水行舟，就是途中隔有好些陆地坡陀，土人眼里，自瞒不过。何况水灾之后，病疫丛生，旡垢又在暗用仙法灵丹，到处救治，人数太多，几头乱赶，匆忙

中，更易露出马脚。受他恩惠的人，不知多少，多曾目睹灵奇，口紧的人还好，有那爱说话的，当时虽经告诫，日子稍多，便忍不住，先还恐怕仙人见怪，只向亲友近人，略露一点口风。后见仙人，温良仁慈，每有违背，多是好言劝说，从无疾声厉色，胆子渐大。听话的人，又和对方一样，受过仙人好处，互相应证，各加渲染，说得旡垢，越发成了天上神仙。最后迫得旡垢，亲自出头，也由于此。

旡垢见行藏泄漏，名望越来越大，连那未受水灾区域的人民，均不远千里，扶老携幼，来请治病。救人的事，虽所心愿，无如行迹招遥太甚，愚民无知，谣言四起，既恐生事，又恐引起对头注意，或将强敌引来。再说这类行径，也违本门教规，虽然事出不意，情非得已，到底害处太多。心本愁急，恨不能当时大功告成，悄悄遁走，才对心事。偏巧治水救民，许多奇迹，沿途官府，多被惊动。

这时上流几处决口，已经堵好，只汴梁附近，有一处大决口，尚未合拢。旡垢一面暗助官民，筑堤合拢，一面行法，疏导黄水，一面更须放赈，暗中飞行各地，救助灾民，医治伤病。本就忙得不堪，自从学会九天玄经，法力虽高，无如出山不久，初当大任，知道黄河之水，发源昆仑，绵延四五千里，涨落无常，久为国家大害，事关天数，不是人力所能挽回。心中横有成见，一见水势，如此浩大，而上流头决口，经自己仙法，堵住以后，水势越发猛恶，浊流滚滚，自上流头，挟着大量泥沙，带着轰轰发发之声，宛如万马千军，崩山倒海，奔迅而来。瞬息千里，所过之处，往往大片堤岸，整座高崖，吃那浪头，略一冲涮，当时雪崩也似，一卷就是数十里一大片。水力再要稍大，冲出一条决口，前浪刚过，后浪又来，那缺口初现时，只有三数尺大小，最小时，才只尺

许，上来一条小裂口，水由口内汩汩缓入，转眼之间，两边土壁，狂泻怒奔，纷纷消溶，狂涛恶浪，乘隙冲进，当时加大，惊波怒涌，势如雷电。决口一成，休说再用人力堵塞，便是一匹快马，相隔稍近，也休想逃得性命。浪头好似万马奔腾而来，所过之处，无论人畜田舍，全被卷去，平地水深数丈，泛滥开来，成了灾区。

最厉害是，当年水势特猛，这类决口，时有发现，这里刚刚堵好，那里又冲决了好几条。先垢看出厉害，为恐操之过急，以邻为壑，不得不加仔细。由上流头，施展禁制，逐渐防堵下去，仗着心思细密，应变神速不畏劳苦，在稳扎稳打之下，虽然未多枝节，日子却延长了不少天。末了这一段，为了无法韬晦，仔细盘算，率性公然出面，与官民相见，使知自己，不过是个热心好善，略知武艺的富家女子，并无神奇过人之处，以息浮言，而免猜疑，等到事情一完，立时高飞远别。

不料这一出面，又引出两个纠缠，均是皇室宗亲，贵人之子，一名赵显，一名张潼，见先垢虽是贫女装束，因其天性喜洁，又美如天仙，只管荆钗裙布，依旧光艳照人，全都动了色心，百计逢迎媚献，纠缠不已。先垢虽然厌恶，为了救人心切，而这两人，又是皇亲国戚，具有势力，偶须人力财力之时，有此两人出场，方便得多，只得虚与委蛇，于从容谈笑之中，隐寓凛不可犯之容。好在两个凡人，又把先垢，奉若神仙，只管爱慕已极，见其艳如桃李，冷若冰霜，除一味巴结奉承而外，并不敢丝毫现出轻薄之相，也就听之，这些原因，先垢全都烦心。又想昨夜所见道人，行动诡异，对于丈夫将来结果，似已前知，为此求见之心甚急，断定当日必来，偏是寻访不见，正值合拢吉期，须往主持。那两皇室

贵介，本欲以香花彩舆，亲自迎送。旡垢坚持不许，说是时至必来，相助但不许再有招摇，否则有害。说罢，独自溜走，隐了身形，前往拢口附近堤岸上查看，就便寻访昨夜道人踪迹。

那合拢之处，水势万分险恶，如是寻常人力，决无成功之望。旡垢因听一老河工说，当地名为双拢套，形势十分巧妙，如将此处堤防筑成，只能合拢，纵不永绝后患，也可保得一二百年太平。这时水势，万分险恶，所修堤岸，随时皆有坍塌之虑，风浪稍大，岸上数千民工，立被狂流卷去，端的危机一发，终日皆有生命危险。以前官府，也知当地形势重要，修成以后，可免好些后患，无如几次兴工，不是平空坍塌，便是水流太急，无法下手，治河民夫，不知葬送多少，终未成功。这还是在平日，何况洪水怒涌之际，自更束手无策。这次，全仗人民信赖旡垢，个个卖命，旡垢经那老河工指点，计虑周详，法力又高，一上来，便用太清禁制，暗中行法，在拢口前面，把水挡住，不令洪流朝岸猛冲，再集合民夫，日夜抢修。众人在仙法暗助之下，都觉力健身轻，下手容易，如见恶浪奔腾，山崩一般，横扫过来，挨近河堤，便似被什东西挡住，只管浪花飞舞，声如雷轰，连泥沙也未掉下一块，自更兴高采烈，奋身当先不消两三日，便把数十里长，一道河堤，连那龙口，一齐建好。

旡垢知道自己，按照老河工指点，大功已成，合龙典礼，不过掩饰行藏的，例有文章，吉时一至，手到成功，并未放在心上。在离申时还早，便顺着河岸，观查过去，见那一带河堤，虽已筑成，河中依旧黄流汹涌，骇浪滔滔，虽经自己，连用仙法，防御疏导，两岸低凹之处，仍是水光接天，尚还不曾退尽，照此情势，只和前半月一样，再有一两条决口，千

里内外，又成泽国，不知又费多少心力，才能退去。同时，发现当日水势，大得出奇，那浪头遥望过去，日光之下，只是天边一条白痕，隐闻轰雷之声，晃眼加大，和小山一般，由身前带着上流头冲下来的破船断树，电驶而过，瞬息之间已驶出数十百里之外。有时浪头之后，水面上卷起好些漩涡，最大的，竟有数亩方圆，其深数丈，中成一洞，滚滚黄流，顺着漩涡边上驶过，各不相犯。冥然上流头，涌来一个大浪头，山崩也似，朝漩涡上压到，水势立时往上狂涌，起伏之间，一低一昂，竟达数十丈高下，当时化为无数互相急转的大小漩涡，带着无数水泡，星飞电转，顺流而下。这类恶浪急漩，一个催着一个，来之不已。遥望下流百里以外的，两边崖岸，又有好些地方，吃洪水冲涮去了一大片，比往日形势格外险恶。恐又冲出决口，伤害生灵，心中惊疑，忙纵遁光，往下流头隐形赶去。

细一查看，那一带为了堤高土厚，虽然未现决口，就这前后片刻之间，两边河岸，已被洪水冲宽了好些地方，只得暗施仙法，沿途防御过去。正想近日连经行法防护，水已疏导好些，以为完工在即，不料今日水势虽未成灾，但比初来时，还更猛恶，来日可虑，何时才能成功离去。心正发愁，忽听身后，有人呻吟。循声一看，乃是一个中年矮瘦贫女，躺在土崖后面，不住低呻。无垢见那贫女所穿衣服，和自己一般无二，也是那样浆洗清洁，先未留意，料是有什疾苦。近前笑问："这里三面皆水，只一面是土崖堤岸，姊姊因何至此，可有什病痛，要我帮助你么？"话未说完，中年贫女，本来倚坐崖凹之内，呻吟不已，见了人来，并未理睬。闻言，突把怪眼一翻，冷笑道："你这人好没道理，你说三面皆水，仿佛不应来此，你也是人，那是怎么来的，素昧平生，怎知我有

病痛，这等大水，泥菩萨过江，自顾不暇，还要管人闲事么?”无垢说时已然想到，当地三面水围，只靠河堤一面陆地，上下游除来路一面，二三百里以内，并无可通之路，此女如何飞渡。照例黄水一泛，两边堤岸，随时皆有崩塌之虑，除开河工，谁也不敢由此通行往来。此女身如此整洁，不见丝毫湿污之痕。最奇是所穿衣服，竟和自己一样，连自己故意作破补之痕，俱都相同，事情哪有如此巧合。念头一转，已然心动，再听这等说法，越发生疑。加以平日性情温婉，丝毫不以为忤，觉着自己在此，往来行道，已有多日，远近人民，差不多全来见过，众口宣传，谁都把我当着神仙，此女家住在此，不会不知。看神气，又似身在危难之中，好好问他，为何恶声相问。便笑答道：“姊姊莫见怪，我因今日合拢，吉时未至，发现水势太大，惟恐少时，又生灾变，并想寻一身材矮瘦的道人，打听一事。行至此间，闻得姊姊呻吟，好意请问，何必动怒。”

贫女冷笑道：“你这人怎分得出贤愚好歹，我还有事，懒得和你多说，既发善愿，不问险阻艰难，均应勉力而为，想要救人，又怕事难，想人帮忙，也不问那是什么来路，此举有何用意？等到吃亏，就来不及了。”无垢本疑对方，不是常人，一听所说，分明尽知细底来意。再一注视，看那贫女，貌相奇古，二目神光炯炯，睁合之间，隐蕴威棱。想起昨夜之事，猛触灵机，忙下拜道：“道长尊姓，如有见教，何妨明示，后辈虽然年轻道浅，此举却关系千万生灵安危。近一月来，费了不少心力，好容易有了两分指望，不料今日水势，忽转猛恶。昨夜又发现一件奇事，诸多疑虑，道长如是有为而来，还望指点迷途，完成善举，免得生灵遭此大劫，功德无量。”

贫女本来神情甚傲，闻言忽转笑容道：“无怪陈仙子，说

你可爱；果然不差。前言故意相戏，请勿介怀，你我平辈之交，不过比你痴长几岁，无须太谦，请坐一谈。”旡垢听出对方，与女仙陈紫芹相识，心中大喜，方要请问姓名，贫女面容忽变，低喝三妹禁声。说罢，扬手飞起一片淡微微的霞影，在日光之上，一闪不见。随笑说道：“我已加了一层禁制，任他邪法多高，也难查见我们形迹了，说来话长，事情紧急，必须在此片刻之间，将其办完，请作旁观，无论见什么事，不可开口。”旡垢方答遵命，猛瞥见对面河堤上，现出一人，相貌身材，和所着衣服，均和自己一样。又在当地徘徊了一阵，目注河中洪水，面带愁容，又在当地徘徊了一阵，忽纵遁光，往下流头飞去。

跟着，便有三人，自空飞堕，两高一矮，内中一人，手持一镜，落到地上，朝前看了看，说道：“想不到此女飞遁，如此神速，这等急追，还是慢了一步。”矮的笑道：“这不过事情凑巧，我们下手虽快，他恰飞起，先后相差，被他漏网。他在此事情未完，又没想到有人暗算，任他飞遁多快，早晚将他心神摄走，何必多虑。”话刚说完，前人忙道：“此女已去而复转，这次又是现身飞行，容易下手快些迎上。”说时，前见幻影，已自回飞。对岸三人，一个手持一面三角金镜，一个手持一面血光隐隐的法牌，正同飞身迎上，幻影忽然不见。

三妖人扑了个空，持镜乱照了一阵，重又落向身旁不远，土坡之上，面带失望之容。矮子气道：“我们明见此女飞来，刚迎上去，身形忽隐，连用宝镜四面查照，并无人影现出，事情哪有如此巧法？方才接到传音，老头子恐要来此作梗，下手越快越好，否则，无法复命，那就糟了。”高的一个答道：“我想老头子怎会帮助对头，方才传音，只说事情难料，并非指定要来，为想留住此女，已将黄水加大了两倍，少时如其无

功，率性闹个大的，到看此女能有多高法力退此洪水。”话未说完，贫女突然起立，伸手朝前一指，前见幻影，忽又在二女身前崖上出现。

三妖人见状，立时猛扑过来，一个将镜一晃，一个将法牌照了一下。旡垢见那幻影宛如自己化身。三妖人猛起暗算，竟如未觉，略一观望，打了一个寒噤，面现惊疑之容，突往上流飞去，这才看出，三妖人也是隐形而来，只不知自己如何能够看出。方低声询问，内一妖人笑道：“且喜大功告成，莫要老头子真在此时飞来，被他撞上，好些不便，还是走罢。”贫女微微冷笑了一声，将手一指，又是一片霞影闪过。三妖人似知入了陷井，同声怒喝：“何人暗算？”各把手一扬，立有大片金刀血焰电驰飞起，霞影早已不见。妖人却似被什么东西四外围困，往中心收拢，先还乱发血焰妖光，四下飞舞，左冲右突，后来越迫越紧，无形中似有一片禁网，将其罩住，无法挣扎，末了竟挤成一堆，连手脚都似绑紧，分毫不能转动，口也张而不闭，一句话说不出来。

贫女笑对旡垢道：“我先教这三个妖孽现世受罪，扫扫老鬼脸皮，底下还有事呢？”话还未了，二次把手一扬，三妖人忽全吊向空中，不见踪影。旡垢刚想起合拢时期已至，须往主持，忽见一道红光，其赤如血，自空下射，一闪不见，跟着，现出一个红衣老人，落在面前，面带微笑，手挽法诀，朝河一指，立有两股手指粗细的黄水，由河中飞起，其疾如箭，朝老人两袖之中飞去。看去不大，势决猛急，隐闻天风海涛起自袖内，声细而急，仿佛置身千里外，隐闻海啸波涛之声。心方奇怪，老人朝上流头微一凝望，面上忽现怒容，叹息了一声，手挽灵诀朝上一扬，嘴皮连动了一阵，好似与人争论神情，跟着黄水暴落，水势竟小了许多，同时又闻上流头众

声呐喊、人民欢呼之声，随风吹到。想起身有宝环，何不取视，连忙取出一看，上流龙口已自合拢，前见幻影，正受人民香花礼拜，欢声雷动。才知那幻影，不特愚弄妖人，并还作了替身，主持合拢盛典，与真人无异，料是贫女暗中施为，心正敬佩。老人忽然转身笑道："辛道友，无须卖弄，老夫尘孽一完，终须证果，已非昔年故态，决不与你一般见识。你自身隐起，却把这三个孽障悬空示众，以为扫我脸皮，不知此举与有失出家人的襟度，徒显小气，有什意思？如真不忘前嫌，定要与我为难，现往邛崃山中候教，当为道友引见一位朋友。此举并非恶意，去否听便。这三个孽障，我自带走如何？"说时，贫女目注老人，满脸怒容，好似听完就要发难神气。不料老人行动万分神速，末两句话，才一出口，扬手一片，中杂万朵金花的血光，电射而起，朝空一闪，三妖人立时现身。通身已被前见霞影网紧，不知怎的，突然松开，带着满脸惊惧之容朝前飞去。那片霞影，也未残破，却朝崖后飞来，贫女刚伸手接住。霹雳一声，红光满地，连老人带三妖人，全数无踪。

贫女大怒，匆匆回顾旡垢道，黄水已平，三妹几乎被人暗算，大功已成，下余无关宏旨，不必再留，以后行道更要小心，过日我再寻你细谈。这老鬼实在可恨，我如不往赴约，还当怕他。行再相见，我走了。"

旡垢还想询问姓名，一片霞影一闪，人已不见。见洪水已退，连两岸泛滥之处均全干涸，好生欢喜。遥闻人民欢呼之声，热烈非常，忙即隐形赶去。还未到达，便见张潼赵显两个贵介，正用笙歌鼓乐，彩仗车马，迎了自己幻影刚刚起身。暗一查听，才知合拢以前，洪水暴涨，自己久不见到，官绅人民正在愁急，幻影忽然自行飞堕，把手一挥，不等人民

动手，先准备的土袋、木桩、柳枝、石块等合龙之物，纷纷自行飞起，一串轻雷过处，当时合龙，大功告成。屴垢行道月余，只在暗中修积，似当日这样空中飞降、大显神通，尚是初次。当时欢声雷动，官民人等一起拜倒在地。赵张二贵介，见这次仙人自空飞临，合龙以后，虽然不多开口，人更明艳，满脸笑容，不似以前冰冷神态。请其赴宴，也未拒绝，越发喜出望外，始而争作主人，几乎动武，后才约定，各备彩仗车马，任凭仙人选用。仙人原是那中年贫女的仙法妙用，经其一邀，忻然登车，迳被张潼接去。赵显空自愤急，不敢发作，自带家将，借着作客陪宴，一路前呼后拥而去。

屴垢暗忖，那中年贫女必是一位法力极高的女仙，昨夜道人原说故意幻化，红衣老人也许是他本相，践言收水而来，且喜水灾已平，自己所留金银，连同各地富绅，所捐助的银米，已差不多放完。幻影被二恶少接走，难得有此替身，何不乘机回转嵩山，等丈夫寻来，使其扑一个空，就便使知修积不易。丈夫不见自己，定必传声相询，再令往会，借此闲暇，补做一点功课，岂不也好。主意打定，也未现形，迳往嵩山飞去。

彼时嵩岳只是帝王祭天之所，仅有一座少林寺和几处古迹，山径崎岖，景物虽然灵秀，极少人迹；太室少室两峰，形势更险。自来樵采足迹之所不至。屴垢和邓隐，每次聚会，便在少室山顶，向阳崖洞之内，共分上下两层，只有八九间石室，有的还有怪石阻隔，无法通行。屴垢爱好天然，性喜清洁，自将洞府选定，便施法力，匠心独运，布置得上下两洞，净无纤尘。又把卧眉峰故居和用具物品，移来了好些，所有洞室均经开通，再点起几盏明灯。内里光明如昼。外面高出

群峰，旷观宇宙，临风振衣，气象万千。新居布成，二人共总住了不多两天，便即分手。二次重来，因此次救灾连遇高人，越觉自己功力不够，生了戒心，才一回山，便忙着用功。对于邓隐，心又凉了许多，一直不曾用宝环查看。

隔了十来天，忽听传声，询问人在何处，听出语声匆迫，刚答，人已回山多日，再由环中查看，见邓隐人已清瘦许多，似是大病初愈情景。人在黄河南岸，与自己相识的富绅家中，独坐房内，面有愤急之容。闻言惊喜交集，答以立时飞回，见面再谈。两地相隔，本不甚远，不消多时，人便回转。见面一谈，邓隐推说："前在洞庭降妖，虽把恶蛟除去，但在斩蛟时，稍为疏忽，中了一口邪气，身受寒毒颇重。第二早事完想会先垢，赶往黄河，水灾已平。听说人被恶少接去，暗中赶往，人已无踪。飞到黄河边上，人忽病倒，幸蒙当地富绅救往家中。问知先垢丈夫，敬若天神，屡想用宝环传声，询问下落，均因元气受伤，虽于行法运用。延至今夜，人渐复原，方始问出下落等语。

先垢听出好些语病，料有虚言，也未点破，只在暗中留意，先留邓隐，同在嵩山修炼，见其复原甚快，越生疑心，细一查看，仍是纯阳之体，才略放心。只不知这十多天的耽搁，所为何事，不便明问，久意想往湖湘洞庭一带查访，并向养病人家盘问真象，是否在彼遇救耽延。以他法力而论，并非寻常，身旁又带有好些灵丹，身中寒毒并不甚重，如何回时这等狼狈。连玉环传声都难应用，无奈勤于修为，双方约定，每次飞寻各省回来，这两三月内再出行道，便须同在一起，其势不能单独先往，一直闷在心里。这日故意拿话试探，说日内同出行道，准备先往湖湘一带，游完洞庭，再转湖口，就便转到嘉陵江，通行巫峡，去往西南诸省，访求民间疾苦。话

未说完，瞥见邓隐，面色微微一变，跟着设词劝阻，力言湖湘一带，前月曾经去过，都是鱼米之乡，民殷物阜，风俗淳美，我们忙着修积善功，无心游玩风景，如说就便登临，别省也多名山大川，何必要由洞庭湖湘经过，专作游览，无什善功可积，岂不多此一行？先垢闻言，越知内有文章，当时无话，暗中却打了非去不可的主意，表面答应，一字不提。

又过了些日，先垢忽然提起："上次双方发现水灾，均出意外，可惜这一双宝环，仅凭心念所注之处，才能查看，不能及远，用时颇耗元气。否则，以此远查天下，万千里内，了如指掌，无论人间，有何疾苦灾害，当时便可赶去，岂不省事得多。我们本定每隔三月，游行一次，为了救灾和回山耽搁，已经过两月光阴，彼此前生孽重，非多积善功不能化解。此去如用步行，沿途留连，觑便行道，能有多大修积，好在来日方长，莫如暂时仍用前法，分道飞寻，等到积上两次大功德，再往民间访查，以免延误，你看如何？否则，仍照日前所谈，同往洞庭君山一游也好。"邓隐虽然不愿，无奈心中有病，惟恐先垢坚持往游洞庭，一个不巧，发现自己恶迹，或是生出事来，只得应了。

行时，邓隐恐先垢，单独绕往洞庭，事更不妙，正想设词分路，先垢知他心意，已先开口，借防魔女侵害为由，仍照第一次的走法，邓隐自合心意。先垢料准邓隐必有背人之事，只为心中气愤，不曾查看。事已过去，不便明言探问，想借双方分途飞巡之时，暗中访查，再谋补救，主意原打得好，偏生关心过切，下手太急，以为邓隐这次先往江浙闽海一带，绕到滇黔诸省，再由四川沿江而下，经湘鄂入豫，回到嵩山会合。如过洞庭，还有不少时日，急于查知真象，邓隐一走，第二日，便改道往洞庭飞去，只顾访查丈夫劣迹。一到岳州，

便向湖滨居民打听，前两月发生水灾，人民所受损害和水退时情景，有无这样一个少年，相助救灾，为人医病，忘了先去邓隐养病寄居的富绅家中查询。又因每日忙着访问，寄身之处，多是民家旅舍，不便取环查看，不由又走错了一步。

其实，邓隐在洞庭三湘救灾之时，因不似先垢那样隐秘形迹，比时湖中因有妖物，兴风作浪，时常伤人，打破行舟，水势又大。邓隐发现湖舟失事，立时往援，往往飞行时，连遁光也不隐去，常现灵迹，不避俗人耳目，又和恶蛟，斗了一次，湖滨灾民船夫，好些目睹。后来发现道人师徒，隐居君山洞庭神祠之内，神情诡祟看出身有邪气，心疑妖人闹鬼，向其喝问。道人说："邓隐前夜所见，两团宝光，乃是两粒蚪珠，如能得到，妙用无穷，并可炼成道家第二元神。只是湖中有一恶蛟，本来被一仙人，禁闭湖底水洞之内。近年禁制失效，脱困而出，每日觑觎老蚌明珠，仗着神通变化，百计夺取。老蚌原有数百年道行，近以气候将成，每当风日晴美，月明之夜，必要现出湖面，将所炼内丹宝珠，喷向空中，吸取月华。苦于恶蛟追逐不舍，又知老蚌，想要乘潮入海，一面用腹中丹气，将湖口出路闭住，一面发动洪水，引诱老蚌逃走，自投罗网。谁知老蚌，也颇机警，虽因气候将成的要紧关头，急于吸取月华，但其行动神速，出没无常，恶蛟用尽心力，始终擒他不住，双方现正相持。恶蛟知道老蚌，不久成了气候，不必经由水口，也能自飞入海，越发情急。这几日来，湖水更加暴涨，便由于此，你如先除恶蛟，那蚌当时逃走，虽不似恶蛟那等猛恶，所过之处，江湖的水，也要涨起不少，甚或伤害人畜，都在意中。如能仗你师傅仙法，在君山设一法坛，外用仙法掩蔽，一面借着恶蛟之力，挡住湖

口出路，使老蚌无法飞渡，再施法力，幻出我师徒四人，上设猪牛，装作行法除害，与之想持，老蚌此时，必要喷那宝珠，吸收月华，便可冷不妨，将珠夺下。此时，恶蛟已被禁网困住，见蚌珠飞起，明知未必能够到手，仍然不舍，只往君山这面追来。你那禁网，也自发动，将其困住。乘此时机，夺了宝珠，再往除害，必可成功。但那恶蛟，颇具神通，急怒之下，定发洪水为害，你法力虽高，难于兼顾，禁网如小，又恐其铤而走险，须用缓兵之计，稍为困住，取珠以后，再行现身诱敌，引其出水，方可除去，否则，难免引发巨灾，或是被其逃走，丝毫疏忽不得。还有两粒蚌珠，本应为我所得，现已相让，事成之后，恶蛟腹中丹气和一粒内丹，却须助我，将其收去，算是彼此平分，你看如何?”

邓隐不知道人，乃是一位法力极高的异人，故意化作左道妖邪，有意戏弄，并加警诫，事前原经约定，一时利令志昏，中了圈套。后来一段，无垢虽曾眼见，因那大量洪水，均被道人，预先行法禁制，后又将水引走，不特未伤生灵，水势反被退去。邓隐以前所为，均是救人之事，无垢不特访问不出他的劣迹，并还到处歌功颂德，众口一词，说邓隐是位天上神仙，下凡救世，遇救的人甚多，往往危机瞬息之际，突驾一道紫色长虹飞来，将人救起。受伤的人，只不断气，或是刚死不久，仙人一到，立可起死回生。又常施舍金银，救济灾民，只不大与人说话，独往独来，也不肯与官府绅商相见，无事谁也寻他不到，除却被困水中的灾民，有二三百人，被具救往陆地，加以周济而外，湖中舟船，只一被浪打翻，不消片刻，定必飞降。仅有一次，湖上忽起狂风恶浪，大小数十条商船，全被打翻。同时，湖中现出一条身长百余丈的水怪。仙人虽然急飞而至，因和水怪恶斗，不能兼顾，伤了好

些人命，水怪却是受伤逃走。事后仙人只将人救起一半，气得脸都变色，吩咐三日之内，上下游舟船，均须远避，不可通行，在此三日之内，不将水怪除去，誓不为人。

到了第二日半夜，人民均往岳阳楼和岳州城上，向前遥望，到了半夜，湖上忽起浓雾，又见一青一白，两团明光，在雾影中，闪动飞舞。跟着，便听雷声大震，微见雷电乱闪，隐现雾影之中，别的什么也看不见。候到天明，别无异状，湖水忽连附近所淹之处的，大片洪水，全数退去，现出陆地田园，仙人已不见踪迹。过了几天，湖中老是风平浪静，试探着，行舟来往，果然无事，由此回复原状。仙人却未再来。后来发现一颗斩碎了的怪头，怪身却不知去向，俱料仙人除害之后，飞走上天。人民感他恩德，禀明官府，在洞庭神祠之内，塑了仙人神像，开光才不多天，大有灵应，香火甚盛等语。

无垢见所问的人，多是这等说法，暗忖丈夫所得宝珠，并未被那人收回，嵩山见面，就说前事亏心，不肯吐露，那两粒宝珠，如何遍寻不见？当中这一二十天，是往何处？如是次日去往黄河寻我，断无不过之理，岂非可疑，难道果如所言，真个是在人家养伤不成？心终不放，又去君山查访。在洞庭君祠，遇一道童，连经盘诘，才说除妖前二日，有一道人，带了三个徒弟，前往寄居。跟着，仙人寻来，始而声色俱厉，怒骂那师徒四人，是左道妖邪，后来不知怎的，说成朋友。仙人随令庙中人等，不可外出，一同去往庙前，由此不见。当夜月色甚好，风浪平静，半夜忽起浓雾。天明后，仙人重来庙中，说水怪已除，洪水已退，只中了妖物一点寒毒，须在庙中，避人静养，除却有一同伴，是个美貌贫女，如其来访速往告知，此外谁也不见，如向外人泄漏，每日必有危

害等语，先说要住七天，每日闭门打坐，门坚如钢，谁也无法进去。第三日，忽有两男女幼童，到庙中转了一转，也未往偏院走动，双方并未相见，因来人外方口音，去时是往后山，由此未见踪影，也许事情巧合。第四日早起，观主知他仙人，每日必往参拜。哪知房门大开，仙人不见，由此便未再见。本来不敢泄漏，因见旡垢，与仙人所说同伴女友，貌相装束，全都一样，故此明言，中间一段，和沿途所闻，一般无二。一问中毒以后情景，答以脸色微青，双手微抖。第二日前往偷看，正在打坐，只身上有两团青白明光外映，人已复原。

旡垢闻言，料定丈夫，决非次早赶往黄河，听口气，分明想用本门太清仙法，坐上七日，再行回山相见，不知中途何往。所去那家，料已受过叮嘱，便往询问，未必肯说实话。蚌珠宝光，既然隔衣外映，肉眼均能看出，如何隐藏？自己竟未发现，越想越疑，偏访不出来踪去迹，人民多信神鬼，往往张大其词，途中所闻，好些均非事实。那男女幼童，既未见面。料是过路富贵人家子女来此游山，也许船泊山后，故未走出。丈夫恰在次早失踪，致生误解，也就忽略过去。一心一意，急于探查丈夫以前经过。凡那道童，把自己认为和丈夫一样，天仙下凡，苦苦求拜，纠缠不去，心想当地决问不出。这才赶往黄河左近的相识富绅家中，向其探询。途中访问耽搁，已耽延了四五天。

富绅黄春，人甚正直，旡垢曾在水灾时，救过他的全家，十分感恩，家中供有神位，见其寻来，惊喜交集，连忙请至内室，问知来意，想了又想，悄声说道："本来我奉男女双方之命，不应明言，无如受恩深重，恩仙又问得如此着重，事情必关紧要，说不得只好拚着受害，说了出来，但盼那女的

是真走，不被知觉，就无妨了。”无垢大惊问故，黄春答说，当无垢幻影被张潼接往家中，到了席上，想是张赵两恶少失礼，仙人忽然不见，为此双方还起争斗，经一大官劝解，派了手下家将，到处搜寻女仙踪迹。过了七八天，忽一美少年寻来，途中听人说起，两恶少曾经调戏女仙，以致仙人一怒而去，平日行为，又太强横，少年闻言，本就有气，正赶两恶少经过，向众声言，谁要寻到治河女仙下落，前往报信，千金重赏，知情不告，全家杀死。少年上前责问：“两恶少何等凶横？”立命家将，擒来打死。少年把手一指，所有人等全都定住，言动不得，随向人民，数说两恶少的罪状。说完，飞起一道紫色电光，将两恶少杀死，并将随行家将的头发眉毛，全数扫光。自称仙人邓隐，乃女仙丈夫，因愤恶少无礼，故加诛戮，加以人民泄愤，便连他父母全家杀死。说罢，腾空飞去，黄春恰巧在场，满拟仙人已然上天。苦主得信，也未敢拿人民出气。正觉天道好还，次早偶在门前闲立，少年仙人，忽然满脸愤容，匆匆走来，黄春因是恩人丈夫，连忙行礼，引往家中，邓隐也未推辞，只说对头在后，就要追来，请备一间静室，暂时躲避。并命一人，在外守候，如见一少年美貌女子，走来询问，只说人到此地，忽化紫光飞走，不可泄漏真情。

黄春情知事非小可，感恩心重，依旧如言行事，果有一美貌少女，向门前佃工询问，红光一闪，忽然不见。邓隐在黄家，打了几天坐，才见复原，因知黄春曾受无垢救命之恩，彼此相识，再三叮嘱，万一再遇无垢，须照他的话说，却忘了与无垢起身日期不符。这日，邓隐正说是要走，面前红光一闪，忽一美女现身，向其冷笑，正是那日佃工门外所见，身穿白衣、后化红光飞走的美貌少女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

集分解。

第十七回　恩爱已成仇犹惜余欢三日饮
时机争一瞬多蒙蜜意两心知

前文申宪垢因在宝环中看出邓隐心性不端，想起前途茫茫，十分忧疑。便借巡行为由，夫妻商定分头出外修积善功。等邓隐走后，立即赶往洞庭君山一带，探询丈夫前月在此所行所为，并无头绪。仅在洞庭君祠遇一道童，问出邓隐曾在当地养病，第三日有两男女幼童去往庙中游玩，第四日早起人便失踪，以为事出偶然，也未在意。经此一来，判明丈夫所说次日须往黄河养病之言，中有玄虚。仗着邓隐投宿的富绅黄春以前相识，为人善良，重又追往黄家访问。到后一谈，才知宪垢走后过了七八天，邓隐才到，先将恶少杀死，腾空飞走。次日一早，黄春正立门前闲眺，忽见邓隐仓惶走来，向黄春借一静室，说少时如有一美貌少女来问，请代支走，不可泄漏踪迹。黄春因受宪垢救命之恩，知邓隐是他丈夫，昨日又曾见过，便照所说行事。

邓隐在黄家静养数日，刚得复原，这日正向主人辞别，面前红光一闪，现出一个红衣美貌少女，望着邓隐冷笑不语。黄春料知来意不善，为感宪垢大水时救他全家恩德，强陪笑脸，上前行礼，方自笑说："仙姑请坐，容老朽略备薄酒粗肴，请二位仙人一叙如何？"话未说完，红衣少女忽把袖子微微一扬，全室立在红光笼罩之下。黄春见满屋光华血也似红，其亮如电，耀目难睁，生平几曾见过这等威势？正自惊惶，忽听邓隐大喝："此事与他无干，他一凡人岂能与我相抗？主人为我备有静室，有话和你那里说去。"随听少女接口笑答："也

好。”眼前倏地一暗，红光敛处，男女二人全都不见。黄春心胆皆寒，家人得信自是忧惶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邓隐忽然来说，来人也是一位女仙，因有一事商计，须在黄家同住三四日，即行飞走，不必惊慌。酒食诸物，也无须准备，女仙自会带来等语。到了第二日夜间，黄春因那红衣少女人极美艳，眉宇之间隐含荡意，比起恩人申先垢的端装娴雅，相去天渊。无论多高法力，终是女子，向一有妇之夫如此追逐，同居一室毫无嫌忌，断定不是好路道。虽然不敢违抗，心中实是不满，便在暗中留意窥探。

黄春有一爱孙黄钟，年才九岁，人甚聪明。因祖父全家均感先垢恩德，常听说起，看出乃祖心意。装着顽皮，始而试探着去往后院窥探，见无动静，渐渐胆大，故意把一件玩物丢向邓隐所居窗下，过了些时，借着寻找，就窗隙往里偷看。见邓隐独自一人，赤身露体，盘膝面窗而坐，身上笼罩着一幢红光，比血还红，左右肩上各有一团宝光，其大如碗，一青一白，光彩晶莹，流辉四射，心想仙人皮肤怎是紫色？共只三数日光景，人瘦成了这个神气？仔细一看，原来红光之内，还有一层紫光，紧附仙人全身，只那青白两团宝光虚悬双肩之上，吃红光一起裹住。

黄钟虽然年小胆大，行事并不冒失。上来便看出那幢血光乃红衣少女所发，又见邓隐面容愁苦，与日前打坐神情远不相同，越看越像仙人被红光困住，无法脱身。先还害怕不敢进去，后想起祖父自从红衣少女一来终日愁眉不展、眠食难安之状，越想越有气，恨不能当时把仙人救出，才趁心意，偏不知如何救法，为难了一阵。邓隐在内似有警觉，目注窗外努嘴示意，黄钟不知邓隐此时危极已迫。黄钟到时早已看出，并非不想求救，只为来人是个毫无法力的幼童，身困魔

光之中不能言动，如何向其求助？隔了一会，见黄钟久伺不去，算计魔女快要回来，恐其撞上吉凶难测，勉强示意令其速退。

黄钟救人心切，错会了意，暗忖此时室中无人，只有仙人在内，看神气似有什事命我去办，何不进去问他一声？心念一动立时往里走进。邓隐见他犯险进房，先因主人只此爱孙，又是先垢朋友，颇为着急；忽想起魔女那面三角晶镜正在对面，此是魔法枢纽，如能示意使其稍为移开，魔光必减，过了魔女所说限期，元神未失，立可脱身，岂不是好？事固奇险，到此地步，除命黄钟冒险一试更无善策，只好事完救他，别的也说不得了。心念一动，二次又朝黄钟示意。黄钟刚一进门，便看出正对邓隐榻前悬着一方三角晶镜，光作碧色，绿阴阴的，从来未见。再看邓隐不住将嘴朝前直努，目光正对晶镜之上做出厌恶神情，心想红衣少女不见，莫非这面镜子闹鬼？便向榻前跪问道："邓大仙可是想去掉这面镜子么？"邓隐将头微点。黄钟先还迟疑不敢冒失下手，一见仙人点头，惊喜交集，那还再计安危利害。因是碧光亮得太怪，还不敢用手去摸，瞥见门旁有一画叉，随手拿起，回顾邓隐面带苦笑，心更拿稳，随手一叉，朝那晶镜打去。本想一下打落，不料那面晶镜乃魔教中异宝，何等神奇，感应之力更强，岂是寻常画叉所能打落？总算机缘凑巧，魔女他去，此宝无人主持，这一下打得又巧，正打在左尖角上，微微偏得一偏，魔法已生感应，一片碧森森的奇光，已随画叉挑处电也似急当头罩下。

黄钟见晶镜不曾打落，手却生疼，身子震退出了好几步撞向墙上，心方一惊，碧光已罩向身上，四面迫紧，力重如山，刚惊呼得一声大仙救我，人已闭气晕倒。晶镜一偏，

邓隐身外血光便自减轻，立时乘机而起，扬手一太乙神雷，将身外血光震散。跟着又是一道紫虹挡向黄钟前面，将碧光切断。刚把人护住抢抱怀内，还未救醒，一面想用紫郢仙剑破那魔镜时，猛瞥见镜中现出米粒大小一个血点电驰飞来，知道不妙，忙即停手。血点晃眼加大，现出红衣少女人影，紧跟着眼前一花，碧光收处，魔女已满脸怒容立在身前，戟指邓隐冷笑道："何人作梗？休想活命。"

邓隐一面用飞剑法宝挡向前面，陪笑说道："此是天数，不能怪人，你看这样一个九岁顽童何堪一击，真要杀他，也与你教规有违。行时你又说过，在此三日之内，有无救星，全看我的造化。即便有什道术之士走过出头多事，只一伸手，你便当时赶来取他性命。如今助我脱险的人只是一个幼童，莫非你也与他一般见识?"此时黄钟已然逐渐回醒，虽然周身痛如刀割，仗着性情坚毅，因听红衣少女已回，邓隐那等说法，生出好奇之念，立意窥听下文，一面强忍痛苦，暗中留神窥听。见魔女似因害人未成，满面均是怒容，听邓隐把话说完，朝自己怒视了一眼，似要发作，忽又停止，狞笑道："你这该死小贼，无故坏我的事，本难活命。念在年幼无知，又有人代为说情，如与你一般见识显我量小。虽不杀你，但你被我阴魔神光照过，非我本门中人不能解救，至多仗着几丸灵药保得残生，要想痊愈，却是难了。"说罢回身，朝着邓隐说道："今日你本难逃一死，也是我一念情痴，虽然恨你薄情，用我本门秘魔大法将你困住，前生旧情依然尚在。以为门外插有我的信符，无人敢于多事；我那事情又关重要，必须亲身前往。满拟办完回来，正是时候，如肯依我，自然无事，再似以前那样无情无义，便将你元神摄去，率性给你一个绝情，以消我恨。谁知一时疏忽，没想到区区顽童如此大胆，竟敢

妄动我的法宝。如是受人指点而来也还可说，偏又不是。他一个无知乳臭，并不知我来历。事出无心，好些凑巧，此时身受重伤，即便仗你丹药保得一命，不久周身浮肿，行动艰难，直到老死，无异废人。这等惩罚业已够他受用，照我门中规条，自不便再和他计较。这次总算便宜了你，在此三年期中，料你也不肯回心转意，到时自然知我厉害。这次又为一事耽延，报仇不曾如愿，连这数日之聚也都糟掉。本来三日之期已满我该离去，无如阴错阳差，两头扑空，于心不甘。此别还须三年才得相见，如念旧情，撇开前事不提，陪我在此畅饮三日，再行分手，那两粒蚌珠仍交我带去，你可愿意。”

邓隐先是满面惊惶，防身宝光始终不曾撤去。闻言，面上立现喜容，忙收飞剑法宝连声应诺，将双珠交与魔女，陪笑说道：“本来非我薄情，只为前孽深重，本门规条太严，对于本身安危祸福又都茫然，无法前知，不得不加谨慎。现虽娶妻，也是名色夫妇，并无燕婉之私。又奉师命，夫妇同修，现正和我分头行道，消我前孽。我前生虽和你在一起，当初原是为你所迫，并非本心，已以一死相报，自问并无愧负之处，如何怪我？只蒙相谅，永为朋友之交，两不相扰，休说陪你三日；再多何妨？至于这双宝珠，我曾为他无心犯戒，受一老鬼凌辱，将来师长知道，是否怪罪尚自难料。你听我要将此珠送我妻子，生出妒念，非要不可，其实他并不以为奇，只管取去如何？”

魔女将珠接过，微笑道：“任你嘴有多巧，除非和前生一样遂我心愿，也决放你不过。最可气是，老鬼无故作梗出那难题。我已行法，现出你我前生经历，多少总该有点旧情。彼时你只稍一摇头，老鬼便是天大神通，照他门中规矩，也必拂袖而去，何至为我留下未来大害？我已向本命神魔立下誓

言，万无更改。在此三年期中，如不能达到我的愿望，身受之惨，当所深知。如今势成骑虎，除照前约行事，万无挽回。如有丝毫天良，便请和我做这三日假夫妻，否则听便，我也决不勉强。在此三日期内，你素知我为人，当不至于还有疑心吧？”

邓隐忙陪笑道：“姊姊此言不消说得。到是这个幼童乃主人爱孙，今日为了救我无心犯险，身受魔光之灾，周身痛如刀割，率性请你看在我的面上，将其救愈可好？”

魔女怒道：“小贼坏我大事，本想将他杀死，使受炼魂之惨才称心意，如何还肯救他？你看小贼人小胆大，已然身受重伤，竟耐奇痛朝我偷看，可恶已极。还不快些抱走，免得在此惹厌。”

邓隐见黄钟倚在自己怀内，面色铁青，周身火热，知其痛苦非常。居然咬牙忍受并在暗中偷看，心机颇深。如不是他，自己不遭魔女毒手，也必屈服，被他擒回山去，又和前生一样失去元真，自误仙业，从此休想再见爱妻之面，一个不巧，形消神减，均在意中。越想越觉黄钟机警胆大，灵慧可爱，忙取一粒灵丹塞向口内。正要抱走，魔女忽然笑说：“且慢。”随将手一招，那面三角晶镜重又出现。魔女便令邓隐抱了黄钟同去榻前。再把手一指，立有两点红影由晶镜中飞来，晃眼飞近，现出两个手捧玉盘的青衣少女，由内飞堕。到了桌前，一同下拜，将盘中酒食放在桌上。魔女把手一挥，两少女身形微闪，仍化血光往晶镜中投去，一闪不见。

黄钟服药之后，又经邓隐运用仙法抚按全身，痛苦渐止。暗忖神仙也是人为，这女妖怪如此可恶，照他所说，我已残废，祖父得知，定必痛心。此事原为帮助邓大仙脱难而起，方才给我那粒灵丹，入口便有一股异香，可见对我甚好。此女

只过三日便走，仙人见我为他残废，当不至于坐视，莫如到时求他传授，收为弟子，我也出家，岂不是好？心正寻思，魔女忽指黄钟问道："你这小贼虽仗灵丹之力，保得暂时活命，但我秘魔神光十分阴毒，任多灵妙的丹药，终不能去那邪毒之气。我走之后，不出一年必要发作，那时周身肿胀，痛苦难当，直到老死都是苦痛。除却救你的人每隔九月将方才那样灵丹与你服上一粒，才可无事。只一错过时期，便有灵丹也无用了。他现奉命行道，决不能每年按期而至，为你一人误他修积。何况此人心志无常，不能终始，即便感你助他之德有此恒心，再过三年，便是我和他的最后关头，再想今日这样容易脱身，定必无望，到时如不能来，你便遭殃。我虽恨你，一则事出无知，又见你胆大灵警、根骨不恶，为此格外开恩，如肯拜在我的门下，由我行法收去邪毒之气，从此逍遥魔宫，享受无穷，你意如何？"

黄钟年纪虽幼，却能分辨邪正，自一开头便认定魔女不是好人，方才又受那样活罪，恨之入骨。闻言，略一寻思，把话想好，强陪笑脸答道："我到有意出家，但愿拜一男的仙人做师父。你这仙姑是个女人，何况邓大仙和我祖父是朋友，日前你还未来，我已拜他为师，如何能够拜你？"口中说话，却用小手悄悄点了邓隐一下。邓隐暗忖，此子真个胆大，竟敢当着这等杀人不眨眼的女魔王面前闹鬼，如被看破，岂能活命？方要开口，魔女狞笑道："你这小贼，竟敢和我相抗么？"

邓隐见魔女说时，一双媚目已泛凶光，知道不妙。不等发作，忙把黄钟护住，接口说道："红花公主息怒。我初来时，便因此子灵警可爱，意欲收他为徒，他也有志学道，已然说好等我静养数日，便行拜师之礼。他小娃儿家性急，见我久无回音，来此窥探。见我被困魔光之内，神情苦痛，情急无

计，用画叉打那晶镜，无意之中助我脱难。想是定数所限，否则，他一幼童，怎会想到那面晶镜是禁法的枢纽？如此巧法，真要该落你手，日前所遇那位老前辈也不会限你三年之后了。”

魔女手已扬起，重又放下，骂道：“小贼不识抬举，自作自受，且由他去，不问所说真假。你既自承是他师父，在此三日之内，我对你本和前生差不许多，率性讨你喜欢，使他三年后再受那活罪便了。”说罢手朝黄钟一指，黄钟当时打了一个寒战，身上便轻快了许多，脸色也跟着转了过来，不似方才铁青得怕人。魔女随又说道：“你师父和我，情孽纠缠已非一世，我拚与之同归于尽，也决不肯放过。现在免你晚受三年痛苦，在此期中，如能劝你师父和我言归于好，你便无事，并有成道之望，否则，发作越晚，毒气越重，那时死活都难，就悔之无及了。”

黄钟一听，邓隐竟允收他为徒，喜出望外。心想，我师母申仙姑法力更高，早晚寻来，还不要你这泼妇女妖怪的狗命？那么厉害的黄水尚且平掉，谁还怕你不成？再过些日，师母一到，自能将我医好，帮助师父，两个打一个，也将你这女妖怪用雷打死，哪用三年之久？在做梦呢。心中寻思，越想越得意。闻言本想不理，因邓隐见他神色甚傲，恐又激怒，暗中扯了他一下，黄钟会意，陪笑答道：“多谢仙姑好心，我闲来无事，必劝师父就是。”口中说话，心想我劝师父用雷打你，当我是好意呢。

魔女只顾目注邓隐，不曾留意黄钟暗中捣鬼、口是心非，闻言信以为真，笑道：“只劝得你师父回心转意，我必将你身上邪毒收去，助你成道，并还赐你一件法宝，以为奖赏，你可愿意？”

黄钟笑答："那太好了。本来我一个小娃，怎知轻重？见我师父被困红光之中，自然担心着急，休说为他受伤，便把小命送掉也没话说。且我又不知仙姑所为，如何怪我？仙姑如肯将我所受伤毒医好，自然感谢；如其不肯，我虽是个娃儿，现已立志修道，多厉害的灾难也只拿命去拚。拚得过，便和师父一样成了神仙；拚不过去，再投人生，重又出家，那怕转上十世八世，终有成仙之望。除师父外，决不再向外人求告，显得我怕痛怕苦没有志气。这一层，却须言明在先，免得仙姑把伤医好，我连头都不肯磕一个，怪我无礼。"

魔女见他说话虽带稚气，神情十分天真可爱，最难得是小小年纪，方才目睹魔光威力和身受之险，明知自己弹指之间便能制他死命，不特侃侃而谈，全无惧容，并还把话说明在先，丝毫不肯屈服，连向自己拜谢均非所愿。平日杀人如同剪草，对此幼童竟会不忍下手。不禁又好气，又好笑，故意问道："你如不肯低头，这伤痛却无法痊愈呢？"魔女初意，黄钟年幼无知，这等灵慧可爱的幼童实是少见，忽发善心，想将所中邪毒收去。因听口气倔强，心中不快。二次发问，只要改口服低，立为治愈遣走。

不料黄钟恨他入骨，当面虽不敢强，话却不肯稍软。闻言想了一想，答道："我虽年幼，从小读书，只知敬重父母师长，对于外人决不服低。何况所受伤毒乃仙姑法术所害，我为救师，不能怪我，如不肯医，那也无法。"

魔女闻言大怒，正要发作，刚骂得一声小鬼。邓隐前生曾受魔女诱惑，同居三年，知其貌似花娇，心同蛇蝎，只那一双媚目微露凶光，立起杀气。忙喝黄钟住口："不许无礼。"随说，把手一扬，一片金霞拥了黄钟，便往榻上飞去。转对魔女笑道："承你的盛情，暂时不与我为难，共只三日光阴，

何苦与此黄口小儿呕什闲气。我们畅饮几杯，略谈心事，岂不是好？”

魔女笑道：“我以前阅人甚多，哪一个不是隙末凶终，结局便成欢喜冤家，死在我的手里？只对你一人格外情痴，不特不忍加害，反为你受了许多苦难欺凌，始终念念不忘。只你答应和我做个长久夫妻，休说不再留情别的男子，无论何事，均可依从，甚而为你犯我本门重条，身经百死，改投正教，均所甘愿。你偏没有良心，害我受了许多苦难，刚一转世，转爱他人。本来今夜你如不从，便要将你元神摄去，永受炼魂之惨，谁知败于小贼之手，两未如愿。照着老鬼前约，今夜不成，便须等到三年之后，再和你一拚死活。无如你虽薄幸，我仍情痴，甘犯老鬼之诫和你再聚三日，一半解我多年相思之苦；一半想你前生本极爱我，双方情义均非寻常，也许因此感动旧情，随我归去，永消仇怨，仍就恩爱，免得你与他人恩爱。想起伤心，不杀你，我不甘心；杀了你，定必心痛悔恨，那时光景，比死还要难过，你意如何？”

邓隐已受高明指教，前生曾和魔女同居，深知他的性情。闻言微笑，不置可否。魔女看出邓隐心意牢不可破，不由花容惨变，放声大笑道：“你好，你好，将来由你自作自受，且假欢喜这三天，莫要使其虚度。好在清谈饮酒，无须避忌，这小贼和你一样，还有三年寿命，且由他在此偷听，使其将来传说出去，知道情关一念最是难渡。我魔教中人原分两派，一是永葆真元，只以幻相吸取男女元精，不去说他。像我这样，把男女交合认为寻常，爱恶只是一时。休说常人遇我只有一夕之欢，必遭惨死，生魂还要被我摄去，永沦苦役；便是修道之士，只要元精一失，也和常人一样，极少逃得性命。不知怎的，对你一人情有独钟，痴心太甚，不特阴阳交泰，融

会真元，并还至今苦恋不舍。此固孽缘，可见还是情之一字所累。即以这次而论，自从听你转世，重投敌人门下，我便到处搜寻你的踪迹，好容易才得寻见。满拟谁都有点旧情，就算师规严厉，不敢再似昔年那么放荡，随我归去，怎么也有一点香火之情。你偏避我如仇，金银二童刚到君山，你听道童无心之言立生疑心，忙往后山隐藏。不料金银二童持有魔宫至宝搜魂镜，人又机警，装着游山不曾发现，故意飞走。你还不放心，直到半夜方回房中打坐，吃他们暗中掩来，骤出不意，将你隐形法用碧血神砂破去。你被他们魔光罩住，知道踪迹已泄无可逃遁，仗着对头所赐紫郢剑，威胁不成，又加利诱。后见二童忠心于我，宁受飞剑之厄固执不退，你当时恨不能将其杀死以便脱身，往寻申旡垢贱婢，合谋对我。但又知我厉害，魔光一破或将二童杀死，魔宫元命灯一灭，我便立时追来。心有顾忌，不敢妄动。金银二童本可发出信号，将我请去，无奈途中遇见老鬼，曾加恫吓。他们虽不怕死，但知老鬼厉害，信号一发，必被中途掠去，也是为难。此时我正有事不得分身，又知对头法力甚高，既然命你下山行道，知我与你前世冤孽，必有准备。本没想到金银二童此行能够将你寻回，直到子夜过去，忽然心动，姑用法力传声询问，并用神光查看，才知双方正在相持，忙即赶去。你见了我，始而花言巧语，累得二童几乎受我毒刑。等我看出是诈，暗中留意，果然行至中途便想设法逃走。任我好言劝说始终不听，并还骤出不意，运用太清神光和飞剑法宝防护全身。在内入定，相持数日，受了许多痛苦，终不屈服。在你以为这等作法可以使我断念，不知你越是这样拿定主意，越显对我薄情，更使我愤恨。况又加上申旡垢这个贱婢，越发火上添油。正想和你同归于尽，你见形势不妙，知你那法宝飞剑仅能防护

一时，久便难料。尤其我那秘魔神光、九幽灵火，难于禁受，这才改口求绕。我对你楚毒，本由痴爱而发。听你口风一软，以为事有转机，立将神光灵火收去。不料竟是缓兵之策，为了初上来时一时疏忽，不曾想到金银二童心机甚深，恨你害他受刑，又料定你对我狠心薄情，不怀好意，暗中下手，将天魔丝射向你的身上，以致魔光照体，生出反应。太清神光和对头们飞剑法宝只能勉强保着原身不致化炼成灰，元神精气仍多损耗，时日一久，终无幸免。实在不能支持，方始改口。就这样，仍存私心，法宝始终未撤。后来经我点破，知我言出必践，不会骗你，才将防身宝光收去。一面花言巧语连说好话；一面借口元气损耗须要静养些时，暗中却打逃走主意。我也是自寻烦恼，知你素无信义仍由你去，意欲等你逃走不成，二次擒回再下毒手，和你拚命。谁知途遇老鬼作梗将我制住，为了他的女儿，和我一样心思，预存私见，不好意思下那毒手，逼我按照教规，立誓出此难题。我天性奇妒你所深知，便无此事也必放你不过，况又有此誓约，事若不成，本命神魔决难容我。如今势成骑虎，便我想要罢手也办不到，何况本心不与干休。想要如你的愿夫妻同修，直是做梦。话已说完，言尽于此，能否回心转意全都在你，但这三日之会，虽然蒙你允诺，我不听老鬼警告，将来定是凶多吉少。你已答应于先，却须和前生一样玩他一个痛快，你却不能扫我的兴呢。”

邓隐笑答：“那个自然。你自行法施为，我将黄钟送往前院，免得主人担心，你又嫌恶。”魔女笑道：“那到不必。我已看透，你决不似前生那样爱我，否则，也无今日之事。这小贼由他在此，免你借题逃遁将我激怒，又生枝节，闹得不欢而散，不等三年之期，遭我毒手。事虽一样，有此三年光

阴，你师徒固可多活数年，我也多出万分之一的痴望，岂不彼此都好？旧事再休提起，等我唤来宫中细乐，且先尽欢一醉罢。”

黄钟身在神光拥护之中，见魔女话说完后直似换了一个人，喜孜孜走向邓隐身前，左手搭向邓隐肩上，右手往前一扬，发出酒杯大小一圈红光，急转如飞，脱手加大。

黄钟定睛往里一看，内里乃是一条其长无比的甬道，明亮异常。先是空无所有，等长大到丈许方圆，悬空停住，便听乐声悠扬远远传来，跟着便见十六个貌相俊美、身着莲花短装的童男女，一路歌舞而来。另有两个女童，各挑花篮前导，一晃临近，飞出光圈之外，跪伏在地。魔女把手一挥，为首女童，便将花篮放下，由篮内取出各种形似玩物的用具，在房中陈设起来，出手暴长，全和真的一样。所居偏院，本是两明一暗，地势颇宽，经二女行法布置，不消半盏茶时，顿改旧观，焕然一新，先有陈设用具已全移去。黄钟也被邓隐移向新设玉榻之上。

当时明灯高悬，四壁宛如锦锈铺成，所有用具，无不精巧奇丽，光可鉴人。酒食先已送到，已早移放新设玉案之上。邓隐同了魔女并肩而坐，说笑甚欢，互相殷勤劝饮，快乐非常，那似先前敌视情景。

黄钟见状并不觉得好玩，反想师父是位仙人，又有那好一位师母，如何与这妖怪一样的女子这等亲热？越看越有气。又想祖父年迈，那日全家落水，蒙申仙姑解救，服了一粒灵丹，精神比前才好了许多，就不知我受这女妖怪之害在此困住，深更半夜不见人回，定必愁急，我又不能回去，如何是好？正想告知邓隐放其归见祖父，忽听耳旁有人笑道：“你这娃儿颇有志气，和你师父同坐的乃是魔女红花，人虽凶恶，有

我在此，不必怕他。你祖父经我暗中指点，知你在此，并未受害，不再忧疑，只管放心。你身受邪毒甚重，将来难免痛苦残废。这类魔光十分阴毒。我也魔教中人，好些碍难，而你本身注定灾厄，也非此不能解消，此时救你反倒有害。到了三年难满自有解救，无须在意。魔女身旁有一锦囊，上有七个环结，关系甚大。少时可装嘴馋向其求食，魔女性情奇特，现正高兴头上，又颇爱你，一说即允。可乘他不留神的当儿，将锦囊左角第二活结悄悄拉开，能够复原最好，否则，只作不知。他不知是你所为便罢，如被看出，万一翻脸，有我在此暗助，也必无害。此事关系你师父尚小，你师母申旡垢却非此不可，事如不成，魔女三日之后必要寻你师母晦气，凶多吉少，你却大意不得。”

黄钟人甚机警，闻言，知是仙人指点，再听此举与申旡垢有关，立时暗中点头，默祝仙人保佑助其成功。一面留神查看如何下手。见男女二人正在互相搂抱亲热。想不起如何说法，正打主意，内一红衣少女，年约十二三岁，貌相最是秀美，不知怎的，对于黄钟生了怜爱。先背魔女偷看了几次，后又背人暗打手势，想令黄钟去向魔女求告消那邪毒之气。黄钟先未理睬，见状忽然触动灵机，对那少女也生出好感，故意哼了一声。邓隐本来觉他可怜，又恐主人担心，闻声回问：“可是想要回去？”黄钟笑答：“师父，这里好玩，不想回去。只是肚皮饿了，想吃一点东西。”邓隐还未及答，魔女红花和邓隐原是两世夙孽，恨也恨到极处，爱也爱到极处。每当双方欢乐之际，照例百依百随，想尽方法去讨心上人的欢心。当日明知对方虚情假意，仍然以假作真，和昔年互相迷恋情景一样。看出邓隐怜爱黄钟，接口笑道：“此子本来可怜，我们既有此三日之乐，也应使他连带沾光。”随命黄钟过去。

黄钟明已看出魔女高兴头上稍为求说，必将伤毒解去，因想解那锦囊的扣，别的全未在念。假装老实走近前去，笑道："师父，我知仙姑不会害我，请师父把神光收去，免得耀眼难受。仙姑真要有什恶意，早就糟了。"

魔女闻言越发高兴，笑对邓隐道："你这没良心的，还不如他一个小孩呢。"随唤茜红取些酒食鲜果与他吃去。黄钟一看，魔女所唤茜红，正是方才朝自己打手势的少女，不等近前忙摇手道："仙姑，我怕和女孩一起，容我和师父仙姑同坐可好？"魔女含笑点头。

茜红原因黄钟灵慧可爱、貌又俊美，意欲亲近。见他不愿，气得撅着小嘴偷偷瞪了一眼。隔了一会儿，乘着同伴歌舞之际暗中又打手势，意示魔女性情难测，令其乘机求告医那伤毒。

黄钟见魔女和邓隐饮了一阵酒，越发兴高采烈，整个身子倚向邓隐怀中，勾着头颈，昵声献媚，荡态毕露，全神贯注在情人身上，别的全未在意。所佩锦囊约有尺许方圆正悬腰间，斜搭股际，自己坐在旁边，颇易下手。细看上面，共有七个活扣环结，稍为一抽便可解去，无如茜红注目在侧，不敢妄动。又知下余男女幼童，歌舞一完便不再奏。此时人多眼杂，和茜红同来的一个青衣少女，立在邓隐旁边，看去十分灵警，此时正看歌舞，不曾留意自己行动。少时却是难说。惟恐错过时机，一被看破，自身受害，还要累及祖父全家。心正愁急，无计可施。茜红见黄钟不领他的好心，时已怒目相视，不禁赌气，把头一偏。

黄钟早就想好下手方法，只茜红微一转身，立时解那活扣。见状大喜，伸手捏着左角第二环结锦带，轻轻一拉，活扣立解。魔女端着一杯酒，搂着邓隐头颈正在缠绵，并未警

觉。心正怦怦跳动，用什方法把扣还原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他这里刚把活扣拉开，才一动念，猛觉身后被人触了一下，回顾茜红已在身后。知被发觉，心正发慌，忽听茜红笑对魔女道："公主身边所悬元命真符可要取下，由茜红代为悬挂？"

魔女闻言，好似微微一惊，笑答："无须，他心比铁还坚。你们把宫中欢喜榻带来本是多余。等把天魔舞第三阕吹奏完毕，你们也就一旁畅饮去罢，我和他还要谈些时呢。"

黄钟偷眼一看，就这晃眼之间，锦囊左角活扣已自复原，茜红正向自己吐舌示意，怪他大胆。才知暗中维护，由此心生感念不提。因解扣时，似有一丝冷气由身旁吹过，茜红虽代把扣打好，回复原状，由此便以愁颜相向。回忆方才所闻，可知事关重大，如被魔女发现，定遭毒手。一面偷朝茜红点头示意，谢其相助之德，一面起身，装着天真拿了好些珍奇瓜果，走向原榻，目视茜红笑呼："那位姊姊哥哥，同来吃些。"

茜红回首，把眼一挤，娇声骂道："谁理你这小贼呢！你吃过这样好东西么？"魔女以为幼童嘴馋天真，此时见师父不理睬他又想同伴，便喝茜红："此时无事，可以随意饮食，你便陪他同玩何妨？这娃儿根骨禀赋虽然颇好，终是凡人。天已不早，如其想见父母家人，少时也可领去，无须向我唠叨了。"

黄钟闻言暗喜，表面却说："我还要看完歌舞才走呢。本来还想多玩些时，因这许多好东西，我爷爷和娘全未吃过，仙人所赐，吃了必可长寿，打算讨些送去，不知可否？"魔女笑答："既有孝心，多拿些去。下次不可对我无礼了。如肯认错，立可将你治愈，永绝后患。"说时，歌舞已停。黄钟暗忖，我正想走呢，要我求饶却是不行。随笑答道："我去问过祖父再来，也是一样。"说罢，匆匆拿了几个果子便往外走。

茜红骂道："小贼！公主叫你多拿些呢，率性便宜你这小贼，我代你送去罢。看看你家大人对你如何放纵，惯得这样大胆。"边说边将旁桌花篮提起，拉了黄钟往外就走。到了前面，黄钟见各屋灯光尽熄，静悄悄的，只祖父房中灯光外映，料知如无仙人指点，全家早已造反，决无如此安静。又想起茜红暗助之德，刚把手一拱想要称谢，茜红已回手阻住，悄声说道："你作死呢，胆太大了。此事难料，我也无法救你，但盼公主不知才好，我想他糊涂不至于此，如若无人暗算，该当数尽。你虽是个凡人，年幼无知，照样也遭惨杀。此后务要留意，丝毫泄漏不得，如真事急，可向教你的人求救便了。"话未说完，眼前微微一亮，满院忽被银光布满。茜红面上立现惊喜之容，跪在地上低声祝告不已。

黄钟四顾并不见人，心方奇怪，忽听空中有人说道："我知道了，将来自有解救，可速回去。虽然有我法力禁制，你们小小年纪，终以谨慎为是，免得同伴生疑，我又不愿出面。"说罢声住，银光不见，依旧静夜沉沉、残星满天，风吹庭树、花影散乱。耳听里屋咳嗽之声，再看茜红已化一道红光往后院飞去。听出空中发话人与先前所闻口音一样，忙即向空拜谢。俯视满地瓜果，知是茜红所留，好生欢喜，全不把未来危害放在心上。喜呼："爷爷，仙人送了我好些仙果，吃了长生不老，你们快来拿呀。"边说边往里跑。入门一看，祖父黄春正坐榻前，面带惊喜之容，同时似有一股香风由身旁吹过。急于告知前事，才一进门，便扑上前去。黄春知他受苦，一把抱住，悄声说道："小孙孙，今夜的事我全知道，有话过日再说。现在此屋已有仙法禁制，须过三天，仙姑去后才保平安。总算运气，他们教规无故不能伤人，便有什过节，动手也只一次，一击不中便即罢休。你做的事，他们虽还不曾警觉，早

晚恐要醒悟，当时便是祸事。今夜虽然无碍，到底小心些好。”黄钟闻言，料知祖父已有仙人指点，否则，不会如此拿稳。因知魔女此时正想迷惑邓隐，暂时还不致于发现。进门匆忙，院中所留瓜果尚未取进。家人似已受有嘱咐，全装睡熟，无人应声。还想乘机往取，黄春一把拉住，悄说：“孙儿，此事关系太大，你怎如此大胆？由此起，再如开口或是随意出进，爷爷就不爱你了。过了三天包你喜欢，将来全家都沾你的光呢。”话未说完，眼前一花，院中遗留的瓜果已全放在桌上。随听窗外有一少女对人笑说：“此子真个胆大可爱，可惜这好相貌难免变成丑怪，可有什方法没有？”另一少女答道：“还是这样的好，免得又是一个美少年，将来多生烦恼，这个已是便宜了他。使命已完，我们去罢。”前女笑答：“其实，那淫妇此时正在昏想，神魂颠倒，哪还想到一个乳臭小儿会有这大胆子，给他致命一伤？你也太小心了。”说罢，便不再有声息。

黄钟先当二女有茜红在内，后来听出不是，好生奇怪。连问两次，均被黄春把嘴按住，不令开口，只得闷在心里。由此起，祖孙二人饮食起居，均在房内，步门不出。黄钟伏身窗外，望见家中男女人等均和往日一样，只自己和祖父不能出去，越发纳闷，问又不许。第二日起，祖父神情越发紧张起来。

第十八回　樱口吸元精满院红光施毒手　锦囊留素柬一丸灵药挽沉疴

光阴易过不觉到了深夜。黄钟心正不解，忽听一声娇叱，往外一看，正是茜红同了另一青衣少女在院中娇声喝骂：“黄钟小贼藏向何处？公主命你速往，有话询问。”黄钟未及答言，

黄春似早料到有此一举，在旁摇手示意，不令出声应答。隔窗往外一看，院中并无异兆。

茜红和同伴少女，不知何故，寻找不到门户。一个面带忧疑，立在当地，茜红也似不知黄钟所在，面上却带惊喜之容，不时背着同伴暗打手势，以目示意。

黄钟看出茜红是指自己昨夜的事，已被魔女发觉，生出疑心，命其来此寻人。正在猜想，忽听茜红对同伴道："我看这娃儿未必有此大胆，便公主也未拿定是他，否则，眼前的事怎会查算不出？他一寻常顽童，怎知公主细底，又做得如此巧法？也许昨夜吃苦太大，他祖父就这一个孙儿，自然怜爱，不知用什方法逃避，人并不曾远走，竟会寻他不见？事情太怪。我受公主深恩，不是小贼所为便罢，如其是他，我不把他碎尸万段万难消恨。"

同来少女狞笑答道："我想此事太怪。听那日老鬼之言，公主气运将终，不久大劫临身，难于避免。即以昨夜而论，公主那高法力，上来便阴错阳差，被小贼无意之中坏了大事，果然如了老鬼所料，已是出于意外。最奇是公主的性情。你我深知，无论何人，稍微忤犯必遭惨杀。对这小贼竟肯格外容忍，不伤他命，后来并还许他同席入座。虽然只是心动神惊，还拿不准是否受人暗算，那本命环结，明有一个被人动过，偏会推算不出。现在想起，小贼入座共总不多一会儿，那环结照例每日只有一个破绽，本门中人稍为一动，本身先受其害。只有深知底细的外人，稍为一抽，即可解开。但那关系成败的东西，公主一向悬在腰间，谁也无法近身。自己人只能还原，又无法解。共总不多一会看小贼上来，误动宝镜身受重伤，一直不曾离开，万不会再有人指点，下此毒手暗算。比时你正站公主身旁，除非发现小贼将扣解开，你对他心生怜

爱不忍加害，代其还原。公主正和前世冤孽缠绵之际，不曾留意，方才心惊肉跳觉着奇怪，始行查看。因那本命神魔无形无声，来去如电，急切间难于查考，虽看出锦囊上面环结稍为有异，至今拿不准是否小贼所为，为此唤他前去盘问。他祖孙二人竟然藏起不敢出见，可知做贼情虚。并还有一对头暗助小贼闹鬼。你我多年姊妹，我也是受害的人，屡想脱离魔宫，免得每日提心吊胆，稍为疏忽，便受酷刑，还不免于炼魂之惨。如我料得不差，你并非想叛主人。如因怜爱小贼恐被公主惨杀，代为隐瞒，是与不是，快说实话。这本命神魔禁法一解，至多三年，公主必遭大劫，我们同在一起，一个也休想活命，不如早打主意，免得到时玉石俱焚，同归于尽，你看如何？”

西红闻言，早已满面怒容，义形于色。听完之后，忽把两道秀眉一竖，冷笑一声喝道：“大胆贱婢！负义忘恩，竟敢反叛主人，叫你死无葬身之地。”随说，扬手一股血光，中杂三把金刀，似想冷不防猛下毒手。同来少女一面放出一道同样血光将其敌住，悄声喝道：“西红妹子休要糊涂，你我多年姊妹，情同骨肉。公主虎狼之性，随他一起早晚必遭惨杀。公主法令严厉，也难怪你小心。方才所说实是心腹之言，休以为我设词试探。想要害你良机难得，切莫自误。我的心事已然泄漏，如不见信或是不肯同谋，我为保全自己性命，只有反咬一口，说你与小贼同谋，暗破老主人所留禁结，帮助外人，想害公主。昨夜小贼坐在公主身旁，只你一人在侧，有口难分。魔宫毒刑与炼魂之惨，你所深知。到了身受之时，休怪我不念姊妹情分。”

西红闻言，越发悲愤，厉声喝道：“我本人家弃婴，被一道姑收去年才七岁。道姑不知何往，幸蒙公主由虎狼口中将

我救下，平日怜爱，恩重如山。即便宫中法严，大家都是一样。便公主真个把我惨杀也无怨言。我和你以前固是骨肉姊妹，叫我背叛公主却是做梦。你方才那等说法，已是我的仇敌，还和你有什么情义可言？实不相瞒，我对公主始终忠心不二，只觉公主过于情痴，气那姓邓的不过。好容易公主寒心，用秘魔神光将其困住，不料小贼无心破坏，免其一死。恨极小贼，如非不敢擅专，直恨不能把小贼杀死，才趁心意。素昧平生的黄口小儿，有什怜爱之处？怎会与他同谋？公主神目如电，动念即知，你便反咬一口，我也不怕。乖乖的随我往见公主，听凭他治你叛逆之罪便罢，否则，公主来时赐我一口天魔刀，你也知道。再如倔强不肯服罪，我就要下手了。”

黄钟方觉茜红处境危险，忽听哈哈一笑，一片血光闪过，茜红已吓得面无人色，战惊惊跪伏在地。定睛一看，原来另一少女本是昨夜所见茜红同伴，就这晃眼之间人已不见，只魔女站在院中，手指茜红笑道：“我虽不曾试出你有叛我之意，但是此处无人。小贼如不情虚敢来见我，也可免我疑心。他偏这样胆小？连老鬼一齐藏起，分明有诈。我想事前如其有人指使，小贼决不至于受伤，人又不曾离开，许多奇怪。偏生我那本命神魔神妙难测，虽有法力，也难推算。平日空具神通，当此紧要关头，竟推详不出是何原故。兆头大是不妙。老鬼向无虚言，越想越觉可虑。可向小贼晓谕，休要执迷不悟。我要杀他易如反掌。只他肯说实话是否有人指使，或是年幼无知，无意之中动了一下。只说实话，决不怪他。如再置之不理，倚仗有人相助暗中闹鬼，我只一举手间，他便死无葬身之地了。”

茜红领命起立，背着魔女的面，朝黄氏祖孙发话恐吓。黄钟见茜红面有愁容，发话时侧对自己。正奇怪双方只隔一

层窗户，那高法力的人怎会看不出来？魔女见无人应声，面容立转狞厉。大怒喝道："无知小贼竟敢抗命，以为我不知你的藏处么？"黄钟见魔女面向左墙发话，不时侧耳旁听，面容十分紧张。忽然醒悟，知是故意拿话试探人在何处，只一发声，立下毒手。再看茜红，一面随同发话，本来满面忧疑，及见魔女软硬兼施，接连引逗了好几次，终无回应，面色才转过来，可是骂得更凶，方料茜红故意做作。

魔女忽然侧耳一听，好似有什警觉，一声狞笑，扬手便是一幢血焰，中杂亿万金针，朝左侧院中心飞去。院中地势广大，当中上房一排七间，另有厢房，花树甚多。血焰所照之处乃是一座假山，约有三丈方圆一堆山石。魔女不知何故，用魔火将其团团笼罩，亿万金针暴雨也似朝着假山四下飞射，照得全院红光上冲霄汉，空中浮云都被映成了红色，隔窗看去，火山一样十分好看。魔女火攻了一阵仍无应声，恶狠狠咬牙切齿，厉声骂道："原来你这小贼仗着人家一点障眼法儿，便想在我面前闹鬼，岂非自寻死路？趁早说出实话，还可饶你全家，再如迟延，任你用什么法宝灵符防护，不消三个时辰，终要被我炼化成灰。你这小贼一死，还要累及你的全家老少，鸡犬不留，同化劫灰，悔之晚矣。"

黄氏祖孙闻言，才知魔女误认黄钟藏在假山里面。见那魔火猛烈异常，接近一点的树木和一根石笋，已全成了白灰，纷纷塌倒，只未起火。幸是专烧一处，否则，大片房屋早已烧光。正自心寒胆怯，魔女烧了一阵不见动静，越发暴怒。双手连扬，又发出数十团豆大碧光，出手爆炸，霹雳之声惊天动地。除正面黄氏祖孙所居一排上房而外，两边厢房均已震塌。魔女越往后怒火越旺，所发血焰雷火也越加强。只见血焰如潮，雷火星飞，亿万金针宛如暴雨。全院织成了一片火

海光山，威势越发惊人。

茜红紧随魔女之后，始而随同喝骂，做出许多凶恶神态。及至两三个时辰过去，茜红忽对魔女道："以恩主的法力，休说寻常房舍，便是一座高山，也禁不住秘魔神焰、金针阴雷这等猛攻。莫非真有强敌暗闹玄虚么？"魔女闻言，狞笑道："都是你们这些废物全不代我留意。小贼不知用何方法藏在里面？好在我已看准藏处，不怕他飞上天去。既不敢见我答话，只有施展杀手，先将小贼震成粉碎，再杀他的全家，以消恶气了。"

正问答间，邓隐忽由后院飞来。见面劝道："一个无知幼童，何必与他一般见识？事情又未查明，如何便下毒手杀他全家？岂不与你昔年誓言有违么？"魔女怒道："都为你这冤孽而起。本来我并不想杀他，只为此事关系我未来成败。小贼胆大强傲，无所不为。就许昨夜，见我锦囊活结一时淘气，无意之中将他解开，闯此大祸。正赶对头暗中寻来，乘机下手，暗中作对。我因本命神魔无形无声，难于考查，故想问他几句，以便亡羊补牢。同时，我又疑心茜红叛我，暗助敌人，为此幻形试探，并无伤他之念。谁知茜红并未如我所料。小贼始终隐藏不出，大是可疑。费了好些心力，查探不出他的藏处。本意小贼是个凡人，至多仗着一道防身隐形之符暂避一时。以我魔火威力，多厉害神奇的法宝灵符，至多两三个时辰也必炼化。一时大意把事看易，今已将近三个时辰。本门规例你所深知，话已出口，在这三个时辰之内，不将小贼杀死，休说杀他全家泄愤，便小贼本人，日后相遇除非再有冒犯，也只听其自去，不能伤他。为此气他不过。再停片刻，如不将人擒到或是杀死，说不得只好多杀无辜，将这方圆十里之内，用我本门诸天魔火阴雷震成粉碎，连左右千百户人

家一齐葬送了。”

邓隐闻言厉声喝道：“昨夜你害我不成，照约本应再过三年，再按彼此心意一拚存亡。因你和我商谈留此三日，念在旧情，不愿使你难堪，只得应诺。谁知为一黄口孺子下此毒手，多害生灵。你平日自命法力高强，为魔教中有数人物，除却你那两个老对头，并无敌手。昨夜竟会被一毫无法力的幼童，将你关系存亡命符环结暗中破去。休说一时警兆，因而生疑，并拿不准，即便果如所料，也是你自不小心，害人害己，定数如此，岂能怪人？黄钟虽然年幼，既在我的门下，对师忠义理所当然。此子性情刚毅，先为魔火所烧，身受苦痛，自然怀恨，不肯向你低头，正是他的志气。你平日自视甚高，如今把一幼童当成仇敌，连用魔火围攻多时不能伤害分毫，又为此迁怒不惜造孽，多杀生灵，分明故态复萌，倒行逆施，不出你父和对头所料，自取灭亡。本来与我无干，看今夜的情势，此子必有高人暗助，你就多么狠毒也未必伤他得了。我不过念在昔年旧情，知你平日淫凶太甚，快要恶贯满盈，心神颠倒不能自主。你虽恨我入骨，我却不愿你应对头之言，形消神灭，遭那惨报。如肯听我良言，愿和我聚此三日，不与我门人为仇，到时自归，我那一双蚌珠全数奉赠，为你异日防御魔劫之用。不问三年之后如何，各尽各心，自然是好。否则，你已按着魔规发下誓言，昨夜难关我已过去，在此三年期中你已不能伤我分毫。我奉师命行道，见了左道妖邪为恶害人，决不能容，何况事情由我而起，说不得只好和你一拚了。”

魔女闻言，目射凶光，仰天狂笑道：“想不到你这懦夫前生被我玩弄于股掌之上，宁甘背叛师门身犯重条，俱都不敢丝毫违抗。如今转世才只多年，竟敢当着我面说出这样话来。

在此三年期内我虽不能伤你，但我素来言出必践。如今三个时辰将满，天也快明。我如不能将这小贼化成灰烟，当时就走，决不相扰。要想拦我，岂非笑话？你这新收的爱徒，活命是万难了。”

邓隐闻言，越发大怒。正待发作，魔女话未说完已先动手。张口一团比血还红的火焰刚喷出去，忽听血光幢中有人接口笑道：“此时害人只怕未必那么容易，是好的，到星宿海寻我去。事情乃我命人所做，与这黄口小儿何干？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魔女惟恐邓隐作梗，动手格外神速，光中人语还未说完，那团血焰已当头击下，只听波的一声大震，血焰碧光当时爆炸。同时，火光中升起一片彩霞，比电还快，网一般分布过来，将那刚刚爆炸待往四外飞射的血焰光雨一起兜住，破空直上，一闪不见。

魔女骤出意外，目光到处，发现先前魔火血焰笼罩之处乃是一座假山，早被烧溶成了劫灰，魔光一收，雪崩也似倒塌下来，成了劫灰。三面房舍花木均已震塌，正面一排房舍忽然出现，仍是原样，连瓦也未碎一块。自己一粒元丹已被敌人那片彩霞网走，不由面容惨变，又惊又怒。厉啸一声，化为一道血光，冲空便起。邓隐忙纵遁光，跟踪急追，大喝：“你岂是敌人对手？况也追他不上，何苦再吃人亏。”魔女不知邓隐惯献殷勤，想留异日地步，想起敌人厉害，也实有些胆怯，知追不上只得就势退了回来。先指上房黄氏祖孙，厉声喝道：“今日便宜你全家狗命，以后小贼再犯我的手内，叫你知道厉害。今夜之事，你们只敢对申无垢那贱人吐露一字，休想活命。”

邓隐在旁笑道：“事已过去，何苦生气。还有两日光阴，我们还去后面同饮如何？”魔女闻言，好似爱极邓隐，转怒为

喜。依旧满脸风情，一身荡意，笑盈盈双伸粉腕，扑上前去，口说："我知你口是心非，急于往见心上人，不必哄我，再说好听的话，这两日夜的空头人情，我也不领，只和前生一样，亲我一个嘴，就此分手，三年后再见罢。"说罢，一把搂住邓隐，张开樱口把嘴含住，亲热起来。

黄氏祖孙见魔女先前神情那等凶暴，直似换了一人，貌相本极美艳，人更荡冶非常。腰肢甚细，前隆玉乳，后耸丰臀，臂腿半裸在外，下面赤着底平指敛的纤足，却穿上一双嵌空玲珑细草织成的凉鞋。衣饰华丽，尤非人间所有，看去非丝非帛，薄如蝉翼，宛如一袭轻绡裹着一个玉人。通体圆融柔若无骨，细腰扭动之间臀波随同起伏，粉湾雪股，隐约可见。再吃满身珠光宝气一陪衬，越显得风情无限，艳光照人。如非方才目睹淫凶，决想不到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淫魔。

黄钟年幼，只觉对方淫荡无耻，还不怎样。黄春暗忖，此女真比画图上的仙人，还美得多，无怪邓大仙前生受他迷惑，自误仙业。心正寻思，忽听惊叫怒吼之声，满院红光暴涌，一道紫虹电掣飞出。魔女已腾身飞起，哈哈大笑，破空而去，一闪不见。再看邓隐，已坐在地上，面无人色。

原来邓隐急于脱身，又因魔女不住献媚，卖弄风情勾引，心情未免有些摇动。当魔女向其求爱之时，不曾细想，以为对方此举只是情痴太甚。这次以全力加害，本是爱极成仇，心仍不舍，此别又在三年之后，只管仇深恨重，仍旧苦恋自己，想要亲热一下再走。不料魔女淫凶狠毒，看出邓隐不肯回心，再续旧欢，一半固然为了自身利害，师门法严，不敢再蹈覆辙；一半还是为了心有爱妻。情绝故剑，痴爱越深，恨心越重。如非受人之迫向本命神魔发有誓言，对方转世之后得有

师门真传，功力大进，不似昔年容易摇动，加上别的顾忍举棋不定，直恨不能当时便与拚命。本来还想欢聚三日略慰相思之苦，又因一时疏忽被一幼童暗算，解了本命神魔禁制，先还不曾警觉，后来心惊肉跳、神志不宁，自觉从来无此现象，才生疑心。但又拿他不准，只想向黄钟查问解过锦囊上面环结没有。对方偏隐藏不见，又有强敌暗中作梗，白费许多心力，对头毫发未伤，反把所炼本命元丹失去一粒。这一惊真非小可，当时急怒交加，想起邓隐起祸根苗，于是迁怒，越想越恨，不知本身已受阴魔暗制，倒行逆施，忘了前誓，未计利害，借着亲嘴猛下毒手暗害，想将对方元精吸去。

邓隐不是不知对头凶险，以为魔女言出必践，向无违约之事，本门规条所限，并还立过誓言。昨夜凶谋未成，自己难关已过，在此三年之内决不至于加害，一时疏忽，不曾留意这最凶毒的杀着。等到魔女抱着自己对嘴热吻，想起前生和他檀口相亲丁香微逗互相热恋消魂之景，犹如昨日，不禁勾动旧情。心方一荡，猛觉一缕温香，随同对方香馥馥的舌尖度处沁入脑际，知道不妙，忙即运用玄功镇定心神、守住元精。待要防御时，上身已被魔女粉滴酥搓的两条玉臂搂紧，直似两条毒蛇把人缠紧，休想挣扎。同时，魔女将口含紧，奋力一呼，邓隐元气立被裹住，周身火发，其热如焚，心旌摇摇不能自制，真神似要脱体而出。知中阴谋毒计，又急又怒之下，把心一横，忙以全力猛挣，同时把防身法宝于危机一发之中施展出来。总算发觉还早，功力远胜前生，魔女又是心情不定，既要害人泄愤，又觉自身危机已迫。如其昨夜警兆所料不差，至多三年，必应对头之言身受惨报、形神皆灭，心中忧惶。正下毒手，猛想起对头日前所说和自己所发誓言，不禁大惊，暗忖邓隐已然无情无义，杀以泄愤原可，与之同

归于尽却太冤枉。此时杀他未必如愿，即便成功，立有大祸临身。虽然对头所说十九应验，有此三年期限，到底还可设法预防，挽救危机。多年修为，好容易能有今日，何苦为了一朝之愤一齐葬送？不如速反魔宫，仔细观查，看本命神魔的禁制到底是否被人解去，昨夜为何那样心神不安，是否有什别的凶兆。先保了自身安全，再打报仇主意，以免害人不成反害自身。念头一转。用力自然松懈。

邓隐近年勤修九天玄经，功力颇深，立时乘机把真气切断，又将飞剑放出。魔女本怯紫郢仙剑威力，一见邓隐情急拚命，事前下手冒失不曾准备，对方元精虽未吸去，经此一来，真气大伤，总算稍出恶气。紫光一现，立在魔光护身之下狂笑飞走。邓隐真气大伤，对于魔女本就害怕，能脱奇险已是万幸，哪里还敢再追？忙收飞剑，坐地养神。

黄春先还不敢出去，黄钟见师父正和魔女亲嘴，忽然这等光景，虽然不知真相，料已吃了大亏。一时情急，不暇再计安危，慌不迭挣脱祖父的手赶往院内，忙问："师父怎么样了？"邓隐强摄心神，低声答道："魔女暗下毒手，幸我发现尚早，用飞剑将其惊走，元气却受了伤。幸无大害，仍须静养数日。我回后院打坐，只你一人可以随时出入，余人无须前往。今日之事，万不可向外泄漏，否则有害。等我行时，和你祖父尚有话说。魔女已决不会再来相扰，万一将来无心相遇，只作不见，不去犯他，也可无事。三年后，你所中邪毒难免发作，方才我已想过，你根骨甚佳，人更机警灵慧，如肯出家修道，必有成就。我先认你为徒，原恐魔女伤害，一时从权，并非真事。我奉恩师之命，在夙孽未消、功行未满以前，不能收徒。念你小小年纪，居然向道心坚，有此智慧实是难得，将来必有仙缘遇合，所拜师父，也许法力更高。就

这数日之内，我当随时传你初步口诀，先扎根基，以待机缘。再赐你一粒灵丹，预防未来苦痛。但是为期无多，共只数日光阴，又须打坐静养，无多闲暇。你每日午前到我房中，等我坐功完时，抽暇传你便了。”

黄钟听邓隐不肯正式收徒，好生失望，还待跪求，邓隐已纵遁光往后院飞去。黄春早由房中赶出，见天已大亮，日色上窗，爱孙满面愁容，知其急于拜师不能如愿。邓隐口气诚恳，并非推托，再三劝勉开导，黄钟仍是不听，自往后院跑去。入门一看，仍是原样陈设，只剩下许多瓜果。随手一摸，忽在内中发现一个小丝囊，织绣精丽，巧夺天工，知是茜红所留。师父已在榻上闭目入定。就这不多一会儿，人已瘦了许多，比日前初来时面色还要难看。不敢惊动，便守在旁边。拿起丝囊一看，大只三寸，柔软异常，似是人发织成，加上彩绣，隐泛宝光。内里似有一物触手，拉开囊口取出一看，内有一粒红丸和一张小柬。非纸非绢，色作粉红，上有许多小字和一道魔符。大意是说魔女被黄钟暗算，危机已迫，比时如被警觉，黄氏全家连这十里以内的居民，均遭惨杀。现在魔女恶贯将盈，至多只有三年数限。自己本是人家弃婴，被一女散仙收养，后为魔女所害，收往魔宫为奴。仗着机警灵巧，虽得怜爱，无如魔女天性淫凶，喜怒无常，仍不免时受楚毒。身居虎口，将来不免玉石俱焚、同归于尽。见黄钟胆大心细，小小年纪如此灵慧，向道之心又复坚诚，早晚必有仙缘遇合。可惜成就不知早晚，魔女遭劫之时是否已拜仙人为师？万一机缘凑巧遇合得早，望念昨夜拚冒百死、暗中维护、代为隐瞒之情，告知所拜仙师，代为力求，将其救出虎口，感恩不尽。自己因魔女期爱，在同辈中，虽然年浅，颇得传授。邓隐这段孽缘也全知道。日前听一魔教中老前辈所

说口气，邓隐将来成败尚自难料。昨夜承认黄钟是他徒弟，恐非本心，不必勉强。所留锦囊柬帖曾用魔法隐蔽，非黄钟本人自取不易发现。也许邓隐还未看到，最好不要提起，免得泄漏出去，累他受魔女惨杀，受那炼魂之祸，永难超生。自己行时，为了此事稍露马脚必遭惨祸，甚是胆寒。几次想止前念，终因未来成败安危，只此万分之一的生机，仍冒奇险把柬帖留下。借着取回带来的用具陈设，故意后走。幸仗同伴青衣女子阿青相助，挨到魔女起身才走。就这样仍难放心。看完请将囊中丹药服下，朝后面所留魔符咬破舌尖，喷上一点鲜血，立可化去。只不对第二人说起，便无后患。并说，阿青至交姊妹，昨夜魔女对他二人曾起疑心，幻形相试。如非平日细心，知道阿青人甚温柔，怒时不会那样狞笑，忽然惊觉，看出破绽，故意拒绝所说以示忠心，早被惨杀，已难活命，故非格外小心不可。

黄钟自从前夜受茜红暗助本甚感激。看完，回忆前情，越发惊心，加了感念。只奇怪茜红对于师父那高法力的人并不看重，却把未来安危寄托在自己身上。师父不肯收徒也被料到，认定自己另有仙缘，好生不解。暗忖，我一九岁幼童，眼前仙人尚不肯收，何处再有遇合？万一在此三年之内拜不到仙人为师，岂不误事？如何对得起人？思量无计，又见柬帖上红光连闪，与初开看时不同。茜红暗中泄机，袒护外人，如被魔女知道，万无幸理。此时字上发光，也许人在魔宫忧急，催我将其消灭，莫要受恩不报，反害他吃苦送死。想到这里，立照柬上所说行事。惟恐血流太少，不敷应用，咬破舌头以后用牙连挤，打算存满一口鲜血再行喷出。因试血色浓淡，先吐了一点在柬上面，看其合用与否，再以满口喷去。谁知魔法神妙，沾了一点立生变化。血才滴上，字迹已变血色，手

又不住震动，几乎拿他不住。心中害怕，惟恐误事，慌不迭把满口鲜血朝上喷去，微闻轰的一声，字迹全隐。红光一闪即灭，柬帖不见，只剩丝囊尚在手内。红丸已早取出，大只如豆，扑鼻清香。忙放口中咽下，觉有一股热气，由胸前散布开来充沛全身。前夜服药之后，本还不时酸胀微痛，服后片刻之间全数消失，体力也似轻健好些。对于茜红自更感恩，心想，师父回房在先，这丝囊不知看到没有？如未发现不向我询问，自然不提，否则，怎好隐瞒？为难了一阵。

邓隐已坐了三个时辰，忽然睁眼笑道："你年纪虽轻，向道如此坚诚，将来必有仙缘遇合无疑。我实对你看重，并非不收，实在事有碍难。你如不信，申仙姑不久许要寻来，你可求他设法，引进到别位仙师门下。他如不来，我见面时也必代你求说。只管放心，包你有望。魔女留有不少瓜果，均是海内外珍奇名产，他虽凶狠残忍，决不会在内放毒害一幼童。何况行时匆忙，并未回来。我方才进门，急于用功，不曾留意。虽觉同来小魔女所提花篮，无论多少东西均可带走，举手之劳。他主仆和我二人已成仇敌，为何不曾带走？又想茜红先在前院随同喝骂，后见魔女连受暗算，失去一粒元珠，凶威大发，恐其迁怒，匆匆回转，忙于起身。魔宫这类瓜果，本来终年堆积如山，毫不稀罕，未及带走，遗留在此。我看此女神情，对你颇好，也许故意遗留。这类珍果十分难得，内有数种均具轻身益气灵效，甚或却病延年。常人毕生不见，你可拿去，与祖父家人一同享受。我今日真气损耗太甚，怜你年幼心诚，在此久候虽难愁急，特意劝告。我尚要打坐用功，久候无益。明日中午前后来此，我再传授入门口诀罢。"

黄钟听出丝囊未被发现，心中喜慰。知道拜师无望，又想，申仙姑前月来时，曾说祖父为人善良，我人小聪明，将

来福泽甚厚，也颇怜爱。如能拜他为师，只有更好，至不济代为引进别位仙师岂可办到，急他作什。主意打定，不再坚持拜谢起身。黄春见爱孙去了几个时辰。又不便命人往唤，正在盼望，见面听黄钟说完前事心中甚喜。见那丝囊十分奇怪，知关重要。恐其年幼无知，炫弄惹事，便要过来代为存起。

次日，黄钟去往后院。邓隐心想幼童好奇，又见黄钟胆子太大，传完口诀，又传了两种法术。告以学会之后，只用上半年的功。等坐功有了根底，本身真气能够凝炼，如意运用，周行全身，立可如法施为：在二三十里之内，往来飞遁，随意起落，并使身坚如铁，刀斧猛兽均不能伤。黄钟闻言大喜，暗忖，我只把这两样仙法学会，无论多高的山、多宽的河，均能上下飞越，不怕虎狼恶人伤我。即便申仙姑不肯收我，也能孤身一人去往深山之中寻访仙人，拜他为师。前听仙人说起，每隔数月必往嵩山少室，与申仙姑聚会。此后仙人不来，也可寻去，只要心坚，必蒙收留。越想越高兴，人又灵慧，一点就透，共只两个时辰便全记熟，知道如法用功。

邓隐见他如此颖悟也甚喜爱，暗忖，这等美质真个难得，可惜我夙孽甚重，否则，收他为徒，岂非快事？因而想起，以前两生实是自己不好，屡犯师规，如非大师兄念在前两生相交情分，全力维护，代向恩师力求，不等今生，已早堕入畜生道中。好容易由魔窟中将我救出，安然兵解，又蒙恩师格外宽容，许我转世重修，爱妻申先垢又是那么深情慰勉，再要不知振拔，重蹈前辙，不特辜负师门厚恩和爱妻良友属望之殷，自身也必陷入万劫不复之境。再一想到前生受魔女迷惑，陷入情网之际，何尝不是彼此恩爱，情深如海。不是大师兄仗义相助，救我脱难，得知魔窟真相和被害人所受残酷情景，这样千娇百媚、美如天仙的绝代佳人，谁能想到会有

那等淫凶狠毒？可见女人实是祸水，一经迷恋便忘利害，等到坠入陷井、身遭惨祸，悔已无及。爱妻心志纯洁，实是可爱可敬，对于自己全是为好，并非薄情，只有关心过度，委曲求全。此后必须去掉以前胡思乱想，夫妻一心，努力修为，以求仙业，才不枉他对我这番苦心。前孽太重，委实丝毫疏忽不得。这一转念，对于先垢感激异常，加以许久不见，相思更切，恨不能当时飞往，抱着爱妻哭诉心事，自陈过失，求其原恕，再温存亲爱一个够，才称心意。无如这几日来所行所为，均非爱妻所喜。无奈夙孽纠缠，前生所眷魔女追逐不舍，如不将这一关闯过，爱妻难免多心，并还许为对头受害。好些顾忌，不敢往寻，满拟和魔女盘桓三日，再往寻他，不料又遭暗算，元气损耗太甚。不特就此回去许多不便，连用宝环传声，暂时俱都无力运用。只得静心调养，想等复原之后再走。勉强养了数日，忽然想起爱妻对我最是关切。以前原想同在一起行道，免受仇敌暗算，后虽变计分途修积，仍不免于悬念，至多两三日必以传声，互相询问功行近况，有无什事发生。及至洞庭君山取珠之夜通话以后，便不再有音讯。自己先恐他突然寻来，发现阴私，生出误会，不敢与之通话，就此忽略过去。事隔多日，爱妻怎会也无动静？以前爱妻曾露口风，说那宝环不特可供传声之用，将来炼成，便能发挥全部妙用，相隔两三千里之内宛如咫尺，对方言动，全可查知。莫要此时，便已炼成？那夜为取蚌珠，无心犯规，罪孽不小。又受那不知姓名的怪人辱骂教训，丢脸之事已被看了，因而灰心，不加闻问，也未可知。越想越疑心，不禁忧急起来。因觉元气已然凝炼，一时情急，不等复原便将宝环取出。行法一问，得知人回嵩山已久，正在独自静修，口气仍和以前一样温和，并无他意，才放了心。本还想再待两日

复原再走，无如爱极先垢，归心似箭，通话之后再耐不住匆匆别了黄氏祖孙赶将回去。行时，想起近来所为好些不合，嘱咐黄春，如见爱妻千万不可泄漏。

黄春本来害怕不敢泄漏，因邓隐行时，无意中说起巧遇魔女被其困住，经一魔教异人解救经过。得知魔女淫凶奇妒，为了邓隐变心，把先垢恨如切骨，立意置之于死，异日一旦相遇，必下毒手。不知魔女教中规条十分奇特，又遇教中长老出头为难，激他自向本命神魔发下誓言，限在三年零六个月中，前后两次将邓隐杀死。否则，自身反遭孽报，为魔所啖，受那惨劫。头一关，邓隐已然逃过。在此三年期内，不到日期，休说先垢，便对邓隐，不到最后一天，也是不能加害。否则，邓隐爱极先垢，视如性命。便有顾忌，这等关系存亡的事必与商量，合力应付，怎会隐而不言？黄春不知细底，闻言，却作了大急。

邓隐匆匆飞走，不暇劝说。祖孙二人想起先垢恩德，恐为魔女所害，日常都在忧疑。本打算等黄钟炼好法术，同往嵩山面见先垢，向其告密。一见先垢寻来，那还再顾自身利害，把经过的事完全说了出来。先垢对于邓隐原具深情。先见丈夫背了自己倒行逆施，虽是无心之恶，这等贪私终是修道人的大忌。何况前孽又重，照此行事，将来实是可虑，惟恐丈夫行踪诡秘，背我为恶，心中忧疑。本来又急又气，及听黄氏祖孙一说，觉着丈夫除在洞庭湖贪得蚌珠几造大孽，是其无心之失而外，余者均是情有可原，并非得已。魔女红花何等淫凶狠毒，丈夫前生又曾迷恋，竟能守定心志，甘受痛苦，犯那奇险，一任威迫利诱、软硬兼施，结局几乎送命，始终不肯屈服。对于自己更是恋恋不忘，可见情深爱重，宁死不二。这些日的藏头露尾，不说实话，全是恐怕对他生疑，并

无他意。于是把以前疑念全数冰消，反到生出怜惜。

黄春因知对方神仙眷属，巴不得二人夫妻恩爱。再把邓隐如何抗拒魔女、思念先垢，加上许多渲染。自来女子情痴，先垢虽是神仙中人，也不免于偏私之念。一听丈夫对他这等情重，越发感动。只是魔女如此厉害，即已明方要与自己为仇，丈夫如何只字不提？心中奇怪，方欲往寻，忽接邓隐传声，说在云贵界苗洞中遇一妖道，斗法两日，蒙一新交同道相助，虽然得胜，妖人邪法厉害，逃时声言，三四日内必来报仇。因是苗人泄机，迁怒怀忿，说是来时要用邪法，把当地所有苗人全数杀光，鸡犬不留。妖人之师更是厉害。请先垢得信，速往相助。先垢闻言大惊，当时便要赶往。

黄钟恐先垢一去不来，再三哭求收他为徒，以死自誓，跪地不起，说神姑一走，我便自杀。先垢性情温婉，又喜幼童，想起丈夫性命是他所救，身中邪毒尚还未解，眉目中已现红影。以前曾听两姊说过魔光厉害，一旦发作，痛苦非常，死活都难。黄春只此爱孙，又在一旁老泪横流，哭求不已。说孙儿年纪虽小，意志坚绝，任怎劝说均不肯听，只求仙姑将他带去。如蒙收留，固是求之不得，否则，也请引进到别位仙师门下，免得此子恐负茜红之托，终日愁急等语。

先垢比时出山不久，还欠老练，平日最重情面。因见黄钟受伤为救丈夫而起，人是那么灵慧，无法推拒，此时又无收徒之理。继一想，妖人与丈夫定约斗法尚有三日，中间还有余暇。二姊有一同道正在莽苍山中隐居，何不就便把黄钟带去？此子根骨甚佳，如能引进，成全一个有志幼童，并还报他救夫之德，岂非两全其美？便向黄氏祖孙力言修道人的苦处，此去不知何年何月才有成就，事要三思，免得后悔。初意此时有事之秋，不愿有人纠缠累赘，将来遇机再为援引，以

免年纪太小，不耐山居劳苦，黄春又多悬念。谁知黄春水灾大难之后，已把人生看成幻梦，再加目睹神仙灵异之迹，更增信仰。心想一人成道，九祖升天。难得爱孙小小年纪有此志气，仙人又均说他夙根灵慧，必有仙缘遇合。

黄钟再一力求，早把主意拿定，惟恐失却良机，异口同声，力言成败吉凶均有定数，绝无后悔。

第十九回　老蚌孕明珠灼灼桃花腾丽彩　金霞消毒眚森森剑炁射惊虹

先垢情不可却，抱起黄钟试一飞行，果非凡骨，带了同飞并不累赘，也颇高兴。因见为时尚早，先用传声和邓隐商量，告以次日起身，带了黄钟同往。

邓隐为防幼童多口泄露前事，也想先垢把人带去，暗中向其询问，以便设词应付。遂答以此子可爱，又有夙根。恰巧新交同道李静虚是位散仙，法力甚高，机缘颇巧，无须往寻令姊之友。明日起身，再飞苗峒，见面商谈。代为引进，比较省事。先垢闻言，也觉机缘凑巧，转告黄氏祖孙，均颇高兴。为了黄钟年幼，乃师不知住在何处，恐山居高寒初去不惯，便代筹划，连夜赶制随身衣物。在黄家住了一日，中午方始起身往滇边飞去。

那苗洞在云南野人山边界，四面高山环绕。更有大片森林，瘴气甚重，外人从无入境。苗峒所在，乃是山中大片盆地。苗人共分姬姜两姓，聚族而居，拥有良田千顷，物产丰富，人性也极善良。当初原是周室遗胤，因避战国之乱，率领家族逃入深山，以耕猎畜牧自给。山中土地肥沃，稻粱三熟，桑麻遍野。衣冠礼乐犹有前古遗风。气候温和，四时皆

春。离洞百里左近，却环绕着一圈峰崖，多是上下壁立，高矗入云。山那边更有无数森林沼泽，终年瘴气郁蒸，结为彩雾，恶禽猛兽、毒虫大蟒，盘据其中。因有穷山恶水、毒瘴森林许多天险阻隔，仗看天时地利，隐藏在内。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耕织畜猎，终生温饱，不与世通已千余年。每当月明之夜，芦笙四起，情歌相答；少年男女，对对成双；白衣如雪，翩跹起舞，互相追逐出没，掩映于明月花林之中，宛如仙境。本是人间乐土、世外桃源，无如山中百物皆备只是缺盐。每隔三数年必要选些精壮少年，带了山中出产的药材兽皮之类，去往离山数百里的墟集之中换些食盐，回山应用。为了祖先遗训，知道自己这一苗族得天独厚，惧怕万一引鬼入室，故此千余年来从不开通山路。出山换盐的人，均经训练。出时，并向祖庙立誓：即便被人掳去，宁死也不泄漏真情。所经之处形势奇险，并还常遇毒蛇猛兽伤身送命。每次出山换盐，人数至少二三十个，从无一次全数回转。苗人天性勇敢、体力健强，又是祖先成例，凡是功成归来的人，全峒男女老少俱都另眼相看。再要遇见猛兽虫蟒死里逃生，或将所遇恶物杀死带回，换回的盐又多，更成众中英雄，易受少女看重，求爱容易。当地离开城邑最远，地势偏僻异常。只近山一带几处苗墟镇集，赶墟苗猓，生熟皆有，种类甚多。内中虽有凶野蛮横、喜欢杀人的种族，到了赶墟时节，也都公平交易，无故从不欺人。

而这两姓苗人，祖先本是汉族，比较聪明，从来不露行藏，故此千余年来无人留意。这年也是合该有事。近数十年人丁兴旺用盐太多，平日过惯安乐岁月，出产又多，交易方便。先是出山的人在苗墟中发现一些山中没有的玩好服用之物，一时好奇，违背祖训偷偷带了回来。本是暗赠情侣，不

料女子好奇，彼此炫弄妒羡，渐渐相习成风，每次出山换盐，各人都从山外带些新奇东西回来。

刚巧这一代的峒主年老和善，以为以物易物不至惹事。而这般人每次出山，多半死里逃生，拿自己的性命去换公众之用。峒中盐最重要，如若无有，不特无以调味，人均淡食，还要害那最可怕的软骨奇疾。一时宽容，未按祖规处罚，于是相习成风，互竞新奇赶墟之外，又往相隔较近的大城州县采办选购。有两个胆大的一开头，群起效尤，只数十年光阴，把祖先淳朴之风变了多半。

山中有一桃花湖，大抵百亩，湖水甚深，一碧澄泓，清可见底。四外满植桃李等春花，花开时节，宛如大片碧琉璃，环绕上一圈锦霞，花光繁艳，倒影湖中，上下相映，清丽绝伦。湖中又产有一种桃花蚌，内蕴明珠，光作粉红，鲜艳非常，为数甚多。苗民见惯不以为奇，平日只是采作苗女装饰。这年有一壮苗，在月光下，发现波心有大团五色奇光闪动。入水查看，人一沉水，不见再起，次早浮上半截残尸。群苗大惊，选了几个水性好的壮苗入湖查看，发现湖心有两巨穴，一是泉眼，深而不大；一是石窟，内中大蚌甚多，别无异状。泉眼水力太猛，也未深入查看，不知人怎会死，半段残尸和刀切的一样，想不出是何原故，只将那些大蚌网起。这一次采得不少蚌珠，正赶这年有人出山，无意之中带了几粒在身旁，原想去往城中，打上两对珠环归赠情人，不料这类珍宝易使恶人生心，惹出事来。先在途中遇一妖道，看出苗人身有宝气外映，暗中查听，得知这类蚌珠山中甚多，还有大的，不由动了贪心。

妖道原是云南苗疆长狄洞。妖人哈哈老祖新收徒孙滕高，也是苗人，无什法力。因听一同门说起，师祖日前曾命门人

留意，寻觅各种宝珠祭炼法宝，不知这类蚌珠光彩虽极好看，年岁不多，并非真选。一听洞中还有大的，先想暗中跟往，强行夺取，后听出姬姜两苗祖规甚严，外和内刚，并不怕死。又因师祖近年每说大劫将临，虽能避免，也颇可虑，不许门人无故生事，随意为恶。心想对方每次来往，均因沿途奇险，不能全数生还，引为恨事。这次出山，并还发现一条水桶般粗的巨蟒，虽因遇时闻风惊觉，冒险绕越，由百丈悬崖之上，用长索山藤攀援牵引而下，一人未伤，回去却是必由之路。

那蟒当日盘据崖上，相隔十余丈，有两只肥鹿走过，吃他身子一伸，便和箭一般窜将出去，两口吞下。等众苗人逃出老远，隔山偷看，又见大群孔雀空中飞过。那蟒把头昂起，微一屈伸呼吸之间，立有两只孔雀先后被其吸住，翩然下堕，投入蟒口。跟着，张口一喷，孔雀全被咽下，将毛吐出，满空均是金碧毛羽，飞舞如雪。那条长信宽达尺许，远伸数尺火焰也似，归途如被发现，休想活命，全都想起心寒。出来时久，山中断盐，其势不能不归。正在愁虑，觉着有机可乘，与其行强威逼，不如市恩卖好，相机下手。便在暗中尾随下去。群苗走到中途，发现那蟒正在崖上晒鳞。这次回时原具戒心，山居年久，识得蟒性，事前算准时地，一见便知那蟒已然吃饱，向阳酣卧，不去惹他，便被看见也可无害。难得相隔这远，以为可以无事，俱都喜出望外。正用藤索鱼贯上援，满拟只一上崖便可逃过。蟒的目光，万一被其发现，最险恶的地方已然避过，可以四散奔逃，绝不致于全数葬送。方喜这次一人未伤，取盐又多，回山可以得奖，不料妖道事前早已想好诡计，先用邪法把蟒引开，等到群苗援上崖去，立时发难，暗中又去激怒那蟒，引向人行路上。同时，幻化出两条同样大蟒，三面合围，将群苗前后两路一齐阻住，进退

不得。

妖人也真心狠，先使当头几个健苗被蟒吞入腹内，然后凌空现身，用一口飞刀杀死真蟒，再朝两条假蟒追去，故意不与群苗相见。群苗正在九死一生之际，见一短装道人突由空中飞堕，将蟒杀死一条，下余两条也被追走。均疑天神下降，纷纷跪地求告，礼拜不已。起身一看，人已无踪，便把死蟒切断，弃去头尾，运了回去。当地苗人喜吃蟒肉，视为美味，又得了一条蟒皮，死里逃生，盐包未失，均各喜慰，把妖道认为神仙。正打算立庙供奉，不料晒那蟒皮时节，只两条大蟒相继寻到，群苗不知邪法幻化，个个胆寒。总算逃避得快，不曾伤人，只伤了一些牛羊牲畜。那蟒由此盘据不去，不时在田野中乱窜，吞食猪牛，鸡犬不宁，所过之处，田禾花树荡然无存。

有那胆大健苗心中恨毒，约了些人，埋伏蟒过之处，用峒中特制毒箭想射那蟒。那蟒虽是幻相，但有邪法运用，比前杀真蟒还凶。无论梭镖毒箭，投射上去，蟒口一张，全都震退回来，休想近身。苗人逃避不及，反死伤了好几个。所藏伏的崖洞山缝，吃蟒怒极发威，一尾鞭扫将上去，当时粉碎一大片。端的猛恶无比，吓得全峒苗人个个胆寒，齐藏山洞之内，谁也不敢出外一步。似这样藏伏了七八天，眼看那蟒越来越凶，所种山粮以及好些花林果树均被毁损。正当收割之时，近年人数又多，如何不急？后来实在无法，聚众商议，想起前遇道人能除那蟒，除将此人寻来，日子一久，全族非灭亡不可。只得违背祖规，选出七八个敢死健苗，去往出山路上寻访仙人求救。

其实妖人早已来到，只在对面山上暗中作怪。求救的人刚寻到那日杀蟒之处，便见妖道睡在石上，忙即下拜，向其

求救。妖道始而装腔作态说："修道之人不愿多开杀戒。这三条大蟒俱都通灵变化，大有神通，上次为救你们，已杀死一条。就此回去，原可无事，不该将蟒皮肉带回，以至二蟒怀恨前往报仇，照此形势，非将你们全族杀死，决不肯退。我除他虽然不难，但是两蟒运数未终，死后鬼魂定必寻我为难。我奉师命孤身在外行道，连个住处也没有，早晚难免为其暗害，故此不能前往等语。苗人再三跪求，说仙人如肯将蟒除去，当立一庙，请神人在内居住，常受供养。妖道又做作了一阵，才装勉强应诺。一月起身，刚到苗峒，两蟒忽然追来，势更猛恶。妖道故示神奇，连用幻相和假蟒斗了两天一夜，才将两蟒追往山谷之中杀死，将蟒尸当众弃入绝壑之中。

群苗目睹灵异，对于妖道自更信仰，便按妖道心意，在桃花湖旁建了一所楼舍，请其住在里面。本来敬若天神，妖道淫凶狠毒，自恃邪法和除假蟒之功，平日作威作福，暗用邪法背人入水，采那蚌珠。苗人见他性情凶暴，稍有冒犯，不出数日，不是无故身死，便是失踪不见。同时，妖道为寻蚌珠，在一个大风雷雨之夜，深入湖心，寻觅巨蚌。发现泉眼中藏有一个怪物，形如蜈蚣，头上有一大包，宝光外映；内里并还藏有一个大蚌，巨吻睁合之间，宝光远射，似与怪物身子相连。看出怪物头有内丹，好些奇处，当时引其出斗，不料怪物颇有神通，更炼有极毒的丹气，几为所伤，匆匆出水。正在养伤、暗打主意，先前所弃假蟒忽被苗人发觉。

原来峒主之子姬平，人甚机警，见妖道神情日益凶横，近来常有苗人无故身死或是失踪，心已生疑。这日偶和同辈健苗往附近绝壑中采一珍药，忽有一人失足下坠。姬平人甚义气，立用长索缒下前往援救。无意中发现一条天然石埂可通壑底，想起下面还有两条死蟒，事隔数月，如何闻不到腐臭

之味？一时好奇，率众下去查看。以为那壑虽深，下面宽只一两丈，这么二十来丈的黄桶大蟒，当然一寻就到。及至查遍壑底毫无影迹，心正奇怪。后在野草中发现几段断竹，内有两节上画蟒头，余者也均画有鳞甲符篆。想起前事，恍然大悟，知是妖道障眼法儿闹鬼，忙即回峒告知峒主。

峒主本就心中痛恨，偏生妖道，命人传话：每日须选两个少年美貌苗女前往侍寝，并说，不久还有大祸，如敢违命、到时袖手，全峒苗人便有灭族之祸。群苗闻言，更动公愤，本意将其杀死除害，峒主姬蒙年老多谋，觉着妖道邪法厉害，非人力所敌，力主慎重。偏巧妖道所选苗女有一情人，甚是武勇。得信悲愤，本想前往拚命，立告奋勇：事成为众除害；如非敌手，便说为了苗女。瞒着峒主与之拚命，与众无干，以免连累大众。

老苗拦劝不住，只得令其立誓而去。苗人随带梭镖毒弩前往行刺，刚一动手便被妖道擒住，死于非命。总算妖道见洞中少年苗女甚多，多半美秀可爱，意欲长期享受，役使群苗，自为雄长；行刺的苗人事前又说，因见妖道夺他爱人，故来行刺，未吐真情。虽未和群苗为难，由此现出本来面目。凶威越盛，对于群苗生杀由心，动加毒刑，少年苗女多被蹂躏。群苗空自悲愤忧惶，无计可施。

姬平本就恨毒，这日又因应答不善触怒妖道，已命人将其绑吊树上，幸而苗女推说饮酒，哄了妖道回房。姬平深知妖道狠毒，一经忤犯，早晚送命，连夜逃出山去。行经元江哀牢山下，正遇邓隐同一道装少年，在一松林之内对坐抚琴。方觉二人貌相俊美，丰神挺秀，从未见过这等常有猛兽出没的深山之中，在此弹琴说笑，如无其事，寻常汉人哪有如此大胆，琴音又是那么好听，心中奇怪。

那道装少年正是李静虚，法力甚高，邓隐和他无心相遇，谈得投机，见对方携有一张古琴，问出此中高手，触动夙好，想学了去转传爱妻，向其求教。刚见不久，学完一曲，忽然想起日前救一富人，家藏百年美酒，意欲取来同饮，便和静虚说了，匆匆飞走。

姬平原是闻得琴声跟踪寻来，见内中一人驾着一道电光，腾空飞走，晃眼不见，想起前事，忙即入林跪拜求救，告以前事。

李静虚隐居本山雄狮岭长春崖，以前曾由苗洞上空飞过，见当地山青水碧，到处香光，暗中下去一看，男耕女织，遍地桑麻，人心风俗，也颇善良淳朴，宛如世外桃源。早就存有好感，性又疾恶，闻言大怒。便告姬平："这类妖孽本应除害，无如我少时还有要事，等方才那位道友回来，小饮几杯，便要起身，恐来不及。好在这类妖道邪法有限，不须两人同往，等他回来，请其和你先行，我随后赶去也是一样。"待了一会邓隐飞回，又带来了好些酒菜，一听前事，不顾尽兴，略领几杯便同分手，邓隐先带姬平赶去。到时，妖道正因姬平逃走迁怒老苗，限其五日内把人寻回，否则，由他自当洞主。并令群苗献出八个五岁童男女，以为引诱湖中水怪之用。老苗无力与抗，正在背人痛哭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邓隐气盛，立喝妖道出来纳命，妖道大怒飞出，才一照面，便被邓隐紫郢剑斩为两段。一时疏忽，不知妖道乃苗疆著名妖邪，哈哈老祖徒孙，邪法虽不甚高，但有独门传授，每遇危急，元神立借血光遁走。事前不曾防备，没有追上。群苗见大害已除，自是欢喜，又见邓隐美少年，仙风道骨，对人和气，如非还有同道要来，当时便要飞走，与妖道来时情景大不相同，全都欢呼跪拜，喜幸非常。

邓隐偶由苗女口中，问出湖心泉眼中藏有一个水怪，口喷毒气，厉害无比，妖道想得怪物内丹，入水数次，几为所伤。因那怪物藏在泉眼之内，形如蜈蚣，头有大包，上下两口，一喷毒气，一喷内丹，能大能小，颇具神通。不知何故不肯离洞，只有一次，与妖道恶斗了半夜，最后暴怒发威，刚窜出水眼约有丈许，便自退回，始终未出水面。日前妖道用一幼童为饵，刚放入水，便被怪物由泉眼中窜出半身，将人咬去半截。看出专吸人的精血脏腑，因在水内，不易除他，又向苗人强索八个童男女，想把怪物引出水面夺那内丹，已定当夜子时动手等语。群苗一听湖中有怪，厉害非常，连妖道均几乎中毒，无可奈何，便求仙人同时除害。

邓隐已然发现苗女胸前所带桃花珠，光彩晶莹、奇丽夺目，湖心还有不少巨蚌，怪物内丹更是一粒宝珠。想起洞庭所得蚌珠，本意归赠爱妻，后被魔女强要了去，甚是可惜。难得这里会有许多蚌珠，虽然不如以前所得，光色粉红，十分美观，内丹宝珠想必更好。此与洞庭取珠不同，既可得宝，又可救人，岂不是好？立时允诺，行法入水。

怪物原是天生毒虫，在水中潜伏多年，近一二年才把内丹炼成。加了神通，虽将前人所留泉眼禁制冲破，无奈身具两体，雌雄相连，后半身又被一条宝链锁住，出口稍远便要发火，痛苦难禁，为此不能出水作怪。近日因受妖道激怒，凶威如狂，加以脱身情急，终日烦躁不宁。这时正用内丹想灭宝链上面烈火，去与敌人一拚，一见有人飞下，知道敌人法力有限，只凭一口飞刀和两件法宝，所喷内丹足能抵御，不特意存轻视，反想和初斗时一样，冷不防下口喷毒，上口喷出内丹，双管齐下将敌人喷倒，杀以泄愤。不料敌人换了一个，法力比妖道高明得多，紫郢仙剑更是妖物克星，如何能

敌？刚一窜起朝前扑去，邓隐知怪物口能喷毒，已有准备。先用前生所留法宝把身护住，故意引逗。怪物一口毒气未将敌人喷倒，顿犯凶威，又把内丹宝珠喷出，朝前打去。

邓隐知道这类内丹与怪物本身真气相连，收取不易，忙用太白金刀连紫郢剑同时施为。一道白光，先将内丹真气斩断，随施分光捉影之法，把手一招，将怪物所喷一粒大如鸭卵、光具五色的内丹宝珠收到手内。紧跟着，一道紫虹朝前飞去。怪物见内丹被敌人接去，真气已断，无法回收，情急暴怒，妄想拚命。口正喷毒，一道紫虹、一道白光已夹攻而来，才知不妙，想要回遁，已自无及。百忙中，把心一横，倏地改退为进，猛力朝前一挣，紫虹立时绕身而过。怪物原是看出进退两难，情势不妙，忽然急中生智，拚受奇痛，待将后半身挣断，再以全力拚斗逃走。

邓隐见怪物身躯长大，形态丑恶，内丹一收，忽然缩退，惟恐变化逃遁，想抢向前面断他归路。不料怪物身形突然暴长，随同剑光过处箭一般往斜刺里冲去，泉眼中水立时随同暴涨。想起洞庭取珠前车之鉴，恐其发动山洪伤人，心中一慌。又因怪物逃时正用真力，吸取手上宝珠，几乎把握不住，恐被吸走，更难除害。几面兼顾，微一疏神，剑光不及回收，已朝怪物后半身绕过，当时斩断。瞥见水眼之内有金色彩焰一闪，未及细看，怪物已电也似急穿波而上。同时，闻得上面人声呐喊惊呼之声，怪物逃势绝快，已无踪影。料知怪物出水难免伤人，暗道不好，忙即跟踪追去。出水一看，不禁大惊，原来上面湖水已与山一般涌起二三十丈高下。

苗人多半胆大，先前过信仙人法力，群集湖边往下查看。湖水本清，花光倒影之下，人怪水中恶斗看得又真，见湖心宝光剑光飞舞电射，正觉好看，怪物忽随剑光过处朝上冲来，

其急如飞。迎头遇见群苗，虽然不顾咬杀，怪口喷处，一口瀑布也似的喷泉，带着大股毒气朝前直射，当头二三十个苗人立被冲出二三十丈，打向山崖之上成了肉饼，跌倒水中的几个，也各中毒死去。当时洪水高涌十余丈，水力奇猛，微一冲荡之际，环湖旁观的苗人纷纷冲倒，又伤亡了好些。

等到邓隐追出，怪物已腾空而起，所到之处，脚底立发洪水，聚而不散，飞行也颇神速。邓隐见状，又急又怒，忙指飞剑急追上去。眼看快要追上，忽听震天价一声霹雳，数十百丈金光雷火，由最前面山头上斜射下来，正打在怪物头上，二三十丈高的水头，立似雪崩纷纷倒塌，颓波汹涌中，怪物已被震成粉碎。抬头一看，正是新交好友李静虚赶到，心中一喜，待要迎上，忽听大喝："邓道友留意，速用紫郢防身，准备迎敌，不可怠慢。"回头一看，一片墨云正由身后铺天盖地而来，天已遮黑了大半边。知来妖人，待要抵敌，那墨云来势绝快，当时成了一片漆黑，跟着便见云中射下三道灰白色的怪光。因听李静虚大声警告，料知不是寻常，忙把飞剑放起时，一道金霞闪处，下面群苗立被隔断。眼看湖水急流下落，就这晃眼之间，水势已消退了十之八九，未死的群苗纷由水中爬起，一路哭喊呼应、四下逃窜。幸有一片金霞挡护在上，未受邪法侵害，否则，李静虚只要晚到一步，这些苗人一个也难活命了。再往墨云来处一看，一个身材矮胖、非僧非道的黄衣妖人，在一幢黑烟环绕之中，已然飞离身前不远。同来还有一个赤身妖人，身有一幢血光笼罩，人影却是黑的，仔细一看，正是前杀妖徒的凶魂去而复转。知道黄衣妖人是他引来，来势如此神速，可知邪法厉害，不是寻常，自己竟被闹了一个手忙脚乱，并还伤了不少苗人。当着新交好友，自觉不是意思，由不得愧愤交加，一指太白金刀迎上前

去，妖道师徒已然对面。眼看白光绕身而过，黄衣妖人竟和没事人一般，手指邓隐狞笑道："何方鼠辈，敢伤我的门下，通名受死。"

邓隐一听来者是前杀妖道之师，太白金刀竟不能伤，心方着忙。一道金虹，电炬也已突由身后飞来，照向妖人身上。黄衣妖人把手一挥，妖徒凶魂首先退去，随又厉声喝道："无知贼道，何人门下？无故伤我徒儿，今日休想活命。"说罢，扬手一蓬灰白色的妖光，宛如一朵奇花，刚将金虹敌住。

李静虚忽由后面抢飞上前，手指妖道冷笑喝道："我知你是苗疆长狄洞，哈哈老怪门下妖徒，你连长春崖无忧洞极乐真人都不认得，也敢猖狂么？"说时，邓隐看出妖道神通变化，一身邪气，除对后来那道金虹还有惧意而外，自己所用飞剑法宝竟全不在心上，明见飞刀绕身而过，休说是人，连衣服也未伤。又以出山不久，以前两生修为，足迹往来不在西南诸省，妖人来历虚实均不深知。见此情势，心虽惊疑，少年好胜，仍欲挽回颜面。心想紫郢仙剑前古奇珍，尚未用过，何不一试？不顾再用仙剑防身，一指剑光，朝妖人迎面飞去。先听同伴警告，紫郢剑只作防身之用，不曾飞出，这时一念贪功，不知妖人厉害，如非看出仙剑威力神妙，早已扑上身来，不死也受重伤，万无幸理。及至紫虹离身飞起，瞥见妖人面有惊惧之容，心方暗喜，一蓬暗绿色的光针，带着大股黑气，已和箭雨一般射到，同时耳听李静虚喝道："道友速收剑光，留神下面，免遭妖孽暗算。"声才入耳，先前那道金虹，原由李静虚手上宝镜中发出，突然回收，挡在邓隐前面。紧跟着，迅雷大震，又是数十百丈金光雷火扬手发出，朝妖人打去。那大蓬妖针邪气，已吃宝镜金虹挡住，神雷一震，纷纷消灭，无影无踪。随听一声怒啸，目光到处，妖人已化为一溜黑烟朝

下穿去，吃金霞往上一挡，不曾穿下。

李静虚扬手又是千重雷火当头打到，妖人知禁不住，在雷火金光中星丸跳掷，接连几十个滚转，化为一溜黑烟，其急如电，往来路破空射去。这原是同时发生，瞬息间事。邓隐微一迟疑之际，大蓬妖针黑气已被镜光神雷冲散，那口紫郢剑未及回收，妖人已化黑烟逃走。本来不至受伤，为了逃时忽动贪心，自恃神通，妄想乘机冲破下面金霞，仗着玄功变化，深入池心泉眼，由地底遁走，就便取那宝物。不料李静虚得道多年，法力甚高，知道湖心有宝，妖人狠毒贪狡，如其得胜，群苗自无幸理，即便挫败，临去也必一肆凶威，或是乘机取宝，早防到有此一着。当发现妖人以前，便用一件法宝埋伏金霞下层。妖人急切间不知敌人深浅，只看出对面二敌，一个防身紫光，威力甚大；一个法力更高。正想乘着邓隐紫郢仙剑飞出之时，一面运用玄功向旁闪避，一面猛发大蓬妖针，暗下毒手。偏被另一敌人看破，先用宝镜挡在同伴身前，再发乾天太乙神雷将其击散。再一想起对方来历，不禁大惊。来时又听妖徒之言，起了贪念，明知劲敌当前，仍想顺手牵羊，借着地遁将泉眼中藏珍取走。连遭挫败，心意不定，微一手忙脚乱，邓隐在旁看出便宜，就势一指仙剑，紫郢电掣追上，朝那黑烟一绞，立成两段。妖人连声怒啸，电驰星飞，一路急滚，晃眼合而为一，射入遥空云层之中不见。

邓隐本纵遁光追赶，吃李静虚拦住，笑说："此是苗疆长狄洞，哈哈老怪门下妖徒，今日为我所伤，你又杀了他一个徒弟，你不寻他，他也决不干休。方才分手时，因有要事与人约会，本要今夜才能赶到。偶和所访道友无心中说起这里的事，他说道书所载，天生奇毒之物为数颇多，各有妙用。内有一种名叫桃蚣的，最是奇怪，前半身形如蜈蚣，只前额多

着一个形似肉球的怪头，上有双目，内藏元丹，性最灵警。天生阴阳二体，双身相连，一雌一雄，从初生时便两体交合，凑紧一起，永不分散，稍为一挣，便作奇痛。世间生物，十九雄强雌弱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，照例雌的在前，雄的在后。妖虫初生时节，小才一两寸，寄生巨蚌腹内，由雌的半身伸出蚌口，向外求食，雄的终年藏伏在内。彼此肠胃相连，痛痒相关。雄的半身柔软异常，成了雌体累赘，但他交合之力奇强，又都天生奇毒。雌雄两半身自一出生便孕有宝珠，炼成内丹以后，功效更大。正教中人得去，加上许多灵药仙草炼成灵丹，服后可抵两三甲子功行，更能起死回生，与道教中大还丹、毒龙丸，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发现妖虫固是放他不过，左道妖邪，更把内丹，视为至宝。妖虫腹中所喷毒气，也是祭炼邪法有用之物，虽禀两间淫毒之气而生，本身却具纯阴之资，善吸日精月华与天地间清灵之气。不特本身孕有宝珠，所居之处，花树最繁，更有许多大小珠蚌同在一起。妖虫天性虽极残暴，因是从小寄生蚌壳之内，对蚌从不伤害。巢穴多在绝涧深潭泉眼之下，水色最清。附近的蚌，受他气机相感，各孕彩珠，作桃花色，映日生辉、光彩奇丽。妖虫最是机警，所寄生的老蚌，又岁久通灵之物，知其犯人之忌，正邪双方俱都不容。遇见正教中人，多想等其成长，取那两粒内丹炼制灵药，只未出世伤人，念其献珠之功，至多把毒气收去，许还不致加害；如遇左道妖邪，必连寄生老蚌一齐擒去。先施邪法和各种毒虫毒果，每日喂养，加增毒气，助其成长。到了内丹成熟，收毒取珠，并将妖魂摄去祭炼法宝，身受最惨。老蚌只一发现体内有了妖虫寄生，既想仗他之力去炼自身蚌珠，又恐有人杀害，事前定必潜入水底深处隐藏不出，一同在内苦炼。遇到风雨晦明、月白风清之夜，放其出

壳，吸取两间精气，也只容他探头洞外，隔着碧波，用口中真气朝上呼吸，并不令其出水，行踪最是隐秘，不易被人发现。年岁一久，蚌身越大，嵌在泉眼石缝里面不能脱出。到了此时，妖虫气候成长，自想飞腾变化，出来残杀生灵，为祸人间。无奈半截雄体与蚌身相连，又脆又嫩，不似前半雌体，坚如钢铁具有神通。性更奇淫，不舍分开。加以雌雄两体自来连系，稍为用力想要挣脱，立时痛痒难当，周身酥麻。除非深知妖虫细底的人，齐两体相接之处，将那形似锁链的一根肉带斩断，先把雌珠得到手内，将其杀死，然后水遁入内将老蚌斩破，取出雄珠，才可成功。稍为疏忽被其逃走，妖虫神通甚大，所过之处，平地水深数十丈，更能带上大股洪流腾空飞行，水灾立起。那粒雌珠再要被其带走，为害更大。我听那位道友说完经过，又知横行此间的妖道乃长狄洞老怪徒孙，惟恐道友不知细底生出事来，匆匆提前赶来。看出妖虫与所说形相神情一般无二，刚用太乙神雷将其除去，深悔来得稍迟，误伤好些苗人。猛瞥见西南方有大片妖云横空飞来，料知强敌已到，临机心动，恐其败时借着水遁深入泉眼，盗那雄珠，更恐老蚌岁久通灵，见事紧急，舍了原身，带着妖虫的半截雄体乘隙遁去，未曾动手，先下埋伏，先把水眼一带加上太清禁制。果然妖人逃时生出贪念，如非事前防备，妖人飞遁神速，如被乘机取走，必留后患。哈哈老怪，方今邪教中有数人物，门下妖徒邪法甚高。虽然老怪近年自知为恶太多，大劫将临，曾经重定教规，不许门人仗他邪法异宝无故出来害人。与人结怨，必须自了，在未占上风或是化敌为友以前，不许回山。不似昔年专一护犊，恃强横行。但他门下妖徒颇有能者，内有两个苗人尤为厉害。今日之事，本决不与我们干休，况又加上这一对希世难求的宝珠，如何善

罢？我二人一走，这些苗人一个也休想活命。”还待往下说时，忽听西南方空中有人厉声喝道：“李静虚贼道，休要猖狂。是好的，三日之后去往元江大鹏顶决一胜负，否则，这般苗狗一个休想活命。你二人也必被我们人寻见，仍遭惨死，何苦连累这些无知猪狗。”

邓隐听那语声十分洪厉，相隔甚远。心方惊奇，忽又听一老人口音带笑说道：“查道友，此是我们下小孽障自寻死路，既然发现宝珠，便该回山重报或是早日下手，当地均是一些蠢苗，原易成功。他偏迷恋苗女，无故伤人，临时又起贪心，意欲把湖心蚌珠连妖虫的内丹，全数取走，以至延迟多日。对于苗人更是凶淫，杀身之祸咎由自取。我那第五孽徒见他元神归报，也不查问对方虚实强弱，冒失赶去，丢此大人。知我近年勤于修炼，嫌他们仗我威势到处横行，不愿再为他们分心多事，曾下严令，照我家规，不奉师命。与人争斗，照例有胜无败，否则，必有重罚，不敢回山，才往求你相助。敌人来历我全知道，本来举手之劳，无如我向来言出必践。他既违背师命，轻于出手，除非以他本身之力转败为胜，休想回山见我。他往寻你，与我无干。不过，苗人山中隐居，本不知妖虫内丹可贵，他那徒弟，已用诈术使其感恩畏服，奉若神明，只要向其明言，手到可取。他偏贪色行凶，自取其祸，如何能怪这些蠢苗？查道友最好不问此事，如已答应孽徒，只寻敌人，一分胜负，不可再与蠢苗计较。”

前人厉声喝道：“你这老鬼！以前何等自大。今见门人受欺，不为作主，反而嫌我多事，分明自知孽重，大劫将临，假装好人，借着和我问答表明心意，免得小贼道的师长与你为难。我一向行事为所欲为，既然出手，决无顾虑。三日之后我如不胜，休说不会杀死这群苗狗，从此也不再管这闲事。你

那高足向我哭求立誓，只我助他报仇，不问成败无不听命。事如不成，必将他师徒元神带走，去往海外故居，把当年法宝炼成，将小贼道师徒一网打尽，以报前仇。我如得胜，必将这般苗狗生魂摄去，鸡犬不留。”

话未说完，老人接口大笑道：“查道友，我早知你用心，如非看出孽徒心存叛意，恐回山受罚，故意投到你的门下，也无此言。你果料得不差，实是想向敌人表明心迹，使知孽徒叛师已然投你，任凭杀戮，免得再有顾忌。这等说法再好没有，三日后当往大鹏顶观战，看你有何本领去敌那两件前古奇珍。恕我老悖怕事，行再将见。”说罢，哈哈一笑，底下便没了声息。

邓隐听那笑声来处更远，宛如洪钟怒鸣，四山皆起回应，比起前一人怒骂之声洪厉刺耳，又自不同。见李静虚先是面容紧张，手掐法诀侧耳静听，似在暗中戒备。听完后，面上忽转喜容，笑对邓隐道：“那粒雌珠已被道友得去，尚有一粒雄珠，现在泉眼蚌壳之内，取时较易，待我取来奉赠，使成一对，以满他年之用如何？”

邓隐觉着这次取珠，几乎又惹大祸，已然伤了好些苗人，如非此人赶到，即便妖虫不至逃走，事前不知细底，伤人必多。妖人来势神速，又擅玄功变化，分身化形邪法，飞剑法宝均不能伤。虽然学会九天玄经、太清仙法，无如功力尚浅，经历又差，一个不巧，就许受了邪法暗算。再看下面苗人，正在泥水中收拾残尸，悲喜交集，乱成一片，暗查死伤竟有四五十人之多。想起前情，好生愧悔，便以婉言辞谢，意欲各人分取一粒。

静虚笑道：“此珠只有炼丹最好，本应成对，不宜分开，道友何必太谦？如因小弟代劳不肯全要，好在下面已有禁制，

请道兄入水自取也好。此间苗人均颇善良，无端遭此惨祸，实是可怜。且喜身旁带有丹药，只是全尸，脏腑未受重伤，或能使其回生，你我分头下手如何？”

邓隐见他意诚，又听说那两粒宝珠好些妙用，暗忖此人看去年轻，法力在我以上，既然相让，再推便假，只得谢诺。飞身入水一看，泉眼周围果被太清神光禁制。泉眼大只一二尺，石壁并不甚厚，不知老蚌和那妖虫怎会久藏在内，不能脱身？定睛一看，里面地方甚大，深达十余丈，本来是一尺许粗细的深穴，被妖虫在内掏空，只剩洞口两三尺厚石壁不曾攻破。正对水眼有一石洞，内里也有不少巨蚌。妖虫寄生的巨蚌，约有丈许方圆，直立穴内，不住张口喷那黑水，穴中清泉，已全成了墨色。

第二十回　合力斩妖虫紫电惊芒逃厉魄　无心逢劲敌血云如焰拥魔宫

那蚌见有人来，意似急怒，大口一张，立有一股带着黑气的水箭，瀑布也似直射过来。蚌口张合之间，现出两团宝光，水箭来势又猛又急。因有一片神光阻隔，水被挡退，洞中泉水全被激动，沸水也似翻滚起来，势甚猛恶。

邓隐恐蚌口黑气有毒，下时匆忙不曾细问，恐又有失。仗着行家，将手一指，一片神光飞涌入洞，照得内里通明如昼。巨蚌似知无幸，忙即后退，只一闪便自不见。邓隐忙用法宝防身，跟踪入内查看。宝光照处，发现尽头石壁上有一裂缝，那蚌全身嵌在里面，似想逃避。同时发现地下软腻腻的横着一个怪物，与前杀妖虫形态相似，但只三尺长短，周身均是肉角。前半已被斩断，却剩半个怪头流着紫血，随波荡漾。后

尾有一肉球隆起，其大如盂，上面有一裂缝，后腰系有半根彩链，细才如指。看出那是妖虫后半雄体，刚被大蚌巨吻夹断，吐了出来。前半伤处有一肉环，和胸前一根形似骡肾之物，均被斩断，紫血淋漓，已然淹淹待毙。只通身肉角和尾隆起之处，一闪一闪放光，似要绽裂神气。因见巨蚌藏身之处原是壁上水眼，知其无法逃遁。正施法力，把满洞积水辟往洞外，准备现出空地，看清下手，猛瞥见妖虫后尾一颤，一团宝光带着一股黑水已迎面打到，对面壁上蚌口张处，也有一股黑水，暴雨一般猛射过来。料是情急拚命，忙指太白金刀飞将过去，先将妖虫劈为两半。那团宝光，便是妖虫雄体所藏内丹，吃邓隐宝光裹住，随手收去，黑气也被飞剑消灭。见那内丹只有寸许大小，光彩晶莹，奇丽夺目。最奇是，珠只径寸，外面却有一层宝光包住，约有拳大，宛如一团奇辉四射的火球，耀眼生霞，光射四壁。同时，觉着囊中震动甚烈，想起前得雌珠，方才应敌匆匆，尚未细看。刚一取出想要比较，不料雌雄二珠感应之力甚强，未容把玩，已如磁引针对飞上去，互相吸紧，再也分扯不开，试用仙法将共隔断，才一施为，珠光便减了好些。恐有疏失，只得一同揣入囊内。一看怪物死在地上，那条彩链也被斩断。方想此链由何而来？怎会系在妖虫身后？忽听壁间沙沙乱响。原来巨蚌遁入石缝以后，见妖虫被杀，内丹宝珠被人得去，知难逃命，一时情急，想将石缝震破，穿崖遁走。

邓隐连得双珠，本极欢喜，想要退出，并无杀蚌之心。因见地上断链，停了一停，闻声注视，见蚌想逃，猛想起初进来时，曾见蚌口内有两团宝光闪动，这类巨蚌腹中必有大珠。立指太白金刀飞将过去，哓叹一声，壁缝粉碎，那蚌也被连壳斩破，当时杀死，随手招处滚跌出来。内里果有明珠，和

苗人所戴桃花珠光色一样，但大数倍，为数也多，不只一粒，最大的一粒，似是先前所见，光作银色并泛粉霞，好看已极。邓隐大喜，忙同收去，二次想要退出，忽见壁缝以内还有彩光闪动，过去一看，正是那条断链，好生奇怪。细一观查，壁上竟有两行字迹，大意是说：三百年前，在附近森林中修炼，发现巨蚌腹中寄生着一条畸形妖虫，名为桃蚣。当时本想除害，一则妖虫内丹大有灵效，制成灵药可以起死回生，与修道人更有大益，意欲等其成了气候、快要脱体害人之际，再行除去。后运玄功推算未来，特施法力，由离此百里的森林深潭之中，顺着水源移来当地湖心泉眼之内，等三百年后有人来取。来人如若将珠得到，最好留作炼丹之用，可救不少的人；如若当着珍玩，不特被左道中人发现容易惹事，年时一久，并还减少灵效等语。也未署名，知是一位前辈仙人所留。正在查看有无其他奇迹，那两半段彩链连同壁上字迹，忽全化去。耳听上面李静虚呼唤，连忙赶出，一问何事，静虚笑说："我本抽空来此，还要回去赴约。妖人约斗虽在三日之后，此间仍然不可离人。道友行云流水，本无一定去处，何不就在此间暂住两日，以防万一？到末一天，你我同往大鹏顶相会，与妖人一分高下便了。"

邓隐见未死苗人已全医好，静虚神色甚是匆忙，正想挽留探询，静虚笑说："方才发话定约的妖人，名叫查双影，邪法甚高，但我已有准备。既然约定三日之内，当不会再来。到日我们如败，却是难说，前杀妖徒必有同党，也许迁怒苗人，暗中加害，有道友在此，当无妨害。这里有一金针，道友带在身旁，万一有事，可将此针朝地一掷，立有一道金光射出，无论相隔多远立可得知，片刻之间便可赶来。时已不早，大鹏顶再见罢。"说罢，把手一拱，匆匆飞走。

姬氏父子对于二人自是感恩，又知大难未已，忙把邓隐请至洞中，设下盛筵款待。邓隐近日在外行道，也曾遇到几个左道妖邪，仗着紫郢仙剑和前生遗留的法宝飞刀，每次均占上风，未免把事看易。方才和后一妖人动手，这才看出厉害，自己功力尚还不够，如非李静虚相助，休说全胜，吉凶也自难料。又听妖人口气凶恶，在相隔千百里外发话恫吓，宛如对面，徒党又多，越想越觉可虑，便用传声告知先垢，请来相助。满拟爱妻当在甘凉一带行道，及听人在黄春家中，想起以前所为，料知事泄，惟恐误会，心正愁急。次日黄昏，先垢寻到苗峒。见面之后，看出邓隐面有愧容、神情不妥，不时朝着黄钟暗使眼色，知其怀有鬼胎，恐自己怪他。不知丈夫和魔女红花是何情孽如此纠缠，不愿当人询问。到了夜来，命黄钟自去安睡，约了邓隐出外步月，向其开导，告以我知你心志颇坚，有话只管明言，以便合力应付，决不见怪。

邓隐无奈，只得老着脸皮详言经过。先垢才知邓隐自在君山发现魔女门下恶鬼金银二童，逃避不及，被魔女寻来困住，本意擒往魔宫，迫其重修旧好，供其淫欲。后见邓隐心志坚强，功力比前生高得多，不易入网，便就湘江附近深山之中施展魔法，幻出一所房舍，威胁利诱，无所不至。邓隐表面敷衍，暗打主意逃遁。魔女已然看破，故作不知，打算二次擒回，再加诱逼。不料弄巧成拙。邓隐逃时，不知金银二童恨他入骨，暗放神魔附在他的身上，以为防身法宝飞剑威力神妙，只一逃出千里之外便可无事。及至飞行了一阵，正在加急逃窜，猛觉身上打了一个寒噤，当时警觉，知道阴魔附身，中了恶鬼暗算把真形摄去，不特此举徒劳，连防身飞剑法宝均无用处。回顾魔女并未追来，料其早有成算，欲擒先纵，下手阴毒。除却仗着本身道力，强耐诸般苦痛，熬得

一时是一时外，毫无善策。反正逃也无用，不论逃出多远，均如磁石引针，对头稍一动念当时赶到，尽情荼毒。一时情急悲愤，想起前生为淫魔所诱，丧失真元，眼看不久惨死，永无超生之日，幸蒙大师兄全力相救，由重重陷阱之中救出险地，痛悔前非，按着师门法规，自在外面修积。好容易乘机兵解，转世重修，不料魔女仍是纠缠不舍，再要堕入他的套中，前功尽弃，早晚同归于尽，连想保得残魂去转轮回都办不到。越想越后悔，不禁悲从中来，口呼恩师，向天号哭，说自己并非不知悔过上进，无奈前孽太重，道浅魔高，现被魔女寻到，除却从他淫乐以待灭亡，万难解免。仗着紫郢仙剑防身本可无害，又因魔法阴毒，一时疏忽，受恶鬼暗算。不该逃得太急，把事闹僵，现虽拿定心志宁死不屈，以报师门恩义，减消自身罪孽，但是魔女淫凶无比，一落他手，身受不知如何惨酷。为防连累爱妻同受魔女之害，还不敢使其知道。弟子深知自身孽重，无可减免，才有今日之事，恩师神目如电，必已预知未来。少时魔女追到，弟子无力与抗，又不愿受他蹂躏楚毒，只好用紫郢仙剑兵解，就便将那附身阴魔除去，以消胸中之恨。所望恩师，大发慈悲，容弟子转世之后速赐接引，感恩不尽。

话刚说完，心头忽又一凉，全身由此不能自主，魔女突然现身，狞笑道："你想死么？没有那么容易。你前生和我恩爱，事虽由我而起，但我修炼数百年，所交合的男子何止千百，如不是你这冤孽，怎会失去元阴，受老魔主责罚？老魔主为我设下七个死生环结，除非你我仍成夫妇，早晚大劫临身，身遭惨杀。为了寻你，费尽心力。你以为人已转世，便可置身事外，岂非做梦？好好随我回宫便罢，否则，你那元神真形已被金银二童暗中摄去，多高法力也无用处。似你这

等薄情，本难容你活命，一则旧情难断，痴心太甚；又想合则两全，分则两败，这才委曲求全，想你醒悟。再要不知好歹，我弹指之间你全身火发，由内而外烧成一堆白灰，你那元神决逃不脱。休说受我炼魂之惨，便那阴火焚烧时全身酸痛麻痒，宛如千百条毒虫在内啃咬，至少要经七日夜受尽苦难，才得身死。你那飞剑法宝，只能防护身外，现为阴魔附身，任他多高法力的人，也不能救你了。”

邓隐深知魔女厉害，闻言心胆皆寒。又因前生脱难时节，发现魔女阴私和种种淫凶残酷之迹，已把他看成毒蛇猛兽，又恨又怕。始而呆在当地做声不得，后想起对头残忍冷酷、反脸无情，已然落网万无幸免。如若从他，照着前生所知，魔女大劫已快临身，至多保得暂时活命，早晚玉石俱焚，同归于尽；此时坚决不从，虽然饱受苦痛，魔女数限一尽，仍有转世之望，也许因此一来，减消前孽。祸福相倚，只在一念转移之中，丝毫气馁不得。气方略壮，又想到阴火焚身之痛与炼魂之惨，便是铁人也禁不住，连怕带急，越想越恨。暗忖此时身虽受制，不能转动，但这紫郢仙剑前古奇珍，乃左道邪魔克星，动念即发，反正无幸，不如冷不妨放将出去，能够杀死固是极妙，即或不然，事情总是一样，终须惨死，有何顾忌？念头一动，忙把紫郢仙剑心灵运用，一道紫虹朝魔女电掣飞去。

邓隐平日深沉机警，喜怒不形于色，出手绝快。魔女见他愁急沉吟，只当害怕心活不敢再抗，心还暗喜，万没想到情急拚命，骤出不意。紫郢仙剑乃神物奇珍，威力甚大，来势比电还急，虽有一身魔法身未受伤，也被闹了一个手忙脚乱。随来金银二童，乃老魔遗留的两个成形恶鬼，对于魔女先甚忠心，平日助纣为虐，专喜杀害生灵。见邓隐不肯与魔

女重拾旧欢，魔女将来难免因此遭劫，恨之入骨。正打算双方决裂立下毒手，也没料到待死之囚竟敢反噬。瞥见宝光耀眼，大惊欲逃，紫虹电射已飞上身来，一任飞遁神速，终不免于飞剑之厄，剑光过处，斩为四段。虽是恶鬼炼成可以复原成形，无如紫郢仙剑不比寻常，斩断之后元气大伤。当时想要复原竟是艰难，一面还得逃避飞剑追杀，不由暴怒如狂，连声厉啸，化为四股黑烟射向一旁，接连数十百个滚转，勉强合在一起。见紫光已被魔女扬手发出一股血焰挡住，仙剑虽是邪魔克星，毕竟邓隐人已受制，不能以全力发挥，要差得多。

二童看出魔女虽然满面怒容，还不想就下毒手，不禁暴怒，同声怒吼，各由身旁取出一面三角晶镜，正待施为发动阴火。魔女因金银二童虽是老魔多年苦心炼成的两个得力帮手，但是这类凶魂厉魂天性凶残，反脸成仇。平日虽极恭顺，又有老魔所传制他之法，不至生变。无如二童近年神通越大，自己以前不合痴爱邓隐，失去元阴，好些地方相形见绌，身旁所带本命神魔更是未来大害，稍一疏忽，必受阴魔反噬，为其所啖。近日看出，本身功力已不能制服二童，全仗老魔所留法牌和禁制二童的一盏魔灯，真要翻脸、倒戈相向，能否不为所害当自难料。先前为了误信邓隐谗言，欲用魔鞭去打二童，以博情人欢心，已几乎生出反感，如非见机得早，就许不可收拾。及见二童凶威暴发，不等发令便要自发阴火，化炼邓隐，心虽不愿，但见那等情急愤怒之状，知其怒火头上，强行禁止定必激变。凶睛一转，厉声喝道："今日不将这无情猪狗化炼成灰，决难消恨。你二人暂缓下手，等我问他几句，令将法宝飞剑献出，再行处死便了。"

魔女本意稍为缓势，等问出邓隐真个愿死，不肯屈服，再

下毒手。谁知二童身受重伤，怒火攻心，各持三角晶镜，披头散发、厉声呼啸而前，竟不听话。魔女一则痴爱邓隐，又以此事关系太大，老魔化去以前再三告诫，如不将邓隐寻到，结为夫妇，不出数十年必遭惨劫。两头为难，老想邓隐前生对他迷恋，只留活口，终可如愿，阴火厉害，一经施为，立受重伤。一时情急，不便向邓隐明言指点，大声喝道："你们怎不听话，敌人飞剑厉害，不将此剑收去，你们只一近身，岂不又为所伤？"邓隐闻言立时醒悟，忙把飞剑收回，朝二童飞去。二童本是恶鬼炼成，何等诡诈凶毒，听出魔女偏向情人，不愿下那毒手，有意提醒。一面飞身纵避，厉声怒吼道："这厮被我二人早用神魔制住，公主帮他无用，至多挨上一些时候罢了。"说罢，各运玄功，化作两团黑气，当中各裹着一个赤身魔鬼，满空飞舞，不令剑光上身；一面将手中晶镜连连晃动，当时便有一股惨碧魔光，朝邓隐射去。

邓隐情知事已危急，那魔光阴火稍一沾身，体内立生感应，周身发火，苦痛难当，只得把紫郢剑挡在前面，虽然防不胜防，且挡上一时再作计较。心正万分惶急，魔女见二童抗命，发话讥嘲，厉声喝道："无知鬼头，我岂不知此人无情无义、死难消恨？无奈老主人遗命，除非和他成为夫妇，同往东海隐藏潜修，不久便有劫难。投鼠忌器你非不知，如何为了方才受伤，不等我把话说完妄发阴火？真要作死不成？"二童仍是呜呜厉啸，怒吼不已。魔女转对邓隐道："你已被我金银二童暗算，阴魔附体，除却降顺，无论是谁也救你不得。他们恨你无情无义，妄用飞剑杀害，心中痛恨，已将阴火发动。如听良言，我便将如意神灯取来，将其制住，还可活命，否则，身受阴火焚烧，死后还受炼魂之惨，谁也不能救你，悔之晚矣。"话未说完，忽听一老人口音哈哈笑道："无知淫婢，

敢发狂言，也不看看此是何处，能容你耀武扬威的么？”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魔女闻言心动，方想喝问何人大胆，二童一听主人要用本命魔灯制他，也自暴怒，激发凶威，一声怒吼，齐朝魔女返身扑去。魔女平日把二童视如手足，所幻形貌又极灵慧，美秀可爱，相处太久，顿忘此是极恶穷凶的魔鬼。当日又是匆匆追敌，制魔法宝均在宫中，向不随身携带，虽然魔法高强可由心灵运用，来势这等猛急大出意外。自身元阴已失，单凭本身法力，这类恶鬼凶魔决制不住，一被扑上身来，凶多吉少。正待飞身逃避、躲过难关，再用宫中魔灯去制二童，势已无及，慌不迭咬碎舌尖，一片血光刚喷出去，二童魔影已自上身。暗道不好，心方一急，忽听前面又是哈哈一笑，一片红光闪得一闪，随听惨嗥之声，眼前一花，二童魔影已全失踪。

邓隐仍立当地，面带惊喜之容，前面立着一所极高大的牌坊，下面站定一个身材高大的黄衣老人，白发红颜，长眉修目，手持一柄白玉拂尘，神态庄严，含笑而立。猛想起邓隐已有阴魔附身，方才二童以全力发动阴火，即便飞剑防身，体内必生反应，竟会安然不动，此时神情反更从容。新现出来的牌楼金碧辉煌、壮丽非常。老人形貌奇伟，似曾听人说过，不禁心惊。定睛四外一看，当时醒悟过来，这一惊真非小可。原来那地方乃是一座高峰，近顶之处有一大片平崖，四外花林环绕，奇石清泉到处都是。当中建着一片宫殿，琼楼玉宇，华丽无俦，正与昔年父亲在日所说滇缅交界火云岭、神剑峰，魔教中长老、尸毗老人的魔宫景物一般无二。想起邓隐逃走事前本来知道。为了恨他薄情，故意放他逃远再行追赶，因对方已有阴魔附身，无论逃向何处，动念即知，魔光遁法感应神速，比寻常飞行要快得多。不曾尾随在后，忘了

所逃方向正是滇缅边境，不知怎会被他逃来这有名魔头所居之处。闻说此峰高出云天，更有重重禁制，多高法力的人也难入境一步。邓隐事前似不知情，最奇是，自己跟踪追来，深入重地，竟未丝毫警觉，照此形势，分明老魔有意为难无疑。老魔自命得道年久，法力行辈比谁都高，同道中只一二人与之交厚，此外，越是魔教中人越不容让，一向夜郎自大，目中无人，并发奇想，欲以魔教修成正果。对于同类更多嫉视，平日声言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不得他的允许，无论正邪各派，只一误入禁地或是犯他规条，定必不容，最恨人在他宫前卖弄魔法。如其所料不差，必早知道这段孽缘，偏袒对方，但又妄自尊大，不肯背他信条以强凌弱，与后辈为难。乘着自己追敌之际，暗布罗网，将魔宫隐去，把邓隐引到宫前，等自己和金银二童出手发话，犯了他忌，再将真形现出。今日之事，除却向其服低认罪，不再与邓隐为难，想要善罢，十九无望。久闻对头魔法之高，不可思议。方才金银二童才一出手便被收去，可知厉害。如与为敌，决非对手；就此罢休，万分不舍，将来大劫临身，又无幸理，想了又想，把心一横，忙即走向前去，躬身说道："你这位老前辈可是神剑峰主者么？将我们引来此地有何指教？"

老人本来面带笑容，听到末句，忽把两道寿眉往上一扬，喝道："无知贱婢，当我偏袒你的对头，想坏你的事么？"魔女听出口风不善，忙把气沉住，陪笑答道："后辈怎敢无礼。不过神峰高居天半，又有诸般禁制，即便有心飞来，也难擅入禁地；事前魔宫景物又经掩蔽，直到金银二童犯禁出手，欲与敌人拚命方始出现，好些出人意料。以为魔主有什使命，欲请明言，以便遵从，并无他意。"老人闻言，面色稍好，笑道："本来我不愿管闲事，只为方才有一好友，说起你们冤孽纠缠，

意欲托我釜底抽薪，加以化解，我并未允，只答以遇上再说。一时疏忽，不曾行法查看，这位道友乘我无备，将本山景物全数隐去，跟着，邓隐也被引来。我在宫中看出之后，因觉你们事出无知，不是有心犯禁，本仍不想过问。后听邓隐为被金银二童暗算，哭诉心事，十分可怜；我女儿又在一旁代为求说，觉着此人前生本在正教门下，为你所惑，致毁道基，照你门中规矩，你失去元阴咎由自取，对方身受惨祸，幸得兵解，应已孽尽圆满。今生如其自愿救你，或是仍受魔法诱惑，也还罢了；他今历尽艰危，誓死不从，你仍苦苦纠缠，连下毒手，不特事欠公平，与你门中规条也有违背。正教中人，修为不易，微一失足，便难挽回，好些可怜，这才出面化解。当未出以前，你明见金银二童所发阴火，并无反应。如知警觉，擒了此人逃走，我也不曾拦你。谁知色欲蒙心，全不想对方既有阴魔附体，动念即可伤人，怎曾毫无感应？我虽魔教，最恨这些凶魂厉魄叛主反噬，何况他不比你，已然觉出邓隐身上所附阴魔被人收去，仍敢在我宫前行凶叛主，如何能容？我虽将这两个恶鬼收去，因你父昔年曾有数面之交，他虽在遭劫以前坐化，难犹未了。你当初如不失去元阴或与邓隐再成夫妇，到时自可助其脱难；现与邓隐虽不能重圆旧梦，瞧你父临化遗命行事，只能痛改前非。听我良言，即速回山，闭门清修，不与外人相见，过了数年也有解救，你意如何？”

魔女也是运数将终，误以为尸毗老人受人之托偏向邓隐，出头作梗，早已暗中横心。打好主意。闻言抗声答道：“老神主也是魔教中长老，何苦帮助外人，与一后辈为难？实不相瞒，我对此人实是情深爱重，今又加上生死存亡关系，如何中途而废？并且先父临化以前，曾将他本命神魔禁制锦囊之内，交我贴身佩带，真要事情紧急，便用诸天秘魔大法一决

存亡。只老神主不出作梗，无论这厮多么薄情负义，必落我手，谁也救他不了。今日误入禁地，原是无心之失，老魔主如其不容，只好听你处置，决无违抗；否则，只请吩咐，赐一限期，便照本门规条，向本命神魔立下誓言，说不得与之一拚了。”

老人原是受人之托，意欲两全，一见魔女明卑暗亢，神情刚狠，词色不逊，厉声喝道：“我本意此人修为不易，夙孽太重，意欲设法双方保全，既然不识抬举，料你恶贯已盈，不久当遭孽报。照你门中规条，只向本命神魔立誓之后，在限期内所求不遂，不是把对头擒来献与神魔，便是害人不成反害自己；期限一过，即便自己多么处境艰危，也不能违背誓言，再向敌人作对，你那对头无力相抗。本来期限甚短，为了你父虽是魔教中人，除却纵容你这孽障淫恶横行而外，本身颇知敬畏天命，末了些年更能悔祸敛迹，想在便中救他超劫，免为你这孽障所累。由今日起，十日之内将邓隐寻到，限期三日，由你行法迫令降服或是将其杀死；期满不成，便须等到三年之后，再由你向其二次加害；再如不成，你便身受其报。不到三年限期如加暗算，你固早取灭亡，你父也必为你所累，连那最后一线生机也无望了。”

魔女闻言毫无惧容，慨然说道：“老神主限我十日内迫他顺从，自信成功无疑。况在三年之后还有一次，虽还未必多此一举，我必遵命就是。”老人哈哈笑道：“无知贱婢哪知厉害。你父当初设这锦囊，表面是把他那本命神魔传付与你，实则还是见你淫恶凶残，恐多造孽，累他受害之故。照我计算，第一次本来不消十日，到了第四日夜间必将邓隐寻到，用你魔法使受诸般苦痛，可是害他不成。我意多说三数日原有用意，你只记住，三日限满，不成必须离开，在此三年之内不

与相见，到时悔悟，便可仗这几日富余时光往求一人，助你父女脱难。如其逗留不去或是另有凶谋，必留大害。三年未满，孽报已临，你只发现锦囊上面环结被人解去，立受本命神魔暗制，直到惨祸临身，永无宁日了。”

魔女痛恨老人，又知对方不好说话，斗是决斗不过，巴不得能够早走，所说的话全未放在心上，气愤愤答道：“后辈功力虽浅，也曾修炼多年，岂有不知厉害之理？只问老神主，这十日光阴何时算起？”老人怒道：“本由今日起算，但这前三四日，你未必寻他得到。反正内有三日由你施为，到时不必费事，自知人在何处。如非我想为他消去一点前孽，不必我出手，你也休想伤他分毫。视此执迷不悟，定要自取灭亡，可当我面如法立誓便了。”魔女早就蓄有凶谋，妄想一试毒手，震于对方威名，又觉不敢。正在暗中愤恨，闻言乘机答道：“我那本命神魔并非易与，如非神主再三严命，也不敢班门弄斧，现便照我门中规条施为，请自留意。万一后辈制他不住，莫要迁怒，当我有心冒犯。”尸毗老人知他阴险凶狡，哈哈笑道：“贱婢不必花言巧语，有什本领，只管连我算在一起。如恐引火烧身，我必助你一臂，使你满这三年限期再遭孽报便了。”魔女厉声答道：“老神主留意，恕我无礼。”说罢，将身一抖，通体赤裸，露出一身白如玉雪的柔肌，满头秀发也自披散。

邓隐自从老人现身，二童所化恶鬼还未被其收去，身上便觉一轻，知道魔法已解。虽还不知老人来历，料是救星，两次想要下拜，均被一种潜力挡住，知对方不肯受礼，只得恭立旁听。见魔女忽施魔法，通身赤裸，这才看出魔女左臂上钉着七把长约三寸、血光闪闪的金刀；酥胸上面，现出七个貌相狰狞、神态如活的魔鬼，大只如杯，但都神态生动、七

窍喷烟，隐现玉肤之内，似欲飞起。前生和他同居三年，只觉通体肤如凝脂、柔若无骨，想不到那么凶毒的神魔，竟会藏在身上，料知厉害，越发厌恶。则往旁边一闪，魔女已把玉股上所悬锦囊举起，口诵魔咒，并发誓言。

邓隐见魔女寸丝不挂，那锦囊由左肩起斜挂腰股之间，大不过尺，非丝非帛，织绣精巧，上有七个形似灯花的环结，并无他异，也未见有邪气。魔女左手高举向其念咒，右手按着臂上金刀，神情十分紧张。隐闻魔鬼呼啸之声由胸前发出，凄厉刺耳，虽料不是寻常，看其目射凶光注定对面老人，决无好意。如何未见形迹？方自寻思，猛瞥见前面好几个魔鬼影子一闪，眼前倏地奇亮，红光如血，照耀全山，耳听老人厉声大喝："姑且便宜了你，回去养好了伤，再寻你冤孽去罢。"声才入耳，魔女和那七八个恶鬼影子忽然失踪，跟着，眼前一花，重又云白天青、花光如绣，只黄衣老人仍立身前。料知魔女逃走，大难已过。又想上前拜谢，老人把手一摆，立有一股极大力量，把身挡住。

老人笑道："你我无缘，道路也各不同，今日之事本出无心，只为贱婢狂妄无知、自取灭亡，才致便宜了你。再过数日必被此女寻到，这三日夜的苦难，实非人所能堪，我既袖手不问，如何受你礼拜？我看你夙孽甚重，魔女这两难关虽能逃过，将来成败仍须在你自己。能够心口如一，和你方才初来时所说一样，也非无救。贱婢不知老夫神通，妄想以卵敌石，借着立誓对我暗算，我虽有言在先，不肯伤他，他仍作法自毙，受了反应，从此更要倒行逆施不能自主。这还是临场胆怯，只用自炼阴魔，不敢把乃父锦囊中有无相七绝神魔放出，否则，不等三年，便要形消神散、为魔所啖了。他固必受孽报，但你仍须念在他父虽是魔教，向不害人，你前

生如不是他暗助，将你好友引来，孽缘一满，早和别的被害人一样，为此女所惨杀。到了第三年的末一天，如被此女擒去，可相机行事，将他父亲那盏魔灯上第三朵灯花用真火点燃，自生妙用，彼此有益。你今日虽未受那阴火焚身之惨，但中恶鬼暗算，又为魔女所困，元气损耗，必须静养。我现把你送往中土静养数日，以免此时便被魔女发现，不等复原赶来寻仇。此关虽躲不过，迟遇见他数日，吃亏较少。可自去罢。”说罢，把手一挥，立有一片红光拥护全身离地而起，只觉四外云光包没，隐闻天风海涛之声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不消多时，落到地上一看，云光不见，大河前横，已是黄河南岸。想起前事大是惊奇，断定还有三日灾难，结局无害，与魔女相遇越晚越好。本来要走，忽想起爱妻日前在此修积善功，也许人还未回，何不往寻？到了路上，又觉自己连受重创，神气萧索，如若相遇难免疑心；打算觅地静养，偏想不起何处是好。听尸毗老人之言，此时如被魔女寻到，多受苦难，还是小心些好。刚要走开，忽听道旁柳阴下有人闲谈，说起旡垢治河之事，过去一打听，偏巧那两人受过旡垢好处，那日河工完成，被恶少强行劫走又曾在场，便把前事一说。

邓隐闻言，本就有气，正赶两狗子带了家将骑马路过，耀武扬威，神态狂傲，不由怒火上撞，迎上前去将人杀死，故示灵迹，腾空飞走。此时如寻旡垢或另觅地藏起，也可无事。飞至途中，忽然想起对方朝中亲贵均有权势，狗子被杀决不干休，恐再连累好人。夜间赶往对方家中，施展法力，显灵警告，说狗子为恶多端，身是神仙，为民除害，如敢连累无辜，便将全家杀死。事完要走，忽听身后女子冷笑之声，回头一看，原来身后少女正是魔女门下侍女阿青，因奉魔女之

命，查访先垢踪迹，途中发现神光，无意相遇。以邓隐的法力，如用飞剑将其杀死，原可无事。无奈惊弓之鸟早已胆寒，只得设词推宕，意欲探明来意，觑便逃走。

阿青人甚机警，先传魔女之命令其同回，见邓隐不住好言求告，不肯同去，知其胆小，不敢为敌。凭着自己一人决难成功，借着闲谈，暗把信符放起。魔女逃前，本想用神魔冷不防暗下毒手，制住对头，乘其防御匆忙之际，把邓隐暗中劫走。满拟这类神魔威力甚大，对方多高法力，骤出不意，即便不至受害，也必手忙脚乱。谁知初遇劲敌，只听平日传闻，不知深浅，急怒攻心，冒失动手，阴谋未成，本身反受神魔反应，如非对头威名太大上来存有戒心，当时便是凶多吉少。惊悸亡魂之下，再吃对方魔光反击，慌不迭飞身遁走，虽幸敌人未追，元气已受大伤。尤可虑是，弄巧成拙。神魔易发难收，须在三日之内，擒到几个修道人，使神魔饱啖精血才不至于反害主人，而这类修道人均有法力。自己恶名在外，人多望而远避，按照魔规和昔年对老魔所发誓言，必须对方自行投到或是受了美色诱惑已然上套，不能无故加害。事又紧急，一面须在魔宫静养，这类修道人至少要用三四个，急切间何处寻找？时机紧急，实在无法，才想起近年勾结到一个左道妖邪，师徒七人均与自己有染，当初原经言明，只是淫乐，两不相犯。妖道知其残忍淫凶，虽然迷恋美色，防备甚严，门人法力又均不弱。魔女更因近来寂寞寡欢，寻常壮男一夜必死，无什意思。正经修道之士难于勾引，一般左道妖邪，因和他成奸的都是凶终隙末、无一好死，各生戒心，不敢招惹。尤其近数十年，为了失去元阴，离开男子太久便难忍受。难得妖道师徒有七人之多，已然打成一片，乐得暂时快活，等寻到邓隐再作计较，也就未起凶心。年时一久，妖

道师徒渐渐少了顾忌，后再看出魔女心意，越发胆大，近一二年已不再有戒备，此时想起，正好合用。于是动下杀机，一面用功静养，并向神魔许愿，在三四日内把妖道师徒引来，使其饱啖。正想下手方法，忽接阿青信符，连连告急，不知邓隐已被发现。这类信符照例不能轻用，一经施为，当时主人便须赶去，当此忧患危疑之际怎敢疏忽？只得匆匆赶往，本心还恨阿青不该妄发信符，使他忙乱。到后才知邓隐已被寻到，惊喜交集，如获至宝，以为笼中之鸟，手到擒来。刚一现身向其媚笑，邓隐明知难逃毒手，人当危急之际，毕竟求生心切，仍纵遁光加急逃走，不料飞出不远便自落地，再飞已是无力。不知身有尸毗老人魔符暗助，好生惊疑。回顾魔女并未追来，正遇黄春站在门前，心想魔法厉害，此时无力飞行，藏在人家也许对方不会想到黄春原知邓隐来历，一说即允，在黄家养了数日。魔女不知邓隐身有魔符，一见逃走正忙追赶，不料一片魔光迎面扑来挡了一挡，再往前追，已无踪影。百忙中瞥见邓隐遁光曾在途中下落，心疑避往人间。落地查问，被黄家佃工支走，心中愤极，决计先把邓隐擒回。忙令阿青先返魔宫代其主持，又跟踪寻了几天，忽由宫中魔镜发现邓隐藏在黄家，也不想以前数日怎会查看不出，匆匆赶去。双方把话说翻，便用魔光将人困住，迫令降服。无奈本身神魔尚未收服，妖道师徒当日要来入网，关系重要，不得不走。又见邓隐始终以全力相抗，不肯顺从。虽因事前防备甚严，仗有飞剑防身未被阴魔侵入，但那罪孽苦痛也实难当，在秘魔神光禁制之下，休说逃走，行动皆难。当地离城甚近，修道人不会由此往来，黄家屋上又放有魔教中的信符，即便被人发现，也决不敢无故生事，自蹈危机。下余均是凡人，屋中魔光厉害，如若妄动只有送死。觉着无碍，一时疏忽。因金

银二童已被强敌收去，门下男女侍者难多，得力的少，万一妖道师徒忽然惊觉，一个制他不住，无法善后。势难兼顾，只得留下魔镜匆匆赶回。

底下邓隐遇救的事，旡垢已全知道。见丈夫说起前情，声泪俱下，满脸愧悔之容，想起他此行所受苦痛以及抗拒魔女、拚死犯险、不肯降顺情景，觉着丈夫心志果甚坚定，将来成就大是有望，心中喜慰，好生怜惜。事已查明，去了疑团，情爱自更加厚。

邓隐见爱妻体谅自己，不特未生误会，反更垂怜，一任温存亲热，毫不抗拒，不由满心欢喜，感激非常。力言此后无论遇何险阻艰难，必以虔心毅力战胜邪魔，以便合藉双修，不负爱妻之望。

旡垢人本贞静端庄，因见丈夫痴爱自己，吃了这般大苦，不忍使其失望，只得听之。后见邓隐缠绵不已，恐其情不自禁又入魔道，一看天色已是启明星耀残月西斜，曙色将生离明不远，地面积水不曾干透，尚在暗影中闪光，到处静荡荡的，苗人村落中，鸡声已在报晓，笑推邓隐道："你这人真的老脸，夫妻相爱也有够时。天已快亮，我们带着黄钟这个累赘，共只还有半天的光阴便须赶往大鹏顶去，那位李道友我尚未见面，不知肯收门人不肯。也不谈点正事，老抱着我有什么意思。"话未说完，猛瞥见身后似有光华一闪，回头一看，一道白光正由相隔不远的花林之中破空飞起，一闪不见。心中一动，忙拉邓隐赶回，迎头遇见姬平正立门外向来路遥望，见面便问："黄钟前半夜往寻仙姑，可曾见到？如何未来？"旡垢一听大惊，忙同回身寻去，人已不见。查遍当地，均无影迹。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。

第二十一回　入谷访幽兰翠浪因风散花雨　酬恩挥玉轸魔云如焰救灵鹃

前文邓隐申旡垢夫妇，同在苗峒玩月谈心，旡垢以前疑念已全冰释，觉着丈夫心志坚定，前途并非无望，心颇安慰。一晃残月西斜，离明不远，想起还有多半日光阴便顺赶往大鹏顶去赴约；李静虚尚未见过，收徒之事不知允否；敌人声势浩大，来必厉害，又带着黄钟一个累赘。正催邓隐回去，忽见身后似有光华一闪，回头乃是一道白光，正由附近花林之中飞起，破空入云，晃眼无迹。心中一动，忙拉邓隐回赶，迎头遇见苗人姬平，说起黄钟前半夜往寻自己，一直未回，问可见到？旡垢料知有事，忙同回身寻去，把先前玩月之处找了个遍，哪有人影。

姬平见旡垢惶急，立吹芦笙，召集峒苗满山搜寻，只在二人玩月的后面土坡上，发现几处小人脚印或泥土中的膝痕，内有一处脚印较深，仿佛停立已久，但是背向前面。为了前日妖虫带水飞走，地是土质尚未干透，看得甚真，别的全无踪迹可寻。旡垢知道黄钟走失与那白光有关，想起此子向道坚诚、不畏艰危，和乃祖黄春行时重托，好生难过。暗忖前见白光虽未看出邪气，如是正教中人经过，爱他资质灵慧将其带走，定必出面明言，何至背人行事？何况此子人小心高，立志相从，所立之处近在身后，如见外人也必出声惊呼，断无不告而去之理。除非被人将其强行劫走，黄钟为人所制，不能随意言动，决不会一言不发，便随外人走去。越想越不放心，偏生当时疏忽，不曾追赶，如今人去已久，何处寻踪？再看天早大亮，这一寻人忙乱已将近午，再停些时，便须赶往

大鹏顶赴约，不能久延。邓隐又在一旁力劝，说此子聪明胆勇、根骨甚好，决非夭折之象。那白光如是对头，不对我夫妻暗算，也必出面为敌。也许无心路过，发现此子，爱他灵慧，将其收去为徒；因有要事或有别的疑难，不愿与我夫妻相见，就此带了飞走，早晚终可探明下落，愁急无益。日前所交李道友，法力甚高，我们先往大鹏顶等他到来，向其打听，并托他设法寻访或能查出下落，也未可知。先垢也觉此外无计可施，又当与妖人订约比斗，要紧关头无暇他顾；再想李静虚隐居西南多年，也许能问出一点踪迹，只得罢了。便照所说，勉强受苗人款待，在峒中吃了一点酒食，匆匆起身往大鹏顶飞去。

当地原是哀牢山支脉，下临元江，危崖千丈突起乱山之中，两面横阔，孤峰中峙，下面岩凹，深广远数百丈。面前更有大片平崖空地，松杉森秀，古木参天。远望孤峰危崖，宛如巨鸟张翼、掠地欲飞，形势极雄峻奇险。上面景物也颇灵秀，左近更多危峰怪石幽谷绝涧。外观丛莽载途、林青深密，无路可通，举足皆难；内里却是岩峦灵秀，涧谷幽深，繁花如笑、碧草成茵，美景无边、观之不尽。邓隐初遇李静虚时已听说过，及至飞到大鹏顶，等了一阵不见人来，偶于无意之中谈起前事。先垢最喜花木，久闻苗疆深山之中多奇花异卉，此次前来，本想暇时选胜登临。加以心中有事，想起黄钟年幼可怜，口虽答应邓隐暂时放开，等和妖人对敌分过胜败，事完之后再往各处深山之中寻访，心中仍是挂念。初意见了李静虚可以探询，见人未来，未免失望心烦。闻言忽想起天明前所见白光，正是飞往大鹏顶这一面，左近既有这样风景灵秀的山谷，也许黄钟落在其中。反正时候还早，李静虚也还未到，何不姑往一试？就寻不见人，观赏内中美景，也

比枯坐强些。便和邓隐说了。邓隐知道爱妻仁厚心热，不愿拂他心意，便同起身。

都是初来，也不知何处寻找是好。先驾遁光飞空查看，约飞出二十余里，见下面高山之后横有一条溪谷，水色山光似颇佳胜，先垢查看方向，也与白光去路正对，便同往下降落。空中下望，已觉风景不恶；到地一看，越看出他的妙处。原来那谷又宽又大，到处古木萧森、峰峦灵秀，水碧山青、花开似锦；最奇是那么深险偏僻的幽谷，竟是浅草如茵、地无纤尘，所有花树全都行列疏整、位列井然，直似有人常时打扫修治过的一般。

二人所行之处，一面山光黛泼，花树丛生，灿如锦云。右侧是条广溪，浅岸清波，潺潺流水；沿溪柳浪千重，无数翠羽飞鸣往来，与泉响松涛相与应和，音声清脆，如协宫商。对岸危崖千尺，碧嶂排云，时见大小泉瀑飞舞而下，不是玉龙倒挂，便是银发飘空。偶然山风吹动，发为繁喧，与稷稷松涛合为洪籁，那粗如匹练、细如络丝的大小飞瀑流泉，全都随风扬起飞舞空中，再落下来，打向溪水山石之上，有的玉溅珠喷，激得云浪翻飞，声若雷峰；有的灵雨珠帘，因风飘拂，繁音细碎，凉意侵肌，另有一种清趣。端的移步换形，耳目所及无非妙境。

先垢首先赞好，邓隐正在随声附和，忽然闻到一股兰花香味，清馨染衣、沁人心脾，似与寻常兰蕙不同。正循花香往前寻去，先垢忽然想起，这等清丽明淑之景，比武当山旧居还好得多；地方又是这等清洁无尘，分明有人隐居在此。自己学道才得几时？不知主人是何人物，万一道路不同，岂不又生枝节？再要昨夜白光飞行人隐居在此，黄钟是他行强摄来，骤然发现，好了自然无事，一个不巧必起争杀对方来历

深浅又都茫然，大鹏顶事还未完，如再引起一个强敌，如何应付？怎的如此冒失一路行来，直似寻常游山、选胜登临，丝毫不曾戒备？想到这里，心念一动，正要招呼丈夫暗中留意，不可高声说笑，观查好了四外情势，再缓步前行、相机行事，免得事起仓卒，未曾看清先吃人亏，那兰花香味一阵接一阵随风吹来，越发浓郁，仿佛千万朵幽兰，多少年来隐居深谷之中，知有会心人到来，竞吐奇芳、以迎佳客。一入鼻端顿觉心神皆爽，方想这等仙灵美景，主人绝非左道旁门一流。同时，峰回路转，目光到处，面前突现出一片奇景，先垢乍见之下，由不得高兴非常，连称快事，把先前思虑顾忌全数忘却，忙拉邓隐朝前赶去。

原来前面谷径越发宽广，当前大片古松林，大均四五抱以上，每株阴蔽数亩，行列甚稀。有的华盖亭亭、拔地直上，繁枝四出、黛色参天；有的虬干盘行、苍麟似铁，龙蟠凤翥、势欲飞舞。殊形异态、各具清标，已是从所未见，最奇是，松枝上面满是寄生兰蕙，兰叶花茎，长达一二三丈不等，丝丝下垂。每一花茎之上，少说也开有数十百朵兰花，大者如杯，小者如指，不下数十种之多，芳馨流溢，中人欲醉。偶然一阵风过，连花带叶齐翻彩浪，宛如亿万天花，随同翠缕飘空，缤纷而下，更是奇观。

二人徘徊花下，正自称奇叫绝，忽听有人呼叱道："何人大胆？擅入神宫禁地，通名领死。"二人大惊回顾，发话的乃是一个身穿黄色宫装女子，年约二十多岁，身材高大，腰挂长剑，手持白玉拂尘；貌甚平常，衣锦却极华美，一身珠光宝气，神态威猛，不像是个正经修道的人。先垢性情温和，因自己误入人家禁地，虽受恶声，并未在意。只觉对方容貌粗俗、神态强横，与那一身华美如仙的装束不大相称。正想开

口与之辩理，邓隐闻言已自大怒，接口答道："我夫妻无心路过，偶然入谷闲游，因闻花香无心至此，你外面又未写明内有主人，什么叫作禁地？为何出口伤人？"说时，黄衣女子本是满面怒容，似要发作；及与二人对面，忽然呆了一呆，怒容渐敛，只把手中拂尘微微一挥；听完，冷笑道："你们叫什名字？何人门下？我这里乃碧香谷，火灵神君别府，就是末学后进，也应听你师长说过。今日有人出入，曾开谷口禁制，轮值女官忘了封闭，也许被你二人路过发现，走了进来。事出无心也还可说，但神宫后苑的五色垂丝兰，除却滇池香兰渚略有数十本外，海内外仙山灵域，只此一处最多，难道你也瞎了眼睛，不曾看出？快将来历姓名说明，如你二人师长稍有渊源，还可从宽发落，否则，休想活命。"

邓隐前生灵智早已回复，一听当地乃火灵神君别府，知是西南十四洞天中五怪三魔之一，名头高大，不是好惹。因前两生修道时，神君已先闭宫隐修，不出走动，只听传闻不曾见过。又见对方口出不逊，气焰逼人，不禁怒火上升，方喝："天下事，只情理上说得过去，论什渊源来历？我闻神君魔教长老，自从听了历劫已百余年的爱姬之劝，由此闭宫清修，不与外事。旧日宫中男女侍者也多遣散，只留有限几人，平日不许出山一步，可见为人甚好，与别的魔教中长老不同。就算我夫妻误入神宫，无心之失也不至于见怪。你这样狐假虎威，倚势凌人，谁还怕你不成？"说时，先垢听出丈夫知道对方细底，竟是隐迹多年的魔教中长老，本已惊疑；再见黄衣魔女先是满脸怒容、目射凶光，自从双方对面之后，口虽说着狠话，怒容已收；一边听话，嘴皮微动，全神均贯注在丈夫身上，末了并现得意之容。方想丈夫情孽甚重，前途满布荆棘，来日大难；对方偏又是个魔女，莫要在此惹出事来。

忙加戒备，一面暗用本门传声，嘱咐邓隐：此女妄人，无可理喻。主人既是有名魔头，我们人单势孤，决非其敌。况有要紧约会，最好不要多说，趁未交手以前，冷不防一同遁走，免得多生枝节。

邓隐原忿魔女欺人太甚，怒火头上，又想自来邪正不能并立，已经撞上，终须一斗。好在身带专制邪魔的紫郢仙剑，如其说理，无事便罢；真要逞强欺人，此时奉命行道，也怕不了许多，率性斗他一下试试。正打动手主意，闻言立被提醒。暗忖这火灵老魔虽未见过，如照前生耳闻，实非寻常；门下男女徒党又多，经其遣散之后还有不少，个个厉害；他那一妻二妾，魔法更高，均不在他以下。此女莫非是他妻妾之一？如真动手，未必能占上风，还是照着爱妻所说，抽空遁走，忍气为妙。念头一转，话也发完，忙朝先垢示意，打算在魔法还未发动以前飞走。满拟逃时魔女必来追赶，还留了心，先把紫郢仙剑飞起防身。

先垢知道丈夫对他言听计从，早有准备，起身时，也将防身法宝施展出来。飞起时节，似见魔女朝着自己冷笑，并未追来。觉已飞出老远，耳听下面有人笑道："原来是这两个。昨夜收那娃儿时，我早算定他们要来送死，居然今日便寻了来，也真亏他。"二人闻言，心中一动。同时，想到共总十多里长一段山谷，怎的还未飞出谷外？忙朝回路一看，不禁大惊。原来飞了一阵，前见松林仍在脚底不远，共只飞出里许来路，先前魔女，却不知去向。只听答话道："那男的必须生擒交我，女的死活由你，只不令老鬼和那贱人知道和我淘气便了。"先发话的男子笑答："神妃不必多虑。神君此时，正和你那对头前殿炼丹，封闭严密，内外隔绝，不会赶来作梗。只将这两人擒到，事后虽然不快，照他前言，也无如你何。倒

是那小娃儿夙根灵慧，将来须用他办那要事。今早他说，只不伤他恩人，万事皆可依从，否则，必死。此子关系未来甚大，性又刚烈，我已两次试过，如非这点妨碍，今早我已放那女的不过，如何还等自送上门？方才神妃不合怜爱此子太甚，又赐了他灵符玉牌，如被知道却须留意，防他要挟呢。”

魔女答道：“你真多虑，一个小娃儿莫非我们也管不住？何况这两人我们又不真个杀他。”

前一男子又答：“此话难说。事真奇怪，一个幼童不特深知我二人的来历细底，所说的话更是切中我们心病，使人只好依他，轻重不得；偏又自愿随我同来，只不伤他两个恩人，将来便出死力，为我们抵御末劫。昨夜本想擒这少年男女回来，和你一同快活，也因他说得头头是道，以为对方有大来头。此子是他所教，意欲用他为我二人解围免难，就便结交，惟恐人家好意，为了一时冒失，反德为怨，铸成大错。临时中止，后在途中回望，看出对方一点来历，决不会和我们一路，想要回去查看，这娃儿又再三力阻，并有好些话不曾明言，到后才说教他的是一位无名女仙。此举实有深意。如照所说而行，彼此有益。但林前玩月的少年男女是他恩人等语，再往下问，便支吾起来，口风甚紧。因他胸前藏有一件法宝，深印肉内，如不依他，当时便可兵解，护了元神飞走，我已试过，果然制他不住，只未令其自杀而已。事机已急，不久大难将临，此子又须苦练三四年才能有望，难得有此合用的人，如何逼他？幸我得信赶来一个未伤。近年我们本和夫妻一样，这两人恰是一对夫妻。难得你和我一样心事，各有一男一女，不舍放过，只能迫其降顺，以后四人同乐，你也不必再和对头生气。日内神君夫妇同对头把丹炼成，以为你我将来要应他的前言，决不再加闻问，甚或迫令别居，都在意

中。你前日无意中偷看宫中神经，他三人未必得知，正好假装负气，把昔年封闭的别宫讨上一处，同去那里，一面苦炼，一面布置起来，岂不是好？”

魔女笑答：“我为你不知受了多少闲气，你知道么？在我教中，男女情爱本各任性，可恨老鬼无情无义。大的是他结发夫妻，对他好还令人想得过。我比贱人在先，偏说是他三生情侣，非比寻常、宠爱如命，已是气人；并还为了贱人几句话，不惜弃去旧日基业，连相随多年的门人侍者，也都费上数百年心力，送令转世，说旧日徒党，俱都相从多年。他虽痛悔前非，而这般人，多半具有恶质，既不忍放其出外，自生自灭，死于正教之手；又恐出宫为恶，添他罪孽。为此发下宏愿，先将其禁闭宫中，挨个儿苦心感化，除却几个万难挽救的只把心尽到而外。等到下余诸人转此一劫，他便同了最宠爱的三数人，以真火自焚，应过劫数，仗他所炼灵丹神符，同往转世、重修仙业。在此数百年中，他和贱人尽情恩爱，对我从不假以词色，反说他此时已然舍旧从新，我如能洗心革面，随他三人同修，与你断绝，将来也许助我免去末劫。否则，他便由我自去，连你也不加闻问，除非犯他那两条大忌而外，一切照常。但到要紧关头，休要怪他视同陌路，不加援手，你说有多气人。他因以前我曾出过大力，是有功之人，真个情急相拚，贱人难免受我暗算，为此容忍，表面仍和以前一样。我手下男女侍者比他三人所用还多，享受也全由我心意。人说夫妻反目、同床异梦，如今除非是和贱人怄气，必要出头来帮，平日面都见他不到，如不为你，怎会这样惨事？休看我虽还未炼到不死之身，如论法力，到底在你之上，何况还有老鬼昔年两件法宝。我天性淫妒，你所深知。对于老鬼，我虽恨之入骨，那是无法；你如得新忘旧，被

我看出，休怪我狠。”

男的笑答：“心肝多疑，哪有此事。只许你随便爱人，就不许我偶然染指，可知我醋心比你更重么？各自另有一人易生嫌怨，率性都杀了吧。”

邓隐爱极旡垢，妒心也是奇重。先听男女敌人均存邪念，早就怒极。只为旡垢见敌人举重若轻，连人影都见不到，自己被人困住，竟看不出有何迹象，只是飞了一阵，不离原处，魔法厉害，可想而知，心中优疑。暗忖，这类无耻狗男女，譬如疯犬吠人，理他作什？与其白费心力，斗人不过还要引出危机，不如忍气静听，一面留心观查虚实，相机行事，要强得多。

邓隐几次想用飞剑神雷发难叫阵，均被旡垢强行止住。后来听出女的是魔头失宠姬妾，男的是他奸夫，黄钟便是此人昨夜擒来。只不知一个毫无法力的幼童，怎会知道敌人细底？并还知道对方想要仗他免难脱劫。加以要挟？暗忖，敌人夫妻不和，魔头已早弃邪归正，如能挨到老魔丹炼成出来，必可无事。就便救回黄钟都非无望，但是敌人所说均是背人的无耻私话，对方魔法甚高，连人都看不见，隐秘语声自更容易，如何自泄机密，昌言无忌，听得如此真切？心方奇怪，邓隐已早按捺不住怒火，跟着，又听男女双方狎昵之声，再也忍耐不下，扬手便将太乙神雷朝那发话之处打去。

那一双狗男女也是该当出丑，以为敌已入网，同陷魔法禁制之中，一明一暗，只等商计停当便可发难。不料有人暗中恶作剧，身形虽隐，所有机密的话全数泄漏。事情更非容易，不是当时可以收功，女的性更淫凶，奸夫恐他多心，再一敷衍，恋奸情热之际，对于网中之鱼自然未怎在意。正在各自想着一个心上人，先拿旧欢解渴，极情尽致、得趣忘形

的当儿，邓隐这一太乙神雷打得恰是时候，魔女骤出不意，数十百丈金光雷火突然凌空下击，邪法立破。先垢见丈夫气极发难，想要拦阻已自无及。瞥见雷火金光到处，倏地红光电掣闪得一闪，紧跟着，便见大片极薄彩烟随风扬去，左侧地面之上立现出两个不着寸丝的赤身男女，正由合而分，各纵遁光往斜刺里飞去。

女的肩背似已受有微伤，男的仰卧在下脸朝上望，似先警觉，逃得较快，差一点也被雷火打中，都是满面惊愤之容。魔女手已扬起，见丈夫还想出手，知道魔法厉害，虽然乘敌不备无心一击，将其破去，看那形势，难犹未已，忙即传声低喝："还不快走，等待何时？"

邓隐百忙中也看出自己一时侥幸。那五色魔光未破以前，直看不出一毫痕迹，刚被神雷冲散，随同魔女手扬处，又电也似急重又出现四面涌来，闻言警觉。又想起大鹏顶还有约会，更不怠慢。因见神雷生效，忙即应诺，将手连扬，欲将太乙神雷连珠乱打，想冲破魔光，以免再陷埋伏。一面联合先垢朝外急飞，飞遁神速，晃眼之间谷口已然在望。耳听身后男女多人咒骂呼喝之声，回顾大片魔光已如潮涌而来，方想这次幸是见机，否则又被困住无疑。忽听对面一声冷笑，未容注视，眼前倏地一暗，一片白茫茫的暗影，已似天塌一般当头罩下，先前晴霄丽日大好天色，与四外的树色山光忽全失踪，二人立似陷入雾海之中，什么也看不见。虽仗防身法宝飞剑威力神妙，人未受伤也未被擒，但那上下四处的压力，重如山岳，齐向身上挤迫过来，休说脱身，初入伏时飞行冲突均颇艰难。

邓隐见状又惊又怒，仍想太乙神雷专破这类妖烟邪雾，忙又连珠打出。谁知这次竟是无用，那白色暗影看去非烟非雾，

也不见有什出奇之处，可是连珠神雷打将上去，只见雷火金光在前面暗影中微一闪动，立时光影皆无。休说雷火金光，只是寻常火花一般，略现即消，不似先前洪烈，雷声也都暗哑。急得邓隐双手齐发，连珠乱打，大片密雷连发声中，也只看出前面雾影吃雷火稍为冲动，晃眼之间，仍是石投大海，隐入暗雾沉沉之中。才知果是厉害，心中一惊，情急暴怒之下，待将紫郢仙剑发将出去。

无垢始终不曾轻敌，应变沉着。先起身时，已看出雷火无功，只管霹雳连珠，身后妖云依旧飞来，老似相差一间不曾打中神气，料定形势不妙。知道丈夫怒气头上，双方已然对敌，除非能够加急逃走，便不用神雷去打也无用处，为此不再劝阻，只在暗中准备法宝，从旁戒备。刚二次被困时，觉出压力虽大，为防身宝光所隔，并无他害；知道脱身虽非容易，敌人邪法仍难伤害自己；何况夫妻二人各有一两件至宝奇珍尚未使用，心中毫未慌乱，打算仔细观查，看清形势，再行下手。见丈夫明知所炼太乙神雷虽是道家防身御邪妙法，无如本身功力尚浅，对头魔法又高，明知无用，明见无效，还在拚命朝前乱打，白耗真力。正想丈夫临事如此慌张，将来遇见大敌，稍为相形见绌，必吃人亏，自己又不能常时和他一起，如何是好？忽见邓隐要将紫郢仙剑飞出对敌，不禁大惊。知道不及阻止，幸而事前还有戒备，除防身法宝之外，还有一件前古奇珍也在手内。忙把手一扬，一道金红白三色奇光立时电射飞出，先似一圈三色彩虹，刚将二人围在中心，紧跟着上下两面齐射奇辉，分头展布，晃眼合成一个大约五六丈、形似日轮的光球，连人带宝光剑光一齐包没在内。中腰仍是一圈。金红白三色奇光，形如日环围绕在外，光华越发鲜明，由外望内，直似千寻雾海之中，涌着一轮精光万道、上

有彩环的华日，奇丽绝伦。

夫妻二人恰是同时发动，分毫不差刚刚接上。邓隐仙剑化为一道紫虹刚电掣飞出，旡垢手中至宝三光如意金轮也自上身，无形之中免去一场大难。旡垢虽然预有戒心，并未看出危机四伏，如非命不该绝，只要出手稍缓，立被魔光侵入任人摆布，休想活命。

邓隐只知仙剑威力神妙，一心是想此宝万邪不侵，许能将敌人邪法破去，全未想到魔法阴毒，稍为抵御不周略现空隙，立被侵入，闻到一股微带膻气的温香，人便昏倒，失去知觉。比起旡垢，更是茫无所觉。及至紫虹飞出之后，耳听爱妻埋怨，说是久闻魔法阴毒，我们也许全仗此剑防身才未受害。你既深知对头来历，如何这等粗心大意，擅将仙剑飞出？话未听完，全身已被宝光包没在内。看出是件极具威力妙用的前古奇珍，方想爱妻何处得此至宝，平日也未听他说起，也许还不止此。心中一喜，目光到处，紫郢仙剑已然发挥威力，随着手指之处化为一道经天紫虹，由内而外朝身前暗雾横卷过去。

前古神物利器果非寻常，先前连珠神雷所不能破的阴魔妖光，吃剑光一扫，立时化为大片鲜红如血的火云，被剑光扫荡开了大半环，望去血城也似。二人已陷魔光血海之中，想起前生所闻，魔教中几种极阴毒凶险的魔法异宝，方始惊惶起来。暗忖：原来魔法如此凶毒，乍看只是似雾非雾的沉沉暗影，看不出一点别的异状。照此情势，分明敌人见我仙剑防身难于加害，故将阴魔血光隐去，诱我出手，只等剑光离身，立即乘机侵入，别的法宝决挡不住，等到警觉，人已受害。如非爱妻应变机警沉着，恰又有这前古奇珍，差一点上了大当。看四外魔光，虽被剑光冲破了一圈，并无消灭之迹，

莫非对头、还有杀手？心念才动，果然魔光厉害，只管紫虹所到之处纷纷消散，但是此去彼来，随灭随生，宛如长刀划水，晃眼合拢，势如潮涌，光色越加浓烈。正想不起用什方法破他，忽听先垢又在传声急呼："骇子，你还不将仙剑收回，不求有功，先求无过，暂守勿攻，先保住自己，再打主意脱身么?"想起先前，如非爱妻应变神速，已无幸理，闻言以为先垢素来沉稳端娴，不轻炫露，也许还有脱身制敌之宝不曾使用。又见魔光虽极厉害，仙剑威力也实神妙，自从出手以后，便不须人主持，也能发挥全力，一时精虹电射纵横飞舞于魔光血海之中，一任对头神通广大，暗中主持复原得快，照样也现出一条条的裂痕，血衔也似。看出敌人魔法虽高，也吃了大亏。这类魔光多与主人本身真灵相连合，至不济，元气也有不少损耗。心中一动，猛触灵机，一面传声回答先垢，故意加功施为，等到仙剑飞舞越急，搅得身外血云激漩起千重骇浪，忽然比电还快冷不防撤将回来，头尾相连，合作一个百数十丈方圆的大圈，往身前急收过来。

先垢早已会意，乘机发动，将手中灵诀一扬，那形如日轮、包没身外的光球，突然往外暴涨十倍，迎将上去，接个正着，晃眼紫虹环绕光球之外，加了一层极有力的防护。外围本被血光布满，虽被仙剑往来扫荡，仍是随分随合，始终不曾消散。对头毒计未成，元气反倒受伤，越发愤怒，也在另用阴谋，正以全力暗下毒手。一面想把仙剑引开，一面加功施为，四外血光，看去只是光色更强，和先前差不许多，实则其浓如血，快成了胶汁一般的东西，已非有形无质之物。见紫虹飞舞越急，方想魔法连用停当，立可就势引开将其隔断，断定二人就要上当，便仗身外那圈宝光防护也难持久，早晚落网无疑。正在高兴，万没料到双方有此一举。

邓申二人各将飞剑法宝里外一合，那魔光已快凝炼成了实质。发难在即之际，恰巧夹在中间，多高功力也禁不住这两件前古神物奇珍两下夹攻，来势又是万分神速，骤出不意。等到觉出不妙，连念头也不容转，只听刺的一声厉响，大量血光在二宝猛力重压之下，近身数十丈一圈当时消灭。主持行法的男魔，心灵上猛受巨震，重创之下元气大耗，害人不成还受反应，神志一迷忽，就此昏倒在地。总算魔女法力更高，邓申二人又都外行，因见敌人不曾现身，四外血光仍如山海，先垢又拿定稳扎稳打、只守不攻，先保自身、静以观变的主意，明见占了上风，敌人必受重创，心有成见既未想到乘胜进攻，也未想到就此突围而走，微一耽延，良机坐失。

魔女原因奸夫自告奋勇，知其想把少女生擒了去，遂他淫欲。心存妒念，连方才雷击之仇俱都忘却，表面应诺，暗中冷眼旁观，也不出手相助，想等奸夫将人擒到，看事如何，再与翻脸。这一袖手，邓隐和先垢无形中却占了极大便宜。等到奸夫受了重伤，魔女又心疼起来，想代报仇时，二人已在仙剑法宝层层防护之下，先前危机已然过去，不致危及生命了。

邓隐见身外大片魔光果被击散，知道四外魔光虽然浩如山海，但是敌人魔法甚高，在其暗中主持运用之下，多是虚势，只近身一带才是他的精华主持，突然受此重击，心灵元气俱都受伤不轻，自是忻喜。方赞先垢灵警，所用法宝是何来历？威力如此神妙？意欲再用仙剑一试，问是可好？先垢笑答："闲话少说，莫太高兴。休说紫郢仙剑前古奇珍，便我这三光如意金轮，也非寻常邪魔所能禁受，何况出敌不意、两下夹攻。照理敌人元气必受重伤，方才曾听多人喝骂，如今一个未现，四外魔光依旧潮涌而来，身前这一片空处又快被

他填满，你还是安份些好，等到敌人现身，再相机应付吧。”

邓隐见身外魔光虽又布满，但比先前威力要小得多。笑答：“我们还要往大鹏顶去，照此相持何时才是了局？”先垢方答：“我看此时脱身决非容易，就能突破重围，敌人也必追赶。只有小心静守，挨到为首魔主开殿出来，向其论理，果如方才所闻，不特无事，还可免树强敌，去一后患。此时最好静守，便有力量反击。也不可伤他，莫要本来无事，为了伤他的人因而结怨。先前我们反击了他一下，因是防身自守，有话可说，到底事出侥幸，可一而不可再。这类将要改邪归正的魔头，只是手下徒党不好，莫再激他羞恼成怒，生出事来。我们人单势孤，只大师兄一人对我夫妻最好，偏又暂时不能出山相助，前路艰危，对头越少越好。”

正谈说间，二人猛觉宝光外面一紧。先前压力自从方才仙剑飞出以后，已早消失，忽然又有极大压力袭来，虽仗仙剑法宝防身，只稍感觉、并无他异，但是对方强弱已早试出，情知必有杀手，忙即小心戒备、朝外查看。刚看出身外血红色的魔光似在逐渐加浓，变为紫色，势甚平匀，不似方才光焰飞扬，尤其剑光掣动之际，飞舞如潮，中间更杂许多异声，宛如鬼物啸语，闻之令人心悸；望去直似一片其大无比、暗赤色的水晶，将人埋藏在内，平稳得出奇。

先垢方料敌人先受重创，再用邪法来攻，定更猛恶得多，忽听对面厉声怒叱，目光到处，面前现出一伙男女敌人，为首一个正是前见魔女，已换了一副装束，周身半裸，头发披散，上身一件翠叶云肩，短只齐胸；腰围莲花战裙，仅及膝部，腿足也全赤裸在外；五色流苏飘拂之中，酥胸玉乳、雪股粉湾，色相毕露、隐约可睹。魔女貌虽不美，但是肌肉丰盈，白如凝脂，肉采一现，别具一种妖淫之致。随来似是魔

宫男女侍者，有长有幼，美貌不一，均是一身极华美的宫装，手持长大幡剑弓刀之类。内一少女，貌颇美秀，只是目光四射，一脸英悍之气。手中捧着一个尺许大小的金鼎，鼎口内冒起寸许粗细一股白光，光不甚强，高仅二尺，但是劲急异常，笔也似直朝上喷射。

才一照面，魔女便朝邓隐怒骂道："不知死活的小畜生，急速跪下降伏，舍了你那同来贱婢随我回宫，还可转祸为福，无穷享受，否则，你也休想活命。"邓隐闻言大怒，喝骂道："无耻淫妇，我们不过投鼠忌器，想等主人出来一评曲直，不肯与你计较，未怎还手，谁还怕你不成？我们不值与你这背叛夫主、白昼宣淫的泼贱一般见识，有何本领，任你施为，只把我夫妻飞剑法宝破去，杀剐听便。凭你这样又蠢又丑的淫泼之妇，也想勾引男子，岂非做梦？"

魔女原是老魔火灵神君之妾阿苏格，以前淫凶狠毒，无恶不作，性又奇妒。平日想起自己天赋异禀奇资，枉具内美，偏吃了容貌平常的亏。丈夫虽是魔教中有名人物，但他另外还有爱妻宠妾，情爱不专；法力又高，不敢动强行凶，空自恨毒，无可如何。虽幸本门规条，男女相爱各凭心愿，无什拘束，尤其丈夫前生爱宠，破镜重圆之后，对于自己除不许私自出山而外，便明与人通奸，也不过问，到底不能称心，更须防到丈夫突然翻脸，立是一场祸事。为了本身容貌不济，只见稍为美秀一点的女子，便生妒忿，意欲置之于死。见邓隐少年英俊，又是一身道气，淫心大动，妄想勾引不成便施魔法，强迫顺从。一听旡垢是心上人的爱妻，又生得那等美艳照人，已是恨极；不料同党奸夫又把旡垢看上，意欲染指，各取其一，不由怒上加怒，欲下毒手。及见二人藏身宝光之中神情亲密，明是恩爱已极；再听邓隐这等答话，正犯忌讳，越

发炉火中烧，忿怒如狂。厉声大喝道："无知小狗，竟敢口出不逊，且教你尝尝七灵神火滋味。等我把你那两层仗来防身的飞剑法宝炼化成灰，先把你这心爱贱人惨杀，就知道我火灵神妃的厉害了。"

说时，旡垢正在观查敌人动静，见魔女身前捧金鼎的少女，看年纪不满十岁，貌相虽颇美秀，但那目光奇怪，小小年纪凶芒外露，站在魔女身前一言不发。来人共是十四个，原在身前不远的血光之中出现只他一人，周身烟笼雾绕。初见时面色为血光所映，还看不出什异样，后经仔细查看，觉那少女肤色好似白中带青，与众不同，越看越不像是生人。那座小金鼎，也非捧在手上。鼎共五足，鼎腹特大，形式奇异。少女左手指上各有一股黑气，与鼎足相连，微微上下起落，五足均聚鼎腹之下，又是黑色，指尖黑气又劲又直，短只二三寸，稍为疏忽，便看不出。猛想起上次和女仙陈紫芹分手时所闻魔教中的几件邪法异宝，心方一动。忽听魔女怒骂要用七灵神火化炼身外宝光，惨杀自己，知已料中，忙喝："隐弟留意！速用太清仙法镇摄心神，一切付之不闻不见，免为邪魔所迷。"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旡垢话才出口，魔女忽把手中白玉拂尘一挥，立有大蓬银花由拂尘上飞洒出来。一片极繁密的爆音过处，合为一幢三丈方圆、高约十丈的灰白光气氶，将身前持鼎少女裹住，矗立血海之中，魔女和同来诸人全数失踪。同时少女口中发出一声极凄厉刺耳的悲啸，左手微扬，金鼎随长大了十几倍离手飞起，悬立光幢之中，鼎口那股白光也长有尺许粗细，向上喷射高起约有三数丈、顶上忽现出一圈丈许方圆惨绿色的魔光。少女已自不见，光圈中斜挂着一张七尺来长、上具五弦的怪琴，形式奇古，两头均有玉轸，弦

分五色，光甚鲜艳，看去宛如五根寸许粗细的光线张在上面。刚一出现，四外魔光突变成深紫颜色，琴上弦光也自颤动，光更奇丽夺目，好看已极。

邓隐不知细底，虽听光垢大声警告，急切间不及戒备，因恃防身法宝神妙，敌人魔火不能侵害，正值妖琴出现，不由多看了两眼。方自暗骂：邪魔淫妇，任你闹什鬼蜮伎俩，能奈我何？目光已被那鲜艳无比不住颤动的五色琴弦吸住，竟自不舍离开。紧跟着，便听琴上发出一种极柔媚淫艳的微妙之声，十分娱耳，由不得心神一荡，人和醉了一般。想起爱妻之言，猛然警觉，方道不好，待要运用玄功镇摄心神，已自无及，当时心神微一迷忽，人便昏倒光中。

光垢本也不知魔法如此厉害，幸而上次见邓隐卑鄙无赖，负气离家，巧遇异人指点，借得两件防身脱难的前古奇珍；跟着又与两姊和女仙陈紫芹相遇，无意之中听三人谈起邓隐魔孽太重，前路艰危，以及几个著名魔头的邪法异宝，记在心里。一听对方魔教中有名人物，便留了心；再听魔女发话恫吓，所说七灵神火正是紫芹所说那五蕴妖琴与七情阴火，知道这类魔法异宝阴毒无比，不必沾身，只耳目所及，稍为疏忽，神智便受迷惑被其吸住，阴火立受感应包围上来，虽有至宝防身，人已中邪昏迷，难再主持运用，稍现空隙立被侵入，不是甘心愿意任人摆布，便被阴火化炼成灰，连元神也被吸去，不禁大惊。一面警告丈夫留意，一面按照九天玄经，运用太清仙法加紧戒备。

说也奇怪，那张妖琴竟是因人而施，因光垢应变灵警、防备得快，道力又较邓隐坚定，只出现时瞥见一点琴影，见与所闻妖琴形式一样，立即垂廉返视不去看他。因无所受，自未动念想他，心智又极清明，灵台方寸之间不留寸滓，自然

无事，连妖琴所发魔音异声也未入耳。开头不知丈夫定力如何，是否知他来历，当此要紧关头，分心他顾，必致两误，只能点到为止，即此已冒奇险，如何多言？匆匆说了几句，便运起玄功，先把本身保住再打主意。满拟丈夫近来功力颇深，又听自己招呼警告，当不至于有失。正自澄神定虑，按照师门心法防御外邪，猛觉邓隐往身旁连挤。夫妻情重到底关心，暗忖大敌当前，如何还似往日那样偎倚不离？无垢对于妖琴只是耳闻，未等发难已先戒备，还未有什经历，不知人已中邪，觉着丈夫又犯无赖故习，想要埋怨几句。目光到处，邓隐神智已昏，正往身上扑到，这一惊真非不可。忙即扶住，知道魔法阴毒势难兼顾，如不兼顾，丈夫固是不保，同在一起也受连累。一看外围，总算仙剑神妙，三光如意金轮又是前古奇珍，人虽中邪，连外层剑光均未现出丝毫破绽，此剑自己又能运用，或者还能支持。无奈丈夫已为魔法所迷，除却对方自解，便须有人将琴上第三根主弦和那琴轸破去，才能复原。此时人在邪法暗制之下，少时五弦一齐发声，丈夫必还倒行逆施，苦苦纠缠，夫妻二人同受其害。万分惶急之下，只得先放出一片太清神光，将丈夫全身罩住，以防万一，一面加功施为，待以全力相持，免被阴火侵入，挨到老魔头警觉出来，再打主意。

哪知心神一分，邪魔立即乘虚而入。先是目光扫到妖琴上面，觉出异样，忙即返视，琴上魔音已自入耳，百忙中觉着心旌微荡，越知厉害。正以全力镇摄心神时，眼前倏地一花光影变灭之间，那紧围身外的大量紫色魔光，忽然连闪几闪，化为无量数细如牛毛的五色精芒，二次包围上来，中杂数千百团形似碧萤的阴火，由小而大，纷纷爆散，再化为一片暗绿色的火焰，一层接一层包没在防身宝光之外焚烧起来。

心灵稍为失制，便觉魄悸神惊，几难自主，料定人一昏倒，立即中邪无救。妖琴已响到第四弦上，邓隐本是昏迷欲倒，忽然清醒过来，把手一扬，先把隔断二人的太清禁制解去，口唤得一声："好姊姊，爱煞我了。"猛伸双手扑抱过来。先垢看出丈夫并非真个清醒，乃是受了妖琴魔音催动，生出邪念。双方功力差不多，太清神光如何禁他得住？只被扑上身来，决无幸理。外邪难防，内贼又生，如何是好？幸而事前得过高明指点，早有防备，万分惊惶之中，把异人所赐护身灵符如法施为，随同心念动处，由胸前发出一片金霞，先将自身护住。邓隐见被佛光金霞隔断，一面口中哀声求告，力述相爱之苦；一面依旧朝前猛扑不已，一任先垢大声呼斥警告，状类疯狂，竟如未闻。先垢急得无法，总算佛光护体，外面阴火虽然更盛，心神却渐宁静。见丈夫那等丑态百出，知非本心，好生怜惜，又无法救他，深悔方才未连他一齐护住。有心重行施为，又恐弄巧成拙，害了自己，也救不了他，转不如就此相持，还可一齐保全。

正自愁虑戒备，邓隐忽然大怒，喝骂说先垢没有夫妻情爱，一面想收飞剑冲将出去，与魔女结为夫妇。又是先垢防备得快，于万分惊惶之中，仗着自己炼过仙剑，近来二人功力已然相等，因受异人之教，对于丈夫所学格外加功，越能胜过越好。自己的法宝灵符，仗着早得传授已先炼成，却不使他知道，后见丈夫毫无私心，为了爱极自己，反以法力比他较高为乐，平日想起，还在暗中惭愧，不料危急之中占了便宜。见势不佳，丈夫出必无幸，忙以全力止住。

邓隐毕竟是在邪魔暗制之下，比起平日要差好些。先垢虽将他止住，一进一退，成了相持之势，时候一久，仍是凶多吉少。耳听丈夫破口辱骂，空自悲愤惶急，无计可施。身

外魔光阴火越来越凶，二人这一争执，外层剑光已被侵入。方想危机一发，不知何时变生瞬息，便为阴火所伤，忽听幼童大声急呼：“申仙姑恩人不要害怕，我蒙仙人指点，和狗男女拚命，以消前孽，并报前两生的仇根。本来还想照他所说保全自己，现见恩人受苦，不能再等恩师到来再除他了。”

先垢听出黄钟口音，想起前听男女妖人密语，忙定睛朝前一看，果是黄钟在一幢金碧光华笼罩之下，一手拿着以前小魔女茜红所赠的丝囊，一手拿着一柄尺许长的小金剑，不知怎会飞入对面敌人光幢以内，飞身金鼎妖琴之上，朝着自己这面大声发话。同时魔女阿苏格也独自一人突然现身飞来，满面均是惊惶之容，还未近前，先自厉声大喝：“小狗停手。我们放你恩人好好回去就是。”

黄钟话正说完，回顾魔女飞来，冷笑答道：“你来晚了。”说罢，扬手一剑先朝琴上玉轸挥去，一道金光过处，玉轸立碎，第三根琴弦折为两段，魔光连闪几闪，魔音立止，妖琴五弦齐灭。魔女见状，面容惨变，怒吼一声：“罢了”，手中拂尘往外一扬，金鼎上面立有一条碧影，朝黄钟当头压到。先垢看出那是先前持鼎少女所化，方觉黄钟要为阴魔所杀，不料黄钟手中丝囊，突化作一蓬其细如发的金碧烟丝，反兜上去，将魔影网去。

第二十二回　软语尽温存蜜意如云柔情似水　灵心生妙语明珠在握与子同行

魔女见状越发惶急，奋身一跃，化为一道碧光，带着满身血焰，怒喝：“我与你这小狗拚了。”声随人到，眼看撞上，忽听有人大喝：“神妃且慢。我早生了疑心，果是仇人转世，

待我除他。方才想起已有防备，这次连元神也休想逃走，他那胸前法宝并无用处。”魔女闻声刚往回略退，黄钟已接口骂道：“狗男女恶贯已盈，还敢行凶？我怕你也不来了，可知别有脱身除你之法，以前所说也是骗你的么？你们已入我罗网，那保护元神的佛家灵符在我头上呢。”末句话还未说完，一道比血还红的魔光，已自天直下将人罩住。男女二淫魔，一明一暗，同声怒吼：“快将神妃本命神魔放下，还可两罢干戈，将你主人放走，否则同归于尽，悔无及了。”

黄钟好似志得意满，哈哈笑道：“我知老魔头化血火珠被你偷来，想恐吓我么？那个无用。不必你这猪狗动手，我先代你下手如何？”不等话完，把手中金剑朝上一指，只听男女二魔同声惊呼中，剑尖上金光已朝当头血焰射去，惊天动地，一声大震，血焰立时爆炸。黄钟胸前先有大片银色光雨电掣飞出，人被魔火血焰震成粉碎，大量烈焰正往下压，忽然一朵金莲花由残尸中飞起，射出万道毫光，当中拥着一个小人影子，手持一口金剑往山口电驰飞去。同时，大量银雨射向上下四外光山火海之中，宛如万雷怒鸣，纷纷爆炸，晃眼合成一片银海，奇亮若电，所有阴火魔光全被震散，消灭无踪。密雷初起时，先垢似见魔女身旁现出一个非僧非道的怪人，刚纵遁光一同飞起，只人影略闪，便同消灭。丝囊所网魔影，已在黄钟元神飞走时卷入金莲佛光之中，料已除去，邪法全解，只银光不曾减退。

邓隐早清醒过来，先垢正自悲喜交集，未容转念，就这瞬息之间，那漫如山海的银光忽起波动朝前涌去，定睛一看，山口去路飞来一个道装少年，手持一个银瓶，银光正往瓶口之中飞入，晃眼收净。邓隐见是李静虚赶到，心中大喜，忙告先垢，一同迎上。忽听远远金钟响动，随听有人高呼：“李

道友一别三百年，想不到竟有这高法力，我也非复本来面目。小妾恶满数尽，自取灭亡，与我无关。身有要事，无暇分身出迎，请来荒居一谈如何？”

李静虚笑答：“早知道友必有今日，可喜可贺。虽然晚到片时，借此了却小徒前生之孽。三日后定当来此拜访，到时再领教罢。”随听远远答道：“我与道友多年未见，本意挽留云驾盘桓半日，略尽地主之谊，不料道友事忙，我又闭宫炼丹，只此一日闲暇，缘悭一面，实为恨事，此别不知何年才得相见。适才由晶球中望见道友丰棨夷冲，宛如美玉明珠，内外莹澈，自有光华，已是天仙一流，便我多少年来闭门思过，也非复吴下阿蒙。回忆昔年彼此意气之争，循环报复，真如儿戏，每一想起，便自失笑。旧时恩怨早类空花，自恨出身旁门，直到大难之后危临梦觉，方始醒悟迷津，勉修道业。虽然近年小有进境，但以门人众多，品类不济。便我昔年虽然稍明利害，无心之失终所难免，不久便到紧要关头，道友何以教我。”

李静虚笑道：“阿修罗教下自古以来便多贤者，道友与尸毗老人更是贵教中从古所无的高明之士。休说此时已是忘形之交，便昔年互相敌对之际，也未尝不有瑜亮并生之感。天相吉人，回头是岸，大业不远。到了那时，贫道定必趋送法驾，以谋最后一晤如何？”神君笑道：“道友高义足感盛情，请各自便，他年再候光临罢。”说罢寂然，李静虚便向邓隐夫妻作别。

邓隐见他法力这高，心生敬佩，亟欲结纳，忙问：“道兄何往，大鹏顶斗法之事如何终场？”无垢也因黄钟为他夫妇遭劫，兵解时虽有金莲佛光之异，知其夙根深厚，必有仙人度化，终不放心。黄春只此爱孙，自己受人之托，带他出来从

师学道，却因一时疏忽送了性命，连下落都不知道，以后何以对人？请静虚暂留，向其询问。

静虚见他夫妻均是满腹热望，不舍分离，略一寻思，笑答："我往大鹏顶时，正遇哈哈老怪门下妖徒，同了两个著名妖邪，在彼布下恶阵，才一到达，便动起手来，虽不至败，取胜却是艰难，贤夫妇又不在场，方觉势孤。即便能占上风，那两个妖徒也不易除去，如被漏网，又是未来大患。心想贤夫妇与那两个妖邪不曾对面，只将妖徒除去便可无害。忽见一蓬金霞，宛如天塌一般自空飞堕，在场群邪全被罩住。跟着，光中发出佛家降魔真火如意神焰，除为首二妖邪见机先逃外，下余群邪全被佛家心火神焰焚化，形神皆灭，无一漏网。正想何人有此法力，随见一矮瘦女尼飞降，只细一看，竟是昔年旁门散仙中数一数二的人物女仙辛如玉。此人以前虽是旁门，却具极大法力神通，因其刚直任性，善善恶恶专以意气用事，所积善功虽多，无心之恶也不在少。一般正教中的同道，知他心性不恶，只太刚愎任性，不去惹他便可无事，无故并不害人。几位法力最高的道友前辈，均想借着彼此相交，潜移默化，使其改变气质，归入正道，与他相识的甚多。无如此人性情古怪、天生孤傲，出身旁门，偏对左道妖邪轻视厌恨，平日直无一人来往。正教中人，虽有几个至交，也都各行其志，一任苦口劝说，始终不肯舍旧从新，欲以旁门成道，一意孤行。惟具所喜，我和他去年相见，曾经当面说他和东溟大荒两老怪物，以及魔教二老苍虚老人，可称宇宙六怪。这几个人全都神通广大、法力无边，如其归入玄门正宗，岂非神仙传中佳话？他只微笑不语。不料半年多之别，竟将佛家最具威力的降魔大法炼成，人也改了佛门装束，形貌未变，气质全非，如非对面接谈，几疑不是原人。一问经过，才

知他今年受一姓陈女仙之托，去往黄河助一道友，偶与魔教中长老斗法。赴约途中遇一前辈神僧点化，当时醒悟，只三日夜静坐，便领得佛门真谛。由此发下宏愿，欲以佛家降魔愿力，扫荡群邪，拯救群生，等到外功圆满，便去东北两海，择一无人荒岛虔修佛法，以证上乘功果。昨夜偶往苗洞经过，发现一个幼童掩身树后，跪地默祝，因其根骨灵慧，试用佛家慧光一照，竟是我昔年门人转世。当初为了小徒自身孽重，曾向平日来往的几位至交分别求助，辛道友也曾在坐，答应过他再运玄机，推算未来因果。知其改名黄钟，现随贤夫妇一起，次日便要寻我拜师。无如前孽未消，虽得重返师门，将来还有许多魔难，九死一生，苦不可言。他对小徒本极喜爱，想起以前，面允相助，欲以佛家法力为之颠倒气运，使其提前兵解、早日成就，随将小徒带往无人之处，先用佛法使其悟彻前因，然后指示机宜，传了两件法宝和一道灵符，令其守候林内等一妖人经道，照他所说对答行事。妖人果然上当，将他引来此间，终与妖妇同时灭亡。他和申道友本有一面之缘，十分投契，令我转告，说是他受女仙陈紫芹之托，对申道友随时照护，不久还要相见。并还说起令师兄任道友上次回乡省亲，延时太久，以致生出枝节，因其事出孝思，，不曾受责，现奉师命，提前先赴峨眉开山收徒，翠屏峰仙府故居已经仙法封闭等语。我听他说完，觉着不应逆数而行。小徒提前兵解，固可免去许多劫难，早返师门，在我成道以前求得正果，但那害处也是不少，一个不巧反倒延误。又不便拦他高兴，互相谈了一阵，定下后约，匆匆赶来，意欲迎头阻止小徒兵解。不料小徒自知夙孽太重，前生所受苦难危害太多，想起胆寒，难得有人助他，借此一劫，免去未来许多灾害。又料我必要赶来阻止，以为长痛不如短痛，连辛道友所

说的话也未全数照办，匆匆兵解，以致元气损耗太甚，如非佛法神妙，差一点连元神也保不住。此时如往转世，前因尽昧，禀赋根骨只比今生还差，除非有一法力极高的人，由出生起便加护持，多用灵药，助其回复灵智才能有望。此外便是寻一好的庐舍，借体回生，由此重返师门，苦炼些年，也可如愿。我近年忙于修积善功，自然无此闲暇，正可借他弄巧成拙。方才忽接辛道友传声相告，说此事他早料到，事前已有准备。并说小徒仙缘凑巧，方才途遇东溟大荒两怪中的枯竹老人神游中土，所用化身名叫秦渔，正好此行善功圆满就要坐化，二人无心相遇。辛道友对老人说："你每次坐化的法身，俱都藏之名山，并无用处，何妨送我，成全一个苦心向道的可怜人。"说时，满拟对方性情比他还要孤僻古怪，决不答应，事如不成，便须动强。谁知对方慨然应诺，并将辛道友心情点破，说我的前孽更胜此人，命中该有金刀之厄，这具法身送与此人，代我消去一孽也好。随即约定今夜子时坐化，小徒借他法体重生，只不许更改他的姓名。为了此老，仇敌太多，每次尸解坐化，均有强敌暗算，事前也均有准备。这次好似早就算出有人借他法体，一毫不曾准备，辛道友恰又有事，今夜必须回山送那神僧证果，无暇兼顾，其势不能不管，为此传声相告，催我前往护法。我和此老尚未见过，也想就便一晤，本意暂时分别，三日后再与贤梁孟相见长谈，二位既不放心想知小徒下落，只好略说经过。三日后如有闲暇，可往云南长春崖荒居一谈，否则，到时我也自会寻找你们。我听辛道友说，贤梁孟近两年中并无十分凶险，只第三四年起务须留意，少与生人交结，尤其来历不明的旁门道术之士。前路艰危，望各珍重，我告别了。"说完，一道金光破空飞走，一闪不见。

先垢见他说时朝邓隐看了一眼，面带惋惜之容，方想再问，人已飞走。三人立谈之处，本在谷口危崖之上，正要起身，忽听远远有人说道："李道友已去，今日我正略有闲暇，贤夫妇何妨枉驾一谈？"二人听出前闻神君口音，邓隐此时，对于静虚已是五体投地，佩服已极，一听神君请其入宫一叙，想起方才别时之言，暗忖：自身孽重，李道友行时警告不令与旁门中人来往，主人正是魔教，方才请李道友入宫一叙，曾以婉言辞谢，这类人还是不招惹的好。立即念头一转，躬身向内答道："愚夫妇尚还有事，改日约了李道友再同专程拜访罢。"

先垢心细，早听出主人已然弃邪归正，这类魔教长老多半强傲，不容外人忤犯。方才伤了他的悍妾和许多男女侍者，又将魔法异宝破去好些，如是别人，不论是非曲直，定必认为情面难堪，出面为仇。他却处之泰然，若无其事，并以客体相待，十分殷勤，为人之好可想而知。自己为了丈夫魔孽太重，对头魔女行踪诡秘，虚实下落俱都茫然，主人乃魔教中长老，当知细底。双方素昧平生竟肯延见，必有深意，即或不然，就此结交向其探询，岂不也有益处？未容开口，邓隐已然发话辞谢，不便再说，只得随同向内，举手为礼，谢别上路。

刚离谷口，先垢便听远远神君叹息之声，微闻紧防红珠、莫嫌野老八字，底下便无声息。一问邓隐，却说未闻，情知有异，便记在心里。回头一看，就这转盼之间，谷口云封已成了一片童山绝壑，先前十里乔松、亿万幽兰，所有灵奇美景已全隐去。见天色已近黄昏，暝烟浮动，暮霭苍茫，脚底乱山杂沓，四无人踪，只闻草树摇风，簌簌乱响，景物荒凉，无可留恋。

飞了一段，红日西沉，明月东升，蟾魄初现，清辉未吐，大地上依旧暗沉沉的。先垢笑说："我们本往大鹏顶赴约，不料无意之中会往魔宫纠缠了一天，当时情势何等凶险，且喜高人相助转危为安，黄钟也因祸得福，真乃万幸。由此可见事变之来出人预计，以后在外行道，真须随时留意呢。"邓隐问往何处去，先垢笑答："我们此时事情已完，在外行道哪有一定去处？我只惦念黄钟，欲往一观。方才李道友匆匆分别，未问地址，不知是在何处。否则，前往见他一面，认明所借法体，以为再见之地，岂不也好？此次本为助你而来，现事已完，理应分头修积，各自分手如何？"

邓隐闻言，以为先垢对他情薄，大是不快，强笑说道："我二人才得相见，如何又要分离？你不知我平日在外多么想念你呢。"先垢笑道："你老是对我情长，不以道业为重。须知前路方遥，与其贪图暂时之聚，何如努力同修，把这八十年的有限苦光阴熬过，天长地久、夫妻同修，不更好么？"

邓隐答道："话虽如此，但我爱你太深，数日不见如隔几年，相思之苦你怎知道？反正无处可去，又非分开不可，莫如仍回苗峒往上三数日，再行分手如何？"先垢虽然不愿，但见丈夫情深爱重不舍分离，虽觉修道人不应如此粘滞，但不愿使其难堪。想了一想，微笑答道："你老是这样不知力求上进，时机坐失，如何是好？如不依你，定必道我薄情，今夜就和你同往苗峒聚上一半天，就便告知姬氏父子，妖徒伏诛，事情已完，使其安心也好。至迟明日夜间便要起身。此次出门已有多日，不久便要同回嵩山聚会，共总不过个把月的光景，莫非还等不得？"邓隐仍是难舍，再三劝说，夫妻同路行道也是一样，哪怕下次出游再行分手，这次且先依我。"

先垢见他求说不已，便说："师长命我二人分头行道，必

有深意。你既如此固执，我也不便坚拒，这次姑且依你，等到回转嵩山，二次出山修积，却非分开不可。”邓隐原是讨价还价，知道爱妻固执成见，对于师长奉命惟谨，只想同往苗峒多聚三数日，赏玩当地风景，以解近月风尘肮脏与踽踽独行之苦。不料先垢慨然应诺，好生欢喜，便同往苗峒飞去。

姬氏父子听说妖人服诛，后患已除，高兴非常，对于邓隐夫妇自是感激。当时传令，全峒苗人一齐欢宴，当夜就在花林之下设筵贺功，把二人奉若天神。邓隐见群苗对他夫妻十分礼敬，到处受人欢呼罗拜；一轮明月刚上东天，清光四澈明如白昼，当地风景又极灵秀；开筵以后，鼓乐四起、笑语喧哗，时见身穿白色短衣、头插鸟羽、项带珠圈、手佩金环的妙龄苗女，裸着臂腿，同了许多少年健苗，手持乐器翩跹起舞花林之中。山巅水涯芦笙吹动、情歌互答，端的人间乐土，美景如仙。回顾爱妻并坐花前明月清辉之下，越显得容光艳发、丰神绝代，触景生情，不禁爱极，低声笑问：“你看那些少年情侣，歌舞明月之中多么情深爱重呢。”

先垢知他美景当前又生杂念，微嗔道：“你只知道世俗儿女男欢女爱十分美满，可知暂时欢娱难于长久，转眼之间已为陈迹，生老病死无殊幻梦，此是沧海浮沤，莫非你也羡慕他们么？”邓隐忙分辩道：“我不过觉着他们得天独厚，住在这等桃源乐土，月夕花晨每多乐事，比起城市中人的享受，实在要强得多。随便两句闲话，怎又多心起来？”先垢叹道：“我因见你修为虽勤，心性终是不定，每一想起，便自担心。你说我多心，可知我对你也是关切太过嘛。”

邓隐见先垢笑语从容、艳光照人，由不得心痒难抓。知道先垢素来娴静，当着人决不许他稍为偎傍。照着苗俗，乐起以后人便分散，各自结伴歌舞、追逐为乐。此时除峒主老

苗，因邓氏夫妇均是神仙中人，不应以苗俗相待，尚在主席陪坐而外，连姬平也都约了情侣走开、便向先垢涎脸笑道："这里笙歌嘈杂，我夫妻择一山水佳处，清谈片时可好？"先垢明白丈夫想要和他亲近，本想不去，既一想，丈夫魔孽太重，性又刚强，专以正言责难易生反感，自来柔能克刚，莫如任他稍为温存，就便相机劝勉，较易生效。当时含笑应诺，别了老苗，走往一处花月交辉、山清水秀的幽静所在，先任邓隐亲爱了一阵，再以正言婉劝。这类话虽是老生长谈，但因先垢笑语温和，柔情款款，容易动人，邓隐又对先垢痴爱如命，自是诺诺连声，毫无忤色。

先垢暗中观查，见他听劝，神情感奋，不是做作讨好，也颇高兴。到了次日，辞别老苗父子上路，邓隐志在同行，自然样样依从。先垢对于西南诸省原少足迹，正好就势游玩，准备第三日赶往雄狮岭长春崖，拜访李静虚之后，往游洱海苍山与昆明金马碧鸡之胜，再由驿路入川，遍历峨嵋青城、蜀中诸名山，然后溯江而下，经武当山绕往嵩洛，一同回去。及至寻到长春崖一看，始而苍崖绣合、仙洞云封，空山寂寂、流水澌澌，洞前景物虽然灵秀，主人却是不在，连洞门也未寻到，在当地徘徊了一阵，只得离开。

先垢急于要见黄钟一面，次日又往寻访，忽在洞壁上面，发现几行字迹，大意是说："静虚三日前因助门人借体重生，并为枯竹老人护法，不料妖人谷晨与七指神魔两个劲敌，探明对头尸解，不知老人故意诱使上当，同来扰害，吃老人预先埋伏的太乙清灵神光和七粒异风珠困住，静虚又在一旁相助，两妖孽各伤了一个三尸元神，并失了两件法宝，仅以身免。本来无事，为了七指神魔骄狂凶狠，初次受此重创，心中恨毒，行时，口发狂言叫阵，怒骂静虚素无仇怨，无故和

他作对，是好的，可去滇缅交界七指山落魂岭与他决一胜败，时期定在第三日的夜间。静虚因二妖孽都是极恶穷凶，又擅玄功变化，炼就三尸元神，邪法甚高，无恶不作，意欲就便将他除去。但因二妖孽行踪飘忽，来去如电，惟恐独力难任，一击不中反多枝节，贻害无穷，便乘这两三日的闲空，想把昔年两个至交和新转世的一个良友，连同现归佛门、改名心如的女仙辛如玉一起约上，合力除此大害，以致到日不能赶回。双方斗法就在日内，好些事均要准备，明知二人要来，不特无暇接待，并因二妖孽阴险狠毒，防不胜防，恐其乘隙去往洞中扰害，只得施展仙法，将全洞里外封禁，连门人也带在身旁，以防暗算。这场恶斗现只开始，还有些日才得终场。昨夜抽空回山收宝，并用仙法埋伏，以待妖人入网，得知二人已然来过，深抱不安。此时事忙无暇相见，望恕失约之罪等语。

二人知静虚暂时不能见到，便往昆明大理游去。一路之上，随缘修积，倒也积了不少善功。光垢打定主意，在此八十年中，专在人间修积，但非得已，不与左道妖邪结怨，以免多树强敌，势孤力弱，反而不美。形迹尤为隐秘，途中多半步行，沿途访问，只一听说发生天灾人祸，便同赶去。初意原想至多月余便可回到嵩山，用上些时内功，再同分头修积。为了长春崖一行，想起以前经历，觉着左道妖邪甚多，内有好些能手，自己连来历姓名均不知道，一旦狭路相逢无人相助，便是祸事，不如隐秘行踪，专在人间行道比较稳妥。这一变计，行路自然迟缓得多，单云贵两省，便各耽延了好几个月，等到由滇入川，已是第二年秋末冬初光景。

邓隐贪与爱妻同行，自不顾时日早晚。光垢素来外功内行同时并重，觉着将近半年均在外面行道救人，如是自己独

行，平日无事，还可静心修炼，因有丈夫一路形影不离，除却每日奔波到处修积而外，闲来不是游山玩水、选胜登临，便是举杯同饮，清谈永夕，丈夫固认为此是至乐，便自己也是引成习惯，用功之日极少，似此荒废，如何是好？决计早日回转嵩山，用上两三月功，然后分头行道，不与丈夫一路。

谁知邓隐早就打好同出同归的主意，一面用尽心思设法拖延，不令早归；一面事事将顺，除有限度的亲热外，从未再蹈前非。先垢性情温婉，见丈夫对他百依百随，平时相对，只管恩爱非常，除稍为亲热偎傍、形影不离，并无丝毫杂念，由不得情分越深，好些不忍，明知丈夫有意拖延，不好意思叫破。最后无法，只得略露口风，说修道人目光务要远大，不可只顾眼前。你真舍不得我，暂时且回嵩山，容我用上些日功，分头出外修积，以后也不限定非分不可，只你功力加深有了成效，查明没有危害，偶然同出同归也无不可。

邓隐立时乘机而入，再三求告，说我夫妻本是同命鸳鸯，吉凶祸福应在一起。当初说得好好，只为三师叔几句无心之言，恩师并未见到便改初计，由合而分。自来一人势独，这一半年来，所遇妖邪个个厉害，这还不是那些著名元凶，已是难敌；万一独身在外，狭路相逢，和那日魔宫被困一样，如非你在身旁，岂不把命送掉？我看还是合在一起为是。即便真个师长之命，只要我们心志坚诚、努力修为，夫妻恩爱人之常情，何况只是虚名，并无实际。我对你已然爱极生畏，丝毫不敢违背，休说再有杂念，稍为亲热一点，你只稍为不快，我便不敢冒犯，难道还有顾虑？有你在旁，彼此多一帮手，我还可得到你的勉励，格外努力修为，岂非两全其美？各位师长不过见我夙孽太重，恐你连带受害，不令同行，见我这样当无见怪之理。

先垢见丈夫说时，满腹热望无形流露，实在不忍坚拒。心想，任寿现已移居峨嵋，丈夫对他颇为信服，何不同往一见，请其转劝丈夫，不要情痴太甚，须以仙业为重？便笑说道："我真拿你无法，怎么劝说也是不听。恩师命我二人各自修为，自有深意，偏有许多话说。大师兄现居峨嵋后山绝壑之中，以前曾听说过地名凝碧崖美景无边，何不同往拜见，就便请其指教？他对我夫妇情逾骨肉，又得本门上乘心法，自从前生灵智回复之后，功力加增，一日千里，定必奉有恩命。我二人谁也不必依谁，分合请他作主如何？"邓隐料知任寿对师谨畏，必和爱妻一般心理，有心不去。一则许久不见，颇为想念；爱妻性情素所深知，如若不去，必说重色亲友、负义忘恩，自甘下流、不思上进。好容易近用水磨功夫，免去他的疑念，情爱加深，再如固执成见，前功尽弃，岂不冤枉？心中不愿，表面却连声赞好，二人议定，便往峨嵋进发。

行经峨嵋前山歌凤桥上，这一年多，二人均扮着寒士人家夫妇，随身法宝飞剑均用仙法隐秘，不是偏僻无人之地，或是路程太远，多半步行，不现丝毫形踪。正走之间，忽见前面老松之下坐一中年女尼，手持念珠，似在等人神气。二人已快走过，先垢心灵眼快，见那女尼穿着一身旧僧衣，脚登藤鞋，貌相清癯，一身道气，已与寻常尼姑有异；最奇是，从头到脚净无纤尘，看去令人生出一种清洁光明之感，偏又说不出是何原故。心中一动，便往回看，见女尼也正微笑相对。再一注视那女尼的一双秀目，竟是神仪内莹、自有慧光。这等人品从所未见，料是一位有道神尼。悄告邓隐说我有一点事，须与一人谈话，你往后山等我，随后就来。

邓隐也觉女尼不是常人，低声笑问："姊姊认得那女尼么？

为何不要我在一起？”先垢娇嗔道：“你管我呢，没见你这样烦人心的。少时见面再和你说，不是一样？”邓隐回顾，女尼已然不在。笑说：“果然是位异人。只是人家不愿见你，已然走了。”先垢回顾，就这转盼之间，女尼不知何住，只那一串念珠，尚留所坐山石之上。忽然福至心灵，暗忖：那念珠明见他拿在手内，如何一转眼人去珠留？道旁曾有数人经过，均如未见，必有原故。便问邓隐可见这位师傅手中的念珠？邓隐答以未见。你问此言想必有什奇处，我怎不曾看出？先垢暗忖：丈夫累生修为，功力甚深。转世之后虽因前生遭劫，元气损耗太甚；初领本门心法，尚未炼到火候，比起大师兄固差得多。但他前生灵智早已回复，也是一双慧目法眼，怎会放在石上的东西，会看不见？越知有异，便说：“我不过见那念珠似有宝光外映，随便一问，事情还拿不定。此时必须往见一位老前辈向其求教。此老不喜生人拜访，你自往后山先寻大师兄，在彼等我，不要误我的事。再如纠缠，我又不理你了。”

邓隐知道爱妻素来沉稳、不露锋芒。除两姊外，又认得好些男女散仙，平日轻不提起；近三数年，还得了几件至宝奇珍，不到用时，俱都含而不露。听口气，也许真有相识的前辈仙人在此，欲往相见，未必是那女尼。只得应了。二人本是边说边走，已然走出二三十丈，先垢看丈夫走远，转过崖去，方始回身。到了树下一看，念珠尚在，人却不见。四顾游人香客已都走远，便朝女尼坐处下拜，通诚求见，并无回应。细看念珠共是十八粒，非金非石，也非藤木所制，宝光隐隐，自然流转，料知神尼遗留在此，不是常物。刚伸手拿起，忽听有人发话，说大后年三月，可将此珠送往川边倚大崖龙象庵，就便一谈，当知细底，暂时不可向人泄漏。听

出语声由念珠之上发出，匆促间不知何意，好生惊奇，忙又通诚下拜，求示玄机，并问此宝如何用法，因何惠借，终无回应，只得藏入法宝囊内，往后山走去。

中途发现邓隐在一高崖之上，正朝回路注视，知其赶往高处，窥探自己行动，满拟被其看去，心中不悦。等到见面，邓隐笑问："你怎回来这快？那女尼想是内急，你刚走往回路便由树后绕出，往歌凤坡那一面走去，如何对面不与交谈，只在树下停了一停便走回来？"先垢闻言，才知女尼就在当地，自己并未看见。照此情势，神尼留此念珠必有深意，并还不与丈夫相见，也不令看出形迹。略一寻思，笑答："本来我想寻那前辈异人，后来想起先见大师兄再往寻访，也是一样，便走回来了。那位穿黄葛衣的大师，不愿与生人交谈，我又莫测高深，故未请教。我们走吧。"说罢，人已绕过崖后，步行到了后山锁云洞前。

凭崖一看，只见大壑前横，下面云雾甚厚，绝壁千寻，白茫茫望不见底。便照任寿以前所说，一同飞下。穿过雾层一看，下面还有云雾，似这样，接连穿越了五层云雾，还未到底。正纵遁光下降，忽见金霞连闪，毫光万道，由脚底起暴雨一般四下飞射，当中立时现出一条形如深井的云衖。这才看出，下面共有七层云带遮蔽，末了两层并有仙法禁制，好生惊奇。且喜降势稍缓，不曾陷入禁网。照此情势，分明主人开云相见，忙由云衖之中朝下飞降，目光到处，云层下现出一片奇景。原来壑底地势广大，别有天地：水碧山清，繁花如锦；更有奇石清泉、佳木奇花，互相掩映，景物灵秀清奇，从未见过。

刚一到地，便见一个道童飞驰迎来，并不相识。方疑任寿不在当地，另有主人，道装少年年约十七八岁，甚是英秀，已

赶近前来，伏地拜倒，口称“师叔，弟子曾宁拜见。”邓隐闻言，才知少年乃任寿转世弟子，忙问：“你师父今在何处？”曾宁恭答：“恩师自和二位师叔分手，回转武当翠屏峰。刚到洞门，便奉师祖之命，说是回山太迟，误了事机，翠屏仙府已有一位道友借用，命恩师即速移居峨嵋，并将道书九天玄经，连同几个未转世同门师弟师妹的真灵，以及后洞宝库中所藏法宝飞剑，全数移送来此，只等十四年内，弟子等所有旧日门人，先后重返师门，便即下山行道。本来众同门中，只弟子和师弟佟元奇、李元化去年先行投到，本定十四年后方始下山，日前忽又奉到师祖恩命，说是群仙大劫不久将临，天机微妙，有好些事亲近才得算出，为此变计，命恩师飞东海待命，指示机宜，当日便带佟师弟一同起身，只弟子一人留守。近年恩师法力日高，屡奉师祖恩命嘉奖，赐了好些法宝，行时对弟子说：‘二位师叔日内必要寻来，令在崖前等候，以便迎接。并令转告邓师叔，最好单人行道，在此数年之内，无事不可结伴。并还赠有灵符两道，请二位师叔收下，到时自有妙用。’”

二人接过一看，那灵符乃是两片长只三寸、宽约寸许的玉叶，一青一白，符篆颜色均不相同，并还指明各人所有，不能混淆。随领二人游览全景，见那凝碧崖地广数十亩，共有三座洞府，内中两洞已经仙法禁闭，只当中太元洞开着，任寿师徒便在洞中修炼。内里石室甚多，甚是高大，壮丽非常，石质如玉，地无纤尘。邓隐知道任寿乃本门承继道统的未来宗祖，见此势派，想起自己昔年同在师门，法力与任寿原差不多，只为一时疏忽，误受魔诱，以致陷入歧途，身败名裂，如非大师兄全力相救，早堕轮回，相形之下，何啻天渊，不禁又是惭愧，又是羡慕。呆立了一阵，笑对曾宁道：“你师父对

我恩深义重，永世不忘。他如回山，代我致候，说我近来限于根骨福缘，虽然无什成就，但必努力修为，以报他的期爱。照着各位师长口气，暂时本不应与他往还，只为我和申师叔感他恩义，许久不见，便道来话。满拟快聚数日，不料他往东海待命，人已离山，不曾见到。我二人由此便回嵩山，尚须两三月的耽搁，稍炼内功，再同下山行道。他如应在十四年后下山，不必说了；此次东海回来，如有下山之命，我们望他能往嵩山一访，以慰渴怀。否则，明年我们下山修积外功，也许再来看望。他所赐灵符未说用处，贤侄可听说过么?”

曾宁恭答：“这两道灵符，恩师行时才行取出，以前不曾见过，只说了两句便匆匆飞走，弟子不知用法。”先垢见曾宁说时面色微红，知其奉有师命不敢泄漏，不令邓隐再问。随由曾宁陪到洞前山亭之中，取出酒果款待。邓隐见所用酒果均是仙府佳酿、海内外的名产珍果，问知上月友人所送，暗忖：这些东西均是延年益寿之物，常人百年不能一见，大师兄转世才得几年，前生同道之交便自辗转寻来，馈以仙果美酒。自己也曾屡世修为，前生颇有不少同道之交，竟无一人互通声气，一旦遇事，除却夫妻合力与人拼命，连个帮手也没有。新近交了一个李静虚，法力甚高，曾想结纳，对方好似神情淡漠，不甚亲近，可见人情势利，修道之士，也所不免。想到这里好生难过，打定主意，从此努力修为，无论如何困苦艰难，也要争回这口气来才罢，免得外人轻视，也对不住师兄爱妻一番苦心。正自胡思乱想，先垢见他停杯不语，仿佛心中有事情景，乘着会宁走开，悄问有何心事。

第二十三回　赴约忆深仇万里长空飞比翼　救灾怜涸鲋一川渴土涌清泉

邓隐便把心事说了。凫垢到底不免偏心，不特未怪邓隐量小，反觉自来失意的人，处境多半如此，生出怜意。邓隐又乘机发了好些恶誓，力言自己心志坚定，事在人为。一般师长同门防我堕落，故不令我二人一起，越是这样，我们越应患难相共，同在一起，不特互相照应方便得多，也显得我夫妻情深爱重、生死不渝。只要各人具有虔心毅力，百折不回，终能渡过难关，苦尽甘来。任他左道邪魔多么厉害，只不似前生那样为所诱惑，陷入歧途，能奈我何？到了万分凶险之时，至多兵解，重去转世，有何顾虑？姊姊如真看我不起，认为前路凶危，恐怕连累，率性由此分开，等我满了八十三年劫难再行相见，也是一样。

凫垢见他神情悲壮、慷慨激昂，口气颇多误会，明知就此激励八十年后再见，彼此都好，一则夫妻情爱甚深，任他一人度此难关置身事外，于心不忍；又知丈夫所说多半负气，如真不与相见，定必灰心悲苦，就许由此愤极任性都在意中，心肠一软，顿忘两姊与女仙陈紫芹之教，脱口答道："你当我真个情薄么？不过关切太过，老想使你于危机四伏之中，熬过这八十三年的魔难，同修仙业，合藉双修，以报你的痴情热爱而已。既是这等说法，好在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，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，如真毫无希望，师父也不会容你重返师门。分合由你，所说的话，却须心口如一，才对得起我一片苦心。由今日起，我便和你出入一路，对于修积，却须内功外行同时并进，无论山居出游，除非万不得已，每日功课却

是不能荒废呢。”

邓隐闻言大喜，慌不迭答道：“那个自然。我只不离开你，万事皆可听命。何况分内修积，以前只为你老不愿和我一起，会短离长，只图多聚一会，别的均未顾及。既然永远一路，如何还敢荒废？放心好了。”

先垢道：“亏你老脸还说出来，莫非为了多看我一会，连修为都不顾了么？”邓隐自知失言，忙分辩道：“并非不思上进，只舍不得那宝贵光阴，以后自然不会再有前事。”

先垢见他边说边往前凑，似要伸手来拉，微嗔道：“以后还要放老实些。曾宁一会就来，当着后辈拉拉扯扯，什么样子？”说罢，刚把手一甩，曾宁已用玉盘捧了一个其形如瓜、外皮金黄、瓤如截肪、中心微作红晕的异果走进，放在桌上。笑道：“此是恩师前生好友安期丈人，命门人送来的四枚金萍实，吃后长生不老，留了一枚在此，二位师叔请用。”

二人入口一尝，果然甘腴味美，芳腾齿颊，凉沁心脾，神志为之一清。问知还有三枚，已由任寿连同别的珍果灵药带往东海，孝敬师长。因知邓隐夫妇要来，此果灵效甚多，修道人服了可抵多年功力，每千三百年才结实一次，十分难得，为怜二人魔难太多，特留在此，任寿本人竟未尝过。

先垢闻言好生不安，便邀曾宁同食。曾宁恭答：“此是瑶岛珍品，千年难遇，海内外群仙十九难得一见，恩师尚未尝过，弟子不敢领受，还望师叔恕其方命之罪。”先垢见他婉言坚辞，暗忖：大师兄为人极好，连门人也是如此，真个难得。随笑问道：“我知大师兄对人宽厚、持躬俭约，现正奉命清修。以他为人，对于服用之物决不至于有什讲求。来的年月不多，这里陈设用具全都珠光宝气，精美异常，人间所无，莫非此间本是仙灵窟宅？这些东西均是前人所留么？”

曾宁躬身答道："凝碧崖自古以来便是仙灵清修之地，除三元仙洞而外，玉壁晶墙，千门万户，好些地方均有仙法禁制，未到开放时期，内中用具十九珍品，何止数千百件？加上恩师前生旧友，知其转劫入世、重返师门，承继道统，闻讯俱都欣喜非常，纷来相贺，所送礼物甚多。恩师本来不肯动用，后奉师祖恩命，说恩师将来。本派开山宗祖，这类珍奇器用十九原有，将来门人众多，不时还与各派群仙来往，身为本门教主、领袖群伦，应有一种高华气象。现成应用并不为过，区区末节无须介意。恩师虽然谨奉师命，但因平日修为甚勤，早已断绝烟火，往往一入定便是三两月，一般师执至交又都道法高深，轻易不来，每来多是算准恩师空闲之时，结伴来访。此间本有仙厨，中藏不少美酒，恩师虽然轻易不用，弟子等因见东西现成，常时取来待客。这里不过千百分之一二，有好些奇珍宝器，恐恩师见怪还未用过呢。"

二人闻言，赞叹不止。先垢见任寿分别没有数年，居然到此地步，惊佩之余好生喜慰。暗查邓隐只顾出神呆想，知其与任寿同在师门，遭遇不同，相形见绌，心生惭愧。意欲借此劝慰，当着曾宁不便出口，只得罢了。二人在仙府中住了两日，因任寿归期难定，便同起身，仍照原计溯江而下。

由此夫妻二人便在一路。邓隐娥嵋归来果更用功，先垢见状也颇喜慰。彼此修积都勤，也无什事发生。一晃将近三年，任寿始终未通音信。这日二人在外行道，偶然谈起，邓稳觉着任寿不去看他，心中不快。先垢笑说："你这人就是量小，大师兄对我们还要多好？恩师原命他在十四年后才可出山行道，如今才得几年？曾宁虽有师祖改变原计之言，也只偶然所说，不知细底。焉知上次东海之行，没有奉到别的使命？他不能来必有原故。那么难得的灵药仙果自不享受，留

给我们，再要嫌他对你看轻，良心何在？”

邓稳见先垢面有愠色，忙分辩道：“我何尝有此心意？不过想念太甚罢了。”先垢笑道：“你那小心眼还当我不知道呢。既然想他，上月我们往游洞庭，正可便道入川，为何推托不去？就说现在飞往峨嵋相见，也极容易。分明是见人家身受师门期爱，自身福缘既厚，用功又勤，将来成就远大；你自己还在颠沛流离之中，这两年来虽无什事，岁月尚长，前路荆棘越多，专在人间行道，能否就此取巧避免安危祸福，尚不可知，纵非气他不过，心中怨望，误认他对你不如以前。必是有之，我料得是与不是？”邓隐自不承认，说过拉倒。

二人这二三年来，多在中原西南诸省修积善功，对于甘凉秦晋一带，久已未去。这日走在山东道上，邓隐因见爱妻看出自己心意，面有不快之容，想起人情势利，休说外人，连先垢也是如此，只一提起任寿，便钦佩非常、誉如天人，自己并未有什微言，只想起前情和自身的遭遇，略有表示，便遭责难。最前生拜师时节，原与任寿一起，此时师长成道不久，见他根骨平常，还不肯收，全仗自己代为力求，才得入门。因其年长做了师兄，又勤于用功，平日谨畏，连积了几件大功德，渐得师门钟爱，自己却因一时不慎，误为邪魔所诱，连经数劫，仅以身免，反倒仗他全力相助才得免于形神皆灭，永离师门。最可气是，同是门人，既然恕其前愆，重收门下，一部九天玄经，才学了十分之七，上面字迹便全隐去，只令大师兄一人峨嵋潜修，以期大成，自己却奉命在外受那苦处。初行道时，为了功力不够，两次遇险几乎送命，如非爱妻想下变通之法，行道时隐避形藏、处处留心，还未必如此平安。正在心存怨望、闷闷不乐，一算行道年月，猛想起前遇魔女，三年之约不久便到，地在西崆峒昔年老魔别府，

如若不去，不特魔女必要寻来，反有好些不便。以前为防先垢误会，把话藏了一段，不曾明言，原是怕他担心，后来想说，事隔已久，就此拖延下来。盘算了一阵，觉着事情决免不掉，反正是要过此一关，转不如自行投到显得大方，并践前约，以明无畏。事虽凶险，但听尸毗老人口气，魔女未必能够讨好，何况爱妻带有防身至宝，这口紫郢仙剑降魔利器，已然炼到功候，别的法宝也均有惊人威力，怕他何来？只对先垢不便出口。便笑说道："自从夫妻一路，西北诸省均未去过，昨日途中闻说陕甘一带天干水旱、赤地千里，我们在外修积，艰难危险自非所计，不知便罢，既然知道，不容坐视。天下事怕不了许多，何况对头多是极厉害的邪魔，真要寻我晦气，早已上门为难，不等今日。今年东西南诸省到处丰收，人民安乐，无善可积，偶有一二不平之事，无关宏旨，并还难得遇上，我们每次出游，事前都发有愿心，不将所许善功做完决不回去，今已多日，一事未办，何日才回嵩山修炼？依我之见，不如改往陕甘一带试他一下，免得延误，你看如何？"

先垢当初原为魔女踪迹似在东西昆仑、星宿海一带，恐邓隐前去遇上。及见近年无事，邓隐今生所得飞剑法宝，又都前古奇珍，威力至大，早已身剑合一，只为此剑神物仙兵，本身威力太强，不到功候，尚难由心驾驭，以至临敌不能全数发挥妙用，好些吃亏。近一年来用功越勤，不特这口紫郢仙剑炼得出神入化、妙用无方，连别的法宝也增加了好些威力，自己又有两件防身御敌之宝，便遇强敌，至多不能取胜，全身而退当能办到，肯与丈夫同行便由于此。反正须要一拚，转不如早日了当，免得时常优疑，提起烦心。又听说陕甘大旱，人民流离、灾荒甚重，更无不往之理。自己也不寻上门去，上来专为救灾，相机行事，遇上便与一拚。想了想，便

照邓隐所说，先往陕甘一带飞去。因是打定主意相机应付，加以救灾心切，上来直飞当地，更不停留。

这时二人功力越深，剑光又强，两下合在一起，宛如一道经天长虹，星驰电射、横空而渡，虽然飞得极高，那破空之声，隔老远仍能听见。无垢觉着破空之声太强，本想把遁光稍为放缓，邓隐却存有私念，急于救完旱灾，往赴魔女之约，上来并没打避人主意，力言救灾如救火，刻不容缓，越快越好，我夫妻受命自天，便在平日也不应有所畏惧，何况此行为救千万生灵。无垢劝他不听，心想：偶然这等飞行，只一到地便和常人一样，也许不至被左道妖邪发现，便由他去。飞行神速，不消多时便到长地界。落下一看，果然以前旱灾严重，因是畿辅重地，当道已有安排，连日又下了几场小雨，灾情减去许多。

邓隐本来志不在此，再一打听，说是秦凤平凉一带灾情最重，立催前往。无垢见当地人民虽然得到官家赈济，仍然民有菜色，春麦还未播种，有心停留些日，暗助官府救济人民。因见丈夫催走，说凉州灾情最重，必须早日赶往，神情匆迫，以为丈夫近年受了感动，对于修为比前勤奋，也颇欢喜，依了邓隐匆匆起身。先往秦凤诸路，见天时荒旱，灾情惨重，人民扶老携幼到处逃荒，流离颠沛之景时有发现。几次想要停下，邓隐均说，先前向人打听，灾情仍以甘凉一带最重。当地人民较多，目前灾区如此广泛，最好全数查看之后，择那人多灾重之处下手，比较多做点事。无垢一想也对，便由邓隐作主，直飞凉州。

当地原据泾水南岸，当陕甘陆路要冲。本来土地肥沃、物产丰饶，为了当年初春雪化，郡西崆峒山中山洪暴发，泾河水涨，人民受灾颇重；一交二月，忽然亢旱，半年多不曾下

雨，五谷都无收成。灾情虽重，为了当地人民比较殷富，又当陆路要冲，运轮较便，比起沿途所见要好得多。

先垢到时，正赶乡民求雨，呼号烈日之下，哭声震野。初来不知细底，过了两天，渐渐看出中农之家尚有盖藏，逃荒的只是一些穷人，不如所料之甚。有心回往原路，一则，当地灾民并不算少，再不降雨，照样不了；邓隐又说，空中下望多是如此光景，已然到此，且由当地起始，也是一样。最主要还是设下法坛，拜章乞雨，使这方圆两三千里内普降甘霖，方为上策。不过，这类事迹近炫弄，必须择一隐僻之区结坛行法，免惊俗人耳目。城西崆峒山风景灵秀，好些地方人迹不到，正好下手。

先垢不知丈夫对于魔女定有前约，意欲就此了当，前在黄河治水，生出许多枝节。觉着求雨果是刻不容缓之事，便停了下来。邓隐又说，天时亢旱，河井干涸，已然发生瘟疫。坛成以后，你我夫妻可分出一人，去往民间医病，并加周济，双管齐下，才多保全。议定之后，先往崆峒山飞去。到了后山，寻到一片天然平崖，高踞孤峰近顶之处，上下俱无通路，地势绝佳。

二人看好地方，忙又回到城镇，采办应用诸物。正往回走，时已黄昏，忽听前面喧哗哭喊之声，过去一看，原来当地全境只有限几口水井，都已见底，只内中两口名为龙眼井，干涸多年，不知怎的，当年大旱反有泉水涌出。甘凉一带土厚水深，水井最浅的也达十丈以上，这两口井更深得出奇。父老相传，乃郭子仪单骑见回纥以前，三军无水，正在愁虑，忽听风雨之声，出帐一看，河岸上有一大龙飞舞而来，令公大怒，连射双箭，均中龙目。醒来却是一梦。出帐一看，地上分插两根长箭，忽然心动，便命开掘，才只丈许便有甘泉涌

出，同时，泾河之水也自暴涨。居民怀念令公威德，建了一座令公庙，把井包围在内，现已荒废。因那井水又甜又清，只是为量不多，逐年淘掘，深达三四十丈。近年已然干涸。上月有人发见内中有水，风声传出，群往汲取。先只城外居民前往取水，已不够用；后来城中的井十九干涸，一齐争往汲取。共总两口井，要供许多人的应用，自不济事，又有好几十丈深，取时费事。更有一件奇处，每日须到申酉之交才有清泉涌出，为量不多，至多挑上数十石便自见底，一交子夜便无人往汲取，也是涓滴无存。人民由一早起便往守候，有的竟终日守候不去。只管官府出有告示，令人民排班汲水，无如人数太多，水量又少，往往候了一整天，好容易挨到自己份上，不是水已挑干，便是时辰已到成了干底，人民为了争水，常时打得头破血流，时起凶杀。当此强存弱亡的荒年，愚民无知，悲愤之下易受骚动，官府虽颇贤明，也只好言劝解，引咎自责，无可如何。为了求雨不成，人民多怨官府没有诚心，如非平时官声尚好，人民知他清正贤明，早已激出事来。

先垢一听人民取水那等苦法，暗忖：此时水与银子同价，连河底残余的污水都成了至宝，不论灾情如何，单这饮水已是严重。本门太清仙法，与左道妖邪呼风唤雨不同，因是逆数而行，事前必须拜章告天，再用法力把天空中的云雾引来，聚在一起，使化甘霖；再不，便是择那附近江湖之水，行法引来，化雨下降。这里不比江南，取水较远，昆仑山上积雪与星宿海的山水，虽可应用，一则，事非容易，又恐引动对头出来作梗。想来想去，只有前项求雨之法比较隐妥。灾区这广少了无用，必须用上三四天的功夫，才能普降甘霖，连关中三辅也可一起滋润。此事虽然多费心力并耗元气，功德却是不小。事情还有几天，人民这等苦法，细一盘算，法坛

布置应在子初，此时还有闲空，便告邓隐，令其先行，自己在此相机行事。

邓隐为了魔女心肠狠毒，上次违约暗算吃了他的大亏，心中恨毒，正想期前赶往魔宫打一个到，表示自己不特不曾怕他，反而寻上门来，只等把雨求下救了旱灾，立时双方斗法，决一存亡。同时，又想到魔女情痴太甚，照例不管多恨，只一见面，立时勾动旧情，万一余情未断，还可就此戏侮暗算，稍出恶气。一听先垢要和他分头行事，正合心意，忙即应诺，悄悄飞走。

先垢掩在一株枯树之下朝前查看，本意排众上前，运用仙法增加水量，后见井旁人山人海，呼号叫嚣，闹成一片，老弱妇女拿着水桶在旁痛哭，无法上前。两井均有木架，上设辘轳，各有两壮汉掌管，两旁并有四口大缸，将水吊上分与众人。初意地方上人为防人民争水斗殴，专人掌管，按着次序以求平允，再一细见，不禁有气。

原来，每一井架管领的虽只两人，旁边还有好些党羽，俱都是些横肩竖目、手持刀棍的壮汉，人民取水全用钱买，多少凭他高兴，稍有不合，便加打骂，银钱不还，却把所取的水夺过，倒入井旁大缸之内，有那给钱多的，不等打上，便由井旁水缸中取来送上。老弱妇女固是望井悲号，无法近前，便是有力气的汉子，不是因为钱少被恶徒排挤，不令近前，便是好容易挨到井旁，被管井壮汉夺过银钱，随便倒上一点，忍气吞声而去，凶横异常。一问身旁悲哭的老妇，才知日前人民争水常起斗殴，官府屡次劝解，设下规条，以先后为序限量而取，法子原好，无如人民需要太切，加以利之所在，一小碗水可换一二两银子，纷纷抢夺争先，全不肯听。前数日被一土豪知道，觉着此事大利，带了一般徒党，硬说连庙带

井都是他家祖产，先把取水的人一顿乱打，将井霸占，派了数十名徒党日夜防守，人民取水须用钱买。乘着水涨之时，先用四口大缸将水盛满，每斤一两银，一到井底水干，价便加倍，稍为争多论少，钱被抢去，还遭毒打。因其徒党众多、势力浩大，人民只管愤极，几次暴动，均为所败，无可奈何。

灮垢闻言，暗忖：土豪如此可恶，且喜丈夫不在，否则，这般人休想活命。有意惩治，恐惊俗人耳目。正打主意去此一害，一面行法取水救急，忽见一中年人提了半桶水由人丛中挤出，见其神情良善，尾随到了无人之处，笑问："这位君子，可能给我一口水喝么？"那人名叫鲁静斋原是当地富户，平日乐善好施，与土豪金富相识。为了方才家人来此取水，与贼党发生争执，把银子夺去，怯于凶威，所居又近，只得亲来陪话，付了加倍的钱，取了半桶水。正往回走，闻得身后有人讨水，回头一看，暗忖：这等美秀的人品从所未见，又是外路口音，心疑别处逃荒经过的孤身女子，想起土豪厉害，四顾无人，悄声说道："姑娘想是外方来的。我家中原有一口井，只是近来混浊如泥，家人代我买水，反受了一场恶气。如不向其陪话，万一再旱下去，非此不可，如何是了？只得亲来陪话，买了这半桶水，姑娘要用听便。不过，那卖水的多是恶人，徒党甚多，休说孤身少女，便有家人同来，也应躲开。解了口渴，请绕路回去罢。"

灮垢闻言，笑说："我口干得厉害，又知此水贵重，万一吃得太多，无钱还你，如何是好？"静斋慨然答道："水虽难得，总算还能买到，只管领用，无须客气。"灮垢原是边说边走，一面查看地势，见前面是一庄院，两旁树林多已半枯，门前是一打稻场，旁边还有一个池塘和一口井。问知主人颇喜经营园林，以前池中并还种有荷花，现已干枯，自从泾河一

干，连门前水井也只剩了数尺泥浆。这时，正有两个佃工迎来，见面笑问："那厮可曾还银？"静斋笑答："这类恶人，和他有什么理讲？快取碗来，这位姑娘口干着呢。"

两佃工正朝先垢打量，闻言转身便走。先垢见水桶已放在门前石墩之上，笑说："不怕见笑，我实口渴太甚，不用碗了。"随手将桶捧向口边，运用仙法，一饮而尽。静斋见那一桶水有四五斤，竟会一口气饮光，暗忖：此女看去文秀，美貌非常，这等牛饮，想必长路奔波，口渴太甚之故。心念才动，瞥见佃工取碗赶来，脚底尘沙滚滚带起老高，忽然想起久旱不雨，地上尘沙甚厚，稍一行动满身都是；今早大风扬尘，天都成了黄色，此女身上怎如此干净？连鞋裤也不带一点尘污？心方一动。

先垢把水饮完，见主人并无吝色，两佃工面上都带可惜之容，便由身畔摸出十两银子，笑道："我口渴太甚，把水饮干。卖水之处人多，挤不上去，有劳二位代买一桶如何？"静斋当他还要，忙道："那井水果是奇怪，又凉又甜。这不过是在荒年，水火相通，哪有受人钱财之理？银子请姑娘取回，如还不够，叫他们去再打一桶来便了。"

先垢见他至诚，忽然摇手拦道："何必以有用的金银，便宜那些恶贼？不必再买。我虽女子，别的不会，最善分辨水源。此时看出，这一井一池下面泉源甚旺，只被浮土堵塞泉眼。请借一根竹竿，再取杯水，由我试他一下。水如难得，尚有他法。只请你们暂时避开，等我把泉眼挑开，水自涌出，你看如何？"

静斋早已觉出有异，忙即应诺。先垢随令二佃工去将那些老弱妇女引来，只说主人有事，不可提水。二佃工回道："此时善门难开。"一面递过竹竿，想等水出再去。静斋看出

兂垢仪态万方、气宇安详，神情十分拿稳，暗忖：也许人民求雨，至诚感天，来此异人解救生灵。如是寻常，那半桶水也不会到口就光，那等快法。讨水穷人甚多，本极可怜，日前便想周济，只为家中病倒了好几个，无暇兼顾，至多把人唤来，把预计中的粮食分散一些。这等荒年，不论饮食，众人皆无，惟我独有，不特问心难安，早晚还许祸事，多藏何益？忙道："本来我就要散些粮米，为了家人多病，延迟至今，就着今日办了也好。我们顺便去把窝篷内那些人全数找来帮忙，仍和上次一样，免得分配不均，又起争执。"二佃工见主人发话，方始走去，兂垢忽把眉头一皱道："方才水喝太急，吐将出来岂不可惜？"话未说完，樱口张处，一股喷泉直注池中。池底本是尺许厚的干泥，入土只剩了一片湿痕，兂垢随取竹竿，朝喷水之处刺了几十下。静斋见兂垢依旧从容，水却不见，正自半信半疑，兂垢又由身畔取出一粒灵丹，笑道："府上有病人么？可用清水化开，与病人分服一杯便可痊愈，只不要对人说起。"

静斋人甚忠厚，笑答："此时水贵如金，方才忘了命人带回，家中井水宛如泥浆，不能应用，请姑娘暂候，我去买来如何？"兂垢笑道："水源已被我探出，为了土厚，泉眼太小，还未冲开，少时就有水了。"说时，果听地底水响，静斋惊喜交集。兂垢笑道："井中泉眼与此相通，正当来路。也许此时井已有水。"话未说完，井中也有了水声，两相应和。静斋过去一看，那深约二十丈的水井，就这几句话的功夫，水已涨起了一多半，不禁喜出望外，心疑兂垢神仙下凡，扑地便拜。兂垢一面让避，正色说道："我不过略知地理泉脉，能够治病，夫妻二人，仗此谋点衣食。你如大惊小怪，官府还当妖言惑众，岂非害我？此池泉眼已通，一会便要布满清泉，可乘众

人未来以前，先将病人治愈。土豪也许和你为难，不必怕他，我夫妻颇有武功，足能保你无事。一面向众声言，说你昨得神人托梦，只要土豪不再欺凌善良，第四日夜间便有甘霖下降。他如不服，可和他打赌：到时不雨，你便全家自焚；雨如按期下降，便是他的戾气感召，和旱魃一样，也受人民火焚之刑。我夫妻必在暗中助你，只不可泄漏一字，否则有害无益。”

静斋本就心生信仰，方答：“仙人游戏人间，不肯现露本相，我也不敢妄言，遵命就是。”忙把水桶拿起，待要取水入内，忽听澌澌连声，侧顾池内，已有数十股清泉破土而出，高约尺许，晃眼满池皆水，快要齐岸才行止住。静斋越发惊喜，匆匆朝先垢拜了几拜，便往里面赶去。先垢先不想显露奇迹，无奈救人心切，终难遮掩，总算主人忠厚，知道的人不多，又曾嘱付，料其不致泄漏。正想再待一会儿，忽见门内跑出几个老少男女，同时，又听远远喧哗之声，知众穷人业已赶到，忙把身形隐起，在旁等候。迎头发现两佃户跑来，朝鲁家的人说道：“龙眼井不知何故，井水全干，下剩数缸已被土豪抬了回去，水都不肯卖了。”话未说完，瞥见满池清水，后面穷人也自发现，立时欢声雷动，但因静斋是个善人，异口同声讨些救命，并无一人恃强自取。静斋也由里面闻声赶出，见女异人不知去向，也未张扬，便照所说向众声言，一面发话，任人取水，多少不拘。

这般穷人早就饥渴交加、口干舌燥、七窍喷烟，一个个蓬头垢面，泥污狼藉，语声多是干号。一声令下，群集池边汲饮起来，未带水具的人，不及借用，竟把身子伏在地上，伸头水内狂饮不休。待不一会，歌功颂德的欢呼，相继潮涌而起，把土豪贼党咒骂了一个淋漓尽致。风声传出，越聚越多。

静斋恐怕生事，向众高呼："诸位高亲贵邻，此是昨夜梦中神人所赐甘泉，足够应用，再有四日便降大雨，来者不拒。不过地小人多，最好挑走，免得妨碍他人。方才听说，龙眼井水已干，万一恶人迁怒为难，由我和他打赌，诸位千万不可多事。"众人同声应诺。由此人民取水便走，不再聚集。

先垢方想荒年灾民最是难处，为了善门难开，以前黄河水灾曾经尝过味道，这般人竟如此听话，主人又无疾声厉色，可见德能服人。照此情势，便无自己暗助，众怒难犯，土豪也非吃亏不可。只是开头不免争斗，就算众志成城，这般苦人均无武功，伤亡在所不免。子夜又须赶往崆峒，与丈夫行法求雨，无多闲暇。正想用什么方法把那伙恶人引来，忽见远远尘沙滚滚，如飞而来。静斋为了人民取水方便，一面点起许多火把灯笼，一面设下许多条桌，赶制了好些锅魁馍馍。事前声明，人力有限，散完为度，暗中却令数十人在庄后支上炉灶，连夜赶制。一见庄外尘沙滚滚，料知对头已到，表面镇静，面带惊疑之容，四下张望，似在寻找自己。先垢看出他良懦胆小，如无自己相助，照那来势，也实可虑。忙用传声说道："你只照计而行，不要害怕，自有道理。"

静斋听出前见女子语声，心中大定，忙即暗中默祝，遵命而行。池边受赈济的那般穷民，早就听说土豪要来为难，全都激动怒火，准备不能善罢，便助静斋与之拼命。一见人到，故意示威，不约而同，"轰"的一声暴噪起来。土豪金富自恃财势，横行乡里、鱼肉良民，已成习惯。当日闻报，静斋为了佃工取水争执，自行陪话，带了一桶水回去，不知用什方法井水全干。守井贼党先不晓得，后听人说，静斋门前清泉暴涌，一有一无，两下正是同时发生，现正召集人民施水放粮。对方专做好人，平日已是不快，再听说井水干涸，池泉

暴涌，又在向众施舍，不问是否用什方法，单这行为，相形之下也是难堪，不禁羞恼成怒，决计恶人做到底，率众赶来。快要到达，忽听人民暴噪示威，声如雷轰，不想众怒难犯、死在临头，反倒逞强，准备给对方一个下马威。金贼连徒党共是四十余人，各持长鞭刀棍。到时，见众人民不曾让路，一齐回身相望，手上多半拿着石块扁担之类，神态甚强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，不禁怒从心起，大喝："猪狗们，还不快滚，等死不成。"随说，和当头两个贼党扬手一鞭，便朝众人头上打去。

静斋知道这般乌合之众，虽然满腹悲愤，但是对头凶威久著，能胜而不能败，好在仙人暗助，何必使他们吃亏？忙喝："金堡主不可动武！你们散开，我还有话。"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为首三贼已同发难。满拟这般人必不禁打，忽听哈哈一声，眼前一花，一条人影连闪两闪，金富和当头贼党齐声惨叫，早各挨了一下。后面贼党还未看清，一听主人呼痛，往上一拥。池旁聚集的人民，一见贼党被人打倒，落了下风，同声怒吼，风涌而上。有的更将石块朝贼党打去，当时开花，伤了好几个。当头三贼已全负痛起立，看出打人的是个年约十七八的道装美少年，突然出现，也未近身，只把手扬了两下，三人兵器，全数粉碎，各人又中了一下重的，其痛彻骨，情知厉害，忙喝同党暂缓前进。又被乡民打伤了好几个，越发怒火烧心。一面忍痛退下，暗命同党回取救兵，一面朝前注视。见那少年左手一挥，后面乡民全被阻住，好似中有隔断，不能冲破。内中一贼武功最高，由后赶到不曾受伤。看出少年目射英光、神采照人，再一想到井水干得奇怪，疑是道术之士。悄告金贼："敌人有妖道相助，不可力敌。"第二句话还未出口，少年两道秀眉往上一扬，将手一挥，"叭"的一声，

左脸当时连牙打碎，鲜血四流，人也倒地晕死。金贼见状才知厉害，忙喝："这位道爷素昧平生，有话好说，何苦出手打人？"

少年冷笑道："此时你也知道，有话好说么，这个容易。"随唤静斋上前，把先垢所教的话说了一遍，问其愿否。金贼自是不愿，无奈同党已被敌人暗中困住，一个也不能离开，无论如何走法，只在场中打转；人民却有好些，经主人好言遣散，却是通行自如，贼党想要尾随同行，走不几步，便自己退了回来，道人连手都未伸。料定求雨打赌之事凶多吉少，有心不从。道人把手一扬，立时痛彻心肺、心寒胆怯，凶焰尽敛。便向静斋婉说，双方多年乡党，先前实是受人挑拨。求雨好事，打的什赌？

少年怒喝："放屁！为了你们这些恶徒土棍，戾气上升，崆峒山中还有一个旱魃，非用你们，多高法力雨也不会下降。此事不过适逢其会，经一位前辈仙人说在前面，其实，我早打好主意。方才来时已与官府说好，在此设坛，将你连同徒党放在坛上，到第四日子时，雨求不下，不特与你无干，还可由你处置。想要退回，如何能够？"说时，田岸上尘头又起，乃是官府命人来设坛，在当地求雨，来时奉有严令，不问何事，均听道人之命而行。纠合人民，匆匆将坛搭好。

道人便令金贼等上去。群贼自是不愿，知众官差畏之如虎，虽奉官命，决不敢强。正向官差诉说，身为道人所制，行动艰难，示意令其溜走，托人去向官府求救。道人笑道："你们恶贯满盈，除非旱魃厉害我除他不了，还有一线生机。我们说话算数，只过第四夜子时，大雨不降，自然放你回去，此时无用，还不快上。"说到末句，把手一扬，朝空抓子几下，所有贼党全似拎小鸡一般，仿佛暗中有人平空抓起，丢向台

上。由此一任好说歹说，往来乱进，不能离开原处一步。群贼知为法力所制，除了依他别无善策。同时，又见随后追来的手下徒党，只一近前，便休想回去。不到台上，一任大声急呼，均听不出一句话；到了台上，立被困住。情急心横，厉声喝道："莫非我们为民求雨，就点水不进、粒米不沾，困这四天四夜么？"

第二十四回 野火起森林匝地霞光同诛旱魃 离魂收倩女弥天风雨再警芳心

道人笑说："你不必忙，自然有你吃的。"随告主人，可给这般狗贼准备食物。我还要寻人去呢。"说罢，双足一顿，一道金光破空直上，由朗月疏星之下，往崆峒山飞去。先垢初意，虽然恨极恶霸，因想不出除他之法，又见陕甘一带旱得出奇，疑有旱魃作怪，但未拿准，欲借双方打赌，就便除害，并防一步，用这几个恶人来试探有无旱魃，诱其入网。说过以后，方觉此事好些不妥，不用强制之力，群贼决不肯听，一经行法，仍难免于炫弄，又在人烟多处，如其真有旱魃，难免伤及无辜。正在为难想要变计，突有异人出场，事前并还告知官府搭下法台，十分周到。因而得知山中果有旱魃为害，只不知少年为何自居后辈，心疑峨嵋门下徒孙，但又不应如此气盛，行事任性，毫无顾忌。一见飞走，心想：此时已离子夜不远，丈夫在彼行法布置，谅已停当，群贼已被仙法禁制，还是先往后山要紧。想到这里，忙用传声向主人嘱付了几句，立即隐形飞走。

到了崆峒后山一看，法台香案俱都布置停当，丈夫却不知去向。心疑久待不归，往寻自己，一面飞寻，一面用本门

传声四下呼喊，终无回应。眼看子时将过，再不行法拜章，又要拖延一日，忙照预计行法，把所备绿章用真火焚化，向天求告，施展师传仙法，呼吸遥空云雾，等到三二日后云雾一多，再用仙法使化甘霖下降。

先垢人最谨细，这类呼吸乾坤、吐纳云雾的大法，专为济世之用，全仗行法人本身功力，以收灵效。外表看去，除行法人所在之处云雾较多、聚而不散以外，别无他异；不是真正行家，稍差一点的旁门中人，对面相遇，当时也未必能够看出。先垢却因西北诸省邻近魔窟，具有戒心，只管法台地势隐僻，不易被人发现形迹，仍用太清仙法将四外掩蔽，以防万一。等到绿章拜罢、通诚祝告之后，独立崖上，一口真气喷将出去，跟着，便以全力施为，朝前面高空中云雾呼吸。久旱之后，晴空万里，月朗星稀，空中云层极少，只遥天空际略有白云浮动。云层不厚，相隔又远，不是慧目法眼，连云影也看不出。暗忖：云层少说也在千里之外，这类仙法尚是初次运用，万一相隔太远不能如愿，照此天色，短时日内决无下雨之望。少年所说旱魃不知藏在何处，万一用上三日苦功，吸来大量云雾，妖物突然发难，雨下不成，还要惹出别的灾害，丈夫偏不知何往，少一帮手，可虑得多。想到这里，越发小心谨慎，一面澄神定虑，把真气凝炼，向高空中吐纳呼吸，一面留神注视下面动静。正算计山中如有旱魃，云头一起；雨还未下，先就为他所破，如能发现旱魃踪迹，将其除去，也许不必这样费事便有下雨之望，忽见前面天空中那片云层，已与真气相连将其吸住，往身前飞来。

这类呼吸云雾之法，只要本身真气将云吸住，来势绝快。先垢先听少年说起山中出了旱魃，久旱之后空中云雾太稀，灾区广大，不是少量雨水所能济事。为防行法太骤显露形迹，意

欲夫妻合力，用上三四日苦功，把四面遥空中的云雾相继吸来，再用仙法使其凝聚、禁在一处，不令飞走，等到够了雨量，再用仙法散布空中，发动太乙神雷使生雷电，化为甘霖同时下降。上来便打稳妥主意，每一云团吸到以后，并不求快，更不令人看出。那云初看去虽只极小一团，浮沉天边，随风移动；等往身前飞来，渐近渐大，差不多把崆峒全山遮去了大半边。波涛浩瀚，映着月光，宛如银涛起伏，十分好看。

先垢见第一次业已成功，未有变故，觉出近来功力加深，也颇高兴。忙即如法施为，运用太清禁制，将那大片白云，由大而小缩成一团，禁在崖旁山谷之中，不会飞走。跟着，又用慧目法眼，朝远方天空中查看，见有云层，立用法力将其吸来，收入山谷之中。约有两三个时辰过去，并无他异。那云先后吸收了十几次，经过太清禁制，各化成丈许数尺不等的云层，堆积在崖旁山谷之中，银海也似映月生辉，美观已极。眼看天色将明，一轮明月已渐西堕，月光斜照谷中云团之上，大地上静荡荡的，一点微风都没有。再待一会，东方渐现曙色，朝阳也由天边升起。四边云雾早被吸完，日光纯白，精芒万道，知道当日天气更是酷热。此时已近中秋，如此亢旱奇热，明有旱魃作怪无疑；夜来也曾留意，并未发现形迹；道装少年不知何往。心念才动，忽想起丈夫自从昨日分手，一直未见。先前为了求雨心切，又见法台布置整齐，如有变故不会这样，忙于行法也未留意。此时一算为时已久，不问何往均应早回，莫要又与邪魔狭路相逢，心中一惊。见天空中云雾，是被自己发现的已全吸来，再要行法吸取，便须费事。心中一乱，便停了下来，急切间，又不知往何方寻找是好。正自愁急、打不起主意，忽见左侧一片树林之中有人影闪动，定睛一看，正是邓隐同一穿粉红衣的少女并肩走来，

到了林外停住，谈了几句，少女自往回走，邓隐立纵遁光飞来。

少女年约十三四岁，相貌极美。二人分别时，面有愁容，已然走入林内，重又回身，朝邓隐将手连摇，神情似颇关切，看不出是什么路数。暗忖：丈夫刚来不久，怎会与一女子来往？神情又如此亲密？去了这一夜，连正事都不顾得办？心中疑虑，略为盘算，决计故作不知，看他如何说法，随即退往崖下，假作行法，呼吸云雾，相机行事。邓隐来处偏居峰左，沿途均有山崖遮蔽，不知先垢凭高下望已全看去。到后，见先垢正在行法呼云，附近山谷之中云团已积了不少，再看前面空中，只有一缕云影刚由西南方天边出现。先垢原是发现丈夫又在背他行事，心中不快，想要暗中考查。明知前面无什么云雾，仍以全力向空呼吸。不料最前面恰有大片云层浮动，只是相隔太远，已非目力所及，吃先垢运用真气，猛力一呼，气机相感恰好接上，立被吸住。往回飞来。邓隐在旁，先见万里晴空，只此一痕云影，方想这么一点云雾济得什事？心念才动，那云已收入目光之内，远望竟有丈许大小一片，云层颇厚。为了先垢心中有气，呼吸太急，那云吃仙法真气吸紧，满空滚转，由小而大，远方看去，映着朝阳，闪动起亿万银花，在一碧无际、万里晴霄之下，顿成奇观。邓隐刚想起，那云相隔当在千里内外，如若飞近，必不在少，那云已渐飞渐近，越看越大，宛如银潮横空，疾如奔马，铺天盖地而来。等到先垢看出来势太猛，云涛已离崆峒山上空不远。方才心中有事，第一次呼吸到这等大量的云气，事出意料，掩蔽已来不及，率性听其自然，就势收下，再和丈夫说话。忙用太清禁制，将云禁在空中，往回收缩。

这时，云涛滚滚，澎湃奔腾，全山已在白云笼罩之下，只

法台远近较高一点的峰崖，露出角尖，宛如十几座小岛，浮沉其间。云海苍茫，波澜壮阔，上面晴阳斜照，回光反映，宛如银海。邓隐贪看云海奇景，见先垢忙着行法收敛，从旁笑说："这云海波涛何等壮观，少时再收如何？"先垢方答："你真贪玩。我们初来西北，好些顾忌，盼雨心急，如何当他儿戏？"话未说完，忽听一声厉啸，随见两点金光在云海之下闪动，那云立时由密而稀，仿佛浮雪向火，逐渐消灭。二人定睛一看，原来前面云层之下，现出一条怪物红影，正在手舞足蹈、厉啸不已，数十百丈厚的云气，竟被破去了大片。

先垢忙喝："此是旱魃，隐弟快放飞剑、将其除去。"随以全力朝前一呼，手中法诀往外一扬。那云经先垢双管齐下，连用仙法收禁，转盼之间缩成了一大团，往下面存云山谷中投去。就这样，已被怪物消灭了一小半。二人目光到处，发现那怪物通体火红，瘦如骷髅，似猴非猴，约有四尺高下。一双怪眼凶睛怒突，金光远射十余丈；动作如飞，本在下面，厉声怒啸，张口便是一股暗赤色的光杰，那残余的云雾，稍为喷中，便即消灭，无影无踪。二人见状大怒，正在互相指点，还未下手。那怪物正是隐伏山中的旱魃，先被一位神僧禁闭地底，已数百年，新近破禁而出。此与寻常旱魃不同，久已成精，又在地底潜修多年，颇有神通。先前为了巢穴被人所毁，与敌苦斗了一夜，追出老远。天明回山，发现满山云雾，不禁犯了凶野之性。先由地底窜出，还不知崖上有人，正喷丹气消灭云雾，猛觉那云涛翻滚比电还快，晃眼缩成四五丈大一团，往谷中飞去。同时，发现谷口内已被云团堆满。一声厉啸，正待飞身出去，刚一离地，猛又瞥见对面崖上站定两人，才知有人行法。想要呼云降雨，想起以前被困多年，也由于此，当时暴怒，厉吼一声，双足一登，宛如弓箭脱弦，朝

二人对面射去。

邓隐先见怪物只在云下跳掷呼啸，自已相隔并不甚远，竟未被其发现，未免轻视，虽听先垢令其飞剑出去，并未照办。正觉怪物通身火红，纵跃如飞，看去有趣，不料来势如此猛恶，身还未到，怪口张处，那一股暗赤色的丹气，已和箭一般射到，端的神速已极。二人虽有一身法力，骤出不意，毫无防备，也是难当。幸而先垢应变机警，百忙中看出怪物所喷丹气，不似寻常，见势不佳，忙把邓隐一拉，连话都顾不得说，一同往旁飞避。就这样，相差也只一两尺远近便被扑中，只听轰的一声，二人飞空回顾，怪物一下扑空，口中丹气竟将身后峰崖，烧穿了一个大洞。邓隐忙把紫郢剑发将出去，紫虹电射刚刚飞出，怪物动作也真快极，晃眼之间已飞身追来。身还未到，怪口丹气先自射出，吃剑光往上一挡，似知厉害，一声怒吼，便如飞星下泻，朝地面上射去，再看已无影踪。二人看出怪物长于地遁，机警神速，不易捉摸，那么神速的飞剑竟会伤他不了，料知厉害，不将他除去，想要下雨定必艰难。急切间无处搜寻，只得回到崖上，夫妻二人分工合作，一个行法呼云，一个从旁戒备。

邓隐也未说起昨夜离开经过和那红衣少女的渊源，先垢先想盘问，继一想，丈夫对我情有独钟，决不至再为邪魔所诱，也许又和上次一样有难言之隐，率性装不知道，看他如何。好在长日一起不会离开，就有什事也无妨害，话到口边又行止住。为了呼吸云雾颇耗真气，二人轮班施为，改由邓隐行法，先垢旁观，暗中戒备。恐旱魃暗中掩来，消灭谷中所存云雾，特意还加了一层禁制。到了第二日夜间，旱魃始终不曾出现。经过二人轮流行法，云已积有不少。依了先垢，先把原有云雾化雨下降，顾了近处人民再说，邓隐却说这样

不好，都是灾民，共总一两天的事，你在城外引出清泉，人民已有水用，何须再有厚薄缓急之分？先垢一想，灾区约有三千里方圆一大片，水量少了不够，率性把云聚齐，分为两次普降甘霖，再把泾河水源打通，使与各地山泉相接，便可一劳永逸。听丈夫一说，未再争执，仍以合力施为。因那旱魃受惊逃退之后，不曾再见，以为不敢再来，欲等大雨之后再往搜杀，永除后患，防备便疏忽下来。

到了半夜，二人见附近两条山谷中已堆满云气，估计雨量将够，心甚欢喜。先垢笑说："我初动手时你不在旁，无人相助，空中云雾又少，相隔最近的云团也在千里之外，惟恐功力不够，还自担心。又和土豪打赌，虽然预定三日，还多说了一天限期，到时雨如不降，这类虽是极恶穷凶，死有余辜，我们说了话不能不算，岂不是糟？想不到初次施为居然成功，照此行事，明日夜间便可降雨了。"

邓隐闻言，忽想起前夜离开先垢，天明方回的经过尚未明言，先垢不问，必和上次一样有了疑念，这两日忙于行法，忘了告知。恐其多心，正要开口，忽见前山一带树林之中，有火光闪动。自从天时亢旱，草木多枯，只轩辕庙、金口关和后山几片森林因是千年古木，林深枝密，多半葱茏，不成干死。前山一带更是山中盆地，邻近水源，溪涧水涸，下面地层尚未干透，到处长满野麻灌木之类。

二人初发现时，那火光只是三五点，明灭闪动于丛林丰草之间，误认山中樵夫和庙中和尚在彼有事。方想这大月亮天为何还要点火，忽见火光越来越多，晃眼成了一条火龙，满地流窜。跟着，遍地火发，老大一片地面成了火海，烈焰冲霄、浓烟如墨，连天都映成了红色。火光之中，时见野兽出没乱窜。连日秋阳肆虐，虽在深夜，依旧奇热，连一点风也

没有。大半轮明月悬在空中，也成了惨白颜色。无论何处，都是尘沙堆积，大火一起，更觉酷热难耐。二人知道发生野烧，先垢催邓隐同往救援。邓隐笑说："这等火景难得看见。好在荒山无人，遭殃的只是一些害人的野兽，理他做什？"先垢嗔道："无论何物均是生灵。天时这等亢旱，再要野火烧山，明日天气更热，叫这般灾民如何受法？好好一片树林烧成劫灰，岂不可惜？你可在此守候，待我往救。"说时，遥望前面树林中还有一座大庙，隐闻哭喊之声，知道林中还有人类，越发着急。因见火场蔓延甚广，忙把谷中所存云气带了两团，随在身后，令邓隐遥望接应，匆匆赶去。还未到达，便听哭喊之声，连同左近树林内野兽悲鸣号叫，混成一片。目光到处，那庙在一山坡之上，三面均有树林环绕。想因火发太骤，又当深夜，庙中和尚颇多，均已睡熟，火起以后纷纷惊窜，连衣服也顾不得穿。本来庙后是一斜坡，上面并无草树，当夜又没有风，逃甚容易，只要跑上崖坡，便不至为火所伤。无如火势蔓延绝快，竟不及逃走，逃得稍迟的，固是陷身火内，成了焦炭；就那逃得快的，也被那满空飞舞的带火树枝，烧得焦头烂额。崖前地上，横着好些烧焦的尸首，崖上还有十几个身负火伤，一丝不挂的和尚，正在哭喊逃命。先垢虽觉那火燃得太快，还没想到别的。忙将手中法诀一扬，先把四围的火用太清神光圈住，不会往外蔓延。跟着，又将随在身后的两团云雾，如法施为，往前一指，立时展布开来，化为一片云幕，将火场罩住，扬手一太乙神雷，立时遁光连闪，大雨倾盆而下，火势已被太清神光压灭。大雨一降，喜得那些和尚跪倒雨中，呼神念佛，欢声大作。

先垢见众赤身不愿下去，又见和尚多半为火所伤，久旱之余忽降大雨，竟连伤痛都不顾，纷纷抢往破庙之内，取些

盛水之物，争着接收雨水。知道火伤之后再吃冷雨一逼，难免火毒攻心，伤处溃烂，自己又不愿下去，只得凌空喝道："你们身受火伤甚重，今有灵药三粒，可用水调敷伤处，自能痊愈。我由空中路过，无心之举，不可向人张扬。山中还有怪物，最好去往城镇暂避，等过两日大雨之后，再回庙来收拾就无妨了。"

众和尚闻声仰头，见雨中现出一幢白光，中一人影，知是仙人解救，忙即跪拜。一道银光自空飞下，内有三丸灵丹，落在内中一人的盛水瓦盆之内，纷纷跪拜，称谢不迭。光垢初次行法降雨，不知多寡，见雨势甚大，料知连日所收云雾相差有限，心中一喜。正在观查雨势，忽听邓隐传声急呼："姊姊快些回去，莫中妖孽调虎离山之计。"忙回头一看，后山一带也起了野烧，火势更大。

邓隐本往救火，已将大清神光发出，未等火灭，忽往回飞。闻言想起这两起野烧，十分奇怪，立时警觉，忙往回飞。到后一看，法台上所有陈设均未动过，再看存云之处，也无异兆。方疑料得不对，忽见邓隐驾着遁光，疾驶而来，一到便往左近存云的山谷中射去，人还未到，扬手便一太乙神雷，数十百丈金光雷火自天直下，打向云堆之中。方想谷口禁制未动，为何发动神雷，朝云堆里乱打？心念才动，霹雳连声。雷电交鸣之中，忽然看出那大堆云团，只剩表面一点云气，里面全是空的，雷火过处，外层浮云已化残烟而散。知上怪物大当，必是先发烈火烧山，等把人引开，再由地底偷入谷口，把所存云气暗中消灭，不禁大怒。正待往助，忽听少女娇呼："申仙姑请留一步，有话奉告。"回头一看，正是昨早送丈夫回来的红衣少女。心中一动，忙即止步，笑问："道友由何处来？如何会与外子相识？"

少女神情似颇紧张，先探头朝谷中看了一看，见邓隐正在施展太清仙法禁闭山谷，谷中云雾，尚有一小半未被怪物消灭，也经邓隐行法悬向空中，另用法宝围护，指挥仙剑到处飞舞。看神气，似知怪物藏在谷中尚未遁走，意欲将其除去，正以全力四下搜索。红衣少女看出邓隐暂时不会飞回，悄声说道："话说起来太长。难女名叫茜红，乃魔宫侍女。为救邓道长出险，几遭魔女惨杀。方才冒着奇险逃来此地，有好些话要向仙姑禀告，但此时不宜被邓道长知道。我知仙姑身旁有一宝瓶，请快取出，容我藏在里面，相机禀告，免被魔镜照出形迹，致遭惨杀。我虽魔宫侍女，实是好人。如不见信，黄钟现奉师命来此，暗助仙姑成此功德，他已借体重生，改名秦渔，前日曾和仙姑相遇，日内相见向他询问，便知细底。"

先垢一听少女乃是茜红，想起以前黄钟所说仗他脱难定约经过，黄钟急于拜师，便为此女之故，再看形貌衣色均与以前所闻一样，神情又是那么惶急愁苦、满脸渴望之容，心生怜意。知道魔法厉害，时机瞬息，不宜迟延，忙把囊中玉瓶取出，将手一指，立有一股青气由内冒起。方说："此宝名为二青瓶，威力颇大，虽然无心伤你，也须留意才好。"茜红一见先垢取出玉瓶，面上立转喜容。不等话完，笑说："果是此宝，婢子已然出死入生，改日再谢恩罢。"说罢，人影一晃，茜红不见，化为一朵碧绿火焰，上面一个长约三寸的小人影子，在一片金光笼罩之下，投向青气之中，嗖的一声，一同吸入瓶内。

随听瓶中小语道："婢子已有安身之处。此宝威力虽大，因有极乐真人所赐灵符，足能防身。魔女万想不到有此救星，他和邓道长曾有前约，定在今年重阳来此相见，如若依他结

为夫妇，和前生一样对他迷恋，万事皆休，否则，必和邓道长拚命，连申仙姑同下毒手。本来魔女恶贯满盈，这次必受惨报。无如魔法厉害，邓道长虽然对他痛恨，到时稍为把握不住，仍难免受害。前夜邓道长为了恨极魔女，料定他这次必要自取灭亡，借着救灾为由来此赴约，原非不可，不合轻敌太甚，以为近年道力加增，妄想愚弄魔女出气。期前赶往魔宫求见，已被魔女手下心腹侍女诱入宫中，待要发动神魔将其困住，欲等魔女回宫处置。幸他被一同党约走，所去之处远隔中土十余万里，又有邪法隔断，事前以为邓道长到时只有逃避，没想到会寻上门来。宫中魔规十分严厉，那两侍女虽将人困住，惟恐求荣反辱，魔女喜怒无常，一个不巧反受酷刑。一时举棋不定。正在商计，恰巧至交姊妹阿青，因知魔女大劫将临，惟恐受累，玉石俱焚，乘着魔女远出，背人向天哭诉。遇见心如神尼，怜他无辜，赐了两道保命灵符。刚要回宫去破镇压元神的魔灯禁制，忽见秦渔走来，说他乃是黄钟转世，授以机宜，令将邓道长设法送走。阿青由外赶到，朝我示意，由他出面假传魔女之命，向众威吓。

宫中侍女徒众，均知魔女性情残酷，稍有违犯，重则被他惨杀，最轻的也要受上一顿毒刑；我和阿青平日又颇得宠，并且各人的元神，均被禁在宫中魔灯一百零六朵灯花之内，无法逃遁，谁也没有这大的胆，敢于假传圣旨。不特信以为真，反朝阿青跪下求告，请其包涵。阿青便令我把人送回。昨日知道魔女快回，阿青把魔灯上的本命神焰盗了先逃。方才魔女回宫，发现灯花灭了一朵，阿青带了元神逃走，问知前事，怒发如狂。因我曾送邓道长出宫，本来要下毒手，幸而阿青义气，事前引我去和秦渔相见，交将保命神符分我一道，秦渔又代向极乐真人求来灵符。到了危急之际，阿青突犯奇险，

在宫前现身诱敌，魔女立时追去。我知情势危急，再不逃走万无幸理。连忙乘机先用神尼灵符破了魔灯，把魔灯上面一百朵灯花所禁元神，全数放掉，照着秦渔所说寻来此地。多蒙仙姑救命之恩保住残魂，看此时尚无动静，也许魔女被阿青引远，尚未回来。照着魔规，未满时限，除非和邓道长言归于好，不能加害。仙姑只管求雨，期前决可无事。不过，邓道长那日曾往魔坛走动，虽得脱身，那阴魔无形无声、阴毒无比，外人误入魔坛，法力越高，感应越大，不必魔女主持，阴魔自会发动，是否受了暗算，尚自难言。为今之计，仙姑万不可离他一步，行止须在一起，不到重阳，切不可令他往西北方老人峰一带走动。婢子藏身瓶内之事，也不可向其泄露。否则，万一受了魔法暗算，或是阴魔附体身不由己，期前去往魔宫，固是凶多吉少；即或到时再去，以婢子所闻所知，魔女大劫已临，害人固以自害，邓道长虽有救星，结果终能脱险，虚惊仍所难免。再要知道婢子藏身瓶内，我不比阿青有神尼佛法护庇，到时，受了阴魔暗制，稍一泄漏，仍难免死。仙姑也不必向邓道长盘问，只在期前将其看住，不令离开；到了重阳中午以后，先由邓道长独往赴约，候到子时将近，赶往相助，十九成功，只那日阴魔不曾附体，或被邪魔侵袭。

邓道长紫郢剑本是降魔利器，近来功力大增，去时只不骄敌，上来便将身剑合一，外用法宝防护，以守为攻。候到子夜，援兵一到，魔女时限已过，便来人不能除他，本命阴魔也必对他反噬。但须防他情急拚命，豁出以身啖魔，不等七魔发难，先行放出，自舍肉身。纵令魔头朝敌人猛扑，却是凶毒无比，除非到时有比他法力更高的魔教中人将其收去，或是仙佛两道中的能手，持有降魔至宝将其消灭，一被沾身，

便如影附形，不遭惨杀不止。故此到时不问如何，防身法宝越多越妙，丝毫空隙均不可有。”

先垢听那瓶中语声其细如蝇，但甚清晰，知非虚语。正在埋怨丈夫，这类关系重大的事何不早说？上次谈起，只说魔女大劫将临，害人不成反害己，至多还有三数年的气运，并未提到有什约会。因瓶中语声已止，随手藏入囊内。朝前一看，邓隐已将全谷上下封禁，不时发动太乙神雷和飞剑，朝着两边崖壁和地面上乱打乱射，怪物却未现过一次。心中奇怪，忙即传声询问，何故无的放矢？

邓隐原因先前先垢走后，发现后山火起更是猛烈，赶往灭火。刚把太清神光发出，忽听暗中有人说道：“此是旱魃调虎离山之计，可速赶回，用此铁环照看，自知妖孽藏伏之处。”听到末句，忽有碗大一圈乌油油的光华飞来，接过一看，乃是一枚三寸大小的铁环，内里有光如镜，光并不强。忙即称谢，转问那位道长：“可否容我拜见？”随听耳旁又说道：“再不回去，申道友前功尽弃。好自为之，但盼能挨到你师兄任道友早日赶来，或者还能挽救罢。”底下语声便止。试用铁环一照，遥望来路山谷之中，前见旱魃已由地底钻出，藏身云雾之中，正在口喷火焰消灭云气，动作绝快。所到之处，那经过太清禁制、费了许多心力收聚来的云团，沾着怪物所喷丹气，便自消灭，只剩薄薄一片浮在上面，遮掩人的眼目。不禁大怒，忙朝先垢传声警告，连火也顾不得救，便往回飞，刚一到达，便用神雷飞剑朝着怪物藏伏之处攻打。不料怪物机警万分，又精土遁，邓隐手中铁环虽能查见旱魃踪迹，初次运用，不能发挥他的威力，只照环中所现怪物进攻，好几次均被怪物避开，不曾打中，宛如冻蝇钻窗，星丸跳掷，四下飞窜。到了后来，邓隐看出怪物好似被什东西挡住，只在离

地十丈以下飞舞逃窜，往来如电，神情十分惶急，始终不能逃远。心中奇怪，再用铁环细一查看，原来地底似有一片灰白色的光影，在离地十丈以下三面包围，将怪物阻住。心想，先前为防旱魃闹鬼，谷口上空虽然没有禁制，因这存云之处相隔法台甚近。稍有动静立时警觉，地底并未防备，此是何人所为？如是原有怪物长于土遁，又不应能入而不能出。心中寻思，下手略缓。那怪物藏身土中，连受飞剑神雷夹攻，时候一久，逃遁稍迟，也吃了不少的亏。

邓隐雷火一停，恰巧地底有一崖穴，便就势钻了进去，在内喘息。邓隐看出地底还有禁网，将怪物隔断，便打好了主意。先想暂时停手，等其飞出地面改由上空逃走，再用飞剑将其除去。即见怪物钻入地底崖洞之内，由铁环中下视十分真切，故作不知，仍发雷火朝谷中乱打，一面暗放飞剑，由侧面飞入地底，打算埋伏穴外，两下夹攻。谁知怪物灵警非常，目光更是敏锐，能够透视泥土。对于太乙神雷还在其次，最怕的便是这道剑光，几次想要出土，改由上空逃遁，均因那日吃过飞剑苦头，不敢冒失而止。邓隐上面动作全都窥见，一见紫光飞入地内，连珠雷火打的又不是地方，正合心意，立时将机就计，冷不防一声厉啸，电也似急由地底飞出。

邓隐因怪物始终如鱼在水，满地逃窜，没想到会破土而出，来势又是那等猛急。才一出土，先是一股丹气迎面射到，知其情急拚命，忙即飞身闪避，一面乱发神雷，一面指挥飞剑迎敌追杀。事起仓卒，未免手忙脚乱慌得一慌，怪物已往空中所悬云团中冲去。云外原有仙法禁制，满拟上面埋伏发动，雷火飞剑再一合围，多厉害的怪物也无幸理。谁知天生恶物，专能克制云水，太清神光刚一发动，怪物未被困住，反吃一口丹气射向云团之内，大量云气聚集成的云团立被消灭。

只剩一片金霞朝怪物罩将下来，怪物连冲了几冲不曾冲破．邓隐连珠神雷又自打到，居然一雷打个正着，将怪物自空打落。还未到地，瞥见仙剑紫光电驰飞到，似知不妙，怒吼一声，张口喷出一股丹气，当中裹着拳大一团比电还亮的火球。

邓隐看出怪物内丹，刚用剑光将其裹住，忽听空中喝道："邓道友且慢下手，怪物内丹颇有用处。可将铁环放起，收了此宝，自会有人除他。"邓隐听出是方才暗中借环的女仙，忙止剑光，将铁环往上一抛，略一停顿，怪物已连声厉啸，就势往斜刺里崖壁中窜去。先垢也自赶到。铁环飞处，化为一圈乌金色的光环，将怪物听喷火球拦腰束住，腾空飞走，一闪不见，连日辛苦聚集的云气，竟被一扫而光，怪物也没了踪影。一同回到崖上，谈起前事好生懊丧，又以旱魃未除，即便二次行法收云，也未必能够成功。最难受是，三日前和土豪打赌，话已出口，到时如不降雨，就算土豪不敢反抗，面子上也下不去。

邓隐方说隐形人不知是何来路，看那意思，似为假手自己，取那怪物内丹而来。话未说完，先垢素来忠厚，因见铁环不带邪气，十分神妙；竟能冲破太清禁制飞走，可知不是寻常，人在暗处不曾现形，惟恐丈夫无心开罪。忙即拦道："这位仙长必有深意，人尚未见，不可随意揣测。"话未说完，身后崖石忽起碎裂之声，耳听对面山坡上有人高呼："二位师叔，留神妖孽暗算。"二人闻声，忙即飞身戒备，刚同离崖飞起，"叭嚓"一声大震，山石崩裂，一条红影电也似急由石壁中飞出。正是先前逃走的旱魃由崖壁中绕来，意欲由背后暗算二人。见未成功，立即飞空往东方腾空遁去。等到发动飞剑法宝，怪物已然逃远，百忙中，瞥见先前发话的山坡上，飞起一道金光。先垢见是日前所遇少年朝怪物破空追去，知是

秦渔，好生惊喜。忙收法宝，同了邓隐各纵遁光向前急追。

三人一怪，飞行俱都快极，宛如流星过度，神速非常，晃眼便成了首尾相接。眼看相隔不远，二人在后，百忙中觉着天风拂面，暑热全消，连日所无。往回一看，西北方已有云起，跟着，便听来路山中，殷殷雷鸣之声，似有雨兆。急于追赶怪物，也未理会。遥望前面不远便是鲁家门侧稻场法台，香烛辉煌，灯光照耀，当地官府同了一般士绅，正在焚香告天。猛想起怪物在前，下面人民甚多，万一为他所伤，如何解救？怪物已化成一溜火焰自空下投。先垢大惊，暗道不好。目光到处，瞥见台前香案上供着一个大玉盘，盘中有一铁环束着火球，正是怪物那粒内丹，不知怎会到了法台之上。方疑隐形人借此诱敌，引使怪物落网，忽见台前金光一闪，立有一圈乌金光华突然出现，将怪物所化火焰拦腰束住，悬向空中。

秦渔也自追到，手持一口小金剑，剑尖上射出一道金光，直朝环中怪物射去。紧跟着，震天价一声霹雳，万朵金花带着千重雷火自空直下，一闪即灭，金环红影同时不见。二人在后看得逼真，料知怪物已除，忙把遁光按住，隐形下降。去往法台上一看，满台灯烛已全熄灭，台上五十多个土豪贼党震死了一大半，台前倒着一具通身火红似猴非猴的怪尸，已被仙剑斩为两半，头已震碎。求雨的官绅跪伏地上，面无人色。玉盘尚在，盘中铁环火球已全不见。同时，狂风大作，雷电和鸣，仰望空中已被阴云布满。才知秦凤甘凉一带亢旱成灾，全是旱魃所为，竟有如此厉害，刚一除去，大雨立降。

邓隐因在途中闻得当地官声甚好，连日奇热，时已中秋过去，凉风一起，天气转寒，此时官民均着单衣，深夜之间如何禁受？忙把先垢一拉，飞空喝道："旱魃恶人已伏天诛，

大雨就降，尔等官民可速觅地避雨，无须再在台上守候。当地人民须以恶人为戒，不可欺压善良，鱼肉平民，安分守己，自有后福。”话未说完，大雨已倾盆而下。原来秦渔一到，便面见官府，显示灵迹，令照所说行事。后又遇见心如神尼，因崆峒山下伏有火山，恐邓隐夫妇不知细底，仗着法宝飞剑，太乙神雷，逼得怪物铤而走险，闯出祸来。又不愿阻二人的善愿，一面任其行法呼云聚雨，一面和秦渔暗中安排，假手邓隐，暗用法力将旱魃困入谷内，收去他的内丹，然后放一空隙，纵令逃走，等其出现，再将所收内丹在法台上现出形迹。

此是旱魃数百年苦炼之宝，自然不顾性命前往夺取。实则，下面玉盘所现乃是幻影，还未飞到台上，便吃神尼用法宝擒住，再用佛门降魔心火如意神焰，与秦渔两下夹攻，将其除去。降魔真火专除邪恶，气机相感，威力神妙，只一发动，恶人遇上必死，善人却是无恙。官府早就听说土豪倚仗财势，为恶横行，因值荒年，惟恐激成事变，未敢轻动。前日听说仙人迫令土豪和手下贼党与鲁善人打赌求雨之事，虽料到日内必能降雨，但是土豪罪恶，不经官法，却被人民聚众烧死，地方官如何交待？仙人口气坚决，行事任性，又不听求告商量，正在为难。且喜求雨之际为雷所击，空中并有仙神发话，人民耳闻目睹，一旦去此大害，并有怪物作证，再好没有。不由喜出望外，忙率众人拜倒。先还想多跪些时，以示诚敬。不料风狂雨大，凉气侵肌，再也支持不住，鲁静斋又亲自打了雨伞再三相劝，只得就此下台，率领在场官民去往鲁家避雨，只剩下数十具恶人尸首陈尸台上淋雨示众不提。

邓隐夫妇还想寻见秦渔和隐形人是谁？心如神尼现在何处，能否与之相见？空中四顾，浓云如墨，那雨宛如天河倒泻，倾盆而下，电光闪闪，雷声隆隆，声势甚大，估计这一

场雨足可够用，连声称快。宂垢道："你莫欢喜。多时亢旱，地气为旱魃所制，河井全枯，水源尽涸，忽然降此豪雨，人民固出意料，难免受那雨大之害，更恐专下一处，不能普及，岂不又是烦心？我想心如大师和秦渔如肯相见，自会寻来。我们此次发愿虽宏，全是因人成事，无功可言。何不乘此无事，运用法力，把这场大雨分布开来？使其普及，免得专下一处，不能均匀。"

邓隐因为忙了好几天，连话都无暇多说，好容易下此大雨，虽然有人相助，自己也曾出力不少；又用慧目遥望，下雨之处地域颇广，意欲同了宂垢，寻一地方清谈些时，并商量魔宫赴约之事。闻言方说无须，宂垢气道："你那么重的夙孽，全仗努力修积才能减消，这等懒于为善，看你将来如何得了。"邓隐看出爱妻不快，再说下去必多误会，忙笑答道："我不过想说不是这等作法，谁在不愿为善？你话还未听完呢。依你如何？"宂垢也未再说。正商量分途行事，先用太清禁制把雨引开，使其专注空地溪河之中，以免毁损人民房舍。忽觉雨势稍小，天边似有佛光连闪，由西而东，做大半环飞过。心正奇怪，跟着，便见一道金光，破雨冲云而来。近前一看，正是秦渔。见面笑呼："二位师叔，快些随我同行，路上再谈。"

三人随将遁光合在一起。宂垢方自喜慰，未及询问来意，秦渔已先说道："我知邓师叔，不久便有一场大难，如能设法隐避，等过重阳，任师伯和恩师必由海外赶回，虽然暂时受一点气，多上一个对头，却可免去未来好些危害。便那对头，也是按照魔规行事，将师叔交出便罢，只不与他过分抗拒，躲避再巧，便可无事，并非真心为难。事情本来无此凶险，也是时机不凑，恩师和任师伯海外有一要事，关系一场大劫，并除两个著名妖人，无法分身，心如大师虽受女仙陈紫芹之托，

也因奉有师父遗命，明日便赶到五台山去，须要经过四十九日才能抽身，只能在事前釜底抽薪，暗助师叔成就这场功德，并助魔宫二女脱险，余者仍是不能为力。便弟子也是抽空来此，再说道浅力薄，随在身旁也无用处，说完几句语，把二位师叔引往暂时藏身之处，也要回山去了。”

光垢闻言，大惊问故。秦渔原领二人往正西方飞行，忽然把手一扬，立有一片淡微微祥光，带着一阵旃檀香味随风飘过，随即拨转遁光，改向东南方飞去。二人问他为何改道？秦渔笑答：“二位师叔，可知近日行动，不时有人在数千里外查看么？如非这道佛家旃檀灵符，无论飞向何处，对头当时便可追到，此是声东击西之策。到了地头，还须格外小心，才能挨过重阳，不致被人发现呢。”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《柳湖侠隐》、《北海屠龙记》及《大漠英雄》诸书。

辽宁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

文史辞书大系

中国儒学辞典

世界神话大辞典

宋词大辞典

唐诗宋词分类描写辞典

古诗景物描写类别辞典

古诗情感描写类别辞典—即出

当代世界文学名著鉴赏辞典

书法题词用语辞典—即出

圣经百科辞典

中华谚语大辞典—即出

现代汉语褒贬用法辞典—即出

文秘词典

东北人用大辞典—即出

小学词语十用词典

辽沈书社推出
中国近代武侠小说名著

首批	黑森林（上、下）	还珠楼主　著
	龙山四友（上、下）	还珠楼主　著
	续鹰爪王（上、下）	郑证因　著
	毒砂掌	白　羽　著
二批	独手丐　（上、下）	还珠楼主　著
	兵书峡　（上、下）	还珠楼主　著
	长眉真人	还珠楼主　著
	峨嵋七矮	还珠楼主　著

武打技击　　情节跌岩
扣人心弦　　雅俗共赏

责任编辑　徐彻　丁炳麟

ISBN　7-80507-074-1/I·

定价：6.80元